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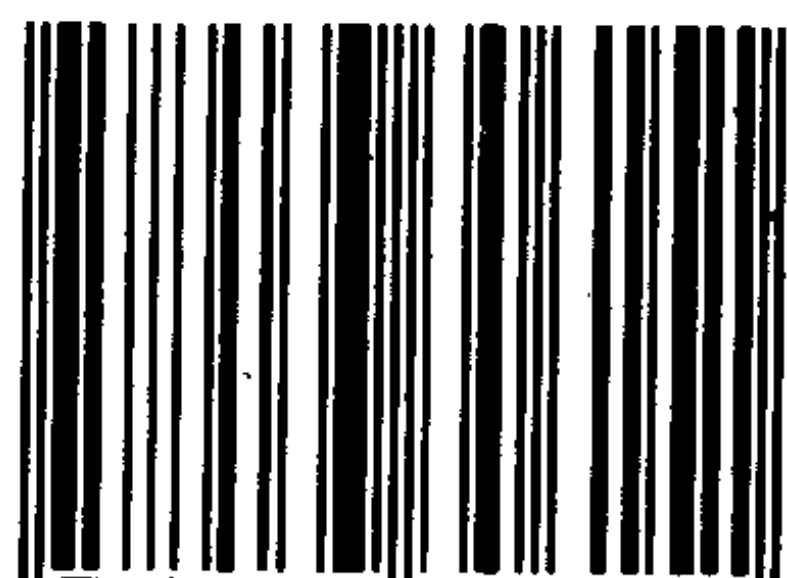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33/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2.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二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徐氏海隅集詩編二十二卷文編四十三卷外編十四卷(二)

〔明〕徐學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歸有園稿二十九卷(一)

〔明〕徐學謨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張汝濟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徐氏海隅集詩編二十二卷
文編四十三卷外編十四
卷(二)

〔明〕徐學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
曆五年刻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徐氏海隅
集四十卷》提要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復吳川樓督學書

往自春明揮袂忽忽三朝事矣昔人以九載一
逢歎百年之無幾矧參商之感動經二十霜矣念
之良為於邑隆慶初曾收河南一書比即裁答計
亦付之浮沉矣不佞以旅進旅退臥家之日常多
乃兄宦歷又輒在遠服故往來問問宜其寥闊如
此然嘗於二王君處承起居頗悉前在豫章見匡
徐以海隅集卷之三十
南說兄年來大自檢飭對人不復出一浪語足占
精詣顧不佞疎闊如昨道不加進而顛毛冉冉衰
白矣奈何奈何頃歲凌冒得兩蒞武昌與高居甚
適乃人遐之恨彼此同之此來計當久駐料錦旋
亦在時下當洗鶴樓之觴以俟齋文人來畧布四
體外江錄一冊湯往其中首序併二三策對為棘
外借倩官作不足請教聊供覆瓿耳珠玉滿篋能
分我徑寸之光否不具

復柴定宇方伯書

潯陽馳報後即鼓枻武昌半歲間兩叨叙轉飢夫

之欲一嚮厥矣敢望上方珍膳哉獎進過重非薄
劣所當也速承遺檄已荷眷盼無拜腴辱登領增
慙所訊鶴樓無恙儻天惠楚國一冀移麾願隨下
吏而伏車塵焉則所禱也不具

復嚴順華大參書

潯江馳候時即知有豐城之事顧公席未及暖非
俄頃之化可及不足深虞也正圖便訊頃齋檄人
來更承手勒併拜腴貺無厭之施令受者得無增
赧乎不佞受任尚未匝月而東西馳逐計程已不
下二千里楚吏之苦他處所無者所幸冷局差堪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二
作伴舍中書耳尚冀左右督教之不勝惓惓風便
布復途次不復一一

與王麟洲祠部書

頃於從事處得吾丈歲杪書辱眷良厚蓋不佞往
自豫章叨轉後暫還吳中春初始與長公相繼出
門二月下旬方蒞鄂州尋馳驅荆郢潭湘間故作
報稍遲耳恭審邇來台止萬福長公此時計已入
京昔蘇家兄弟風雨對床之約終其身不得一償
今二難競爽輝映朝端非天倫樂事古今希濶
之遇耶羨之羨之蒙推獎舊牘此如向盧生說枕

中境界已茫然不復了了矣嘗憶與朋石兄同舍
時日共年輩小飲數盃後即商析疑義尋究衙門
故實薄暝散去以為常此種况味今寮友中可復
得否不佞居此原是散局止可備齋俸差遣耳藉
茲一人春明圖觀諸公題柱風采是所願也又新
為清戎事相絆念之在邑偶有便力來京草率布
候起居餘綜不及一一伏惟照察

復王鳳洲祠部書

往別吾丈藥裏間不勝注戀嗣得崑山信聞玉體
已大平復無傳起行之期為之喜慰比邇燕江途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三

蒙府叨轉於時即赴藩司到任蓋二月二十日也
此中又傳尊駕於是月止上不知何時到京鄂中
事體凡百如昨唯舊寮談雅致者尚津津不釋口
至推弟可作流亞不幾貽東施之誚耶士大夫居
輦轂下非必提熱柄握要樞方可展拓即言論風
指亦可以概被一世若推賢進士乃所繫之大者
邇來應詔人物頗駁駁嚮用矣獨顧觀海不齒
沒之何故吾丈素負物望亦能少為之地耶弟在
武昌無足為道自伴食打躬之外於公事了不相
關想各處右轄之體皆如此更於備性頗便惟頃

添清戎一差又將於無事中尋事且有隨人跋歷之苦有限精神於此處疲耗真可惜也時因風便畧布四體漸愜伏惟珍攝自愛不復一一

與張給諫書

舊歲於郢上辱惠書儀深感存眷嗣聞使節即指衡湘乃不佞亦尋追豫章之行遂不果求晤瀾懷愴然省中大疏流布海內詞指並茂為人推服國家之福吾道之光也幸甚幸甚方今朝端清肅自來所無顧所至吏治似不能副當事者之意譬之登武當者頂上自晴山下自雨兩不相照此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四

其故足下知之乎士失本原久矣凡所措注非妄即庸耳關牂不通雖有良藥何從奏效哉毀私創書院以遏奔競燔坊市時文以崇傳註足下建白尚欠此也儻相公相見一從容言之以非職分不敢喋喋也近日曾至江陵父老相念如昨良自媿惡荊州志書不緝五十年矣其間沿革事跡恐愈久湮德賢人志士因而沒沒者何限也前見白雲橋孝子碑一庖卒耳足下尚爲倡義如此郡中大事願不力肩之乎新守勵精此可託也風便緬縷及之餘惟努力自愛不宣

與司武選書

往得郢中書問尋干役襄均既還鄂渚遂追豫章之行求晤無由爲之悵然比至豫章偶署湖東足下大計賢聲不佞所親綴者皆從士民口碑無甚增益也春間來蒞潯縣以公事曾到江陵時足下止上久矣頃聞榮補司馬郎此直暫借以爲銓曹地耳不佞曩時筮仕亦嘗備員職方蓋觀政吏部時嘗以文字見知於建安李太宰乃有是選國榜選者止不佞一人故皆以爲奇遇然自足下得之猶未厭物望也待罪此中已兩月間局無事殊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疎慵近增清戎專使未免從之跋涉楚中又生一番騷擾矣如何如何兵曹比禮曹稍忙然尚有餘力儘可讀書畫之宜讀者惟五經子史七大家文字漢魏盛唐詩與本朝典章條例此外稗官小說併近代人文集切勿置之案頭也此等習氣易染便濫作流俗好看官人耳語涉頭巾然亦是少時聞之先輩者乃今齒髮漸衰竟無所成就方自媿之又以奉陪足下不已迂平亮之亮之相見未期伏惟自愛不宣

與侯復晉書

兩歲以遷轉奔馳聞問踈曠悵快同之去秋恭喜
入棘門墻桃李爛盈吾嘉進士自來無此遇他日
將備督學之選以前皆可驗者二月榮除知在比
部昔人有西翰林之稱謂其可以讀書養望先
名卿多從此發軔公豈以爲寒薄耶僕自豫章叨
轉後嘗覽歸里中頃始蒞楚右轄擁虛尸素之官
本無可自效近添清戎專使未免與之周旋於無
事中華事命之勞苦不由人也汝修少年新進在
京相處恐不閑於事體吾丈是伊父行望朝夕教
督之士夫中有道僕之過者亦乞相聞風便草率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 六

復吳川樓書

春明一別果十九年矣讀人壽幾何之語不覺潸
然涕之無從也所謂十九年間不佞以踪跡浮沉
幸在家之日居其大半尚復夷猶于寬閒之野乃
足下歲紫柴柵驅逐蠻荒僕夫告勞迄無寧晷念
之便爲酸鼻然觀古豪賢如子厚子瞻皆以窮極
昌其文詞天於足下豈無意耶承憶荆南唾核于
特壯齒無度外死生之慮故冒昧爲之然前年政
坐此遭含沙之毒世路太行良亦叵測頃間畧見

洗雪得復綴班行皆賴貴鄉士論維植所致設荆
州人不作相公卽都運使且不可望況右丞耶過
分矣過分矣西征雅述調格和平一消徃時凌轢
之氣業已成家可傳矣復聞諸縉紳道足下容止
檢飭對人不肯妄發一語此學與德並精進矣非
直可培世器也王長公近日亦大周旋獨不佞踈
鹵如昨想海曲人生而顛倒非習氣可移也旦夕
錦歸當自見之傾倒何時南望不勝馳戀草次布
復不能一一唯亮察

復潘允恭憲長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 七
春初渡江極承縉紳獨虛焦山之約真州人還
書小詩於扇頭致謝竟未審浮沉也已抵鄂渚尋
東西奔走更無處覓便一奉起居良爲缺然頃拜
翰牋恍若從天下也感媿何如卽晨恭審使旌又
轉餉輦轂可謂勞苦功高矣顧當事者尚遲公一
從豈將儲資以爲捻漕地耶東山之思不當先陳
人而發也不佞濫竽湖藩擁虛伴食凡百無足爲
道唯清戎一職近有專使相臨但奉之馳驅而已
自嗤無補高明何以教督之冗次草率畧布四體
有懷不盡統祈亮察

復鄖陽孫中丞書

某二月二十日蒞任後恭修 陵謁尋南走潭湘
參承撫院三月中旬始歸會城奉到慈諭猥矜故
吏敦慰再三忘分過情捧函思涕自惟菲薄揣非
世器上賴明德曾辱品題遂荷當衡謬加披揀得
再齒人數誠大惠也即展循省勉補前尤更叨屬
路伊邇來誠惟不忘教督而終始玉成之不勝幸
甚偶班吏還臺附布區區併候台履萬福

復帥溧陽書

客歲役楚匆迫過京口不及遣一力往溧陽一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八

上

嗣冬初自豫章還知上計之車已北發矣今年春
仲道金陵佇想旋旆久之參商之感往來老懷亦
知足下之惓惓不異於鄙人也前在江西有一閩
幕是溧陽人備宣足下拊循之績爲之擊節相賞
以足下氣溫而貌恭心慈而慮密施于上下必無
齟齬矧江南吏治頃來參鹵莽滅裂其病坐不學
而製錦至今監司論薦湯無決擇而姑舉一二親
暱者以塞白可咲也比見張撫公薦剡偶遺足下
豈平日無先容者耶抑別自有說丈夫立志熟仁
詎因外至之軒輊以爲欣沮足下第勗之而已况

觀前所推轂者已駢映邸牒矣獨恃一人之力哉
鄙人邇來宦歷無足爲道右樞允局本無所事事
而拙性又不欲一逞私智妄有出位之行惟逐隊
打躬以消磨餘食方且媿之然亦以是耗費壯心
虛度日力爲可惜也久任之說出自九山其意甚
善第方今上無實實之見下襲罔上之行何益於
生民而令其久也昨有書致九山聞京師中亦苦
其難行矣不知後來竟何如也楚中署甚七月初
稍解然據案則汗歛歛下矣聊草率裁布以答來
訊書幣過腆非所宜承願遠意不敢虛也敬附謝
不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

九

復張內山大參書

湖湘一別動經十四年人生幾何而睽濶如是念
之良爲於邑前奉書時某尚在襄州蓋丁卯之春
也尋移虔州其秋坐蜚語歸歸三年而蒙 恩再
起逡巡一歲而冒領今官非意所擬也居家接徐
鳳老聞公受抑之詳且知暴白矣爲之私喜繼又
得令器大魁捷信則每對人曰此公垂髫時即能
哭楊少卿之冤矣豈直科名爲天下第一流人物
哉始信天之扶善久而後定也骨肉故人休戚相

關忻躍之私自不能已已每欲操一舟過錢塘做
王子猷故事會歲有嬰幻生滅之苦不能出門曾
對莫寒泉山人言之不審渠能一徹此意否公之
微恙得自何時某意尊體素耀豈宜有此頃白仰
龜遊太和還留泊鄂渚數日云公所苦已去十七
乃手書至索白花蛇甚急某即遣人轉馬下江防
戢公不數日即見惠二尾且囑之云此方通寬大
且真無逾此者某不敢私併原籠封上若果奏功
令公脫沉痾益仙算他日吾老兄弟得相追隨于
鏡湖禹穴之間則甚幸矣某年來踪跡無足爲道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十

頑軀雖畧充于前而鬢毛之衰耗日甚一日須假
抹飾以待後生可念也聞吳川樓亦稍覺龍鍾涉
世既久人非金石安保無銷鑠之期哉然猶不自
量日逐諸少年隨班僂僂于人前不知有何意味
而淹纏不止乃公更謬比于天上則箕顓外臣桐
江客星反在地下耶不然鏡波館記中所謂睥睨
塵俗不知有攻之而戚之者皆烏有先生無是公
之言耶一嘆楚中今年著甚據案不能縷縷聊布
四體以答來訊暨謝腆惠臨楮無任惘然

與陳上之書

春間赴楚過湖口曾於李典史處得手書已爲遠
諸當道稍照拂之矣嗣抵武昌滿期兄連捷不意
又燬落而歸時知尊翁已不能久延得歸爲幸今
聞果及見屬續數何奇也豈純孝之感耶佳城未
妥歲底恐難襄事此正足下遺大投轄之始當厚
養精力次第營辦五十外人不宣專以哭泣爲禮
惟自裁之偶有東便急綴一文付去第以據素情
微明靈耳蕪穢不計也山川修阻吊死不及哀如
何如何尚有別緒苦塊間不敢瑣聒亮察

與張瀛峯憲長書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十一

比兩奉手書具悉悃慙且辱佳貺稠疊即男親家
不當輸已如是感之感之練城來談兄甚苦真行
頃改中州當事者用意良厚矣不可不知妻老暮
年不宜淹纏疾病聞二郎已徙吳城而如夫人又
移園上獨留一姬以伴憔悴數千里外念之猶爲
惆悵渠獨何以堪之賤累來時有娠四月間因弟
歷長沙有內熱疾醫療不時至五月六日墮矣乃
一男胎也幸母身無恙然耗損亦多矣更信朱痴
之術有奇中處兄猶憶得丹陽道中語不果悉驗
則兄家當生子無疑矣有便報我鄭先生曾寄五

哥月考卷來亦見長進第作字潦草須囑之令端
楷中州之行延何師去若無處覓師即携姜君亦
無不可楚中今歲毒熱直待八月初始隨我完出
巡黃州承諭趙父母近來政譽佳甚吾民之福也
因無專力不敢以空緘相聒相見爲道謝同寮方
有七夕之會不及一一

復匡南宗侯書

去冬豫章護役歸曾寄與書詩扇比程生來辱惠
書併新刻計發在歸役前山川阻修即得故人一
字珍如無金何論遲速也感甚感甚不佞宦履如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十一

昨樞局閒冗第不廢哦松之興耳鄂城山水極佳
常爲塵容點累不如與臺邊對芙蓉秋水引觴浮
白差愉快也念之念之程生此來所營不遂令其
垂橐而還意頗憐之力不足以振其窮奈何哉漫
往近稿及寄懷小作仍書便面請教不一

復魯山蔣僉憲書

別後颯驚改序想念同之昨以職事于役齊安與
鄭敬諸公共集赤壁觴咏中秋此亦奇適遙憶洞
庭月色當不異是第未嘗參佐中有能佐庾公佳
興者乎荆南水災今亦故事矣幸民愚不能爲劇

盜即有鼠竊輩以公人才直一嘯坐散之耳毋過
計也承示陳雨泉公東領悉此老多情每每如是
原東即奉返便中爲僕道謝表吳門敝鄉同年久
困場屋臨來博一第纔及十年而遽罹不祿天之
報施善人何爲也哉傷之傷之人還不覺饒舌來
惠珍重併叩不宣

復趙鳳田明府書

客歲率翁奉候遠承飛惠雲翰於時舟次鄱湖亟
圖還里中冀一晤對比及京口聞仙從渡江旬日
矣悵惆如何今春西來謬叨再轉會城碌碌無由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十三

竟便通問昨沈大參至更荷雅教私衷愈益慚感
家報中屢述大政迥異他邑而寒舍之受庇尤深
唯有東面再拜致銜戰之私而已待罪右樞本係
散局無可爲道日有清戎專使未免隨行諸屬郡
還道途之債而已未有寸補於民也良用自笑今
秋聞鄉中稍熟諸逋料不煩明公督責頃又謬罷
久任之法恐吾民無祿不能久淹驥足耳耿耿切
切謹遣專力肅布起居漸寒伏惟珍攝以需寵召
不宣

復陳蘇山憲謝書

人楚半載同年故人無一會而者獨吾文時時飛
札恍然如見顏色頃惠新篇格正音奇尚能摧鋒
破陣知原將軍未老也昨于役黃州適值中秋好
月流連赤壁者數夜况味頗佳嘗得近體詩十九
首媿才澁不足當坡翁二賦耳然興懷今古亦如
吾丈之於少陵草堂也已今黃州守刻置郡齋間
未寄到到時送上請教程孟孺尚未來省城不知
竟何所往人去復此不備

與侯侍御書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十 古
人還原惠書併佳助嗣又得高理問書甚光
華而發者龍存良厚山郎曹而調臺省自來有
之願吾鄉人惻惻不為世物色故未有膺茲選者
府之今自公始而又竟以惻惻得之不可以觀世
道高隆之會取仰重飾重昨見邸報已有京差即
當馳繡斧而出矣不知何地當瞻風裁惟公素秉
方直決不負此舉也不佞碌碌如昨頃以清戎事
一歷屬郡於民生無尺寸之補徒滋勞擾耳幸使
者雅靜奉以周旋聊得寡過也偶有便力附布區
區詩扇完納併呈黃州詩一冊伏惟鑒念不宣
與顧觀海憲副使書

春初撥別後二月抵楚即奔走潭湘比歸而清戎
使者至又以專職奉之周旋秋來曾一歷黃州夏
還江夏頃復匆匆上安陸矣道途之債無日無之
以故株守冗曹竟之際杜杜吾丈聞問殊媿踴躍
每接昆山家信審知道履康勝默為慰藉而已王
問卿書來輒念吾丈落莫已力為推引顧當事人
未有深知者必欲強吾丈赴部惟吾丈杜門候時
科誼甚正第今所處與不佞前日不同蓋不佞固
谷風之婦也即翁姑回念亦須招而後往吾丈乃
歸寧父母者安得高自引重而難其翁姑也幾于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十 古
傲矣八月已聞東萊恐此意遂巡坐失機會故敢
從史之不佞碌碌塵鞅百無足道夏間內人懷子
尋半塗而廢比者兒子幸添一男丁差慰旅况耳
吾丈在家作何程課兩郎君想進業有便見示小
介還附布區區餘情不能盡伏祈照光

與唐婁江憲副書

別後颯迫高秋宦遊日月捷如箭激晴川鶴樓時
動懷鄉之感顧不能奮飛身夏間練城來辱惠手
書知以謗瘡為累或因往時多服熱藥所致醫經
云諸瘡俱屬心火公平生耐煩一日間方寸無須

吏之隙且年來情事亦欠佳故斯疾難愈耳清心寡欲勝千萬金良藥恐公不能常服也昨傳得安總兵一毒瘡單方渠云甚奇秘附記別楮試一驗之僕病此已虛度八月惟日飽俸薪勾當無益人事休衙後稍篝燈夜坐令兒女環侍啜白酒細嚼紫蠟任其嬉戲說家長話一茶而寢以此退日而已頃爲清戎一役亦嘗歷屬郡祇還道途債耳於民生實無益也目下又將往安陸矣聞鄉中秋成大減分數催科復急子襄陽詩云無祿但憂貧殊爲公念之人去附布區區近稿二種呈教不具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

六

與陳上之書

日有便力寄上薄莫計已徹靈寢嗣即以清戎事匆匆歷黃州頃者始還江夏息肩纔一月又欲之德安諸郡道途之債只償不了以故親知處多缺候訊聞佳城尚未草創茲事恐不可緩昔先大夫亦半歲而葬至今十年餘而墓道勾當還未有次第蓋人子之心以親身入土爲安其他文飾須稱家有無爲之兄姊惑於陰陽家之拘忌作曠日持久計也囑之囑之尊翁八十時心許爲作一壽文以東西奔走未補今塋石之言尤有意相屬否朱

子忠失音經年似爲熱藥攻死生前頗自負智囊竟不肯登圖建嗣而促之喪大事第推託年月不利乃今父死不塋母老無依家事无解言之痛心子孝即少顯固然天其尚未鑒盡兄一爲之主張稍爲處分令守城公得瞑目於地下也何如何如人還饒古附此外拙刻一種請教

與熊汝修書

夏間五郎還接手書知京邸起居佳勝時望足下得一內選庶免外來風波又不則一郡推職易辦今見報却補未新令此官固丈夫之所欲爲者但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

七

慮足下更事未熟性氣未平須著實討論一番江西縣官體面亦尊重士大夫之月旦甚嚴母學近時更態止一味孟浪而已囑之囑之初意欲遣曦兒還家就歲考已聞學院出巡江北明年方到蘇州乃留不遣衙中甚無外事頗得東志舉業今亦將就緒第不肯下俗工夫始終腹內欠實然看近來科名大都所須不多吾不甚強之也區區凡百如昨比以清戎事曾歷黃州留一月而還今又將之德安矣道途之債只還不清可咲可咲外黃州詩二冊附往不盡

與殷無美書

夏間附便力奉承起估計已徹覽每念足下發科已遲而不得連第知家食之貧也文士數奇往往如此京回後未審作何程課近來學術蕪陋士人讀記舊文一二百篇便教作極好極大官人詩賦礙眾非特在家不達在邦亦不達足下且收起尋常諸器只將時行生活拈弄出行便能使時人照花也何如何如曦兒住解中作課頗不落莫文字亦漸見就緒只店中古今貨俱乏未能一了百當耳此事有時僕亦不甚強之也尊君湯疾僕出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六

與王子安書

夏間令堂之計奉往薄儀計已徹覽近來孝履何似歲底能完舉事否今年書館定是荒廢汝修回能與上人說可續明年否貧士遭喪須筆耕為

計不可不早圖也曦兒住廨中了無他累今歲工夫稍覺積起初意學院出巡吳下當即歸就試今聞往江北矣姑待明年送回廨旁一空地忽發一莖紫芝頗秀而大逾月而小孫生想是易養之兆差慰旅况耳頃有黃州之役奔走道路者一月今又將之德安諸郡匆匆發五郎還畧布數字外葉州詩二冊新曆十冊奉覽汝修得第容易恐少年習氣未除吾鄉炎涼之俗最能壞人心術足下與之處當導之以正乃是益友囑之囑之養員令弟生計何如有便示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與沈叔裕書

別後邇近初冬馳戀甚切夏間曾奉手書知尊履無恙令堂諸眷俱納福無任喜慰來教欲擔簦遠遊此中官况寂莫恨不得一相知人到此第恐是無聊語難便作非僕碌碌會城百凡無足為道唯九月初十日得一男孫差懷懷抱汝修少無父母之訓今得早早成名誠稱肖子恐其未嘗習事縣官非容易為之者今還家須要養重足下為其密友當一一輔之以正吾鄉風俗炎涼最能壞人心術少年不自堅忍便落套中本縣官亦令其少相

見也僕近以清戎之役曾一歷黃州今又欲之德安矣爲官無他政祇還道路之債耳五郎回布此

與唐道述書

別來颯道寒候碌碌會城百凡無足爲道唯應歡聞吏態滋俗耳楚中山水儘可遊曾娛目何如坐紫筠居啜茗看壁山翠樹弄盆池朱魚暇則抄方書招奕客自得幽人之貞也念之念之叔達大是聰明而作舉業只爲源頭差了所以窮大而失其居及今令反約但下俗套工大便可就緒即科場中消得幾句何云秀才也今似素知苦心文字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示

易成督促上主縱不得爲大賈可攤小販舖面勿怠勿怠少減前見喉啞固已疑之不意物故甚速今嗣子作何區處老母在家事知未零落但其百年後事可念可念足下爲其密友與眷全商議須早爲之料理人生似幻即痴兒驕子眼前受氣猶勝於影響俱滅也憐之憐之人還附上拙刻二種東坡乳母碑一幅并綾曆十冊乞鑒入

與郭鯤演大參書

客歲過吳門在衆中獲瞻道範即猥承教雅時以久客思歸未遑候比舟已發而童子忽以尊刺

來告先施未報良用爲歎猛圖嗣謁適公又北上矣至今耿耿惟公雅負直節名滿天下豈不能迫次公卿之選而尚令逡巡方岳間何也或當事者欲以艱大相遺故暫伏其翼以養全力耳仰之仰之不佞久居楚中百無足道近承乏右司允臧拙之官靡可自効唯優游歲月聊俟子孫之長而已人便奉布一咲外近稿二種漫往請教不具

與徐魯源憲副書

往厠豫章辱明教眷篤豈直馳逾平生已哉瀕行猥以先集序見屬時阻風鄱湖潦草寒去舟次無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主

書檢正殊媿杜撰也別來又荏苒一歲矣不佞道不加修而迂疎如昨右司冗局更無可自見第優游臧拙度中山水環匝道務尤簡知邇來益復進學何時得再蒙麗澤伊阻之嘆相念同之人使偶布此近稿二種漫往呈削不具

與張九山憲副書

往見除日楚中兩給舍同日外補大爲惓然每讀足下諫書直言時事無憚大吏足爲天朝羽儀何不能自固其職也然區區之意亦不願足下自此即捷取貴官恐此身未受磨礱後來當事終難

見輝光耳頃又聞人言足下年來氣性少高此鄙人宿病革甫縫掖即孔聖亦須諧俗今時雖號治平乃人心更下矣莊周馬蹄篇似不可廢也昨役應城知足下已返舍欲圖一晤傾倒數年磊砢恨無其緣也奈何百洲有慷慨之節又嘗急我於難今當與立俾足下能爲之草狀不外黃州詩呈教

與曹紀山中承書

日桐城生奉至佳刻第令舍人投之而去即覓桐城生不見矣當是高士讀大篇至以擬徐名形穢甚矣豈忘嫫母之不妍耶媿之媿之林太守赴省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備承勝履詩才酒量真備草杯下清福澤雉之樂又何羨雕籠哉更勞嚮往頃聞老宋殊落魄今不知遁何處矣西江一掬可以活鮒公能訪而召之來乎黃州近稿涉往請教不具

復程子槐書

往歲歌鹿鳴時不佞與吾丈尚以縫衣相見三十餘年風萍相左竟未由借半席之便何勝慨慨中閒惟聞位望隆赫令子按武青雲爲同榜光采則竊生羨援之私矣前畢司徒惠書頗張吾鄉癸卯之盛吾丈又當追次公卿矣儻以餘波一涸涸鱗

固所願也不佞株守冗局百凡無可爲道唯優游送日耳梁郡丞來備蒙眷札宛然兄弟之愛也何勝銜戢采所勾當以地廣裕虛一時難於輳集有誤行李萬惟照察餘悰縷縷尚圖嗣展惶恐不具

答張九山書

日歷安州聞車從西發甚驟倉卒遣札以冷曹勾當不能成禮良自媿之也願勞惠訊走使于數百里之外此鄉大夫力之所難者匪由眷篤何忘其難而念僕如此也知重知感前書性氣少高之說亦得之於道聽非真有所實可指也君子愛人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

德不敢不以胸臆吐露於左右而足下乃遂引愆之不暇古人所謂能受盡言者非足下也耶往時僕在郎署未嘗私謁華亭公華亭公偶問一郎郎讒之曰此人性氣甚高目何有于相公也華亭公矍然曰客氣固不可有性氣豈可無哉讒者爾惡而退而華亭公卒以是知僕之爲人果無他也今足下持論正與華亭公語合而僕豈敢遽謂一諫官便能增益九山耶大都世變江河豪傑之士欲自拔於下流誠有不易者不阿於俗則見以爲異趨不軌其官則見以爲凌物此二者貴於察理之

精故人可絕而互鄉亦可見三都可墮而獵較亦可從此孔氏之家法也藉今察理者少有不精則持于已者未必真落任人言者已涉其似毫釐千里之謬可勝言哉僕壯年爲祠郎爲荊州當是時頗自負其能不少阿於俗矣能不少翫其官矣然而憎惡相仍風波繼之幾至於無所容揚朋石嘗教之以圓融應世而主於心之不染意甚弗之以爲鄉惡賊德之言自虔州惟嶺之後猛省向時所爲豈能無異趨凌物之習而認以爲性氣者或皆客氣也然後思朋石之言大有趣味霜降水涸天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書

根乃見其指深矣矧今官不先人年不後人即有讒忌者亦銷其側目之私而反以言語知惜矣而故吾者恐尚在也足下雅負修潔而又翹然爲清朝之諫官又敢言而無諱所謂不阿不翫者也則人之望之宜自覺其有異者今亦逐隊折腰而九山之故吾在向之疑其爲官而憎益者安知不自消阻而始識九山之真耶雖然禮義之不愆何惜乎人之言願足下益邃其學堅其志僕當索九山于形骸之外矣所諭出處事未可輕議報復之人亦視理曲直隆慶間言官最受鋤擊然亦不過

鋤擊其附人而言者而自言者固無恙也足下凡有言皆自言者豈可先懷顧忌而示人之不廣哉恃骨肉之愛不覺據案覲纓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伏惟照察併以爲謝臨楮不勝惓然

與吳筠翁尚書書二首

某迂愚不肖荷蒙甄育有年客歲幸假豫章之便得一候門墻伏承款留信宿瀕行又并衣帶之賜所以屬望不肖者至重且深顧自惟謏薄常恐有負長者之教愈增慙慙耳今春促裝入楚不意昨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書

轉右司此官雖閒局頃以清戎之役奔走荆郢間日不暇給以故無由覓便一訊起居別時台履康勝異常古云戰勝者肥似得於朴門之助者不少今恍隔一春秋矣計道德彌高願葆彌固期願可坐致也他日稱聖朝景星慶雲者非翁其誰耶仰之祝之不肖官况如昨百凡無可與左右道唯性剛才拙不能改其故步如今世道雖號清明乃人情之飢餓益甚類波中未知弭節所在耳知己者何以督誨之時因周通判來瑞謹畧布腹心餘祈涵照臨楮不勝悚戴之至

伏計癸酉歲待罪豫章幸獲請間掘謁門牆于時
別翁十二年矣而光範如昨承淹留信宿展盡平
生所欲言懽愉之極感慨繼之世之辱知不肖與
不肖之篤信于翁者疑無二人也瀕行復蒙衣帶
之惠更屬嚴囑願以衣鉢相傳以不肖之薄劣何
敢比德于翁哉且慚且感雖然不敢不自勉也一
來鄂渚便隔三年忙中日月捷于擲梭省符不行
水陸路梗遂無由覓便修訊深以爲罪乃貴鄉縉
紳過楚者動問起居知台履密加康勝昔人以遊
心于淡合氣于漠爲養壽之原女翁平生取數雖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去

多歟福甚約淡與漠俱得之矣必算寧有既耶不
肖自通籍以來碌碌人後者已二十七年頃始受
郎臺之命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但當險阻備嘗之
後風波搖撼之餘得此真爲過望自茲負擔愈重
力量愈艱翁何以終教之時下赴郎特遣專力肅
此布候餘惟珍攝以需入寵臨楮無任祈戴之至

復袁太冲書

俞生來奉手書雅惠深感記存日知杖屨薄遊金
陵方外之樂即三公不易也善解脫者天不能使
之困窮有是哉羨之羨之楚志往經大筆未竟厥

緒何魏二氏因而重修之何主于講學于志事無
當魏偏于擬古于今時少戾二家何又遠優于魏
至踈脫徇私則一也第亦自知淺陋不敢妄意作
者之林而趙中丞強之不已故忘其僭踰頗加刪
潤續成此編竟亦不能佳也今寄一部請教俞生
事極欲扶植以學道奉新勅嚴甚而又涉鄉里之
文隄于破格即嚴閣老不能爲之地如不佞何且
有說即復之不能居之也強復何益時
迫即行而又病疝手戰不待書付小史布此併
謝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

去

復張九山書

朋友以盡言之難而能受誼者爲尤難往歲之
言得無少庸突乎乃不以爲罪而以爲謝足下於
今世人豈易得也言陽之調知廟堂優處大都端
人正士近之能刺人之眼而遠之不能不繫人之
心故其進雖難而退之亦不易僕於此味嘗之久
矣願足下自信努力休明令知己者相彈冠也僕
近得郎報寔出望外方東行李而疴發閉廨數日
來諭皆通家骨肉情何能已但近日新勅甚嚴不
能強人執法奈何恃足下亮之耳力疾爲報不盡

與吳芭湖太守書

往歲奉謁尊翁極承過款淹留信宿而別別後恍
決三年恭審尊翁康頤倍常知侍綵之歡誠不以
三公易也然則吾丈前時之高蹈非所謂求仁得
仁者耶向囑杜門之說者舊在家自當養重况時
俗浮薄若過一二澆競少年便悔應酬之多矣故
不敢深強尊翁也但在吾丈稍加周旋凡上司到
門延之升堂告以尊翁不能相接之故始于禮兩
得之矣如何如何時因風聞此布候餘惟裁照
不宣

徐氏梅鵬集

卷之三

天

書

足便輕千里雄風俠氣猶似少年時可美歎也不
佞頃叨郎轉蓋楚中兩次繼組於鳳老真是奇緣
第文章事業百不及一為自媿耳郎介萬山鎮務
清簡儘可閑靜讀書而廬中園林小致亦足成趣
逍遙鈴閣不廢鑽研倘得知高適之詩右軍之書
晚年有所成就不虛度此生也歲晏足下復
音近來翰苑先生欲復弘治以前舉業政老

甘肅奎圖南翹企翹企人還聊布

一福之一自此保

往時棋酒之客分

家過從日少閉戶無聊却不免

第間發興耳來書云恐是諱疾語郎介萬

蒞此兩月餘政務維簡而僻絕殊甚真鳳老

所謂夜郎國王也唯重案蠹編送日耳百無可為

左右道聞鄉中秋成稍稔而近日蠲恩已寬舊貢

庶幾百姓有更生之望趙侯入計便當被選擢若

繼之者得一循良官嘉民可同帖席也林下之念

想無切於此者小令似知新見頭角明春或可就

外傳矣。曩兒頗不廢學。年來竟無寸進。稷兒以宦
邸從師。不便遂致擔閣。以此家人常懷怏怏。弟思
天地生人。乘除有數。取之太多。終遭冥忌。卽淵明
責子。嘗笑其不達。矧身都貴籍。而可復萌羨心乎。
此味唯公了然。承誨及布之。不具。

復秦敬齋侍御書

愚無似。久磨仕路。無寸長可錄。昨誤蒙推
舉。涉百務。惶惶未遑脩舉。

缺勤倦之敬。方以

緘錦籠欄。然見

賢書。卽展讀數

紙。執知貴士無留良

。飭風歛誕。布繩束吏民。畏懷之頌

。史僕數也。旋便肅此布謝。尚圖專叩。皇恐不

白。

復何來山中丞書

僕往歲待罪襄州。荷蒙書惠。見存眷厚。良厚嚮往
之私。已盟諸肺腑久矣。頃以宦跡退遂。無路瞻依。
昨在藩司。恭聞開府貴鎮政喜。久沐有階。而夏間
亦偕叨郎轉。卽介萬山中。四方開闢。罕達以故。失

知策蒞之期。未遑遣力。少將賀忱。而忽捧雲翰。併
前以豐儀拜嘉之餘。益增感愧。仰診門下羽儀。夙
樹文武兼資。建節以來。懋懋帖息。夙猷誕被。何界
楚西僕忝同事。所借庇多矣。曷勝厚幸。耶人還肅
此布謝。餘容專叩。不宣。

上政府書

三省邊隅。以急賊爲專務。今歲山陽夥賊
。不聞至三月前。任以道報

該道湯務姑息延

詳而猶護吏不

者使他日猝有

故仰承 朝旨不

。亦小懲而大戒之。非敢無事生

。又據兵巡上荆南道揭稱。荆州府拏獲翟保

。係黃台吉奸細。緣由某見揭中王大臣實係常

州府人。乃亦妄稱黃台吉奸細。以此疑之。恐翟保

兒是一邊人之痴呆者。信口亂說。難於憑準。乃批

行駁查。務究根柢。今據揭稱。復如前語。當欲奏聞

恐虜王方來。納款中國。不宜自生疑貳。以失外夷

之心。若漫然置之。不省。僅黃台吉果係包藏叵測

不可不豫爲隄備謹將原揭呈覽或行邊臣密訪
來歷伏乞裁示施行

與江新原書

往歲江夏舟中猥以累臣重蒙睽盼周旋信宿至
不忍別明德在念耿何可忘嗣因在野之日居多
則臺下方負朝暉望騰雲霄遂無路瞻承

日四年比厠藩僚以備屬員之末而格於體

之私頃賴推擇忝竊同升方圖

又馳使見存拜嘉之

孽蕩平蓋新建

編氓匪在光掩

不極用美歎若不佞

是道准幸地方無虞藉以尸祿耳

何以終教之時因旋使肅此布謝餘候專力

肅叩皇恐不宣

又

敝鎮先年題定事例自會計錢糧之外三省巡撫
一毫不得干預然敝鎮亦不得干與錢糧則凡百
注措自有掣肘處而欲于無事生事則地方不免
有十牧之患適年已改提督軍旅之權若有專重

唯在軍旅尤加之意耳貴鎮原稱巡撫似與撫治
稍間然會備員虔州見轅門益覺雅淨碩體統崇
嚴辟置山已非敝鎮比而來教云云不知何爲謹
附上志書碑刻奉覽陝河山東試錄併往不具

復李杏山書

正厠宛城晏辱款教嗣巡漢上復荷見存九載牽

讓所喻適叨郎鎮幸績舊因碩坐應酬日溷

哭人遐抱此怒飢良用爲愴

又康勝如昨琬琰列

山林遐福美仰

渥奚啻十朋歲

不栝惘然

風塵抱案本不當以敵禮自處昨猥徇衙門

舊格薄有片將碩蒙投桃之報情禮稠洽殊越分

涯所爲銜戢豈直等之瓊玖而已耶願私衷未罄

慚慙彌增知己實難何地補塞仰惟憲節不日旋

朝嶽聳斗標光儀漸遠孤踪不足比數惟冀始終

無鄙夷焉而時督教之則爲幸倍萬承別諭前林

州州來見又面稟從題故卽日具草請教本月初

四日以有別疏至京併此疏附之行矣疏中殊語
止是給由而近例正官不須保留自不必赴部而
保留亦不作正薦卽臺下與撫臺少需半月俟正
薦後而上之似亦在事體無礙敝鎮與省城相去
遠雖有先後部中必不以參錯爲嫌也專且僭則
無所逃罪矣然亦循舊格耳伏乞矜察

復胡玉吾書

計奉台顏恍臨歲杪山中僻絕殊缺溫存願勞訊
萬千里致之辱甚良多感 倍尊夫人襄事實
失於不卹匍匐之私未遑少報之肺腑極用歉

卷之三

七

然宵行之期未卜何日尚圖 以竭鄙忱使者
東還肅此爲謝勘合之例 吏嚴碩司園之臣
有勸駕之誼不敢不破格齎上聞京堂兩司之行
卽遣牌無不應付者今湯往空頭者一張煩使者
置諸篋中臨時進止若前路無梗不必出也何如
何如

復傅信吾書

某不佞叨分泰理忝承同事之末仰瞻風采輝光
良多頃屬門下納節還 朝方引領羽儀之會比
觀乞告大疏頗爲悚然方今世際清明中外嘽爾

門下夙抱康濟之具復當強盛之年何遽締長林
暫解纓紉豈大鵬伏翼將益養全力以俟搏扶耶
前遣脂秣甚覺涼薄碩投桃之報令人慚感無地
已聞旌節度關更不及一致脩脯容俟錦歸之後
另圖脩啓遙馳情不勝戀注使旒肅此爲謝餘
惟矜照不宣

與譚二華書

伏計客歲某以受代中謝猥承門下萬念舊雅寵
賜優芥甚盛德也銜戢何 以山陽寇事清奏
業備數揭曾囑來承候 貴下部投之詎意山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八

二

愚蠢拙竟先盡投之吏部及 貴下貴部無一揭
呈門下使某目不知事之 爲歎應亮汪度如
海必蒙矜涵謹此專人告罪伏祈照察臨楮不勝
悚戴之至

復李會川書

獻歲上元後始得漢中報知榮蒞之期於時卽遣
力馳賀不意尚阻於道而頃拜飛翰兼辱厚遺益
重鄙人疎怠之罪感愧無量自惟寒拙平生宦迹
大半在貴鄉歲月雖多愆違不少政圖補過日夕
靡遑乃承門下玉賜嘉獎若推而進之豈以維桑

之故而曲庇其疆土之吏耶又重自慙矣茲叨同
事幸被光華按節遙瞻德威如炙則所藉以爲矜
式也敢忘刮礪哉時因使還聊布謝私諸所未罄
伏祈裁察

復潘印川書

客歲旌節方駐豫章而弟尋有鄖陽之役比蒞鄖
亦值冬杪多事未遑通四方之問然神馳左右不
能一日去之于懷也政擬大計后苟免南議業專
遣一候起居而忽承雲翰萬山更脩以費遺
遠意鄭重媿何可當感何可言榜凋零自來罕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見猶賴吾丈輩拔幟先登卑倒準若弟謏薄不
過承望下塵耳乃辱獎進逾涯之語豈孤踪
所敢覬哉吾丈出撫久矣行且迫次台衡則弟之
所藉以沾溉者也仰企仰企使旋蕭此布謝餘衷
未罄伏祈裁察皇恐不具

與孟豐麓書

新歲恭承台履萬福比緣大計不佞亦在待罪之
列以故未遑請問頃接邸報知榮轉保定恭諗門
下文武全才當宁倚重特假節鉞以填綏左輔行
且炙近日月之光矣即衆望所欣揆之私衷尤切

慶戴傾叨分疆理漸遠儀形猥惟寒拙何所藉以
匡不逮乎則又自缺然矣茲聞行李遄發莫遂撫
趨謹遣賤廝馳布四體所有齎擎聊以代面伏惟
恕其不腆而麾納之則不勝幸甚餘悚未展統祈
鑒念不宣

與郭寶山書

客歲遠承使札辱賜良厚嗣以臺符不行而勘合
又難于數出故乏專達爲謝心甚歉然方今朝
政清肅南土晏然大將軍一革轍之下得無以
珠柱爲憂乎吳小婦小屬兄舊之當事者肯以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十

以

界茲可少舒麾下諸村官日給之郎務甚簡且時
和歲豐崔符不務以僕之寒多祇藉以銷休廩耳
媿之媿之賤累爲嫁女東歸此中尤寂莫之甚官
楚口遠瞻戀故鄉恨無由奮飛一度秣陵與兄傾
倒如何如何時因風便略布寒暄餘祈珍玉以膺
寵拜是禱不宣

與袁定山書

別鄉久矣而去鄉更遠故人動定未易聞也即聞
之亦不能悉年來二尊人大事已竣知胷中別無
係累陶然飲博間酒酣耳熱仰天而歌烏鳥誠不

咸萬戶侯也僕官優差遣郎介萬山撮爾軍城不
當一同之聚此况味公所素知者絕無可展布唯
幸往符無警稍藉以優游竊祿耳良自媿之風便
聊展寒溫數字不具

與俞仲蔚書

客歲承寄佳書且詩律之精卽年逾耳順猶能
作蠅頭小楷此肩壽之徵也九哥來備悉康勝如
昨爲慰不佞官履差遣唯孤處萬山不勝寂寞之
甚頃家累東返益復無聊耳弟在公事暇累足閑
關稍理殘素略能送日或愈十區塵中逐隊隨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也安能置吾大于左右一傾倒生話乎仰注仰
注山紉一端斷簾一床附往見意不具

與陳雲浦書

往歲寧州之轉意不欲勸之行頃念大才或能脫
穎於多盜之地今竟以厲禁受挫豪傑之難于展
布非人之爲之實天之爲之矣奈何其頃來心灰
尚然否去鄉甚遠無由覓一信也悵之悵之僕今
歲幾爲讒中幸公道大明不得售而止耶臺僻寂
極多日力得以優游蠹編卽溫等貴官猶是一措
大之命也良自抵掌錫山常有貨舫者公爲覓一

隻價可數十金以敝縣水窄不欲過大期他日堪
公作五湖遊計也向以總志附通山人寄上曾到
否併訊不備

與李元卿書

僕少與尊公同學又同志也稱莫逆交後因得第
差池故仕路相遭之日少然知坎壈於世久矣別
來謂當稍振何遂一病不起耶傷之傷之弟浮生
會盡常至大夫不爲賤年逾五十不爲天依風首
丘不爲不幸而象賢如足下又何憂目之不瞑乎
人子之心雖無窮唯以不誤元世之令名爲孝足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下勉之寄少儀略布哀悃伏祈鑒納不宣

與馬具泉書

初不佞赴郎時政按君索人甚急意其索而無所
得勢必至于闡及善人已果點公雖聞有人螫之
乃按君則自損多矣內中之處竟不盡如所論蓋
勢不得與楊大參兩留故姑以量移公也此可爲
世道清明之驗僕今歲南中亦嘗受驚而格不得
行亦有天幸非盡人定勝之也世路太行愈進愈
險誠不知所終矣往吳六人仕楚取號盛事然亦
以此受忌今獨令公一人當之情何以堪公襟度

坦豁諒不少於舊行李不知何時止上也家累東還專力布候餘情未展統祈鑒念不具

與季竹閣書

客歲在武昌以磨參戎人去魯布寒暄數字計已徹覽家人來備悉台履康勝爲慰第年來官况差遣郎介萬山中雖向設使臺而光景寂寥曾不得比于一同之聚且地偏勢掣殊難展布唯優優廢廟於藏拙爲宜耳世治無可行之道東山之客不掩口笑我乎舍姪女所以遲歸數月者實因早年失恃未諳婦道今賤累東還留收養而督教之異舊氏海陽集卷之三十一

與秦鳳樓書

往歲恭詣尊廬幸承大公色咲懷之六載耿不能忘昨南臨公來陝偶以公移往來因訊起居遂得宅艱之報懸計大公精神充爽筋骨完固宜當上壽胡倏爾違養耶聞之不勝驚悼僻處萬山末由躬唁謹因家力遙致辦香伏惟節哀順變爲昌嗣令圖臨楮於邑不宣

與張三江書

別家久矣無任瞻馳人來訊知起居納福爲慰往見邑中科舉案且不以得科舉爲二令似喜已占沉疴去體足下之心更樂也似此骨相而又聰穎絕人終非久在池中者少須之便當乘風雲起矣望之望之僕官履差遣百無足道唯負重擔虛老戀明時恐爲有道者所閱笑也如何如何風便布此不具

與唐少谷書

離家忽復四年知山林清福似前倍增爲慰唯四哥六哥讀書未有成效得無少快乎近時舉業頗舊氏海陽集卷之三十一
無欄柵直須亂闖運至便入于矣第令無廢墮耳僕官履差遣唯獨處萬山中去家更遠長林豐草時時在念東望故園胡能奮飛也愴之愴之人去略布寒溫數字不具

與徐生書

往歲在武昌曾收尊公京邸二書在時僕以清戎之役環轅湖南遂不及裁答至今歉然頃復拜翰貺博士先生何當以貨財爲禮領之不當建寧之除極是美地末路得此亦是所遭之幸矧足下方象賢奮踵晚福可既乎閩中諸當道有便當爲次

拂之也豚兒鄰舍知愛麗澤爲多更望朝夕切劘之尤荷人還布此家書抵閩併致意尊公不悉

與王子安書

年來知館事牢落生計甚艱四十以後人學而不祿豈無過時之感直須堅志努力以俟亨運可也稷兒初意欲留相伴已因尚未出痘其母憐之遂携之歸若足下今歲就席尚寒仍屈至舍一督教之蓋向年嘗置左券矣足下寧憶之否稷兒亦稍領悟第變皮之甚不似乃兄溫醇也又年無常師作輟廢業必得正顏色恒坐性勤鞭朴儼然臨之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主

不令頃刻放過乃可就約束不然曠蕩侈僻無所不至矣囑之囑之人去布此不盡

與王荆門書

客歲拜命之辱某尚在武昌于時偶抱採薪倉卒裁答殊不成禮比秋杪豚兒寄信來備述門下所以款愛教督之意今人宦轍所至卽其身得免于搢紳之指唾足矣敢望施及其子自揣謏薄溫盄全楚幾二十年原無寸功可錄乃勞門下繾綣至此乎知感知愧今春大計度不免于南議矣而卒以幸脫者其間大破讒孽隱扶善類之恩豈忘所

自其蓋門下爲世道慮爲人才惜匪值私比也銜戢街戢填卽半歲餘矣此中頗難展布預前設此官本以待緩急似不當于無事生事以某之不類祇宜遵蓋公之指以保境息民爲盡職耳不知門下何以終教之時遣賤累東還道經白下專力奉布區區併以爲謝餘悚未展伏惟台慈鑒念不宜

與劉應谷書

某迂愚無似曩在豫章辱塵抱案之末承公所以訓督之者良厚嗣羅文罔更荷軫慈睽別以來明德在念雲泥遼絕遂無由覓候一申酬報之私揣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主

負增慚罪無可贖頃蒙采澤略比人數則由公倍植所致敢忘其自其仰諗門下一代鈞衡三朝耆舊斗標嶽聳上倚下毗茲者留都重寄寔當中之所獨簡馬行且召掌銓臺晉司密勿異日大需霖雨沾溉遐邇則某固當拭目而翹跂之也何勝瞻馳卽介萬山權輕勢掣在今諸使院間猶春秋列國之有小邦也很惟蹇劣漫無措注可徹典記施施優優良規陳力備門下不鄙夷而惠然終教之其爲賜甚大謹遣車价奉候起居萬福餘衷未展統與鑒涵望恐不具

與翁見海書

伏審門下去吳垂二十年矣乃其之不承色咲者亦且二十年緬惟實心實政慨被窮簷父老至今頌之有在者矧其夙藉陶鑄胡能一日忘德耶願緣踪跡遂靡常有未易通咫尺之間者坐是音素益復缺然誠自知其罪莫可云贖恭諗深資重望冠絕百僚屈指人倫似不宜久淹留座立秩宗清簡當宁者預儲之以爲絲綸地耶仰企仰企不肖宦履無足爲道郎介萬山不比于一同之聚而擁虛戶祿優優送日殊非心之所安門下何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七

以惠教之茲遣專力奉布腹心併圖請間伏祈矜照皇恐不宣

與胡雅齋書

某頌愚無似往厠外僚辱門下推轂之恩屢矣時生疏迭輒避未同之嫌不敢塵瀾典記乃中心之歲爲日已久屬者當寧軫念東南特簡門下茂膺填撫之寄斗標嶽聳震動三吳豈直吏民承風卽某更有福星之仰願僻處楚西未得追隨播紳一仲賀臆良用歉然敕郡自兵興以來公私告匱茲幸海波無警已垂二十年然兵休而費不止

故斂急民窮有由然也惟門下才大施遠必能酌建長利以綏輯我土則區區維桑之私端有所賴矣謹遣專力肅布四體外薄有齋擎仰冀台慈鑒念皇恐不宣

與王鳳洲書

歲初王承差自吳歸奉至手勒恭審台履康勝爲慰久客還家值小松園一春花事與二三密知觴咏其中真人間世之蓬萊方丈也何美大且帝王之門我第今大計後朝事當一改觀旦夕詔下疑東山之席不得久溫奈何弟幾爲譏者所警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八

幸機事先露爲當事者所知遂爾中格然以孤孽之踪處危疑之地終非久長計也吾丈何以爲我策之增屯一事爲地方建置長利此吾丈不朽之勲而論揚大衆者及之揚動則屯事亦動矣內中頗有主帳迄今晏然且查屯增十倍而糧止增一倍屯丁亦未嘗告苦而今人必欲舍長利而市私恩此不可解也鎮中凡百如昨繼治者其道自不得不同非敢苟同于吾丈也亦求同于較若之畫一耳前呼醇之語豈自誣哉賤累東還匪直爲嫁女之故蓋慮譏者未殄庶便于抽身耳春雪樓記

華儀部集序各一首皆爲輸郢家作生活也非所
宜呈然終不敢掩醜湯錄上請教餘崇未展伏惟
涵察不宣

與吳川樓書

新春奉許州札既匆次裁謝併往摠志一部計已
徹覽大計後伏念吾丈之畸於世久矣旦夕當得
內轉卽宦豫者皆以爲言豈意猝遭豹攻之厄此
胡然而然哉良用怛惻大都人生一幻耳遇諸惡
境固是幻履諸善境亦是幻證之本來同歸空寂
吾丈今得拂衣故山試以閉身迴視二十八年間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九

種種變態種種綠業奚啻飄風之過耳哉幸善自
寬矣第孤處萬山中已自閒寂頃遺家累東還益
復無聊儘有著書之隙而質魯性情莫遂所期常
以爲媿恨無由一圖瞻對以開茅塞也時下漸熱
高秋能償太和之約否儻有意見願弟當差人以
車騎奉迓茲馳專力奉承起居餘未展統希涵
照不宣

與潘印川書

日承遣使走數千里惠訊不佞于萬山中眷存良
厚于時適病店蓐而捉筆殊媿草率使人取道保

康面計已及命矣屬者南中冒濫之舉又誦吾榜
一人可謂否塞之甚弟庸劣最宜先斥願得僥倖
漏脫然終不免爲明時之累難以久縻妨路也此
中事體前書已悉之吾丈雅負物望中外方倚以
爲重而江右大藩又足以展布所蘊非若弟之優
優藏拙已也計典告竣六卿中或有轉移台衡顧
左屈指諸撫中宜無先吾丈者行且召入爲賞
予得人賀矣仰企仰企茲遣下屬薄布筐篋聊據
積忱非敢奉酬來貺也伏惟台慈鑒念悚仄不宣

與石毅菴書三首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十

其無似竊奉天子威靈備三隅巡徼之役授任
九月謬無尺寸裨補徒優優日費公廩爲媿幸鄖
漢疆里相屬時承德聞有鄰燭之輝被焉今春大
司馬上首功門下茂膺殊典錫秩有加於古所
稱封狼居作酒泉郡之勳誠不多讓道遠莫致賀
私乃辱不遺遣使惠訊西面再拜良感眷存唯
當宁念出入均勞之誼西隣人計不得久留塵鉞
旦夕秉鈞霖雨四海沾溉邇則又私自慶矣歧
予望之不勝馳頌從者返命敬布腹心餘具稔
皇恐不具

蜀者伏承惠書見訊極感春存使人行後尋奉邸報仰視門下以貢市忠勞茂膺殊典儼然晉陟大司馬鎮壓百寮一時邊吏加額誰不鼓暢矧某叨侍分猷卽僻介萬山有不忻忻色動者耶昔漢武之世專寵將臣以鞭撻四夷當其時雖匈奴遠遁而海內之役耗已相當矣今天子特假便宜以蜀文階重臣俾得自行其志數年以來異類傾心邊烽如掃士無關弓之勞秣馬之費而三陟底定匪門下救萬甲兵縉藉於詩書禮義之府其能坐制天驕收功不戰創建無前之烈如是耶它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萬戶侯誠不足多也願俟頤侯猥羈職守未遂躬摠謹遣芹將少伸賀臆伏惟台慈鑒念悚戴不宣

山陽賈令以道府皆有最語雅知其良前日之來非獨爲其失賊不報蓋救鎮原係備緩急之官弭盜安民乃其職事該縣盜起前院以二月初發問官吏皆見在人犯至十一月終始呈一招則該道已爲怠事而提解一吏縣又稱病抗護幾于蔑視矣若少事姑息恐將來無以行法故不得已小懲之其於令之治行固無妨也安敢遷怒其未獲逸

賊原衆行關南商洛二道剿捕部覆亦如之唯旨意有賈天佑戴罪獲賊之語後來難于復俸耳今承尊教當仍行二道協捕少俟獲日另題開俸庶不礙其遷轉也謹復

復張九山書

去夏在藩司曾蒙札貺以同父之子令壻爲囑于時病疴方寢奉延醫不及邀與相見而覽其所上書詞甚都知爲偉器卽時下火訕終非池中物也學道持憲頗嚴竟不能爲力媿之媿之即臺之轉亦荆南舊緣孤孽之踪冒昧至此亦自厚幸矣願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此中遙制三隅事多掣肘而所屬吏民亦受十牧之病往年歷見諸公雅欲於無事中生事不殊紛紛勞擾故僕蒞此頗遵蓋公清淨之指第以保境息民爲務外此俱付之各藩撫院耳故職業易盡良稱蹇拙日多著書之暇得以餘力鑽研蠹編欲勒成一家言少償平生之愿願資性庸純恐竟成畫餅也賤累以嫁女故近日送歸院中更自孤寂唯時時共花鳥周旋以是差遣宦情耳得故人一信真抵萬金又賄以豐儀益不敢當拜嘉悚息而已人去略布腹心餘衷如縷不及傾倒唯高明亮

察

復鍾西星書

開歲缺承尊履遂失榮代之期未遑走一介奉脂
秣在行李頃拜達辱良爲惘然且諗書詞過遜而
技飾不肖也尤奢燭之武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
三不朽之諭則何敢當矧來駿方馳無窮建樹方
有望于執事僕冉冉齒髮莫矣將焉用之祇慚增
慙人去布復併以爲謝不宣

奉張相公書

蜀歲大計仰惟相公兼聽並觀陶鑄庶品幽明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五

被咸稱物情迂衡之績在斯爲盛猥諗不肖前任
名迹尚隸有司之籍更承迂聘幸獲充全終始曲
成之恩無以加矣敢不銜戰春報至恭祝三公子
英年積學連捷南宮比聽臚傳獨占魁選中外加
額咸頌相公篤業勤勞功在社稷顯思之枯駢
擢佳猷用康逢吉輝映方來是固然矣乃漢人有
言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嘗聞相公退朝之
暇不遑其他唯日務詩書以刮礪諸公子而諸公
子亦自能杜酣秦之媒遠籠利之怙崇師傳之禮
恢酸寒之緒相門作述無非敘福延禧之道故慶

源益遂勿替引之奕世青雲仲也尤特所謂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矣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也天道人事
有參合而成者嗇取而厚享之不既多乎門牆小
子倍萬騷驚繫官疎逃末由振展謹勒短疏代叩
庭階併附稱祈耆之觴焉伏冀台慈俯垂鑒念臨
楮無任欣躍悚戴之至

與譚二華書

日以山陽失盜之故仰溷典記伏承門下曲賜維
植竟荷溫俞所以惠庇孤鎮者甚厚蓋郎介萬山
控馭遼遠商州又屬省郡視牧鎮若贅疣然忽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五

五

而不加之意久矣前院以厯報提吏幾及一年有
司竟護而不解故不得已而題參蓋恐三隱效而
尤之若向年何勉之亂無事則互挽職掌有事則
罪歸郎陽此其明驗也門下已先事而洞燭之矣
敢不拜賜茲以歲例開疏遣力于冒敬勒短狀代
叩庭階伏惟尊慈鑒念惶恐不宣

與殷石汀書

自客歲蒞鄖馳謝後時漸迫大計以賤名尚掛有
司之籍例當待罪故不敢復通咫尺之間逡巡至
今良爲歉然仰惟門下忠耿絕倫知勇冠世故環

輒所至焯樹奇勳頃視主計以來綱紀嚴明出納平允邇遐觀聽弊絕風清所生息而全安之者又不獨區區南粵一方之命而已也功在社稷厘企厘企不肖弟寒拙無能百不足齒昨蒙誤擇猥備鈐析之役於偏陲才短意長茫無注措惟賴前人書守而勿失以冀免愆尤耳碩優優竊祿獨媿于心門下儻不忘舊誼有意督教之敢不奉以周旋也時以歲例疏開有煩典記謹因去力肅布起居餘祈照察悚戴不宣

與楊震崖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往歲邂逅吳城數語而東西焉極爲勿遽今恍四年日月如駛公名位日高而僕久處下僚竟缺咫尺之間昨程通判來荆更拜手勒深感眷存未及便裁而適有鄖鄉之役相去更遠旋覩司空之召益爲傾注復時迫大計例以先任待罪故遂巡至今闕懷何如也吾蘇自嚴相公歸後九列之在址者數年無一人公耿介絕俗素乏應援一旦迫次台階儼然在日月之際以增重鄉邦泰之所謂時離社也不可以占世乎若鄙人寒劣如昨雖辱晚收而僻介萬山耳目壅塞極難展布當事者疑亦

量其伎之止此而用之耳然藉以護短掩拙莫稱於是也時遣專力肅奉起居中心之歲未遑縷展統祈照察悚戴不宣

與趙汝泉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伏審去秋馳謝後再不敢通咫尺之間者以時迫大計賤名尚隸有司之籍例當引嫌却避春來更辱迂牒得免于訾議之口增飾已多敢不拜賜填鄖八月茫乏運明伎短心長良自媿負願此中雖無制三隱而勢不比於一同之聚展布甚難此門下之所給知者若欲於無事生事則反滋十牧之弊故平生極取苟安乃今不得不袖手少竊坐鎮之名矣所賴日力有餘重尋佔俾之緒少年嘗留心經學中歲以退遂作輟今欲參訂諸儒之說而折衷之以竟成前志恐非淺薄所任也春秋業有次第矣容他日繕錄請正人去祇奉起居併陳鄙人近來宦履餘衷未整統祈涵照悚戴不宣

復玉龍峯書

去秋職兒自白下致書深感公縫繆辱存之惠良厚僻介萬山未由覓便修謝比旌節過里門又弗及知而輒一介行李走拂車塵焉乃勞遠使厘以

翰脫拜嘉之餘爛盈溢目媿感益無量也僕不佞
淹漭之日久惴無寸補今復以孱劣備扞于西
徼則何役之能爲唯二三大夫猶以老馬故仗之
識遠碩馳驅之力加憊矣徒耗芻秣安可望千里
扒負之負之來賜領佳刻盛幣返上容另力展叩
不一

與劉小魯書

自承遣使走萬山中惠訊兼拜重幣良荷眷存仰
誌明公冲資邃學卓冠人倫德讓高風羽儀一世
不肖受知最深且久方承讀禮之會猛圖負笈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沐清光顧因敝鎮前此無行部之例是以請開私
衷幽沉未展曠隔千里緬想日勞不肖素乏匡濟
之才更負孤僻之累受任以來淹歷九月不能爲
百姓出一謀發一慮雖地方偶值晏清不欲於事
外增擾而拙才無取益自左驗矣極用爲媿明公
有意督教之興以終惠不肖也茲待遣力奉唁孝
復併候大事吉期三年之喪孝子之心如白駒過
隙幸自珍愛以迓繁祉臨楮無任悚戴不宣

與董高坡書

某無似僻處邊隅開歲以來猥懸計吏之籍途巡

待罪久之雖賴庇瓦全然坐是與門下聞問踈闊
良用缺然昨接郵報見公有高尚之疏尋得肯
慰留方今明良在上賢俊彙征如公者尤西門
鎖鑰中外倚重奚啻冠范之在宋也何得便與東
山之念哉乃鄙人至不足比數所謂世治無可行
之道者猶月昧竊祿然妨略則謂之何哉良自
媿之也適聞公已開戟蒞事豈惟西人之仰乃鄙
人之飢渴尤甚謹馳專力肅布起居方集令聞駢
承多福向塵樞轄會借修楚志附呈一部爲燕夏
捧腹之資併以請正也餘悵縷積尚圖細展伏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六

涵照皇恐不宣

與張太衡書

客歲足下赴公車嘗遣一介行李奉脂抹焉以弗
及而內諸從者計微聞矣今春滿望大捷而乃蹙
蹙於不知已豈高門之福造化不欲驟盈之而姑
發其一以俟源源之來耶近時文體益難把捉蓋
經義不用講解卽捕風搏影而爲之說有命則入
殼矣向來妄意品題今亦自鉗其口以足下文章
而竟逸于所料之外是耶非耶在彼在己俱未可
知也第天生奇器宜露有時大鵬之奮伏翼先之

矣幸養全力以需圖南毋爲咄咄重損豪俊之氣也外具修脯聊拂行庠伏惟鑒存之不備

與黃葵陽書

某往厠楚泉猥備執鞭於大公因私淑門下科舉之文繪藻流炳業當國器已覩占大魁登玉堂旌內縉紳無論識不識咸欣仰之若景星慶雲而某忝在通家願因踪跡退遂未由一展宿昔良爲缺然頃承使節臨辱宛城東道之緣若從天假而乃更繁疆圉又不獲奉前驅望清光少畢嚮往之私對面千里愈增鬱結則何以自解哉用是謹遣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无

介行李布腹心于左右併馳修脯以潤宰夫伏惟恕其不腆而麾納焉何勝感幸餘悵綏綏未敢瀆陳不具

與張瀛峰書

客歲有勞遣問率爾附謝後尋承箚之報蓋知當事者欲亟處吾夫故暫借遠遷頃奉常之陪乃其驗白也頃尚未轉動者想時下無便缺耳據近日觀老超陟總憲令世之爲善者皆有所恃真太平景象執行及吾夫矣俟之俟之內人東還賴庇幸途中安寧四月晦日抵舍五月下旬始得四信

瀛老德器精密政事精嚴蓋十倍鄙人今幸與執事朝夕知益一良朋矣同父應召據其才與相當在六科不知選人者以何官處之也賢者彙征自是騅喜矧當年相與皆逢衣生耳豈期後來樹立卓卓如是則鄙人所自慰藉者寧獨爲一時青紫榮批人去略布寒溫外春秋億爲時下所成頗忤宋儒今漫往一部請正執事試觀之勿詆其妄幸甚不具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无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啓

書

與張居來書

往奉孝感惠訊眷存良厚恭審從車道左不及遣一介賸秣殊愧東道主陪都佳饌而清曹無事天畀觴味之緣也今王廷尉又至矣山川將增色焉何勝愉快弟鞅掌三歲冀一量移便歸鄉國茲叨新命復在楚徼而荒遠僻絕政務簡少弟可了竹素之債耳頃天資庸拙白首向書編自無甚意趣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二 一

也如何楚志頗竭一生之力尚多脫誤今寄呈一部請教併往通鑑紀事一部皆吾文所欲得之書不敢濫送人也兒子今歲文字少進不知便可望圖南否相見指示要領時下西發冗次不及一一伏惟裁照幸甚

與楊公子書

僕無似獲交于尊翁閱二十年今又同事地方契誼益密知大哥聰明進學夙所敬畏近尊翁仙逝身後之事全在大哥一力擔當願益加謹飭以鞏延門祚所遺諸母宜盡心供養其齒幼不能守者

亦早爲區處庶尊翁九泉之日可瞑矣切多自生內累以招外尤特在通家故敢瑣語解中兩房比盡封識以待大哥自啓諒必有分曉無俟喋喋當西發留此代面不悉

與郭寶山書

比奉惟錢辱臨鄂渚伏荷厚遺良感眷存覲東道主無能爲役極用歉然自歸陽得報後更無便一承起居陪都雖號重地而太平督府方拋金鎖而卧錄沉得無少覺伎癢否區區留滯鄂州已三閱歲方冀南徙圖晤而頃衙新命尚不離楚徼遙瞻畫戟懷念何如茲因僕輩東還肅此馳候時下西發匆匆不及細展伏惟照察幸甚

與殷斗墟書

別家三載滿圖南轉輿親知一晤茲叨新命更去鄂州而西仍在楚徼例不能歸故園縈念悵如之何人來知從者薄遊蕪江想爲故人命駕但址上在通宜早歸束裝併少加溫習以圖大舉放浪無益此區區數千里之念也王廷尉不日錦旋相見能道鄙人心事冗次不一

復陳蘇山憲副書二首

不佞待罪鄂州又三易稔而復州去鄂一水可通
常常思念吾丈莫于扁舟一晤竟爾伊阻悵如之
何今日轉郎鄉幸尚在楚徼吾丈尚能爲玄岳之
遊乎當潔樽俎而待之矣辱拜翰惠遠意鄭重祇
領佳帙沔青盛幣送上楚志勉成極知燕陋但平
生見聞頗檢括于此惟罪我者多慮無所逃耳茲
附上一部計四套他日有所指示借州官郵筒中
見教爲荷人去肅此布謝不勝倦倦
昨拜翰惠僕已出漢川舟次草荅併附奉楚志一
部而使者云欲往省城而後返命故今尚未徹覽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二 三

與向明臺書

某寒劣無似猥應抱案之末者逾年積過叢行靡
遑省補仰賴大庇凡事矜誣竟蹤崇遷弛於負擔
冒戴恩德奚啻丘山行李西馳更叨賸餘蒙此優
渥圖報未由中心藏之莫知所喻承委錄序猛思
勉副以久勞執掌拙筆艱難舟次又乏書籍以潤
枯腸祇藉來稿畧爲詮次竟不能出一新意以藻

飾賢書斯慙慙而刻惟門下文章宗匠某何人敢
代輪郢家斤斷耶謹書一通附使使齎上如中可
採擇裁削用之不則留付醬醃耳外稿四幅併往
餘悰種種仰祈照察不宣

與王鳳洲書

某在門下無能爲役頃歲楚中兩承繼組似有天
假之緣願行能相去奚啻三十里之遙譬之驚乘
尾驥政患瘵足耳昨在武昌聞召即發乃家口畏
熱勉從水行行八日始達石城則遽人傳報使旌
已離襄六日矣此次襄更屢奉札惠種種逾格用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二 四

情綢密卽同氣手足不能過也緬想錦旋次公尚
未西遊小祗園對酒酒酣耳熱相歌常棣之章天
壤間何愉快當此耶東望故園且美且慨卽日赴
耶蒞事簿領未啓尚不敢以疑求質茲循例專力
馳候畧布區區餘祈照察皇恐不宣

與王麟洲書

往得南康遷報曾與長公書言玄微廬草天下名
山爲公家二難據而有之此亦一大奇事及聞使
從由關中間道訪嶽又相與褰衣天柱之峰愈益
奇矣軾轍亦以文雄世乃平生宦轍每每相左卽

黃州一悟而憔悴無聊之況可知也古今文人之
幸不幸有如此耶卽暫出春明可無愴然矣矧長
公今徙秣陵去南康更近尺書往還第朝夕程耳
其喜極復何如前有短柬自武昌寄發郎縣不知
長公曾攜歸否併以爲訊不宣

與孫淮海書

某顛愚無似向領轄司伏承指誨毚勉逾年自以
困衡之餘不敢自縱凡大小事體略加振刷宣上
達下稍有成規碩獨力寡援頗虞其後頃承推擇
竟冒崇遷聖時在上人不遐遺乃門下之素所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五

培植於不肖者敢忘所自矧郡鄉兩蒙過化政
教具存卽繼組之緣反爲得師之地矣何勝愉快
比聞天子視學禮遇優隆迫次端揆已爲之兆
異時霖雨天下波及陳人則所大願也方循例疏
代略布區區伏冀台慈俯垂鑒念皇恐不具

復董蒿河書

日於襄陽承齋會稿罕題已勒荒疏附承台履曾
述虔州繼組之緣比奉翰貺荷蒙見念契誼同之
屈指七年人事反覆公既蜚聲西土僕久淹迹南
陲雲泥間之無階參晤豈圖蹇劣亦辱晚收分公

一隅代司鈐析亦謂同事庶續前盟爲幸於天榮
孰大焉遙制漢中原非故蜀事體生澁冀一指陳
使者返命謹西向再拜故展夙悃併申謝悃伏惟
台慈矜照不宣

與王荊石書

伏計歲歲有事要城曾一候門牆時方待罪家居
過蒙垂情繼緒明德在念至今藏之嗣服外僚排
徊江漢玉堂天上徒切仰瞻聞問關疎因懶成慢
昨叨領轄圖隨計吏一入春叫少據積愆頃蒙推
擇引綴班行孤孽之踪敢懷非據驟然承置極愧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六

凌喻此皆門下猥敦契誼夙伏吹噓遂令陳人躡
茲崇轉銜戴明德焉可云喻方經營荒陬展叩未
期伏冀早正端揆霖雨天下異時波及知舊受福
宜無量矣茲循例疏代勒布區區餘惟台慈鑒念
皇恐不具

與趙汝泉書

伏計前月宋公憲齋捧入京曾附荒疏併上刻完
總志二部暨陳領轄之難欲圖避路蓋孤孽之慮
不得不過爲周防如此部意旬月之間遽叨今轉
此雖當軸者薦念桑梓謬以巡徼之責昇之舊吏

然非明公掩瑕覆過極力先容則沉抑之夫豈望
爰冒至此執弟素性顯愚心長伎短肩茲重任莫
省持循恐貽知己之累耳不識高明何以終教之
即日赴鎮蒞事方匆匆檢牘一切機宜未敢造請
尚俟累勞以求稱任使茲循例疏代勒布謝忱伏
冀台慈俯垂鑒念臨楮無任荷戴悚仄之至

復蔣魯山書

昨次漢川曾移書致謝當時不知使從已還岳陽
矣頃鹿鳴之會例當復赴省故前日又致數字寄
具泉公處未審何時可到也方此懸念而忽奉遺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七

札更屢篋篋甚盛荒山寂處之涼未有加禮如此
者不敢當亦不敢辭唯有感愧而已伏承起居知
以鯨居為感僕往時罹此膏誦章應物詩其悼亡
有昔出喜還家今來獨傷意句甚近人情則泫然
涕下及見蘓長公凡遇不得意時使云此事付與
維摩添園主張又因以自解古今宇宙一大牢籠
耳人生其間凡長受快活者不得長有此身長有
此身者又不得長快活亦是缺陷世界之定理惟
願公保衛王體弟今吾不喪我彼幻影生滅何足
輒添悲喜也兒子場事亦有癡想然思福薄之人

纔享無故之獲又欲子弟為外乎山中不易得信
姑聽之耳郎鎮故贅臺政堪藏拙傾囊編興頗頗
厭日長感累亦同之靜極思動可嘆也感參軍既
飽遊君山而又得濟資斧此行不虛矣辱屋烏之
愛併謝不一

與何宜山書

某顯固如昨往在武昌猥從鉗徒後仰藉大力周
旋獲輕於簿責急難之惠當沒齒銜之嗣以宦途
齟齬退遂靡常而吾丈名位日高即使從再嘗蒞
楚而弟留滯襄州竟無由一奉顏色前事如夢屈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八

指又十數年矣比得舍人信承吾丈於操院時分
斤俸賜眷存良厚又虞疎遠嬾作長安邸問故於
吾丈防亦若惘然非敢忘之也茲荷推擇引置班
行想當事者祇取其識途耳不計其力之疲而足
之爾也郎中賴前數公經略地方稍稱宴寧政第
載拙之際不敢破壞盡一以自益莊過也唯吾丈
高明英將安出吾輩參展仗榜中二三大老耿照
垂天耀被孤仄伏祈崇攝為 國自愛皇恐不宣
復牛勿齋書

荆南別后轉眼一十五年古人稱三十年為一世

今却半世矣後來下坂光陰視前當无疾也每念公沉滯欲通一訊以僕在野之日多竟乏便爲恨頃僕以舊因報應稍遷郎鎮乃公亦駁駁起藩臬矣固知世間事遲者既苦其長淹而速者又病其易化造物者自不能兩益之則僕與公卽相憐亦當相慶也遺惠過腆又損公數日俸矣受之知感此中雖分制秦中一隅而部使無過境之例室廬人遐懷抱如昨悵之悵之使遽布此爲謝湖廣誌錄一冊附往

復傅信吾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九

不佞往歲有虔州之役道經蘭溪伏承明公猥念維桑賦及守土鏐諸肺腑不敢少忘嗣以宦跡東西久稽佳晤昨蒙推擇待罪郎鄉卽分雍塞一隅而幸厠同事之末憲往伊邇良遂瞻依願坐初臨百事草創旬日之內未遑修一介之問政抱歉慙頃蒙遣札華篚爛盈且獎借過情尤增媿感恭審肅度宣猷三秦改邑自惟謏薄式拜下風保境安民意長使短翹注之餘不知何以惠教不佞也時下使旋先此布復餘容專叩肩任馳情

復劉泗洲書

某顯愚無似往從學士大夫談中州豪俊知海內有明公久矣以陳人無所短長於世遂逡巡不敢輒通春明之間乃私心弟嚮徃之昨蒙推擇承乏郎鄉謬分雍塞一隅獲與大賢同事蒞職旬日政圖馳束修之贄以炙沐憲程恭審執事方有燃藜之役擬于闕棘時少展鄙悃荷先施特勞遣使雲翰飛燭華篚爛盈則自揣何德以承之所示賢書披緘三復古雅平實一破近來雕繪之習大匠運斤成風使當今三秦增色矣敬服敬服初至凡事草創未遑有所造請少開容專馳乞終惠也旋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二

十

便先此布謝悚息不宣

復向明臺書

伏計前月遣一介入鄂城有所啓事候門下闕棘時上之想已徹覽人至遠塵翰教併捧讀賢書大都渾厚莊重直追弘德以前程式卽它處獻天府者無能奪幟而先之矣乃知宗匠運斤巧力兩得而荆南楊生拔以冠榜真握驪龍珠矣卽諸郡國所登可也山中寥闊曠承嘉問喜而不寐者竟夕然素闇之勞亦已萬倍更聞主體康勝尤慰翹注人還先此肅謝時下漸寒仰祈珍攝悚息不宣

復孟豐麓書

其顯固陳人行能無足比數一投江漢駸駸長子
孫矣昨誤蒙推擇獲備麾鉞之末已自逾分更密
適節鎮炙沐憲程嚮往之私何勝厚幸擬即馳候
以初至凡事草創即風猷在望竟缺起居頌辱不
鄙遠勞使從雲翰飛燭珥籠爛盈荷茲先施何德
以堪拜嘉之餘寔增慚感仰惟門下雅負峻嶒填
此大邦諸所措注照映寰宇久矣自揣僻處荒隅
聞見蕪寒儻能一借鄰燭之光否耶尚俟專力叩
請也聊因旋便肅此布謝餘冀台慈鑒念悚不
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與董高河書

仰惟門下耆德壯猷文武爲憲久勞節鉞保障三
秦安壤大勲中外傾注矧某不佞曩奉繼組已忝
宿緣茲守偏隅稍分疆理前承札貺宛見故情即
擬馳候以初至檢括故牘勿迫靡遑茲屬次舍稍
溫謹遣一介聊持脩脯之儀上塵掌記兼圖請間
自惟謏劣素昧知識茲來僻處山陬耳目雍塞即
欲施設苦乏持循唯門下何以惠教之區區乞言
之私更有出於承筐之外者伏祈不吝指迷實爲

厚幸時下秋防將竣邊事晏寧早晚且有宅揆大
拜願俟申賀餘悰種種未及綏陳統惟照察悚不
宣

復徐鳳竹書

不佞往從豫章抱牘極荷迂賸樵舍之別殊勞縷
縷屈指又三易寒暑矣明德在念未敢輒忘而坐
遠巡簿領省符又格不能自通於左右久稽修候
良用缺然乃嘗于陸臨湘所承手書見囑竭力薄
無處提攜前將楊松趙開府僅一調繁而頃以棘
務薦之却又置之供給所尤非賢令所安良負委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託終不敢以復也不佞猥以薄劣通籍廿有七年
而居楚之日過半比當事者稍錄年勞量蹟之填
撫之末已爲過望第此中僻介萬山事聯三省即
有注措亦多掣肘惟幸凌王二公畫一具在斤斤
守之姑以藏拙而已方圖請間於門下而使者不
遠數千里而來忽捧華緘恍若從天下也佳刻種
種足示師程矣而縑幣鄭重感愧何可言膠河之
議不佞初不能悉頌起大事於承平之世必有苦
其難者故漢人之言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
厥成是如也公政當其懼時故坐失晏如之會耳

此有天意非人力也願無悔焉旗浙之命亦一時
暫借耳然大賢所過卽有俄頃之化弟恐旦夕有
詔不得終惠此大邦耳旋便聊附起居併伸叩臆
餘俟專啓造次不宜

與劉小魯書

昨至襄陽始聞孝幕已還夷陵於時蒞鎮之初人
事紛沓未遑遣言而表守又有傷屋之役欲俟其
來而面囑之令代承起居比鄭推還傳按君尚欲
留通武舉恐以吊不及哀爲罪乃謹脩束帛敬致
大公靈筵鄙人滯劣久宦貴鄉歎無寸補誤蒙綰
綬先生爲念犬馬微勞如門下者尤賴靈梯遂得
引綴班行待罪填撫戴此明德何能爲報郎介三
省故知行事動多掣肘鄙人來此一月尚未敢輒
有施爲祇率舊章養拙而已伏惟門下中賜指迷
得始終惠教之不勝至願餘惟種種直俟表守來
另布伏祈原察不宣

復石毅菴書

某不佞往爲郎時嘗於朝中問一承旨範屬籍三
十餘年矣緬惟門下鴻猷駿烈飛烟燄華上副簡
在名位日高而不佞猥以謏劣逡巡下僚昨荷綸

推得濫厠班行之末殊愧凌冒碩鈴柝之役遙分
雍塞一隅則又幸奉令承教之有地也方擬請間
坐初蒞凡事草創有稽脩脯之問政自缺然而忽
捧馳翰兼拜賜懷遠意鄭重感何可已卽晨秋高
烽燧不起此青門下餘威所震致虜庭聞然解甲
銷兵之會受庇良多頃年出入均勞計正端揆且
夕有詔引領旌麾不勝翹企使人返命肅致謝忱
嗣容專致用摠積悃伏祈台慈鑒念惶悚不宣

復鄭文岡書

爲別三年曠無一字抵大梁緣近來省符不行遂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十二 古

成間阻比待罪郎中尚得以郵信相通卽稽違止
勝作張敏夢也爲慰何如昨楚轄缺右滿擬使從
重來不意崧河之靈爲蒼生借重夷門風景足稱
雄麗第汴城一雨後淖深數尺晴則有沙霾之障
南客居之亦相安否此中荒寂殊甚且有嵐氣觸
人須日高春坐解收數紙文書卽退作初祖面壁
矣頃荷教訊奚啻從然喜也後有見示只用副刺
足矣不敢更勞套揭此前時在藩司與鳳老往來
故事併附告寄川樓兄數字煩使者轉致之不悉

復向明堂書

前草率馳具因遣力便往蘄州延一塾師至今未
得還耶以故稽遲教札尚缺拜領茲復承惠書錄
深感無已之愛錄文古雅已卓冠他省而所得桃
李皆列郡名士非大匠成風之手胡能臻此誠章
縫千載一時之遇也何勝美企來諭察事詢之左
右云例不相會然不肖嘗塵抱案之末安敢欺隱
頃偏方聞見不足爲輕重且藩臬未見相報恐有
差互須待其報後姑略訂定然後敢呈尊覽計下
月初十日前專力齎上也東望鄂渚無任惓惓謹
因風便聊布腹心併以爲謝餘惟照察悚又不宣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一 五

與李五華書

日從鄂渚西發擬道京山一展契闊因秋暑方盛
家累苦熱不免遡漢入郢坐稽良晤極爲缺然此
傳鄉書至知慶門雙鳳同時翱翔卽路人聞之亦
爲助喜矧通家兄弟之情耶吾丈抱負甚富發不
盡藏艾歲拂衣政合于昔人所謂留遺之指天道
之可必如此且吾榜於仕路少所亨達願得利其
嗣人今接步青雲者亦濟濟稱盛矣豈亦造物盈
虧之數耶豚兒與鳳老令伯今歲俱被黜落吳中
子弟聰明特達者儘多第養耆之習能妨其精進

不似楚中樸茂發福長久也楊條湖之訟所以久
不結者以兩問官畏彼囂囂俱束手觀望弟在司
時曾面切責之又具文叅處不知時下作何剖決
也僻處萬山中靡由樞賀謹遣一介略陳龔篋伏
惟麾頓餘情種種統希照察不一

復郭寶山書

昨家兄與小兒在白下過承優款未遑脩謝而使
者遠來承翰貺之辱良感雅厚伏審督府起居萬
福第人事不支勞費百倍知以囊溢爲念幸幕下
材官既受餼王開府所則食指當少減然終非久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二 六

計吳淞缺出若更得借重庶累勞養俸兩得之計
當事者早晚上請亦海上人重迎張益州之願也
鄙人涉世頗艱晚叨此轉皆仰仗大庇第間介萬
山去鄉更遠此身如在玉門關外居常差抱怏怏
耳八還肅此附叩俟鳳老蒞任後更有專遣嗣布
不宣

與曹如川書

往歲襄州之役猥以謗劣過承扶掖獲免於顛迷
自謂可幸無罪虔州一調而萑菲之口遂從而暖
曉之矣世路可畏奚啻太行也前蒙枉諭津津然

爲我漸條蓋愛護之過而忘其短耳久以遷徙靡常而沉滯外僚素不通京貴之間以是公在疚中坐失言候疎慢之罪更何可贖頃來填郎念公過化之處恍然如夢而又聞公已薨吉旦夕且膺新命若得借重雍豫荆三省一缺庶可邀惠於賢者受始終之教也時有便差入京謹肅狀爲謝令兄處統爲叱名道敬餘惟鑒念不宣

與司傅野書

久不奉問良爲惘然昨選部郎缺當楚人需次諸曹郎疑無先執事者乃竟不可得何也平步青雲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二

七

非不爽然快利而途長趨疾恐不免涉秦會之所謂易了無味之說不若俯階而進尺尺而寸寸之飽歷沃經以遊揚所繼後來可任艱大也第不當似不佞之跋躐太遲耳比承乏郎臺亦是十六年前荆南因果此中事體頗諳識之雖稱提衡三省而動有掣肘只宜加意戎機以備緩急其他不敢輕舉庶幾靜以藏拙耳執事何以教我茲遣方齋計開赴京聞駕部例非奏事不與還馬若果然執事稍遲之衙門窮寂走差者非若通都督撫於勘符外有厚貲津遣也伏惟財察不具

賀三閣下書

某小子日以鄖陽得代專力布狀上圖典記猥奉手書優答仰荷淵度汪洋不遺荒穢幸以薄劣謬齒於人數凡几盛德何勝銜感秋闈事竣賢書疊奏恭聞令似賢公子颺騰魁選步武青雲固知家學所自相門有種若出於理之固然者第閱世資業已可藉其子弟能自卓然不安於養養而爭奮寒酸蒙昧之業者近來絕少乃今令似邁迹冲齡一旦濟美未續蟬聯飛燭蒙字是誠稱難耳寧不助閣下昌後之喜耶矧三相國蘭玉駢輝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二

八

同時藉名天府此尤熙朝盛事蓋二百餘年所未覩者仰諗鈞陶獨運調燮功存太和翔洽蔚爲嘉祥是以功被社稷華裔向風戢延胤祚子孫逢吉蓋天人交應之徵非偶然也薄海士民疇不加額乃誤小子所欣慶于門牆者頗不當萬倍恒品執遠羈鈴拆中遂摠趨敬肅燕絃少摠賀臆止向稽叩神爽瞻臨緒無任悚戴忭躍之至謹啓

與徐鳳竹書

不佞月初蒞鄖鎮卽蒙遣使不遠數千里走萬山

中齋馳翰貺儼然歸而崇飾之雅意鄭重所爲感
幸者匪直尋常往來之間訊已也仰諗我公至性
天植茂學淵邃羔羊素絲之風所至披拂而凡在
承式之下者罔不咸駟徹樂以薰炙明德不啻比
於唐之楊文簡焉茲暫借埴於江南故佳麗地俗
多習侈卽近來稍稍滌而餘風未殄今又得我
公坐鎮之俄頃之化不益驗白於茲土耶第恐席
未及溫旦夕有詔士民無計挽留之耳不佞願固
如昨比承乏鄖鄉雖名掛三省不過一備緩急之
官自練戎外無事可効偶年穀稍登萑苻無警矧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一

九

凌王二公畫一在笊繩尺而步武之足以掩拙矣
不識高明何以括礪之也山川脩阻樞侍無由謹
勤短狀奉候起居伏惟照察不勝勤悵荷戴之至

與王鳳洲書

日從史還鄖奉至手書兼拜損貺皆家藏珍器真
所謂瓊玖之報也弟起家廿有七年無從致一玉
尊今有之却自吾丈賜始願不矜重耶知感知謝
前人疏偶爲科臣所摘亦仁者之過賴當事者雅
爲大臣存體而反責及言者破格之處也幸勿動
念聞使旌月初始入金陵賢昆玉一時錦旋更待

於小祗園逍遙百日卽賓朋酬應少勞煩當簡書
迫急時兄弟怡怡相賡池草之什遠追共被之驩
此亦人生奇遇爲樂當何如也若弟逡巡仕路晚
博此遷鄉路伊阻奚啻班司馬在玉門關外所幸
政務稍簡於薄劣爲宜矧畫一已具無用更張尺
尺而寸寸之卽可優遊刀祿陪京諸大老多同年
故舊目下以計吏禁嚴不敢差人入都通候相見
爲叱名道敬外燕中書禮附上惶恐不具

與顧觀海書

前在武昌逢粵使知吾丈有齋捧之行以道遠未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二

十

能遣人候至衡州界上稍拭行李良用歉然夏間
曾發一力還家時使從方勾當燕邸故又不敢投
書以是一歲間聞問闊絕九月中旬得令器捷報
心知有今日久矣但尚厭其遲耳書生起家頃不
在早三十上下政屆發達之候吾家小子亦走三
科矣痴爺指望猶以其年之可待不甚督過之第
慮其養養氣習終不能掃除爭似令器肯刻厲攻
苦卽笑裏之紹有所從來而造化流謙之理自是
不爽欣美呼援何能忘之僕叨此轉亦是十六年
前荆南因果然近日雖號清明而人事往來反寢

趨於修費今忝在當路欲隨人脚根不得欲不隨人脚根又不得以此冰炭清懷更加縮而仕路之難如此可爲一歎耶介萬山中衙門頗稱閑寂在寒拙甚宜唯去鄉太遠水陸路梗家事無力可托終至消落耳明春賤累作計東還一了向平之債僕在大計後幸獲瓦全漸可圖歸東也吾丈往日之補聞出呂相公意邇來相見有轉動消息否若令老科第人與少年一例久任恐非事體願今令緊接武又增一代科名此身利鈍可勿較矣如何與陳上之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一

主

比惠書何窮愁滿紙豈足下素未當室一旦米鹽逐身便生嗔念大都造物牢籠中滋味只是如此列子所謂王侯奴隸悲愁愉快分亦相等其說匪不經也僕起家稍易而涉世甚難二十七年間顛危變故經歷凡幾晚遇清朝始博一卿座世間痴兒子方以爲榮灼而不知位愈高心愈惕憂護畏譏去國懷鄉之思何嘗一日不往來於懷而願重足下同學少年之感爲之於邑有良田數百畝廣廈一區經歲足跡不出里門有司力政不過其家此其人當悲愁乎當愉快乎足下自審識之矣

就教之說似宜趁時第今時教職陞遷不待三年恐誤下科會試足下精力尚壯鬚髮未改尚如五十前後人而家中又溫飽未須五斗活也且姑俟一科何如今嗣廢書之信悞聞之鄉人今亦不知是何人矣力勉之稍繼書香後來可保家耳曠兒今歲文字略可備數願鄉上澆薄一家難容兩貴人也盈虛消息之數籌之已熟了不掛心唯稷兒在宦邸從師不便恐日致放誕茲不免少繫繫耳便間布此明春賤累作計東歸勿當家事容另答不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二

主

與張瀛峰方伯書

蜀承徐司馬人來邸據案草附數字殊媿不恭計已徹覽此時秋事曠兒知無分矣猶冀五哥或應金丹之數比鄉書至吾鄉止得一人邑中氣運尚似前也薄吾兩家官做且讓與寒酸發迹哀多益寡亦天之道也五哥書來云場前患店文字不得盡氣力曠兒今歲之作略可備數第其平日無勇猛精進工夫不肯臥薪嘗膽破釜沉舟爲決勝之計乃漫欲於養養中覓富貴青雲豈在平地也元家教素清約五哥儘攻苦讀書固無俟囑然亦

不可不聞此說新泉兄必已上計兄當署篆藩司
事體冗穢亦要費神思點檢兄精力足辦此無足
爲念此中衙門頗清淨幸今歲地方無警直優將
尸祿耳弟分外人事雜出費亦不訾譬之邾魯小
國亦欲與齊晉會盟既非力之所任又非心之所
安以此冰炭滿懷靜言思之未免有邯鄲枕上之
悔賤累以途中受熱痰疾復舉發者兩月吐涎兩
斗而愈明春作計東還一勾當家事兄右轄俸久
前聞當事者欲爲優處今竟杳然若口夕左轉更
得一年在浙會晤未期南望愴然寒候自愛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與昌鳳岡書

襄州別去倏驚八年於茲弟以退遂靡常末由展
候想恣宜同之也不佞寒劣於同榜中至不足比
數昨蒙 朝廷使過臥起以來遂淹歷至此即揣
逾湊乃相知者猶謂之晚恭諗吾丈高才堅志遙
迴二十七年僅領二千石於遠郡此何說哉願茂
榜也既豈氣數使然鈍者固鈍而利者亦不見大
利也弟屈指閩中同年今在仕路者凡幾吾丈亦
可當剝之碩果差可自慰矣頃承使節駐襄辱翰
貺珍重感何可當所索馬牌以近例嚴甚槩不敢

給謹遣力持一票來止可護送出河南境界迤北
斷不可行也唯吾丈慎之職守所羈不得趨晤東
望愴然餘祈鑒念不具

復王新泉書

頃有專力起居徐司馬曾致瀛老一東揣到時吾
丈已北行不敢奉數字人去纔五日瀛老遣使至
辱拜手書腆貺良感記存比來填郢之命實不知
所自來恐是前十七年荆南因果而當事者以資
與地相應姑以畀乏耳此中况味吾丈所素知者
不記當年窮食富不要之說乎即今車從入計少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一

五

勞全制之撫交睫可俟矣譬之秋禾即刈穫有早
晚相去僅旬日間耳而晚田之獲必倍乃吾丈輒
生雲泥之歎而慨然追感于青羊澗之遊三復大
教令弟烏能爲情乎太和舊跡尚未尋蹤明春二
三月間當一至行且代吾丈祈靈幸早遂蘭王之
願曩惠史纂已前附謝矣外徃薄儀姑投尊屨蓋
恐吾丈他日轉動或在他處未免索報無便耳亮
察不具

與孫淮海書

前月承力自京回奉至報書過蒙獎借兼之慰誨

惓惓道義詩切之愛媿何敢當嗣接邸報知公以小忠鼻衄註籍謂當旬日尋就勿藥不意竟引告而歸雖聖恩寬假不欲少拂儒臣之請願公之明德中外所恃以定是稽疑者而忍使一日忽然去國耶豈當事者固自有獨見而姑遂公勇退將以其高蹈風諸有位耶皆非遠臣之所能測也使從不知何時出春明所經死業二郡久漸德教父老思一見公而不可得今幸復多芝宇而學謀故吏分當引領以備前驅奈羈在職守又恐行李不肯少淹以罄信宿之驩用是逡巡謹遣材官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主

諸境上學謨塞拙如昨填郎三閱月仰遵書一不敢少有紛更蓋保境息民之注措固親得于見知者大賢過化之澤久而彌芳有如此也此外更不惜指迷所爲造就之恩豈有既耶餘悚如縷繫於面承伏異台慈鑒念皇恐不宣

與劉九澤書

昔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至今爲千古奇談然山陰道相去不遠其興易發比足下自江陵行千里暮夜入萬山中見訪不倏倏而來倏而去即主人之繫馬之敬而足下視剡溪迺掉意不尤真耶知

感知罪所屬尊公墓文媿年來荒於楮墨伸紙不能成章何以發潛德而闡揚孝子不匱之恩然知襄事有期足下急需之姑以蕪綴塞責其欲不佞自書一通須俟足下窺定併填子婿姓名與葬期乃可効勞來力將往石首比其還而仍付原稿與之何如不具

復吳川樓書

往與吾丈常苦別日之多而當微更左茲待罪耶臺已幸密邇太梁而聞問仍然稀闊雖素性少簡而牽于世俗應酬若有以奪其繆綢之好者未得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一

主

專遣爲候良自缺然歲暮萬山中忽承翰貺臨辱何感如之來示太昊碑極古雅殊近漢人且作古聖人文字不欲強立議論尤大是作家敬服敬服弟昨勉脩貴省總志極知非力所任第何魏二志一則牽附講學於志事無當一則過倣古史與今事稍窒然俱屬小草訛闕甚多故不辭僭陋略爲補綴然終乏精專其於訛闕如故蓋非直力之任而全楚文獻亦收拾不盡未免爲官府生活可嘆今湯往一部請教太和之約幸勿忘之尊憲有玉開府故例敬返記室勿罪不恭草次布復不備

與龔汝脩書

頃承力自京回得手書慰甚計吏如婦人挽身足下已喜得男矣更復何慮去秋沈叔裕在武昌談足下精明之政甚詳頌性氣亦時時小發令之官雖卑而操不御之權故性氣不患於無所施而患於不能堅忍此任尚得兩年脫手須力加克治可也吾歷仕路二十七年而經過萬劫始得稍稍伸眉然愛護畏讖之心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近來故寮有繫我于南都者若其烈果行落得早歸教子也曩兒去年文字儘可備數然竟不過以吾方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七

持其盈造化不能兩全之耳賤眷二月中東歸不知足下亦到家否潘中丞書須俟還任後達之不多具

與沈練城書

日奉岳陽翰貺極感眷存目極翔帆不勝東注過家之樂何似羈棲萬山長作懷鄉客耶入計少勞頃當竣事還駐維桑以需後命選人者必不令公復之日南也願未知何處借福星耳不肖前廁藩司稍有振刷頗遭側目公之所知者今聞整之于南卽其謗行便當浩然長往耳弟平生蹤跡長與

見魃爲鄰差可咲也郎中暇日甚多頗積有書生功課候異時請教偶因使役略布寒暄前說見鄉中諸君秘之餘惟自愛不宣

與殷斗墟書

歲杪家力東還曾奉短柬并試錄計此時足下已赴公車不及微覽也吾鄉近來覺運氣稍暢而秋闈頗窘當俟春闈大發之耳足下抱負甚大而又積之也久圖南之舉不指日可待耶郎中孤寂之甚頃將發賤眷歸益復無聊矣弟摩挲蠹編作老書生勾當日來亦稍積課程俟足下待詔金馬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七

請教也偶有便力略布寒溫餘惟努力自愛不具

復王毅庵書

某迂寒無能待罪楚中敢久而辱知于門下也尤久仰荷枚飾爲賜良多契誼之深莫可云喻昨歲使節錦旋曾馳一力奉賀而車從適發矣遂致令公子而還疎怠之愆至今快抱暨叨郎擢式展尊廬懷慕恍然不勝軫結政圖布候而翰貺遠投拜嘉之餘愈增慚感恭承台履邇來萬福日南威惠旣披民夷遐邇救寧勲逾銅柱鼎軸虛左行覩升階岐予望之不勝瞻祝鄙人注措百無足道郎鎮

舊遊略知方俗惟日師益公之指與之相安無事而已雖以藏拙實藉以報知已不知門下何以惠教之時因旋便聊附謝私諸所未傾伏祈台慈照察不宣

復司傅野書

客歲有便力至京曾致寒暄數字比力還知執事已奉使出春明矣然竟不知使何處也荊州齋文人數來郎亦無以執事錦歸告者坐是稽候頃承翰貺不遠千里專遣見存良用爲媿僕蹇拙如昨與世甚疎第辱貴鄉士民眷盼當累蹶之后遂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无

冒至此寔知恩之所自也故勉之志卽老猶競碩此中僻介萬山權分勢掣止可備緩急耳雖欲爲百姓出一力而往時親親十牧之弊遂爾優優送日殊非心之所安也執事何以惠教之沙市城築權輿于道府姑行牌一查議之亦審財力兩絀難于措手今且緩之矣相見父老喻令勿驚也曩兒舉業二夫頗不妨廢今歲場屋之作亦可備數所不能如尊願者蓋近日學者本原頗塞士之進取如射覆矣非若僕料諸公時也聞南中名士多不預選非止一家之厄只宜俟命耳承示太和之

約何遲遲也綵侍少暇策一蹇乘春和來僕當滄茗俟之于天柱峯頭何如人還布復不備

復陳養全書

前奉書所以止兄之仕者意非有他緣近來世路日窄人心愈下卽博士官亦多衡較老少其賢不肖無論也頃方齋先生蓋左驗矣頃俟庚辰一科成則爲吾鄉侯柱史不成則爲南海陳白沙亦自無不可蓋兄素有徵君之譽且富於文詞他日著書成家亦何歆美於五斗而輕於自售耶若爲貧而仕則不敢止矣兄故非貧者乃無故而小用其身非所望于大賢君子也幸細裁之來諭韋如館事此公認理明白極利於初學第因此中寂寥留綴兒爲伴故不遣歸也俟日後圖之僻居無事政暇姑了春秋舊債日斟酌四傳而釘定之別爲一書欲破千古之沉迷以窺聖人作經之指頗不量力待書成後質之也鄙集亦將梓完併以請教吾輩晚年須尋箇結果縱不能傳聊勝博奕飲酒斷送一生也如何何人去復此不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无

復顧觀海書

開歲承力還辱書貺良厚非所宜承比奉手札恭

審錦旋之樂遠宦亦有便益處自是造化之流謙也何似孤處萬山終日聽鼓鼙之聲耶近得邸報見榮擢貴陽此時知益增喜貴陽視粵西道里相等且無嵐瘴往年瀛老嘗爲此官以督糧故歲移駐長沙重慶二府亦不久處貴陽也若不携家亦是仙吏老妓方下帷教授不知尚肯出門否大哥春信將至或須俟此行也此中臺務故簡而內人歸後愈無聊矣儘有著書之際奈才拙性懶且多作輟終難就緒也他日或能請教楚刻凡架上所有者分致一部乞收覽餘不一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與陳霽巖書

客歲公舟東發辱途次手札始知有尊堂老夫人之變不勝驚悼僕年三十時爲郎京師嘗奔先慈之計亦以不及含殮而飲恨終天也計公之苦情亦復同之耳第尊堂之背養在公強仕後見公爲大夫業承褒命矣皆僕之所不能及也則亦可以自慰矣昨顧寅齋書來道公齒及不肖甚盛德也往年吳中六人一時仕楚分投意淡號稱絕盛碩宅處人頗疑爲黨今竟發怒於具泉公可謂無天道之極矣乃朝議不盡如所言則世間公論尚未

泯也公亦念之否僕蒞郎餘半歲凡百差違幸時平盜息藉以優游竊祿終自媿之人去略布少儀幸致靈筵餘祈節哀自玉不具

與殷方齋先生書

客歲周少參自淮歸奉至書脫知宦履清適譽聞章徹方用爲慰頃親大察報忽以疾註大可詫異果真疾耶官不足惜矣果非疾耶胡然而去一賢博士比俞生來復拜遠訊始審有惡于御史者昔莊定山先生在南銓嘗以疾受察彼亦一時軒輊耳終無損于定山也當今卽號清明然賢者不得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復蔣魯山書

盡行其道不賢者得間行其非道豈獨博士官哉幸善自寬也不肖叨承老師芳躅凌冒至此良愧負乘碩此中雖擁重權無可展布唯日師蓋公清淨之指以弭盜安民生銷廩食耳自公多暇略能尋繹靈編欲一訂證經書註釋之誤恐力所不任也他日稍有所得當于絳帷前質之賤累東還爲畢小女之債聊此附候餘不及一一

前見邸報行勘蓋恤公之心事爲人誣捏故令一洗雪之且有精于吏事別無瑕疵之語其意可知

也八達公一二月遷轉耳何勞動念如此兩司聽
勘事體有二有革職聽勘者缺爲人補自當回籍
有在任聽勘者隆慶間東昌守宋豫卿是也原不
作缺止應迴避管事決無上疏求去之理此正公
今日所處勘章旦夕至矣唯懇辭印信杜門待罪
以需事定此第一義若欲他徙或嘉魚或蘄黃之
間兩司尊官恐無著落且觀視不美僕以爲必不
可者請自裁之連日欲差人往候以大計後有冒
濫之舉心頗慮之頃幸苟免矣又遠病疴故家眷
尚未遣於公處殊缺然也世情冷熱天且不違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況於人乎此滋味僕所稔嘗功名前定非意所預
擬者公弟順之而已客中無可對語又復自焦將
何堪也囑之囑之學道事已嘗聞之裴晉公之印
不能保人之不盜矧又能保人之不盜用乎恐不
足以累霖岩也具泉之論遠彰其賢耳內中亦自
明白故所處不盡如所論也宋僉憲擊盜事大惟
當置之不足談也病起草復不盡

與龍澄源書

前歲穢兒東還過承欵愛通家骨肉之感何能已
已碩其問學荒落輒試不利有負期待如何如何

伏審榮轉後又及兩歲矣稍壯海內賢豪元氣
逸如公祖者幾人哉乃今湛迹五馬關非意所
擬也旦夕召入矣望之望之貴族有龍宗僕者前
持手教來已爲入籍竹山肄業不知曾相報否賤
累此歸爲了向平之債江上諸防護事敢邀惠于
左右併布數字略見寒溫不悉

徐氏海隅集卷之續三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上張相公書

伏審前月遺急足馳 當時 相公初卽苦業未
取為漫然之詞仰涸 孝履碩身處遐邇已懸料
廟堂注措必不肯俯徇 相公之私而坐失
宗社大計已讀 聖諭諄懇慰留再三匪直 賻
卹綢繆而 情指悽惋令遠聽之臣無不歎欷泣
下者蓋自有君臣以來所未之前聞也 相公卽
徐氏海隅集卷之續三十二 一
負終天之痛業累疏籲鳴而 上意益堅能忍然
自去之乎其後不得已而為辭祿之舉又不得已
而預請歸葬之期幸蒙 允俞於子孝臣忠可謂
兩全無憾矣不意言事者輒羣起而撓之彼誠何
心哉不過欣慕羅宋豈綱常之疏糞以沽直耳且
李南陽以 君命起復一時詘作後令之恭不敢
逃之固於綱常無損亦未可輕置軒輊也矧今日
相公之擔負十倍南陽今 上冲齡非 憲皇
踐祚之歲 主少國疑人心未附五年間凡官府
之調停夷夏之安攘 先帝在天之靈無一日不

能之乎今南北舉疏同然一詞大義章明諸臣自
當悔禍無地矣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
百穀草木皆甲拆君子以赦過宥罪消疵癘以還
太和此 國家滋世保大之福也他日儻逢甲折
之會中外人心尚不能無望於 相公旋乾轉坤
之力其妙用幾微豈遠臣之所能窺哉已聞出閣
遠邇加額哀疚之極宜漸解舒為 宗社珍玉是
禱貴疏人來肅此奉狀狀惟 財察臨楮無任悚
慄之至

學謨不佞頃馳咫尺之聞謬憶愚臆其解世迷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續三十二 三

倡明 相公薦舉不二之心輒恨學術淺陋未能
盡究古賢相用心之極而又自以身無言責力不
足以宣示人人使天下曉然共知之也乃過辱
優答俯垂 矜飾以為世人疑不復知有此義而
謂學謨稍可進而道之者嗟乎周公秉政召公不
說儒者書記之矣卽其事無可考證然觀君與之
書反復告戒始言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我前
人光施於冲子蓋已殷念 幼君之無助繼又述
商六臣保乂之烈以永念固命勸勉召公而終之
以閔天越民之說則詞愈懇而意愈感矣周公豈

好繁其誥哉亦以大位難居危言易起周之純命已不逮于商六臣晏然平格之時而召公與公同歷大故親見破斧缺斨之會而猶不能釋然於公思避位而去之則公固不得不諄諄以自解而曲致縉綬挽留之情其所處之勢可知也今去公又數千載當聖遠言湮之後俗學蒙錮勢利熏灼入人已深若一旦舉驟見駭聞之事欲令四方遠聽之臣人人曉然於薦渠不二之義若卜筮然罔不足乎此周公所不能得之於召公者而可望於今之憤憤者乎則所謂不知者是誠不知也已故前

徐氏海隅集

卷之續三十二

四

書第頌 相公平心孫庸調齊容茹消疵癘以還太和處三代以下之勢蓋又不得不然也日除布以來側聞 廟堂舉措光明正大吉人君子無論幽顯一時明揚搜剔咸哀然布列在位稱濟濟矣此正周公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之指也其幾微妙用默運陶鈞至於用心之極匪直消弭天變而裕猷保銀為 國家無疆之恤者已燦然著人耳目矣不知者尚可謂終迷而不之知乎碩論薄劣猥抱杆擷之役於萬山中幸時平竊祿實無短長可見宜待擯不暇今亦置之包荒之列則夫

之所乎號而未盡者也何勝自慰惟有勉強祗植積日累勞以補贖前過耳歲裏曾一赴江陵哭大公於寢次見里門隄爾而父老手額咸頌 相公近日蠲折之恩家庭桑梓傳芳未譽福尤無量吉兆已卜儻 聖上暫俞歸葬知負弩有期客伏謁道左披露鬱結以求正所欲言時賁疏人來敬展 謝忱臨楮匆迫下情無任悚仄荷戴之至前在南陽伏蒙 相公垂問近日言官陳官富民貧之說 主上為之寢食靡寧咨圖密勿而尚未能盡究其所以然其咎安在愚尋退而思之 國

徐氏海隅集

卷之續三十二

五

家二百以來其間稱致治之盛者宜莫如 孝皇時然夷考其時疆場多駭羽檄周馳征發晏勤民亦勞止蓋內寧而亦有外憂方今 朝綱隄爾仕路清明四夷之王解編髮削左衽而稱臣者不可勝數邊庭息烽燧之警方園塞荏苒之警道鮮遺鏃馬欲騰槽所任人安視 孝皇時疑不啻過之矣是 相公佐理之明驗也頃言官猶斷斷然私憂過計於太平之世豈 堯舜在上真病于博施濟眾之難哉蓋理本無因事則有據君門萬里幽天難通雖不敢蒿目而觀然試問四方黔首之業

果盡無失所乎商車市舶果輻湊如故乎固將
無壅乎廬井將無虛乎膏澤將無淤遏乎室家婦
子將無愁歎乎又似外寧而不無內憂此皆愚之
所未喻者也以為咎在氣數則水旱蟲蝗歲亦罕
報以為咎在人事則紀綱法度時見申飭而卒之
日浚月削家給人足之效姑無論 孝皇以前卽
二十年間而耳目所接易聽政觀已迥然不侔矣
無亦承平既久而天下之人文日勝乎夫文勝何
以能使民之貧也大都文勝則風靡風靡則俗競
俗競則士大夫有侈心有侈心者必有橫政橫政
徐氏海隅集卷之續三十一 六

矣其害猶可言也若夫蠹國之因耗財之媒尚不
在是而無形之害則固隱然伏于政令之煩苛上
下恬嬉不以為怪是故日浚其民而民莫知其所
浚也月削其民而民莫知其所削也此猶內熱攻
中肌糜骨鑠而色澤愈王庸醫方以為無恙而扁
鵲倉公則望之而却走矣是不可不預察而早治
之也 相公亦欲亟聞其故乎愚請略言煩苛之
槩蓋有五焉一曰征歛太急唐之韓愈云歛急民
窮蓋自來民不窮於歛而窮於急也今四方之貧
孰如江南者乎夫江南賦額故重矣兵興以來歲
徐氏海隅集卷之續三十一 七

率行則勢必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夫損有餘以
補不足天道也王者承天之道將使吏宣布之而
致之民乃今不足者不惟不能補而又從而損之
有餘者不惟不能損而又從而益之夫是以利常
缺于所需而財恒積于無用言官官富民貧之說
有以也豈非專罪有司之為姦賊者哉故厲禁之
申飭凡以革大耗剝商美除鋪行省里甲之類已
事為之防亦斤斤縷析之矣然愚以為姦賊之吏
非能家攫而戶取之也又不幸常為世所指名此
猶癰疽之在人身有形之症也一庸醫挾之卽潰

派滋加然民不告病者何也以輸之有序也頃年
漕司豫虞新漲稍促兌期於是以前十月開倉之期
戒于九月矣任江浙湖廣皆可倚辦以有早禾故
也而江南惟晚禾一熟青苗在田而筆楚已迸下
矣民不得不市舊穀以充數而舊穀之價遂至驟
然騰涌是名為每畝三斗四斗而每石復增一二
斗矣夫推移在一月間耳而總之江南倍出之稅
不又增數十萬乎按漕規故約以明年三月過洪
江南在千里之內只如前輸兌亦何嘗愆悞而必
如是其急哉矧隨糧折色務足三分民無所抵未

免結子錢鬻男女以輸是借出者又不知幾何也夫賦以十分為率以本色五分加折色三分是不待卒歲而完及八分矣而况其借出者盡無裨于縣官之數乎吏急之則兩利稍調停之則兩失是驅之而為虎冠屠伯也又安敢望其奉法循理乎他處稅輕民可隱忍若夫江南本國家財賦地譬之負重者途已遠矣又從而拮擊之以促其行能無仆乎如是而求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二曰獄訟太繁夫世遠結繩久矣吏烏能使之無訟也然有訟而聽之可也豈宜關其民而速之訟因以牟

徐氏海隅集

卷之續

八

其利乎頃年訟訓非多裝金帛不售非講張書勢莫欺故訟師投其窾以誑愚點民乘其機以坑善及其判斷多徇偏私或托幕官以冀歛或藉丞尉以經營其他保候之淹羈徃行之囚禁衙僧之資發上下之鋪排一詞入官中皆立破株連蔓引毒被無辜况近歲積賄令嚴黉緣科罰百司殿最盡繫賄緩此風是處皆然而江南為甚故俗為之謠曰種肥田不如告瘦狀夫吏猶風也民猶水也水無波風蕩之波蕩之不止即東海可涸也矧溝瀆乎如是而求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三曰占役太冗

祖宗時州縣之役有條編有安報若內而吏胥阜壯外而里老方廂額無盈減自是辦事頃年有司專務粉飾則保甲鄉約以媚逢迎欲張爪牙則縱白棒掛搭以資漁獵夫白棒掛搭猶陰用其力陽棄其名吏稍精明除之易也乃若保甲者固方廂之附贅也貧為富守奔命且不暇矣能無妨菜傭之生乎鄉約者固鐸老之駢指也宣諭未遑而呈詞且入掌櫃矣能無開武斷之門乎此二十年前所無之事也矧秀民打手鄉夫子弟兵之類種種名色皆塗民耳目之具偶一人倡之眾人和

徐氏海隅集

卷之續

九

之一處行之四方則之有司方持此以明得意有其舉之誰敢廢也然而風俗愈偷於前而盜賊益加于昔者何也則蹈夫法令滋章之戒也故曰至治之世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美其衣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父老常談弘治間事猶庶幾彷彿乃今黃童白叟無不藉名于官矣名籍于官則淳朴漸漓強弱相陵眾寡相格非人食已則已食人闔閭日起獄訟日繁幾塞天下而路矣如是求民之無貧不可得也四曰僭濫太過易之履曰上天下澤君子以辨上下定民

志故尊富卑貧各有差等需之則志定備之則政
乳治忽休咎之所由生也先年縉紳多知循分守
禮或一人焉稍見過當則羣沸而誚讓之矣故政
多純實民亦聊生嘉末以來人浸侈逾以循分為
縮而守禮為腐迂凡入而起居服御出而驛從
護呵崇觀飾容日甚一日習俗見聞以為當然推
是州縣擬所矣府擬司道矣司道擬兩臺矣有司
之有巡靜門牌自某處始也腹內各道之持錢錢
樹門鼓自某人始也皆十年內事可憶而數也夫
繁文細節若不足以累官常然僭生凌生亢亢

徐氏海陽集

卷之續三

十

則有難盈之欲欲而求盈之匪民之財莫濟匪民
之力莫役于是百家之市方物間陳一同之區文
綺略具皆為吏需不得不然耳嗜欲玩好上下效
尤以漸相慕卒何抵止尚安望其聚民之欲奪民
之惡乎如是而求民之無貧不可得也五曰賊贖
太費夫賊贖之入本以懲姦貪豫儲蓄以備地方
之緩急也自民而輸之亦自民而用之非以私供
億也先年道府州縣應追贖贖皆巡按御史每月
牛發印鈐憲票令有司如數填追追用私票者民
不得上納故數無欺隱而循環可稽也即司道咸

惴惴奉行惟謹矧府州縣敢私毫釐耶夫是以倉
庫豐盈地方卒有不虞之警或率作與事更不必
需諸民間而自辦頃年務行姑息之政上下相蒙
久矣循環故在漫為虛文凡贖贖之入公用其三
私用其七以故應酬日煩禮文日厚往來如市彼
此交征出之內府藏之外府更互演易榮肥兩得
夫人之趨利猶水之就下所賴有以隄防之耳隄
防一決不可復塞有以需之則吏不得不阿意以
應其求有以需之而無以應之則吏不得不生事
以償其負誠有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然

徐氏海陽集

卷之續三

十一

者民之脂膏有限而上之惟剝無窮目擊寒心於
今為甚如是而求民之無貧不可得也夫是五者
方今天下之大患也百姓既日囿于不患之中肌
糜骨鑠而不自覺而察吏者又不能早見豫待如
以三年之病而不求七年之艾宜 聖君賢相轉
展憂勞而思所以計安之設安之急急于蒞蒞之
詢也 相公不出國門蓋二十年矣頃者自北徂
南往返于燕趙河洛荆襄之郊試觀今日人心風
俗有以同乎前否也夫耳目心志之所耽樂炎涼
利害之所趨避人皆有至性焉任天之便可不師

而得之者宜昔之人與今之人無以異也然昔也
鈍今也利昔也拙今也巧昔也固今也通昔也以
後輩師前輩今也以前輩學後輩此其故何哉則
質文之變為之也昔孔子治魯化行三月亦既神
且速矣至於末俗文勝之弊則慨然傷之故論禮
樂則從先進論大道則志三代之英然度其終不
能亟反之第曰與其不遜寧固而已蓋知風會之
流日江河下也雖以大聖人之力不能挽而趨之
千古則何怪乎今日 相公能以其道正 朝廷
正百官而天下之吏治尚不能追軼 孝皇時之
徐氏海陽集卷之續主 上

十一也乃儒者又言孔子生不得位故徒托之空
言已耳今 相公有其位矣移風易俗千載一時
有 堯舜之君臣而使斯民尚不與被 堯舜之
澤將安所俟哉 國家法制大備綱紀森然外內
均齊較若畫一非周末之陵夷比也所不足者人
心風俗耳老氏曰飢能濁以久靜之徐清愚以為
在 相公固不必大有所更革亦惟為天下得人
而已矣今在外重臣能辦可大可久之業者惟巡
撫官耳其人正百僚將自正計序而升循途守轍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百巡撫無益也愚以為

九卿中豈無見素抱朴少私寡慾已試而有驗者
乎誠得三四人訪 祖宗朝故事遇大藩有缺暫
令出鎮示以指向毋動聲色一以去甚去奢去泰
責之凡一切蠹國耗財煩苛之病民者悉掃除而
漸瘳之即未能旦夕見効而操摩漸漬觀視頓殊
遠邇聞風將來取法道德可以徐一風俗可以徐
同矣昔海都御史瑞固強直獨行之士曩時當事
者亦欲以移風易俗之權假之故驟有填撫江南
之命若使其出之有本施之有漸則所謂去甚去
奢去泰之治亦可望也奈何寡學用罔搔動江南
徐氏海陽集卷之續主 上

而後來者懲咽之過遂以海君為鏡戒于是人務
含茹以和同混俗而吏治愈不振矣不知其事不
足法而其志意固可取也此又隆慶以後世道汗
隆之一機也雖然愚亦抑末之論耳若夫致治清
濁之源不自有所從來哉蓋又要歸于學校而已
矣夫士習章句以博世資已非三代教之成材而
後用之之法然二十年前諸生猶極意研摩解釋
義理後來施設稍見根據今却并章句而弁髦之
而專誦套語不拾科第學問不明人心愈錮焉競
之習流為粗悍一登仕版便逐波靡不為鹵莽則

為滅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吏治不振職此之由頃年朝廷非不嚴飭學官尺一墨下蓋懷慄矣乃玩愒已成牢不可破夫天下無真儒而求善治是不耕而取禾三百亡是理也此又當深長思之矣伏惟 相公留意焉

復張瀛峰書

西人去後三月不得聞問昨徒步還始知如妓薦寢久矣隔歲開懷異鄉良晤專夕之眷宜勝尤遷也孤處萬山何勝津咽近來奔走炎熱馳逐太甚頃駐新野適奉 珍緘恍如夢遇至賜賀 恩徐比海隅集卷之續三

命安敢豫承對使登嘉實增慚感昔兩家老人伴試金陵時其素願豈遽及此今仕雖淹滯而地下膏液則滲漉深矣此皆平生堅忍所致所謂人定勝天也不知吾兩家孺子能解乃翁苦心否已各遣書告之矣想都在陰中不可姑望其有濟河焚舟之勇也前刑侍之陪當事者以弟淹楚日長欲亟為弛擔相見時曾面言之奈無見缺即有缺只宜刑工耳他四部無與也如何便可作佳若得調劇圖歸神爽即蓬蓬然飛越矣吾丈三陪之後必得速處藉令即奉朝請如程五槐故事亦

省在外填撫又勞擾一番碌碌無益也仕路如戲場上場時揮毫周旋原非本來面目及至下場不怨勝已者則謂不如已者自來如此謹譁怒言無所不至吾丈素有溫栗之德碩認真之過曾中除不盡煩惱亦小為障礙漸條已作林下人當置之矣制字者以蟲填其服內果然哉使者又言近于晉僚微見色動幸即消融弟前云云亦為門姪所苦昨厚李之出境遂成大驢去也蓋羊叔子決不忍鶴人弟頤人無鶴羊叔子斯已矣世間事可捧腹者甚多聞君瑣述一二以當面談併附謝

沈曉軒 贈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祭 誥封太常寺少卿王公文

維公醇懿內含修能外越川文騰驟雲滄颺發
司臨理仇直營法惟執不怵沉宣駭豁暨刺左馮
英標茂建勳是軌陂彫瘵以活爰戀初服拂衣早
歸適垂胤穀搏扶以飛厥歲未盡吐葩揚輝洵美
奉常侍 帝講幄從龍于邁振麟寥廓公也食報
鸞兩馳灼漢上鹿門憔悴不作公貴而隱青霄紫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乙

登慶門之遺道遙奚作人曰未艾士模永託胡然
厭世策箕雲卿幸屈令子告祀衡陽邁車來庚扶
侍徬徨周旋屬續不爽厥常豈直孝感降臨彌臧
其獲父令子歲計十易載筆西清矧也繼直蒞野
懷賢過里必式頃駐襄旌緬伊耆碩高風在茲音
微阻覲能不怛焉俯仰今昔東笏陳詞墜涕橫臆
祭 勅封禮科給事中胡公文

嗚呼儒稱席珍貴是林莽握瑾懷瑜高視倜儻匪
直謀身冀施寧壞時或齟齬抹撤塵鞅困然後亨
帝鑒斯存不在其身在其後昆洵老一尉乃祚黃

門文章氣節飛燭來裔今觀先生夫亦類是始為
章綵綴文析理日擁臯比山中康濟以育童髦屢
躋膺仕躋登雲衢非志所擬老得暮官滇南萬里
天之所厭詎曰無意將發其藏以貽令子於維令
子玉立英標盛年鵠起羽儀天朝騰華吐焰彩筆
雲霄眉山抗疏遭時孔棘今逢 明聖顯忠遂直
爰親飛章九圍盡式 帝閣覃恩駢嘉肇錫貽封
自天鸞函鳳勅拜是新章以謝舊秩被服煌煌永
言無斁為蛇為龍儒者之術天之報施久而靡忒
人冀戡延輝映林泉胡不大耄溘焉棄捐豈盛德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二

者不美於年旅櫬遙遙水溪山巔孝子不匱踊額
曷宣旣暢旣闕孰扶孰顛必有後祉未庇胤賢哲
人之澤詎曰不然竭米瞻唁佳城告閉德音莫聞
高風可企酌茲宿草庶幾鑒矣

祭沈信州文

嗚呼吾鄉斥鹵靈芬同集亦有挺哲遂秉全植造
化翕張剝盡方碩粵自 先朝歲建在戊颺起登
三惟公允佶麗姿惠中不怵以似初令大邑聿稱
師帥既陟內臺邦違以弼千仞鳳翔九垓隼擊一
時澄太朝綱振訪旣出岷峨電閃嶽立西人告靖

說言隨獨公言無恫哀華歛鋒桀屨歷岨偃命益
恭大台陶鑄焯為鼎鋪信州稍振急疾仁瘡民之
宜之孰曰公峻吏畏人謠威宣惠稱迄以異報端
需特遴升明選公矧躋泰盛忘時尚側睨而弗引
世美轉圜於公卒恠公知道詘忍自膏煎四愁欲
賦二豎卒纏長沙嘆鵬平子歸田公豈有懣而令
溘捐誰為為之夢夢者天嗚呼哀哉肆余小子追
隨廿稷將浮將沉形睽意契我徂自東練江把臂
繾綣款款顧我欲涕若有所告欲聞復秘日月幾
何纔逾改歲豈知永訣竟於斯地吳中同榜仕僅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祭袁封君文

粵自卯歲奮踵南服從公之子賓階歆鹿爰觀公
始維揚尾舳公亦計偕樞侍教督示我不怵儼焉
父叔逮公既仕飴甘首宿匪公之心卒也旋谷既
破家褒榮光熠燿羣牧庶烝著祭兄屬叔度太丘
須媮澄濁公壽而康爭酌延祝嗣謁何年逾廿有

六載瞻芝宇謠言款曲逍遙杖屨靡夜不卜謂公
百齡永綿戲殺我來江漢快塵迹逐鄉聞阻懸居
諸轉感越稔未幾竟傳不祿凡在士林弔勉爾
矧余小子誦均骨肉傷喪如何為位以哭嗚呼公
之懿則式是邦族典刑在茲未易更僕偶占緇事
淖為世勗令子中蹶遭迴駒伏窮交得路方扶
日殺公少嘯之一斥可復第曰命也何煩竿牘同
儕銳升豈不軒轟再閩黃州亦有往蜀汝則何能
而難漂泊語云塞馬是福公言及此可以厲
俗秉心塞淵寧遲速聽之冷然冰壺湛玉彼恍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三

祭太恭人顧母文

於乎貞臣國國之死靡貳亦有令母以昌胤裔彼
丈夫者高談仁義敬者幾就為難易於惟太母
天錫顧氏資其徽淑高明榮惠誕景德門結褵貴
位千時屬威旂耀當世朱紱嫺嫺輝映里第奕奕
黃門逮事武帝焯為名卿弗永以逝中露移天
撫其二孺仲也尤弱拮据劬勤祚閭箋延復殲土
需大厦十期降割孔惻何心不摧何力可植母支

其傾僅免隕墜世德之後謂天靡締詎信其蒼將
復其陂日之再升劃焉屏翳仲氏英英軼光先懿
內河邦教外章吏治亦既塞淵為天子使故姜
之訓文母之遺匪仲則良太母之美乃荷恩褒乃
沾殊被天之報施不爽以戾仲既孝養母亦燕喜
翟帝煌煌婉儀棣棣望九之辰孰不嗟謂當百
年交睫可俟胡然大還菴焉計至於乎哀哉家國
存孤義均大地恒以一人繫彼興替母丁閔凶四
十餘禩烈日之暄秋霜之悴將浮將沉既厥復起
庶幾盡瘁死而後已漠漠九京重見夫子視彼觚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長跪陳詞願言鑒蒞

祭贈光祿少卿錢公文

嗚呼四郊多壘大夫所耻封疆之臣立辨致死魏
彼醜偷云胡不泚蹇蹇錢公斗標嶽峙方夷內蹶
薄我南鄙下颿蔽海勢如激矢度劉剪屠望風者
靡毒城之吏挾印而徙惟公先登投躍迅駛掇甲
總戈橫行直視人亦危公公無疲繭援絕道窮竟
龍鋒七毒霧昏霾乾坤幾毀捐公七尺全彼百雉

匪直振忠功亦鮮企先軫歸首霽雲斷指烈烈英
英光耀前史我思古人公也則是逝波瀾瀾曷其
障砥腥穢薰塞嶮然靡洋俯視塵濁批糠粃蠟風
馬雲車竟遊故里眇余何人守公桑梓懼其不穀
以貽公耻銜哀宿草雪涕何已

祭都御史唐孟公文

惟公長材偉略堅志卓識奮自孤難勤於學殖廉
隅弗利威儀有秩背俗以超挺羣而立人異其施
謂為刻畫不然大人自其家食早成進士分符閩
邑時惟槍攘助勦兵革豈弟神明利其社稷譽聞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三

六

孔章內臺存陟波靡之會獨持紀律腥穢載途不
脂其室繡駟南指江漢於滌兮茲與滯騰雋糾忒
烈日秋霜兄也司直遂躋廷尉乃總憲職分命保
釐江防救輯帝曰汝賢今之召畢屯蹙久弛為
予往飭公拜稽首誓心殫力馳驅未幾以勞嬰疾
疏辭再三自遜於述謫歸杜門足不踰閭軒蓋盈
庭罕接顏色廟堂引領久虛台席冀其召還以參
密勿高明神惡修齡竟膏星隕山摧溢焉痛囊眇
余蹇劣徃叨傍末二十年来聲光是炙暨公按楚
猷奉緇尸封疆之故兩成莫逆德安難起狂罹巨

測火熾水寒死生呼吸衆有所希怡然下石公歟
謹言鎮其反側爰書之成庶免恭直比於廷獻
卒從輕釋匪公哀極易圖今日我鈍而延為搏為
櫟閱世幾何見公易簣明德未酬夜臺永隔絕絃
之感西州之泣我思古人于心實獲百里而來望
寢則式簡司一觴涕盡情溢

祭陳處士文

於乎我年十九從令子游每過翁家必信宿留飲
之會之骨肉綢繆翁之器我實與子侔暨於卯歲
我早收翁夜巡床喜繼以憂我既祿仕翱翔九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三

七

州令子導晦擯是海隅日月于邁逾三十秋晚
公車老驥沙立翁也輟然拍乎嘯謳曰余耄矣此
生可休尋遽微疾轉展衾褥待子一訣邈矣燕幽
家人來報門有歸舟誰為縮地儼立床頭握手而
逝含咲夷猶斯須終古無復懟尤緬翁之生天奪
兩眸目稱廢人於世何求乃翁強鷺少已吞牛冥
杳默勘雲行水流閑家教子無嗃而華既險既難
淺拓寢夏趾不逾閭廡履良疇詩書之澤孰啓其
猷孫枝之行孰為之謀壽考令終允也寡儔人各
有目覩彼悠悠嗟余在遠聞訃則怆俯仰今昔

際駟駛典刑固在事異時道我有絮酒山河阻修
聊述平生靈寔是投翁如有知歆茲一占

祭馮緯川方伯文代作

維萬曆元年歲次甲戌六月既望故四川左布政
使緯川先生馮公之靈輓至自岷峨泊於鄂渚其
友人某適駐節武昌謹以羊一豕一束帛清醴致
奠於江渚後為文而哭之曰於乎痛哉某少嘗讀
柳子厚祭呂衡州文其大都言造物者恒讐君子
而罪生人苟其道之足以潤澤乎斯世必先闕其
位而大其身意子厚坎壈於時姑藉以撫其憤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三

八

無聊之感亦何所據而云云及契勘古今之變雖
有或然或不然者乃今質諸公之歿也又安得不
累歎而重為之酸辛於乎痛哉公少孤露鞠於慈
親即挺然邁迹從事於慈湖姚江二先生之學而
英資卓識已超絕於等倫故其風旨之餘注措之
際能外和於俗內保其真雖動稱乎先哲而能不
泥乎古陳某疑天之生公必有所為將悲斯世之
雙曠而大闢其道使之裨益乎陶鈞是以司理閭
閻則若平反之績陳力諫垣則騰謇諤之聲保登
邦而則父夷靡腫旬宣已微則鵬縛叛臨此其頤

緒之僅見者略足占其文武之憲而貽大之責不
御之權尚有所俟也亦曷由以盡究其經綸方今
聖明在上朝事維新柄用之期旦暮且至矣曾
日月之不能少待竟一夕而為千春既生之復奪
之將成之又毀之豈蒼蒼之無知果於讐君子而
罪生人也耶不然以公之所負胡任不躋於九列
年僅逾於四旬高堂垂老而子子弱豎失怙而踰
跋此皆呂衡州之所阨而昔人之所致恫於高曼
者也於乎痛哉繫余生之薄劣亦何幸而宗因偶
南紀之抱牘辱知眷之殷勤願駕乘之先鞭方吳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祭同年魏憲副文

於乎惟公溫粹之資沉實之學施之文章政事以
潤色皇猷計安庶庶皆無足疵者乃今一斥不復
竟休撤以終也悠悠蒼天謂之何哉往與公通籍

世皇之朝迄茲僅二十五年耳其逡巡仕版者
能存十之一二而播越於世者亦如晨天之星
稀而寢沒也今又哭公於鄂州之野其能忍然
無樂於中耶始公官法比雅以餘力專精於詩與
歷下李于鱗姑蘓王元美杯酒唱酬不啻如擊高
漸離之筑而目無旁人也然亦以是冒罹時忌二
公相繼逝去而公遂出守濟南業已報政博一遷
矣而尋坐論罷於平高明神惡豈自古然哉逮廢
曆之初訪羅遺佚豪賢迭奮世綱漸寬顧推擇之
舉無一及公者曩謨再起楚臬元美嘗以公相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冀他日有所論薦不當復後魏君也謨既力薄無
地以振公徒往來於懷者久之嘿嘿不敢洩也日
月幾何而公之訃又至矣豈非數耶猶憶吾榜臚
傳之日大風揚沙二儀黯慘其祥甚怪吾黨之不
振蓋或有以也然所謂二十五年之後英敏特達
如公者顧多淪棄而漸盡乃以謨之冥愚無狀猶
偃蹇退遂而竊比於人數不知於世重輕何如也
雖然人生寄耳富貴儻來耳世之大官老壽其磨
滅而無稱者不可勝紀今學士大夫稍知抽毫按
藻者即不識公之面而能津津誦公之言則公之

所情以揭日月亘宇宙而常存者固自有在明靈
可問知其舍然自釋于地下耶

祭王叔楚文

是歲壬申秋仲叔楚王先生既卒而楚有日其友
人徐學謨持炙鷄絮酒為文而哭其靈曰於乎大
塊茫茫人依以立氣則乘之是生舛逆彼孝之子
衮衣萬食謂其秀靈蓬累圭華吾儕於君則又何
感海區淳鹵畏聖與徒聲名文物不及大都惟君
之生邁迹振蘆握其藻績以飾寸脈烟雲花月圖
寫嘲呼冥搜玄鑿渾沌以剗於人則良於天為盜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能勿窘之窮奇凋傷人獲汝遺人羸汝耗祇是跋
跋以迄顛縞日紫二豎頽然卧床為書訊之慰國
無傷造物美汝降陟貧歿肯遂解縛南面而王儀
而省之奄焉柴庭旬日浮生竟湓以亡下壽弗登
云誰汝戕匪汝之戕厥是批糠我抱世慮一涕而
傷於君則那揮手雲鄉他日紙貴當在洛陽人無
通塞有問者長相彼輻矣何能為役膏之醉之速
即幽宅死生契濶彷徨旌紼天朗氣清魂兮飄逝

祭憲副餘峰張公文

嗚呼人之生世如車轉數誰百其年遽遽一宿幾

登公堂言咲在日今我來斯望帟而哭日月幾何

悲愉相促緬公蚤歲一試而庸青雲唾致鴻毛順
風官于司空遂奏膚功榮途策足何物填胸筮仕
未幾俯拾金紫極意而東既都且美人怙其官余
翁靡靡公在衆中日不旁睨竟觸飛章于道無詭
解組之歲屬其疆年公氣不甯柴柵如捐塞馬之
逸為幸于天優其間日以主林泉龜蒙茶竈陶硯
酒船花晨月夕觴咏流連縱意所如興極而旋觀
玆囊澁不留一錢暮歸其室有仍清筵凡今所營
蠅頭蝸角天下攘攘公寧拓落何有何無什之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廓惟其不知是以為樂比于屬續其色猶昨何愁
兒子敗絮不惡儻然而歸可謂偉卓死生契濶誰
能不悲公也無但我欷歔為所可恫者以居送往
間里日凋故舊淪喪西州涕淚山陽慨懷緘詞醉
公公或拊掌

祭萬封后文

洪於職方揚州之舊維牛與斗濬祥毓秀人文育
宜以光宇宙不在其身即昌其後惟翁弗耀舍和
優醇遙遙華胃駢奕冠紳詩書之澤啓其嗣人嗣
人伊何為帝司牧令德是邁式如金玉句吳福星

似翫飛燭香嘉海邑素稱茂樸誰其濟之降為第
俗仁侯米署鎮以恬簡漢承秦許以濕加束肅師
蓋公無檢市獄清淨寧一民受其福蒞止未期泉
馴魔伏人之銜德嘗推所先翁之庇我何俟鳴絃
冀其難老矢以弗諼胡然遠計一夕巷傳民之訛
言謂其不然竟以速候過車西旋乃民無辰匪天
不憖以卅以循施而未克凡我薦紳宜先延頌擬
挽靡由憂來如隕南浦迢迢吊不及寢大江米斯
魂氣所之生芻匪玉邈焉陳詞通邑之感豈直吾
私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三

祭封竹溪文

於乎人之生世如露朝晡倏而譙倏而歎歎計
愚兄弟與翁飲酒之期纔越旬耳而溘聞捐逝能
不惆悵而增悲維翁精敏之識強幹之才圖事揆
策能料定於先幾既增輝於華胄復振拓於里閭
豈惟鄉人視之以為著蔡而友教於邦侯者求為
循吏之規蓋翁雖不試而哀然於布衣之表固漢
人更老之遺而今世之所希也無惟乎自壯逾耄
享有令譽而子孫繩繩照映芳徽顧粒糠不足以
文淵遂脫屣于大塊之遽廬眇余躬之倚玉敢薦

藻於靈輜知我翁之無憾于後聊長臨而侑之以
此詞

祭長汀尹金東涯文

維公邁德自躬肇基孔厚寔麗寔夷既宏既茂詩
書稼穡以培其後公自壯歲試吏花封自越而閩
殫厥幽衷不怵不詭民隱是恫長人之政尤惠孤
寡未老拂衣言旋故廬亦有伯仲陶陶怡怡姜氏
之風其殆庶幾有實有華公為白眉逮於既耄動
應繩規孫子是式宗黨懷依故家耆碩激彼冥迷
錦堂玉樹蔚乎相輝天之施報不爽錙銖而壽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古

康鄉人所羨迨遠夷猶言咲宴宴百歲不驚疇不
頌願雲車風馬忽焉大還豈其厭世不受拘牽凡
今福履孰如公全某也無似姻公猶女父羈宦遊
遠于杖屨比計及門吊廬伊阻實以修人俟命
於里義缺爾爾繼繼何已肅陳觴豆酌以文字莫
糾於棺有懷鑒只

祭表嫂梁孺人文

代曠兒作

於乎維梁於崑詩書令族積慶之遺生女則泚來
字我兄憐婉式穀歲未及笄孺焉有肅尊人滿堂
相環注囑煒燁庭階輝映蘭玉念曰令婦宜家

卜我兄志學時薄遠遊鷄鳴之警無言不酬於是
簪笈鄙彼衮袞天性少成靡德不優最哉夫子以
冀顯休豈其賢者天與之仇忱聞遘疾遂至彌留
蒼蒼可問孰司短修借老之祝理或謬悠人之生
世視皆浮寄逆旅之間往居迭逝寧令長老哭其
童穉此何為哉宜福而戾某與賢兄同學同志抱
尺有喪訃訃如殯矧伊骨肉休戚相繫百里而來
望寢成涕臨陳一詞以歆幽位

祭錢近川文

於乎為人父者孰不欲教其子而不能必其子之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有成為人子者孰不欲顯其親而不能必其親之
長生二者恒不能以相待而吸菽之嗟列鼎之感
所以維繫乎古今之情矯矯錢君千夫之英本家
東海之上自昔未兆乎文明君起布衣之俠慨焉
有慕於詩書之訓行延名儒以迪嗣若耕者之望
歲而孜孜於鹿裘之是營既令子之穎脫邁多士
以嶢嶢而畏壘之鄉淳鹵之壤蓋自君而衷然樹
之以風聲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以施後世者固於
是乎在而慶門之載殺將川至而日休何食報之
伊始若送諸馮厭世而遊乎九京此余所以

仰天而哀籲摧五內以牽縈暨乎禪奠已徹勸儀
在庭猶不忍離平寢門之側違親而為計借之遠
征此其孺慕之心匪直媿乎絕裾之子而士林之
標幟亦足以揚君之令名矧鵬翼之翹伏又何難
於九萬之雲程君令駕仙輶以即殯知後之必有
受於幽靈也某等辱交于令子雅欽式於慈孝之
儀刑謹陳詞以酬告庶來格以歆承

祭周澱山大參文

於乎先生而止於斯其雅操足以勵俗其正論足
以匡時其有據之經綸足以扶傾而急病其不窮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之綜博足以定是而稽疑若先生者豈直三矢之
翹楚即世宗朝數十年禮羅之士其都顯係而
擔鼎爵者不知其凡幾彼齷齪者曷足以闔先生
之藩籬夫以先生之才之志令小用之受方隅惟
鉞之寄大用之參朝廷密勿之司必能出氣力
以捍人國肯阿意順指徒以效乎富貴者之所
為奈何一執法於西曹再宣猷於南郡終逡巡於
藩臬而矯世負俗之行竟以藉譏邪姜非之資於
平國家養士每欽進忠諫而斥奸諛顧所養所用
常至於倒行以背馳者此何故哉譬之工人之用

木凡材朽株樂其庸理之便於應手而榱桷之堅
碩將無運斤而血指也亦何貴其輪囷而離奇宜
先生之所以終錮於野其位不能厭士林之望其
祿不能贍親族之饑而廿年却輒猶閉戶而獨考
信於書詩當其懸河沸發霏玉指揮慨然有憂國
周公之意或庶幾以身親見之而先生已奄然不
起矣於乎人之不知猶可說也天何仇焉而乃棄
之耄期耶豈士生三代之後乘乎光岳之既滿君
子之不得行其志匪今斯今矣於先生則又美悲
再驚不遠百里之而匍匐然望窆而涕洟者蓋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祭南野徐憲副文

於乎凡人寓形于宇內如賓旅之出於遽遽雖賢
聖不能以久處亦何怪乎駒隙之頃更顧泡幻之
可盡而情理之無涯常懷賢傷往之際曷容已於
哀慟而歎歎惟公朴外而慧中有大官之器古貌
而堅志有老壽之資乃今位僅止於藩臬筆不賸
乎期願其間司牧著循良之譽埋輪宣風裁之威
恭藩勤保釐之績副憲正執法之司雖足以上福

平社稷而下賴乎蒸黎然猶中起而復蹶暫振而
頽危遂挂冠於神武曾日月之無幾真優游於林
壑而奄然二豎之相隨矣於乎痛哉追憶那歲與
公同薦於南畿即雲滃颺發極當時之盛而三十
年之升沉聚散恍如昨枕上之一炊矧與公幸梓
梁之接壤平生愁苦愉悅之事皆剖肝析膽而同
之公今已矣死生契闊之誼敢同乎尋常多聲勢
徵酒會者之所為亦知徒悲之無益而於公又不
能以不悲也

祭學士華公文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於乎煌煌諸華南齊之宗寔繁其支甲於江東蟬
聯纓綬衍碩豐隆慶源萃止鬱勃于鴻卓彼鴻山
篤生鉅公維公之生耆鳳翔龍朗潤貞特夷粹沖
融玄圭蒼璧大呂黃鍾世皇初年奮飛南服選
儲中秘英標振疊中廷柄臣蹇蹇郎屬胡施弗宜
兵戎錢穀胡美弗章玉堂旋復朝鮮之役羽儀輝
燭弗罷棠棣風清鳴綠會關承華君相注職行
自東寮晉秉樞局言者尼之公本無欲瞻馬移疾
遍歸林泉大治圍廬逝將終焉為親強起還綴講
筵尋與南衛顧俊是賴公之司校至是凡再公遊

明揚惟必勿懈海內名流網羅無外匪直元魁一時騰邁譬之大賈璣貝充載以實直能照映光惟名之所集忌益以盈稍遷翰學息影陪京言止於王何物青蠅帝眷故在翁亟其征時未履艾矢志辭榮閑厥有家疇曰匪攻孝慈友讓躬率以正斬斬戢戢不肅而令式其里門消靡止競鄉有伏稅公抑其偉邑有太難公急其病維植助勦賦平圍靖社稷尸祝公無寄命割腴蠲贖內外踈親何有何無忘厥憂貧乃渥其施乃偕其真禪居碧山垂三十春守是靜篤而去貪嗔斥其腹笥以廼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一

元

人庭階玉樹為世所珍叔也趾美奕奕左振於乎古有名卿終勤國事綠野可娛何禪桑梓漢之叔度化其鄉里千頃汪洋逖茲天子公之行藏靡用弗臧朝而推轂數黃皇綱遵晦平野膏潤一方西茲令德宜壽而康卒昌其後不聞前光公且樂只偃仰徜徉謂當百年未厭粃糠胡遽仙遊揮手雲鄉謨也無似糞沐品列弱冠門牆後歲月三紀于茲莫砥陋劣幸適高居往來通隔歲之發春將赴楚臬假坐榻前指揮陳說時抱微癆神猶暢悅纒纒飲醇移漏而別西來幾時聞關關之卒以

計至際慟傷結詎意茲宵此生永訣於乎已矣悵望寢門吊不及哀中心如焚湖山千里遙酌一尊有懷負土莫報之恩於乎哀哉

祭楊古崖方伯文

於乎粵歲丙辰余領祠曹公來試吏維執不忤傾蓋莫逆以敦久要公職大行為天子使銜命有恪以適吐茹士紳歸之蔚騰令譽天子曰賢龍光是宣簪笏而冠趨踰殿前三巡方岳威惠不愆天子曰咨汝其宣力于臬于藩屏翰敷歷公志彌堅節儉正直自我不見垂十七年詎茲鄂渚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一

辛

祗接鑣聯紫微之署轄宿炳懸我關公補彌縫後先白頭如新庶幾有焉我役于郎公當繼組老成典刑保釐全楚邦人之心拭目以覩公素康強微疾何傷胡然不吊溢爾云亡歌吟在戶哭踊在堂人世幻泡生滅靡常我車未駕拊是靈床潸然一慟宇宙茫茫有子在遠莫視公殮我來匍匐為公展轉公意無窮默而未顯誰了公事兩目難掩於于已矣酌此一觴緘詞來告魂兮洋洋式端其驅以還故鄉

祭亡友李邵丞文

伊昔童齡馨蘭倚玉矯矯逸氣翩翩英躅上書之
歲媿先公車我行作吏公賦子虛皇皇袂斜避塵
跼踖遲之廿年鴻羽斯戕中秘之選衆望鬱然嗟
嗟不逢衎崇而遭遂拔一刺奉法循理總焚息疲
神明豈弟知我則希翻來萋菲升階未幾旋播于
遐官之細矣而聞則嘉行且召還羽儀是賴清世
迴翔日月其邁公故善病我以為常歲匪龍蛇賢
者則亡四愁平子三黜柳下旋里斯湏而過樹檟
青人飲泣吳士牢愁詎曰無祿乘化首丘故舊展
稀桑梓日薄回首膠漆倏歸冥莫同舍伊吾父要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主

祭 誥封宜人陳母某氏文

惟靈和鳴嗣微昌卿繼覩明星相勸能九督苦是
曰令妻繁只文母在惟嗣君既仕而廬分竹澶州
名洽三輔既贊司馬止齋什伍有斐嗣君兄文允
武 帝命司鐸聿來湘游思皇多士咸振其羽露
冕補闕籍籍山甫子仕而忠訓則由姥吾吳六人
同時羽楚相視莫逆淪肝決腑媿余齒先混玉以

砥艷彼清揚有恃有怙迭為觴祝以慰靡鹽嗣君
時喟嗒焉陟岵子叩其端慈嬰二豎家人來告每
食必無余曰何傷天惟古枯嗣君咈之逝將解組
無何分飛我徂鄖土歲云暮矣適其來赴嗣君南
奔匍匐苦土山川伊阻我缺唁拊遙瞻几筵局致
脩醑聖善不作迪是儀矩有閔泉裔實繁露雨望
七匪短綸旌象黼矧有伯鸞子襄于祖曰榮與哀
路人獎詡大歸美憾暢視金古我有束芻薄饗祀
無臨風遙醑靈不我吐

祭方齋殷師文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主
萬曆五年歲在丁丑五月二十七日我師方翁殷
先生之訃忽至鄖陽蓋惘然不知先生卒於何月
日也先是聞先生罷官之命嘗馳書奉唁比書至
已不逮會矣於乎傷哉其弟子徐學謨方越在數
千里外既為位哭之又五月始得遣一介行李齋
薄奠歸嘉定命兒子兆曦以所為奠文敬致于先
生靈筵其詞曰於乎吾嘉淳淳閩大海之涓間氣鍾
之是生我師天性少成彫琢不施含貞履素星漏
靡欺弱冠聞道蔚為大儒博綜墳典研極書詩匡
鼎傳經諸生解頤少稟強執在醜不移士林莊憚

藉以歲規中年養粹藹藹祁祁此釋躁飲醇而
知汪洋千頃曷測其涯衆占華國為世羽儀明堂
辟雍何施不宜科舉之學豪雋摧眉卒也蹭蹬而
差數奇晚傳校職文然棲卑豈無大烹而五斗是
飴豈無華衮而一瓊是縻師素其位不廢吾伊青
衿濟濟分席稽疑准人篤信如著如龜世衰道喪
疇為護持彼婦之口能走仲尼一不當意遂撒舉
比人之憤憤天亦何為豈曰無祿二豎奄罹風駕
既東瀟湘岐將夢夢者莫諦賢愚宜理如此不
其舛而民亦有心母曰蚩蚩計聞自北通國潛淒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主
矧謨小子如失嚴慈邇惟童卯負笈追隨我啓我
沃假我佩觿胡結不解以通其思暨于少得若飽
而嬉殷忠緒大竟竊其遺公車之奏幸漸于達門
牆如故官方是埤冉冉三紀奉以切劘齒髮暮矣
敢忘恩斯前年自楚千里緘辭德音來惠報我康
夷今春問訊言謝纓綬謂當偃壑再展經帷誰知
今古恒焉莫追書馳輓轉邈訣南垂高堂無恙諸
孤索索夜臺未爽餘不增而匍匐之收遠道遙遙
荒遐為位臨風凄其展茲芻醢聊寫哀噫山頽木
壞匪哭吾私嗚呼尚饗

祭王氏外父母文

於平公為子而不得於父故三十年屏處於外
居寄食曾不能効萊子一日之班衣公為父而不
得於子故又三十年羈縻於內即目擁素封之產
而暖衣飽食之無幾公有三女唯吾妻最賢而稍
貴庶可恃以為終身之依者乃中道殞棄骨肉乖
違遂悵快於二十餘年之際甥舅相對未嘗不掩
涕而嘘歎於乎哀哉人之生世七十者稀公之夫
婦及其稀矣乃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誰飯於几進
誰哭於寢幃人謂其以子舍為牢籠也安得不速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主
徙而端脫乎幽靡所幸二老人相繼奄溘庶幾殺
不異室死則同穴矣豈蒼蒼者將度其苦難閔其
零丁或召之而同歸也非歟嗟余小子久為世戮
徒有無窮之恨而山川脩阻末由展匍匐於庭作
謹東向而大慟附辦香于驂駢潛然老淚一語一
揮於乎哀哉尚饗

祭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高安吳公文

維萬曆五年丁丑冬十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筠泉吳公之訃至自高安郎陽督撫都御史
大郡徐某裹為郎時於公為屬吏既為位哭之越

月復遣從事以牲醴庶羞走數千里致奠於几筵
乃為文而酬之其詞曰於乎古之所謂社稷之臣
者豈以其有便給應猝之才圓融變幻足以要世
寵而結人主之知亦貴其有堅貞彊固之操平居
斷斷若無一長可見而稽疑定是屹然如山喬
嶽之不可以撼動而轉移謨也蓋通籍二十八年
于茲矣歷觀於三朝之際巖巖乎執有庶幾乎
公之所為當肅皇之在御明如日月威如雷霆
即智巧之臣咸惴惴救過之不暇公弟不彊人耶
故無左右先容之助而儼然在事獨挺立於夔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禮樂之司固帝之迪知而忱洵之也密勿之謀
議禮數之隆渥等之二三勲輔亦何少間於臺臺
故其時鄉里柄臣能以順氣揮斥乎九列而憚公
董正卒不敢干公以纖介之私客或說公以言遜
公毅然曰吾不能曲學以阿世汝謂今天下為無
道乎乃令我懷祿顧忌以自失其所持以是舉朝
望公如威鳳之翔揮于千仞而世道人心日江河
下矣竟以獨力支撐砥柱乎波靡既而拒婚之舉
終不勝于頑之忿疾而爰立之議遂陰阻于護
之疏離其後景藩封國不肯端上意而阿附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留行之號日食之示異母敢忽天變而粉飾稱賀
之辭此宗廟社稷之靈實臨陟於公之左右卒
之國國本而扶神氣天下陰受其賜夫豈尋常墮
世就功名者之可窺雖言事者不得已而措撫以
弛公之擔負而執禮之諭勝之綸綍聖明在
亦已洞燭其勿欺故犯怒巨測而蒙譴獨輕大都
直則難容匪信而見疑也其君臣之相與亦何病
于始合而終睽是以公亦深感乎知遇之難再去
國之後特事一變寧脫然與世而相遺計杜門一
十七年晏詔弗起若嫌於抗旨而孤忠大節逝焉
沒齒昭昭耿耿已揭日月而薄紅霓於乎公今已
矣即大用之弗究而邦失著蔡國殞父師典刑如
在安得不令後死者悵惘而有餘悲矧惟小子往
歲侍同常抱案於公之側凡公之一言一動皆能
記憶而謨亦何人乃亦謬承乎國士之奇春明之
別恍焉如夢而豫章繼覲尚得而察公之眉似猶
鬱紆而未已也曷勝乎人事代謝之歎歎追惟瀕
行脫袍帶而見贈辟之禪家傳性以衣鉢而相期
言猶在耳政嫺無以為報而西州之間又已慘然
而介乎漢水之湄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公今

已矣軫古絕絃之感能不為之三歎而三噴天地
之正氣間鍾于公之身知歟而未泯也其精爽或
能磅礴于牛斗之域翛然策箕尾駕雲駢而逍遙
于決瀉之天達山川伊阻而魂無不之也生芻一
束其將歆格于斯耶於乎尚饗

祭封君張少師文

於乎鵷宿炳靈荆源委粹挺生偉人鬱為邦瑞顯
允我公塞淵溫懿曾羅典墳詞雄鳳鳳蜚英藝林
湛精經義馳騁時髦衆皆欽避天厚厥藏不輕以
試冀大其施式穀胤嗣於惟相君獨稟全智淑淑
余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主

具瞻周旦殷摯今之父師靖恭爾位 天子垂衣
端拱而治社稷之勲孰非公遺 帝命有嘉龍光
眷被公則承之倪焉章賜蟒襲玉圍丘園褒賁焯
彼慶門善積逾歲樹德務滋亦有仲季奕奕雲仍
天衢表異允武允文祥威畢萃芝蘭耀庭班采環
廷為上者香為清廟肅怡其桑榆以莫不備有且
弗居盈而愈熹萬石君家巷無馳駟以安相君坦
無繁累家園晏康於古無二福之所歸處則不置
人謂我公大齊可致迄遺小疴豈其未寐厭茲嘉
濁奄焉溘棄公亦奚憾人有餘觀相君一身方看

重寄以公存亡占世銳利席拜之勤轉為賻慰四
海蒼蒼時不吝喟伊余小子夙承矜昨曩牧荆南
輒資海認幸以寡過庶幾祇植于臬于藩垂十八
禩江漢逡巡黽勉在事填卹負乘職司彌愧緬嗣
音微以矜頑倥簡書伊阻願莫之遂悵聆計音能
不悼悽綢繆故因凄其老吏一水非遙溯洄攬涕
何以寫哀芳椒丹荔人亦有心無遠弗暨靈其洋
洋歆茲酬解於乎尚饗

祭封君張少師文

維萬曆丁丑歲除前二日 封少師觀翁張公既
徂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一 主

屬綴之百日有奇督撫鄖陽都御史徐某以羈縻
疆圉業遣官告奠矣至是祗事荆南乃復陳酒醴
于 寢門為文而哭之曰於乎大江瀟瀟逝者如
斯昭丘在前紀山殿之鬱鬱荆南哲人所基日月
荏苒今幾何時昔我觀公澤顏飄飄已膺 綸綍
哀然大梧服仁蹈義以行其儒清言暢飲繼繼怡
愉今我望公上台是居自我不見奄忽居諸蟬玉
在御恍忽乘箕音容如在典刑莫追於乎涕惡無
從心宜有折無德不報酹公則咽十九年間雲始
玷缺將安將危再起再瀝匪公家庭遺瑕取節景

臣怨類多磨滅相君既貴敝帚蒙閱自牧秉麾
左提右挈江漢周旋久而逾發公雖不言能無報
執式公梓里城郭依然故民擁輿傍徨道邊使君
老矣且喜且憐一時宦楚莫為之先匪公之故胡
然奄延豈意今夕哭公 几筵彼為停柩此為絕
絃知己實難悠悠蒼天沾襟橫臆不盡如泉於乎
尚饗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三

元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四

祭文

吳郡徐學謨叔

祭文

祭陸太夫人文代作

嗚呼古稱國積興王是屬惟家之昌允資賢淑於
惟夫人誕景七族率禮昭和相金質玉媚于德門
令儀肅肅相夫子山歸淵渚翊我 聖皇龍飛
鄧麓奕世載德鳳鄉有彌伯也臨奇今之方叔
天子是毗羽儀 日轂爰有仲氏洵美多畜司帝
之罔塞淵孔穆允武允文海寓飛燭匪母之貽曷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四 乙
其哉穀贊內裕昆光圖啓錄 天子有命駢恩錫
福于以揚之鳳綸鸞軸于以賁之翟冠象服既庶
既顯以引以續躋華草榮百齡伊倂胡不憇遺奄
然弗祿某等獲友令子婉孌攸睦凡厥官常實藉
匡勗聞母之計恒焉以踟陳詞薦虔歆茲芬馥
三節祠祝文三節者兵部尚書劉公儲交趾
參議何公忠江陰知縣錢公鐸
俱江
陵人
嗚呼人誰不死死國為烈鴻毛太山豈相頡頏介
茲江表挺生三節侃侃劉公文武蟠胸日南于紀
綽樹奇功振孽纒嚆提戈再攻大安颶作援絕道

窮匪公易敵結纓正終何公言事投荒交趾黎人弗靖侵我疆理公挾奏書將見天子縋城被縛殞躬存耻臊奴之詈與劉嗣美於赫錢侯抗志前修厥江之陰充斥島酋侯也一戰氣吞旄頭手刃腥穢竟罹賊刃全我百雉媿彼醜偷國家養士迄二百歲三公崛起後先如締同死封疆同光帝製不有地靈胡然鍾昇古鄉先生沒有社祭矧惟死國綱常是繫司牧之臣敢忘淬礪歲茲蠲吉升馨于位魂兮歸來雲幢未蒞謹告

祭應恭人文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四

二

於乎春秋謹與國之交凡吊唁賻卹皆以期至其不至與後期而至者君子譏其無禮今郡二千石等古侯國其地領于一藩者有與國之義黃州去荆千餘里而謨之獲交於黃州公者最深公開爽洞達爲諸郡羽儀聞諸公子咸秀朗成器知其夫人所以相公與教諸公子者必有閭內之政非外人所得而知者獨念夫人積勞嬰疾蓐臥彌年公之征駕會旋而淑靈早逝若不能相待者死生契濶其何以爲情耶凡我人斯同詞隱蓋恥余修阻匍匐未將吊唁逾期媿茲同軌適從鄂渚之役謹

効篤誠于左右神爽如知當鑒宥于無禮也

祭汪江州文

維嘉靖四十二年歲在癸亥仲冬朔後六日鄂渚僇人徐學謨敬以辦香束帛遙祭於故江州刺史雲溪汪公之靈曰維公夙懷高蹈屏謝磷緇年解綬存歷期頤藏真葆光蔚乎克怡發謀出慮不抗不隨士林翕宗以爲著龜謨初蒞郡儼然臨之告我民瘼洞燭隱疑卒賴成理小子何知逮余違譴解纜江涯公倡萬姓牽裳涕洟氓之蚩蚩惟公是稽匪余致之寔公我私余既去郢鄂渚是羈盈盈一水遙遙夢思我未旋旆公不憖遺十旬幾何今古如斯塵世茫茫相知曷期大江東來魂氣在茲奠我生芻如瞻靈幃

祭顧孺人文

於乎孺人昔胡鑒兮降靈今胡戾兮遄躋羗女子兮于歸矢偕老兮靡貳疇皓首兮淹延孰中道兮捐悴繁天命兮難諶紛衆生兮殊界嗟孺人兮秀挺秉殊質兮含粹恭姆訓兮夙閑遵壺儀兮思慈旣結褵兮德門遭世緒兮中墜偕姆氏兮承姑底翁隲兮罔諱贊育鞠兮差池相伯鸞兮共懷隆夫

子兮舊迹標羽儀兮是是雖象賢兮匪偶寔內德
兮幼勸振式微兮茂昌延先祚兮慶遺騰鸞封兮
伊邇倏彌留兮昔葉哀遺孩兮在抱展寥寂兮中
饋緬夫子兮遐思樓惠憐兮掩涕想芳徽兮舉觴
歌雉飛兮永慰屬旅魂兮南返瞻故丘兮遙踐胡
蒼天兮悠悠貽福懽兮載懽來羣顧兮多傷矧伊
賦兮增嘯薦有茲兮載馨臨靈輶兮追媿曠阻修
兮山川冀來思兮忻昨

祭張夫人文

於乎凡母之於子非其所生而字之則愛弛而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四

不至子之於母非其所生而事之則恩薄而孝易
衰此人情之通患而今昔之同悲者也於惟哲母
婉婉有儀系名家而毓秀望慶門以結縭當仲子
之失恃實襁褓之初離撫養孩而有鞠表恩勤於
惓斯及其束髮遠遊負笈從師每傾囊以繼粟復
示訓於斷機已而旋取高第服官盛時雖種德之
自邁徵陰教之在茲顧光榮於十襁射鳳翥而驚
飛人謂仲子所以酬母之勤者如執券以需物而
夫人所以食仲子之報者如獲者之取必於藜藿
方期福祉之未艾胡蒼蒼之不少慈遺屬哀政之

初報追遐軌於昌黎乃奪之而逝速惓斯珉之振
臥而號思眇余無似義忝通家稔知仲子之克孝
而尤軫夫人之能慈聖善邇矣寂寂芳徽吊不能
及其寢莖不能輓其輶徒寄情於束帛冀遠道之
鑒依

祭沈孺人文

於乎孺人奄逝何早女子之歸矢期偕老貧賤同
之顯逢闕天胡彼參差悠悠管吳於惟孺人秉淑
含貞結褵令族茂著賢聲英英夫子疇相厥成綜
文沃史赫有令名當其未遇黽勉以營何有何無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濟弱扶傾暨於邁迹綰綬專城準古循良鴻伐時
嶸逮踐栢臺風行電掣纓轡 皇圻豪強辟易夫
子英英萬夫之特內顧不愆實徵懿德方冀躋華
婉榮比翼關河千里迢迢來思應者在戶氣鬱門
楣為時幾何值此徂罹聖善不作溘焉興悲凡彼
人斯疇無涕洟矧余倚玉休戚同之計昔卒聞哀
軫五噫敬奠椒漿臆臆陳詞仰希靈盼陟降在茲

祭唐師母沈孺人文

古稱婦人無非無儀德之植矣以裕厥施譬彼木
理本碩華滋於維哲母誕是名族婉焉無排秩焉

有肅言嬪於唐曰雍以睦姑執而後父老而獨
勉以營周旋旨蓄姑曰婦賢父曰女淑夫子英特
士林推服拮据助之夙夜殫躬卒成鉅儒華標四
燭晚構一官抱匱南徂慰是屢屢將遵洪都任城
客殞遺彼諸孤諸孤藐焉母也茹荼以訓以育矢
其令圖屹然克成先德是邁匪母詒教曷其利賴
貴報於天會也可待胡然不逢倖罹疾害憶護
歲從師授經母飲食之聖母是型比於鞠子斯恩
斯勤及壯慕仕邈焉千里德則藏之曷維其已俯
仰今昔徽音時嗣死生契濶吁其涕矣死城之役
徐海陽集卷之二十四 木

祭張少峯憲副文

於乎碧山在前流水遶屋過公之廬凄然臨囑焉
奧爲曠舊題滿目公則何歸浮生轉轍倏爲龍章
倏爲土木幻化窅然隔茲信宿那心不摧那力可
復公有懿行孝友雖肅維執不忒式是邦族中歲
起家光於南服中外迴翔東西馳逐人利我運人
昂我伏媿彼覲倫壁峙山竄既憲於閭冠攘剪劇
千裏之謀公豈是惡忘動沈機銷烽卷獨公亦勞

止慨賦駒谷三紀榮途進退速來偕其季觴來
相續子樹孤標三吳飛燭豈獨金緋輝映江漢凡
我人斯寔藉陶淑勸駕有書日移當軸謂公再起
大僚旋服東山之隈暫停絲竹西州之門已傳動
哭萬物大歸公詎云促矧有文章慶門詒穀三鳳
八龍石渠天祿行見羽儀爲公嗣福所爲隕鴻典
利方釐歧予傷之百里匍匐酌酒陳芻豢云如觀
魂氣來通來百鑒暴

祭沈禮卿文

於乎自君之歿閱今廿稷憶君臥病以書來致邀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四 七
余海上頽然隱几目滋心悽自度不起曰余無似
自貽伊戾不謂今日累君以死耶余何人成君之
委焉別無幾竟傳未逝於時諸孤藐焉在抱母氏
劬勞既哺既教門祚纍纍如茶服縞余方家會能
汝相保繼締姻聯喬松蘿焉諸孤斬然咸自奮蹕
詩書畝畝式毅以肖君在殯宮猶未入土吳松之
東歲罹兵火大劫之灰延於諸戶君之存者謂有
呵護於乎逾月而塋士禮之常隄忍乃暴示此執
婦以拮以捫零雨嚴霜勉至此始營玄堂媿余
友生矢願莫償惟君之後乃光厥藏九京漫漫君

今可作人世幾何晤言如昨江濤夜吼雲車騰躍
敬薦蕪詞以聞夜壑

祭沈母蔡孺人文

於乎邑稱華閥惟沈爲劬衣冠之冑蟬聯相照歷
獨陽德亦有陰教惟母之生世德是耀結縭令族
爰持雅操相竹如公魁然高蹈貞敬不衰及於既
耄敬姜之書式克以紹豈無膏粱而修是蘋藻豈
無綺紵而服是素縞以儉成禮以慈訓孝焜焜後
昆翔翔贊校世守詩書咸用克肖匪母之由誰則
視儆方期未社以食來報胡爲介之倏以訃告邇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八

祭 誥封一品夫人李太母文代作

嗚呼泰運將興宰衡是係世德之徵允資衆惠衍
慶錫光勲華匪細於太夫人秉貞含慧誕景德閔
壺儀有隸相先柱國宜家則懋篤發胤祥翊我
聖帝簡自壯齡 宸衷密契黃閣絲綸宣徽啓睿
夙夜論思實亮天地爲龍爲光飛燭四裔建奉
皇闡退承慈懿而康而色珍羅玉曳芝輝蘭馨庭
森騰敵相公有母中朝平儷戢穀攸宜矢延無替

胡不百年奄爾長逝 天子曰咨時與來繼虛我
倚毗 皇情有締慕事于歸國門掌涕姚江之墟
公堂未閉生榮死哀奚憾于世某于役三湘中懷
如繫千里緘詞望風酌祭神爽不遐過祈鑒諱

祭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文代作

嗚呼古之所謂社稷臣者其言論風采如九苞威
鳳翔千仞以騰輝其操持砥礪如太山喬嶽盤九
地而不移 朝廷倚之爲司直斯民恃之爲父師
蓋嘗博觀於今之世嚴嚴乎匪公其誰與歸公少
舉進士尋歷瑣闥旣由州郡而陟藩臬之任自卿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四 九

貳而總風紀之司其間遭蹶而復起履險而瀕危
蓋迴旋仕路者四十年於茲而公之自持如烈日
之皎如秋霜之威端人賴之以增其感槩懦夫望
之而失其委靡有清獻之廉約而濟之以博大有
孝肅之孤峭而斂之以冲虛故能主風裁於十稷
晉穹秩下端揆保令名以終始結 聖主之特知
方膺疾而請老迄累疏而靡俞惟典刑之攸寄實
國家之所藉以貽大而稽疑胡斯人之無祿竟
令一老之不救遺雖 朝廷之恩卹甚厚潛郢之
尸祝在茲痛惟哲人之旣往曷足以舒其攀慕而

號思矧余下吏弭節江涓感計音之停至悵制旬
之莫追馳山川以修阻曠千里而緘詞銜哀哀于
一束冀靈氣之歆依蓋爲 社稷蒼生而增慟非
區區鄉曲之私也

祭沈子善學憲文

歲乙丑臘月之朔我同年友子善沈君既蒞之十
又五日鹿城人始以其期來聞於予予善歿不能
視其殮殯不及臨其穴後死者能無媿耶維謨小
子累然苦土爰馳絮酒酌於墓道復爲文哭之曰
於乎大塊茫茫浮生轉轂蔚然龍章歸於土木寧
餘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不悲哉英爽在目百疾下憂云胡能賸憶在京師
偕我同版 大廷射策南宮抱贖聯鑣接几驪諧
互續廣朝靡夕并衷漉曲我罹讒擯君來密告春
明覲然星南逐相思逾歲遺君安陸風塵如夢
相留信宿我再來京君淹舊局旋聞渙命人曰華
擢萬里則遙何憚遐懷君曰母老誰承旨畜叩闕
上書過辭榮祿大海之闊高標孤肅我宦遭迴矢
期空谷白雲青山謂可窮囑居諸幾何俄傳賦鵬
初聞恍然絕絃而哭既歸自湘言信傍徨故槐依
然曷不悲涼君有偉幹既碩而蒼君有藻思深蓄

厚藏大官老壽詎云可量誰則仇之殲此善良君
歿之後家難相望望氣婆娑謝室老母終堂繼天家嗣
亦能文章天之報施以祥爲殃謂之何哉忍爲掩
拾嗚呼朋友凋喪自古所傷凡我同進分携各方
將沈時浮將翔將翔彼恍之子袖手道傍我懷伊
人履直東方古道漸泯裂肝摧腸人誰不死如君
則芳俯仰今昔竟今洋洋

祭張恭人丈

嗚呼恭人胡爲乎去胡爲乎歸昔之去也從夫子
之東邁瞻翟冠身斧之相輝今之歸也揚素旌於
餘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江溪相與慟哭乎櫬櫓之纍纍嗚呼天乎既厚臨
之又陰奪之令人竟不可究詰吾將歸之夢夢而
蚩蚩邇耿躬之初服偕夫子以修辭遠恭人之始
字傳令德之芳徽佐壘壘以茹淡共黽勉而拮据
偶際時而繼奮獲同宦於京師婉內德之相媲奚
啻妯娌之勤渠暨乎中歲或合或睽慨吾生之也
蹇先痛絕於桐絲未嘗不美偕老於同好而載歌
乎燕燕之詩既似續之繁毓占貽穀於令儀辱雅
契之猶在途倚玉於簪綬幸弱息之有託知哲母
之必能鞠育而閔慈何卒然之訃恍焉如寐而百

身莫贖四豎相隨此人生未有之變乃橫集於斯
頃雖余存視息於苦土安得不惻然扶杖而興悲
於乎禍兮福倚古語有之或消而息或盈而虧天
將以培張氏之禱而故益之戚也是又人事之不
可知細歸鬼之冥漠望蒼丘而憑依惟恨快於命
昔涕橫臆而交頤冀靈爽之不昧敬肅辭于燕詞
嗚呼哀哉

祭唐先生文

於乎惟公之才川湧雲馳惟公之氣吞虹吐霓
魁大捭衷然為儒他人靡靡罕背而趨高視孤
惟心之師發為文章磊落偉奇畏王鏐金士林雄
之冀其早驟霜蹄馳驟胡然不逢驥車因駢晚
一官抱道南徙謨也何人微公之美乘時奮身飽
食帝里用違其訓恐貽公耻公去幾時遽併不
起千里迢迢窮鬼何倚青楓丹旄返松桑梓憶日
鬢年周旋杖几荒郊敝廬山巔水淡靡日靡夕
玄析理日月于邁今昔異矣靜言傷悲曷維其已
嗚呼哀哉謂材不揚大厦之構胡需豫章謂美必
彰俊光之珠胡在道傍孰閔孰昌孰培孰成玉將
和焉真率落茫

祭張封君文

嗚呼人亦有情哀賢悼往兩緒並軫悽焉倍愴胡
然公計倅臨漢上耆舊日凋典刑誰仗知死知生
感今追曩熒溪之張粵惟著姓厥胄遙遙世德則
令詩書之澤自公彌競公生不忤履方視正居如
嚴師儼詞憲行少疑博士升松司成績文不售以
啓仲卿仲卿秀穎早徵令名弱冠魏科旋揚帝
庭公亦筮仕錢唐試尉弗榮其官解組而退乃隱
池封煌煌冠佩衆之所欽公也如悻棲迹息陰
山林闕闕藉藉中憲紆紫橫金自公視之履薄臨
深蕭然門屏澹慮冲襟豈無膏粱厭是濃馨
綺較袒褐布衣人曰矯枉公無二心令子塞淵
則是欽鵠石之里間閭岑岑道倍俗靡艷浮習
後獲吳之人尤世所指熠熠榮光炎炎颺起雖有
者志以勢從我嘉貧瘠士知約已公憤而先其
知水天之所昇弗基其成奮而取之以歸冥冥人
吏所有弗欲其盈抑而居之以弭其爭伸縮萬化
造物之經彼哀此益厥施惟均宜有單厚以陪
齡我來江漢輅轅如停居諸幾何聲咳如聆候
不愆厭世還與嗚呼貴封方面枯亦匪薄壽躋

七數亦匪促人之美心猶有餘祝平沙之役命
爾匍匐陳情中懷未暴倉卒南奔望悼哭弗
及其含百身莫贖悠悠彼蒼一逝不復謀交余子
幾三十年垂髮白首接踵齊眉同學同在世路遭
延兩家之老顏頤後先一時被命軒蓋翩翩里
巷稱美幸賜于天猥承顧盼中辱姻聯先君不祿
計閱五稔公尚強食百歲可冀待公杖屨每懷先
志寧知痛割淪謝相繼哲人既萎後生何恃吊經
之禮道遠莫致因哭吾私涕泗必臨風悲陳神
爽如契山川間之庶幾來塋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四

古

祭隆中諸葛武侯文

於戲公之未遇龍臥斯丘公之既出虎踞益州
足中原決策紆籌駐輜遺而內扶乎弱主乃殫力
以外抗乎勍仇盡瘁之躬已誓心於未死北復之
志迄齎憾而莫酬既而營星之隕恍焉以移壘而
攬槍之耀遂燄被於九州其間成敗利鈍即聖人
不能以逆觀而公之出處始終之大槩已揭日月
而並麗溯江漢而同流後之儒者慕空談而賤名
實故嘗公者或以爲聞道之未優即令在公之世
界以偏師之寄曾不足以窺公一指之壁畫矧夫

明志致遠之學亦何忝于孔門王佐之儒千載而
下過公之里式公之廬者匪特恨執鞭之不可及
而精爽飛越視死如生睠隆岡之一帶一木一石
平雲車風馬之來遊眇余小子式蒞嘉州以典刑
而私幸媿覩薄之悠悠久牽縈于鞅轡缺蘋藻之
惟羞踞陳詞而薦酒庶祭敬于松楸

祭撫治鄖陽都御史節菴武公文

代作

維公夙稟恒精含醇履粹挺哲流徽克雍以教母
氏植遺追琢鰲礪藐然似續蔚爲偉器門祚雙延
一身兩世咸之實艱公也則易旣厥而昌青雲款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四

五

致事我肅皇大邑屢試豈第神明聲騰茂異乃
擢儀曹邦禮是寄載晉秉銓簡陟羣吏登明選公

時惟用人績庸顯休遂歷卿貳奉常史屬無秩寵
昇瓊奇在握詎容終秘赫赫郎臺三藩仰庇適時
寇攘蟻蝨陝鄙帝思厥任非公莫以詢於在廷
翁翕僉擬公遂秉鉞式遄來蒞誕宣壯猷遣將擒
雄整戈而西搗其巢壘元兇授馘信宿揮指邊圉
告蘇樂郊可俟佇奏凱還營星忽墜日月幾何報
公不起國之大卹以死勒事公殞於劬疇不痛
顯矧也慈堂下年耄紀榮養未終弱孺何恃一髮

千鈞胡力可繫惟天種德承宗輔治生而奪之厥
亦何意凡邦之人何間老穉有杵既停無碑斯淚
某東憲楚邦幸以同事旬而來街哀易已畢廬
未展束芻敬致薦此詠章以歆冥位

祭劉益州百洲文

於乎古稱相知匪由外鑒意氣然諾以千霄壤高筑
鍾琴惟心所賞嗟嗟百洲儵然奚往我思伊人磊
奇骯髒誰之沉沉歟以慨慷誰之踴踴東是直隲
寧塞而遭母喪而枉驗白是非較如指掌彼彼齷
齷見謂爾爾以是崎時昇搜世網益州之聞至今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四 未

明明我昔投荆時事悵悵惟天降割蕩析沆沆夷
蝕其遺焉應焉嶙公色可憐道予所嚮坊苛里橫
稍爲蠲蕩吉陽之役封疆搶攘內捍其圍外弭其
黨公也急難紆籌備儻鮑叔虞卿庶幾想像我駕
既東白駒偃仰長林豐草未辭簪鞅世路無期曠
焉越響詎意死灰嗣茲炳煥又十二年而旋漢廣
徂春相見如昧斯美公方力疾形神惘恍執手惻
前感今追曩顧我則咲心悽目曠我歸江夏跋子
惆悵謂當再覩以舒夢想居諸幾何遽傳棄養嗚
呼百齡會盡公年逾杖清白可遺何艷豐帑不達

者仕無窮者享烈烈嗣人如驢如騾伯也尤特天
衢軒敞公即逝矣雲旂月斂我悲鷄啄不過尋丈
宇宙寥寥形滅志隨逡巡江漢爲公守壤九原可
作初心敢罔誓以始終酌茲莽蒼千里緘嗣魂兮
翺翺

祭內兄金文學文

於乎吾娶於君之女第卅六年矣與君嫖姚之日
宜亦如之然以所居異縣相去幾百里未能朝夕
處也而吾又慕仕頃歲多四方之役所謂十六年
間接祗而談聯鑣而遊爲骨肉之驩者其曾有幾
徐氏海陽集卷之十四 七

於乎今君竟棄吾逝耶湖山曠濟凶問忽承如夢
如醉不知其涕之無從也以君之爲人恬雅夷粹
且胸中縕藉必有時踴發又身在疆年膂力方剛
俱不宜致大而竟夭造化於人有不可知者吾外
舅舉君甚難蓋四十年後而始生之今舅年八十
矣乃復以逆淚哭君之死於人世何如也前年吾
來楚臬視君之面已如灰矣心甚隱之以爲壯年
人稍不能謹身耳然見君家人亦無有言君之病
者既與吾夫人言夫人亦謂爲然詎意別於未一
年而遽奄溘至是耶吾夫人聞君之死既以哀告

而又哀其父母老矣恐哭君之過而傷之也則爲廢寢食者累日恨無從伏君之尸也生者之情如此死者能無恫乎吾絆於官無由視君含殮而束此生芻臨風而致之也匪獨以瀉吾死生契闊之感而亦以表吾夫人不能自言之私菟其有知否耶

祭漢江文

惟神發源嶓冢環於方城某叨蒞茲土依神之力以綏定軍民今者改命度州將携家東涉神其鑒余末錫康庇謹告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祭大江文

某自漢徂江移舟大別將涉洪濤未敢遽發是用齋潔以祈神庇神之聽之錫我康利謹告

祭小孤山文

某往來荆楚凡四涉茲境今移鎮度州茲山實峙軫域之東鄙某蓋有主道焉神惟我依我祈神庇

普安流一日千里謹告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湖有

志縣

初都御史賢言荆故介天文南離正位自雲陽氏肇都沙丘世久綿邈赫然列於神明之胄上古之記詳矣逮荆降爲楚卽不與中國會盟乃墳典丘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左史擣杵義比春秋施及後代厥有鷄次之典爰載憲令鐸氏之徵用鏡成敗卽此離勛勅之際其臣猶間關負戴保之勿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乙

歟若天球河圖然此楚文獻之所從來也秦亡論已漢魏而下遂遂千祀自正史外若襄陽耆舊楚國先賢荆楚歲時長沙岳陽風土暨荊州湘中江行諸傳記遞有撰述森煒炳奕蓋莫不有裨於楚故明興以來道化翔洽名世輩出麟爲文明都會著作之林宜蒸蒸茂矣乃副在之寄有司率廢怠不舉迄今緬幽縹帙往往壞爛散佚仲尼傷杞宋之無徵以此也不其缺與成化甲辰督學副使綱始一肇脩通志略存梗概奄及四紀嘉靖壬午都御史廷舉以下役鄉土稍稍釐益之文越四紀

代曠時易故志僅存者十五歲辛酉督學副使天復閱焉矢志振替檄黃州府同知福徵應城人前進士士元隲括舊文析爲紀表志書若干篇燁然敷沃幾掩前聞矣顧屬草未竟旋即罷去甲子都御史南金御史省檄督學僉事文華命學弟子衷集散帙以屬安陸人前侍郎遷遠丙寅督學副使杖復敦趣之吉陽山中壬申都御史道昆御史鑒更檄督學副使弘謨以屬蒲圻人前副使裳脩之家越明年癸酉安陸蒲圻縣官各以二氏志草先後呈都御史臺時余小子賢代道昆任獲受而卒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二

業焉則避席嘆曰洋洋乎安陸瞻以麗矣蒲圻簡而則矣楚之典刑或在茲乎或在茲乎余小子賢何敢置喙焉顧並鑒而照則影疑方軌而趨則轂軋二氏既各成一家言矣乃詞指互異華實罕兼施於國人虞其莫之適從也剛潤而酌準之會爲一書以傳信詔來則惟余觀風者之責以謀之御史拭拭曰唯唯則以共檄今左布政使學謨曰谷爾奄歷於楚宜于楚習蓋纂厥言申檄督學僉事允升曰惟茲廣厲學官之路厥亦掌故之司宜董厥事學謨允升惴惴謝不敏越旬有五日始受簡

則私議以謂楚志之弗竟已二十年矣豈惟官之傳次數易乃知我罪我大聖有遺慮焉幸若釋於負擔免于罪戾不誠難哉以寧重加詢采冀于僉同書曰謀及卿士謀及乃心庶毋貽厲階乎乃轉檄諸郡邑長吏暨博士弟子各搜撫故實併詢諸部吏有名能文學者各舉所知以告于是夷陵州知州昌祚寧鄉縣知縣以忠楚府審理言襄府紀善紹稷榮府紀善化成暨學官則德安府治桂陽州維岳江夏縣李桂陽縣凌漢桂東縣密郎陽府聘夫襄陽縣昌胤弟子員江夏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崇陽星耀俱先後跋踰應檄至已以忠從寧州則召德安府推官柱臣代之乃選局于棘院集諸文學而祗事焉而武昌府知府向陽通判必聞之松江及知縣世厚則鳩籍記庀餼廩儲筆札以析給諸文學亡何諸郡邑所搜撫故實亦次第投牒上省學謨允升按牒徵草夙夜絃始列部分輯程能屬任既逾年未有端緒諸學官又各以職事謝去乃昌祚言策紹稷化成獨留不遣遂互加放籙蒐綴未備顧事繁工浩卒成之難久之都御史賢被召入院以都御史瑞代御史杖事竣還朝以御

史程代學謨允升復以志事請開乃臺檄屢省飭督有加令毋滋翫毋墜前功以亟成前都御史御史之志學謨允升愈惴惴謝不敏退而中諭昌祚等惶恐相戒益固局揣摩窮磨膏幾廢寢食者又十閱月而學謨允升始告成事于都御史御史臺乃都御史御史以復于前都御史賢御史杖轉質于耶臺都御史世貞咸報曰可遂命梓行之而以布政司照磨選武昌府同知臬司校梓梓成學謨不佞謹端拜而論次之爲小序序曰粵在炎帝正黎司天翼火文明軫沙廉壽鳥格之次是主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四

衡察變授時貞示無忒述星野第一在昔畫州荆分一區奄茲包絡雍豫維揚迄于南戒阨阨滋殖獨稱雄關焉皇哉唐哉述方輿第二形勝輿區上腴是占代作屏翰帶礪盟之嗣奉璽牒充固四維愍爾侯度旣碩且昌三代迄今未之有改述國紀第三藩封第四地大壤沃粒我蒸民赤籍輦轡汗邪荒穢治之蠹也述田土第五惟荆渺瀰民弗協千厥居贅貫附之以年以漁孰開其麗如樹務滋生齒登耗酋邦是稽述戶口第六山澤蘊毓是繁土毛職方所宜珍錯迭獻自昔正名百物以明民

其財故民富而重遷述方輿第七聖王成民錫厥寧宇是故城郭宮室以爲固井聚以爲守津梁之利以濟不通經之營之述建置第八體國經野職是以分列壤表廣匪布采奠服小大相維曷以繁治而擾民哉述秩官第九禹貢成賦厥惟上下厥貢丹銀齒革今茲欽倍矧曰其魚征發滋章衆用恒思矣述貢賦第十古稱使民逸以忘勞荆役其勞科索蠲興力用憊矣調養節縮以告司牧述徭役第十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旬格之後蠻服馮儉代有徂征廣谷大川厥穴奸宄治世乏備是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繫孽述兵防第十二七澤九江江漢湯湯以漕以漑利不勝害陂之醜之禹功可續焉述水利第十三文明貞曜奕於南疆谿峒跛篋師儒以繼儲育矜焉遐不作人述學校第十四世以化遷文繁滅質顯矣荆區如混斯關毋曰出蚩順帝之則破酥斷雕以歸寧一述風俗第十五士効其身惟上所取太上辟舉其次制科昌言質行在得其人制有汗隆姑無論已述選舉第十六雲龍風虎鬱乎相輝十也當途握筦屢樞最業勦勦曩鴻煌煌祖宗孫予衍慶錫光湛恩流漑曷其有疆述大臣第十七

七地恩任子第十八關中覆盟發聞惟腥先王矜之藝典昭垂靡淫以漬古今一揆示民不越述壇廟第十九名嚴異數雄絕今古以滋有盡觀彼無盡感慨係之矣其動民反性之由乎述勝蹟第二十不朽之義徵諸沒世哀不待施豈曰無從哲人窺骨忍振穴而榛墟之乎述陵墓第二十一聖遠道涇二氏旁啓宅宮演教以像以言大人狎之豎夫懾焉馴頑導鄙捷於梓鼓述寺觀第二十二天惟顯思不僭在德祥之與德一而已矣或以類泥或以遠忽人道伊邇章明較著述災祥第二十三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六

楚以材稱匪由一揆要以經營世務表式人倫流業人殊英聲映代述獻徵第二十四官氏就列咸號分猷乃嘉績偉代貽福利民者若僅僅可指數馬匪民之遺榮名實難述宦蹟第二十五江漢之化肇自關雎玼彼閨媛瞻然嗣之茹荼握權之死靡渝葛藟膠木維以永思述列女第二十六山川洵美簞笈趨之適彼樂國悠哉悠哉可以占風矣代有留滯聿存芳躅焉述流寓第二十七地靈人傑小道占一焉焦神極能皆可謂入三昧而擅智名述方伎第二十八靈境仙都與甲冑宇乃破額

紫氣是騰南宗是繁有徒毋以木流追疵宗指述仙籍第二十九禪宗第三十玄黃融結瑰秘是鍾金石絲綸后先炳蔚是稱黼黻匪曰雕蟲華國之資詎可闕焉述文苑第三十一楚故蹟矣徧細鎖屑有關宏鉅橫汗益漬杯壤資丘玄覽靡遺何妨附列述雜紀第三十二終焉凡爲圖經暨論各二十有二爲考者十八爲表者二十有六爲紀者二十有八爲傳者四千四百有奇爲分志之目三千有九而志各有序有論一如目之數總之爲卷者九十有八爲言者六十七萬有奇始事於萬曆甲戌冬十一月以是歲丙子夏四月朔卒工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七

志序

昔太史公有言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東兼之所從來久矣在昔軒轅始校星次以定律度後世因之用以觀象察變脩省闕遺茲馮相保章之所爲掌也荆之星野談天文者從北斗魁紀之魁第二星曰璇爲法星主地屬楚而春秋緯云大別以東至於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衡者北斗第宿則麗翼軫爲鶉尾之次今天官家言儒者蓋鮮習之然遊覽往籍其略可考而鏡也左傳襄公二

矣楚起于荆雖春秋以脩王夷之顧子男之封且
載盟府傳世四十有三與周俱亡秦漢而后罷侯
置守古制蔑如矣乃或以地食或以名封亦庶幾
利建之遺也其間治化析合隆替可指次焉故自
五帝迄於宋元凡有號於楚者因世敘論之作國
紀附於方輿之末而國朝藩封別自有述蓋令
慎固荒園者得宋覽前代考見得失以毋贅於樹
屏之義云

荆於九州地域獨稱宏衍魚鮮杭稻之利溢焉固
興王沃壤也周以前邈矣封國之制莫可考觀焉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三

自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封鬻熊之三世孫繹於
楚食子男之田蓋傳四十三世而併於秦秦廢封
郡縣天下至項羽復封共敖王楚猶楚之苗裔也
漢初爲長沙一王而楚元王不在域內自晉遣王
子都督諸州唐宋因之皆道宗之於江夏元景之
於荊州元僞之於武昌咸以宗賢兼領節鎮卽夾
輔聲殷而帶礪之意或寢以微矣我高皇帝旣
受天命胤祚繁昌略倣漢制一時分王諸子國於
江漢衡湘間者蓋六王焉可謂甚盛當是時海內
草創諸王亦嘗馳驅麾鉞跋歷難放牛歸馬之

後第令拱履藩籍敬恭臚鬯磐石綿固稱晏然矣
列聖益封羣延廣續肆獻皇帝王興施及

肅皇帝入嗣大統享祚四十六年廟號世宗

聖子神孫繼繩千億卓彼純德嫺麗二京

翼翼煌煌斯於地靈不亦有徵哉思文配天之烈
已具載大志茲不僭敘敘楚以下諸王國之繫

荆服者併其府第之制瑩域之方藩察文武之職
著大都焉乃疏屬弗詳者天潢之牒備矣詩曰

价人維藩大邦維垣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夫同命
骨肉根本所輔也益驕怙侈孰遺屬階焉於平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三

王尚念之哉志藩封

禹貢稱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大都與揚
州壤埒而田加其一等則以淖濕同而人力脩也
春秋時楚疆大僭王歲出兵車與秦晉爭衡非盡
倚辨地利哉今揚土腴沃甲天下而瀉鹵瘠空葉
楚之疆甚矣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倚耜而待穗
其卽阜隰沿陂塹而耕者潦至彌壅龍蛇魚鱉且
宮之矣此匪獨民之貽厥媿情不任稼穡爲也豈
天運人事有相刺者哉禹時去今遠姑亡論已
德靖之際田額歲編已遞削至數十萬夫土亡盈

虛而齒有登耗其數與義可灼然按而視也古田
野不闢則有讓司牧者能亡夙夜之乎志田土
夫國之與立者民也制國者必周知民數之登耗
以酌經費時科率之故政不紕繆而悉庶可綦理
也昔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詔王安撫邦國
而夫家之衆寡則鄉師遂人各以其歲時校登而
稽焉其上下參伍若網之有綱靡所離遏今制令
縣官歷十歲而一閱其民務以其口自籍猶周之
遺意也然而咫尺之書百蠹穴焉豈非以鄉遂之
掌非復任職之人而守土者皆以四遐萬里相易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古

而往更置亡常視其土奚啻旅之東西次焉又安
能責之豫爲數歲計登耗耶昔膠東由僞增被賞
宇文以括羨希旨史氏鄙焉然當其時上意之所
注可知也今吏之殿最不繇是矣豈積習之勢然
耶有司之事舉歸于名而籍民尤其甚者楚又其
甚者夫綰天子尺組以保息其疆而不任民務
是職焉在其稱師帥哉易曰厚下安宅此之謂也
志田土

夫山川合氣以鬯百嘉以阜百用以成百禮王者
貴節育焉故立之職方欲其辨土宜興物利而時

爲稽足之爾環荆多崇山巨川剛柔所會其蜿蜒
而犖毓者不惟以楚材著聲春秋而於丹幾組與
諸華實之毛足以狀九州珍貢篚者自孔殷作乂
時已稱之迺今生殖之業庸詎異於往時者乎然
編戶齊氓或有憑籍其山林川澤之饒日以嵒
偷生而亡積聚如太史公所敘者何也地大物衆
固游惰者之所易起而重蠹之也故力樽節勤
育察其不任地事者罰之毋使地遺利焉守土者
顧不當留意耶物產不盡書書其荆地之獨宜者
亦職方之義云志方產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

五

事有出於民之所至勞而成乎民之所至逸者周
官體國經野匪獨其政教足以綱紀黎庶乃率作
興事焚糾瑣屑如川澮塗畝山林陵麓器械宮舍
庾廩遽遽扛梁之類靡不慮周畫悉當其爲之若
甚煩焉卒之體統相維脉絡相貫俾其人出有所
其瞻居有所防衛聚者散者往來而觀聽者成就
吾之疆理而晏然奠麗于其中故曰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王者之政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荆之建
置舊矣代有沿革已弗可盡考自鄂渚載旆塵輶
據之雄而縛之尺組江漢悉平始立官師之宇以

鎮蒞之諸郡邑城郭以次繕治度民聚遠近而立之坊都據化居之會扼水陸之湊而津梁肇焉以翼以拱百度聿新煌煌乎非 帝王子孫萬世之業哉碩循襲承平或時多委廢則有石畫之臣舉隳振墜增所未備以怙荆域大都因其時視其人與時會而制靡弗舉矣爰首會郡及諸郡邑罔不具載用以章往詔來豈惟考論興革之籍乃綱紀條理昭若臂指爲政者不當申畫而慎固之乎志建置四一曰公署二曰城郭三曰坊都四曰津梁而學校不列焉以風教所繇也別爲之志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志

古者封建時諸侯各以公姓公族分理其國逮秦一四海盡率土而郡縣之守尉監始設矣卽制有汚隆然要于賑民之責均也舜命九官咨岳牧周官三百六十各率其屬以倡九牧牧養也所以使親民而卽養之也其時官制未備乃統轄與守令名義蓋可觀見焉故公休子產魯鄭相也而遷吏列爲循吏齊爲侯國而其臣檀子矜子以良守稱宓不齊之治單父西門豹之治鄴郡尤章明較著矣楚自周文王化行江漢分命召康公巡行南國是爲召南詩人爲歌甘棠焉厥後成王封熊繹于

丹陽錫以于南之田由是浸強憑陵上國僭號置官自爲聲教考其臣若伯比若子文若鬬廉孫叔敖革亦偏雄之良也漢唐以還吏茲土者州牧守令而上監督則有宣撫黜陟觀察採訪諸使將帥則有都督節度經略防禦招討諸使及都督總管元置中書行省左右丞諸路則置總管別有遠近花赤冠總管之上歷代更置蓋紛紛焉 高皇帝既有天下布列秩官憲章往代損益胡法乃其初仍于統轄稱行省尋以司名設都布按三司領郡縣衛所文武錯舉政教通敷下逮近徼土夷繫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志

典制而歲令御史爲監于方伯之國已而設總兵設巡撫設撫治總督正統以後因事置官漸加于舊矣故今次列先後自召伯以下考撫前簡悉表其人而宣撫經略觀察巡撫撫治總兵監司諸非守土者併冠列牧伯之上其政蹟顯著者則別爲傳述以協遷史循良之義庶幾觀者得以目鏡云爲秩官志

成周財賦掌於司徒而大宰復計會焉者何也財控天下若元氣然其人之榮衛經絡關竅膜理靡不藉以灌注而滋澤之碩虛在上則億煩在下則

竭以故養生者貴慎節焉養民者何以異是盈則
哀之虛則益之上用下供彼此參覈令不致濫耗
而取億竭已耳茲成周建官意哉秦漢而後儉德
弗事率馮恃富有以快心於所欲為迨其久也國
計訕而日取盈於民焉夫上虛則下竭其勢恒相
乘也於是言利之臣始起而翔貴於世議者猶或
非之然山澤市廛其利不在官則棄而為豪有力
者之所擅錄而入之公家以紓百姓之急卽劉晏
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猶元氣稍索而餌藥輔之
其策未可盡廢也楚藩歲供其目則有九曰夏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太
曰秋糧曰絲絹曰額辦曰派辦曰鹽鈔曰魚課曰
商稅曰雜課蓋取諸粟米布縷口算鹽筴其號爲
正供者已非古矣而山澤市廛之利又視他處爲
饒故哀而取之之法總總密焉然頃者水旱蝗
方嗷嗷於郡國乃條目繁多法數變易有司至不
能舉其數而民之蚩蚩亦若以爲當然故有議已
報罷而吏猶籍爲市此猶億竭之于輔藥幾盡而
更施朘剥焉奈何不速其斃也悲夫非法令盡一
使民曉然知上供之數安能察其朘剥吾民者而
繩之乎作貢賦志其數有總有撒

占者比閭黨族各有其師以登校其民歲出力而
用之不過三日非獨應務簡節亦繇民數明也封
建廢而田不井授吏與民始不相暱矣而民間登
耗之數遂至于倍徙亡算縣官不得不酌其貧富
而使之各有差漢之繇唐之庸宋之差催二役此
其大較也夫催役雖始于宋而踐更口錢自漢時
已行之豈亦人情便耶 明興以里甲籍民猶古
比閭黨族之義而力征則用宋法差催兼馬行之
既久宜若無弊顧官以四遐萬里之人暫處傳舍
間已不能熟悉其家之有無而衙僮乘之因而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太
上其手於是強有力者得以財影役而貧民之勤
動無虛歲矣矧楚疆遼遠度其一縣之地可當江
浙一大郡而井廬稀濶民俗顛固卽同里而居有
白首不相識者上之人曷從而稽覈登耗之乎比
者始議行條緡之法大都其目有三若均徭若里
甲夫馬若驛傳一切蠲其力差第審其丁糧而責
令輸金於官善矣然曰審丁糧豈能無資于里長
而所謂里長者能必其斷斷不欺若古昔閭師族
師之爲否也乃若荒陬僻邑財賄不通金無所出
民顧自贖其力以當官者官亦強督而索之金則

倍矣故條編有不可不一者有必不可一者天下
有治人無治法膠柱而鼓之瑟孰令聽之哉今識
徭役之數令廉察之吏度其便宜而用之焉

傳稱帝王之兵肇制涿鹿斯烏視其權輿哉夫紫
太二垣將衛環峙而將軍羽林栢槍旗張騎官陣
車鈇鉞積率靡不錯列於經星之次大垂象見古
凶武衛之施鴻濛伊始逮蚩尤之戰後天威能臣
爾藉第令暗難而聲制是補牢於亡羊將無及也
楚在春秋季兵甲銳強以禽敵立威爭霸中夏其
後折而入於秦然孫心首之函谷旋沸雖衆志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平

歸固亦地形便而兵威之利未改也 明興鄂渚

揚麾陳氏歸土廼授符將閫星列戎衛以鎮制之
繼乃總以撫臣董以省使兵政有統威武亢稜蓋
數累熙洽矣顧長江巨漢大麓重湖盤谿叢菁是
有可憑之險樂瓠廩君各長荒徼總其種落皆謂
苗蠻分北而後餘黨猶曼與楚終始是有未靖之
孽庸蜀秦雍周韓宛洛淮揚建業駱粵甌閩瓊環
而境接是有可驅之勢故戎兵之詰視他藩獨嚴
雖處安暇猶宜兢兢豫策之爰稽兵額凡有出於
兵政者則首著焉其險要苗部次第有述欲使經

畧楚地者貴以武憲天備而不用而毋補牢於亡
羊也志兵防

江漢之水由岷嶓經雍梁建瓴而下衡貫全楚湘
及元辰酉漸澧沅資淑九水胥匯於洞庭而廣谷
大澤春夏澤潏股灌而支注者又不可勝計民生
其間卽多杭稻魚蠃交輦之利而墊溺漂塌歲饑
其土利不敵害昔漢置河隄謁者天子至躬爲巡
視行誅賞焉若武帝之祀瓠子是也今自監司暨
郡邑專衝而領水利蓋踵前制顧草澤沕僻多以
不獲於跋涉而時巡之爲解吏安所履其職乎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主

以法漸於骹骸而民之死生待命於天矣頃年始
行督過之令河隄稍稍緝廼知襄陵艱食不足以
病平世者繇法舉也故序列郡首以江漢洞庭標
其大者泉湖澗溪陂堰附而著焉塘壩不悉載載
其數志水利

三代王者之迹燔滅於秦人學校之教缺焉漢興
始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
明行脩者得列學官由建武及本初之元拓立學
舍益置弟子光于西漢然孔子之祀始于梅福建
言第以紹殷祈嗣未嘗專列學官唐宋以來學設

興起矣其間廢置廣狹及規制廉餼隆薄不同其
造士聯師之意宋視唐爲加密碩考歐陽脩蘇軾
曾鞏諸學記學制自其太祖開基傳四世歷六十
餘年海內猶未大備勝國姑亡論已 高皇帝既
受天命首意作人洪武二年卽詔天下郡邑咸立
學校維時江漢之間雄據悉平武功告成文教漸
振其明年而武昌荊州德安諸郡相次建學迄今
聖雲興濟濟奕奕何其盛也今特綴其建始拓脩
之因官師置設之數而書院社學附焉社學固古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五

養蒙地也乃書院自宋有之本以旁翼學校然濫
觴於今吏之作興與士之趨向有在彼而不在此
者故絃誦之宮幾墟而俎豆之事舉歸於名矣嗚
呼蔑孔子排言之教而歸罪於紫陽之文離襲孟
氏不慮之精而推尊下姚江之獨見書院之教果
足以爲學校之翼乎其下則卑卑徇咕嚕私以樹
荆棘焉抑又不足言矣然則書院之於學校固木
之有癭也癭生而木病其勢則然哉頃 聖書之
責戒懍懍矣仍著其說以告夫世之興學者作學
校志

荆自雲陽氏以來神聖繼作其時刑罰未施而民
勸化梁祠書民居罔知攸行出也罔知所之拾人

循其化德厚信石命逮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於信以履詛盟雪威

庶戮方告無辜於上刑惟時有苗逆命帝命禹征

征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虞曲周文王時召伯循行南國江漢之間詩

人歌之漢廣味變俗也鵲巢味齊家也采蘋采芣

味敬祀也甘棠之化所繇起焉周衰列國用民於

戰荆易爲楚以霸功顯其俗剽勇輕悍好作亂史記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五

秦漢而後沿置郡縣王制統同侯綬舊服奕然救
寧矣其地利若職方氏所掌歷代不能易總之地
廣人稀飯稻羹魚或山耕而水耨果蔬羸蛤不待
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盜窳偷生無
積聚而多貧史記至今不變 明興山澤之利漸通
於四方幅員所兼勁朴若雍安舒若豫輕揚若揚
邇古今載記不甚差互乃溪洞蛋蠻槃瓠之裔基
布外徼自爲苗落其俗戒子孫不令識文字重然
諾輕死生多於華人卽搏噬之性不移好相讐殺
然有恃狀無叛志自昔已然荒服之餘也全荆大

較略可考見列郡異同則因舊志析書之志風俗
本何志
則閭

古之用人者必先教之而後用之匪徒教之而教
之又有其等匪徒用之而用之又有其時自一年
離經辨志至九年而後得升於司徒四十而強仕
五十命爲大夫士生斯時宜其厭且苦也乃儒者
願謂其如大陵蘿蒿無有不遂其生者故置之於
用率多可用之材此周人棫樸之詩所由作也漢
承秦後雖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諸科亦附於德
行道和之義然學校漸習之教蔑無聞矣故有徵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音

至白屋驟登台鼎垂鴻之績刻畫丹青亦往往稱
烈焉何則淳風未殄先資可信也隋唐以來雕繪
日競於是試士之權盡屬之禮部韓愈所謂爭
進取於蒙昧其得失悉決於一夫之目士之榮遇
舉歸於命矣逮宋初猶然自胡瑗教授蘇胡歐陽
脩知貢舉始力挽其蔽而趨之古一時制科頗稱
得人願熙豐之後治効寥寥國以淺削則以議論
多而責實少也 國家憲章往代始設人才明經
賢良方正敷陳王道與進士鄉貢諸科並行庶幾
彷彿於古岳闢門之舉 祖宗得人於是爲盛世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音

風又降詭麗滋出芝蘭蕭艾時或差互網稍稍潤
矣故又盡罷諸科而獨存貢舉頃年以來防衛加
密易窮則變變則通神而化之與民宜之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楚材尚矣姑無論前代即 明興二
百年豪俊鴻博忠鯁脩潔之士繩繩不絕皆諸科
所得 肅皇帝起郢增益解額冠帶之論爭奮風
雲於是元臣碩輔倚毗康濟彬彬然施于社稷域
民植國名業懸炳則于賓興有光焉譬之梓材或
以川輸或以嶽貢所繇雖殊其有俾於作室一也
棫樸之化胡寧專美於姬氏哉故表而列之邇漢
迄今著往詔來存國故也有尊顯之責者尚其考
徵云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是大臣者小臣之範也自
昔天子嘗改容而臨之崇爵之貴匪一世矣 國
朝寵異大臣之數生有勲敘歿有卹錄蓋迥絕庶
僚視前代加專且重焉遭時行道斯其人可不謂
榮遇哉乃夷考發祥之自則往往原本地靈此崧
高之詩所以作也楚故多名山大川人文朗耀異
時風雲之士從 真龍而興起者何其熙熙華茂
也若其副響科甲亦世多鴻卿履台握斗景附日

月之光以贊襄 廟謨翊宣 皇運功業著於春
秋者濟濟斌斌項背相屬卓乎煒炳獻徵備矣其
或世代綿遠聲跡湮微或宣力當年未遑論定欲
責實者烏可不先循其名乎是用揭而識之今自
殿閣輔臣暨九列卿貳而文學侍從領清華嚴
事者亦得附載其他武勳晉文階另有著左道冒
孤卿者弗列爲 明興以來大臣表

詩曰代木椅矣析薪施矣夫取末者尚愛其本矧
人之所從生哉仕而得推恩所生古也乃今令甲
自一品至七品凡歷一考卽蒙貤典而三品以上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表

則併其祖曾而溉潤之其或 大慶覃恩又不在于
是數蓋視前代加渥焉楚故仕國名卿碩輔爲霖
爲礪垂聲炳烈單紫焚黃光昭存歿者已不可勝
紀若乃一命之士策名未幾尋蒙殊被賁命之數
亦且比比章耀焉斯非文物之徵乎是用表而書
之列郡有差乃任子之數尤異併附著于後
古稱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若雜擾放物巫史無度
而神弗蠲此幽顯之辨也故禮崇類禋望秩祭法
用成民致力索鬼神以隆報典制有常矣 明興
于山川社稷各以壇壝方祠盡去胡元爵號以錢

淫德其征

藩國及郡邑祀典則先社稷次風雲

雷雨山川次城隍次土地次厲壇次名宦鄉先哲

次土神有水旱之過則社稷可得而變順成之年

蜡始通焉此其易知較然者也民之所以求于上

不越憂樂欲惡安危之事先王圖民之所以安爲

之聚其所必得其始必在于居與食彼有欲惡者

情起于微則祝慕騷嚮以迓其來嗜嗟唏慶以送

其去此理之必然者也而彼不可使明者民也故

棲主有壇妥靈有廟登降奠獻始卒有容肅潔之

誠有加于物使其望之千不能知之表而常其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主

于有可獲之間而祝慕騷嚮唏嗟唏慶之情有所
寄而無淫越雍閎之患此其明之之術而所謂鼓
之舞之之教也楚俗事鬼尚巫其來尚矣廼封內
壇廟類多方國所同餘皆生斯名斯恩澤斯歷百
禩而不磨者是故稽其規制撫其顛末而論次其
用事于鬼神者如此豈所謂不聽于民而聽于神
者哉先師廟不載以別有專志志壇廟
夫陟現猷狎洪波窮迴溪穿邃谷入深林飛淩傑
構尋幽泉怪石訪昔人之所嘗遊而扳援偃仰灑
然于埃壝之外此離世樂道之所爲而爲政者不

與焉然當夫案牘填委器擁龐雜氣煩慮亂則思
清冷之適高明之觀而求息焉以醒煥而屏營亦
人情之槩也故蘇子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以樂
乎此也居則樂樂則不去此善治之所由出也藉
第令仕於荒陬側壤蛇虺之與居魑魅之與隣繁
繁奔塞踳足而處未有不厭苦而思速徙者又安
望其晏然思以脩民之急乎九州之土宜莫如楚
勝矣閑遐邃曠凹凸昂伏姑無論其表異者即小
丘廢苑頽雉荒堞敗甃曲突雖與皆殊狀湮顯異
迹莫非聖哲之逸緒仙靈之夙棲文字之遺藪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天

伐之故墟也君子於是眺遊焉壯心激于橫陽玄
思結于披襟居之者有不樂而去者乎願盤遊怠
傲古有明訓矣統勝而荒政焉且以爲民之厲官
之失德勝何有於地哉二岳已有專志江漢九江
散入水利諸圖考茲不復著志勝蹟

黃帝之世始終荊州者寢園見於傳記下逮前代
侯王賢哲之墓雖歷代綿邈荆人尚能識之今場
舊志復搜遺牒采諸郡新志次第載之而近歲蒙
郵者亦得附書亦仲尼思延陵季子之意也若
獻皇帝顯陵具與都大志與諸藩坐域已載封建

內茲不列志陵墓

佛老之學上世無有也至周衰而其說始盛乃後
緇黃之徒襲其影響遂能浚民之有餘以崇飾其
居莊嚴其像至與天闕帝宮埒美而已則安坐而
衣食于其中焉此王政之蠹也不燔而誅之猶幸
而志之也何居天下之生久矣生之日衆而誅之
之具愈不給則其勢不得不令民自爲相養哀彼
之多以益此之寡衣於是食於是四民之外不獨
緇黃爲然而卒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造物者
生生之微乎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楚
甸廣矣而二氏之廬聯絡賡續若遞遽焉蓋其俗
信鬼使然聖人之治天下能勿倡而張之以先民
務耳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仙釋列矣姑併存之以
列諸方外志寺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天

書曰天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
以亂民然則察休咎以驗治忽豈直天子事哉凡
有亂民之責者所宜胥戚之也是故五事脩矣五
常順矣而五緯觀天五材辨地以徵人物乖和是
參用以省驗格乃心飭乃政斯夕懼然靡寧是以
出下同德災沴潛消休祥游至而清平之澤海宇

咸暨也史家者流既以五緯志天又別志五行裨益省驗自班孟堅祖董京歆向之說爲之志歷代相沿某徵休咎繫某事得失必欲牽合五行一有不合適以罔矯誣者之襲耳今採摭前史傳記中與耳目所及凡在楚分者書之于策而事應略焉要在有司應天以實而共亂斯民也志災祥

國家令甲凡郡邑祀鄉賢於泮宮廣風廟也故志例得載鄉賢此曷以獻稱獻亦賢也賢之書特而獻之述咸也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由此觀之識大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志

獻也識小者非獻乎古者列國皆有史官志固史之流而體稍別焉彼以史名官則人主嘗以是非之權畀之若董狐南史是也衮鉞之論所繇來矣志亡命職也徒衮鉞云乎哉小大兼述稱美不稱惡以徵獻也詩之所謂典刑是也志之體宜爾矣曰然則何以不盡錄郡邑之祀也名以勢章實繇阿掩諂瀆之舉非一日矣烏得而槩殉之乎楚固多材自虞周以來至於勝國歷數千年後先輝映爵爲王楨且事久論定瑕瑜之辨犁然可考而觀矣逮明興逾二百年其間鴻卿鉅公遭時遇主

論思宣力黼黻當世與臨難抗言伏節死義賢之學論議之臣定是稽疑與問巷布衣砥行立名者光掩前聞不可勝記即賢有大小繫於典刑何謂無助焉是用次其世數揭著於篇乃若疑者存之生者俟之古者鄉先生既沒而議祭于社蓋其慎哉志獻徵

夫華簪藍縷以除楚舊南國巡行止榮而聽訟焉自以彈力據志用脩百姓之急云爾其何意於後世之有述爲哉乃聲烈碩皎皎不泯者至治之澤民之怙恃於是乎在奈何不令其人之名與世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志

久也嗣時厥後賦政宣猷代有鴻雋自周以來迄於今數千百年蓋更僕未易數矣謹頌所歸賢諸行事其經理驗白犖犖著江漢間者方列爲傳若斬斬然慮名之繆其實也其大賢過化事或鮮考猶書而存之則本其素所樹立云於乎作而求名仕之靡也述而無名仕之耻也來者可以風矣績者何祭法所謂扞大苗禦大患法施于民與以死勤事者是也歿而人不應法者不得祀茲亦不得書志宦蹟

詩人稱文王化行江漢而關雎實始風焉女德

之所維繫於世教也豈淺歟哉然考之二南所陳
締結之爲觥觴之酌筐筥錡金之陳與采芣苢
采芣伐條枚皆有采之庸行而幽閒貞靜之德隱
然見乎其詞焉蓋當其時人有和平之福國亡天
札之虞閨媛奇節無可表著下逮柏舟日月綠衣
終風咨嗟怨懟抑鬱傷感而風始衰矣三代而後
擇女則者莫具于劉向奏御十五篇其所采多卓
犖奇節夫所謂奇節者蓋咨嗟怨懟抑鬱傷感之
事非婦人之幸也當其不幸而其中無以底定之
則倫漬法數波靡之會將何極焉乾坤不幾于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五

耶世風日降矣操形管者又不得不略庸行而張
奇節也楚故江漢地文王后妃之懿德在焉故令
妻賢母敬婆貞婦不絕于世而韜軒之使環轍而
采風焉猶之古也顧窮遐幽側未易章敬卽令郡
邑所識亦存其十一耳知不可悉姑擗其所聞見
者列千篇庶籍以復正始之教云志列女

按春秋有寓公東晉置僑郡故遂矢兆夫有事桃
梗喻其流離鶉居旅食之宅浮居匪類匏瓜儻夫
墳墓矣荆楚都四方之中壤七幅長形勝融結是
勤車轍馬跡焉則有量移下州郡引告下祠居縣

山川以羈縻避兵燹以占籍賢豪逋客留滯膠遊
卽久暫殊觀乃後先輝映楚國侈以爲寶雪泥鴻
跡指顧歆豔東方太白湖山冒姓名焉千載且稱
故鄉矣經行飄忽興寄詩歌未暇悉數茲以麗荆
土者標其最著爾蓋以存之也俾知賢者之迹異
方猶述之矧生於斯長於斯榮名之被曷有窮乎
志流寓

傳曰深山大澤是生龍蛇蓋元精磅礴引液流注
匪直至人獨稟純昇乃偏長山藝若古稱偃師斲
輪養由基扁鵲倉公之流固亦天之所啓也小道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可觀詎虛語哉楚材尚矣大者彪炳往牒已不可
勝述間爲搜採探頤索隱其間治方術者多妙絕
倫品足以狎世機而當人緩急豈地大物豐川岳
之委粹纖巨不遺占之者各以類自相表見乎素
封之室不示人以蓋藏卽旖旎瑣屑貧人目異之
矣善張楚者又惡可忽於其細也故備掇而附之
外志使人知一伎皆可以名世況至人之所至哉
志方伎

在平周衰而王迹熄矣造化之靈秘盡散於語言
文字間微闢尹傳經祗園說法至與孔氏之教相

角而行在世俗者嘗爲說以攻之然其教難行而
其言有不可盡廢者孔子雖不過釋迦而於柱下
史則入周而問禮焉宇宙廣矣變幻杳冥何所不
有多識而存之聖人之道所以大而能博也若甘
陵甘始廬江左慈摩騰竺法蘭事種種史冊絜然
可觀矣楚自黃梅授記鉢衣傳信洞庭飛渡鐵船
留聲至羅公遠張果黃龍者域尤奇詭可駭辨纖
巨不倫其演玄風而垂慧日要皆靈秘之氣昭洩
兩間而楚故多名巖遂谷三氏之窟宇蓋焉其入
道者亦往往著於他處列而書之如醫家之錄單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書

方也即非軒岐之緒而以祛外膠澄梵愿聲利之
瘡尚或有廖乎志仙籍禪宗

帝者運化遂穆布令在流水之原則臣民爲誦武
焉茲皇極之所以重敷言也士之蠅處蓬堵得以
暇日肆力在藝林至奉職服官則委身而事事摘
藻非其任矣然昔之君子或覃精畢思爲之罔以
窮達異業者蓋以明理達務紀物序掩性靈而希
作者之致也故姬文是師廼著鬻子居平放逐離
騷斯顯周子崛起世傳太極楚之文蓋琅琅聲往
謀焉其攬轡入彊宣猷觸緒代有著述多斐然可

傳皆仕學者閑蓄之籍也顧可使其散佚亡繼爾
耶其近世大雅或不盡錄者何縹素方行不以片
羽集其苞采且人人紀之不能也志文苑

雜紀者何紀雜也雜何以紀也餽羊無當在廟告
而愛禮者存之鷄肋不脂在鼎鼐而知味者不棄
沿末而推本括細以羅巨述作之林所不廢也楚
國之故勢如矣載在正編者可按籍而覩也乃稗
書臆纂傳聞互異有亂無緒者野無據者異彌常
者駁罔純者事與人皆有之也是以謂之雜也儒
者不究極本原轉相沿襲傳訛牴牾則史遷猶病
焉是故雜不可以不紀也紀有四焉爲拾遺爲志
怪爲辨疑爲別傳令無緒者可抽而繹也無據者
可考而質也彌常者震无咎也罔純者以人鑒也
是正編之翼也匪曰多識姑俟博物者揚摧焉庶
無以郢書燕說取嗤于後代也乎作雜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五

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論

凡三十篇

象緯之錯列其氣在地而精侵形于天故昔人以分星辨封國蓋以精氣相綴麗易觀省也是以掌之秩官闕犯則占飛流則占守歷凌隕則占而占應顧闕不書者是何以故哉夫天無倪而事有緒也以有緒度無倪必不相準其說不駢附而強合則拘攣而多窒甚則以爲荒芻管昧而不之信慮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二

非所以倣天示也故昔聖人闕焉若曰第觀變而脩省之可爾翼軫之屬荊州自古記之而中朝有今梁雍楊豫四壤錯入其星度今悉考著總之則翼軫爲多至占侯事應雜見於史籍其言多不雅馴併略之蓋欲觀象者務以索諸人道之邇毋規規然以臆見窺天如京房翼奉家說也右星昔三代盛時荊州之域南不過衡山今去三代數千百年而長策遠馭奄衡山而南以至于谿嶺篁竿荒憬之長靡不奉版圖共約束史稱皇祖功高萬古有以也若較論形勢則承天拱翼陵寢

郎襲及荆扼江漢上游長岳踞重湖武漢至黃池江漢而鍵之此皆要區而德常展寶術未柳靖界夷夏以扞蔽左右若藩衛然其揚豫雍梁之域復四披而周垣於外故國家二百年來繫孽不生而封疆享悅安之利者匪直地形茂也要亦人心有足恃者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比者天災歲仍遊惰滋蠹地曠法弛公私蠶食於千億矣本之不固寧于何有經楚者可但徃近利而忽遠圖乎

右方輿

先王胙土樹侯親賢並建豈非責以承翼天室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二

其後各君其國而衆寡強弱形勢不敵則並務於兵以相禽獵今說者顧以郡縣置後五等裂封皆食租衣稅其就國者十有一二謂猜疑作而封建之意衰孰知夫周末紛爭其制已非古哉當成王之封熊繹也予以丹陽子男田夫謂其文武勤勞之後錄之爾不數傳而鄧鄧唐隨夔麋諸國蠶食殆盡猶之衆虎交鬪健者稱雄蓋當時趨習大氏然已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謂是也胡獨深罪楚哉或曰後之封國非古也而亦以淪滅者何居今大治室者撤其垣則不固恃器者大其尾則不掉

毋暇遠引試述楚事較觀之則知後世以撤垣傾而周末以尾大廢也其得失槩可考鏡矣非夫

大聖人受命而興鑒古今而酌準之爲維城計安

能使子孫萬世長有天下乎

右國紀

昔司馬遷述漢始至太初列侯表令後世得覽形勝雖疆大歸本仁義不且坐法其指誠嚴乎哉

漢初天下始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置庶孽以鎮撫

四海用承衛天子傳未百年諸侯驕橫邪臣構煽

叛逆滋起殞身亡國至若尾大之裁疏離之禍起

矣凌遲昭宣之際高帝子孫存國亡幾焉殆後紅

徐氏海隅集

卷三十六

三

侯北海東平之屬向歆駙駱父子兄弟累世崇善

懋學咸繼起於誅削之餘顧足以羽儀炎祚此曷

故哉傳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人勞苦則思善

彊弱之勢異而淑慝之應所從來矣大哉皇祖

之訓平分王諸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投

撥之禁要束森且藩寮廢置悉詔于朝防微杜

漸亡所不至釁孽何自萌乎故二百年來全楚封

國獨多於他處自和園惟諸荆人至今憐之嗣渾

公危疑之後僅遼宗自貽厥覆耳其諸藩支屬踴

道循理咸思拱翊帝室卽小有凌犯亡顯然以

大故告者固知型範在茲永代可守也太史公之

論要於疆本弱枝亦其時然耳若夫剪伐之過本

將撥焉頃歲按章朝議多從寬假朕勝之國不

以小過適保世滋大固深長思之矣

右藩

儒者言田不井授而治天下皆苟道也其法籠天

下之土而區畫之令民之壯者與餘夫各以其年

上於官計畝而予之耕其老疾廢不任者業歸於

公家以聽他授然嘗疑其行之既久民間生齒漸

繁多寡錯出田之給代亡常官不勝其盤矣今所

取信者惟孟氏一書然在戰國七雄割據周公之

制已不可詳考故曰此其大略也迨商君盡決阡

陌而裂之戾古甚矣當是時秦澤獨稱其能靜百

姓之業而一其志漢高悉更秦法而田制顧非周

舊厥後口分限田旋議旋廢古今不相沿之勢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田可井而授者宜莫如楚若

欲一旦籠其業而官爲之限勢必不行顧先王所

爲畫井之意豈使其強有力者坐攫齊民食哉迺

今顧以地廣故并兼椎剝瀆亂無章吐之撥櫬而

緣南畝者以服勤所得實諸豪右而代輸之賦餘

不足以飽八口然且甘之其湖田多淤率歲收數

鍾游民強籍業焉亡租稅而苦積逋者曾不得以
塗足而收半穗此楚民之沉痾所以未易瘳也亡
已則履畝而裁其闊狹取陀羨裒之以補諸崩塌
者毋使偏累塞飛影之實令所輸者與所獲相當
而重繩嫁稅者以罪諸浮佃存食湖田覈爲客籍
而祇稅之其所輸卽以代積逋而弛其徵責此則
田不必井而井之意固在也襄州頃一均之民雖
然若更生信能次第行之何憂乎擇法哉右田
古之籍民者以民之材皆足以當縣官之用亡事
則聚而比之有事則簡而伍之至于有罪始徙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五

所謂移郊移遂是也民無無故而自徙者自徙者
有罰是以生產畜積卽老死不出其鄉上下相保
以扞城其國民衆則國強民寡則國弱疆弱之形
政之符鏡也后世事不師古既無籍于民之材以
爲用惟計丁而裒取之身戶調口公私尙辦靡遺
力矣歛縮則籍盈歛盈則籍縮譬之衡物然其勢
不得不互爲低昂也楚之民數當漢西京時荊州
刺史部戶至七十餘萬口三百八十九萬有奇洪
武初視西京如溢焉豈非聖人受命而興六養
六安之政所蕃育耶今累葉昇平逾二百祀矣其

滋殖庶阜宜什伯于草創之初然嘗爲自江漢之
墟異特井烟庀熾歲歲蕭條盡鞠爲莽下徙而上
莫之禁且莫之省也此豈獨天行之故哉地利薄
而力政亡節也且以楚之一郡其生產畜積安能
當江東之一大縣而奔走供億之費更日與其民
馳未見擗縮且務取盈焉昔人所謂反裘而負薪
皮盡而毛安所傳哉則有鳥獸逸耳戶匿而責之
何主逋而償之客逃里之弊楚叢之矣吏不能安
集其民顧或幸民之逃以爲利求國無弱不可得
也右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六

六

禹貢紀荊州物產蓋其詳矣迨成周職方述荊土
之宜其利不過丹銀齒革其穀畜不過稻與鳥獸
視禹時已殺其十之六至於旅獒作訓而方物之
戒召公尤斤斤嚴焉三聖人之指若相刺鑿焉者
何也江漢既導民方幸出於昏墊得以食土而脩
其貢故聖人因俗而辦錫納之等詳爲之紀使民
知有常供且令後世無以加也虞夏至周千有餘
載天地之氣或不能以常盈故其物有登耗弗齊
聖人又慮天下之好異而朶朶求也故第舉其所
宜者而職方者焉夫念切於防微豈必奇錯珍怪

斷獄而省集然後能喪志哉假令玩一藝而天下之類藝者進矣故余讀夏貢而知大禹之示天下也公及讀職方旅獒二書而又知周召二公之爲天下慮者至深遠也後世慎德弗事亡論位至尊都萬乘者喜致方物以快其侈心卽初珪紆組辛寄一命者往往以陸海視其方而思漁獵之潤筐篚以章路於人博其一驪焉若忘其氓之勞且病者故三代而上產利於方三代而下力裁於產茲又不獨荆土然也邇知察職方戒玩物以阜成地利茲義也豈直爲人君者所宜慎念也哉右方產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七

昔之帝者備百度以規四海卽公府城郭廬井津梁靡不翼然而治豈直備物已乎要以達政而寧民也昔之善寧民者幹督其力而血液其財恒胞胞慎惜焉惟恐傷之故不敢以勤興作及夫深維遠覽而灼知其役之不可已者乃徐起而爲之議劑量其財力而用之務令一勞而永逸暫費而久寧故其民亦深信夫上之非厲已也聚其財力以成之又聚其財力以守之託其官府若夏屋保其城郭若金湯視其廬井津梁不啻家之垣而門之鍵也故緩急可恃而建置之爲萬世固矣自吏不習

事往往委廢弗飭而喜於振墜者則又疑其籍度以爲利孔是咸厲階怨府也夫厲階成陰潰之弊非人所指名而怨府之媒孽顯矣上恒得而束濕之故楚之建置有廢而無舉而異時廬井津梁多鞠爲莽可念也夫春秋以候館占國之興廢況其大者乎經治者其可以深長思之矣右建秋官奚表也考嘗官楚者之姓氏爵里表而存之也何以存之示鑒也古者爲官擇人是以人無純德方周盛時聲流南紀者不可勝數則有召南采芑江漢之詩逮後虞丘舍而叔教庸上官尊而屈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八

原逐蘭茝景著雜施亡當莊懷頃襄之際興衰理亂可得而覩也兩漢而下程能度德之意益蔑如矣若吏之賢不肖舉歸於適然之數以爲幸不幸氏之視吏亦不啻如旅次出客一旦望望然去之影響銷盡彼恣睢囂囂者固藉以自匿其迹乃仁人君子亦嘗繫神注思于其地今夢夢焉與恣睢囂囂之吏等父兄長老已不能口授其子孫知孰爲尸而祝之者乎孰爲社而稷之者乎孰爲恣睢囂指而唾罵之者乎是不可以不表也表之存其名氏爵里已耳何以示鑒也春秋于諸侯大

夫亦止筆削于名氏間而不詳其行事然而千載之袞鉞在也後之宦楚者思其所以存能毋墮其職哉右秩官

楚之貢賦大半出丁畝而魚波菱葦商繆厘舍總之亦當其半蓋農末兼取靡遺利矣後世稱理財必曰計倪桑孔籍第令三子而在豈能復繭絲楚哉乃公私往往告訕何也古之爲政者誅舞文察豪右禁游民故其地力盡而財用足雖有水旱凶荒而國無捐瘠也今役于公者張喙而食于官歲時攢上計籍吏非不斤畫之矣而巧伺狡飾卒莫遁其詭影之奸於是輕重竄易而貧富始倒置輸矣顧強有力者復能以勢驅之以利餌之內外盤據以圍奪其民而恣其吞噉故田之上腴者湖澤洲渚之曼衍者屢舍之饒於歲入者大氏豪民有之而愚民顧願以其力易之食而代之輸當歲一歉則寧背公賦不負私責蓋積威劫之然已至其俗故些窳偷生山澤之羨率棄不治而游民存穴其中耕新墾遺坐視其厚積而亡租稅漫不加省或少較則游民聚黨而攻之夫楚民力能幾何哉而三蠹日叢焉是以鬻妻子死桎梏而偏累

與積逋不止也昔趙奢爲趙田部吏其言曰奉法守公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治楚者誠于所謂三蠹者剔之毋令後此以益彼焉是奉公之首務也嗟夫權於此說者豈必計倪桑孔然後能裕楚哉右貞賦

自昔三五之主曷能廢力政哉顧其籍靡所考見至漢儒疏論語曰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以爲古者用民力敷其貧富而爲之等殺夫子蓋以傷之豈征役之弊自周時已然耶今天下法立而弊生者則力政爲甚民疲而力政之弊弗能支者則楚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十

尤甚此非力政之果能疲楚也地大而綱目濶疏奸宄穴之卽倚法以爲弊是以弊與法俱馳而吏弗可詰也故料產均徭非不酌三等九則矣若差馬若公費非不歲裁里甲矣驛傳率歲一更非不計道里繁簡爲廢置矣異時差徭二役並行非不更用直條縮矣長民者若甚憐焉顧丁畝實數豪有力者先操其贏餘以神通於里魁胥吏之手當者籍時已豫爲之竄易及隲諸公則里魁胥吏得奮喙以爲權衡所欲輕則富可貧也所欲重則貧可富也官第垂耳聽焉亦以爲法如是足矣故

有役不繫其人人不勝其役者楚安得不能也至
仁彼此協濟名存而實亡此虛矣則移牒而督之
彼彼虛矣則移牒而督之此若其互爲秦越之視
則如故也則不免各累其當事者日稱貸以供輶
舳之奏譬之割肉相哺兩病而兩不相益焉故丁
糧之實弗覈協濟之法弗改欲上下亡窘不可得
也右僎

政之所貴者名與實也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孰
若兵政哉而楚爲甚異時計軍額而餉之軍有登
耗則餉用衰益此定數也今舉戶籍按之則軍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十一

耗者浸浸半矣而歲給不升斗殺是孰食之也諸
衛所屯田歲令卒士釋戈鋌就錢鏹而耕而登其
子粒以佐軍費繕戎器法誠備矣乃官怙其腴而
歸其磽塉焉國者於卒士甚則代官而輸之稅或
民之豪有力者鼠取而兼并之降匿其額額即令
屯部使者莫可究詰儲特安所贍乎國初惟置
世籍予兵楚人謂之挈充其民壯無有也後以額
軍消縮始募民之趨徙者爲民壯乃兵而縣官爲
籍民丁畝輸養之夫兵以衛民故民爲養焉貴相
輔爾乃今兵不足自衛而張願以哺在民復勤民

之財力以爲之衛且養者是何解也險要之區隘
苗落所出沒者故事兵壯與官軍參戍之夫爲其
能峻防也乃狡黠梯利假之道而坐分其國獲而
扞振譙呵之責輒媮惰若兒戲矣又况名爲戍守
而身役于官日以供執事輶軒迎送之役者乎
故覈耗軍之糧以省募民之費而又兵禁其私役
者屯禁其私食者險要苗落禁其緼奸而私假之
道者無兵政脩舉不至名存實亡矣嗚呼豈獨楚
事然哉右兵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十二

自大禹治水後則周官稻人賈讓三策儒者至今
談之余蒿目楚疆爲之諮詢迺知時異事異其迹
或不能盡沿要在觀變度宜善體其法用之卽禹
功可冀也夫鴻濛肇闢中國之水皆冒而陸浮禹
始治而納之地中其法有五堅則鑿之盛則釃之
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則有二曰
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匯茲非禹貢所列爲
楚大經者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潁乃至大別
江則東別爲沱至于澧過九江至東陵迺施北而
匯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
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爲安流故總謂之導言順其

近行之耳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爲居或填淤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澁皆大不容刀其或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凡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緯瀦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故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其治法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其治法後經而先緯此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爲水說者謂雖主治澤田而最得治水緯法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夫隄雖起於後世然周之防禹之排實肇端焉顧卑事隄岸以捍衝流則必有利有不利惟審勢度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者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股引取之則經緯得其理水奚從孽哉賈讓徒以當時繕隄循築垣而居水數逢其害遂指爲下策蓋有激乎其言之非通論矣至徙民當水衝者不與爭咫尺之地而歲取治河費以業徙民今議者猶稱引以爲上策顧楚地方數千里澤居之民租賦半出其中卽如讓策捐棄之於國計不大耗損乎假令民徙而水不止業之將安窮也

開於用矣若乃就河隄多穿漕渠張水門以分殺水怒其中策幾得之聞諸長老言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道民環居隄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頃以豪右規利諸穴口日漸築塞故水患荐至於是當事大臣採其議爲增脩郡邑沿江漢之隄相故道擇其最急者爲開濬小河陳洪謝家泗港諸口以洩漢流開濬郝穴虎渡米穴新衝諸口以散江漲使民得隄爲衛不患於水水及隄得口爲瀉不至壅而決隄蓋排醜竝施防滄均舉善用經緯之義而視諸滄浪三澨沱澧九江之迹猶爲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四

之籍令賈讓復生亦當遜謝以爲上策無踰此矣昔李冰作水令以誓江神而神聽之陳遵築江陵金隄聽鼓聲知地勢高下此精神之極也今舉良策彌水患已有成績其或未備者誠得若人嗣爲之假以歲月無牽於浮議以規萬世之功夫禹治水方八年然後告成今或半載以上功緒未竣則煩言日興更且斤斤然操三尺法乘之卽雖有金簡玉字之授安所效成算乎至於捷防啓穴其費皆仰給縣官今楚民財力竭矣或謂權署在荆南歲稅尚緡錢以上度支其美者貯郡庫中誠得激

惠于九閭閻楚民之困許以其美佐河隄諸費則上下俱便水之經緯未成績是亦一譚也余故詳著之當平世而圖禹功者或有考于斯云

右水利

余考在昔人材之盛俗化之隆莫如成周其所以教人之法何其詳也自鄉射飲酒養老合樂以致勞農訊獄飲至獻馘之事無不在乎學其術則順四時而使之絃歌蹈舞讀誦辯說習其筋骨于節度之中一其耳目于聲容之間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材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士之行脩德成而可以爲世用非獨其質亦先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五

之所以教之有其具也今之立學其亦有先王之法也哉先王之法其立之也微其行之也著微者立于不可知之表嘗託于著者以行而著者所以行其所以立故雖煩且密而皆有以達人之材盡人之性惟其微故無得而加損而著者可以化裁而變革汚隆常因平時之所宜寬猛常適平人之所安先王之爲此凡以禁過禦淫去昏撤蔽使人自得其心是以由其法者誦說諷諫則煥然博其理義之趣擊擣拊奏升降俯仰莫不泚然其莊敬歡愛之情蓋其不應之知無體之中無聲之和

有以自得而然也及教之衰漸以故失學者昧其所立而惟著之習論說之詳聲容之盛益足以失性而叛道其害之愈嚴治之愈精乃所以爲陷淫而去遠老莊之徒乃始以聖智禮樂爲疵黷淫技澶漫摘僻以擗亂聰明滑性命櫻人心之具然者其懲之雖過而學者之失性叛道宜無所逃于彼之誚也方舞在深山之中鹿豕之與遊木石之與后豈有鐘鼓管籥玉帛俎豆之器簡冊篇誅之哉然舜用其與野人同者以爲聖而莊周之所消者皆游夏之徒學于夫子而一再傳者也夫群于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六

鹿豕而不異野人者不失其爲舜而誦法孔子彼服周公之文者乃不免爲老莊氏之所笑學者亦可以反其本矣昔孔子戒小子以學詩可以興觀而群且怨其實以之事父事君禮樂之實孟子嘗言之矣曰以節文而樂夫孝弟而已是所謂本而不可得損益者也嗟乎今之學者以爲上之所以教我者非有先王之法也退而同于鄉人固已卑矣其有志者必欲反古之道謂不如是不足以爲先王之法法未可復而身終于無成亦可謂蔽而不達矣故余于學校志終篇而爲之說使全荆

士姑後其所習先立其本以自得其心本之既立則其著者固可以化裁而變革而先王之法自是或因以可復焉無爲自貶以同于鄉人空言而妄意乎古昔

右學

風行乎天者也俗因乎人者也風之所囿天下靡遠而況於人乎痛乎風俗之難變也昔孔子稱至神聖其道綏來動和然魯人獵較幾于競矣俄頃之助何幾間焉乃他日論齊魯二國即東海太公之遺碩有侯在再變而之道豈感通之機易速而積久之習難馴乎楚之俗自虞廷句格之後再變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七

於文王矣方是時化行江漢閨門女子罔不被德今觀二南所陳第曰好遊者不可求已耳懷春者不可誘已耳則好遊懷春之俗固在也今儒者誦法先王一行爲吏則動以古陳之說揭之壁日驅末俗之民而繩束之朝而樹穀暮則思穫焉曰我能移風矣我能移俗矣是舉文王孔子之所難而視以爲不足爲又何怪乎一令出而民相譁之也故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痛乎風俗之難變也然則將一切鄙夷之乎曰非也夫屈原九歌巫覡之語也而生於忠憤宋玉高唐淫靡之習也而

歸於諷諫夫苟有忠憤之懷諷諫之意則信鬼好色尚不足以訾俗而況有不盡然者楚介雍豫揚蜀之交其地包絡崇山大川長材秀民往往以節行文章政事標著寰宇姑論前代即今項背屬矣乃雍豫揚蜀之交相比而無相漸五方之俗拒而不入其境如水之有防焉其民之肫肫固可知也夫惟其肫肫固也則恒病其難感而不易使以其感之之難而使之之不易于是更有橫政橫政行而民愈散矣傷哉嗟乎頑似鄙老氏之所貴也先進之野人孔子之所從也肫肫固不近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七

之乎宜禮教條法令竅而導之機而喻之寬以忍之積而需之其民之心與力皆上之所有矣何憂乎難感何憂乎不易使一變至道固於是乎在記不云乎齊其政不易其俗此化民之善物也儒者嘗言士貴士賤豈非由上之取舍異哉大都以禮羅士禮設而士應之則揖讓生焉故貴以法羅士法懸而士趨之則伎競生焉故賤此其大較也三代而下鄉舉里選遞變而爲制科其勢不得不歸於法則時使之也漢人之言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別父居漢去周末遠辟召已盤旋難行

他又何說故隋唐以來相沿不改然行之既久名世輩出未嘗稱乏材焉則由取之以華而用之以實也士之貴賤亦何常之有 國初始用辟舉已皆報罷獨言揚之科著在功令至嘉慶之際法益密矣姑止論他服若今楚材彬彬按次叩列垂鴻樹駿功業著於春秋若湘陰華容長沙茶陵號稱名世者類不絕於代孰非異時有司所淪心烟目夙夜所懸購者也而謂士之必賤可乎乃語云玉隱於山工得琢焉而真璞不全士隱於家主得用焉而紳曰不完憤時之士往往謂藝不足以盡材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七

而思一切反古之道似矣嗟令周公而在復能罷制科而鄉舉里選之耶聖人之治天下適化移易多此類也故於楚著之

右選

昔者嘗疑孔子敘齊景公夷齊事至衡較於千駟首陽之間而審其所以富與異之實何其詞之斷斷刻責也然則富果能妨異耶非也富而足以妨異則周公不可與夷齊儼德矣何景公之足云亦曰王公貴人處勢既高宜益務令名毋令餓夫得而加之耳詩曰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夫大臣者進以庇國退以訓俗

者也國用以病俗由之癘斯於千駟無稱尤甚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之情有二匪頌即訾矧日中而樹標焉邪正易覲也得失之林區以別矣語云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所表者得國朝宰輔八人九列正卿七十一人亞卿九十

一人卿貳二十二人文學侍從九人

右明興以來大臣表

太史公有言悲夫閭巷之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鳥龍施於後世青雲者貴人之稱也已不能自貴矣惟天子能以子之貴貴之屈也而驟伸焉卑也而驟崇焉猶之翼而登焉故曰附青雲也願天子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七

既能以子之貴貴之亦能以子之賤賤之名難保也位難守也匪慎曷保匪忠曷守名位之不固其施於親能長久乎是故事君者有其始思令其終事親者履其榮思去其辱

右地

先王深明祭義其壇廟之設豈直以其道能禍福人為警動之具哉其所以致力於民則有政矣取予歛散勸董誅賞所以與民從事皆散于社竅于山川以為降其施設出於仁義之盡而感通動下精誠之極玉帛之沉燎血毛之割瘞猶其文之所為享而非義之所在也至於風霆雨露霜迭出而有

節暢雨寒燠之行不失其時以相民出作入息寒
衣饑食之求無弗得所樂而不逢其殃則以為神
之所為而不知政之出于仁義有以導播嘉禾攘
却災其始殺之而降者終執其權以助其能彼
不可明者徒以為神之所為也上之所以得尊在
民而君子之所以藏身者也昔之學于聖門者蓋
講之矣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他日復以事鬼神
為問嗟夫是猶不免貳於幽明舍其所以治人而
謂猶有可事之鬼神則所事者將在乎玉帛血毛
之物齋沐薦徹之節而取歛散勸董誅賞之施于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主

民以為國邑之法而已果如此則所謂治人而辦
且嚴蓋府史之能其齋拔抵敬之接于神明何以
異夫祝史之所執蓋其義失而教存則賢者不免
于惑而況於禮樂廢缺其數既失之後有位者不
學道而有士與民是以卒無善治而民亦不可得
而使矣斯義也固非民之所知不可不著以告後
之為政者

右贊

昔相如賦上林以鉅麗稱楚獨雲夢澤爾自時探
奇之士始出而增飾之故勝蹟往往名天下此非
獨其地形偉也蓋亦有文獻焉仲宣賦而荆樓著

山簡載而習池張稚淵題而黃鶴峻于原志而鍾
步存什淹記而岳陽敞長公述而赤壁堆籍第令
不過數公直闡阜培塿荒莽宿莽叢之矣地固有
遭哉夫飛觴撥潦遊適之末事耳而山川樓榭為
之若奕若魏尚能榮鏡來世況于鴈山之文垂華
之陵神出之碑精靈彪炳盤鎮江湘冲輝翼軫鬼
神歲旦呵護之與天地共卑不世為楚疆光重者
平若乃吉甫遺宅屈原廢址龐德舊壘孔明隆中
茂叔月巖高山仰止亦于是乎在茲非可以遺蹟
槩也彼陽臺諸宮脩門章華秦之馳道吳之郊壇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主

霸略雄圖欲以控九圍而規萬禩想至勤矣而事
往人湮陵遲漸盡誰復頌惜語曰陟其故丘昔人
與游睇于道周今人與誼故以有盡之齡而營思
十弗可必者夸士之淺慮也以不朽之業而畢力
于所自致者詰人之迷圖也電視興廢幻微今古
其不與世俱盡者則惟其人焉周覽楚國之勝者
亦將有慨于斯

右勝

昔漢人述堯之葬窆木為區為墓為緘其祭下不
亂泉上不泄殯止矣上古之時即帝王富有天下
豈欲斥有用以奉腐骨哉者棺梓陵事在傳疑即

有之其制亦如堯藏耳匪有三泉之錮而至今指以爲珠丘焉固以人存之也楚白鵲能開國以來王侯將相呼吸風雲者不可勝紀其化而就土又曷嘗不靡財單幣以思求其藏顧時其事異影響銷盡已不待百年而狐鼠穴之矣而累臣羈士如屈原宋玉輩顧以其生前之憔悴幸保其藏整於世而累纍相望不一而足至今土人互爭以爲重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生夥矣有存者有存者存者有時亡矣而存者未始亡也猶可存者猶存之而況賢聖乎故禪家亦言傳性不傳形卽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重

丘之直屬莫辨而不知其起敬起慕之無從也又奚暇區別乎國朝凡先代帝王諸陵間歲遣祠官齋帛謁祀典罔緼矣其名哲蛻骨之墟欲令松楸無替則守土者與有青鳥焦蘇之禁可勿豫乎

右陵墓

二氏以清寂慈膏爲指尚矣乃其徒不靳四民之力日斤黃白之金以崇飾其棲莊嚴其像而穴已於中叢蠹而衣食其身此豈其初教使然哉民生之愚非一日矣三代而後浸趨蜚響有弗善舉術序之訓訓之弗信提士師之法懼之弗信驅以要

質鬼神則昨指慄股惟恐靈之非已也故生滅輪迴之說始得以譸張世俗而桴鼓之應不神在鏡偶之一宣能令膏者施悍者懾恍競者敦愿而勤力而二氏之虛安得不久存於世也矧以楚俗故重巫而信鬼者乎今之儒者必欲誣二氏以伸吾道而不知二氏之教常附吾道以行儒道興則天下治天下治則民力羸用其羸而寺與觀以莫不興儒道廢則天下不治天下不治則民力虛斂其虛而寺與觀以莫不廢此昔人所謂洛陽名園盛衰之候而占世者徒欲指斥佛老而不思自護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重

所習豈不悲夫

右寺觀

古記以疾疫不作而無妖祥爲大當以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爲大順迺禳祥妖孽必先知之歸之至誠蓋聖人之心無欲不倖福不思災故能豫吉凶而成順當也然孔氏作春秋未嘗一及慶祥而星隕日食雨血雨米風雷雹霧水旱蟲蝗不一而書蓋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乃秦呂氏亦號春秋而月先休徵則興亡勅忽繇之矣楚興圖方廣六千餘里往時地大物豐號爲樂國比年洪水滔天妖鼠賊稼旱溢之災無歲無之此其爲

國之疵爲民之瘼非若星隕日食雨水而血風雷
電霧之后當主何祥也豈待聖人而後知其不善
耶傳又曰天下無害災雖有賢者亡以施其材楚
固賢者施材之地也毋徒以堯湯之所有也而諉
諸氣數哉右災祥

昔者三代盛時學校之教脩士需於學學至而君
求之四十而彊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比七十
而致事歸老其鄉則復尊之爲父師少師其次不
失爲更老今日坐里門教詔其鄉之子弟而型範
之然則古之爲士也終其身無一日無當世之責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五

焉夫是以稱獻也王化陵夷風俗日漸於靡矣幾
穴布衣已無當世之責卽有砥立無可表見公卿
大夫有當世之責矣一旦幸釋于負擔其後有父
師而少師之者乎有更老之者乎後來型範苟非
偉卓則頽然感歸于委廢而已以故獻徵視官蹟
尤難夫鉅細者材汗隆者時君子論世寧能一軫
而齊之乎楚自鬻子而下若尹吉二甫之甥亮王
室若莫敖鬬穀諸公族之匡國庇民若三閭之忠
憤悟主若陳良之北學中國若武侯之恢延漢祚
元公之倡明道學此其舉舉較著者若他鬼行

如節茂功竑議不乏于代類可傳述乃布衣矜厲
畸士窮堅詞客操觚或以嫚棄文章於世亦有緩
急焉節而取之傷仲尼才難之歎也姑無論鉅細
聖王在上申席拜之儀追憲老之典則皆可以備
父師少師更老之任者總列於獻徵徵者證也以
有行事可證也無徵而書之匪諛則誣誣與諛不
可以傳信則寧闕焉右獻徵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五

湛語嘆此山常在而登者之名磨滅不可勝紀則
泫然悲之嗟乎孰發惜緯烈士徇名三代而下茲
意可少乎哉願令自碑而自沉之陳思有言曰後
世有誰相知者當其時載筆之難其人可知也故
予於楚之官蹟三復致意焉蓋自鬻熊開國迄今
無慮數千載甘棠尚矣其間建利除害民是務軀
若杜羊鬻者宜比迹於是而僅僅希淵指不多屈
者則記籍脫誤所從來也間徵牒於郡國乃近來
者或存或不存或存而不實或無實而有即耳目
所覩記已無稽之甚官楚者安得人人自碑而自

沉之耶副在之責焉可忽諸是用廣詢覆核存其
可知者而闕其不可知者要本于太史氏奉法循
理之指令民無遺言焉則書之不書者反是大都
以吏繼民民聽于吏以民徵吏吏聽于民聽吏者
有時而聽民者將與世無窮也善惡之鑒不其嚴
乎右宦蹟

古者閨閣之秀咸立姆訓時教以婉婉聽從而防
其佚志出入有環珮之節居處有擊悅之飾燕閒
有箴管之戒坐作有組紉之紅故習服有常情慾
無感而貞穆肅離之德全也秦漢而後先王之教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五

五

化蕩然矣然幽娃淑媛往往率其天良或拮据勞
勩紀綱邦家或從一而終不更其志或之死靡他
不緇其守雖烈丈夫胡以加諸何者秉爨夙昇良
不俟教而有也以載籍所徵信則貞姬辭越伯瀛
卻吳觥觥以節行稱而鄧曼樊姬與夫子發之母
凡若而人其賢智亦足多焉宜其與漸臺芳烈並
傳也穆木之詩曰南有穆木葛藟繫之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夫君子者男子之恒稱也而婦人亦可
以稱君子者何哉內助刑家之責均也藉令其人
貞穆肅離之德處經不遺遺變不渝此與能國之

君子何異彼析珪曳組或無當于人國之緩急累
至而行不明死至而節不見幾何不以珪組爲巾
幘耶徵陰教所以翊陽德也易之家人曰利女貞
惡可忽諸右列女

余過黃之孔子河顏子港輒流睇興喟久之載讀
何氏志聖轍孔子至楚則子西所稱賢弟子爲子
貢顏回子路宰予乃檀弓載孔子將之荆先之以
子夏申之以冉有信四科之士從之是楚固孔子
過化之邦故張楚者謂有鄒魯遺風或謂易詩在
楚而僞寓諸賢得興起芳風以重其國有繇已語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五

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君子之至于斯也身往矣乃
此邦之人稱道不輟至有信耳傳會詡張人文其
好德秉彜然與夫人俛焉作德或出或處焉往弗
有聞于世人亦有言乾坤者萬物之逆旅仁義者
先王之遺廬生民皆流寓也玩媮優游罔以自見
殆與飄瓦轉蓬等孔子居魯居宋居九夷蓋得其
道矣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法可鏡焉母爲自棄于
孔子也右流寓

自公輸般至萬玉山凡五十有六人以卜名者六
以占算名者五以醫名者十三以法術名者八以

音樂名者七以養生若相人名者各一以伎巧能
書名者各二以前知及繪事名者亦各四人余既
著之矣然王者使民趨吉避凶而免于天札之患
惟占與醫尤爲善焉若司馬季主庚季才並該洽
墳典精研術數窮陰陽之秘奧究象緯之幽微雖
前代裨竈梓慎史蘇卜偃何以加諸張機本黃帝
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液論爲書十數卷後醫咸
遵用之弗敢廢王叔和脉經之外復著脉訣而直
指高骨爲門之說合于難經本旨粹乎醫宗矣他
如公輸般之巧桓石虔之力宗炳柳渾之琴蕭思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五

誥懷素之書季子臯之笛張僧繇宗測之畫百歲
楊之養生膾炙今古人心同艷豈皆用志不分而
凝于神者哉餘瑣瑣本母足論然各以所自得之
伎死而垂聲異乎歿世無稱者矣其或棲卑以避
世託伎以全生者世多有焉姑不暇論

右方伎

一氏之學其視吾聖人果若氷炭水火而不可同
日語者耶非也本同而末異者是故天地之間
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形氣未形窈窕冥冥得
而名是謂太始佛氏得之以歸真滅釋者宗之氣
初渾融空同同虛而不窮是謂太素老氏得之

以遊玄圃仙者宗之形氣結萌分陰分陽萬物紀
綱是謂太極孔氏得之以明禮教儒者宗之其究
歸仁心則一而已矣自儒者以其全用世而仙釋
者以其偏出世出世者疑不可以用世而用世者
或又不能無膠柱世三代以還政刑靡墮聲利紛
穢沉迷酣豢萬物不得其所則必有任其責者非
盡二氏之過也故高明之徒往往籍二氏以求解
脫蓋悞用其全不若專精于偏者之爲得也昔孔
子嘗稱舜無爲而治而以南面許仲弓之簡則固
未嘗不用二氏也第純用之則盤剌難行耳世道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三十六

五

降而人心漓其說烏可少乎谷未有言明於天地
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
永楚人也其言有不可以人廢者學者不明于天
地之性不知萬物之情而輒以二氏爲神怪爲非
類聞道而大笑之之譏所由來矣今掇二氏之著
于楚者綴于篇若夫致遠恐泥覽者擇焉

右仙釋

文苑志志疑無當也此何以述乎張楚也昔周禮
在魯魯是以稱秉禮焉矧皇帝以來六籍散佚墳
典丘索楚盡存之神禹治水跡遍天下乃岫嶠科
斗若有呵護焉文明之啓獨讓魯哉則有左史鵷

次鐸氏之屬擅其宗屈原宋玉景差之徒刻其藻
要以妙吐精機宣敘倫則式垂範範求握神樞肆
視列服未或先之良以崇嶽挺秀大川濯靈生其
地者鍾高深之秘復其境者暢歷覽之襟遡沿標
綴世不乏紀由漢而降迄于昭代聖謨徵保藝敷
披摘龍驤虎變蔚乎相輝故組繪多奇篇章特富
楚之雄關匪直方城漢水已也考國之故者曷可
佚諸譬之作室梓材備矣而後丹艧施焉不則直
賈豎肆耳乃曲士局焉輒藝視之至等諸棘端之
猴雖工無用是夏蟲之不可以語冰也而烏覩楚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主

之丹艧哉

右文苑

莊生有言六合之上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外聖
人論而不議夫以其荒渺故略之也廼中土九州
荆居一焉肇域既入事以時易其鬼譎不經繆悠
失實姑無論人物卽國邑江陵東西易置循聲失
形至有不可究詰者嗟夫此可例諸六合之外哉
夫天下理而已矣理所可據翦堯採焉其或反理
比事爲畸人曠士之所寓言貴善悟而旁解之亦
托諷之鍼劑也無暇遠引卽以紀中所載列大也
而伏冢鶴也而換頸夫物且然矧爲人臣爲人婦

者乎他若曹嬪之共俄津而爲水趙妻之首儵化
而爲虎廬墓旌而暴死簷溜戲而抵罪以之取貪
暴警詐逆不啻若芥戡然用以佐政教省風俗匪
汙漫談也乃若偏雄詭道其行事刺戾疵國厲民
尤爲後世所指名者亦復與流芳者並傳蓋滔滔
合流有易牙之口者能自辨之耳故曰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君子能以理裁焉卽以之閤議六合可
也豈直存荆故已哉

右雜紀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六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六

主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七

志 湖省

吳郡徐學謨明

圖經論

荆域故稱山水環奇郡邑基布談者各據專勝耳
食於所聞致相抵牾總之則折衷於禹貢者為著
昔禹之導山也始於汧岐以次及于熊耳外方桐
栢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山
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蟠冢導淩東
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七

乙

於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
於東陵東迤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於海未能耳
西導循桐栢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後上
邇嶓冢析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漢淩咸至
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
諸海故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此其
大勢也據以考論全荆流峙之次則西北而折東
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豈非形勢雄奧之國
哉迺撫舊志原本於禹迹詮次之令後此得觀覽
焉南紀之山自岷嶓西北行入于雍驤首汧隴須

終南之陽標二華揭熊耳掩上洛迤而北入庸廩
之墟其郡為鄖陽有錫義山焉漢水經之東接穀
山遮桐栢至拷撓太平其州為隨槎水出其東其
山曰厲山有二穴其下有九井焉炎帝之所出也
其崛起為大洪虧蔽雲日麓走京嶺掖以五華之
山逆漢而趨群岡翼之其山曰純德其郡為承天
澁水出焉折而東歷隄阨三塞隰二吉安壽之間
至章山陪尾郡焉是曰德安澁水出其西漳水合
之若蟬蛻然東度九嶷連嵯峨武磯至於臨臯赤
嶼其郡為黃州又東出為分流白雲至於鳳凰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七

二

州曰斬巴滸之水出焉以上禹貢熊耳外方至於陪尾之支黃州以接近陪尾併自嶓冢遶漢源西上趨而南得南漳之荆山禹貢迤而峙於均州之南境攢立截業其山為太和是為神臯祝釐之宮郡曰襄陽隆中在其西鹿門在其東波漢之陽峴山屏焉從鄢城今宜城縣逾漳入于荆門經內方禹貢內方在荆門州由西山蹟故郢至於章華原野昫昫四望如砥其郡曰荊州上控三峽江水出焉播為大江帶于郡邊綠林出高氏故堤望壽寧引句壅諸澁禹貢三澨在今沔陽州接黃蓬歷烏林陽臺臨章以盡于大別其郡為漢陽漢水經之入

於江

以上禹貢導嶺至於荆山內方大別自岷導漢爲滄浪二澤至大別入江之支

山西南出徼外包夷落其南入佷山經施州衛之

連朱黔水出焉咽抗諸蠻掖蔽武陵當洞庭之西

其峙曰二酉之山武山之石室也其郡爲辰州是

多溪流辰沅紀之從壺頭達思梅覽大浮以入桃

源其邵常德德山麗焉洞庭濱焉逾資源循勝山

武岡耶章高麗臨邵水之陽而郡曰寶慶有大夷

之水都梁入之會于資山而東陟青陽表以

祝融紫蓋岫嶠諸峰爲衡山鎮位朱火是曰南嶽

其上有禹碑有蒸水焉合于瀟湘其郡衡州循衡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山之麓西南馳直抵蠻徼介牂牁武陵得靖州之

飛山青蘿跨粵西柳柱之交絡湘源緣留洞大湊

以迄永山其郡爲永州九疑之山舜之所藏也水

二曰瀟曰湘沿九疑背遶衡陽南趨石馬黃相臨

郴州漸水以接粵東之大庾嶺引而西南經贛吉

袁筠之境入茶陵歷雲陽石姥陽岐至妙高峰爲

長沙之郡其嶽麓有禹碑焉湘水從郡北入洞庭

瀏陽而北轉玉筍白鶴至於巴丘

禹貢其郡岳州東陵

其浸洞庭九水歸之

禹貢其郡岳州東陵紫上赤壁瞰陸口達下雋龍泉摩鷄翅以極于黃

鵠之磯是爲武昌會郡復從樊口歷黃始龍蟠蓋

興國州之域北望蘄黃群山對踞矗立如壁江漢

從夏汭合流束扼其中乃下彭蠡東北放諸海而

整

以上禹貢岷陽至衡山過九江導江爲沱過九江至東陵北入海之支

江漢之匯爲武昌楚藩奠之臺鎮藩臬郡縣諸文

武錯采而治蓋東南隩區於荆爲都會附郭之縣

曰江夏山自九峰東來迤邐入城離列而拱翼者

曰鳳凰曰黃鵠黃鵠蛇行而西吸於江其首隆然

黃鵠樓枕焉是曰黃鵠磯城左山右江倚角於漢

陽有金湯之固其東北百八十里曰武昌縣南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七

四

虬山其陰多虬穴有壇可雪西曰樊山樊水出之

入於江東南二百八十里曰嘉魚縣有魚嶽大崖

之山瀕江爲赤壁北可望烏林陸口東南三百里

口蒲圻縣峙金紫白石二山多泉湖其南爲蒲圻

之河合脩雋桃溪三水迤西北流至六溪口合於

大江東南四百二十里曰咸寧縣前爲相山又有

鍾臺山其上爲桃花洞有石室石臺石鍾石鍾或

時自鳴梓澤之水汨汨東北流過斧頭湖至金口

入江南四百二十五里曰崇陽縣山之著者爲龍

泉其洞外隘而中豁石渠經之泉流清駛用以雲

多駿雋水出焉西南五百里曰通城縣慕阜之山水四出焉北入雋西入洞庭東南入於湘東南三百六十里曰興國州有大坡之新然石樓焉富池之水注之江州西一百五十里曰大冶縣其山爲西塞其右有三洞上雲下風中泉旁有琦玕洞其西百八十里曰通山縣其山九層是爲九宮有石城石剎焉通山大冶二縣又轄於興國武昌之屬其編戶各有差江夏六十三里武昌三十九里嘉魚十二里咸寧一十六里蒲圻三十里崇陽十一里通城十五里興國四十五里大冶二十五里通山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

五

六里夫鄂都自赤壁鏖戰吳人能以弱制強此有天幸非地利也逮聖祖坐縛陳理之後百姓不見兵革已二百年矣上下宴然遂稱樂土焉顧城守之勢雖倚江爲塹而周覽四遐曠無崇山複嶺爲之阨塞乃上接洞庭下通彭蠡又故盜藪也倏而烏翔倏而獸逸闐然一葉箭激往來往歲一警青山已亡陳利兵而誰何者況其甚乎頃歲始集腺衝練勇敢於鄂時其江溢令考鉦而遊耀之雄矣顧上下兩江防之門戶未鍵中權之制智者有隱慮焉語不云乎綿綿不絕將尋斧柯

漢陽東握江漢表以大別之山臨高阻深其勢陞而險固國家畫郡與武昌並峙方七里而近蓋左右翼蔽爲磐石安也附郭之縣亦稱漢陽編戶六里有鳳樓之岡郎官之湖其龍蟠而鎮曰九真之山山麓有九泉其支起爲龍霓三峰昂立中有雲潏然則雨漢水別爲沔出新灘其一與沱水合山沌口澗水下黃陂與淪索二水合流同入於江其北百四十里曰漢川縣編戶二十里有山如龍曰小別山迤南爲龍門平眺石鏡紆睇陽臺以臨漢皋涓水會之白水出縣西北逶而南過涓水與

徐氏海陽集

卷之六

六

漢江合若乃地接會郡陵謁所經水陸交輓奔奏之臣乘輶浮舳銜尾而取道故供億視他郡獨繁乃僅僅取給於兩縣其膚剝可知也矧其地當漢水下流歲一泛溢導之不注防之難遏則蕩爲沮洳之場更第束手耳故其民不得已棄耒耜而叩命于湖澤可念也然兩縣土風慄悍漢川爲甚劉家隔吭扼雍梁腋引吳越爲商舶之輳稍稱繁殷乃遊民時群不逞出沒飄忽不可誰何往年盜掠於鄙令率兵逐之竟截其雙耳去所爲不虞之戒彌甚武昌云

黃州之在荆域豈不稱要地哉凡郡之帶漢者襟江者枕沅湘與洞庭者其流皆匯在武昌以下黃州而黃州乃以百雉之城橫集而東握之猶門戶之在堂奧也不鏑且落寇其附郭縣曰黃岡編戶八十六里赤嶼距闔而近二崎之峻其望武漢瞰江而踞江上有白龜渚焉巴水入之東南百一十里曰蘄水縣北山石鼓擊之鏗然鳳棲之山麓有陸羽泉水曰浠河編戶之里七十六東百四十里曰羅田縣山口多雲濤雷困輪四序細縕晴日不分有燕洞焉豁然石門雙燕翠羽其大如雉可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雪官渡之河與巴水合注之江編戶之里二十五西北百八十里曰麻城縣龜峰嵯峨上有白黑二龍之井元和志云吳楚戰於柏舉即斯地也新溪入縣河至大江而會編戶之里百有三十西二百四十里曰黃陂縣有甘露之山木蘭之川編戶之里四十七西百二十里曰黃安縣屏以天臺兩河絡之編戶四十里東三百一十里曰蘄州白雲西蟠大桴東踞江水從茅山十三磯紆行而趨九江鉗鉏之水入蘄河編戶之里六十四州東六十里曰廣濟縣白源之山下有龍湫南爲梅川編戶之

里五十三州東百七十里曰黃梅縣東西二山是暢禪宗梵宇相望厥水爲梅水編戶之里四十六今大千金之子爲家之防備諸室則功十步備諸門則功百步是故局之鑰急也夫州邑星列廼江防使者復專命而扼黃之會寧非國家所謂荆城門戶慮哉乃其所籍與守者朽蠹鈍卒母足以當緩急異時洞蠹綠林闖然一葉往來箭激巡徼之夫第目逆而送之太平愉惰之習大氏然矣在元末季蘄黃倣擾蔓於海內此已事之鑒智者可勿慮乎頃三江之備豫矣疑未可以空名擁也蓋笑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八

其以綢繆焉

承天故安陸州 獻皇帝國焉 肅皇帝旣嗣天子位十年守臣以龍興地奏請儀制二京乃命晉州爲府名承天云府領州二縣五附郭縣曰鍾祥松林之山隱隱隆隆盤礴鬱葱是奠 稜宮肇錫嘉名曰 純德其旁運而糾結於石城之陽爲從岵爲構木其下有宋玉片漢水經郡西南至穴口鎮播爲穴河東南流百餘里又東迤于漢入江其東一百一十里曰京山縣編戶之里三十一其山曰勝境曰京源有瀑布之巖潮水之泉其南有溫

湯馬可引注溉田其東二百一十里曰潛江縣爾雅云水自漢出爲潛故名潛江編戶之里凡二十五里漢水自鄖襄來分流經縣入于江是多沮澤環城數里有壽寧山與棠梨諸岡鼎峙相望而瀕蘆洲之河其南九十里曰荊門州編戶六十一里是稱靈鷲之洞蒙山之泉禹貢之內方在焉漢興統其址以下石城州西一百三十里曰當陽縣編戶五里南標紫蓋西挺冠玉其下有綵水珠泉沮江從北經之合于漳其南三百二十五里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夏水逆于漢播爲滄曰七里沔州北二百一十里曰景陵縣編戶二十五里五華之山截雲而蟠其下有風后城水之著者曰西江曰文學泉沔之屬景陵荆之屬當陽統于郡始郡之建用以衛翼陵寢爲萬世安肅皇帝純孝天至率興霜露之感篤眷湯沐視列郡有加異時縣官有所陳乞部議亡敢寢格者固知豐鎬之澤施在來裔者亡窮也詩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鐸思之旨守土者曷可少乎

德安古鄖子國石杜址枕涓水西帶附郭爲安陸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九

縣白地大安東望豫章連北爲壽山灌水會于漳東流入潁編戶方七里南四十六里曰雲夢縣在楚之鄉歸然神山雲合川雨澤則雲夢潁水經之編戶四里南八十里曰應城縣五嶺高樓戰地而嶧厥水爲西河編戶七里南百二十里曰孝感縣鎮以九峻標以大悟其東爲鳳凰昔有靈龜是將九雛翔翔集茲山是稱水則淪河潁河注焉編戶二十六里西北百六十里曰隨州大洪之陰潁水源之有賴山之穴驪驪之陂編戶方十六里州東百二十里曰應山縣應臺吉陽爲邑具瞻厥水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十

二

歸其籍諸戌卒守望者令與團保相表裏而嚴其
逸盜之罪嗣後無弛備焉耶民其有賴哉

荊州背負荆山山蜿蜒而南衍爲原隰郡奠之岷
江經其前漢水遶其後爲全楚上游領州二縣十
有一其附郭江陵北有紀山迤西爲龍山息壤之
下有郡形石馬西南七十里而近爲公安枕江而
池播爲湖澤其戰地而立曰歲山東南百八十里
爲石首西踞楚望南倚繡林其東爲龍蓋上有靈
湫濱江多湖東二百里而遙爲監利山曰楊林水
曰錦湖夏水出于江入沔西南百二十里爲松滋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雲臺竹園秀峙東南岷江環縣北一里許播爲三
江過三十里而合西百八十里爲枝江朝曦絢然
是曰金紫沱水出當陽南紆縣東禹貢所謂東別
爲沱也西二百八十里爲夷陵州有葛道之峻嶒
黃牛之崇巘江轉黃陵廟趨明月峽過下牢溪帶
州而南三游之洞蝦蟇之泉稱焉州東南九十里
爲宜都荆門虎牙對峙如壁東扼江流至縣城西
受清水州南九十里爲長陽地介夷徼群山環之
有龍角山之陰陽二石馬陰濕而陽燥旱則鞭其
陰潦則鞭其陽清水遶城南下宜都入江州東止

二百里爲遠安山曰鳳鳴洞曰鬼谷西清溪出龍
女祠雙流半里許方瀟瀟有聲東流入沮水西五
百里而遙爲歸州殿山而面江江劃兩崖而流經
其洞爲玉虛簾葉之塢是通耶襄南陽溪水出焉
州西九十里爲巴東上接巫夔當三峽之中群山
合圍江流中微有東瀼西瀼之溪若夫諸州縣編
戶江陵百二十二里公安與監利皆三十二里石
首二十一里松滋三十三里枝江八里夷陵九里
畸長陽三里宜都遠安俱八里畸歸四里興山二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里巴東九里畸而後四里爲土人云夫荊州地衍
而物豐縣衝區夏故三國鼎踞闕然交而爭也夫
亦以其形勢便哉 國家分樹同姓以行部使者
專按其地郡領州縣多夾江而參布之若鎖鑰然
故餘二百里而提封晏如以勢得也顧松滋而上
地與山半江陵而下地與澤半依阻之民慮旱而
厥守在夷環沮之民慮潦而厥防在寇比歲江水
數溢民靡寧宇其高原川熖蟲鼠爲災稱憊極
矣乃三峽之北洞庭之西所謂夷若寇者亦時時
煩刁警焉今楚諸郡吏束手而乏善策者不荆獨

哉即嶽監司日夜注畫戒戎備緝隄防乞蠲恤補
荒圳靡遺力矣譬之膏肓之疾令秦緩能起而稍
肉之功謂奇矣乃復冀其充盈脂澤也不誠艱難
哉

岳州府領州一縣七附郭外者爲巴陵北枕巴丘
俯洞庭之瀟標以君山匯以岷江阻以城陵形勝
自昔稱焉臨湘縣去郡城九十里而近大雪之山
下有聖泉可雪江湘合流之所經也西北八十里
曰華容其北阻長江三面阻洞庭山曰玄石有巨
人迹云南二百四十里曰平江其山爲天岳有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泉瑞竹芙蓉之池汨水經縣東合純廬二水迤西
北會昌水下流合羅江西五百七十里爲澧州北
有大清南有太浮章觀之山其溪九曲厥水惟澧
亦曰蘭浦楚詞云澧有蘭也州西九十里爲石門
紫和秀攢在東隅九折之坡其崇倚雲濤水流入
于澧州西百五十里爲慈利其山曰松梁其巖曰
飛練其峽曰百丈其水前澧而後澧九溪出焉有
鴛鴦之浦東南二百二十五里曰安鄉有山焉其
上多石田曰古田山澧水經之其北有白鷺洲編
戶之里巴陵五十有七臨湘方八里華容二十有

八平江五十澧州三十一石門二十五慈利六十
一安鄉十其三縣皆轄于澧州崇論經岳之畧則
石門慈利山嶠崎嶇篳蒙茂是邇九苗洞庭漁
浩達于岷江建瓴而下揚舲風驚頃刻千里舊業
之盜時或肆志焉故分澧守臣飭備九未江防專
道彈壓洞口用以扼吭豁峒橫鐫江湖而坐銷逆
節也法曰恃吾有以備之澧之控日虞其反側蓋
岌岌然矣江防上游得亡單弱之慮乎誠募勇敢
益艘艘選地而署之令民又各以其族自爲團保
諸翼夷者繼寇者令調察之軍衛之職守望也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七

選悞媮情籍以爲市而縱其出沒者必置之法焉
卽有狡若楊么技若槃瓠不煩尺組縛矣若乃華
容安鄉歲苦水患蓬壘而處幾無人色巴陵江湘
廬井不改彫瘵半之邦本之慮不當懔懔而銜恤
之乎

池漢而疆當鄧鄧羅糜穀郡之地爲襄陽附郭爲
襄陽縣其山一曰岷山二曰紫蓋三曰萬山是謂
三峴水出柳子山南流爲檀溪北流爲涑水亦曰
襄魚波之勝者有習家之池焉東南爲宜城西南
爲南漳去郡城同百二十里宜城左帶漢江東受

夷水平野四合其山爲石梁又東北爲南泉之山
南漳之南境山曰四望陟其巔荆襄房穀可聚示
捷也其磴道詰屈曰八疊山厥水惟沮漳出樊城
上下漢水之陰縣三而州一曰棗陽郡東北自四
十里曰穀城郡西百八十里曰光化郡西北百八
十里又西北三百九十里而遙爲均州均之山隆
然而干霄者其峰七十有二而天柱尤高是謂太
和是冠五嶽爲玄岳異時神扶燕喜至今祝釐之
祀有崇母替水曰均水光化之山爲固封爰有馬
窟云通漢南開出漢馬厥水爲五龍之潭穀之開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七 古 二
林筑陽之故封也西南爲雉山其南爲粉水棗陽
之山大阜源濶也白河濶濶之水出焉襄陽編
戶方十九里南漳十有三穀城十有五宜城七光
化六棗陽五均州方八里襄陽居楚蜀上游晉康
亮謂此地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誠天然之形勢也
且東瞰吳越西控川陝南跨漢沔北接京洛水陸
衝輳轉輸無滯與江陵勢同唇齒昔之英傑以此
郡當建業爲左右臂地利無敵焉顧 國家承平
既久武庫才戟俱化爲鏐鋤橫衢四達吏目吮民
之膏以潤輪軒之轂不且坐罪矣奚暇爲邦本計

設中原有事能無煩枉經營乎故襄陽之患不在
水旱而在要害之無處往年常築樊城議者迂之
故旋築旋圯夫襄之於樊猶武之於漢也一水衡
之南北之倚角固於是乎在城復不起將徹其絃
而召之寇也即方城漢水於地利何有哉
鄖陽縣縣七其附郭曰鄖編戶四十一里錫義之
山其下多微衝其址爲三臺其南爲星牖漢水帶
郭而下爲沔洲四房縣距郡西南三百一十里編
戶一十五里西連九室窰若曲房南折建鼓以望
勾將景山之麓沮水之所發源也曰竹山縣距郡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七 末 二
東南二百八十里編戶與房縣同其山曰方城楚
塞是守筑水出於筑山上庸之水上庸之山源焉
曰上津縣距郡西北四百八十里編戶一十四里
山之嶺崢嶸曰十八盤吉水經西南百里而入於漢
曰竹谿縣距郡西二百六十里編戶九里五星縣
然屏蔽膠庠其山爲連錢其川爲長望曰鄖西縣
距郡北二百九十里編戶如竹谿廣順倚其北槎
牙立其東水曰天河出鹿鳴嶺建鍾而下漢水受
之曰保康縣距郡西北二百里編戶十里荆岬橫
貫蒼靄相繆曰萬連山水曰蟒嶺河鄖陽介雍梁

之交控引宛洛蔽翼襄郢其地多崇岡豐茂民事
懍悍而憚拘押雖歲時群處往往以財力相相長
有伏風四方游民其瑣尾低離與挺而走險者多
逸其中久而滋煽因易爲亂承平以來劇盜數起
一方倣擾四藩同憂始議更邑爲郡治之繼命中
臺大臣開府秉鉞爲鎮重焉然後威略九稜逆節
銷伏稱康乂矣諺曰何知盜穴山若葦苗今四民
安堵如故但其山勢巖險駢附稱盜穴者蓋多有
之往歲保康殺長吏之事可鑒矣卽安暇猶宜兢
兢云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襟扼辰沅以臨洞庭是爲常德附郭爲武陵縣西
峙爲高吾南峙爲普德其北爲陽山陽山之女雲
夢之神諸具武陵者經厥水朗江暨武陵溪咸入
于沅編戶之里凡四千五百八十里曰桃源縣編
戶三十有一安陽之山其崇隱雲南爲桃源其下
有秦人洞桃花溪焉東南八十里曰龍陽縣編戶
二十有九北擁寶臺其西爲澹山浪山水出其下
合流爲澹浪有橘洲止水焉是生香芷杜蘅東南
二百三十里曰沅江縣編戶五里表以蠡山緣以
沅水有石溪龍池之湖常德之西南壤接五溪其

諸蠻錯居獠狡樂禍自漢已然非可以禮義法制
柔也至若岷江泛冒橫束洞庭辰沅諸水靡所注
洩則逆而陸浮故龍陽武沅歲惟水患於是當事
者爲脩槐花大圍小沱西湖諸堤捍之然後阜隰
田廬不至爲水腹吞沒者以防固也顧水之消至
也民或知先爲慮徙徙以避卽跋涉爾猶能扶旄
提倪以幸旦夕而地無重兵脫諸蠻群不逞梟張
境內風馳雲駛鉞鏃相逐元元將何恃而厲禦之
故防夷之策視防川尤宜慎固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六

辰州轄治州一而縣七沅陵附郭編戶凡五十八
里二酉之邃是多藏書三峽而東巨峙怡容又東
爲壺頭伏波之石室在焉辰沅之水同入于沅江
歷砥柱下洞庭而匯盧溪縣編戶一十三里武山
石室槃瓠居之水出其下播爲五溪迤東有盧水
焉縣距郡西方六十里辰溪縣編戶方八里五城
之山莊躋是營房連柱其東九峰衡其西桑溪東
流與辰水合距郡南百二十里溆浦縣編戶二十
有四後倚桃谷前俯龍堆郿梁之陰激水出焉其
流入沅距郡南二百七十里又西二百七十里爲
沅州編戶二十七里州東南八十里爲黔陽編戶

二十有二州北百三十里爲麻陽編戶里八沅之
鎮曰明山東連武陽其上有異人蹟焉涓溪出若
耶流合于澧水黔陽之左爲龍標濱江而踞爲雙
石之麓水自牂牁而入爲黔江西見秀特作鎮麻
陽爰有浮石水泛瀾登有苞茅山是生三春之業
可以縮酒夫五溪種落寔繁有徒大率皆獠獠後
恣睢而驍鷁上下山阪捷若猱騰輕若鷺舉時出
提擷爲齊民憂故歷代爲戍守之區嘉靖間諸蠻
獠聚狶突蟻合數兵之無功迺簡命大臣開府
于沅檄諸道軍罕阻深入以次底定噓亦勤矣聞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七
諸蠻初起慮戍卒譙呵往往啖以利還或以所擄
爲謝久之益狎迺結諸奸豪令先事爲鄉導稍益
食民之蓋藏以嘗我兵異時當事者慮激生變因
幸一切予之撫以苟目前坐是諸蠻有所恃愈益
驕恣不逞矣此其釁蓋華人階之豈盡蠻俗悍哉
今威略震疊諸蠻外皆奉約束齊民嬉然獲就柰
食無他虞第先慮而設防則蹟諸前事察其所以
階之者毋履蹈焉可矣傳曰非我俗類其心必異
夫蠻徼之厘中國守也豈一世哉
長沙附郭縣曰長沙曰善化其西去郡方百里爲

湘潭北百二十里爲湘陰西百二十六里爲寧鄉
東百五十五里爲瀏陽東百八十里爲醴陵西北
方二百里爲益陽西南二百一十二里爲湘鄉自
西自南同三百六十里爲攸縣爲安化其南四百
八十里爲茶陵州郡轄附郭之境其山則嶽麓
度雲蓋石寶峻嶒相望以臨清湘橘州浮馬韶山
玉几表鎮于湘潭四十八泉雲湖是稱涓水經龍
口東入湘下五瀝湘陰黃陵之山其上有一妃墓
焉近挹玉筍泊水經其麓趨屈潭與羅水合曰汨
羅江寧鄉之山崑然大瀉其陽爲香巖巖瀑布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十七
下聲振林谷瀉水出焉其東有乾江春夏趨寧鄉
則水溢秋冬趨湘鄉則水涸瀏陽之勝者有道吾
之峰大圍之王泉其水四出一爲瀏水醴陵之對
峙者曰鳳凰梧桐二山之中出醴醴泉有淥江淥
水焉標益陽之南爲小廬山旁跨白鹿西引浮丘
翠秀如櫨水曰資江誌溪諸水合之東臺縣鍾惟
湘鄉琿璉之山澧水別出焉會涓水側水過縣南
下資江攸之山爲司空鳳嶺爲山平衡若翬厥水
爲攸涑水合之趨于湘安化之大峰屏蔽東止有
十房桃山之奇崛焉水曰梅子溪合伊水入邵河

茶陵之鎮山爲雲陽其東爲皇雲上有七泉厥水爲涿江長沙土野沃衍下有洞庭之輪泉源瀟瀟出山趾故鮮水旱稱善郡其民撥糗而事錢鏹以殖衣食無所仰於四方乃他方游民徒手張願就食其間居停之家初喜其彊力足以任南畝往往僮客畜之久而游民多智辨過其居停主人其主人亦遜謝以爲不及因請諸賦役願與共治或就磽确荒蕪田予之墾而代繕其賦不以實于官及其久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穡異時居停者或稍陵替致相傾奪間有出則游民業也而賦役皆主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七 主

北石門東之北百四十里曰城步縣厥山爲青角厥水爲真良北百八十里曰新化縣西山翠律雲氣晝昏北望熊山黃帝之所登也東有資川會都梁夫夷之水以下洞庭西南二百八十里曰武岡州雲山之秀七十一峰南接寶方洞壑環詭都梁之水出焉州南九十里曰新寧縣大小金峰其上有大小芙蓉之嶺飛瀑若雪川爲夫夷下會資江邵陽編戶凡四十六里城步十三新化倍之二十有六武岡州凡四十三新寧轄於州八里畸邵陵地控谿崗其篁竿諸蠻荒慄弗率驚抗芻蕘蓋自古之國家分布戍卒遮列險要斷其出沒責以衛所而詰戎憲臣與郡邑長吏時謹視之爲備蓋甚設也顧其重趼累繭歷險捷飛來往飄忽莫可踪跡則吾所爲防禦者豈必逐逐然角技於山阪爲武哉要務防吾之戍卒使其守望偵謀咸有實伍毋事虛名其陽戍而陰翼翼者必重繩之民有矯黠不逞窺身荒徼以范賦役或牟爲奸利潛與引導令保伍以實聞於官不爾發且連坐獲事夷者以獲夷之賞予之而又令各以便選地聚力爲團與戍卒援應則聲勢聯絡法度脩明諸夷將極

息矣詩曰顯允方叔蠻荆來威謂不在其人哉

衡州府其附郭縣曰衡陽編戶五十里東北百五

十里曰衡山縣編戶二十有一東南百三十里曰

耒陽縣編戶三十有八西南百一十里曰常寧縣

編戶里七東二百里曰安仁縣編戶二十有八東

三百九十里曰邵縣編戶一十有七東南三百里

曰桂陽州編戶六十有三州南百一十里曰臨武

縣編戶三十有五州西南二百里曰藍山縣編戶

二十有八郡轄衡陽則有迴鴈華雲之峰花藥石

鼓之山雨母石壇重華經之湘江北會蒸水其東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爲鄱湖衡山南嶽爲楚厚鎮其南岫嶠峰有金簡

玉牒之書大禹得之以湮洪流湘水之中有皇華

潭焉耒陽秦石接侯計之山群峰嶺嶺喘吸雲霧

其下肥水出之耒水經其東山曰英頭峙于常寧

望之若鐔矛之英水播郭外爲三江吳水章水出

其西安仁其山爲鳳岡熊耳江曰浦陽合永樂水

注于洙湘江受之鄱山爲青臺西有萬陽擢雲而

嶺深水合于雲秋入湘桂陽金山蜿蜒若重城秀曰

夫容靈曰龍渡石門之西舜水注之東西二山峯

律橫嶺是爲臨武武水山焉舜峰峙焉藍山之封

後商天柱嶺曰百疊其山有峨皇女英之祠藍嶺

之泉注爲藍溪東有華荊津水夫翼軫之精下當

衡山據五嶽之上游跨兩粵之裔域故湖南與區

稱衡州焉乃其俗雜三方地紆谿澗巖居谷飲之

子徂習窮僻憚於檢押聞官師則震懼望公府則

惕息故多束手而聽於里魁請以服勤所得共賦

役佐以食飲道里用度諸費予里魁代之輸餉里

魁非盡行誼人也間取而乾沒之急則以爲已輸

而以適坐原予者官處齋閣校籍而責徵則通負

助列命操縵而遺之彼其人至亦不知謂何而積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適至此不已則飲泣稱貸代之矣故甲之傲里者

固十有四里之蠶甲者則十有九而山合之民爲

甚焉司牧者其儲神察之也

耒州爲郡勢控路越勝距衡湘領州一縣六附郭

爲零陵山曰群玉篁竹扶疎西接朝陽之巖焦山

崔嵬虞舜南巡歷焉永入瀟水入湘江北百里曰

祁陽縣背祁山而面方屏石燕之岡有石倒懸

紺如燕陰雨群飛霽還爲石水則潄溪著焉西九

十里曰東安縣山曰黃華水曰清溪有龍山之泉

南百五十里曰道州月巖瀟溪川嶽之表五如之

石七穴之泉是稱崛奇其北爲鼻亭營水自營山
出焉州東七十里曰寧遠縣截業九峰是曰九疑
九水源之王琯之巖近枕舜祠漢時王琯十二之
所出也東南爲三級麓牀州西七十里曰永明縣
山爲都龐五嶺之一東南爲太掩山西北爲荆峽
鎮瀑帶之水注於湘州南七十里曰江華縣是望
之山秦水是源歌父暖谷南接陽華不老之泉飲
之宜年壽陵之編戶方二十八里祁陽十有三東
安八里道州二十有五寧遠六十有三永明二十
有八江華方四里異時言者以求郡爲古蒼梧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野當湘灘之交脣齒全桂請割隸粵西

天子下

其章令兩藩熟計以聞時楚中議者以衡永壤接
永郡割則衡陽孤卽西陽邵陵將鮮屏蔽聲勢不
相貫且求民世楚已久一旦隸粵慮土俗弗宜請
如故便從之故求之不改隸者勢不可也若乃複
領長林岨介蠻落時或徭突以驚耘牧而馬鞍鎮
荆峽鎮尤稱要地嚴兵防戍及今宜爲石蓋焉語
田談虎於室勇士立戈雖未見虎貴先禦之也

郴州之境環以萬山東有魚仙北有蘇嶺南有靈
壽西有陽華水曰郴江三川入之桂水會焉編戶

十有三里領縣凡五西北八十五里曰永興編戶
二十里南九十里曰宜章編戶七里東北百里曰
興寧編戶十四里東南二百四十里曰桂陽編戶
十五里東二百八十里曰桂東編戶四里永興之
山四十八峰嶙峋北峙勢若連屏其西爲高亭其
東爲九折豹水出白豹山下入于郴江其泉爲桃
花湯宜章仙掌若拂玄蓋以承露華西望寶雲邑
如雕玉水曰大章小章合武水石困瑤岡鎮于興
寧泉曰醴醪厥江爲資與瀘渡水合九石之首標
以雙魚是爲桂陽來山洞靈奇秀互映壽江出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七

七

南淇江出其北桂東之勝者三峰之列嶧焉其水
爲巖溪負山之民質愿而多勁非獨習尚亦風氣
然此脩教設禮漢史所以循衛颯也今採漸於熙
化庶埒中州顧其地遠京師七十餘里主爵者類
以荒僻擬之銓授之際無所選擇故州邑長吏大
氏皆循習故常輒托於孤遠往往無以自見蓋
祖宗之所重而時俗視之以爲無當于緩急也卽
有不御之權將安施乎

靖州踞特柯之北武陵之南杆蔽沅湘控扼谿峒
編戶之里凡二十有二崇山四環其稱勝者則九

鼎五老實黔青蘿云帶以渠河溪溪入之是曰洪
江東北方百里曰會同縣東表白社雲盤之山接
分石馬靖以東石靡而東沉以西石靡而西若劃
然開之若水朗注出東北編戶二十七里南百里
曰通道縣其山爲福湖水有芙蓉多是之江編戶
方五里東百一十里曰綏寧縣山有蓮荷嶺有舊
蒲溪有太金太煉焉編戶三十有三國家之設
令也以州境山川險錯蠻落隣接故不以屬郡而
直隸于藩司蓋寵以事權彈壓荒徼爲邊氓計也
顧諸蠻性習難維結休偶僨悍弗制而指心爲約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主

刻木爲契卽終身不渝豈盡與人類異乎昇哉所
貴司牧者醜德震威先聲風馳制諸未發而遮險
列成日隄備之玩者必法彼荒徼之衆其不戒伏
而屏息無幾也乃若州去藩司方千餘里歲時建
白例必得請乃按章行之固也籍令捍禦機宜睹
柱眉睫必候報可乃舉得無有日中弗鑒坐致失
時之慮者乎誠急假之專斷弗束以格例寧獨渠
陽守令便也卽事功可冀矣

施州距巴巫之境改廩若國焉歷代畫郡大邑邊
徼羈之國初州衛並建隸于夔已而罷州獨置

衛改隸于楚閩編戶凡三里有客星之山象魏之
峰朝貢之水清江出焉亦曰夷水廩君土舟之所
浮也其西北三百五十里曰大山軍民千戶所積
翠北峙朝霞南翥厥水爲萬頃湖接酉陽其東百
里曰施南宣撫司山曰猓龍是出醴泉其東爲茨
柱之峰有白石溪梅花塢焉初領安撫司四曰東
鄉五路其山爲龍馬細沙之溪入于龍平故稱細
沙峇以此曰忠路厥山爲石旗水則中應兩會土
溪焉曰忠孝石門峙而南龍泉注而西曰金崗其
山爲積玉爲翠屏其水爲寒谷溪二里許爲黑洞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五 夫

洞敞若門冰從中流夏寒而冬溫復上有小洞窟
絕人逕施欄楯焉後又增置中洞安撫司凡五安
撫施南轄之其東鄉領長官司者三曰樵把曰上
愛茶曰下愛茶蠻夷官司者二曰隆奉曰鎮遠忠
路領長官司一曰劍南金崗領蠻夷司一曰西汧
惟忠孝故無領司云西三百二十里曰散毛宣撫
司西溪經焉領安撫司凡二曰龍潭有白鳳之山
前遠黔水曰大旺有芭蕉溪而東流臘壁二蠻夷
官司隸之東二百五十里曰忠建宣撫司距司而
嶺爲連珠帶以弄羅之溪入酉水焉領安撫司二

爲忠尚爲高羅有明珠忠勞喜之山母古龍高之溪山曰棲鳳其下有木田長官司則故高羅領也其思南長官司以後增置山川關馬其徑領于衛者長官之司二曰鎮南曰唐崖唐崖之萬峰有杉篁洞焉杉篁之水出之大都長官蠻夷諸司轄在安撫諸安撫則分轄下宣撫諸宣撫則總轄于衛惟鎮南唐崖衛直轄之其廣袤方二千餘里并引庸蜀而與南郡武陵犍牂犍犍二方錯入夷獫介居其中出魚腹胸臆則蜀警向巫縣偃山夜郎則楚警故雖最爾彈丸而實楚蜀之險會地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表

國家樹以戎衛分布千百尺長歲時屯戍之守以武臣開署于荆而撫夷則以郡倅率領焉繼以黃中之叛設憲臣一人駐夷陵鎮之尋革而單壁復叛楚蜀大臣交章而議其始克底定乃以荆郡丞代倅往撫其地守署移建衛城儼武臣居守之復命故憲臣之按荆南者兼兵衛專時巡以詰戎累邊鄙山是稱稍靖焉謂其然霧忽蒙密而等道險絕單騎馳險或難之故不惟兼憲大臣憚在門歷鮮有至者即郡丞時往撫屬亦多以不習風土居無何而旋軫矣籍今諸武弁屯戍者或

以荒遠自弛驥利而幾紀則諸夷安所繫命不將重啓其玩而借之繁耶故慎選其人以分握險要而憲臣與郡丞歲勤庶察之然誠控馭清江之要策也若衛之東南二百二十里爲容美宣撫司領長官司四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崗曰木盡源通塔平後又增置盤順安撫司皆與衛壤屬而山川靡所考論其九縣未定二衛經略事宜大率同施州而求順保靖二宣慰司及其屬則皆山川無考猶容美云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八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

山微考

槃瓠初帝嘗有文犬曰槃瓠得犬戎吳將軍頭銜造闕下帝不得已乃妻以女槃瓠負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後因自相夫妻帝賜以名山廣澤居之久而延蔓號曰蠻夷今武陵谿尚諸蠻以歲十月朔祭都具大王男女各成列連袂而舞謂之踏徭意相得則男伊鳴躍之女群負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八

志

所愛去遂爲夫婦不由父母歲首搆雜酒飯魚肉以祭槃瓠群號爲禮蓋其遺俗也唐虞與之要質故稱要服周稱荆蠻嘗命方叔伐而城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復振乃厲於楚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定諸蠻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歲令蠻輸實布大人布一疋小口二丈漸有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婁徒至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及潯山蠻雷遷等入寇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自沅水入武溪擊之單程等不

下俘雷遷等七十餘口徙置江夏界所謂沔中蠻也繼遣伏波將軍馬援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爲置吏司之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叛入零陽蠻界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郎擊從等下之三年冬澧中蠻單勉健等又攻燒零陽作唐孺陵界中發荊州七郡汝頽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募充中五里精夫等叛者四千人與戰於峽下太破之斬兒健首餘皆降永元四年冬澧中澧中蠻皆反郡兵擊破之元初二年澧中蠻怨郡縣徭稅失平遂結充中諸種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八

二

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追擊皆散隆明年秋澧中澧中蠻四千入復爲寇又零陵蠻年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州郡募善蠻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請增蠻租賦議者皆以爲宜獨尚書令虞詡奏不可帝弗從是冬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殺卿吏以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之斬首百餘級進乃簡選良吏撫諸降人得其情和詔增進秩賜錢二十萬元嘉元年初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拘執縣令此深山至永

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降之永壽二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衆至萬餘人殺湯長史及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英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傲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柰何葉符守之重爲遁逃之人乎肅拔刃向英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英抱馬固諫肅遂殺英走帝聞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英門閭拜家一人爲郎以右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史討長沙賊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蠻亦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靈帝中平光和間州郡擊破武陵叛蠻江夏蠻復叛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章武初吳將李異屯巫秭歸昭烈遣將軍吳班攻破異於是武陵五谿諸蠻相率嚮應隨其種落布諸郡縣居之晉劉石亂後湘中諸蠻漸得止遷陸渾以南滿仁山谷宋文帝元嘉中天門淩中令宋矯之賦重蠻不堪日向來等遂叛破淩中及郊道產善撫蠻莫

不順服皆引山平土多緣河爲居道產亡後復叛齊高帝時武陵西溪蠻田思飄武帝永初黔陽蠻田豆渠湘川蠻陳雙李谷並寇掠州郡討平之六年除田路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驢玉爲世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帥後魏恭帝中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詔拜官褒慰之隋初置錦溪巫淑諸州以處蠻衆其後諸酋各據其地自署刺史至唐憲宗元和中辰淑蠻酋張伯靖嫉本道督欲許刻聚衆叛侵播費二州黔中經畧使崔能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商節度使嚴綬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伯靖上表請隸荆南乃降崔能內患之更請調荆南湖南桂管軍爲應援約西原十崗兵皆出可以成功公卿議者皆以爲便宰相李吉甫曰伯靖挾怨叛壓以大兵招之可不戰自定乃命能母出獨詔嚴綬招伯靖遂請江陵降授中郎將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據有湖南稱楚王溪州刺史彭士愁以溪錦將州歸附立銅柱爲界命學士李鼎銘之界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師登若平地畏威仍感惠結逾川行途時數出寇邊邇來二

州諸蠻以首秦再椎武畧爲蠻黨所服召至闕下
擢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屬租賦悉予之官其子
爲殿直再椎感恩誓死報至州日訓練土兵三千
人皆能披水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遣親校
二十人分使諸蠻布朝廷恩信各得降表以聞改
團練使自是邊圉五州數千里絕無邊患四年知
溪州彭允殊偕前溪州刺史田洪贊等列狀歸順
改洪贊萬州允殊官如故乾德五年溪酋彭允
朝授濮州牢城都指揮使是素據險恃兩端
因置內地羈之開寶八年珍州刺史田思遷及南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州進銅鼓內附太平興國四年獎州刺史田處達
懿州刺史田漢瓊夷州蠻任朝致等來貢知晃州
田漢權獲古晃州印一鈕以獻七年詔辰州不得
移馬氏銅柱淳化四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
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魔鬼有
詔勿問至道二年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自列
其障護辰州五邑功請以郊恩特授詔加通漢檢
校司徒進封河內郡侯咸平元年通漢請定租賦
貢宗以荒服不從弗許古州刺史向通展來貢鑄
印賜之五年溪蠻請入粟易鹽自是邊果有三年

之積景德三年辰州蠻攻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擊
走之高州新附蠻酋九十人及諸名豪百餘人來
貢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崗蠻來朝大中祥符三
年慈利縣蠻相讐劫知澧州劉仁霸請率衆定之
帝恐深入生變止詔諭降五年詔溪崗蠻歸所劫
漢口及五十人者許署職貢如聞緣此要利妄掠
邊民充數所在切察之六年辰州溪崗都指揮使
魏進武數寇邊朝廷不欲發兵窮討降詔招諭進
武詣吏請罪復勞之天禧元年辰州都巡檢使李
守元攻白霧圍斬蠻級降其酋三百人已而溪錦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六

叙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
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每賞恤之初溪州有三
曰上下中溪而北江酋彭氏最大世有之又有一
賜忠順保靖感化末順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
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
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將承
襲則諸酋合議其當立者具名移辰州保証申鈐
轄司以聞乃賜勅告印符隔江北望拜謝彭氏自
允殊文勇儒猛皆世爲下溪州刺史後儒猛叛知
辰州錢綽等斬降千餘人儒猛亡執其子仕漢歸

京師未幾儒猛降詔至明灘歎血盟遣之授仕漢
殷直後遁歸引衆蠻爲亂儒猛以聞詔嘉其忠彭
氏何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儒猛攻殺之
文綰之子儒索率其黨來歸天聖七年下溪州刺
史彭仕端使其弟仕義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命
仕義爲刺史仕義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後
以罪絕其貢自咸平後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
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後師寶數自訴請知
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之朝貢如故寶元二年辰
州結獠三千人款附慶曆二年桂陽監蠻徭內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七

詔發兵捕擊之徃所居山自衡州常寧綿桂陽郴
連賀韶諸州環紆千餘里初有吉州巫黃捉鬼兄
弟數人皆習蠻法誘衆盜販鹽殺官軍匿崗中旋
誘殺之其黨五千人出藍山華陰崗殺吏民潭州
都監張克明以聞擢楊昉提點刑獄督攻討久之
弗克始於湖南置安撫司詔轉運使招撫之又令
民被害者入山捕蠻蠲復各有差時蠻勢方熾刺
知潭州劉沆招諭能自歸者第錄以官沆大發兵
臨之以勅書從事降二千餘人五年餘黨唐和等
復內寇乃詔湖南安撫使以便宜從事於是沆

昉等八路入討獲桃油坪熊家源等皆捕斬其衆
唐和等遁去冬復入寇戰於華陰洞隘口胡元死
之沆與昉坐黜以劉夔代沆爲安撫使夔請以詔
書招安就補溪崗首領詔可夔敗唐和等於銀
江源降賊黨五十六戶詔錄其首領戒所部撫存
之知桂陽監宋守信奏言唐和稽亂朝廷不許解
討故久未克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習溪崗事願
得敢戰士二千引路土兵三百優給金帛使之逐
捕令其勢窮必將款附於是大發兵討之其衆果
懼遁入郴州黃岑山由趙崗轉寇英韶州依山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保七年和遣子詣官願貸糧米居所保崗中詔所
司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
爲崗主其衆悉降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振自陳
捍禦勞請於崗中置中勝州詔可至和二年彭仕
義殺誓下將有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
爲亂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深入仕義遁俘孥及銅
柱特官軍戰死者十六七蠻又數寇邊吏不能制
朝廷姑欲無事間遣吏諭許改過赦省五六七州
貢奉歲次久之仕義仍歸所掠兵丁率蠻七百飲
血就降即辰州界峒溪據守其兄師晏攻殺之納

誓表于朝歸咄溪地并以皮白洞地來獻詔爲王
溪州刺史嘉祐二年羅城崗蠻寇澧州發兵擊之
之熙寧初用兵以威四夷以章惇經制南北江湖
蠻事時止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彭師晏誓下州崗
諸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詔脩築下溪城并置砦柵
茶灘南岸名曰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
民遣師晏詣闕授京東州都監元豐八年湖北轉
運使言辰州江外生蠻單仕穗等領內附詔不許
其旁境有梅山蠻者東接潭南接邵西辰北鼎澧
梅山居其中向不通中國太平興國初左甲首領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九
苞漢陽右甲首領頓漢凌遠遣使招諭不從命
客省使翟守素調潭州兵討平之後有蘇方者居
此數侵奪叙富等州向舒二族知益陽縣張顯狀
捕其魁黠符二等謀開拓而邵縣之安撫使吳中
復以聞其議中格轉運副使范子奇復奏尋召還
力主其議熙寧八年乃詔知潭州播風湖南轉運
副使蔡燁判官喬執中同經制章惇招納之於是
遣執中徇蠻至全州而大田三砦飛山諸蠻皆附
遂檄諭開梅山蠻徑爭除道以俟東起寧鄉司徒
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

佛子嶺籍戶萬四千田二十六萬四百畝各有奇
歲一輸稅築武陽開峽二城置新化縣隸邵州又
有南江蠻者自辰州遶長沙邵陽各有溪崗曰叙
曰峽曰中勝曰元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
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向氏居
之皆受朝命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衆不附屢
州布衣張翹言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叙
差大餘土廣無兵近苦荐饑種相讐殺咸思歸徙
請先招下富峽二州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孱
弱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劉象商度策請如翹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一
乃遣章惇察訪未幾策卒以石鑑爲河北鈴轄兼
知辰州助惇經制已而富州向未降獻先朝所賜
劔及印來歸光銀光秀等亦降獨田元猛頗驕
數侵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
諭爲懿洽州蠻所殺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崗悉
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徵誠州者唐溪
崗州也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崗首領以其族分掌
州崗太平興國間首領楊縝始內附楊通實始入
貢命爲誠州刺史繼傳楊政嚴楊通璽至楊允當
始在熙寧八年率族姓二十三州崗歸附詔爲石

疑直有楊昌運者亦願出租賦爲漢民詔補如
光富官獨楊光僭願召固詔湖南轉運使朱初平
羈縻之旋降與其子儼請建學求名士教子孫詔
以潭州長史朴成爲教授加光僭皇城使州刺
史如故尋置誠州元豐二年邵州關杞奏於徽誠
則融嶺擇要害地置城詔以沅州貫保砦爲渠
陽縣誠州領之以徽州爲縣竹縣隸邵州趙楊言
上江多星銅鼓牟鎮潭溪上和上誠天材大田等
團益至誠州城下貿易可漸招撫及令邵縣竹招
諭芙蓉萬驛諸團從之諸團果納土於是增築多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星等皆遠連徽廣西融州王口砦烏元祐初
俞王巖叟言沅誠州創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砦
縣勞費鉅萬湖荆兩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
開路達于誠州增置潯江等堡民不安業斟酌廢
置於是廢誠州爲渠陽軍沅州如故而罷兩州兵
馬及守禦民丁時諸蠻復叛朝廷痛懲邀功邊吏
有擅殺蠻人者皆坐罪乃詔湖南北及廣西路毋
開邊寨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寨
道路砦堡並廢於是楊晟等復乘間寇文村堡結
西融州砦爲患湖南三路俱震朝廷務省事乃

以其地予蠻詔湖南轉運使李茂直招撫又遣唐
又同措置邊事討之後以渠陽爲誠州命光僭之
子昌達同知州事實保豐山若水諸砦皆罷戍操
授上官俾又同毀樓櫓撤官舍護領居民入砦至
崇寧初始改誠州爲靖州時開邊拓土之議復熾
於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廣尚蒙光明樂安尚程大
法都丹團黃光明靖州西道楊再立辰州軍都管
罵等各願納土輸貢賦至宣和時方招致熟鬼而
西南夷僚及溪洞蠻亦復交寇於是言者以爲納
土之議版圖存虛名府庫亡實利有損無益宜令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帥臣監司條其建築財用商校利病宜省則省宜
併則併以減戍卒漕運勞費乃詔廢所置初邵紹
興初御史明橐言溪峒歸明官舊湖南邊郡及二
廣皆有之崇觀以來員數寢多添差州郡指使酒
稅諸職及諸州措置隘寨又令官押鄉兵彼皆生
長溪峒不習法令貪婪無厭鞭笞捷辱民苦之宜
令帥臣措置適宜不致歸明官生怨邊民受害詔
廣南荆湖路帥臣措置以聞紹興三年臣僚言武
西軍溪峒舊嘗集人力爲義保雖糾正官然未嘗
遠戍靖康開始調之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歛百

出義保困苦不勝乃舉世業客依蠻崗聽其徭役
州縣猶驗舊催科致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眾日
強兼武岡所屬二州悉爲徭人所有遠戍之實已
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悉怨乞
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六年知鼎州張翥
言辰沅靖與溪崗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手得
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誰與
捍禦今雖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遺僮
奴竄名籍中無益公家宜別募溪崗可得三百人
俾加訓練給田募人開墾以供邊儲詔下荆湖北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三

嚴禁令帝以往年禁西夏互市遂至用兵止令帥
師裁決及言宜詔與谿崗隣接州郡毋侵徭人帝
從其言九年宜章谿崗民略科寇郴道連桂陽諸州
詔發兵討之獲略科餘黨復據藍山寇平陽縣遣
江西兵討平之十年琴州溪崗楊進順等率族屬
歸生界五百戶疆土三百餘里獻所造兵器金爐
酒柸各一束入朝十四年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
岡徭人有父子相殺宜出兵助其父俾還省地帝
以問秦檜檜恐輕舉生事帝曰恩威弗可偏廢彼
不侵省地則已如有所侵奈何弗舉俾知所畏哉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四

十二月武岡軍綏寧縣都巡檢率族三百人備黃
金硃砂方物入貢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
縣多隣溪崗省民與徭交結擅自易田大姓或以
產寄徭戶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表正經界其管
田及詐匿其產在徭人者咸論如法仍沒入其田
以賞告姦者或先賣入徭人者俾爲別籍毋遽奪
能還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詔湖南帥臣禁止如
其言乾道六年盧陽西徭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
叔傑討之敗績初徭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叔傑
輒出兵破其十三棚奪還所侵地於是相結爲亂

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及益兵三千人討之宰臣
虞允文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若更去叔
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乃
以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降七年前
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保靖南渭永順
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擾
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乞伶乘隙焚劫後徙縣治
於沅陵縣之江口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竊據其
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徭蠻侵掠
田野荒蕪守倖無遠慮以田給靖州乞伶楊姓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五
佃作而課其租且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
之衝一有蠻隙爲害不細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
召募之需請歲增給緡錢一萬俾募強壯禁軍分
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詔湖北帥臣詳議以聞八
年知桂州陳入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
不服役田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
保障實南服之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
或兵甲少振蠻獫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帥宜重守
臣之選崇寧初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按都統
司或帥司簡兵二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致慢

守臣通蠻徭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此
得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安能爲
用臣以爲宜聽守節制使帝善其言復問左右曰
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本溪
崗神宗初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
改靖州與桂州爲隣故令廣西漕司及期饋運也戍官
不如期宜復舊制令廣西漕司及期饋運也戍官
軍聽守臣節制爲便帝從之九年邊帥言永州徭
人近廣西者常以砂板滑石山貨竊與省民博鹽
朱山田易旱暵之則冒死突出肆毒滋烈沿邊省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六
民遂與交關或侵負締怨又私相仇殺因遣吏經
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可用者七千餘人分
五十團立長副相制毋得與徭通爲器械教習徭
犯一團則諸團鳴鼓應之次諭近徭亦相團結戒
毋犯法通其博易不然絕之彼見邊民已結衆博
鹽米皆隳然聽命最後擇勇吏將桑江歸順五十
二徭頭首深入生徭皆以近徭利害諭之悉從乃
置博易場二天子誕節皆領赴與犒賞諸徭大悅
五籍遂定又言萬一遠徭弗率須先破近徭近徭
欲動須先勝邊團迨至城郭其勢亦難朝廷嘉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徭崗徑途非一如永州之東安武岡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山皆可徑達此非一州得專約束故游民悉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競相敲剝深爲邊害今宜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徑山谷間俾湖南止廣西帥憲總其役廢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詔可儒林郎李太性言此來蠻徭爲亂邊吏墮不以開遂致猖獗宜戒州縣遇徭竊發盡時以聞十一年詔禁民毋質徭人田俾能自養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七

潭州湖南安撫使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邇蠻夷臣以爲宜擇素有智勇爲徭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其習俗嗜欲悉同徭人婚姻相通情僞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間能立勞效即與正補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諸司言異時溪崗設首領崗主頭角官及防邊指揮等使多行賄得之爲害滋甚今宜如彥勵所請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從之嘉定初郴州黑風崗徭人羅世傳出掠省地統制邊寧戰歿遂爲湖南害詔隆興潭州兵招降

之臣僚上言辰沅靖邵之地多接溪崗其居內地者爲省民熟戶山徭崗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熟戶山徭崗丁計口給田不許鬻易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以此樂耕生界有警極力爲衛近年山徭崗丁田聽與省民交易其米掛籍賣之往徭軍人生界溪崗受產或爲鄉導引生界出沒省地宜勅湖廣監司比山徭崗丁田如前禁止詔從之元祐誠州土酋歸附遂更靖州爲散州下溪州彭萬潛自改其州爲永順軍民安撫司其溪州地宋置保靖州遂因之屬新添葛蠻安撫司至元中實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八

慶及永州苗亂清湘至新寧命劉欽楊招勇討平之至正中永州崗寇亂陷東安民聚山寨避之沅江李再興叛明與下湖湘諸溪崗酋相率內附詔以其地官之郡縣之接蠻部者悉戍以兵宣德六年鎮寧等寨連結貴州銅仁平頭諸苗其首龍三曰大蠻龍老虎石討姑等爲亂命都督蕭綬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二十餘萬討平之班師後旋叛詔綬等各以罪從事乃冒暑夜馳奪池河營擒殺過半賊軍伏深箐因九月出降乃設溪溪等十堡戍守正德七年苗酋龍底峯龍同保等囑聚川

湖貴界中詔發兵撫勦巡撫都御史劉丙移鎮辰州撫生苗八百餘口戮其魁八十人復趨沅州與無制都御史楊茂元會調三省漢土兵破重酉田坪諸寨擒斬千餘人八年兵入天生砦圍絕糧餉水道賊困死者千餘乞降銅仁遂平置鎮守備以制禦之十二年柳桂土人龔福全倡亂偽號延漢大王其黨龔福興分據烏春山臘寨偽署總兵巡撫都御史秦金以聞時賴賊據橫木桶岡方熾與福全聲勢相倚王守仁方奏檄湖兵夾攻於是詔以江西屬守仁柳桂屬金討之金移鎮柳州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元

部署諸將前軍由桂東進東水左軍由桂陽進漢黃熱水右軍由郴州進紫溪後軍由臨武進芭解堡剋日齊舉繼以右後二軍地廣賊衆分帳下兵益之攻破諸巢禽劉福興等斬首二千餘級惟首惡龔福全遁保馬山禾倉石寨據險未獲乃懸五百金購福全趣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討抵寨下轉戰數合賊敗獲其姪秀等焚毀廬舍俘福全及其妻女餘魁高仲仁走仁化諸營兵會廣兵搜捕擒斬殆盡詔即其地誅福全柳桂平湖貴間有山曰蜡爾綿亘三百餘里諸苗居之雖分隸

兩省其蟠結窳徙實相數匿焉然各受土官束轄有戶籍稍輸賦其屬鎮溪千戶所者所墾多蘆溪田供徭役嘉靖初時小寇竊不叛有興餘者故掌子坪土官也以罪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賄脫歸事之興爵大澤雷以逞苗怨怒燬其公署以叛蔓引鎮溪苗亦叛會貴州銅平官責苗不輸稅因移督土官掣印走諸苗遂騷然並起湖貴守臣討之不能定嘉靖十九年乃詔萬鏜以副都御史開府辰州集諸路兵討之時有言鎮溪土指揮田應朝可任使鏜因署爲巡捕而應朝實狡黠多智異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八

辛

時嘗陰構未順保靖相讐殺而兩利其賄至是益肆爲奸利戰則庇賊徧良冒功賞或撫則反覆要重貲夷實未嘗見利督府監司不察切任之故功久未成鏜召苗酋謂必得質乃出於是以千戶往質酋龍某者來見鏜執以聞誅之苗亦殺所質千戶以報繼遣兩省監司挾所隸土官詣賊營諭撫犒以牛酒計口給食予其魁龍許保冠帶時湖苗歲苦被兵聽撫而貴苗未大創內實驕橫陽許之遂罷兵召鏜爲刑部尚書未幾而龍許保吳黑苗復叛焚掠州縣無寧日二十七年乃命總督兩廣

侍郎張岳爲右都御史移鎮辰州招討之岳至該
者猶謂撫使不備乃成以兵會苗復寇旁縣撫是
力主用兵令參政王崇憚聽撫湖苗其近貴倡倣
諸寨以庚戌九月進兵討破之俘斬二千餘執許
保母女妻妾我兵遂稱獲許保捷聞龍新城而止
留石邦憲等搜捕辛亥二月許保黑苗復糾合湖
廣附貴叛苗寇思州府中故用瞿塘衛卒踐更
戍之聞寇平城中稍懈賊因詐爲瞿塘踐更卒傳
入城殺居民掠帑藏執知府李允簡等去邦憲等
亟分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歸遁入林箐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主

誅諸守臣爭欲罷兵岳以黑苗深匿未除必且生
患乃縱還其親黨而密督諸土官索之王十一年
八月劉甫等跡知黑苗襲斬其首以獻朝議設三
藩總督留岳鎮撫其地岳乃疏罷沅溪等堡更設
乾州等十三堡以土兵沅蠻等萬餘人戍守三十
八年四川容山土舍張問韓旬爭印相仇殺劫鎮
遠軍屯都御史王崇復討平之四十二年給事中
沈某奏以貴州巡撫兼制湖北川東龍總督祚履
沅設兵備撤民兵移糧選募沅凱等與投順苗人
分列屯戍又以土民參錯耕種外以民兵遙振軍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八 主

威環衛之制曰可
廩君故巴氏子與樊譚相鄭爲五姓俱出武洛鍾
離山石穴未有君長約擲劍中穴者奉爲君惟巴
務相中之立爲廩君四姓臣焉秦惠王并巴中以
巴爲蠻夷君長將比不更世尚秦女有罪得以爵
免其君長歲出賦錢民戶出幪巾鷄羽其地在南
郡之西北接徂山夷道南連武陵西介巫夔後漸
滋蔓越跨江北故稱南郡巴巫蠻漢興以隸南郡
至章帝建初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叛遣使者督荆
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不下乃督巴郡魚復數道

兵攻之斬其渠帥聖等乞降悉徙置江夏昭烈遣將軍吳班攻破吳將李異於巫秭歸諸蠻響應乃分置宜都大興建平巴東江北諸郡蠻各就險阻居之劉宋於荊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諸蠻附者令戶輸穀數斛餘雜調孝武帝爲雍州時巴東建平宜都大興四郡蠻爲寇人戶多流散及即位大明中西陽蠻皆叛沈慶之率江雍荊河州諸軍討破之後魏孝文延興中桓玄誅子誕亡入太陽蠻推爲主因築城號施王擁河水以北漁業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附孝文嘉之其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八

重

後太和中襄陽蠻酋田益宗雷婆思等率衆千餘內徙求居太和川詔紹康侯使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爲寇宣武帝景明間東荊州蠻樊安等反遣鎮南將軍李崇討平之末平初東荊州表誕于太守桓叔興招慰太陽蠻田育立等二萬八千戶以歸詔置郡四縣十八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諸蠻後魏遣蠻帥桓叔率蠻夏二萬餘人討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後因六鎮亂隴所在反叛荊郢蠻人擾斷三鵠路至於襄城汝水多被鈔掠有冉氏田氏向氏大者萬家少者千

戶僭稱王侯屯據三峽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荊河州伯遣王雄討之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等反攻陷白帝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聚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築京觀後蠻蠻遇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自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峽中要險築城置坊以爲襟帶焉唐時號彭水蠻寇服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十八

重

不常宋真宗咸平五年施蠻數擾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對曰蠻無他求惟欲鹽爾因詔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與之鹽諸蠻咸悅相約不爲寇鈔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於是與溪州蠻皆願歲輸粟易鹽轉運使丁謂上言溪蠻入粟實沿邊紫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自古安邊未有若此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先是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衆子弟捍禦之辟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謂因召與盟令還漢口四百餘有生蠻違約謂遣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

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蠻皆震懼伏罪訓置尖木
砦施州界以控扼之景德二年施州叛蠻渾仲通
等來歸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
州請令施州招利若援之詔以蠻火自相攻不許
黔州言磨巉洛浦蠻首領二千人歸順三年夔蠻
千五百人乞朝貢慮其勞費止之乾興初順州蠻
田彥晏寇施州暗利砦縱火去夔州發兵擊之明
年彥晏款邊上警狀仍加爵知州如故仁宗天聖
二年詔安遠等州道遠聽以方物留施州嘉祐三
年詔以施州蠻河求勝所領州爲安定州熙寧六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十八

七

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米者估實直如七年不贖
則變易之先是蠻因餓以金銀倍質直質于官易
粟官不能禁至是始著爲令其後熊本經制清井
事宜蠻酋田現等內附施黔北近蠻子弟精悍善
用木弩樂箭戰鬪捷朝廷嘗團結爲忠義勝軍
及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復其用元初置沿邊溪
崗招討司及于西高州置大奴管勾等崗長官司
尋以順川西界仍置緄沙砦更忠路金崗俱隸施
州尋以施州隸夔州路崗土單順人貢進散毛爲
府至正初施南叛詔都元帥紐璘諭降之更爲施

南道宣慰司廢富州爲散毛崗以大旺地大翁迦
崗令師壁安撫司領之更置龍潭長官司尋又更
散毛誓崖爲宣撫司給符印置官屬以順州爲忠
建軍置湖南鎮邊宣慰使司置石溪崗長官司于
故西高州又改高羅寨爲宣撫司其後施州崗蠻
叛四川行省招降之進州爲施南招討司都元帥
府無何明玉珍起蜀盡有其地據之明興洪武
四年置施州十四年置衛至二十三年始廢州入
于衛因其邊徼羈縻之爲立宣撫安撫蠻夷長官
諸司以部領蠻落不重繩以漢法後又令荊州通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十八

七

叛一人歲往撫之諸蠻皆願奉約束不盜邊至嘉
靖四十二年施州蠻王忠聚黨攻劫掠龍潭攻走
羅荊蜀二藩皆騷動詔二藩巡撫大臣會兵討以
聞時巡撫都御史谷中虛下令督荊南諸將往據
諸險要屬藩王紹元諭降以沙市巡檢趙應奎
入其巢質忠出降尋請下吏殺之而應奎亦以計
脫繼屬荊州守趙賢世州守姜繼曾往支羅條畫
善後策置施州兵備金事一人駐夷陵控制之西
境乃平隆慶四年金崗草壁復叛悉奴謀奪印巡
撫都御史劉愨上其逆狀討之愨移鎮荊州遣守

巡督諸將分道往勦師圍半載壁力屈自詣轅門
伏辜乃疏削去安撫司奪其印章降為金崗長立
壁父覃勝宗為崗長領諸蠻以支羅百戶轄之改
通叛以同知撫夷施州其後兵備亦罷以荆南分
巡使兼領焉

民苗哨寨未順保靖二宣慰司其地廣袤連跨幾
二千里皆介峙萬山民苗錯居各為寨柵以守故
自永順東北迤東而南西界保靖為寨七十有五
曰鐵匠民寨曰擺上民寨曰昔那苗寨拐蘇苗寨
上補天苗寨曰竹寨民寨曰五奴民寨曰老鼠村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苗寨張兵馬苗寨竹科苗寨迤前為崇山衛稱為
古昔流放驍兒之所有城守之旁衛為寨曰達河
曰黃馬曰龍高曰朱虎曰田河皆苗寨也又前為
江底民寨為扯亞寨木坪寨溪舟寨杜望坪寨皆
民居之次為立反苗寨為石官司寨老土田寨姑
木牌寨惡黨寨鐵門關寨紅崖寨下亞保寨亞保
寨平郎寨亞高占寨馬勤寨鮮得寨拐糯寨皆苗
居之其平郎亞高占之間為高崖巡司復由拐糯
西為溪頭上勞雙寨補那民寨凡四又次為米婁
老白二苗寨茶陽橫溪二民寨間之次為大鉛場

董奇丙正鬼者鬼板地母村六寨皆苗居之又前
為地岑民寨鐵寨民寨旁為鎮溪軍民千戶所轄
以周城兵戍之所之右為冲葛民寨為強虎哨有
城城側為洞頭三蹬坡二苗寨越小溪水為刺崗
寨鴉溪寨皆民也鴉溪之旁為哨者四曰冲本林
小哨曰大坡小哨曰馬滾小哨曰三叉小哨皆群
苗出沒之所其側為留紋寨葫蘆寨烏牌寨都羅
溪寨皆苗寨也稍前為乾州哨為鎮守備署皆
有城為灣溪哨哨據磴道石梁跨小溪最為險絕
盤屈而長曲盡前為奇梁隘復自守備署轉而東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十八

南歷兩溪為河溪民寨隔溪為小庄寨平野寨冲
省寨獨崖寨梁寨復前為高凹哨為陰隆堡皆民
居焉復上為算子哨為洞口哨皆有城守之自算
子陰隆而南界麻陽迤西界施溶溪北界銅仁酉
陽以盡保靖之東北為寨四十有五曰沙子凹有
城曰烏引民寨曰清溪哨其城視沙子凹大倍之
接奇梁隘為自烏引跨山渡溪水為麻陽界驛西
南為高村民寨隔溪為神堂灣復自灣渡溪為崖
門巡司西土為小田民寨接石羊哨哨之左為五
寨參帥以城城中有五寨長官司前為五寨

哨城後隔山爲黃臘洞隘左越溪爲長冲哨有小
城下爲廖鐵塘寨上爲孟叟寨爲老萊溪寨回保
寨爆木坪寨田坪寨大五圖寨冷水寨皆苗居之
次上爲永安堡爲水塘凹爲水田營大小皆有城
其水塘西則麻陽縣也從縣西北上爲桐信哨小
坡哨皆小方城繞之哨西越溪水爲施溪長官司
二哨之旁皆苗寨曰板栗曰亞吾曰呼囉關曰第
尚曰琴圖曰桐木坪曰下崖崗崗前爲永寧營城
如二哨營旁復苗寨環之曰小稍曰崖岡曰旦逞
曰江崖曰打麻旦逞迤東爲池河營與下亞保紅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十八 五

水塘凹入麻陽縣出桐信小坡二哨可通施溪長
官司又自石羊哨轉西而南過小田民寨將至五
寨哨分南北二路北路入五寨城迤北入永安堡
經第尚板栗二苗寨間通永寧營南路離五寨渡
溪一小支通長冲哨其大支經奇梁隘繞洞口哨
城外入草子哨城出渡溪經灣溪哨下入鎮草城
從東門出通鎮溪所從北門出轉西通強虎哨其
鎮草城外迤北一小支經灣溪哨與乾州哨通又
奇梁隘一小支通清溪哨經沙子哨自南趨北與
八支合又盧溪縣西二百三十里其路亦通鎮溪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

同姓諸王世家

楚昭王禎 高皇帝第六子也母昭敬王妃胡氏
生王於甲辰三月三日王天資英睿 高皇后鍾
愛之洪武三年夏四月乙丑封楚王四年春三月
甲子入 大本堂讀書九年冬十月丁卯之國武
昌 皇太子率諸王公文武群僚餞于龍江十一
年春隨 皇太子往謁 皇陵于鳳陽十二年夏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九

四月丁酉 上賜王經史圖籍是歲十二月乙巳
隨 皇太子入文華殿聽儒臣進講十四年五月
丁未 上命率江夏侯周德興討散毛諸洞蠻夷
十五年春正月丙辰復討大庸諸洞蠻夷十八年
庚子命率湯和討靖州上黃諸蠻夷吳回兒等捷
奏 上甚喜曰湯和言爾有謀略真吾子也二十
年秋九月甲戌 上賜祖訓錄冬十月丙午往討
雲南阿魯禿遁走武關至鄜州擒之二十二年肇
建 宗人府 上命王署之二十四年往征西番
二十七年道州杜回子叛討平之是年復討全州

叛徭二十八年討桂陽山寇平之二十九年八月
丁亥盧溪黔陽諸洞蠻夷叛王出師自沅州伐山
踰岫至天柱山采入苗寨平之三十年三月壬午
災惑入太微 上勅曰自古及今有上有國者務
謹身心觀天道察人事罔敢自暇自逸蓋人事作
於下則天道應于上可不謹哉吾諭爾久矣周天
列宿五星出入洞燭休咎以修人事近災惑入太
微况太微居翼軫楚分野也太微為天廷五星無
故而入災必甚焉且五星徑入而東往猶之可也
今順入而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內庭十日占有妨
君者有妨后者有妨相者矧八十日乎爾家子悼
簡王忽因疾云逝天象豈虛示哉爾其省愆慎德
以回天意王受命惟謹乃書尊 朝廷守祖訓等
十事上之五月乙卯會同湘王征古州蠻林小厓
勅曰近蠻夷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
親往征之豈不稱為賢王夫尊居王位安享富貴
凡宮室衣服輿馬皆民力所供若能奮威武除民
患山川鬼神亦將助順矣爾其欽承七月辛巳復
命征清平黔陽諸蠻平之三十二年五月庚寅封
王嫡子孟烷為楚世子三十三年春正月戊辰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十九

二

薨謚曰昭長子孟婉嗣是為莊王母妃王氏王生而孝友仁厚博洽能文章洪武三十二年封文皇帝入靖內難諸王守邊者多調內郡恒被譴責王辭護衛監原賜西安名馬深自貶抑築書室招文學管時敏具翔雷貫輩昕夕討論未幾癸巳歲早王躬禱仰山澍雨隨應宣德甲寅武昌大饑王發廩為糜粥濟之多所全活近城有虎為民患王射斃之正統四年薨庶第一子季垵嗣季垵初封武陵王宣德三年晉封楚王正統八年薨是為憲王憲王亡子以弟季叔嗣是為康王康王者莊王徐氏海隅集卷之三九 三

庶第二子也正統九年五月以黔陽王進封楚王天順六年三月薨亡子以莊王孫東安恭定王子均能嗣母妃王氏嘗夢天使授玄圭已而母邢氏有娠生王王幼不好狎戲重老成有鉅志成化元年夏六月封王事憲康二妃如母正德初論閣瑾用事不報五年秋七月薨是為靖王長子榮瀲嗣是為端王母妃周氏弘治元年十二月戊申冊為世子正德七年十月封王性檢約知民隱居親喪骨立葬時踐行雪雨中嘗跪請做古立宗廟 教皇帝賜較孝坊嘉之嘉靖十三年薨庶第一子顯

榕嗣顯榕初封長樂王嘉靖十五年進封楚王二十四年春正月為世子英耀所弑是為愍王恭王英燦者愍王庶第二子也嘉靖三十年春三月嗣封王風儀都雅能折節禮士太夫初景王出封安陸頻侵楚故所請庄地業成大獄王曰尺地皆天子所有况疎不敵親予焉敢恠地以蔑賢王與美名乎卒讓之弗與較獄以是不得闢及入益賢王隆慶六年薨支屬巴陵悼簡王孟煥昭王庶第二子洪武三十年封薨亡子國不嗣永安懿簡王孟炯昭王庶第三子洪武三十二年封薨子莊惠徐氏海隅集卷之三九 四

王季整嗣正統二年以鎮國將軍進封永安王薨子悼懷王均鏐嗣薨子靖懿王榮澹嗣薨子昭定王顯梧嗣薨子恭順王英燦嗣薨子華琳嗣薨王安僖王孟煥昭王嫡第四子洪武三十二年封薨子靖和正季埈嗣薨子莊穆王均鐵嗣薨亡子國不嗣崇陽靖簡王孟煥昭王庶第五子永樂二年封薨子莊僖王季燦嗣薨子端懿王均鐵嗣薨子端隱王榮澹嗣薨子顯休嗣坐事奪爵子英燦降封鎮國將軍通山靖恭王孟煥昭王庶第六子永樂二年封薨子莊簡王季埈嗣薨子通惠王均鏐

嗣薨子溫定王榮濠嗣薨子端穆王顯祖嗣薨子
英炊嗣薨通城莊靖王孟燦昭王庶第七子永樂
二年封薨子榮順王季端嗣薨子信穆王均錫嗣
薨子溫惠王榮渡嗣薨子懷簡王顯祖嗣薨子榮
嶠嗣薨景陵順靖王孟昭昭王庶第八子永樂二
年封薨亡子國不嗣岳陽悼惠王孟燦昭王庶第
九子永樂二年封薨子恭僖王季境嗣薨亡子國
不嗣江夏康靖王孟炬昭王庶第十子宣德三年
封薨子悼順王季堃嗣薨子安惠王均鉅嗣薨子
端僖王榮渡嗣薨子今王顯祖嗣東安恭定王季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梁莊王庶第三子正統二年封薨長子靖王繼康
王嗣第二子昭簡王均錫進封嗣薨子榮淑嗣薨
子今王顯祖嗣大治王季煥莊王庶第四子亡子
國不嗣縉雲懷僖王榮淋靖王庶第二子弘治十
五年封薨亡子國不嗣保康榮康王顯 端王庶
第二子嘉靖六年薨亡子國不嗣武岡王顯槐端
王庶第三子嘉靖十七年春三月封
外史氏曰楚都武昌昭王以支子屢立戰功 高
皇帝特鍾愛之以故江漢間魚鱉稻之利半入
其國累世尊寵積饒富盛康憲之嗣施及懿王

家斯卒發主少國疑宗戚乘之互緣為奸利侵削
甚矣逮恭王早世臨歿之年二派始生國內死喪
相繼頻於危者數矣歲祿罷給貂豎且盤據而穴
其帑烏掖庭之餽鬼累疊相枕藉也國無其人六
尺之托將安所恃乎
湘獻王栢 高皇帝第十一子順妃胡氏豫章
侯胡美女也洪武四年八月生王于建康十一年
正月元日受封為湘王建國於荊州王幼而粹美
讀書恒至夜分篝燈警枕精思力踐人莫窺其際
開景玄閣招延俊乂編葺墳典然志在經國論古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六
兵制有老將所不及時常德降虜叛王受命征之
敗其前鋒於虎渡追至殲焉洪武三十年五月乙
卯命王副楚王討古州蠻夷林寬等六月丁亥
上敕曰前命爾兄弟以七月二十日徑剿洞蠻今
占太白七月三日伏未可行十月二十二日當夕
見西方太白出高深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
指揮齊讓已歷蠻境今且出奇設法嚴為備禦休
息士馬以乘其敝候太白出後併力討之若生擒
蠻夷不可輕殺蓋兵以安民非殃民也三十一年
命都督楊文克之上命班師王每出入以縹囊乘

書自隨或遇佳山水必徘徊終日刻石紀事詩歌
豐腴書法道勁平居被服雅如儒生建文初有護
之者閹宮自焚成祖靖難聞之嗟悼不已謚曰
獻置祠官亦塚焉

外史氏曰高皇帝用武功定天下安不忘危故
遣諸王親歷行陣乃諸王亦各以輜略矜奮克敵
斬將綽有父風此嗣君猜忌之媒也建文初疏離
之禍起矣賢如湘獻官廟為墟悲夫

遼簡王植丁高皇帝第十三子也洪武二十六年
正月癸亥受封為遼王居廣寧城有司以士馬未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七

集官殿未建為言上乃命駐節大凌河北九月癸

丑召同伙王肅王慶王寧王旋京乙卯命郭英營

建廣寧楊文築城浚濠是歲之國三十年正月庚

辰上命圖西北沿邊地里諭王曰自東勝以西

至寧夏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撫開平又

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

幾千里至大漠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

又東至山海衛凡軍民屯種田地慎無牧放孳畜

其荒野曠土聽今年樵採諸王駙馬往來營駐練

習防胡特示此圖子孫世守五月庚申流星入紫
微有二小星隨之上復敕曰驗之歷代天象若

此邊戍弗寧爾受封朔上藩屏朝廷匪機智深密

晝夜籌算孰能知之兵法謂制人不制於人多算

勝少算不勝况無算乎苟不深思遠慮失機誤事

非惟貽憂朕躬爾亦殆哉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

收入壁壘或設伏險隘彼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

隊伍不嚴我以馬步夾攻邀其歸路破之必矣王

誦練邊務屢樹奇功成祖登極敕曰皇考封

建諸王藩屏京室傳緒萬年與國長久建文中信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八

任奸回以殘骨肉朕賴祖示之靈克平內難昔

民咸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

樂而賢弟以遼地險遠經涉海洋餽運為難固請

荊州止以廣寧舊鎮昔三護衛以益邊防欲於荆

州給一衛備用謙抑之誠溢于言表去眾就寡朕

遠懷邇手足之情何忍重違勉從所請仍願舊號

永樂二年之國王王薨謚曰簡世子貴煥求立薨以

第二子長陽王英洽嗣正統四年坐法廢為庶人

以英洽弟興山王貴煥嗣是為肅王成化八年薨

九年世子豪檻嗣是為靖王十四年薨榮穆世子

思鑑天十六年以第二子思鑑嗣是為惠王王明
府端肅博通羣籍為文雄健詩律精雅尤善大書
嘗開建寶訓堂以珍藏 列聖所賜宸翰弘治九
年薨十年第二子龍溪嗣是為恭王王孝友恭懿
天性渾成弟光澤王既分第出閣王飲膳服御珍
羞文繡必與共之終身亡異事無巨細恒相咨議
而行子國二十五年以嘉靖二年薨三年子莊王
致恪嗣十九年薨子憲懋嗣憲懋坐法廢為庶人
父置鳳陽高墻隆慶三年國除支屬襄陽王貴洽
簡王第二子永樂二年封洪熙初以九世子貴煥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九
天進封遼王正統四年坐事廢為庶人卒子昭和
王豪燦嗣以輔國將軍奏復為王薨子安靖王恩
納嗣薨子今王龍游嗣遼安王貴煥簡王第三子
洪武三十二年封洪熙初坐事廢為庶人卒子豪
整乞封輔國將軍巴東王貴煥簡王第五子洪武
三十二年封洪熙初坐事廢為庶人卒子豪圻乞
封輔國將軍松滋安惠王貴煥簡王第八子永樂
二年封薨子靖簡王豪燦嗣薨子榮和王恩鈞嗣
薨子昭憲王寵洲嗣薨子今王致棟嗣益陽安僖
王貴煥簡王第九子永樂二十二年封薨子康懿

王豪燦嗣薨子恭簡王恩鑑嗣薨子端靖王寵濟
嗣薨子榮惠王致招嗣嘉靖三十七年薨子今王
憲燦嗣衡陽莊和王貴煥簡王第十一子永樂二
十二年封薨子僖靖王豪燦嗣薨子恩鑑未封卒
追封悼僖子安懿王寵淹嗣薨亡子國不嗣應山
悼恭王貴燦簡王第十二子宣德七年封薨子端
順王豪燦嗣薨子和僖王恩鑑嗣薨子寵沐早卒
亡子國不嗣宜城康簡王貴燦簡王第十五子宣
德七年封薨子榮僖王豪燦嗣薨子懷靖王恩鑑
嗣薨子懿定王寵濱嗣薨子榮昭王致根嗣薨亡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九 十
子國不嗣枝江莊惠王貴燦簡王第十六子宣德
七年封薨子靖僖王豪燦嗣薨子溫穆王恩鑑嗣
薨子悼懷王寵瀾嗣薨子致樺嗣薨亡子國不嗣
沅陵恭憲王貴燦簡王第十七子宣德八年封薨
子昭安王豪燦嗣薨子宣穆王恩鈞嗣薨亡子第
莊恪王恩鈞嗣薨子榮簡王寵沐嗣薨子今王致
批嗣麻陽悼僖王貴燦簡王第十八子亡子國不
嗣衡山恭惠王貴燦簡王第十九子亡子國不嗣
新水靖和王貴燦簡王第二十子正統二年封薨
子安穆王豪燦嗣薨子康順王恩鈞嗣薨子僖簡

上龍淵嗣薨子今王致權嗣子憲煜蕭寧悼靖王
息銘靖王第三子成化十三年封薨子榮順王龍
山嗣薨子檄檄嗣薨子子國不嗣長垣恭順王恩
卸靖王第四子成化十三年封薨子龍洵嗣薨亡
子國不嗣光澤榮端王寵漢惠王第二子成化一
十三年封薨子恭信王致權嗣薨子今王憲燦嗣
廣元康僖王檄檄恭王第二子正德八年封薨子
今王憲燦嗣

外史氏曰遼自簡祖從廣寧徙國於荆世乏令德
故再傳而國削然猶遭弟及之典延祚百六十年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九

七

主憲燦始絕憲燦童時即無此言者毛太妃輔之一
錢不令見也封國之後始闌取無厭矣居常不冠
不憚國體漸廢逮宵人竄入盡惑愈甚下流謗議
所由米漸矣亡國之禍驟起於惟慨間即薨騰將
無及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過死不死幸矣求國
無亡得乎

岷莊王梗 高皇帝第十七子與汧獻王同母洪
武二十七年封國雲南建文初削諸王護衛命西
平侯沐晟偵伺其過被逮流漳州永樂元年始復
國王奏晟謀孽狀 上諭之曰嘗聞 皇考遺訓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九

七

年二十五尚未誕嗣沐英甫八歲 皇妣鞠之後
命復姓封為西平侯控馭蠻夷十餘年永朕亡南
顧憂者以英在也今晟所為鹵莽信奸邪以犯吾
第固不可宥但念乃父佐命開疆不忍罪之况雲
南重地安邊撫夷匪賴世臣其何能濟苟不改過
罪之未晚吾弟亦宜念黔寧之親置之度外可又
諭沐晟宜篤親親以消舊怨二十一年改封武岡
景泰元年薨謚曰莊子恭王微燦嗣景泰三年封
天順七年薨子順王音望嗣成化元年封十六年
薨子簡王膺鉅嗣弘治元年封十二年薨子靖王
彥沐嗣弘治四年封江陵王十七年晉封岷王王
天資俊逸經史諸書一覽即知大指尤善為詩工
繪事嘉靖二十三年薨子康王譽榕嗣嘉靖二十
五年封三十年薨子今王譽榮二十四年嗣封支
屬江川恭惠王 莊王第三子宣德四年分封武
岡成化元年奏遷寶慶府五年薨子榮懿王音塾
嗣嘉靖元年薨子今王膺鉅嗣南渭榮順王音塾
恭王第二子景泰四年封南渭王成化十五年封
永州弘治五年薨子懷簡王膺鉅嗣正德十二年
薨子安和王彥濱嗣嘉靖二十二年薨子譽椿嗣

三十九年薨亡子嫡弟譽樞嘉靖四十二年封鎮
國將軍安昌懷僖王膺鍾順王第二子成化二年
封十八年薨子榮和王彥濬嗣正德九年薨子譽
節嗣嘉靖四十一年薨子今王定煥嗣黎山安懿
王膺鈐順王第四子成化六年封弘治十一年薨
子康靖王彥淡嗣嘉靖六年薨子譽校嗣三十七
年薨子今王定莖嗣沙陽端靖王膺鉅順王第五
子成化十三年封正德十二年薨子彥淵嗣十六
年薨亡子國不嗣唐年恭裕王膺錄順王第六子
成化十四年封嘉靖十八年薨子彥淵嗣嘉靖二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十九

三

十二年封四十年薨子譽樂嘉靖二十三年封長
子隆慶元年卒南安王彥泥簡王第二子弘治十
一年封嘉靖五年以罪除南豐王彥激簡王第三
子正德二年封嘉靖四十年薨子今王譽桐嗣善
化康簡王譽椿靖王第二子正德九年封嘉靖三
十年薨子今王定竣嗣建德榮安王譽挺靖王第
三子正德六年封嘉靖二十年薨子今王定炳嗣
漢川王譽榛靖王第五子嘉靖元年封遂安王譽
擇靖王第七子嘉靖十七年封亡子國不嗣長壽
王譽椿靖王第八子嘉靖十七年封四十二年薨

亡子綏寧王 康王第三子嘉靖二十七年封
南漳王定潼康王第六子嘉靖三十二年封三十
六年薨亡子國不嗣祁陽王定燦康王第七子嘉
靖三十二年封廣濟王定燦康王第八子嘉靖三
十六年封青林王幹垣今王第一子嘉靖四十一
年薨亡子國不嗣

外史氏曰臣觀 文皇帝諭岷莊王語知沐氏有
大勲於 國家即以親弟之奏不忍加法非以臣
南之所倚重者乎頃歲裔孫淩犯按臣鞠之幾置
大辟 朝議竟從輕譴有以也岷國武岡始以邊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五十九

古

地請從特辭常祿行糧僅給一千五百石耳國以
貧故代多賢胤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善夫

潭王梓 高皇帝第八子生二年封潭王又十五
年之國長沙王幼而好學善屬文每召府寮文學
設醴賦詩品其優劣洪武二十一年坐妃家犯法
召至京王懼墜妃自焚國除

外史氏曰 高皇帝承勝國之後用重法刑亂潭
王固親子坐妃家事連竟亦不赦於乎豈不誠稱
神武聖人哉

谷庶人棟 高皇帝第十九子洪武二十四年建

谷藩於宣府二十八年之國建文初削諸王護衛
王遁還廢為庶人令守金川門靖難師至庶人開
門迎謁 上賜雅樂七奏衛士三百人及金綺寶
鈔鎗劍與馬增歲祿至三百石徙封長沙後忠誠
伯茹瑄道經藩服不朝有司奏聞 上遣御史歐
陽謙偵之謙告有逆謀庶人自焚國除
外史氏曰昔漢高帝誅丁公曰無令後世人臣効
之也谷庶人金川門之迎自貽伊孽矣其石竟以
讒誅語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入之詎一朝夕故
我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九

七

襄憲王瞻墺 昭皇帝第五子也永樂丙戌 誠
孝仁皇后生王于儲宮天資明睿讀書通詩尤長
於春秋永樂二十二年封襄王洪熙元年五月
上不豫時 宣宗為皇太子居南京奉迎登極未
至命王監國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叛 上親征敕
王晉守四年之國長沙正統元年 英宗以長沙
土卑濕徙封襄陽已巳也先入寇 車駕蒙塵上
疏 聖列慈壽皇太后發府庫募勇敢以圖恢復
天順元年 上復辟覽疏感嘆褒錫有加召王入
覲四年王又入覲 上親製峴山漢水二賦及四

景歌詞以示崇興成化丙戌劉千斤反王捐祿犒
師尋平之未幾薨年七十有三謚曰憲正統八年
世子祚鐸嗣是為定王弘治元年六月薨二年子
簡王見淑嗣三年六月薨四年子懷王祐材嗣十
七年薨亡子以簡王第二子祐楨嗣是為康王弘
治四年封光化王正德三年進封襄王嘉靖二十
九年薨亡子以陽山榮康王子厚頰嗣三十一年
進封襄王為人倜儻善飲酒士大夫過襄者輒番
款洽親與之為敵禮士大夫以此益稱其賢四十
五年十二月薨是為莊王子安福王載堯隆慶三

徐氏海陽集

卷之十九

六

年進封襄王嗣支屬棗陽安穆王祁鎮憲王第二
子正統八年封成化七年薨亡子國不嗣寧鄉莊
憲王祁鉅憲王第三子正統八年封成化十二年
薨子僖順王見沔嗣薨子榮肅王祐思嗣薨子厚
燭以鎮國將軍嘉靖四十年進封棗陽王長子載
瑋陽山恭和王見涉定王第二子成化十六年封
正德十一年薨嘉靖三十一年以孫進封襄王是
年十月進封襄恭王長子祐光次第二子榮康王
祐楫嗣薨以子進封襄王追封為襄惠王鎮寧恭
靖王見渥定王第三子弘治四年封嘉靖元年薨

子祐稱嗣堯子厚從嗣隆慶王載堦莊王第二子
嘉靖四十四年封隆慶間改郎城王永城王載堦

莊王第三子嘉靖四十四年封

外史氏曰襄憲為英廟愛弟景泰末頗涉危疑

逮上復辟之後羣議漸解彌篤親親屢年修

親接在晉驪亦忠誠之所格也篇章示好未為國

琛至今嗣王克敦禮讓孝友無間縉紳先生雅稱

述焉書云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其是之謂乎

抱憲王瞻堦 昭皇帝第六子也永樂甲辰肇封

宣德四年之國江西正統八年徙封蘄州建宮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麒麟山之陽王天資穎秀勤學好古每遇朝廷

大慶必祇慎肅恭延訪文學揮毫摘藻絕亡驕態

弘治五年薨子靖王新鐫嗣十八年薨子端王厚

烜嗣嘉靖七年薨子莊王載堦嗣嘉靖九年封永

定王薨二十九年追封荆王子翊鉅嗣嘉靖三十

四年封隆慶元年薨是為恭王三年世子常冷坐

法廢為庶人第二子恭寧王常清攝國事進封親

王都昌惠靖王初鑑正統八年封堯子懷順王兄

潭嗣堯子悼僖王祐稱嗣堯子厚熹嗣堯子載堦

嗣堯子今鎮國將軍翊鐸嗣文屬樊山溫懿王見

景成化三年封子莊和王祐稱嗣堯子恭裕王厚
煊嗣堯子今王載堦嗣富順王厚熹正德九年封
堯子今王載堦嗣永新安莊王厚熹正德十四年
封堯子載堦嗣子翊鉅德安王翊緒嘉靖三十六
年封

外史氏曰荆自江右徙斬為楚東鄙國體故賜隆

慶間自世子常冷坐法廢益復不振凌遲至于泰

寧晉封之後更湣戲媒襲有司齟齬之竟以憤繁

頃年功令支子兄終不得及弟大宗素然不享矣

郢靖王棟 高皇帝第二十四子洪武辛未封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六

安陸州在國六年薨亡子國宗

梁莊王瞻珩 昭皇帝第九子也永樂癸卯冊封

即郢舊基而居王於襄憲王為伯仲襄憲自長沙

徙襄陽王率文武官出郭迎見明日襄憲報謁亦

如之王曰凡弟茲會不再矣沾袂而別觀者感動

焉正統中薨亡嗣國除

外史氏曰安陸故郢地鍾祥松林之山隱隱隆

隆盤礴繚葱砥柱漢流龍翔鳳翥故興王地也乃

郢封六年而絕梁封十年而絕正德末始啓 肅

皇帝入繼 大統豈地震至是方驗耶語云帝

王自有真要非堪與家所能逆親也

吉簡王見浚 睿皇帝第五子也母宸妃萬氏初

景泰丙子季夏上生于 重華殿之南清宮明年

英宗復辟改元天順春三月封為吉王王生而

岐嶷不羣 慈懿皇太后鍾愛之及長而敏學好

古日崇大道 憲宗寓儲宮最久特友于兄弟成

化乙酉始冠庚寅出閣讀書命張燕李晟蕪檢討

為輔導官乙未之國長沙上賜金綺犀象諸物有

差王益懋厥德樂游嶽麓書院訪古哲賢遺跡命

工梓先聖圖及尚書以時誦觀暇則揮藻揚翰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九

賈太傅新書年七十有二薨世子祐扶弘治三年

封常山王正德四年進封世子五年薨年三十有

二謚曰悼莊庶長子厚熜以悼王早薨封為世孫

嘉靖八年進封吉王十八年薨謚曰定庶長子載

均嘉靖十五年封安化王十八年進封吉王四十

年薨謚曰端子翊鎮嗣四十二年封隆慶五年薨

端王庶第一子翊鏐嗣翊鏐初封龍陽王萬曆元

年進封吉王支屬長沙王翊鋌端王庶第二子嘉

靖三十五年封穀城王翊鉉端王庶第三子嘉靖

三十八年封

外史氏曰吉郡長沙即土號卑濕願地廣宜稻而
支屬不繁故歲祿常繼世亦讀書守禮士大夫至
其國者輒以簡祖所鐫先聖圖暨尚書釋義為贈
亦不忘繹思之意云

榮莊王祐樞 純皇帝第十子王生而英悟游情

藝苑藻思清朕 純皇后特軫護焉為擇吉上鐫

以冊寶弘治十一年乃命工部郎中陳琦建國子

常德郎總鎮舊闕而營佑之正德四年復命郎中

張謐載加修飭嘉靖五年 御題崇義樓額賜之

王性至孝遇有新異味必馳獻母潘端妃教子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十

以讀書循禮尤肅宮禁嘉靖十年聞端妃訃哀毀

成疾至十八年正月薨謚曰莊子懷王厚勲嗣正

德十年封世子勤苦嗜學即疾病不廢嘉靖十一

年薨謚懷穆世子二十年進封榮懷王子今王載

堉嗣嘉靖十八年以世孫封榮王子翊鈐嘉靖四

十五年封世子支屬福寧懷僖王厚熹莊王第二

子正德十年封嘉靖十四年薨亡子國不嗣惠安

康和王厚照莊王第三子嘉靖元年封二十二年

薨子載塾嗣嘉靖二十七年封惠安王四十四年

薨謚宣懿子翊鏐嗣隆慶六年襲封永春王厚烈

莊王庶第一子嘉靖八年封庶長子載珣富城王
厚然莊王庶第二子嘉靖十年封嫡長子載堦貴
溪王厚實莊王庶第三子嘉靖十年封

外史氏曰榮莊與 獻皇帝為親兄弟又同日封
楚暨 肅皇帝嗣 天子位國體張甚亦親屬之
勢宜爾也隆慶間遼庶人坐法諸藩亦稍稍貶損
獨其國執禮如故庶幾能率祖云

壽王 憲宗純皇帝第七子也初封於四川保寧
弘治十七年岐王無嗣藩邸在德安正德元年乃
徙封宅厥舊基王既遷國克自樹立賢譽懋彰凡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主
遇 朝廷大事晨興拱翼若親預焉雖國土瘠薄
儲峙屢告匱而冲夷自若不少恹情嘉靖三十年
薨亡子國除

外史氏曰安州在漢南地最瘠空貧薄壽王都之
享國最久以無嗣絕封后景王即其故邸續封亦
四年而絕豈地少高山大川漫衍陀美龍氣無所
翕聚耶

莊王佑雲 純皇帝第八子成化二十三年封弘
治十二年之國衡州正德二年薨亡子國除
外史氏曰列省藩封之盛莫楚若也然歲股其民

以供常祿故地沃而民貧洞庭以南唯衡州稍饒
給者非以雍封之絕封故耶天潢之派方烝烝繁
茂亡日益以衡知不免矣

岳懷王厚熜 獻皇帝子生五日薨於與邸嘉靖
五年謚岳懷

外史氏曰岳懷於 獻皇帝為長子即生世未見
天日而 肅皇帝親親有加特置守塚延其祠今
鍾祥城南有鄂梁岳三府云各置祠官一員

景王載圳 肅皇帝第三子也嘉靖四十年封國
德安即壽王故邸也四十四年薨亡子國除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十九 主
外史氏曰初裕景二邸俱居京師國本未定中外
人心洶洶 肅皇帝偶激於郭希顏一疏遂亟遣

景王之國非其指也禮部郎日具儀宣冊時分宜
任內閣私風部宜勉番以副 上意尚書吳山執
不肯及請非殿傳制 上始怫然色變矣王既統

國所奉討無厭悉從其請比薨而上哀之乃有欲
禪玄位語嗚呼誠難測之矣天下大器神明之祚
其付受果非人力也隆慶間恭詎偶然乎

平陽悼隱王悅燁蜀獻王第二子永樂二年封華
陽王洪熙元年分封澧州宣德八年薨子康簡王

反坤嗣薨子懷康王申銓嗣薨子恭順王賓証嗣
薨子康僖王讓核嗣薨子今王承燭嗣長子宣禧
嘉靖二十九年封

外史氏曰邵王例不持書此何以書重事賊也華
陽故蜀獻王裔非故楚封以無所隸附于楚諸王
之後著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

志

獻徵列傳

補遺

吳郡徐學謨

徐祥武昌大治人元季兵亂爲陳氏萬戶高皇
帝旣克江州祥來附隸傅友德軍從征黃梅以至
東勝祥與有功洪武八年以西安護衛馬軍小旗
除金吾左衛百戶已復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
花塔灘里陞副千戶隸燕山護衛庚辰靖難師起
今征居庸關及真定拔未平有功又出劉家口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

乙

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灞陞指揮同知破廣昌
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都指
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雄縣遇大軍於夾河大
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癸未破東
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壩鳳皇山與
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曹軍於靈壁取泗州盱眙渡
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祥爲興安伯食祿千
石賜鐵券祥於諸將中年稍長及封益勤慎不敢
驕怠未幾三年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
至紅山嘴敗瓦剌于蒼堆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

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
西路奉 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
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
虜多所圍獲進封興安侯復賜誥券天順四年興
安侯卒謚武襄子賢嗣爲興安伯至今不絕
馮貴字孟敬武陵人性剛直平生以忠義自許洪
武間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彈劾無所忌出爲交趾
布政司叅議宅艱歸 朝廷以夷酋黎利叛奪情
起復尋陞本司叅政勤設方略屢獲奇勛與黎利
對敵奮不顧身會兵寡力不能支貴歎曰忠臣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二

君有死無二今力屈矣當死何疑遂遇害洪熙元
年贈交趾左布政使

劉儒字子奇江陵人父從政感異夢書儒字是夕
生遂名儒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既壯志
益堅言若不出諸口遇剖決有方洪武乙丑進士
歷陞兵部尚書永樂丙戌日南干紀擇廷臣有全
材者總督軍務儒受命運籌役以繼日師壓賊境
輒以捷聞 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嘯聚復爲邊患
遣儒同大將軍英國公張輔平之儒曰此行當以
死報國抵光州親犯矢石所至屢以奇制勝一日

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莫辨南北進
退無據儒長吁曰天平夷賊背天我實奉天遭時
如此豈天未欲邊圉平治哉且戰且行後軍弗前
勢孤援絕遂陷賊中賊挑之曰若順我共享富貴
保全爾生儒厲聲曰逆賊弗共戴天殘害我百姓
擾害我邊疆我奉命行討不肆誅戮特用撫安以
彰 聖天子好生之德爾乃罔陵復勢天討今日
之厄氣數耳戲使之揖復罵曰堂堂華夏衣冠大
臣豈爲爾狗鼠背屈耶天兵復至爾輩無遺類
耳遂遇害 上聞之痛悼命招魂葬之贈榮祿大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二

三

夫太子少傅謚愍節官其子奎爲給事弟傑幼敦
行以孝弟稱宗黨永樂二年舉明經行修擢拜吏
科給事中彈劾無所避出補雲南布政司叅議興
利剔弊民夷翕服謝政歸甚貧時謂名位不及愍
節而廉介凡稱云

何忠字廷陳江陵人永樂辛卯進士拜監察御史
謹言正色出知政平州專尚德禮民夷懷服交趾
叛忠在圍中藩臬大臣謂忠有才智膽略使侍於
朝乞師忠縋城出爲內使徐訓所洩遂被執賊以
甘言誘忠不可以刀鋸臨忠大罵不屈死之詔旌

其門贈南寧府同知謚忠節

周鑑字孔明麻城人正統乙丑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有大學士陳循子所爲不法鑑按置大辟還其園奪田廬子女若干陳切齒伺以中之無所得已風部遷雲南按察司副使終陳在政府九年不遷鑑所至汰墨理枉仍開寶泉壩積米溉田多至數萬頃後以通考過家行江中風覆其舟僕有周濟者緣木從傍出斧舟得鑑尚端立無恙所齎金僅二百散衣數襲貯革囊中驛吏自水底釣以還鑑鑰識如故衆驚以爲神尋陞山東按察使乞歸與布政李正芳僉事董應軫相友善三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四

者有雅望縣爲建耆老堂于治右有大政及事疑而不決者必咨而後行之以壽卒其後有周廷徵者字公賢舉弘治己酉鄉試除臨淮教諭起復改安福徵補山西道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安化王真鐸反廷徵斷以先發後聞之義即調榆林鎮副總叅遊時源等兵分布要害仍授楊英以計爲書密達仇鉞卒以此擒之并首惡何錦等械送京師而朝廷遣都御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統兵始至張愧其功不由已乃追還真鐸別自報捷而又

盡奪寧夏將士功以與諸貴倖紀功給事中郝變懼而自盡寧夏幾至再變賴廷徵威信素孚又爲撫定而直白其功於朝疏云臣不知他日繼郝變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郝變蓋以死自誓而劉瑾則指求也尋陞九江兵備副使會流賊劉六等欲浮江窺南京廷徵至晝夜籌畫號令一新賊覘知有備遂折回掠六霍通泰等處而廷徵以勞瘁過當疽發於項卒

哀宗皇帝字仲德石首人元季守吉安路曰方者上居石首遂家焉父愷廣東左布政使宗臯少卓穎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二

五

不羣治尚書爲諸生文譽煒起成化癸卯偕弟宗夢薦於鄉時稱二鳳登弘治庚戌進士會獻皇帝帝分封安陸之國以宗臯爲長史始謁獻皇帝於邸遂誠首容必端請焚香正坐特稱指厚資謝不受孝廟聞之召見嘉賞錫宴行舟次潞河有獻新洲地者付有司治罪藩府洲地故事以長史領度支稅宗臯疏請定額數且令所司出納焉癸丑陞正四品俸級丁巳授正三品晉階奉議大夫正德乙亥進江西按察使輔導如故辛巳世宗入繼大統扈蹕行至良鄉上覽禮部具

儀謂宗臯曰 遣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宗
臯手加額曰誠如 膚諭次京城輔臣固請由東
安門入宗臯曰 今上繼序即帝位可行藩王禮
耶竟闕 大明中門迎 聖駕入次日視大內即
請 御文淵閣讀書陞吏部左侍郎尋遷禮部尚
書無文淵閣大學士預知 經筵時議追尊 獻
皇帝大禮宗臯謂百執事曰 今上與漢安懿王
事體不類方博采羣議爲疏千百言未上忽以疾
卒上軫悼遣中使 諭祭京邸贈太子太保謚榮
襄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六

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父某除 孝廟時登壬戌
進士爲吏部郎生廷陳穎慧絕倫年甫卅日誦數
千言能文章弱冠舉於鄉越丁丑上春官俱擢禮
經第一 廷對復高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東浙
汪應軫江暉關中馬汝驥許宗魯任丘曠灝大梁
林時曹嘉西蜀余承勛暨同鄉隨州顏木共挾藻
敷華馳驟藝苑是科號得人之盛歲餘解館廷陳
以不自重好譏評人長短出爲吏科給事中會
毅皇帝南狩業以言激修撰舒芬庶吉士汪應軫
二書阻諫大學士石瑄止之曰脫禍叵測莫汝庶

也廷陳乃旦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由是風吏部又出爲裕州守廷陳意快快無所洩
憤又耻事御史不肯作盤折狀兩司官行部至裕
者廷陳故偃蹇請爲敵體人不能堪會州黠民適
訟廷陳不法事遂收捕下獄廷陳自傷疾惡反中
乃作左賦其詞曰晝晦宵明川停嶽行隆冬劇燠
六月而水墮毛不揚石舉輿升燈臺振韵奮霆無
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芬猜鷺駭鳳精糧餉果仁驕
德陌勁振射堯恬海狎江隘潰沉舸風虎輟嘯土
兕而號曠德既收孽司音矣彼之矇矓五色分矣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七

駿足則縛蹇服乘矣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
憐奴媛不御警蹕惠蠅跡中首屢適郭捐塗擇潦
而步責獲閉勇阨夫勁兮麓免折趾獵者競兮不
根而葉季爲孟兮亂曰被繳之鳥載拔其翎彼實
醜酒謂爾何醒冠踰其垣導寇以登彼田不治懟
隣之耕廷陳自是坐視秋免歸屏居林壑日以著
書爲事覃思古人專精作者如是垂二十餘年晚
更折節砥行頗悔其少年所爲乃作述還賦其詞
曰繫南服之靈萃兮領豐於方童稽統世之軒崇
兮惟哲人焉以降歎異振而霄舉兮紛齊羽之誰

蹤戴殊薦以通秩兮帝寔洞其美衷養欲立而於
視兮將媒靜乎遐至中寔愷乎懷懷兮詎徒與之
求避寒命占以吉貢兮覽蕪蕪焉是艾靡市背而
岑間兮曰惟宵乎其內隈不岌岌而崇兮遷不疊
疊而適彼衙衙之侈構兮反予睇其足庶抗隆棟
以締宇兮修垣遵乎坤隅約繇蘭使被椽兮今日
月平當樞苟能與娛以宅志兮是固予心之所仇
重仁而襲義兮障夫塵之累也局禮而牖智兮專
乎其所事也吾將服貞一以省處兮夫豈惟藝之
困也拙道器以充出兮固眾兆之所駭也紛悸囑
徐氏海隅集

以廷陳名薦不果用第賜纁帛優禮卒老于家隨
州顏木字惟喬亦以進士知許州調亳州懲武入
石氏之肆坐中傷免嬰禍尤烈于廷陳性嗜書文
思精勁有所屬綴輒喜恠奇專宗左氏晚始為詩
得唐人意居馬坪二十年所著有家政州乘七禮
解選詩評燭餘藁傳于世
張守約字彥博岳州人嘉靖丙戌進士授知蜀華
陽縣憂歸闕補崇德轉南京大理寺評事寺正擢
知淮安府淮安素號難治守約聞命即遣妻子歸
單車携二蒼頭之任闕國植疏自奉檢約禁絕官
市常俸貯之帑藏間出以賑困乏裨征歛性素嚴
峻蓄家人必思二蒼頭鐫解中日第令啖脫粟數
合鷄衣挂結即御冬之敗絮絮如也二蒼頭寒
餒不自禁咸憤恚思逸不得間一日守約卧寢乘
其熟睡刺之僚吏聞變急來視守約息僅屬爭瞋
目語之故遂死檢所遺唯二敝篋篋中書數束敝
裘數襲而已衾緡帷幄咸綴洗汗裂靡堪用者二
蒼頭尋伏法梟其首於市先是守約居郡見郡敵
且衝劇不支又歲饑公私無所辦常悒悒歎如不
欲生此其亡徵云

楊志學字遜夫長沙人隸成籍彭城衛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郎中出補知府歷陞都御史巡撫大同值邊卒驕暴屢戕主帥驚疑弗靖志學至感以至誠士心懾伏召人為戶部侍郎陟尚書扈從 聖駕大狩與都督餉免租民蒙其澤子守謙守約守督俱成進士守謙字允亨嘉靖己丑進士歷兵部郎中懼督學副使累遷僉都御史督保定軍務庚戌會虜南牧卒逼都城中外震恐守謙不候調發擁兵馳至城下列陣橫絕虜營虜遠巡不敢四掠都城稍按堵 上大悅即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十一

晉兵部右侍郎責戰益急守謙策虜衆十數萬紛散四塞我兵殊寡大將軍仇鸞擁營兵不敢出諸鎮援兵未至宜持之以疑其心稍俟兵合間出奇擊之策未及聞 上怒以為逗遛逮詔獄伏辜西市時論惜之守謙以學行稱聞變赴敵蹈死不悔其朴忠足稱云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少負雋才正德庚辰會試第一人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左贊善時議征交南選使往諭僉謂無以踰治進學士累遷吏部左侍郎署翰林院事陞南京吏部尚書入為文

淵閣大學士進太子太保預機務方是時 世宗日在西內躬修玄典召諸輔臣入直撰青詞治忽不樂輒形之詞色 上稍聞之未幾以病卒治性下急而志意慷慨接人樂易喜獎進士類博洽有文詞明習典章究辨時務語及治亂之故毅然以經濟自許人亦以此期之卒賜祭葬內閣擬謚以文毅文隱兩請 上以其嘗不樂供奉為懷忠未盡卒與文隱隆慶初從言官議改謚文毅治主南畿鄉試二會試二以得人稱程式之文至今傳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十一

劉采字汝賢麻城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初知宿州約已裕民妻孥僅給體粥念歲饑當路督課且急移官帑金代輸至秋民爭輸無逋者歷郎署潘泉二十五年所至以廉能稱遷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先是北虜犯順兵食告匱 詔采礦金又每歲秋屯兵臨清以防入衛御史建白開膠萊河通海運東人甚苦之悉為奏罷累遷南京戶部尚書時禁卒以乏餉故殺黃侍郎懋官反側未安采獨以身任之至則處以鎮靜諸所措注悉當機宜由是逆黨潛消而留京安堵如故踰年以疾致仕歸 穆

宗即位起南京工部尚書未任收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尚書以素望得士卒心凡四載南中晏然適家難繼作屢乞休賜乘傳歸蓋異數也采平生孝友篤于行誼即雅度渾然而其中好惡甚明居常溫溫無所見其才至臨大事不動聲色徐以臆言定之又性好薦達人不令人知乃求薦者或不與即與之人亦諒其無他腸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自年七十四病卒計閭上悼惜之賜祭遣官營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錢鏐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祖喜興國初以功授荊州左衛百戶已左衛從

小天護顯陵而鏐仍家荊州父故生鏐絕穎異

讀書一過目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鄉試庚

戌登進士第壬子出知江陰鏐性剛果遇事敢爲

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鏐度浙

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

癸丑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

江陰鏐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偏城退

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之羣盜亦起鏐恐其異賊

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拓

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拓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

賜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爲參政任環所燔乃奪

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鏐禦

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鏐被創猶闘賊遂遁江

去鏐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啓華墅而陣賊果復

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畧相當乃更合

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偪

城鏐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

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

野煙焰蔽天鏐從城上望之齒指歎曰剪屠烈矣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吾奈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

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鏐素折之至

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鏐自督其所從卒開會

伏起鏐墜馬復躍而上賊戰之下死焉時六月十

三日明日縣人求鏐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

於肘者與之歸緝其殊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

上其事於朝詔贈鏐光祿少卿蔭一子錦衣

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致祀鏐死年三十一

妻趙氏先鏐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餘亦死鏐

無子以弟鉢襲錦衣衛百戶

高嵩者江陵人性至孝嘗舉嘉靖癸卯鄉試一上春官後以父母老更不再赴退居於野力田贍養而已其家稍饒給嵩乃折節爲儉自奉親甘旨外供苦茹淡有寒峻所不能堪者父母既終嵩竟不仕卒

蔣信字卿實武陵人少爲諸生貧甚郡太守憐之令捧詔適屬縣例得津贈爲助信至懇拒之竟一無所受時姚江王守仁謫赴龍場寓武陵講良知之學信雖從遊其門而卓然自有所見不盡宗姚江家言比屢試不第應貢卒業南雍祭酒湛若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下

五

水俾主諸生教事嘉靖戊子舉應天鄉試壬辰舉進士年五十矣歷官兵部員外郎四川僉事擢貴州提學副使適湖廣征苗都御史某檄信往湖北議兵餉即日就道不及辭御史御史劾其擅離職守得旨削籍爲民歸家更不問生產作業出居桃源之桃岡精舍羣郡中子弟藏修其中遠方來學者近百人信爲人醇厚和粹不爲崖異其教人大都以慎獨爲主以篤倫修竹爲實踐以明理通世務爲致用之具俾諸生年長者轉訓後輩治舉業多所成就在桃岡十八年七十七忽疾作殆

還家閱月未嘗伏枕猶與諸生議禮論學業一夕命筆賦詩云歸去桃岡十八年歌遊多在萬桃間萬桃於我浮雲耳願借西風吹上天書已投筆而逝世稱道林先生所著有粹言若干卷

劉師穎字方回興國人生而穎異年十歲能立舉子業十五試輒冠軍士賜冠領鄉薦舉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兵部武選司郎中爲人博雅有矩度性至孝初上春官時業登途矣忽念母疾即馳歸其爲武選清戎籍督武學閱馬政咸井井中條理同舍讓其能比以母老告還鄉里日惟杜門承色養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

五

絕不與有司交際喜施與里人貧不能婚喪者每斥所有資給焉微時嘗鬻友人田比貴即折券以回還之不復責其直士林以此稱爲長者居亡何卒年四十有二

陳大賓江陵人清介豁達以直節自負初授上虞知縣治行卓越選南道御史糾彈不避權貴擒悍猾鄧玉塘爲民患者出按江淮風裁稜然擢河間知府力行鄉約保甲之法會有大盜起不煩兵力平之晉河南副使請戎務以慎防守歷官藩臬所至民德之輒樹碑立祠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賑

荒歉正婚嫁民俗大變時總鎮沐朝弼多不法事
乃抗論之發錮南京羣黨悉治以罪邊徼遂安陞
工部侍郎還尋卒

劉漢夷陵人十歲失父母居喪如成人及長拮据
治生業稍饒輒斥其美以施貧者季弟准買于蜀
以貲蕩不敢歸召之歸而更予之貲恤焉姑適冉
氏早寡無子漢迎其姑于家養之終身家故有負
郭田數十畝爲豪貴所蝕子弟欲直之官漢怒曰
非若所知也及輸租則必先之曰若非朝拜佃乎
奈何稽其賦以勤主人里中兒以物來質忽遺去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家人拾得之以告亟命追而還之其人請以半謝
竟不受鄉人鄭仁者嘗鬻子以償官逋業納券父
子相顧慘不忍割漢爲代之償子得無鬻其爲誓
多此類年八十三以壽終

熊桴字元乘其先晉陽人徙武昌嘉靖庚戌進士
守太倉勸農興學禁吏民爲奸郡大治癸丑島夷
入寇薄太倉城時承平日久城中無備操江都衛
史蔡克廉適行部太倉見寇至輒脫去而桴城守
甚力凡攻五日夜城得不破御史劾桴不能斬敵
當剗級太倉父老走闕下上書訴冤桴得無貶奪

克爲事官留太倉明年寇復至桴以舟師逆擊斬
首數百功上陞蘇州海防同知晉河南按察司僉
事兵備蘇松島寇橫行江淮間會河朔荆楚官軍
擊之戰大捷事聞賜白金文綺金山軍亂松江
守閘門避之桴下令開城門檄軍還衛圍乃解遣
通判往餉軍被執桴單車走金山召諸將吏皆之
誅其渠事遂平在兵十二年從將吏誅賊大小三
十餘戰斬首一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川涉極
林吳松江五城開楊林瓦浦虹江白茆四渠增補
田賦二千二百有奇陞雲南叅政會女官素儀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亂幕府不能擒服桴以冠帶予之令攝郡遂降尋
遷陝西按察使故御史論者從大計吏中之左遷
山東叅政會通河決鑿渠築堤壩導三河水亡害
以功進秩二品轉浙江右布政使寇曾一本反擢
僉都御史巡撫廣東馳至南雄一本解圍去因條
上平寇四策乞餉金五萬皆得請拊循士民戒守
令勿擾行保甲團練法造戰艘百有六十發千金
賑貸罷久逋魚鹽課區畫周悉乃興師平嶺西新
會藤洞諸盜斬首二千九百尋擊一本於潮海走
之入閩疏請置二縣報可仍檄安南夷備境上勿

令一本南一本分據馬耳澳牛田洋則檄閩兵圍之斬首三百有奇一本誘日本裨王丘古所寇惠州城把總周雲翔殺叅將耿宗元攻城急梓縱火擊之雲翔敗走遂行反間丘古所得雲翔等誅之獲古所平其黨斬首一千三百有奇一本曠粵中議且勿擊梓親督諸將進攻斬首虜三千焚溺三萬許一本伏誅梓卒于軍上以平寇功進副都御史贈兵部侍郎賜塋祭

張誠字以信荊州衛人性朴茂意度豁如家故簪而獨好施與每歲侵日荷一鋤行田間見暴骨輒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座之而歸所儲無贏粟餘帛而人以寒餒告者自并食解衣爲助有趙回兒者故役光澤王所以困憫其子仁誠誠聞而還其子置直不問一日王召賓客飲誠與焉左右頻屬目誠王訊之故得其還趙回兒鬻子狀大奇之因通焉延譽一坐而觴之酒數曰是夫豈待富而後好行其德耶併脫趙回兒郡中以是翕然稱誠長者后保十斛舟下孱陵風大作舟覆同舟者俱溺死誠浮沉巨浪中口噉噉誦佛不休隨波下上十餘里會有援之者誠獨得不死年九十以壽終

魏蒙字順肅武昌蒲圻人自少穎敏從其仲父遊太學已能讀周書左氏國語及唐名家詩雅希作者之林十六補諸生高等方是時同縣廖學士道南頗自負辨博諸少年莫能難而蒙時時質對不窮或所稱說出學士意表學士噤不能應則心亦奇蒙嘉靖丙午舉鄉試庚戌成進上除比部郎會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爲古文詞聲籍甚蒙喜與之游而自以才不及二子則攻苦讀書令中治文書外輒晝夜不釋卷已而所得益遂長安諸貴遊亦稍稍推轂蒙乃蒙自視常欣然也久之出爲濟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南守李攀龍者歷下人屬龍官居家倨重不肯輕見客蒙候之及門者三而後得見稍與飲酒談詩叙故舊乃蒙事之益恭謹其折節好善多此類其爲濟南屢決疑獄會盜起齊魯間羽檄連數郡蒙曰此輩爲餓驅耳乃畫策誘誅其渠而散其黨四郊卒告寧章丘土腴而苦蒙觀法係賊久不能平蒙按豪之侵蝕者悉置之理而出其伏用以是小斥益壯門軍精文史以其所得教授里中諸生咸

彬彬北面稱弟子以是蒲圻人傳魏氏學多能爲
唐人詩者歎人汪道昆以御史大夫填楚故識裳
乃以楚史見屬叢集博士弟子草創逾年業已脫
稿而是時安州何侍郎遷亦爲楚史成俱上之臺
或言二史當合者裳聞之頗不澤曰五色可合緇
白亦可合耶蓋自負其精不欲讓人故悒悒不自
得而爲史時心血已耗盡竟遘疾卒裳爲人外若
溫然長者而中特耿介未嘗以纖細苟阿於俗故
世罕知之者詩文極意模擬幾于嘔肝即詞指艱
澁無雄渾跌宕之氣亦自成一家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干

彭倫故求定衛指揮爲人多謀畧先計後成化
二年茅坪苗叛倫守備清浪總兵李震協倫討之
十一月進至天柱其天堂諸苗皆詣倫降進攻茅
坪拔其寨爲營壘分兵沿江諸小寨次日連攻赤
溪架直黃蜂等寨皆捷前後斬首七十七級生擒
四十三人引還三年春銅鼓苗叛倫會諸軍夾攻
天堂黃柏等寨破之斬首五十級生擒四十人并
獲牛馬以歸二月至自銅鼓邏者報苗出沒西溪
高寨諸處倫按狀得實即日令指揮王雄哨段家
屯錢宗玉哨龍塘鐵堅出龍塘與錢宗玉會賊驚

曰彭家軍四面至矣遂逃去賊復出寔貢溪倫遣
官軍邀之賊敗斬獲甚衆初倫從總兵趙輔破兩
廣賊有功至是陞都指揮使仍守清浪五年天柱
南洞浪江木界屢有警倫遣指揮江果次黔陽安
江金祥出辰溪淑浦尹昶出鎮遠馬場與守備朱
定平蠻大勝等堡指揮朱海等合仍令沅州衛操
習軍馬以爲應援賊聞不敢出四月賊入乾溪長
冲殺人奪牛畜報至會鎮遠府通判楊裕起集印
水施東民兵次松明自率指揮尹昶等繼至時賊
方聯舟洪江聞官軍大至窮蹙請還所擄牛畜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主

盟而退倫以印水等處賊入境輒固各寨不即遮
格以致滋蔓乃檄所司曰凡賊入境諸司能獲一
人者重賞其不即遮格仍滋蔓者置諸法於是諸
司各飭所屬凡遇生苗入境皆緝至帳下一日就
教場盛陳兵衛令所部目把人等引前所縛苗來
曰某人吾境殺某人某掠某人牛畜當死衆曰然
即置之竿頭令騎士交射殺之復割裂肢股置大
鑊中烹熟令壯士啖之衆苗皆股慄復引他苗前
曰某即不殺人掠牛畜奈何故違軍禁入境罪亦
當死苗叩首請命左右救解之因令截耳鼻使去

曰以此爲識再來吾礫汝矣因飭諸寨令各樹界牌自是衆苗轉相告戒不敢犯界六年 詔以倫充叅將倫益盡心邊事謂雲貴以鎮遠爲門戶鎮遠以邛水爲襟喉乃修築蕩洞堡以保居民復築硃砂平陽關口羊兒四堡以分邊者苗來路及衛堡城垣單薄皆令增高益厚嘗移文湖藩務足三年糧軍不足乃選屯種及在衛餘丁綴補操習器甲未利斥踐更戍錢給辦更自出新製裝飾之一時軍容大興十一年妖賊石金州詐稱明王子孫潛入蛟洞號召古州人萬諸爲逆而一時洪江甘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 主

篆龍阿龍俸苗皆應之宣言往南京即王位邏者以告倫遣人候得要領知金州於某日自蛟洞入鬼農寨舊寨密遣指揮鐵堅督滿洞土官楊玉宣設伏蝦蟆塘以待獲金州歸并接獲其妻孥及所造妖書旗印土之地方以寧十二年春古州苗糾洪江甘篆諸苗以取明王爲言期先破滿洞北出沅州居民驚皆擔家內徙三月賊攻滿洞不克宣言出鎮遠鎮遠告急倫遣各指揮領軍分布要害荀文尹昶駐邛水許瑾史忠及鎮遠推官楊忠駐得明陶但駐八弓張英與張官舍人何倫駐金滿

自將精兵駐關口以當賊衝賊果出鎮遠英與倫兵寡自設伏待之大戰乘勝遂北斬首六十級其餘墮崖壑死者無算未幾邛水十四寨張家苗老草墮等脅號侯王糾洪江生苗謀奪軍民田地倫曰地方所繫也不可不密爲之計乃議出軍滅之遣指揮鄭恂等分五哨土官楊忠等皆率土兵以從軍發雨下如注倫曰賊必以爲不出急攻可得意也於是刻期並進四面夾攻就陣生擒苗老草墮并男婦二百五十餘人餘匪崖壑并接捕斬之遂平張家苗全軍而歸時天柱苗叛勢尤猖獗平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 主

蠻將軍李震移文請合軍進討倫率所領馬步官軍并召諸土兵應之九月軍出邛水江頭諸熟苗驚疑欲遁去倫與僉事李冕計曰苗必助賊爲變因撫之曰軍討叛者非討歸順者汝熟苗宜自安乃止時天堂小坪諸苗皆請降倫聽之十月軍至天柱雨連日不止軍不果進靖州叅將高瑞駐遠口見賊勢盛遣人趨倫倫夜赴之江暴漲不可度因隔江舉炮鳴金鼓以應之賊聞之氣奪遠口軍亦安次日倫取徑路出賊背後布營賊占高山倫率官軍即攻之賊敗走倫渡江擒賊巢穴賊取

棘刺遮道官軍排之而入與賊鬪又敗之擒獲男婦三百餘人牛羊橐畜無數時左哨軍循他路進倫獨以右哨當之倫告諸部將曰今賊巢已破乘勝攻白岩塘特易耳白岩塘者石萬仞下臨深江由寨號稱絕險國初累攻不下乃會左哨軍同進偶得樵者示徑路官軍就夜攀緣而上及布滿山顛砲聲四發賊倉皇驚潰官軍追殺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男女二千五百有奇蓋自用兵以來未見全捷如是者也初臻剖六洞苗占熟苗同不納糧馬有司莫敢誰何倫謂白崖塘既破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五

六洞苗皆震恐遣指揮張英往諭之果請納糧馬不敢後共領秋糧一百四十二石驢馬三匹是年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充叅將如故弘治元年移鎮貴州無提督平清等處四年倫年踰七十上疏乞骸骨詔許之以原官致仕歸卒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洪武中以戎籍隸梧州成化庚子年十九舉于鄉丁未登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都御史屠溝欲為權璫修家廟以屬廷舉廷舉不為理會毀淫祠寺觀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御史迎瀟意按覈之廉其直即竹木瑣

屑不爽錙銖宦家有二子犯盜法竝論死廷舉標其尸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改行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辱不如死也吳為撤之御史即捕盜令自首賂令毀門表盜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束以刑卒不為言御史乃罷弘治丙辰遷成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兵部尚書昂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盜平之改無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歛諸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額應解而哀其美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考掠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五

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放還為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江西叅政討桃源賊為賊所得奉文入巢羅而劫降廷舉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反執其酋以敗為功晉廣東左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驛遞之役摧副都御史賑濟湖南土官相讐殺廷舉檄諭之賴以解息嘗疏大事陰備宸濠有曲突之謀濠遣使遺吏部尚書陸完書曰宜急易巡撫孫燧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其見憚如此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改

南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又晉南京工部尚書卽疏歸吳長身骨立面如削爪衣敝帶穿不修藻飾而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昌饑寒而施予不厭所居湫隘其門如水靖州土人嘗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卒之日無以爲殮都御史姚鏌爲營葬事

王宗茂京山人王故京山右族其父橋與仲父格皆起家進士宗茂生而貌寢與人處爽朗無它腸多讀書晚騎射詩文援筆立就思如湧泉逾冠卽舉於鄉蓋五上春官至嘉靖丁未始成進士爲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人試南道御史時庚戌京都虜變後刑部郎中徐學詩御史趙錦先後上書劾嚴嵩父子內外盤據招權鬻爵以陰懷邊事上怒杖而削其籍于家乃嵩父子黷賄益甚時宗茂爲御史方三月憤不自勝乃摘嵩誤國八大罪皆有指證奏之上意欲逮治宗茂而當制大臣以罷都言官遷屬朝廷耳目故不輕逮治擬旨薄宗茂罪謫浙之平陽丞平陽溫屬俗育女輒淹殺之宗茂至嚴爲厲禁居半歲餘平陽所全活女子以二千計尋宅內艱歸而父橋方爲廣西右布政使嵩以宗茂故風

部乘大計罷之宗茂旣傷謫宦不及視母夫人會殮而又念其父以子故奪官居常快快不能無嘆久之父卒而宗茂竟以哀憤成疾亦卒宗茂卒之日上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而編管其子世蕃尋又僂世蕃籍其家而嵩饑死一僧寺穆廟登極詔錄嘉靖時以諫死者宗茂得贈光祿少卿賜祭塋

溫如玉字孟醇其先世隨人已徙桐栢再徙卽如玉自少英敏年十四卽補郡諸生郡守愛之欲妻以女不果而督學使校卽故置如玉第二比見如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玉少也輒咲曰吾固疑汝少不欲以冠諸生令汝畫也今果然舉已酉鄉試癸丑第進士爲行人選授御史其爲御史嘗一按吳越醴再按陝又再按吳其按醴時會倭人躡海上場課數不登如玉稍酌舊制通融之寬其責而飭立保甲法令人自爲守已又繕治圩隄堰閘以捍海溢而海上故多私醴出沒如玉悉擒捕之誅其渠課卒大登陝中歲有虜患債帥頗蠶食吏士佐虜爲害如玉刺得其狀劾罷之兩語侵督撫大臣尋併見謫削邊吏大恐益惴惴治軍軍容日振虜竟如玉代不敢犯邊

其按吳屬部尚多故吏稔憚如玉威稜則轉相告
戒以無撓溫公三尺賦墨吏稍稍望風解印綬六
吳中苦催賦繁重而豪有力者率競務飛詭爲姦
利如玉故得其情因抗疏屬精幹吏文畝而繫之
于是諸邑伏田伏賦盡出所蠲益無算吳以太治
其後用事者以如玉按陝文深出爲山東按察司
副使專督海道屬登萊人與遼左亡命交匯諸島
時時標掠沿海諸縣議擊之慮起兵衆勿擊則二
郡騷騷無已時如玉至先揚軍聲脅之而遣指揮
湯詔等詣諸島召其長諭之曰與若期一月受暑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天

二

爲良民不則且盡殲若等衆惶恐咸自縛來見如
玉拊循之因請兩臺編甲授田起稅許互易爲市
開關梁禁爭鬪島人駸駸奉約束北內地矣如玉
故舊病會禱雨中疾病愈劇即疏請自免命未下
而如玉卒官屬續時猶以手書止諸郡縣毋得轉
祭徒溷我地下無益也其捐介至死不渝如此死
時年四十二如玉天性孝友庶幾居家恂恂長厚
即山縣門閥無相當者一不以氣勢加于鄉人鄉
人亦不知有溫御史家也至妻爲執法官伉直守
文所彈劾不避貴近諸族歷俱焯著聲績乃垂歿

之言九朗朗可念宜無媿千古之易簣云

王萬善衡陽人嘉靖辛酉舉湖廣鄉試第一衡俗
喜靡士得少進輒美衣服乘肩輿揚揚閭里間萬
善願獨折節爲儉口御布袍芒屨即風雨亦曳屣
旋潭中有司雅重其爲人造訪燕見萬善交際謹
默更不及他事篤行好學潛無所營以故家事益
涼薄而意度豁如也隆慶初鄱縣劉穩會楚士於
衡山論學居數日萬善謂人曰學不力行講何益
哉遂率同志數友會石鼓書院相觀切劘所學皆
明心體通物我達治體諳時務盡期于實用不肯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二

元

作漫然語隆慶辛未會試下第歸一歲而卒年纔
三十餘士林痛惜之

劉穩字朝重鄱縣人自幼有巨人志與群兒戲即
陳俎豆或列行陣以指使群兒如約束焉年二十
五薦於鄉即從郡守蔡汝楠講良知之學丙辰登
進士除南京兵部武選主事間復談兵出爲廣東
南韶兵備僉事詔有大羅小羅故爲僭人所據有
司常戒人出入販者不至則物價倍騰僭人輒歲
剝下外數以警報穩至自詰其巢宣諭威德僭人
感悟羅拜願受令因之僭長聯屬之民夷自是晏

然以薦晉兵部副使仍理南韶事屢著新猷功蒙
金綺之 賜然穩體素弱而久在兵間益憊不
可支遂乞骸骨歸結廬衡山與學徒重訂舊業有
終焉之志隆慶辛未吏部以言官疏起補廣西按
察司副使未幾調廣東海道副使有討海賊林道
乾功加俸一等萬曆甲戌召入爲南京太僕寺少
卿居亡何以病卒穩性冲粹于人無所拂忤海內
名流什五齒交故所至爵有令譽所著山房漫藁
家訓粵中政紀兩粵徃訓二南湧稿易經折衷蒙
訓藏于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三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生而穎質五歲即知學稍長
爲舉子文即能冠同學生每攤書十行俱下目過
不忘及遊京師得侍李何諸名公已更爲詩歸奉
省試督學許宗魯者常以天下士目之乃再舉始
獲第屢遷禮部不傳年三十八上隱洞庭稱漁人
著七游見志闢園豎亭於居之左攀蘿捫竹臨風
歌日奉母兄游樂意洋洋也暇則率諸門人爲石
門玄頂之娛士大夫非訪之弗與見著遺言及洞
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其續集日抄明初畧詞
玄志宋元史論遜言與所編天文書末言錄國朝

事蹟皆藏家笥

高岱字伯宗京山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郎中
喜衣敝垢同舍郎多謂之會主事董傳策張紳給
事中吳時來疏大學士嚴嵩父子不法狀詔逮繫
司寇獄將寘重典岱請大司寇鄭曉輕之獄上成
邊伯復爲資裝微服送之出郊門嵩父子聞而銜
之莫可爲地會 景王封風銓曹出爲長史岱好
讀先秦古文爲唐人詩多論著性慙好面折人過
失後以仕濬澤湛王門無所建白卒著鴻猷錄
論楚漢餘談第啓嘉靖丙辰進士出鄉薦皆有才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三

吳翰詞字子脩應山人嘉靖庚戌進士授浙江東
陽知縣清約節愛不阿權勢民愛之拜監察御史
任事不避艱險按雲南風采卓然當是時分宜勢
方熾灼御史復命者歸輒索賂翰詞不能應遂乞
告杜門人罕見其面性耿介方直一介不苟燕居
整肅家人亦不敢近歷官十餘年惟舊居數椽比
卒歛以緼袍敝屣士林稱之東陽雲南皆祠祀之
王良策夷陵人先世從文學起家蟬嫣紳冕至策
益折節敦慎事親孝雅喜施予出責里閭中或貧

不能償數與交券隣有侵宅地者置不較也幼力學爲諸生有時名而親身率禮節諸平姪以歲時至庭下非冠衣不見或遇諸途必歛歛辭有過至面繩正必改過已以故族人多嚴之而與人獨醇厚鄉人稱爲質行石了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

三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

國朝楚名臣列傳

傳入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也兄耕孫壽孫皆事元死難三吾少以儒生避兵廣西授元靖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通政茹瑄薦三吾才可大用上以爲左春坊左贊善方是時三吾年老矣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稱旨七月戊寅上問侍臣以民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乙

生安否三吾對曰賴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頓首曰聖心奉奉如此恩德何患不及於民上曰恩德亦非汎然者譬如盧扁不藥石疾不療匠如公輸不繩墨木不正君如堯舜不紀綱法度而第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在心錄而更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

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甲辰御
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
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
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
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爲朕每爲惕然
遂疏其指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止
明聖道下福生民當爲萬世開太平也遂命三吾
撰序三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
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
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靡悔災亦可弭苟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
專在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
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或當德
化或當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
視同仁豈間彼此君子惠德小人懷惠施之名有
攸當焉爾十二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
如啗食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
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
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嚴
刻也 上曰善爲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

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
一月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
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已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
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常聽乎天 上曰
心無所媿可聽在天若其自作於天何預二十七
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
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
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
未臻其矣爲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
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
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
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
壅蔽則耳目壅替天下之事無由達矣三吾曰人
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益開
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視聽一偏蒙蔽何所不至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
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
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
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

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又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縠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令朝參列于侍衛之前燕享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脩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蒙賞資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四

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失

上意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父之乃復為學士卒

楊溥字弘濟荊州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編脩求樂初侍東宮為洗馬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賢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必得行其志因米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尋以事逮詔獄溥在獄中讀書不輟踰十年仁宗初釋之擢翰林學士建弘文閣命掌閣事上親握印授公曰用卿左

右非止助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有所非白封識以進溥嘗密疏言事上褒美之宣德初擢太常寺卿入內閣上出喜峰口征虜總裁兩朝寶錄勉以直箴過失對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爾尋值內艱賜歸葬竣召還擢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卽位昭皇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務聖學早開經筵慎擇講官選宮中侍從涵養德性昭皇后召至後殿曰先帝每念卿忠不謂今日復得見卿溥伏地泣后亦泣又顧上曰此三朝簡任皇帝萬機宜與共計宣德實錄成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夙稟淳實方剛不尚機警至議政決疑舍已從人略無係吝昭皇后臨朝四海晏然皆其力也時稱三楊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夏元吉字維詰長沙湘陰人也以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勅已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諸司事悉與元吉計而後行有劉郎中者忌元吉與尚書暱會新刻諸司急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第免冠謝而劉郎中因奏果人欲尚書者意中元吉上問新為誰對

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 上下書并
生獄劉郎中又奏元吉頗侵尚書柄前事實原吉
教尚書非書算生也 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
願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得棄市建文
君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撫
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元建文用事
人不宜大用 上曰原吉忠於 太祖以故忠於
建文又豈不朕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中
大水 上遣元吉行視水已遣僉都御史俞吉賜
元吉水利集復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陳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六
西參政宋性佐元吉治水元吉奏言浙西諸郡蘇
松最居下流常海嘉三郡土田高多於下環以太
湖綿五百里納抗湖宣歙諸山水注潏山諸湖入
三泖頃浦港漣塞滙流漲溢傷害由稼治之宜浚
吳松諸浦港決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
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
以當潮汐沙泥日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
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亦多淺窄又自下
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
淤塞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灤沙

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
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
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岨安亭等浦港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火黃
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
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太蕪
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二江入海之跡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閘將
脩圩岨以禦暴流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元吉
日布衣徒步督責不少休盛暑輒揮蓋去曰吾不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七
忍衆亦體暴日中也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之
二年還 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 召還部
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諸費以億萬計皆
仰給于司農元吉無不辨治已從 上北巡兼掌
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
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之曰朕以房玄
齡視卿元吉每旦入朝獨近宸前參決機務朝退
卽官御史環請事元吉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
還北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養恭進太孫曰
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 賜宴便殿

上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帝成賢德欲觀古名臣
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脩國史十一年復扈北
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
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 命召太子太孫于
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
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
密議數月言還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令言
官大臣午門難還都利害都御史陳璘言官曰
而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元吉
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八

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
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關門每召元吉語移時左
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當賞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元吉以爲不可
法王見便殿 命元吉拜又不肯拜 上咲曰卿
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
征虜元吉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
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元吉愛我 上計至

太子走繫所呼元吉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元
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元吉言方今民
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
太子即位復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上曰卿
老臣自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
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
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
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元吉和
手勅欲除劊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元吉與
二三大臣密議聞 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九

祭酒李時勉言事稍激烈 上怒時勉奈何當朝
辱朕元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
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京 上崩 昭皇后
命元吉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 后留元
吉仿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有所密啓或袖
小帖付之元吉亦時時有所建白宣德元年漢庶
人反指元吉徵赦租爲紆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
議元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 上曰彼借卿爲
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 上難
之頃元吉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及兵事

輒泣臨事可知其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
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賊庶人猶
令人繞城罵元吉三年賜範金銀印二曰令弘貞
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已從巡邊還上念其
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乃部資代元
吉戶部尚書是冬從閱武郊外值生日上繪壽
生圖爲詩賜之五年春卒贈太師諡忠靖復其家
鄭埜字孟質祁之宜章人父子輔爲句容學官埜
少事恭和王敬先學有本原永樂已丑登進士試
政都察院癸巳拜監察御史時文皇帝行在比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五

至察其誣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謠者宜
德已酉關內饑埜巡歷其地乃遺旁縣粟賑焉歲
病不能興者仍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宅父艱號
痛輒欲絕治喪悉用古禮服除拜應天尹埜上言
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凡有
政務而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邇者監
察官巡視遇有公務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
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庶如古京兆尹斯可矣疏入
從之埜以養民爲務凡市鎮田稅約束有法歲太
孰麥有兩岐者民歸德于埜悉謝弗受正統改元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五

麓川用兵楚舉定西侯將貴爲將以往卒賴有功
歲已巳秋七月也先深入逼近畿輔上親征出
居庸關駐龍虎臺楚扈從來馬或勸少憩于懷來
城楚以馬革裹尸自誓是月壬寅車駕次鷄鳴
山癸卯次萬金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
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熒星
犯土丁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寨辛
亥次滴水岩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迫挾
進兵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車駕尋次宣府廣
踵至楚上言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王振力沮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主

皆不報又詣行殿中前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
事再言必死楚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胡爲以
死懼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楚與戶部尚書王佐
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楚死之年六十五贈少保
諡忠肅官其子儀爲主事楚爲人端謹居官勤慎
所至有水漿聲丰采凜然履宦四十年操履如一
日
鄧廷瓚字宗器岳州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初爲
浙江淳安知縣問民疾苦陰行惠政不求赫赫名
以故人無知之者稍陞府佐都御史張鵬巡撫廣

西也獨薦可知梧州會以母憂去不果已而貴州
新設程番府地居萬山中夷獠雜錯又百具未舉
吏部以廷瓚補之至卽悉心規畫城郭衙衢祠宇
廨舍次第興舉榜諸夷受約束於是諸夷咸感化
程番俗遂埒中土云居程番九年超遷山東布政
司叅政歷左布政使會貴州黑苗叛乃擢爲都御
史提督軍務至貴招撫不從乃決策勦之斬首六
千餘級生獲二千餘人寇平上言都勻清平故設
二衛屬九長官司厥後世祿驕縱稔惡穰患致夷
獠侵奪四十餘年今黨惡剷除非大更張不可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主

下兵部如議於是始設都勻府獨山麻哈州清平
縣流土官兼治焉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益
事安靜遇不職吏直去其甚者諸司濫設咸奏除
之曰祿出於民可徒蠹費哉蠻剽掠率出沒閩楚
諸郡上言都御史金澤巡偏方非宜當以江西委
之俾諸司並節制卽軍糧可調度云而湖廣衡州
設兵備遷治郴州便又言廣龍水故爲賊巢宜卽
其地立千戶所調新兵守禦給隙地屯種爲久計
上皆可焉于時鬱林州雲壠大柱四會諸種作
亂悉平之未幾卒在任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廷瓚

自爲郡縣至總重鎮圖事務濟待人勿疑雅量宋致罔則淵與厥中明炳人亦鮮及

劉大夏字時雍岳州華容人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第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車駕司郎中改職方是時中官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求樂調兵數甚急也大夏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日杖吏促之大夏曰吏死一人耳交南卽成死者豈特萬人哉事遂寢朝鮮使請改貢道中官有爲朝鮮人地者下兵部議大夏曰貢道自牙骨關由遼陽經廣寧前屯入山海迂大鎮凡三四非

徐氏海隅集

古

二

祖宗微意邪今所請改道巡懼貽他日憂事亦寢雲南猛密曩罕弄侵木邦中官王舉嘗索猛密寶石不獲也疏請征之曩罕弄重賂大學士萬安召大夏啖以美遷俾設安撫司大夏不可時論疑焉虜數寇雲中邊將失律報每至部尚書必詢策大夏其言輒驗白父之讎廣東叅政晉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亂大夏以檄往諭厥詞懇悉亂者悟兵竟不用陞浙江左布政使凡八月而吏蠹剗革法令恢廓會黃河北徙張秋鎮黃陵岡咸決運道阻塞輸輓爲梗敬皇帝以大夏爲右副都御史理

河事大夏集議河性猛悍張秋其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上流便于是大夏導河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山東大名患俟其勢塞焉已乃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鄆諸邑亘三百六十里云是役也五旬而告成召還以原官協佐院事已而陞戶部右侍郎改左侍郎兼僉都御史使雲中經略皆中機宜既三疏請告得歸三年上用群臣薦陞大夏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大夏至廣乃卽興利削弊靡所左顧先是班軍爲鎮守總帥私

徐氏海隅集

古

五

役者蓋千計大夏于是述祖宗養士卒意及上委付重托告總鎮咸出所役還馬軍減姑仲又戒諭降十三村盜藩臬將領守令武衛悉舉所減否數白處之踰年上特以大夏爲兵部尚書是時上勵精爲治任大夏如左右手人材政事刑罰軍民興革進退可否去留之宜靡不及大夏議行焉而大夏亦殫竭所用不爲遜避視朝罷卽召大夏屏左右論國家事卽近侍親密咸莫與聞將進大夏更部因預閣柄于是同位大臣多側目大夏亦有去志矣居無何上崩毅皇帝立大夏數乞致

仕進太子太保賜璽書月廩歲夫乘傳歸歸一年
劉瑾亂政素術大夏焦芳劉宇贊之乃撫他事捕
大夏繫獄左都御史屠鑪力解猶謫戍肅州正德
庚午瑾誅赦還又七年丙子大夏卒諡忠宣遣官
諭祭管塚墓蔭其孫如愚國子生云大夏性坦夷
謙厚慈仁清白而所自植立堅不可易歷中外四
十餘年學士大夫無間識不識卽無不仰之若山
嶽者朝鮮使集鴻臚寺輒問大夏起居曰聞中國
有李西涯劉東山云其爲華夷所重如此

黎淳字太樸岳州華容人天順丁丑進士第一初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共一

爲翰林院脩撰預脩大明一統志 純皇帝卽位
充經筵講官成化丙戌陞左春坊左諭德丁亥脩
睿皇帝實錄成陞左庶子丁酉脩續資治通鑑
綱目成陞詹事府少詹事戊戌陞吏部右侍郎素
惡選人稱貧恣貪也聞輒手錄之卽廢黜以是九
載坐尹龍事改南京丁未陞南工部尚書已乃改
南禮部上疏言正風俗革好弊諸事辛亥以疾乞
致仕歸踰年卒淳性耿介端毅鮮諧合重倫紀尚
節儉其所自樹植卽幽隱勿媿作字不爲行草家
法整肅訓子弟咸天理言兄濬早沒撫其孤民獻

及女如已子遇二弟以恩居吏部時子民安幼就
童蒙師外館某縣吏適至館所問諸童蒙父家知
安爲淳子也以閩筵贈安安攜歸揮焉淳鞠所從
來立呼吏具領牒持去其清修類是卒賜諭祭營
葬諡文禧初淳爲諸生足跡未嘗入如館一日偶
過其門有同學生先在故令娼呼淳名以溷之娼
黯不肯直呼淳名第大呼曰黎淳狀元來淳竟不
應而默喜其識遂題一絕有先遣娼娥報姓名之
句明年果狀元及第楚人至今誦其事

李東陽字賓之長沙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七

金吾遂居京師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大書 景
皇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以上林珍果及寶鏹六歲
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隸業京兆博士天順
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脩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
東宮講讀官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
亥預脩 憲廟實錄成擢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
翰林院事充日講官尋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
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
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諫以

爲宜勿聽事竟寢武岡知州劉遜逮繫言官會奏
救之 上忻怒言官俱下獄東陽力解得免自是
屢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
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國營總
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奏近年災異頻仍內
府尤烈或者以天變不足畏禍患不足慮或以齋
醮祈禱爲彌災縱囚釋罪爲脩德焚惑聖德莫此
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大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
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
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爲李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大
廣乞祠額者又欲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
屢執奏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甲子命祀孔子于
闕里還朝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乙丑 上不豫
召大學士劉健謝遷暨東陽入受顧命 武宗登
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丙寅上疏諫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
漸晚嬉遊漸廣等事言極切直不報復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
死報適者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編閱古
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

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侍貴戚牢不
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
易臣竊議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
謂臣何又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下諸司議
革之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
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達尚寶卿崔璠御史姚祥主
事張偉爲還卒誣執尙校長安門外以東陽力救
得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復切諫不聽戊辰六
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被罪及都御史楊
一清逮繫至又屢疏救之是月早朝有投空名文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二 大
書數瑾罪者 上疑群臣所爲悉逮詔獄東陽言
事無指證囚之何益庚午六月旱霖東陽條上寬
政四事一曰寬逃軍揚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
之罪三曰寬查盤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
罪疏上會慶府實錄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
一清討平之師旋獻俘未發瑾姦狀 上立磔瑾
於市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其從子
兆善爲尚寶丞上盤遊益無度四方盜起東陽復
上疏切諫言 高 文創業定鼎之艱難 列聖
相承之罔怠以及 先帝顧命 聖慮之深遠惟

願陛下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
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
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
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寇劉六等衆至數十萬東
陽晝書宵籌命都御史陸完征之卒致底定加歷
一子爲錦衣指揮上疏力辭上以京軍不習戰
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疏陳其十不便狀
不聽遂乞休賜之勅詞旨優渥仍厯其從子兆延
爲中書舍人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東陽長於
文章書法適麗稱一代宗匠學者以宋歐文忠擬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之一時文士李夢陽何景明輩俱羅致門下當劉
瑾用事時願命大臣劉健謝遷相繼去位獨李陽
浮沉亂朝故中外有伴食之誚然縉紳揆瑾羅織
猶不至如漢黨禁唐白馬之酷烈者多其寬解調
護之功瑕瑜自不相掩云
熊繡字汝明郴之寧遠人成化二年進士爲御史
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御史巡撫延綏雅負廉
隅甘鹿糲餼原有美不入私室怯飭邊事終繡任
三年套虜不大入寨以憂去起拜兵部侍郎兼僉
都御史總督兩廣逾年召入南臺正德三年中官

李榮恩傳旨熊繡著致仕竟不知其故繡歸屏居
山中斷絕四方書問生事益落俯仰不將以貧困
卒時長子大繼子又天卒乏嗣巡撫秦金爲請于
朝贈南京刑部尚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
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
能貧居富能儉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
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徂近功言無爽於囑堦行弗
虧於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珊張敷華卒其門生屬
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翔孔琦卒鄉人請卹
其家聖朝表勸清賢不吝恩濡繡才節操履不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二

讓珊等賜諡卹孤惟宸衷軫允幸甚詔給繡嗣
子子端朱月一石諡莊簡
李承勛字立卿武昌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
歷官都御史承勛自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
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
太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
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最稱難治劇賊矯藩內
外孔棘承勛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
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產華林賊破
瑞州承勛爲廣嗣謀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

雪二而還已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
徒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
三千境內安輯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
浙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
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縣
白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
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其功誣以賄賊詞大理卿
燕忠卽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
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
故富饒無虞憲自經直開邊虜輒擣貳擾我開源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圭 志五
懿路汎河三城殘破承勛至修築定遠慶雲古城
鎮夷松山諸堡望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
又脩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湟樹木為阻
固東園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南臺
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改刑
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
史代胡世寧提督團營惡部勦驕縱剪其羽翼勦
剋之欲并中世寧因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以掌
兵部事當是時田州岑猛叛兩廣騷動茫部沙保
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摧河西小王子歲以塞承

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又奏赦
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
府詭將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藉城社坐耗儲
貯股民膏血為國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誰何者
又言騰驤四衛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官府一體
請官軍考選清嚴如旗手等律制曰可內臣言
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
曹賊皆四衛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
勛言往歲之事止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
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圭 志五
承勛議九年大風蓋晦 上恐懼憂邊詔問之承
勛上疏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云歲冰合北虜
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
餉專仰河東宜于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
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
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
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隔絕兀良哈
最近京師不善撫卽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
寧氏困敝臨安蒙自益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
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揭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

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
幸甚十年議耕桑禮 詔問承勛言禮有儀文政
有根本惟上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
急務議 郊禘又 詔問以傳經術順人心對承
勛楚人有名上稔知之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
是年春充正使開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
謚康惠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
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廉潔自守家無餘貲子
牧益府長史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幼磊落以經世爲志弘治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已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坐免正德初起嘉興府
同知遷知河南府適江西華林巨寇擾亂諸郡改
知吉安文定調知姦謀比至卽誅其首惡數十壇
內膽落會逆濠叛先遣劇賊犯吉安獨邑文定擒
之已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征濠以文定爲前鋒賊
于黃家渡賊縱火藥焚官兵文定被燦不少挫逆
破之濠就擒捷聞擢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時雲南
土酋安鈺叛乃擢兵部尚書往征之未至而賊平
魯鐸字操之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使薛綱
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

進上高第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東陽雅重之援
編脩預脩 孝宗實錄 武宗卽阼詔諭安南鐸
充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
禮諸所餽遺悉卻之交大稱嘆還國子司業進南
京祭酒尋改北鐸屢歷成均其教主於理道不屑
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漸徧弊摺紳飲
仰之屢謝病歸至是復得告迺開園亭時花木屏
跡深居爲投老計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疏謂
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
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謝鐸人品爲
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
郎掌祭酒事起之在家居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
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
頌美 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撫巡諸臣暨
兩都臺諫交疏薦薦先後以十數計皆謂鐸德器
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教簡宅心廉直莊重渾厚之
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
推衡佐者五皆莫之應年六十七卒撫巡諸臣以
卹典誥 詔諭祭一壇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葬

釋性恬退器量深閑文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
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馬牛
或給爲鐔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提學副使說之子也幼神
悟駿發弘治癸丑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督宣
大諸邊鎮糧餉繪圖上疏悉中機宜歷遷員外郎
中出補河南參政治河部運庶務具舉入爲太僕
少卿克脩馬政聲譽籍甚未幾擢僉都御史巡撫
雲南時習阿夷叛有石言于滇蟒附之孟春禱于
神蟒飛石裂亂遂平召爲吏部右侍郎與家寧喬
宇交驩藻鑑人物極其精當議尊親禮
大學士楊廷和等相繼去孟春乃率都院臺諫力
爭泣諫疏凡萬餘言上諭再四疏執弗起乃左
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居亡何削籍歸日以著述爲
事所撰有餘冬錄子仲方領鄉薦卒萬曆初巡撫
都御史趙賢爲立祠祀之刻其詩文集併疏議若
十卷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志

宦蹟列傳

補遺

顧璘字華玉吳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初知廣平縣
二年徵授南京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正德庚午
出守河南開封府時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所在緝
騷兵部尚書彭澤奉詔領兵兩河間引璘會轉
璘爲簡閱轉餉畢彈方略澤還朝薦璘平賊功
第一鎮守中官廖堂者席逆瑾勢圍奪專恣璘摧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二

乙

抑捍敵每折其萌茅璘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諸
閹方熾王宏者尤悖慢慄疾繼廖出鎮以氣焰警
人璘故不爲禮相見長揖而已宏不能堪劾璘怠
慢初書蔑侮鎮守無人臣禮錢寧爲矯詔逮
赴錦衣獄獄吏簿責無狀寧乃密遣邏卒偵郡中
事稍拾細過文致成獄獄奏鐫三階徙全州丙子
量移台州守辛巳擢浙江參政尋晉山西按察使
嘉靖丁酉宅內艱服闋吏部尚書方獻夫薦起補
江西按察使晉浙江布政使壬辰陞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提督鴈門辛卯宅外艱服闋以原銜巡撫

湖廣荆湖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
隣不欲襲故事每斥輶車巡省卽偏陬僻壤無不
跋歷所至不以守巡官自隨務貶僊從問民疾苦
供頓次舍才足周用吏民安堵不知爲勞歲亦比
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地瘠民貧兵食不足
藩府歲祿無隄後繼爲難又以湖湘控扼邊徼地
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不得周乞添差一
員分蒞湖南北便所言凡數十事皆切中當時利
病卽格不盡行而論者韙之己亥陞刑部右侍郎
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一

二

事進工部尚書大工告竣改南京刑部尚書尋致
仕璘體貌修偉聲音激越慷慨然諾綽有古人風
雅具知人朗鑒晚任留京平生經濟多不究于用
竟以文章名世

王忬字民應嘉靖辛丑進士除行人拜監察御史
爲人峻爽廉察多讀書尤精於法比戊申出按湖
廣所至擒治賊墨無算然嚴而不苛吏民畏而愛
之己酉監臨鄉試是科得士吳國倫錢鐔等以文
章忠節知名當世後按畿輔值虜犯闕 上知忬
材可當緩急特 旨擢僉都御史轉餉通州虜退

移撫山東尋總督浙福傑倭有功調督薊鎮晉右
都御史兼兵部侍郎

李憲卿字廉甫崑山人嘉靖戊戌進士除南京吏
部驗封司主事歷郎中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
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憲卿爲均派折
衷法最簡易可守己晉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
清會施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
冠縣擒獲之甌寧李尚書默自吏部罷還沿途有
司供帳頗懈比至臨清獨勞送禮有加李尚書深
喜過望逾年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叅政未幾陞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二

三

河南按察使甫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奏
水災乞蠲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其民東南用
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客美桑植麻寮鎮溪
太刺土兵征剿所過牢廩無缺憲卿因奏土司各
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徒煩供餉無益其後土兵
悉召歸不復調是時奉天殿災 勅命大臣開府
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侍郎劉伯躍
以憂去 上特旨陞憲卿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
是 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神仙長年之殿
及珍臺閣館歲煩將作以是蜀荆之材略盡近水

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合抱之木稍出乃帝室紫
宮舊制瓌璋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憲卿奏
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
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鶴僉事于錦先後
深入永順外崗搜拔江叅政徐需僉事崔都水容
笑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崗叅政靳學顏入永寧
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
策入烏蒙叅議繆文龍入播州貞州西陽僉事吳
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雄升鎮雄程嗣功入龍
溪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
崗僉事顧柄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
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
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
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
撫右副都御史黃紳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
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七瀘叙至守督會
處而巨材所生必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
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漚昔尚書
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華丈

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者視前亦已超絕第所
派長巨非常留圓難合臣奉 命初恐搜索未編
今業已深入萬山中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
別有所處伏望 勅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
等得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
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解筏相
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
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猶未有期乃西工
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之民暴露三年
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手諭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大臣曰殿材果難須設子孫能守即葦亦可久于
是將作大匠頗能規削膠附稱 上意而見材度
已足用憲卿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
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 天子
從之遂考卜興工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美
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章憲卿上最推功於
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
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
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
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外崗之

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疑荆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崗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山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且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岬為獸哀鳴震天跋地蓋出入百發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

徐氏海隅集

卷四十一

六

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為漢唐之所不能致憲卿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以助成國家億萬年丕圖其勤至矣是歲辛酉冬徵還內臺明年大計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至東平卒憲卿為人美姿容談論有章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矜其志至京師分宜素不相識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即丰采亦足羽儀朝端矣所居官廉潔不許故採督三年地

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

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年未三十以刑部郎出守衡州性清介嫉惡如仇尤加意學校開石鼓書院日進諸生講課多所造就政稱公平善長受庇工律詩極類中唐人語後歷官至都御史南京工部侍郎

周美字濟叔崑山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西進賢知縣入為刑部郎擢湖廣下江防兵備僉事為人沉毅鎮密平居不妄言笑尤精於法比所駐蘄州為洞庭彭蠡之交盜藪也白晝艇而東西以剽剽

徐氏海隅集

卷四十二

七

商民財捷於箭激莫敢誰何美至立開操之法作戰艘令材官日巡江上所獲真盜獄成即日殪之不少稍留盜由是相戒不敢闖境江洋晏然御下嚴峻雖親故為屬僚不少皆顏色故精舉子業政暇則以教授諸生已多成就其取與有辯瞻然不可澤去任之日即斬產杯篋蛇龜之類一無所携後陞四川叅議副使有飛語入南床會考察因誣論其受贓狀吏部尚書某者為美鄉人又同年也雅知美廉吏而難御史言竟以遠嫌故覆致仕去比歸自以平生堅忍一旦為人玷缺憤恚不

勝遂發狂疾卒卒之後僅三數年其子不能存活
飄泊至斬斬人憐之以告僉事戡汝止戡歎曰此
豈清白吏之左驗乎為婚于斬家焉今補州博士
弟子員楚人比之朱邑桐鄉故事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
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
風稜自持即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擊
汰賊墨吏無算性英敏疆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
兩司錄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
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逾益嚴憚之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八

比于神君楚中以里甲為累歲里長一應邪百需
憊蹙之吏胥緣以為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為數縣
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歛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為出
令里長毋得復應邪因著為畫一之法楚人至今
便之行部荊州會興山盜起穴高鵝寨鑿礦行劫
眾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之入因匿不以聞
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即日下雕勦之令守言大
侵後兵食俱誦未可輕動且峩峻難于仰攻不如
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盡先
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

趙應奎坦步詣高鵝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
解散不且燔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為
飢寒所迫故聚而丐食一聚輒不得散縣官復解
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願巡檢
活之趙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繼祿領之急檄
郡鈐符紙三千如賊之數復遣趙應奎詣寨給
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符者監兵毋得擅
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鵝寨平是役也不廢地
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間按堵如故後擢大理寺
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屯鹽副都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九

御史俱在任不久以疾告歸卒於家年五十一繼
祿為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母以孝
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饋遺無論公
私一切謝却居家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即
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覩其面繼祿故
無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為有天道云
島應會莆田人嘉靖中知漢川縣縣當漢江下流
土田歲被滄沒民不聊生應會極意拊循輕徭緩
賦嘗夜有盜劫民舍應會聞之即馳而逐盜盜截
其兩耳去已得盜盡殺之時景王出封安陸奏

訓庄田關及漢川中瑞暴橫倍索應會故持之中
瑞怒昌強項奏逮繫按察司獄者累月當事者心
知其究竟承藩指督責坐調民思之爲立祠生祠
于漢江上

陸州字汝行海寧人嘉靖甲辰進士爲人貌優弱
不能勝衣至遇事剛斷敢爲即責有不可奪嘗以
南昌校官典湖廣鄉試故事校官處簾內乃品題
之權御史多屬之簾外州既默默不自得比定解
額諸校官與御史俱坐至公堂州偶抽中式人二
卷閱之頗紕謬州起袖二卷懷之以詰御史御史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五

十

不能對即爲轉易二卷同校者懷慄感服其持正
已遷刑部郎出守常德會鼎建三殿湖北木運
孔棘部木使某者頗乘勢爲奸利民間騷然州至
爲調停差撥以陰扣其非一時屬路賴以按堵先
是榮藩嘗請郭西濱江地租而併稅鹽筏之泊
埠者久之中官愈益橫索或闌及經行鹽筏商人
苦之州廉知非例下令禁治之中官惴惴憚州自
是相戒歛跡郡受沅靖五溪諸水故築土堤扞之
春夏水暴土蝕則兩崖之間不辨牛馬州請易土
以石募民貨蠲帑金爲長堤百五十步高四仞廣

半之涉至始不爲災縣官以賦則淆混徵歛無藝
良民或倍輸之稅乃強黠者終身負責漫不裁省
州戒民毋入城納稅第置循環二籍鈴發里甲歲
令沿戶按額取之而納戶得以所納期限稅目自
註於籍月終更互考成之完負悉有稽覈公賦大
辦常俗不習爲商歲亡論豐歉穀一入亟圖貿商
金以償官趙不且賤售富家因而爭時趨利故左
右數從與縣官願留穀防饑便毋令販而出境也
州嘆曰此豈爲居積家地乎民無金無賦無商無
金奈何坐自窘束耶遂下令曰敢有以遏糴爲言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十

者置諸法自是商民得通易有無驩然稱便州治
郡三年不爲烜赫異之政惟務約已愛民他如
均傳費獎士類屢賑恤每事必爲之區畫期於奉
法循理而已後以考績行尋擢九江兵備副使民
生祀州于城北又三年丁內艱卒于家計開郡中
父老率子弟朝夕慟哭祠下如喪考妣云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類慧彊記博極羣
書性端嚴沉毅明于理學即私居無燕樂之容與
人交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
天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

主事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郎中陞福建監軍道
副使改湖廣提督學校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
然諸生自考校後不輕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
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
館時華亭公嘗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物與
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
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能遣乃力求
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政務諳識
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上官勤
款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束濕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三

毛鷲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
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賄賂以免我平生其後上下
諸司有所饋遺悉却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逾
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
干卷

劉慤萬安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司空尚書郎嘗權
稅荊州多惠商之政已出知嘉興府時倭夷犯浙
西兵部尚書張經提兵厭境慤爲調度糧餉民不
勞而事辦比趙文華以工部尚書視師海上暴橫
索賂少不如意隨以大辟慤終無以應之第相見

不激不問而已文華卒不能害後轉兩司薦陞太
僕寺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慤約已勤職每日
詳駁案牘常至夜分喜諸司陳說利害凡建白當
事情者即付之施行常游竹岡河以殺漢水之勢
沿江郡縣至今賴以播植先是解中鬼物畫出侮
人前撫公多不利去或勸慤改爲慤以財詎重賈
屹不以介意施州土官覃壁劫印丞嫂將謀爲不
軌慤上其逆狀討之自駐荊州而遣守巡官督諸
將分道入勦又親書方略日致營中令諸將奉以
行事攻圍半載畢犂力屈自詣轅門伏辜罷兵還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三

省陞大理寺卿尋轉南京工部侍郎然竟以兵事
積波遽決行至潯陽道中卒

阮文中字用和南昌人嘉靖癸丑進士以南京兵
部郎中擢湖廣按察副使兵備展沅居官雅持大
體廉潔無私與民興利歷僉都御史巡撫貴陽有
征苗功晉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

陳鑑字子兼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爲人恬雅簡
靖不受衣冠束縛號佳山水遠利若免以工部郎
權稅荊南悉屏商美去之日囊橐蕭然歷四川督
學公事甚得士心晉湖廣參議尋擢河南副使以

相見御史不作僂倭狀御史惡其拓落慢已劾罷之隆慶初起官仕至四川右布政使引疾歸年七十卒其書法與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先後各成一家傳于世

周如斗字允文餘姚人嘉靖丁未進士爲人廉察用法無憚貴勢而意度朗豁能嚴而不苛始釋褐貴溪令有神明稱召入爲監察御史即首論崇節儉革奢脩事上嘉納之尋出按湖廣清刷戎籍至則痛沿襲詭影之弊難於湧條先陳四事復著便宜五十餘條爲釐革救正之要民不擾而戎伍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古

克集比復命更疏請移置防夷官員及撤回番戍皆有裨於兵防至今賴之已按蘇松會倭人入寇三吳騷動如斗先疏蠲常稅十分之五然後整飭綏懷大計既得請民權聲動地士氣倍奮遂有青陽石湖婁門平望寶山木積紛湖之捷事竣將還朝百姓叩闕願借周御史一年上允之如斗益以平寇安民爲已任與浙江督撫會兵夾攻賊首徐海麻葉陳東等悉平之地方以寧政南畿督學荐陞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如斗見海洋稍稍急警即奏免調客兵于是減兵餉三分之一併停

征鐵造等費民以此愈益戴德之陞副都御史撫江西始創條鞭法業已行而疾作卒官士民哀慟肖像立祠祀之如江南云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十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十三

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傳

徐壽輝初名具一，蕪州羅田人。姿狀魁岸，無他長。至正十一年，中原盜起，壽輝行山中，獲鑒鐵十斤。會麻城鐵工鄒普勝居，壽輝夜夢有黃龍蟠其鐵礎，明日壽輝携鐵過之，令製鋸鉏，躡坐鐵礎上。普勝已心異壽輝，見所持鐵告之曰：「今天下尚須鋸鉏活耶？」當為鍊一劍贈君耳。于是兩人深相結。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三

二

陰謀舉大事，先是瀏陽有彭和尚，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香燈，偈頌拜禮，其徒從之。日衆彭欲因以爲亂，未有所附。一日壽輝浴鹽塘水中，身上忽毫光起，觀者驚詫。而鄒普勝復倡妖言，謂彌勒佛六生當爲世主，以壽輝宜應之。乃與衆共擁壽輝爲主，舉兵以紅巾爲號，構聖人堂於多雲山中。溪水日昇潮溪，傍有巨石狀類舩，舟壽輝命鑿一穴，刺桅其上，祝之曰：「天祚壽輝，石當揚颿出溪口。」石爲行十餘丈，壽輝遂決意反攻，破蘄水，進陷蕪春。壽輝自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開運臺省于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十三

二

蕪春以普勝爲太師。十二年正月，遣其僞將丁普郎、徐明達陷漢陽，與國普勝陷武昌。會法興陷安陸，又陷沔陽及中興路。二月，陷江州。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歸州。三月，遣歐普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項普瑞陷饒州。徽州、信州。閏三月，遣陳普炎陷吉安。遂犯昱嶺，入杭湖。是月，高皇帝方入濠。依郭子興起兵。七月，壽輝自嚴來破杭州。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征安豐之勢，欲攻濠，適聞杭陷，還師趨杭。濠因得免于兵。而壽輝兵爲董搏霄所敗。十三年元兵既復其所陷諸州，路十月詔平章上顏帖木兒等合兵討壽輝。于蕪春大敗之。復武昌、漢陽諸路。壽輝遁走。十五年五月，壽輝僞將倪文俊復陷沔陽。中興路七月復陷武昌。漢陽遂陷。岳州明年正月，倪文俊建僞都于漢陽，迎壽輝居之。五月，倪文俊陷澧州。八月，陷衡州。十七年二月，陷峽州。破鹿憲關。倪文俊號蠻子世漁，家居黃州。黃陂能使划船捷，控風馬晝夜行江湖，出入不意。故所至有功。八月，文俊謀弑壽輝于漢陽，不果奔鄖州。陳友諒從文俊麾下爲簿書掾。文俊頗驕恣，不惜下友諒。遂襲殺文俊，併領其衆。自稱平章。

八年陳友諒陷安慶復陷龍興并瑞州十九年陳友諒引兵至江州迎壽輝初壽輝問友諒破龍興將徙居之友諒忌其來將不利已不從壽輝自引兵發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佯出迎而伏兵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衆而以江州爲都奉壽輝居之盡攬其事權壽輝第擁虛位而已二十年陳友諒挾壽輝以兵犯太平至采石俄使人從舟中白事壯士持鐵鏈自後擊壽輝碎其首而死

明王珍隨州玉沙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三

子爲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結青山推王珍爲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王珍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饑王珍駕斗船五十艘出糴于蜀時義兵元帥楊漢辰州人挾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王珍于夔關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止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王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力從史之當是時蜀中人不習戰聞王珍起事完

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王珍下令生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壽輝秋授王珍龍興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王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王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叅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禎往謁之喜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爲理問二十年春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王珍曰友諒以臣弑君復可事乎乃閉寨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衆哭之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王珍退居于蜀自稱龍興王劉禎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子昇爲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六鄉次年更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察院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平章寶英姜珏爲叅政鎮播州夷陵荆王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郊社之祭賜重寶華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取雲南是冬

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漠今反居中原是
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
爲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惟圖之王珍遣參政
江儼咨聘二十六年春王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
六子昇襲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
隙文炳使王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
之使劉禎代爲丞相勝黃陂人智勇過人王珍妻
以弟婦稱爲明二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
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俱爲所害
若昭朝誅吾當爲之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罪
洪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
攻雲南戴壽沮之又遣參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
乃遣平章楊璟求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賴
川侯傅友德總兵十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
塘甚固二將攻之弗克二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
戴壽聞之分兵守瞿城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環
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油漆
之投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趨重慶
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戴壽在成
都亦降友德戮壽等送昇于京師封歸德侯授仁

應天府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與陳理命海舟發
高麗飄然入海去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父
曹才黃蓮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閑習武藝
嘗代縣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
使隸元帥倪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
年九月文進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機
襲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時 高皇帝駐節金陵
方二年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夏
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又攻吉安路
徐壽輝傳 卷之四十一 六
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
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畧衢州復破襄陽路六月
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
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
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
而以伏兵盡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
王置官屬二十年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樞陽攻池
州城陷時張德勝卒我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
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初
太平陷友諒益驕恣不欲誅壽輝下乃陰遣其黨

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
建元大義值大雨如注群下立江岸草次成禮似
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乃率衆還江州
聲言東下建康震動計無所出大學士劉基曰如
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間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
此時也 上深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
信制其後而以特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畫策
茂才有老閹嘗事友諒遣令賁書僞降約呼老康
爲內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江東橋呼老康不
徐氏海國集卷之四十三 七

應始悟聞者結已即率舟師擣龍江 上命諸大
將合擊之柵石灰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
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
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
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
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上督
諸帥舟師乘風溯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
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
友諒挈妻孥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
蕪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

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
一年正月 上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
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上曰得南昌是去陳氏
一臂四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
其地二十三年四月友諒見疆場日蹙大忿不自
勝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置
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
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擣木大箭敵
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復甚衆已
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
徐氏海國集卷之四十三 八

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號
捨命王者詣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
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
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漁
舟夜從水關出晝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 上
具言其故 上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
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
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
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
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

至是凡八十有五。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瑄定邊營前，欲戰常遇春射卻之。廖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友華、章陳普等皆焚死，溺萬餘人。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聯大艦，擁蔽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九

悉撓刀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颻而出，勢若遊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瑄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中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水相犯，日夾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其展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

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上建國號。其年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誓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人義，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澄張以潭岳兵赴援，其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十

祀馬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熊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湘間。後從陳友諒陷臨江，吉安至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天瑞參政，俾守贛州兼統吉安南雄韶州諸郡。孫本立之降于我也，遣其姪士安攻贛之興國縣，爲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之，復據吉安。遣其第三子玠掠山寨，獲貨物牛馬而歸，乃修戰艦，揚言欲領兵東下，置其帳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歲辛卯，友

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勝負不應
命及友諒敗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龍
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
預於南雄造戰艦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山寨
以攻韶州命其部將袁仁仲守之甲辰春戰艦成
即率兵數萬進攻廣州時何直據守以兵逆於胥
江天瑞一戰而破之意廣東可不戰而下忽天晝
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進天瑞驚惶乃仰天
祝曰若廣州非予所當有則天爲霽明當即日還
師祝已不果霽既歸賴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厭之天瑞不之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
皆俘獲之以歸王師既渡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
壘太壘所爲備禦計秋九月王師至賴天瑞閉城
拒守常遇春鄧愈乃浚濠立柵以困之至是凡五
閱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
詣軍門盡獻其地上聞遇春克賴不殺喜甚遣
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
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
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爲將軍喜雖曹彬
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

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賴常加賦橫歛民財及
其既降有司請仍舊徵之上曰此豈可爲額耶
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
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
指揮後復姓田氏

彭天寶辰州上溪人其先出自漢彭宣之裔厥後
有彭構雲者唐天寶中以逸士徵不仕號其里曰
徵君鄉有彭玕者仕宋梁爲龍輜將軍封安定王
有彭斌者仕唐爲檢校司徒辰州刺史開平四年
吳放駢圍赤石城調所部征之被執不屈而死閩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門受害鄉人哀而壯之五季時有彭仕然者亦曰
士愁力抗馬希範保障其鄉樹銅柱以效伏波嗣
孫儒猛納款於朱錫以錦袍玉帶儒猛之後有允
林允林之後有萬潛洪武初來歸封其子天寶爲
宣慰天寶孫世雄世雄孫顯英生子世麒俱有聞
於時

歐普祥黃岡人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爲元帥稱
歐道人壬辰歲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袁州陷新
喻諸縣遂據之分兵陷安福諸縣與元兵屢戰皆
勝壽輝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庚子歲陳友

諒祗壽輝徵兵拉普祥不聽其節制壬寅王師
克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款歸附 詔厚賜之
命領本部軍馬守袁州

墨古送下溪州人宣德初其父爲亂古送同鄉
壯豪虎賁通安撫保勘開設九處長官司 詔命
師問罪追印革署後其子鷄麻不悛 詔命鎮巡
擒斬古送并討其黨四百一人

劉千斤不知何許人成化初與石和尚李胡等後
先煽聚郎西靖勇將軍朱永兵部尚書白圭奏至
詔官軍攻擊大敗之嗣是流民復聚荆襄綿亘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五

十里爲梗 詔命都御史原傑籌之傑晨夕馳至
三省延問逋民皆願附籍爲良疏請從之給田安
集於荆襄德郎四府得男婦八萬五千人遂陞郎
縣爲府曰鄖陽統治之立行都司領一衛三所薦
文武守臣布列分理

龔福全不知何許人正德初嘯聚榔桂丁丑春
詔命三省夾擊之都御史秦金率兵破其寨峒若
柵九十擒福全斬其僞總兵劉福興李仁才俘者
二千人

龍求兒辰州峭爾山由與龍母更龍子蚤同姓爲

姻嘉靖初求兒僭稱苗王南結貴州上僚西誘西
陽諸蠻 詔命討之起都御史萬鏊會湖貴撫臣
撫勦乃率永順保靖官兵攻克峭爾諸山斬級七
百七十有奇俘三百有奇辰阮悉平議增官兵控
制之

徐景榮武昌護衛軍餘嘉靖二十四年正月黨逆
楚子英耀謀弑父楚王顯格先是英耀上忝宮婢
通妓女楚王懲以法英耀慚恚遂與景榮等二十
六人歃血爲盟以上元夜設宴宮中篝燈放炮揮
手爲號景榮執瓜碎顯格首立斃時長史孫立貪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五

英耀賄與承奉王憲張慶皆欲朦朧掩其事巡撫
都御史車純巡按御史伊敏生具奏 詔命會勘
英耀斬首西市仍焚棄之景榮孫立王憲張慶皆
論死

方與時黃陂人初名一麟自幼險黠有才辨學書
不成已棄其妻去學道始逢道士王髮髻者與之
談性命事因語之曰大岳山後有老師盍同往謁
之與時既見老師即授以瘦銀術其法鎔錫十斤
能縮作白銀十兩一日老師卧去與時竊其所煉
十頭數兩逃去遊江湖間施所傳感應膏以治人

輒驗而時特更出怪詭譎人以是異之或挾以謁
毘陵唐中允順之則又能談聖學暨禪宗隱語占
對機敏或通夕不假寐因疑其有黃白神仙之術
日吳興蔡中丞汝楠過順之所出與時相見語
合遂折節敬禮之以爲非世人自是與時名大起
人稱爲湛一夫子而吉水羅修撰洪先雅與順之
善亦慕重與時名因乘扁舟特造其廬訪之至叩
其術無以應頗疑其僞尋從彭蠡歸與時送至湖
口舟覆與洪先俱溺幾死洪先自是愈益疎之而
與時聲價駸駸敗矣遂北走大同欲窺西北形勝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二

五

因買二姬歸而棄其妻前妻家訟之官官必欲致
之而與時因脫難往依蔡汝楠於汴臺汝楠爲致
書楚學憲楊豫孫亦故暱與時爲曲解之事得寢
與時雖少年一布衣所居非通都而四方劍俠之
客輻湊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大事竟不省大事
爲何嘗約無賴輩往海上偵夷情通嚮導一人名
杜書者將及吳淞泣丐歸與時慮事泄遣人躡殺
之不果江防僉事沈寵者故學徒嘗以弟子禮事
與時會黃州饑民有竊稻束者與時嗾里人誣爲
大盜訟之寵杖殺數十人而盜中鄭五者嘗以丹

術授與時臨杖告之故寵以問與時與時佯不省
寵怒併殺其子三四人鄉人無不切齒欲得與時
而甘心焉萬曆初航米樊城至鄧師河見鬼物忽
發狂與之揖讓言咲人無見之者遂登陸昇至其
家卒或云廬陵胡直爲學憲時勾得其平生爲奸
利狀將置之法有司捕急因偕陽邏潘若水同匿
姓名遠遁云或云真死矣

趙勉者夷陵州人初爲國子生與錢塘沈潛山東
侯庸吉安張衡同登洪武乙丑進士勉歷事工部
試審刑司左詳議十九年試大理寺左寺丞擢大
理卿二十一年陟刑部右侍郎是年五月上諭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三

六

勉及茹瑄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取
之倉庾今將民間歲租給與庶官無出納之勞民
免耗損之患卿等爲朕議之著爲令二十二年二
月拜戶部尚書誥諭頗仍極其懇篤二十四年正
月勉奏都督張銓已封未定侯宜給其祿賜松江
官田從之無何勉坐贓法當死劉三吾以勉爲婿
自陳其罪併疏其爵勉受高皇知遇乃不克終
君子惜之

陳寧初名亮茶陵人爲鎮江小吏代諸將言事英

辨疊出 高皇帝異之賜今名授江南行省掾吏
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詳吳元年出
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 上
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竟從之累遷監察御史丞
一日入奏上免冠而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
憚如此寧性尚酷蘇州督糧烙人其子直顯泣諫
杖之死遂賜死

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爲陶氏假
子生仲文因冒其姓仲文少爲蘄水黃梅二縣掾
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一

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授
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
真人已卒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間會 宮
中黑青見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
仲文稍以符水嚙劔絕其妖 莊敬太子患痘從
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久扈 聖駕南巡至
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問仲文何
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文奏曰火終不
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宮中死者亡
葬 上僅以身免即日勅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

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疾履少難一日問仲
文卿何術祈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玄修保元神
主於清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
宮輒事祕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烈
宣教振法通真秉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二品俸
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若故食正一
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神霄保國
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知道錄事若
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
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

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
兼文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
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間人
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譴奏原問官故巡撫副都
御史胡繼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之考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雨下四鼓大出明日召吏部尚書
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勅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
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爲恭誠伯賜誥歲
祿一千二百石八月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
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

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
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北虜犯
闕 詔舉群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間薦所善府
丞吳人朱隆禧 上札曰師言隆禧可用但 祖
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爲上蓋隆禧故考察開
住官也 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 朝政乃仲
文實無他方術在 上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
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 上素所
資金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 上
察其意篤 詔收內庫已出修蘆溝橋仍遣官給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九
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慶初 詔
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
陸炳者故安陸州人也炳生而沉鷺健武曉書數
好倜儻之畫策身長七尺火色鶴形左右訾裂而
上竄望之懍如神人父松嘗以衛校給事與邸
肅皇帝既入嗣 大統松以從龍恩晉錦衣衛指
揮柄衛事炳中嘉靖己丑兵部武舉松卒襲父職
克衛校舊官己亥隨 上幸 顯陵一夕駐衛輝
府行宮卒火起 上亟詔宿衛大臣夏言郭勳等
俱遲至獨炳直宮門即排門入負 上升黑避火

上自是益親幸炳比 車駕還京會衛帥陳寅
卒竟以炳代自指揮使數遷爲左都督荐加太子
太保時父黨皆在同列炳陽爲謬恭而陰擠其異
已者又時時有所推引左右緹騎士多長安大豪
一當意即得驟貴拔置同列以故其下莊憚而趨
慕之唯其意所指使而大學士嚴嵩司禮黃錦皆
與之有連內外實緣得相倚爲重勢愈張甚初嵩
與元輔夏言爭寵言嘗欲以法中炳炳銜之刺骨
至是結成卒侯仇鸞發言與邊塞關節書 上怒
誅言而嵩遂柄國益德炳引之爲幕客久之仇鸞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十五 十
權勢日盛暴橫專恣無人臣禮乃心害嵩寵密
奏其陰事 上業已疎嵩嵩父子惶懼不知所出
會鸞病疽發背且死時迫秋防急大將軍久不出
上已心厭之遣兵部尚書趙錦收其符璽炳因
斥重賂喉舍人急上變乃盡得鸞與俺荅勾連狀
從具家出號帶爲證 上大怒時鸞已死 詔衛
其棺殯鸞屍併斬妻子於市嵩由是復幸於 上
逾年薦炳入西苑供奉青詞與成國公朱希忠等
勲輔六臣一體直贊加少傅食伯爵俸 賜在外
得乘肩輿 禁中許馳騎自是與嵩于世蕃頗攬

文武選權諸曹事問關白而後行朝士駸駸輻輳其門矣炳柄衛日久性喜調察多布耳目即酒食過犯之立碎嘗杖殺兵馬指揮某御史劾奏之

詔置不問中貴人李廣李彬者故領東廠樞密重權偶坐微忤即先後論刺其罪下獄死併籍其貲而長安大賈側目炳甚于乳虎無不惴惴慄以其身為旦暮人互賂金珠寶貨以須吏無死以故炳家積貲無算連起甲第數處擬于王宮膏腴地土幾遍燕野問郢中故有松祠有司為增飾之縉紳過郢者謁陵後輒拜松祠而後敢去炳自度寵

徐氏海陽集

卷之四十一

主

貴已極恐一旦禍且不測故居常浮慕折節頗延納士大夫而尤加禮言官上天威嚴重言官稍不稱旨即被廷杖炳每戒杖者謹護持之輒得不死或遭貶戍則又津贈金錢為道里費建安李家宰默炳武舉出其門下已自浙轄入為太常卿領南祭酒事尋陞禮部侍郎改吏部超拜尚書皆炳之力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獄縉紳憚文華口毋敢出吊者炳親為經紀含殮事以千金贖卹之還其喪柩家華亭公在政府與高素不協而給事中吳特來主事張紳董傳策同日上書交論

嵩不法狀嵩以吳張皆華亭公所取士而董又鄉人疑默為之地因泣訴上前上亦猶豫以問炳炳不敢言第封進癸丑會試錄請上自裁而私囑貴璫所以調停之者甚力上意始解炳雖滑賊而才能當人緩急故人亦以此賢之最後請慶壽寺故基為緹騎營益召募燕魯間馴脅趨乘之士簡練之而自領以裨將眾至七千人莫測其指諸緹綺日被鮮衣乘怒馬橫行長安中火司馬不能制會考選軍政而錦衣與本兵相見故有體炳恃寵素驕蹇大司馬楊博稍以色抑之炳慚

徐氏海隅集目錄

第一卷

疏禮部

題周王在鉞出城祭掃疏

題趙府等府廣安王厚燭等王請謚疏

題安平伯方承裕妻齊氏祭葬疏

題趙府江寧王第四子載堊乞要奉祀光

山王疏

題錦衣衛管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高恕

祭葬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題河南巡撫副都御史張綱祭葬疏

題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祭葬贈謚疏

題遼東總兵官周益昌祭葬疏

題定遠侯鄧繼坤祭葬疏

題修理陵殿遺官祭告疏

題泰浙江曆日違限疏

題類奏災異疏

丙辰

題太常寺等衙門裁冗疏

題南京兵部尚書潘潢祭葬疏

題致仕鄖陽右副都御史于湛祭葬疏

題陣亡百戶黃宏立祠疏

題忻城伯趙武祭葬疏

題都督僉事李俊祭葬疏

題永康侯祭葬疏

題總兵官魯經祭葬疏

題侍郎范嵩祭葬疏

題追封郕城王妃葉氏父追封兵馬疏

題追封郕城王母夫人張氏為妃張氏父

追封兵馬疏

題古王載均扶送母隱安葬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題總督漕運都御史王肅疏

題郕城王祭葬疏

第二卷

疏禮部

題崇王載境祭葬疏

題廣安王長子生母劉氏今葬疏

題方城王褒煥祭葬疏

題代府溧陽王河內王祭葬疏

題襄錄陣亡僉事王德立祠疏

題陣亡知事武暉立祠疏

題侍郎謝丕并妻淑人祭墓疏

題致仕工部尚書蔣瑤祭墓贈謚疏

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熿祭墓疏

題貴州左叅議王重光指揮王之并祭墓疏

疏

題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祭墓贈謚疏

題顯陵辨祭小旗齊賢等冠帶疏

題宣妃母蔣氏 賜祭疏

題常妃兄張友才 賜祭疏

題專祀輔臣顧鼎臣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題南京刑部侍郎郭持平祭墓疏

題南京府丞朱隆禧祭墓疏

題寧陽侯陳繼祖祭墓疏

題大理卿牛天麟祭墓疏

題太常寺補寺丞疏

題河南都御史章煥派解牛犢牲口疏

題蜀王祭墓疏

題錦衣衛指揮萬文明妻張氏祭祀疏

題沐國公祖母樊氏祭墓疏

題汝王祭墓疏

題太常寺協律郎劉仕仁補寺丞疏

題晏妃母李氏 賜祭疏

題沐國公妻謝氏追贈祭墓疏

第三卷

疏禮部

題太師胡濙利額春秋祭祀疏

題裕王長子祭墓疏

題改裕王世子祭祀疏

題工部尚書鄭紳祭墓疏

題延綏副總兵陳鳳祭墓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題懷寧侯孫秉元祭墓疏

題南京工部侍郎孫世佑祭墓疏

題顯陵祠祭署禮生冠帶疏

題 孝陵修理遺官疏

題奉天殿燒燬脩省疏

題奉天殿災遣官奏告疏

題雷雨震驚 孝陵殿奉慰遣官告祭疏

題掌太常寺工部尚書徐可成祭墓疏

題成造中和樂器等疏

題宣城伯衛錚祭墓贈謚疏

題建昌營總兵蔣承勛祭墓疏

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守禮祭墓疏

第四卷

疏禮部

題霜降謁陵造官疏

題大光明告成遣官進繳聖諭疏

題頒降朝鮮國曆日疏

題災異脩省疏

題高洪二殿興工疏

題親睦祭先氏祿祇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五

外

題親祀夕月疏

題親耕籍田疏

題恭進瑞鹿疏

題成造大宴佾舞冠服疏

題洪應壇更造疏

題賜給王府書院名額疏

題壽明殿安石疏

題大高玄殿修完謝土疏

題補南京教坊司司樂疏

題補欽天監天文生疏

題類奏災異脩省疏

題興安伯徐夢賜怠慢前治疏

題長寧伯周大經祭墓疏

題建壇殿以全四拱疏

題降勅戒諭襄陵王疏

第五卷

疏禮部

交代謝恩疏

參治山陽失賊不報疏

題荊州府知府林紹給由疏

徐氏海隅集

目錄

六

外

題金州知州曹景賜給由疏

論勅病廢縣官疏

第六卷

公牘

白御史論狀

附撫按勘疏併吏部題覆疏

議處均州事宜狀

上政府論彗行二所加增餘屯子粒揭帖

外編目錄

疏 禮部

吳郡徐學謙叔明著

題周王在鉦出城祭掃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周王在鉦奏臣以冲昧叨承祖爵思劬育之恩未盡涓埃之報况臣父周莊王朝朔於嘉靖三十年四月初六日薨逝已經具 奏荷蒙 聖恩遣官葬於城西榮陽縣地方與臣諸祖塋域鈞州等處相近俱離省百十餘里經今五載久缺祭掃之儀每切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元一 霜露之感思欲詣展謁未敢擅便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該部准臣出郭祭掃少紓微孝仍行河南有司衙門除廩給口糧俱臣自備其所用夫馬量為應付如蒙 聖慈俯賜俞允臣在鉦下情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儀制清吏司手本回稱授封是實查得 親王授封之後許出城祭掃一次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周王在鉦乞要親詣墳所祭掃一節本部查有前例合無准令出城祭掃一次當日即回其廩給口糧夫馬等項俱自

辦備不許騷擾地方仍行彼處官司知會

題趙府等府廣安王厚燭等王請謚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河南等布政司各奏呈開稱行勛得 趙府廣安王厚燭存心謹厚制行端方恪遵 祖訓素著賢名 荆府樊山王厚燬雅志詩書好善而忘勢恪遵 祖訓典期守法以奉公 山陰王聰 賦性仁孝裕建大度好學志勢樂善崇德等因各具結呈部送司案呈到部照得郡王病故例有謚號等項今 趙府等府廣安王厚燭等各病故除祭葬已經具題外其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元二 各王平生行實既諒河南等布政司各屬明白具結粘繳前來所據各謚號謚冊文合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擬

題安平伯方承裕妻魯氏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後軍都督府帶俸太子太保安平伯方承裕奏臣父方銳叨蒙 皇上以 孝烈皇后正位中宮將臣父歷陞安平侯爵 賜第京師一時榮幸十載奇逢臣父病故仰荷 聖恩遣官治喪 賜祭造墳安葬又荷 天恩將臣承裕非襲伯爵後蒙 皇上簡拔

召入內直殿存蒙幸 恩至渥矣臣思報 皇上
天高地厚之恩雖殞身碎骨莫能圖報於萬一也
臣妻齊氏近授 誥封夫人不幸於今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病故伏覲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伯
爵夫人病故者例有 御祭造壙之典伏望 皇
上勅下禮工二部照例 賜給祭葬以光泉壤以
隆 聖澤臣與家存歿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
奉 聖旨著照例與祭葬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伯夫人病
故例有祭二壇工部造葬係 皇親者加祭壇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三 三
請自 上裁又查得昌化伯邵喜妻何氏病故係
皇親題奉 欽依加祭四壇王田伯蔣榮妻黃氏
病故係 皇親題奉 欽依加祭二壇俱經通行
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安平伯方承
佑依 孝烈皇后親弟伊妻齊氏授封夫人病故
例該與祭二壇但本部查有 皇親加祭事例出
自 特恩臣等未敢擅便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
院撰祭文光祿寺備辦祭品順天府買辦香燭紙
就本部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應付棺槨靛灰夫
匠墳安葬

題趙府江寧王第四子載堦乞要奉祀光山
王王疏 奏為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趙王厚
煜奏臣第四弟光山王厚輝於嘉靖三十年五月
十一日病故生前並無嫡庶子男所遺神主缺人
奉祀深為未便臣查得唐岷二府 奏准彌祭考
弘奉祀事例并臣府昆陽榮穆王無子病故奏奉
欽依將汝源王第二子鎮國將軍祐樞奉祀昆陽
王神主事體相同乞 勅禮部比照前例將臣第
三親弟江寧王厚輝庶第四子載堦仍以鎮國將
軍與光山王厚輝主奉祭祀管理府事臣等存歿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宗人府經歷司手
本回稱查得 王牒冊開江寧王厚輝係已故光
山王厚輝親兄伊庶第四子載堦委係親派宗支
昭穆倫序相應又准儀制清吏司手本查得江寧
王庶第四子載堦委係光山王嫡親堂姪但載堦
年方一十三歲未曾授封各同報到司查得先年
唐王奏稱三城王芝堦無子要將蕩陰王芝堦第
三子鎮國將軍彌祭奉祀主喪管理府事又查得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內 唐王宇溫奏稱浙陽溫
僖王無嗣要將文城王第三支輔國將軍寅杰次
子碩燦奉祀神主去後又查為糾劾貪污不法等
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郡王將軍而下病故無
嗣其宗支止許奏請奉祀不許貪緣請封并繼嗣
名目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趙
王厚煜奏稱第四弟光山王病故無嗣要將第二
弟江寧王厚煉庶第四子載堦奉祀光山王神主
管理府事一次本部查有前例又經查係親支相
應題 請令候 命下行翰林院照例請 勅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 五

道行令載堦照依題奉 欽依事理著以鎮國將
軍奉祀光山王香火管理府事日後不許貪緣承
襲王爵及違例擬奏繼嗣名目

題錦衣衛管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高恕祭
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錦衣衛南
鎮撫司管司事指揮僉事高鵬奏臣父高恕一介
草茅由臣叔父高忠先任內官監太監奉 勅提
督宗廟等處各項工程歷有勤勞屢荷 皇上厚
恩將臣父節次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錦衣衛

堂上僉書管事於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內臣父
年老自陳休致荷蒙 准令致仕年已七十有六
衰病愈增連年服藥調治不痊不幸於嘉靖三十
六年二月十六日病故切思臣父先年陞授前職
在任效有微勞見今停柩在家臣之烏鳥私情不
容自己伏覲 大明會典內載都督至都督僉事
病故祭六壇工部造墳及查得本衛都督僉事張
鐸與臣父一時具陳致仕於嘉靖三十年正月內
病故伊男本衛南鎮撫司管司事指揮同知張瀛
具奏乞 恩荷蒙 聖恩准與祭二壇伏念臣父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六

五

高恕與張鐸同叨侍衛職任相同一時休致事體
無異伏望 皇上憫念臣父在任微勞乞 勅禮
部照例 賜給卹典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
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行准武選清吏司奉本回稱查得高恕
伊弟高忠任內官監太監提督効勞嘉靖十五年
七月陞授高恕百戶本年十二月伊弟提督 宗
廟工完陞授指揮僉事錦衣衛堂上管事十七年
八月又伊弟提督 慈寧宮告成陞後軍都督府
知二十四年七月又伊弟提督 宗廟大工告完

陞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仍在衛管事二十九年
因考選本官自陳不職諫本部議得本官年老無
為題奉 欽依行令致仕去訖等因回報到司查
得 會典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病故祭六壇
先有功後閒住者祭二壇工部造葬又查得錦衣
衛管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錡先年病故陳
乞祭葬諡本部查得本官先管衛事後奉 欽依
致仕止與先有功後閒住者事體相同與祭二壇
已經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諡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錦衣衛等事後軍都督府右都
督高恕病故伊男高鵬比例陳乞祭葬一節為照
本官 欽准致仕正與張錡先有功後閒住者事
例相同合照例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
院撰文光祿寺辦祭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就遣本
部堂上官致祭工部造墳安葬

題河南巡撫副都御史張綱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巡撫
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已故張綱男
張漢英奏臣父張綱原籍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由嘉靖二年進士除授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歷

陞員外郎七年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
直隸廬鳳二十八衛所屯糧整飭潁州六安兵備
十一年三月陞雲南布政司左叅議調湖廣布政
司左叅議本年十二月陞本省按察司副使奉
勅撫治荆襄十五年九月丁父憂十七年十二月
服闋復除雲南按察司副使奉 勅整飭騰衝金
齒地方兵備二十年四月陞廣西布政司左叅政
二十三年三月陞雲南按察使二十四年三月陞
廣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五月陞河南左布政使
本年九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
南等處地方至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不幸在
任病故痛念臣父歷官中外二十六年所歷地方
俱經撫按衙門薦揚保舉並無論列緣由歷官效
職俱有可紀初任主事督造漕船裕儲 國賦任
員外郎督買 皇宮木料往返山西竭心措理在
屯種兵備躬行阡陌水利事興劇效劉二橫行郡
邑設法擒捕境賴以寧任撫民副使招復流移救
贖餓莩任騰衝兵備交夷逆命大兵征討臣父統
領左哨治軍積粟晝夜勤勞既而 天威震臨醜
夷款服伏蒙 皇上頒賞銀幣任按察使布政使

刑政清平民無冤抑前洗積弊人懷去思任巡撫
重寄感激 皇恩鞠躬盡瘁積勞成疾殞軀臣等
旅魂飄泊實可哀憐臣伏祝 大明會典并見行
事例兩京三品文官未及考滿在任病故者俱有
祭葬錄廕之典查得原任右副都御史杭淮黃寶
趙載大理寺卿葛浩等俱係三品文官未經三年
考滿病故荷蒙 聖恩賜給祭葬均脩一子入監
讀書臣父實歷正三品亦未及三年考滿比與杭
淮等官品事體相同祭葬錄廕亦乞與杭淮等均
及如蒙 皇上憫念臣父履歷有年以死勤事

徐氏海陽集

九

九

普施雨露之恩一視同仁乞 勅吏禮二部查照
前例 俯賜祭葬錄廕則臣雖歿而恩九原臣奉
家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在吏部文選清吏
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又准考功
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任並無論劾三品未經
考滿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在京
三品文官未經考滿病故與祭一壇工部減半造
葬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河南都御史張
綱三品未經考滿在任病故伊男張漢英奏乞

卹典除錄廕移咨吏部應否施行外合照例與祭
一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江西布政司轉
屬文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
上官致祭及行工部減半造葬

題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祭葬贈諡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陝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同州朝邑縣聽選監生韓
仲譔奏臣父韓邦奇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致仕係正德三年進士四年三月授禮部考功
司主事本年十月轉本部文選司主事五年十一

徐氏海陽集

十

五

月陞考功司員外郎六年二月轉文選司員外郎
本年十一月為災變事降山西平陽府通判九年
二月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十一年五月調江西按
察司僉事本年十月因忤逆查為民六科十三道
給事中王煥御史王相等及巡撫湖廣都御史吳
廷舉巡按江西御史范輅巡按陝西御史曹珪等
先後交章奏薦十四年四月丁父憂十六年恭遇
皇上登極起任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嘉靖三年六
月陞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四年四月陞山西按察
司副使本年六月內因病致仕時諡陝西巡茶御

史吉棠巡按御史郭登庸禮部尚書方獻夫節次
奏薦六年三月起任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
六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
官七年八月降南京大僕寺丞八年八月陞山
東按察司兵備副使本月丁母憂十一年二月復
除河南按察司副使四月陞大理寺左少卿十二
年二月內因宣府邊事緊急科道奏薦陞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防患事宣十四年取
回本院管事本年四月因遼東事變謫禮部右侍
郎黃宗明奏薦陞本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七
方本年五月以原職改提督鳳門關兼巡山西地
方前後經略七年因勞致疾十八年告病致仕時
以右副都御史實歷三品俸三年考滿蒙 聖恩
照例給賜三品 誥命廢子入監讀書二十三年
十月復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二十
四年正月陞刑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理院事本年九月陞
南京兵部尚書奉 勅參贊機務二十八年五月
內會推吏部尚書一次本年七月內會推 內閣
一次本年十二月十七日自陳棄病奏奉 欽依

非令致仕彼父回籍隱身僻居謝絕人事初延
駿壽誦誄太平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因
病身故臨終之時猶言 君恩未報死不安心竊
念臣父自任翰林歷躋鄉秩効用 明時凡四十
六年累蒙 殊恩委以重任既居講官復叨憲職
四任巡撫經畫邊事五轉部院參贊機務精力効
忠頗有勞績况付歷 兩朝清修一節寵榮隆
年勞亦深雖退居林泉猶思矢竭餘忠以圖補報
不意衰病日侵遂爾殞沒家事蕭索無力殯葬臣
查得見行題准事例凡兩京文職三品曾經考滿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八
者皆與祭墓臣父三品已經考滿歷正二品俸三
十四個月餘及查南京兵部尚書劉龍南京吏部
尚書張潤各因病故俱蒙 聖恩賜以贈諡祭墓
臣父係翰林院日講之官又歷尚書二品之俸官
階事體比與臣父相同而平生志節亦無瑕玷伏
望 皇上軫念臣父忠惻俯從優卹舊典乞 勅
禮部照例給賜贈諡祭葬則臣父生被 寵榮歿
需 卹典而臣舉家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
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韓邦奇歷官緣由

與奏內相同又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任內外並無論勅未經考滿各回報到司查得會典并見行事例兩京一品文官致仕在家病故有祭三壇工部照依品級造墳安葬查得戶部尚書督理西苑農事張潤致仕在家病故伊男陳乞輟典本部題奉 欽依准與祭葬贈謚去後又查得先為乞 恩比例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 恩贈謚的係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致仕在家病故係在京文職二品官員今伊男韓仲譔奏乞祭葬贈謚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合照例與祭三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工部差官一員前去造墳安葬及行陝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所據乞要賜謚一節為照本官性資端敏操履深醇著述多聞又前上林之譽清勤茂績允符朝著之推厥歷最深始終無玷謚以易名似亦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一

三

一

五十三

題遼東總兵官周益昌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兵科抄出總督劉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忬題臣聞國難忘死人臣徇國之大忠恤死勵生 帝王報功之盛典夫大馬於人有勞尚加帷蓋之報而況 國家干城之將乎傳云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追惟斯義臣不得不為故將陳乞也查得原任前鎮總兵官右都督周益昌忠愛本於天植才略貫於一時在遼鎮素著威名于薊邊益効誠節起自武科以至大將俱以庶隅自勵歲有保障之勲屢蒙陞之錫今秋邊事告宣雖緣諸將用命中間戰守規畫則多本官之遺也身歿任所官橐蕭然知與不知莫不歎惜臣謬叨節制義當表揚所據應得恤典原有總兵官梁震馬永事例可比伏乞皇上俯念帷蓋之義 勅下該部備查本官先後勞績比照各例合 賜祭葬贈謚之典逐一議擬請定奪庶使勞臣感奮於遠隔忠魂銜結於泉壤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行查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查得本官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一

市

五十四

係廣寧左屯衛世襲指揮僉事又准職方清吏司
手本內開周益昌為缺官事缺本部推陞署都督
僉事鎮守薊州等處地方駐前軍都督府帶俸又
為提督事本官於虎頭山督軍堵退逆賊有功題
奉 欽依陞都督同知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內
該本部題為提督事節奉 欽依周益昌陞右都
督歷任薊鎮總兵官以來並無被劾各回報到司
查得見行事例凡左右都督病故例該與祭六壇
工部應付棺槨帆灰夫匠造墳安葬查得先為乞
恩比例贈諡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五
乞恩贈諡的係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
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
又查得先該鎮守遼東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左都
督馬永病故該本部題奉 欽依給與祭葬去後
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前鎮總兵官前軍
都督府帶俸右都督周益昌病故除贈官移柩其
部應否施行及諡號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不敢
輕擬外合照例與祭六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
院撰祭文工部應付棺槨帆灰夫匠造墳安葬及
行遼東都司轉所屬文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

就遣本都司堂上官致祭
題定遠侯鄧繼坤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後軍
都督府帶俸已故定遠侯鄧繼坤嫡長男鄧祖錫
奏臣父定遠侯鄧繼坤先於嘉靖十一年四月內
承襲侯爵嘉靖十五年六月內蒙兵部會推南京
後軍都督府僉事督事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內蒙
兵部會推南京後軍都督府掌府事臣父自授
爵以來節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正臣子圖報
之日不意於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九日病故臣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六
查得已故永康侯徐源病故具奏禮部荷蒙 聖
恩照例賜給祭葬臣父鄧繼坤比與徐源事體相
同如蒙伏望 皇上俯念臣父生前歷任年久頗
効微勞乞 勅禮部查例題 請給與祭葬以光
泉壤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禮吏
部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卷查嘉靖十一年四月
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鄧繼坤與做定遠侯欽此
又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定遠侯鄧
繼坤於嘉靖十一年襲爵嘉靖十五年五月推南京

後軍府會書二十七年四月推本府掌印管事
十年該南京戶科給事中李萬寶等劾年老介
舉等因華任去訖等因各回報到司查得會典凡
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工部應付棺槨執灰夫
匠造墳安葬其管府事有功者加祭若為事病故
者祭葬俱無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內該本
部題今後公侯伯管府事被劾閑住者止削其管
事有功所加之祭仍與才爵應得例葬并例祭二
壇題奉 欽依已經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除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看得南京後軍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七

都督府帶俸定遠侯鄧繼坤病故伊男鄧祖錫奏
乞祭葬一節為照本爵雖會管理府事已經參劾
革任合無照侯爵承襲病故事例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移行移翰林院撰文南京光祿寺辦祭應天
府買辦香燭紙就道南京禮部堂上宣致祭工部
應付棺槨執灰夫匠造墳安葬

題修理陵殿遣官祭告疏

刑部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該 景陵
神宮監太監馮奇等題稱 稜恩殿并兩廡等處
祭漏等因節奉 聖旨着便用着修理欽此續

天壽山中備內官監太監賈璣題稱 紅門東西
等處石墻及朝房俱各朽壞乞 勅該衙門相度
題上修理等因奉 聖旨着便相看修理工部知
道欽此隨該工部題稱 紅門 景陵 稜恩殿
等處以次修理所據擇日興工移咨禮部查照施
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興
修 陵殿等項例該祭告本陵及 后土司工之
神俱遣大臣行禮案呈到部看得修理 景陵
稜恩殿理宜遣官一員祭告併祭 后土司工之
神及照 紅門與 景陵相去頗遠其祭告 后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八

土司工之神宜另遣官一員各至期行禮恭候
命下行欽天監選擇吉日徑自題 請及行翰
林院撰文太常寺備辦祭品所據行禮大臣二員
伏乞 欽命

題祭浙江曆日遠限疏

刑部清吏司案呈奉 聖旨嘉靖二十六年正月初八日據
浙江布政司批差大台縣典史林岳詳安縣典史
陳科解到本年曆日二十一萬零二千本查照
會典嘉靖七年奉 欽依各布政司遞年解京曆
數量將四分之二解赴禮部將一分送各衙門分

散官吏一分於順天府及各衛分散軍民又查得嘉靖十九年欽定以十月朔頒曆已經欽遵通行外今據浙江布政司批文於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候解限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部典史林岳陳利在途延捱至今年正月初八日方到曆日紙張又多粗惡理合參究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為照頒曆之禮累朝以來俱於每年十一月朔日至我皇上俯念輿圖廣大未易遍及欽改以十月朔日蓋欲豫宣中外知歲時之維新遍示臣民仰無遠而弗屆此誠我皇上敦授人時之大權也凡為臣者所當欽遵如期解給今照浙江布政司起解之日已愆頒曆之期典史林岳陳利越歲到京奚止稽程之罪事干制典俱屬違戾再照解來曆日紙張粗惡一節如該處印造不工則虛費民財不無可惜若解官在途倒換則盜賣官物尤當重究但布政陳仕賢係二品官員臣等未敢擅便合無將典史林岳陳利先送法司問擬應得罪名仍咨都察院轉行浙江巡按衙門嚴提該吏究問其干礙官員徑自參奏及通行各布政司今後解曆不問地方遠近俱於頒曆以前責差官

吏嚴立限程依期到部如有遲違容臣等一體參究庶制典大明而人知所警矣緣係曆日事理謹題請 旨
題類奏災異疏 丙辰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該巡撫寧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夢弼題稱寧夏衛本年正月初一日戌時分地震有聲從東南方起往西北方去訖嘉靖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鵬題稱兗州府本年二月初八日戌時分地震自東北響如雷聲搖動房屋西南而去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又該巡撫寧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夢弼題稱寧夏衛本年二月十二日酉時分地震有聲從西北方起往正南去訖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樊獻科題稱冀州等四州縣本年五月十七日丑時分地震自西北而東響聲如雷向東南去連震三大房屋搖動人心驚駭嘉靖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鵬題稱東昌府臨清州本年五月二十二日丑時分自正

西地震向東南去訖嘉靖三十四日地震與前相
同嘉靖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又該巡撫寧夏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夢弼題稱寧夏衛本
年五月十三日亥時分地震有聲從正南方動來
往正北方去訖嘉靖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該
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謙吉
題稱肅州衛本年四月初四日亥時分地震有聲
從東南方起往西北方去訖十三日巳時分天鼓
鳴響有聲從西北方起往東南方去訖嘉靖三十
五年九月初四日該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五十二
黔國公沐朝弼題稱本年五月十五等日附郭地
方淫雨交作洪水泛漲軍民房屋男女器物多致
漂流雲南府本月二十二日子時分地震一次自
西南方來往北方去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
日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吳伯鵬題稱淮安府海
州本年九月初一日未時分地震自東北起聲響
如雷往西南去訖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毛鵬題稱登州府本年
九月十二日子時分自西北地震有聲向東南而
去嘉靖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該巡按浙江監

察御史趙孔昭題稱本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分清
和坊居民戴仁家火起暴風猛飛燒錢塘縣地方
居民房屋共二千二百四十二間燒死男婦一十
八名口公解坊牌并鎮海樓共一十二座仁和縣
地方燒毀居民房屋共二百七十一間嘉靖三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該巡撫甘肅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謙吉題稱肅州衛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卯時分見星一顆從正西方起往正
東方行如砲聲響本時東南方天鼓鳴響有聲鎮
夷千戶所本日辰時分從西南方初似砲聲發掘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五十三
響向東北方去訖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候類奏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道合 玄穹 恩覃黎
庶召和達順萬無致異之理通因關中地震即軫
聖衷特祭告賑卹之典 仁敬並行 神人胥
慰古帝王應天之實固無以加矣茲者有司復奏
報前項災異此雖 天心仁愛有降無已然寔臣
等不能仰承 聖意祇亮 天工義既歎於匪懈
咎多積於無辜所以當 熙洽之朝而猶未免於
機背之告也恭候 命下本部通行各該衙門大

小臣工遵照成規青衣角帶辦事令其省愆思過
濯舊來新殫竭忠誠務奉公而守法奮庸修攘無
玩愒以圖私以士氣為念則共滌脂韋益勵廉耻
之節以民隱為恤則事務安養益惇愷怍之風各
恭乃位勿謂一官之修為無裨各字厥民勿謂一
夫之口為何傷實由斯而不切於虛文真省厥
躬而弗視為故事庶幾石工瘡而庶政和 聖心
寧而 天意得於以轉異為祥以迓我 國家萬
萬年無疆之庥災眚誠不足預也

題太常寺等衙門裁冗疏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十三

祠祭清吏司朱呈奉本部送戶部咨該禮科給事
中鄧棟題前事節該戶部覆題太常寺太醫院欽
天監四夷館等衙門俱屬禮部相應查照該科奏
內事理行移各該衙門議覆等因奉 聖旨是欽
此欽遵咨部送司隨行本部所屬各該衙門備查
近年曾否添設各官有無冗濫各回報到司又准
儀制清吏司等查得各為前事案呈到部者得設
官分職期於集事濫員冗食適以病民為照太常
寺等各該衙門先年雖有添設官員節次屢經裁
革目今見存員數已非太濫然不預節其流誠恐

將來冗額復增不無虧損 國用臣等謹將所屬
各該衙門應議裁革事宜酌議開坐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各該衙門欽遵施行 一議
得太常寺額設卿一員少卿二員寺丞二員協律
郎二員贊禮郎二員司樂二員查得弘治九年為
因 長陵等陵 太廟祫祭供事不敷添設協律
郎一員贊禮郎五員司樂六員嘉靖七年恭遇
世廟添設協律一員贊禮司樂各二員十四年恭
遇 九廟添設協律郎五員贊禮郎二十員司樂
十四員十八年聲建 太享殿添設寺丞四員協
律郎三員贊禮郎十員司樂八員又 內府教樂
有成復傳陞司樂二十九員嘉靖三十年議吏科
右給事中劉體乾條陳隨該本部議照 廟禮已
復弘治之舊而 太享又與 郊廟諸祭俱不同
日所有添設官員實為冗濫惟 陵祀日增然例
不作樂則協律郎司樂原無所用似止應添贊禮
郎共設十六員協律郎止設三員司樂止設八員
其餘傳陞并添設寺丞等官俱應遇缺不補咨行
吏部查照題覆外續奉 聖旨郊祀重職堂上官
選補足八員欽此已後惟寺丞照舊選補嘉靖三

四年又談戶科給事中甄成德廣東等道監察御史黃國用等條陳談本部仍照三十年欽依事例題覆欽遵外經今二年雖係考察事故去任數多但先年因事議官斟酌停當已今奉有明旨目今合無仍照三十年題定原額銓補其添設官員縱有見缺一切停止一議得太醫院額設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御醫十八員首領吏目一員惠民藥局大使訓使各一員據查該院見任官掌院事通政使一員院判五員多三員御醫十員缺八員吏目二十員多十九員惠民藥局大使一員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五

副使一員除原額正員無容議革及查院判五員內宋澆崔璋俱係御醫為因保和聖躬奉欽依陞授張永宗陸大有張玉俱係御醫九年考滿已經吏部題陞前職外今照吏目員數似為稍冗但查得先年醫士俱徑陞御醫後因御醫缺少醫士數多况等級相懸難以超陞姑將該陞醫士填註吏目名色使之循藝効勞量資叙補無非既錄微財用備緩急之意原未有限定員數是以人懷倖進故先年又目增至五十餘員嘉靖二十二年為欽奉一 辦事談本部考革二十餘員存留三

十員續因考察事故已幾去其半尚今存二十員若盡行裁革則供事乏人若不加擇係則末流益濫相應酌處合無將該院吏目歷俸在前者欽定十員著為正額其額外人數姑暫在院供事已後遇有員缺不許醫士朦朧填補并照御醫九年考滿例陞院判有缺陞缺無缺陞俸然所謂缺者必在額設兩員之中方可陞補近年一槩含糊比例遷轉故同一考滿同一無缺而陞俸陞缺人各不同以致後先混淆堂屬錯雜俸給既增員額日濫甚非所以防冒濫而慎名器也今無今後凡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十六

額內院判有缺乞 勅吏部移咨本部查明必先儘以前陞俸之人陞補其年資在後者挨次候補又照冠帶醫士銓補吏目各有本等年資如在聖濟殿供事考居優等者例該三年以上其在司禮監三大營及刑部會同館當差者例該六年查得內府各衙門官歷俸九年纔陞二級今該院醫士獨以三年六年遞授品官惟銓補太速故冗濫日滋合無今後醫士三年者候至六年六年者候至九年俱徑陞吏目若遇有惠民藥局大使副使員缺許於六年以上醫士考補通前歷俸九年亦

徑陞吏目凡醫工補官之後除在 聖濟殿者仍
番供事其餘不許復占前役以塞後進之路 一
議得欽天監額設監正一員監副二員主簿一員
曆科春官筮官九員大文科五官靈臺郎等官六
員漏刻科五官挈壺等官七員回回科額設官五
員今查得添註主簿一員歷科添註支從九品俸
冠帶天文生三員大文科添註漏刻博士一員添
註支從九品俸冠帶天文生二員漏刻科添註五
官監候等官五員又添註支從九品俸冠帶陰陽
人一員回回科添設漏刻博士一員照得前項添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註數多幾溢正額揆之 制典相應裁省但照各
官俱奉累年工完事例題陞與無事候缺者不同
况測候推步係 國家重務而世業子孫遵奉
祖宗舊制不許別習他業若不少加優容率以貧
苦廢業除正額無容議革外其添設官員似應姑
番供事遇有員缺不許開補再照各處興工例用
選擇陰陽人員其効勞甚微若工完之日一槩題
請陞官陞俸將來益致冗濫今後遇有大工告完
令將前項選擇陰陽人員量行給賞 一議得四
夷館譯字官生職專辦譯番文鴻臚寺通事官生

職專通達夷語 國初設置凡事繁者或八九員
或六七員事簡者或三四員或一二員原無定額
其習學子弟三年考中方准食糧一石食糧三年
考中方准冠帶又三年考中方授職銜並教習貴
於積久而除授必以年資於 國家懷撫遠人關
係頗重其官雖多其祿亦薄未可以為冗員冗食
今查見在四夷館譯字生自嘉靖十六年題選一
百二十名以後並不再選其見在譯字官韃靼館
止員回回館二員西番館四員尚昌館三員女直
館四員百夷館三員緬甸館三員西天館二員八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日館二員及查鴻臚寺通事生連冠帶候缺并皆
準總不過三十九人其見在通事官女直館一員
韃靼館二員回回館一員百夷館二員古城館二
員日本館二員畏兀兒館一員安南館一員其朝
鮮西番琉球暹羅滿刺加等五館尚皆冠帶通事
署事俱因所轄之繁簡以為人數之多寡其間如
日本安南近年 朝貢雖或不常而乘遠之典難
以遽廢所據前項人員俱合存番供事 一議得
廚役先年光祿寺額設九千四百六十二名太常
寺額設一千五百名嘉靖二十四年該本部題

月內蒙兵部會推南京左軍都督府管府事員不
辭任在京養親諫本部覆題奉 聖旨趙武實辭
准在京終養待京缺推補欽此嘉靖七年三月內
蒙兵部會推管理紅盔將軍嘉靖十四年十月十
三日蒙兵部會推南京左軍都督府管府事得患
痰疾自陳辭免府事於本府帶俸不意臣父趙武
於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因患前痰病故無
力安葬臣查得南和伯方東病故荷蒙 聖恩遣
官諭祭工部應付棺槨造墳安葬臣父襲爵以來
屢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正臣子圖報之日不
期病故比與方東官爵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憐
惻臣父曾歷微勞乞 勅禮部照例給與祭葬以
光泉壤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
吏部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卷查正德十二年十
二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趙武准襲伯爵欽此
又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忻城伯趙
武在任並無被劾為事各回報前來查得 會典
凡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工部應付棺槨輓灰夫
三造墳安葬若管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奏

元

恩慈竭精區畫夙夜憂勞成疾尋調南京工部尚
書改南京吏部尚書歷正二品三年考滿又蒙賜
給誥命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適逆賊師尚
詔糾眾倡亂勢頗猖獗臣父寢食不遑躬督各官
操練人馬防守留幾重地大張聲援賊隨擒滅績
因審處去就具疏乞休諫吏部覆題奉 聖旨着
潘潢致仕欽此臣父仰戴生成銘心罔極抵家枕
門掃地焚香拜祝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壽時誦
受 國家厚恩未能報塞萬一課臣讀書龍冠寸
進以補效涓埃方謂獻餘年皆歡詠太平之日
也詎意三十四年十月忽然一疾而逝念臣父入
仕三十餘年歷官二十五任立身砥礪素嚴行誼
之修供職公勤竊效忠貞之竭中更艱儉盡瘁不
辭末疏歸休完名無玷生前崇階厚祿已漸泯沐
鴻造而莫酬身後 卹典殊恩豈敢復冒 寵榮
於難稱但臣伏觀 大明會典一款凡在京二品
官員在任或致仕病故咸得 請給祭葬贈諡欽
此及先年南京吏部尚書張潤近年南京兵部尚
書韓邦奇各致仕病故俱蒙 欽賜贈諡遣官祭
葬今臣父比之二臣事體相同伏望 聖慈俯垂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奏

元

矜憫特 勅該部查照事例題 請賜給全典冊
照臣母方氏生前蒙 封夫人身終二年臣父以
國恩未報不敢陳 請至今未殯均乞照例並
賜葬祭伴臣父母幽壤同光感恩私於滇漠而臣
邦榮殘生未殯誓圖報於將來矣等因奉 聖旨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在吏部文
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
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內
陞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
金家各論勅該本部看得尚書潘潢端方律已清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
慎守官心雖切於濟時才未可與通變等因覆題
奉 聖旨潘潢著致仕欽此又查本官尚書已經
考滿又准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嘉靖三十二年
二月內陞本部題為 請給 誥命事內開南京
六部尚書潘潢妻方氏授封夫人是實各到司查
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南京文職二品致仕病故
祭二壇妻授封夫人病故祭一壇俱工部一并造
墳安葬又查得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戶部尚書
督理西苑農事張潤各病故伊男陳乞 卹典本
部題奉 欽依給與祭葬贈謚去後今該前因案

呈到部除贈官移咨吏部應付施行外看得原任
南京兵部尚書潘潢併伊妻夫人方氏各先後病
故伊男潘邦榮陳乞 卹典合照例潘潢祭二壇
方氏祭一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各祭文直
隸徽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進
本府官致祭及行工部差官一併造墳安葬再照
本官秉性端方持身清謹言行動師古昔始終茂
著勤勞雖被人言無虧令聞所據 賜謚似亦相
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輕議伏乞
聖裁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
題致仕鄖陽右副都御史于湛祭墓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撫治
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已故于湛男
舉人于未奏臣父係直隸鎮江府金壇縣人山正
德六年進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陞職方司郎
中比時四方多事臣父小心供職竭力效勞以此
受知本兵凡事益加委任正德十二年廣西猺獞
猖獗本部題 勅總督等官調兵征剿數月蕩滅
臣父仰荷 聖恩賞銀伍兩紵絲一表裏正德十
四年展濬時逆本部先期調度多方策應王師旋

致克捷臣父與有微勞厥後論叙功次曾奉

旨該司承行原掌印的陞二級欽此臣父時已外

補竟米蒙 恩歷任藩司節經保薦至嘉靖十二

年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地方

時彗星數見東井言官循例糾舉臣父奉 旨著

冠帶閑住欽此十四年該巡撫應天等處右副都

御史侯位薦舉境內人才稱臣父清才夙抱時名

定見每聞出衆職方之機務極其閑熟旬宣之政

績至今傳聞隨該吏部覆題奉 旨起用十五年

七月改任巡撫陝西地方臣父感 恩激勵興修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重 永世

洪堰廣惠渠水利委官管理躬親督率蓄洩有備

水旱無虞該工部覆題蒙 賞銀十五兩紵絲一

表裏又遇西賊攻圍平靖等寨北虜盤據河套地

方臣父調集兵馬督糧餉指授方略將士奮勇

擒斬番達首級一百四十九顆奪獲馬匹器械無

算奏捷蒙 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本年奉

勅總理河道通值黃河為患雖寧一帶陸沉徐呂

二洪水涸漕運阻塞臣父晝夜焦勞乃自野鵲岡

等口開鑿一河至丁家道口九十餘里疏引橫流

還循故道 國計有賴 皇陵無虞又該工部題

稱臣父責任匪輕忠勤夙著通歷地方相時宜以

興廣諮謀議集羣策以成功經理密而姦弊不生

財費省而工役早濟其勤勞又出諸之上蒙 聖

恩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十七年因臣祖母尚

氏老年情終養後丁憂服闋二十四年該吏部題

奉 聖旨于湛著以原職總理河道欽此續奉

旨著以原職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欽此和該

二十五年五月內歷三品休三年考滿奏奉 欽

依准合復職鄖陽饑民礦徒嘯聚行劫臣父廣布

恩威相機剿撫以致元兇殲殄餘黨解散地方底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重 永世

寧該總督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王以旂題稱臣父忠能體 國志切憂民委

官而親入賊巢無收安剿之策議賑而全活民命

懋著安職之功饑民賴以更生者不止萬人渠魁

因而授首者幾有百數又蒙 欽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至二十九年奉 聖旨于湛著致仕欽

此不幸於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在家病故

臣伏覩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凡三品文官已

經考滿病故者例有卹典如先年右副都御史周

季麟刑部右侍郎魏有本太僕寺卿邵銳以上諸

臣有未經考滿者有未立功者俱蒙 聖恩賜以
贈謚葬祭况父叨冒仕籍三十九年循歷官階一
十四任已經考滿屢立軍功伏望 皇上推達孝
之公溥同仁之澤 勅下禮部照例一體給與贈
謚葬祭豈惟 聖德無涯澤及亡臣之骨庶使幽
魂永慰感淪生者之心則臣家子孫當人人效葵
藿之心世世竭涓埃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
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功清
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二十七年巡按湖廣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重

疏

察御史賈大亨題稱鄖陽都御史于湛妄督官僚
收護月食乞要罷黜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
此本部看得都御史于湛因見陝西布政司具呈
月食及查該部文移未到恐致臨期失候行令所
屬查照救護乃其過慎之意並無別項情由即此
一時難議罷黜覆奉 欽依晉用二十八年鄖陽
都御史于湛奏為汗陋巡按官妄加誣詆 恩辯
明以懲欺罔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
賈大亨奏辯本部會同都察院看得各官題奏事
情必須行勘覆奉 欽依回籍聽勘三十年京官

考察科道官張秉壺等題為循例集議公糾劾以
昭大典事節奉 聖旨于湛著致仕欽此本官歷
正三品俸已經三年考滿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
回稱查得于湛正德十三年任本司郎中掌印正
德十四年七月遇宸濠肆逆續報捷音本部等衙
門會議得用兵文移皆由兵部該司承行相應甄
錄節奉 聖旨兵部該司承行官員原掌印的陞
二級欽此嘉靖十六年八月諫總督陝西二邊軍
務劉都御史題稱巡撫陝西都御史于湛督理糧
儲一時調度皆足斬獲達賊番賊首級共一百四
十九顆本部覆議本官調度兵食贊理軍機亦因
量賞等因奉 聖旨這該鎮有功能人員查勘明白
于湛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嘉靖二十七
年陝西鞏漢二府強賊藥文等倡亂諫總督陝西
三邊尚書王以旂題稱撫治鄖陽都御史于湛忠
能體 國志切憂民委官而親入賊巢兼收撫剿
之策議賑而全活民命懋著安輯之功饑民賴以
更生者不止萬人渠魁因而授首者幾有百數相
應重加陞賞以酬厥功節奉 聖旨這強賊聚眾
倡亂肆行殺掠殘害地方擒獲巨首黨類解散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美

五十六

方寧輯功可嘉尚干湛賞銀三百兩紵絲二表裏
欽此各回報到司查得會典并見行事例兩京
三品文官已經考滿病故者祭一壇工部造墳安
葬又查得南京刑部左侍郎魏有本三品考滿病
故伊男魏乾亨奏乞卹典該本部題奉欽依
與祭一壇及行工部造墳安葬去後又查得先年
本部題准文官祭葬事例今後遇有被劾陳乞
者本部通論其人平生功過酌量應否給與請自
上裁等因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故撫
治鄖陽地方右副都御史于湛歷俸三品已經考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七

題陣亡百戶黃宏立祠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准兵部咨節該巡按福
建監察御史吉澄題稱看得浙江丘家洋倭賊突

入進登福寧州閩峽三沙海岬數本不多又皆浙
直逃餘殘寇各該官員不能豫防遏剿以致徑入
省市焚劫鄉村慘毒居民鎮東衛前所百戶黃宏
挺身敵賊福寧州儒學生員陳坡倡義募兵失援
陣亡此二臣者捐軀效忠俱應准錄合候命下
將百戶黃宏移文該衛所保送應襲兒男赴部量
加陞襲一級生員陳坡量贈官級伊男准與冠帶
俱立祠歲祀以慰忠魂等因具題節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百戶黃宏生
員陳坡各陣亡既兵部題奉明旨相應立祠歲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八

題忻城伯趙武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左軍
都督府帶俸已故忻城伯趙武嫡長男趙祖胤奏
臣父趙武於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襲
祖爵右軍都督府帶俸正德十五年聖駕南征
宸濠臣趙武晉守東華門欽賞大紅蟒衣一
件并賞賀功銀牌一面陸辦佛像盛一頂八幅輪
釘兒甲一領蛇皮繡春刀一把於嘉靖六年十二

月內蒙兵部會推南京左軍都督府府事具本
辭任在京養親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趙武官辭
准在京終養待京缺推補欽此嘉靖七年三月內
家兵部會推管轄社盛將軍嘉靖十四年十月十
三日蒙兵部會推南京左軍都督府府事得應
疾疾自陳辭免府事於本府帶俸不意臣父趙武
於嘉靖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因患前疾病故無
力安葬臣查得南和伯方東病故荷蒙 聖恩遣
官諭祭工部應付棺槨造墳安葬臣父襲爵以來
屢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正臣子圖報之日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元

期病故比與方東官爵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憐
憫臣父曾歷微勞乞 勅禮部照例給與祭葬以
光泉壤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
吏部驗封清吏司奉本回稱奉查正德十三年十
二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趙武官襲伯爵欽此
又准兵部職方清吏司奉本回稱查得忻城伯趙
武在仕並無被劾為事各回報前來查得 會典
凡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工部應付棺槨既死夫
臣造墳安葬者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

者祭十五壇又查得見行事例雖管府事勳勞未
著者十五壇及輟朝一日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
部除輟朝日期另行具 題外看得南京左軍都
督府帶俸已故忻城伯趙武病故伊男趙祖胤奏
乞祭葬一節為照本爵雖係兵部會推管理府事
兩次皆以病辭未見効有軍功 恩數似應裁省
合照承襲病故事例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移
翰林院撰祭文南京光祿寺買辦祭物應天府買
辦香燭紙就遣南京禮部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
棺槨既死夫臣造墳安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平

五十四

題都督僉事李俊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左軍
都督府管府事協理振武營軍務已故都督僉事
李俊妻劉氏奏臣夫李俊於正德十六年襲任大
興左衛都指揮僉事由會舉兵部咨送團營聽用
嘉靖九年推陞山東都司管領秋班官軍京操十
五年推陞浙江都司軍政僉事十七年奉 勅總
督浙江備倭十九年推陞直隸淮揚等處備倭捕
盜有功累蒙 欽賞紵絲銀兩二十一年推陞東
官廳左哨參將二十六年兵部等衙門會推 欽

蒙陞授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奉
勅提督江淮等處地方二十九年推陞五軍營右
掖坐營三十一年推陞 神機營總兵參將三十
三年重城上充陞實授都督僉事三十四年會推
神樞營副將三十五年會推南京左軍都督府管
府事奉 勅協理振武營軍務於三十六年六月
二十四日在任病故竊思臣夫承襲祖職會舉出
身歷任三十七年屢蒙錄用歷陞前職居官清苦
身無過昨位倭寇猖獗地多未靜臣夫管理軍
務矢心經略以圖補報不幸一疾不起齋心已歿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 聖
幼子扶柩回還至小營陳未葬查得先年南京中
軍都督府管府事都督僉事馬聰在任病故荷蒙
聖恩賜給祭葬今臣夫職任比與馬聰事體相
同而臣夫領軍効力勤勞尤倍伏望 皇上憫念
臣夫生前願効大馬之忠乞 勅禮部照例賜給
祭葬以光果壤臣等蒙恩不勝感戴夫恩之至
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本官襲
職與奏相同又准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李
俊嘉靖二十六年閏九月推陞提督江淮等處地

方巡捕總兵官二十七年該直隸撫按等官都御
史周延等各題為飛報賊情事會奉本官扼要郡
而設備不嚴江防有悞當中流而深夜行兵將略
殊疎即其債事之由實係寡謀所致所當深罪等
因該本部覆議本官賊至雖即追趕用兵致以損
傷昏夜無紀責任難辭合無重加罰治仍令戴罪
防江以責後効等因節奉 聖旨李俊著罰俸半
年姑令戴罪防守欽此三十三三年為工完事陞實
授都督僉事各回報到司查得是行事例都督僉
事病故與祭五壇工部應行棺槨輓灰大匠造墳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 聖
安葬又查得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馬聰病
故陳乞祭葬已經題奉 欽依與祭五壇及行工
部查造墳塋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着得南京
左軍都督府管府事協理軍務都督僉事李俊在任
病故伊妻劉氏奏乞祭葬既查有前例合照例與
祭五壇恭候 命下行後翰林院撰祭文工部應
行棺槨輓灰大匠造墳安葬及行順天府買辦祭
物香燭紙就遣本府堂上官致祭
趙永康侯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右軍都督

府管前事永康侯徐喬松奏臣父永康侯徐源於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病故造有墳塋臣

母周氏於嘉靖十六年九月初五日 誥封夫人

得患痰疾醫治不痊於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

二日病故見今停柩無力安葬例應開墳思得鎮

遠侯顧寰母蔡氏授封夫人病故荷蒙 欽賜諡

祭工部應得棺槨夫臣既與同塋今葬臣母周氏

比與蔡氏體相同如蒙伏望 皇上憐憫一視

同仁乞 勅禮部照例給與祭葬以光泉壤臣舉

家存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旨 欽此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在吏部驗封司吏司

奉本回稱周氏授封夫人是實查得見行事例侯

母病故與祭二壇工部應得棺槨造墳安葬又查

得鎮遠侯顧寰母蔡氏病故奏乞祭葬讀本部題

奉 欽依與祭二壇開塋合葬訖及將永康侯徐

源病故已經題奉 欽依咨行工部造有墳塋今

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永康侯徐喬松奏母周氏

授封夫人先因伊父徐源病故造有墳塋相應與

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光祿寺撰

祭物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

及行工部照例開塋合葬

題總兵官魯經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總兵

官前軍都督府帶俸都督同知魯經孫男魯振武

奏臣故祖魯經先於弘治十四年以舍人報效隨

魯祖魯麟征進寧夏等處克獲功級回衛正德二

年襲任祖職指揮使奉 勅管束莊浪原屬土官

軍各處征調節獲軍功陞都指揮節該欽奉 勅

命分守莊浪叅將加陞副總兵累歷戰功陞都督

同知列銜於前軍都督府帶俸因祖在邊効力勞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聖旨 欽此

蹟茂著 欽賜蟒衣三套玉帶一條嘉靖七年欽

奉 制初鎮守陝西地方駐劄固原值隆冬套虜

萬餘人寇靖虜地方統兵馳追戰敵親冒矢石擊

斬賊級野營又成致成風疾不能任守具辭 准

令馳驛回衛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照舊起

用二十二年復蒙兵部明文為傳奉事該司禮監

太監劉清傳奉 聖旨朕惟事有備而無患經有

明訓聞莊浪有魯姓名經者彼一幹健兵善曉夷

情緩急可用着總督軍務官程鵬悉心訪取以為

我用於一特之急立有功勞酬典有式欽奉 勅

諭原任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魯經近年虜賊
衆屢犯山西大同等處地方已命兵部侍郎兼都
御史翟鵬總督軍務但虜情叢計叵測惟事備無
患朕以爾西陲宿將善曉夷情又著威名夙抱忠
義且莊浪土兵素稱曉健敢勇茲特召爾赴總督
官翟鵬軍門聽用爾即將所管土兵并莊浪漢兵
自行揀選素經戰陣者三千員名前來聽其節制
調用合川馬匹盔甲器械錢糧等項總督撫按官
徑自查處爾受茲委托宜効忠宣力為國建立功
勲酬典有朕不爾格毋或推避怠忽有誤事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聖 五
欽遵力疾統兵征進山西兵至朔州等處地方振
靖虜寇事宣復奉 聖旨魯經力疾赴召勤於勞
義賞銀三千兩紵絲二表裏放兵回衛比時臣父
魯瞻病故臣年幼近下部落土官軍餘缺人管束
該祖請 勅賜傳經理部屬官軍家口撫育臣長
成襲替繼任不意舊患風疾舉况年逾七十旬醫
治不痊於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任病故查得
臣祖自任以來征調統兵節次督軍斬獲賊級三
百三十餘顆戰陣鋒鏑之下身先士卒親冒矢石
不可勝計披肝瀝膽勞苦萬狀又任邊方寄托重

首級六顆正德八年三月內魯經奏稱正德九年
回回寨木斬首六十五顆又節在莊浪等處斬獲
首級共一百一十八顆乞要量加陞職等因該本
部覆題奉 欽依將魯經於都指揮使上陞署一
級與做署都督僉事本年十一月該總督三邊張
都御史題稱魯經領兵在於石峽地方斬獲連賊
首級二顆九年十一月該鎮守甘肅太監梁土題
稱參將魯經領兵在於西寧莊涼等處斬獲首級
共一十八顆十一年四月參將魯經奏稱節有擒
斬功次該本部覆議將魯經量加陞職銜以勸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聖 五
忠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魯經既累次有功推陞
都督同知欽此正德十六年二月內魯經領兵在
於爾加塘等處地方斬獲連賊首級二十二顆本
年十月該總督三邊都御史題稱魯經在於沙
金溝斬獲番賊首級一十二顆本年十二月內該
魯經奏稱乞要放歸調理莊浪衛指揮胡玠等奏
稱魯經稱疾陳辭本處居民如失父母誠恐其
所奏下人失望乞將本官量加擢用等因該本部
覆議將魯經陞副總兵名目照例分守莊浪地方
等因奉 聖旨魯經准陞副總兵名目照舊分守

莊浪地方欽此嘉靖二年七月內該總撫其肅陳
邵御史題稱總兵魯經領兵在於紅城子等處地
方勒復逆賊首級三顆嘉靖四年八月內該總督
一遵楊都御史題稱副總兵魯經在於莊浪鎮斬
逆賊首級七顆嘉靖五年二月魯經領兵在於
深溝等處斬獲逆賊首級十顆嘉靖七年十一月
該總督三邊王都御史題稱魯經在於鹽場堡史
家溝等處斬獲逆賊首級共三十四顆嘉靖九年
三月該巡撫陝西都御史題稱魯經領兵在於
陝西觀音堂炭窯山斬獲逆賊首級共十顆嘉靖
十五年六月內該總督三邊劉都御史題稱都督
魯經休閒家居協力防禦功有足稱乞要賞資等
因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魯經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欽此各回報到司查得弘治十五年十
一月內鎮守甘肅地方右副總兵都指揮同知魯
麟奏稱父魯經係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病
故乞要祭葬已該本部題奉 欽依與祭五壇及
行工部應付棺槨造墳安葬去後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看得原任總兵官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知魯經孫男魯經武奏稱魯經征調統兵親冒矢

石在任病故乞要祭葬一節查有前例合照例與
祭五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及行陝西
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
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槨造墳安葬

題侍郎范嵩祭墓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福建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建寧府儒學廩膳生員范學詩奏
臣祖父范嵩福建建寧府甌寧縣人由弘治十五
年進士除授直隸寧國府推官正德三年七月陞
湖廣道試監察御史十月實授奉 勅差往兩廣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五

五

查盤四年三月丁父憂回籍六年四月服闋因巡
畿時忤逆瑾本年九月內調湖廣襄陽府推官及
瑾伏誅七年六月陞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二月
陞本部主客司署郎中十一年八月陞河南按察
察司僉事十五年考滿疎乞休致不允十六年五
月陞廣西按察司兵備副使嘉靖元年丁母憂回
籍四年服闋復除廣東按察司兵備副使八年三
月考滿陞廣西布政司督糧右叅政九年七月陞
本省按察使十一年正月陞雲南右布政使十二
年四月陞本省左布政使本年九月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十三年二月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十四年八月因疾具疏懇乞致仕吏部題覆本官歷中外素著才猷雖稱有病尚堪調理况年力未衰若遽令休致不無可惜合無令本官回籍養病候痊之日有司具奏起用伏蒙聖旨范嵩回籍調理病痊之日奏來起用欽此欽遵居家二十餘年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公庭屢經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白賁李元陽李鳳翔包節王英徐宗魯高崧交章舉薦不幸至三十五年十一月在家病故竊念臣祖平生清苦自持歷官賢勞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素著典巡撫四川也竭力修飭邊方盡瘁恢復疆宇各寨番蠻擾亂臣祖分遣諸將授以方略累次出戰斬獲賊首擦舌鴉只等首級共六十九顆奪得番器共一百七十三件以是諸番畏服投獻受降惟飲血酒永不背叛邊塵肅清之義 皇上紆西顧之憂者臣祖之微功也伏覩 大明會典一款南京文武官三品病故例應給與祭葬贈謚錄歷臣查得右副都御史宋冕抗准大僕寺卿邵銳俱係三品京官各未經考滿已蒙 聖恩賜給祭葬贈謚臣祖服官凡三十四載年已八十六歲

頗効勤勞屢經旌薦况立有前項邊功又蒙 溫旨准賜養病實非致仕退休者比似與宋冕等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擴 天地之恩澤同仁之澤乞勅禮部一體賜給祭葬贈謚不惟臣祖霑死後之榮而凡為臣子者莫不興起奮發以圖補報於無窮矣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該禮科參看得福建建寧府儒學士員范學詩奏為比例陳情一節為照近日題准事例凡文官三品未及考滿者不論先任致仕准祭一壇給與半葬蓋身後卹典必視生前勞勩非徒酬功且以示勸也據奏侍郎范嵩少未經考滿其祭葬自有前例但贈謚一節係出 特恩似難槩徇所請宜從抄出查酌施行通抄送司行在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三品未經考滿歷任內外別無被勅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兩京三品文官未經考滿病故者祭一壇工部減半造墓及又查得先該巡撫鄧陽副都御史宋冕未經考滿病故伊男宋惟明奏乞要贈謚祭葬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照例與祭葬欽

此已經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已故南京工部侍郎范嵩歷官三品未經考滿在
任並無被劾奉 旨回籍調理病故伊孫范學詩
陳乞 卹典除贈謚已經該科參議不敢議覆外
合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墓恭候 命下行翰林
院撰文福建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造墓
題追封郾城王妃葉氏父追封兵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唐王宇

溫奏臣據郾城王宙桃啓稱有妃葉氏係南陽中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五

護衛前中所百戶高峰下已故軍餘葉鵬女今桃

於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內荷蒙 聖恩襲封王爵

葉氏進 封為妃所有妃父葉鵬未霑 恩典查

得本府衛輝王妃故父崔昇於嘉靖三十年十月

內已蒙 聖恩追封為西城兵馬副指揮又查得

衛王繼妃王氏故父王琦於嘉靖二十年二月內

亦蒙 聖恩追封為兵馬副指揮欲臣轉奏等因

臣得此看得郾城王妃葉氏故父葉鵬與崔昇等

事例相同理合具 奏伏望 皇上垂念微親乞

勅該部查照崔昇王琦事例將葉鵬一視同仁追

贈為兵馬副指揮職銜俾 恩典輝耀于閭里職
銜增重於九泉而臣等大有光矣如蒙臣等下情
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儀制清吏司手本回

稱 郾城王妃葉氏係葉鵬之女回報到司查得

先該 衛王奏稱繼妃王氏父王琦係要照例

追封兵馬副指揮職銜該本部覆題奉欽依咨行

吏部銓註衙門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唐王宇溫奏稱郾城王妃葉氏父葉鵬乞要比照

衛王妃王氏父王琦追封一節本部查有前例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五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題追封郾城王母夫人張氏為妃張氏父追

封兵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唐王宇

溫奏據郾城王宙桃啓稱故父郾城昭憲王宇清

荷蒙 聖恩於正德十三年封為長子選配嫡母

夫人係真平縣竹園一里故民張淵女於嘉靖十

七年十月內病故桃父昭憲王嘉靖三十四年十

月內 冊封王爵桃於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內襲

封為郾城王有母夫人張氏例該追封為郾城王

憲王妃所以母故父張淵例該追封兵馬副指揮
查得先年襄垣王成鏐母張氏荷蒙 聖恩追封
為妃又查本府蕩陰王妃故父張珂於嘉靖三十
六年六月內已蒙 聖恩追封為南威兵馬副指
揮欲臣轉奏等因臣得此看得鄆城昭憲王夫人
張氏與襄垣王成鏐母張淵與蕩陰王妃故父張
珂俱事體相同理合具奏伏望 皇上垂念微親
乞 勅該部照例將昭憲王夫人張氏追封為妃
張淵追封為兵馬副指揮職銜以光泉壤如蒙俞
允臣等下情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垂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儀制清
吏司手本回稱張氏授封鄆城王長子夫人張氏
係張淵之女回報到司查得先該 襄垣王長子
成鏐奏母夫人張氏未得 冊封早故乞要照例
追封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行翰林院撰擬
冊文追封訖又查得 衛輝王宇漳妃崔氏父崔
昇乞要追封兵馬指揮職銜該本部覆題奉 欽
依咨行吏部銓註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 唐王宇溫奏要將鄆城王宇清夫人張氏
照例追封為鄆城王昭憲王妃張淵照例追封兵

馬副指揮職銜一節本部查有前例但 恩典出
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題吉王載均扶送母柩安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吉王載
均奏臣嫡母吉定王妃喬氏不幸於嘉靖三十六
年十二月十一日已時病故已經報訃外切照臣
父吉定王於嘉靖十八年薨逝奏蒙 聖恩遣官
擇地葬於地名鎮南山之原豫造臣嫡母喬氏墳
壙今已病故例應合葬臣賴嫡母撫鞠劬勞始有
此日送終大事人子之情舍是無以自致者伏望
徐氏海陽集卷之一 垂
皇上篤念親親擴 天地成物之恩原臣子因心
之孝容臣扶柩安厝事畢即回下情懇切仰望天
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見行事例 親王妃病故許長子
一人送殯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吉王載均
奏稱嫡母喬氏病故乞要扶柩送葬一節本部查
有見行事例合無照例准令吉王載均臨期扶柩
出城送至墳所當日即回
題總督漕運都御史王誥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總督

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已故王誥男王胤淇奏臣父王誥河南人由嘉靖二年進士歷任行人司行人右司副戶部湖廣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時值大同叛軍殺總兵官李瑄據城作亂推陞臣父大同刑知府臣父用力設策擒獲叛首歷十一人世襲百戶嘉靖十六年丁祖母服滿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愉薦賜補在山東東昌府知府嘉靖二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密雲兵備臣父切見薊鎮外接虜境內連屯地遂與巡撫建議修築邊城親督工完嘉靖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奏

五

二十九年陞陝西布政司參政本年十月內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屢被達賊侵犯地方臣父悉心區畫堵賊遠遁皆仰仗天威地方各得其所時有犯者臣父多方調度斬獲達賊首級欽蒙聖恩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嘉靖三十三年陞右副都御史斬獲大舉達賊首級數多又蒙恩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功次歷歷可查嘉靖三十四年陞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歷正三品俸三年考滿欽奉恩賜誥命蔭臣入監讀書嘉靖三十六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

運並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未及到任適遇倭寇猖獗臣父星夜馳赴調兵截殺又蒙給賜旗牌符驗兼理軍務斬獲倭賊四百三十八顆而其自盡者不計其數得以蕩平倭寇蒙恩賞銀一十兩臣父益奮勤勞自寇平之後巡行鳳泗遍歷狼山閱視官軍擬易將領飭備水陸戰具以為來年明戶之守保障東南之詎意臣父不顧寒暑衝冒海氣偏身薰蒸發為黃痘病證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遽爾病故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題補臣父適值多事漕政撫綏皆有料理雖染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奏

五

疾猶忠勤不急委可矜憫奉聖旨諡部知道欽此伏思臣父生逢盛世初中甲科居官三十餘年屢蒙皇上寵渥之隆為之子孫者當沒世不忘固不敢復覬覦伏覩大明會典內開載文武官歿于王事者例有身後卹典但以旅櫬蕭然舉莖無力不得已而又哀鳴也查得先年都察院左都御史宋景石都御史張岳各病故俱蒙聖恩賜給祭葬贈諡等項臣父與宋景石等職品既同臣父歷任邊疆屢獲軍功先後斬獲達番倭寇首級數多比之二臣猶為可矜伏望皇上軫念一

視同仁乞 勅諫部照例 賜給祭葬贈謚則
父生被恩光歿露矜恤臣等家臣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諫禮科
祭者得已故都御史王誥男王胤洪奏懇乞 天
恩照例 賜給祭葬贈謚以光泉壤一節為照
卹典之設所以酬功而示勸也故照禮之隆殺視
人品之高下與勞動之多寡其上贈謚祭葬其次
無謚又其次止其祭葬品式具備莫可干越今王
胤洪奏討伊父王誥贈謚祭葬即其歷任雖多可
稱但陞右都御史不過數月比與宋景等例既已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天

不合況聞倭寇犯泗犯淮往來背馳頗招物議所
據卹典全禮似難槩徇所請宜從抄出查酌施行
等因通抄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
回稱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內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考功清吏司手
本回稱本官四品三品已經考滿歷任內外並無
被劾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嘉靖三十六年
六月內巡撫甘肅都御史王誥督令官軍在於寧
口兒等處與賊對敵斬獲達賊首級共五十九顆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內本官督令官軍在於陝西

山丹千合沙等處地方斬獲達賊首級三十二顆
諫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誥先賞銀四十兩紵
絲三表裏欽此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內該總督陝
西一邊軍務侍郎賈應春題稱與巡撫都御史王
誥督令官軍存於西寧陳家寨等處斬獲達賊首
級四十四顆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賈應春等
等先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嘉靖三十六
年七月內巡撫鳳陽右都御史王誥題稱續到倭
寇深入淮揚會督官兵在於掘港金沙傷斬獲自
級一百六十三顆生擒五名捉獲奴細三十五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天

又該本官題稱會督官兵在於呂場豎河港等處
斬獲首級二百六十二顆倭寇盡絕地方安靜又
本部題稱會督官兵斬獲潛住廟灣倭賊首級
二十三顆剿逐殘寇地方底寧嘉靖三十七年四
月內該巡撫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題為仰仗
天威擒斬倭寇事該本部覆題節奉 欽依王誥
賞銀二十兩欽此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并見
行事例內開左右都御史在任病故與祭二壇工
部造墳安葬又查得為比例乞恩贈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係部裏還要

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犯著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故總督漕運都御史王誥男王胤洪奏乞伊父贈謚祭塋一節雖經該科參論但本官歷任多有可稱況係在任病故所據卹典似應酌擬除謚號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不敢議覆及贈謚官移咨吏部施行外合照文職二品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祭文河南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造墳安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李

元李

題郾城王祭塋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唐王宇溫奏有郾城王宙桃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初二日病故妃葉氏見存乞要 賜給祭塋銘旌冥器等項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查授封是實查得 郡王病故例有祭塋謚號等項并輟朝一日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郾城王宙桃病故除謚號候覈勘至日及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所據喪禮合照例施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疏

題崇王載境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崇世子翊鐸奏父 崇王載境不幸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薨逝例該奏 請差官擇地造墳祭葬銘旌冥器并造葬夫人及 封謚冊寶碑文等項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該部照例辦給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查襲封是實查得 親上薨逝例有祭葬謚號并輟朝三日用武職大臣目前去致祭又查得碑文一節各 親王並無請給事例其 本府雖曾 賜給係出特恩等因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崇王載境薨逝除謚號候覈勘至日另行具 題及碑文應否撰述自上裁外所據祭葬等項合照例 賜給謹將輟朝日期并祭祀禮儀開生上 請其行禮武職大臣伏乞 欽點一員前去致祭

題廣安王長子生母劉氏合葬疏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趙王厚
煜奏據已故廣安王厚燭嫡長子載堂啓前事臣
父廣安王存日臣先母妃王氏無出病故奏奉
欽依選到臣母劉氏封爲繼妃生臣一子三女臣
母繼妃劉氏與臣父廣安王先年相繼病故臣查
得 肅定王生有正繼二妃故後同壙安葬宗室
相同事體無異伏乞 睿恩比照前例與臣轉奏
容臣自備工料將臣母繼妃劉氏與臣父廣安王
并臣先母妃王氏同壙次序合葬庶四時祭饗得
以同霑人子之心亦得少盡孝因具啓到臣臣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三
得載堂年幼孝行頗著此乃人子至情實不能已
伏望 皇上垂念親親乞 勅該部查照先年題
准肅定王正繼二妃同壙合葬事例一視同仁
准令載堂父母同壙次序合葬人子孝親之心
庶得少盡矣臣等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
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查得先年肅定王并嫡繼二妃各薨故已經題奉
欽依同壙合葬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趙王厚煜奏稱廣安王并嫡繼二妃各病故伊
男嫡長子載堂乞要自備工料將繼妃劉氏與父

廣安王并先母妃王氏同壙次序合葬一節本部
查有前例相應俯從所請恭候 命下行文河南
布政司轉行該府長史司啓 王知會令載堂自
備工料將廣安王并嫡繼二妃照 肅定王事例
同壙安葬

題方城王褒煊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伊王典
模奏有方城王褒煊於嘉靖三十六年六月十三
日病故妃牛氏先故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禮部照例賜給祭葬謚號銘旌冥器開壙等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三

五三

臣等存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查授封是實查得
郡王病故例有祭葬謚號等項并輟朝一日又
查得 方城王妃牛氏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壙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方城王褒煊病故除
謚號候賜勘至口及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所據
喪禮合照例施行

題代府溧陽王河內王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代王廷
璠奏有溧陽王聰澈於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九日

病故妃侯氏先故河內王廷規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病故妃邊氏見在 岷王定燿奏有南漳王定燿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病故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禮部 賜給祭葬謚號
銘旌冥器開塋等項臣等有歿不勝感戴之至等
因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行查核封是實查得 邵王病故例有祭葬謚
號等項并輟朝一日又查得 溧陽王聰泐妃侯
氏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塋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省得 溧陽王聰泐 河內王廷規 南漳王定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五

燿各病故除謚號候覈勘至日及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所據喪禮合照例施行

題褒錄陣亡僉事王德立祠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節該總督
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題稱原任廣東僉事王德
捐資募兵親督哨勦行至龍灣地方遇賊一夥向
前對敵已殺二十餘徒伏賊突起被圍任中本官
奮勇督戰被殺身死乞要將王德查照致仕叅政
錢泮事例重加 褒卹等因隨該本部覆題看得
致仕僉事王德身居獻畝志抱忠貞憤倭奴之猖

厥遂倡義以團兵哨群寇於龍灣竟先登而破敵
被圍而徒聞不屈臨難而激烈云亡其忠誠死事
查得陣亡致仕叅政錢泮委同一體相應比例優
錄以慰忠魂以勵人心等因節奉 聖旨王德准
贈太僕寺少卿立祠賜祭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
司查得陣亡致仕叅政錢泮先該兵部具題立祠
緣由前來已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備行原籍官
司立祠死所歲時致祭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陣亡致仕僉事王德既該兵部題奉 欽依
立祠賜祭本部查有錢泮事例合候 命下行翰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五

五

林院撰擬祠額祭文及行總督浙直右都御史胡宗憲轉行該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立祠死所歲時致祭

題陣亡知事武暉立祠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王本固題稱據台州府呈稱嘉靖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倭賊首犯黃巖縣選委
本府知事武暉統領民兵前去彼地應援前賊攻
破黃巖縣治乘勢衝入臨海縣釣魚嶺地方逼近
郡城知事武暉率兵先伏嶺射傷賊首二人追

遂至釣魚嶺與賊抗戰本官獨冒矢石奮勇當先
竟死鋒鏑似此忠義誠可嘉愷伏乞 皇上勅下
該部查議上 請合無將武倅比照陣亡慈谿縣
主簿畢清紹興府知事何常明一體贈廕仍於死
事地方立祠歲時祭祀庶忠義之心可慰而將士
益樂於用命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
遵隨該本部看得台州府知事武倅本以文官乃
能身先奮勇始而伏兵擒賊即射賊以摧鋒繼而
追逐釣魚竟戮力而殞身忠勇之志委可嘉尚既
經巡按御史王本固查勘具奏前來相應題請合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木 丞本
候 命下將武倅照何常明等例贈廕立祠以表
忠魂等因奉 聖旨是武倅贈太僕寺寺丞還廕
一千入監讀書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畢清何
常明本部原無有已經行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
本回稱何常明等仍咨巡撫立祠歲時祭祀去訖
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
本固題稱查勘台州府知事武倅與賊抗戰陣亡
既該兵部題奉 明旨備咨前來相應照例施行
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仍行巡按
衙門動支無礙官錢立祠死所歲時享祀以慰忠

魂
題侍郎謝丕并妻淑人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已故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謝丕男謝用棻奏臣父丕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翰
林院編修正德元年逆瑾構禍臣父守正不阿忤
職爲民瑾誅復父前職恭遇 皇上登極軫念草
萊 詔行天下甄錄廢棄嘉靖三年臣父應 詔
赴任四年陞左春坊左贊善本年上順天府鄉試
六年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七年兼侍讀充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七 丞本
經筵日講官九年祖母陸氏患疾陳情蒙 恩
署馳驛送回十三年復任奉 命充管錄 實訓
實錄官十四年廷試天下進士 命臣父讀卷旋
兼學士掌翰林院事未幾陞禮部右侍郎十五年
推 日講兼官蒙 恩兼翰林院學士同修 會
典每遇 大祀臣父充導引節從陪祀 帝社稷
遣祭 歷代帝王先師等廟捧護 三后神主奉
安陵殿供事年久致有微勞屢蒙 賜宴賞賚白
金綵段品物本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恭遇 皇嗣誕生舊臣入監讀書十六年丁祖母

陸氏憂奉 命給繹扶柩回籍守制家居二十餘

年伏思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能報效涓埃惟

日與田夫野老歌詠太平祝願 聖壽齊天而已

不意近年倭寇猖獗臣家屢遭焚劫慘毒尤甚臣

父年入桑榆資身無策老病侵尋遂於嘉靖三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身故臣母封淑人毛氏相

繼而亡即今兩柩在家無力舉葬痛念臣父不遭

逢 光舜之君臣母毛氏待從 中宮親行蠶禮

生前備叨榮寵今已欲報無由臣爲子孫者豈敢

復有所觀但查得已故侍郎崔銑林文俊馬汝驥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八 五十六

等皆以侍從部臣病故俱蒙 皇上賜給祭葬贈

謚又查得侍郎蔡昂妻李氏封淑人病故亦蒙

聖恩賜祭啓壙合葬臣父丕與崔銑等臣母毛氏

與李氏等封品相同而臣父日講年久蒙 恩任

使充引導陪祀 遣祭等項又諸臣所無也乃敢

不避塵賁哀鳴奏乞伏望 皇上洪慈 特垂矜

恤 勅該部照例給賜臣父臣母祭葬贈謚則

天恩單被無間在存歿而臣子子孫孫誓當效犬

馬嘶結在在世也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

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

回稱查得嘉靖六年該南京科道官鄒架等劾稱

左春坊左贊善謝丕淫酗放縱奢侈奔趨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本官自陳乞休節奉

聖旨謝丕不准辭着照舊用心供職欽此嘉靖

八年又該南京兵科給事中何祉等劾稱太常寺

少卿謝丕出入權門諛佞無耻又該南京山東道

監察御史朱綬等劾稱本官素行不修奔競久著

俱節奉 聖旨這本內所劾官員都着安心辦事

欽此又該吏科給事中薛廷寵等劾稱甘肅中井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九 五十九

通神孔方又該陝西道御史戴璟劾稱馳爲祠華

流連聲色佚蕩不羈驕奢太過節奉 聖旨謝丕

也都留着用欽此三品未經考滿又非翰林院手

本回稱本官嘉靖三四年充 經筵官嘉靖七年

充 日講官兼講大學衍義嘉靖十三年重修訓

錄十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旨骨錄官謝丕陞吏

部左侍郎掌翰林院印信欽此又非吏部驗封清

吏司手本回稱毛氏授封淑人是實各回報到司

查得 大明會典內開兩京三品文官未經考滿

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查爲乞 恩比例照

流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
憑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令公論不許一弊
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查得先年禮部有
侍郎馬汝驥病故伊男馬逢乾奏要比照南京吏
禮二部侍郎崔銑林文俊俱未考滿給與祭葬贈
謚等因欽此下是題奉 聖旨馬汝驥給與全葬
并祭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禮部左侍郎蔡昂妻
李氏生前授封淑人奏乞 卹典該本部題 准
今後淑人伊夫不係講讀有勞不許比援等因奉
聖旨是准賜祭開墳欽此已經欽遵去後今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十五

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謝丕三品未經考滿例該祭一壇減半
造葬伊妻止封淑人例無祭葬但本官曾充 經
庭 日講等官効有勤勞雖經論劾俱奉 明旨
留用身後 卹典似應從厚除贈官移咨吏部施
行及謚號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不收槩請外合
照馬汝驥例祭一壇仍給全葬伊妻淑人毛氏照
蔡昂妻李氏例亦與祭一壇合候 命下行翰林
院撰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照例

遺墳安葬

題改仕工部尚書蔣瑤祭葬贈謚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致仕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今已故蔣瑤妻閔氏奏臣夫瑤浙
江湖州府歸安縣人由弘治十二年進士十三年
除行人司行人十八年陞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
正德四年改湖廣道監察御史六年陞湖廣荊州
府知府十年丁父憂十二年復除直隸揚州府知
府十六年陞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嘉靖二年陞
湖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三年陞江西布政使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十六

左布政使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等處地方本年七月改巡撫河南等處地方七年
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管院事八年陞工
部右侍郎十年陞工部左侍郎九年陞工部尚書
十年加太子少保十一年丁父憂十三年復改南
京工部尚書十七年陞工部尚書十九年歷二品
俸六年考滿彼因年踰七十具奏乞休荷蒙 俞
允特賜馳驛回籍仰思 皇上大高厚之恩未
能報効消埃惟日與田夫野老歌詠太平祝願
聖壽齊天不意老病侵尋遂於三十六年二月初

七日身故切念臣夫在日恭逢 毅帝南巡上勤
下恤民立生祠歷任巡撫三品考滿荷蒙隆恩將
子岳入監讀書及任工部尚書欽蒙 聖謨修復
古禮恭建四郊壇壝等官告成復蒙 特賜散秩
及建 奉先殿 神霄殿于廊廡景雲門 皇穹
于 慈慶宮一號等殿在外 七陵 顯陵 壽
宮沙河城通州運河各工告完又蒙 廕嫡孫蔣紹
元入監讀書及任南京工部尚書提督 孝陵并
泗州鳳陽 祖陵 諸陵各工二品三年考滿又
蒙 詔封二品夫人及值休致又蒙 特恩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主 聖主
官一十四任頗効忠勤入仕四十餘年備叨榮寵
歸田一十九年苟延八十九歲生沐 聖恩至矣
盡矣今欲圖報無由臣爲妻與爲子孫者豈敢復
有所覲但查已故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張
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林廷相俱蒙 殊典賜給
贈謚祭葬臣夫事體與之相同伏望 皇上洪慈
特垂矜恤乞 勅禮部照例 賜給贈謚祭葬
差官造墳則 天恩單被於存歿而臣子子孫孫
皆當效犬馬之報於世也等因奉 聖旨禮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

吏司平本回稱本官歷陞工部尚書奉 欽依如
太子少保考功清吏司平本回稱本官並無被劾
工部營繕清吏司平本回稱本官先任本部左侍
郎奉 勅提督 四郊後陞尚書修理通惠河等
處工程等因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
例南京文職二品病故者祭二壇加有 東宮三
少者加祭二壇工部造墳安葬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看得太子少保工部
尚書蔣璠奉 旨回籍病故伊妻張氏陳乞 卹
典合照例與祭四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主 聖主
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
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墳安葬
再照本官居官勤慎律已端方久任司空而忠勞
茂著晚校林壑而志節益堅所據 賜謚似亦相
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璠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已故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璠男廣東南雄府知府王宗
奏臣父璠浙江黃巖縣人由弘治十五年進士授

太常寺博士選工科給事中奉勅差往雲南四川查盤歷年鹽課徃返二省經涉三年一應弊端查究明白清出鹽課數多俱在奏冊尋丁臣祖父憂服闋後授兵科給事中正德九年會試伏蒙欽命臣父同考試官歷陞禮科右給事中左給事平刑科都給事中臣父以身居言責朝廷耳目所寄凡參駁章疏會議功罪各秉正論及有關於軍國重務即行論奏不敢回隱心切効忠竟致忤時十三年傳來欽依調廣東惠州府推官陞江西廣信府同知十六年恭遇皇上登極軫念廢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滯俯納科道舉薦臣父復刑科都給事中尋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改南京太常寺少卿陞應天府府尹臣父感激洪恩盡心報國時遇應天積弊百端民困已極臣父躬親庶務不愛體力如籍紀諸司所糜丁錢使不得恣取議料田出賦使貧富適均議捐公帑羨餘以足荒歲軍儲議革人夫折乾以甦里役辦御史行移之訛以正國體崇學校實興之典處旅老瞻養之資協濟江輔供意之繁節各衙門餽送之費罷去本府一切無經之役知則必爲不敷不盡至於事關權貴勢不可以自專

者臣父次第奏請上裁共一十三事咸蒙聖明洞察俯賜允行累年宿弊洗滌殆盡使根本重地得以安固在任之日節經撫按薦揚畿民懷德去任之後建立生祠至今俎豆無非聖恩所及也昔常璩靖五年之春朝覲既畢遇臣祖母蔣氏壽年九十臣父上疏陳情伏蒙聖慈軫念准便道歸省六年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三年考滿賜給封誥陞臣入監以至前職七年臣父以母年益高再疏陳情又蒙溫旨王嬪不准休致他母年既九十以上准放回侍養待親終服闋有司奏來起用欽此欽遵臣父歸養三年臣祖母九十五歲病故又奏蒙欽賜祭葬臣父前後感激天恩報効無門十三年服闋起復南京刑部右侍郎臣父益思効忠秉公讞獄凡參送人犯據法論斷不敢徇情逮十六年已滿兩考十七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臣父又思風紀重地尤宜嚴肅查復御賜官廨三十餘所裁革本院濫用隸卒一應差委責任必嚴非徒循規過行查革以肅風紀伏遇大典重恩賜給二品誥命進階資政大夫臣母葛氏加封夫人歷任踰年奏

蒙 欽依致仕並不出論劾去位臣父家居一十五年伏念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能報効涓埃惟日與野老歌詠太平祝延 聖壽齊天而已續該南京六科十三道等官張永明等各率同列交章論薦又該南京吏部尚書宋景刑部尚書顧璘等各行薦舉不意近年倭寇猖獗臣家屢遭焚劫慘毒尤甚臣父八十三歲飄泊成疾遂於三十三年九月初九日身故臣母葛氏八十二歲今亦繼亡兩樞在家無力舉葬竊念臣父歷官內外一十三任先後四十餘年秉公執法砥礪官常致身爲國不避艱險奉職既久頗有勞勩況歷事三朝忠清一節雖在退閑之日猶歷郡臣之薦方期報塞遽爾淪亡臣伏讀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凡兩京二品以上文職致仕在家病故俱與贈諡祭葬妻授本等封者例亦祭葬又查得都察院右都御史俞諫右副都御史周季麟各病故俱蒙欽賜祭葬贈諡臣父三品六年考滿二品給 恩誥實與俞諫事體相同又周季麟所未及者且臣母葛氏已封夫人亦與右都御史蕭冲妻余氏祭葬事例相同伏望 聖慈軫念臣父生前犬馬微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其

葬事

忠 俯從優卹 特勅該部照例給 賜祭葬贈諡不惟臣父母幽壤同光戴 聖恩於無窮臣子子孫孫當誓竭犬馬亦嚙結於世世也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二品考滿並無被劾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葛氏授封夫人是實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內開左右都御史病故者祭二壇妻授本等封者祭一壇工部照例品級一併造墳安葬又查得先年右都御史俞諫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七 聖主 病故陳乞 卹典已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給與祭葬贈諡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外看得致仕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煥伊妻葛氏各在家先後病故伊男宏比例奏乞 卹典合照例王煥祭二壇葛氏祭一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各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墳安葬再照本官志切匡時行多師古剛正有裨乎憲體端嚴益重於鄉評茂著令聞允徵耆德所據 賜諡似亦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題貴州左叅議王重光指揮王之屏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節該巡撫

貴州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高 題稱貴州布

政司左叅議王重光在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內奉

委入山督木衙冒山嵐瘴氣轉成瘡疔醫治不愈

在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十六日病故赤水衛指揮

僉事張朝納級指揮僉事王之屏跟隨徙運陡遇

大水相繼溺水而斃等因節奉 聖旨王重光并

張朝等勤事可憫各量與恩卹禮部看議來說欽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六 聖主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議得凡

在外文武官負病故例無 卹典其有以勤事者

本部題奉 欽依量其死事之大小以爲 恩卹

之重輕所以勸勞而勸忠也今照貴州叅議王重

光督木深山不避艱險惟知盡瘁以供職竟因觸

瘴以亡身指揮張朝王之屏跟隨運木遭溺而殞

亦係一同死事今奉 明旨各量與恩卹仰見我

皇上體念群臣雖寸忠而必錄中外臣民不勝

感激合將王重光 賜祭一壇行翰林院撰祭文

貴州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

清本司堂上官致祭其指揮張朝王之屏合行該
司量與葬埋銀各十兩庶死者既蒙超格之恩生
者益勵匪躬之節矣

題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祭葬贈諡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周如斗等題據蘇州府經歷司呈據本

府併長吳一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陸洽等連名呈

稱竊惟哲人之澤不泯闕之則揚教化之機有待

勸而後起今照故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朱希

周受天間氣爲世完人生名家而早年及第遂乎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九 聖主

學問之源歷崇位而強歲乞身卓然出處之大節

中間德業日新聲華茂著抗節任貂鎬秉柄之日

百折不回持正於銓衡考察之時一封愈切居翰

苑而肆修 國史文載於典章登館閣而久侍

經筵功深於啓沃再膺 內閣之推三公是擬一

正天官之位陸典由平霄清武籍世勲無辜位之

官兩秉文衡天下多得人之慶 綸音五錫有白

傳裴相之褒臺薦食同多敦薄廉頑之誥衣食僅

資乎歲給門墻無改乎舊規妻終而不乞葬典恐

費民財屬後而必辭謚文慮犯親諱此其一舉而

廉節兩全片言而忠孝皆得者也若夫居常起居之節身心允蹈之實雖不以道學名家非以誠明立論然考其由出身而立朝以至懸車粹然大小之行之無疵自處家而處族以至居鄉翕然內外之言之無間汪洋渾厚無一善可稱之名和易從容有三公不易之介雖屋漏可以告人至易實不肯少懈由其心無欲故行無議而德本自然道益純則敬益渾而情爲難已方之本鄉名德則范文正之正大庶乎無忝方之本朝名臣則羅狀元之節槩亦復能兼是蓋 累朝卷上之澤鍾爲英華

徐氏海隱集

卷之二

三

五十一

而百年科目之光必資鉅碩信邦家之具瞻而風俗之砥柱也洽等於鄉邦取公以爲師則山斗不遠在學校因公以爲重則風澤斯存必有表崇庶諧瞻企惟典司風教者興起斯文如蒙俯從士領博采鄉評爲公奏請定謚立廟則景星慶雲之望常存矣王精金之價斯定上可以昭 國家彰善之公下可以爲人心仰德之助究公之心雖不藉此以爲寵榮在 國家之典必當此以爲勸戒有此具呈狀乞轉達施行等情到府該本府知府溫景葵覆行查議無異轉呈到臣臣惟 國家詳典

凡公卿大臣生有行業可紀者歿則錫之祭葬所以隆禮下之 恩錫之贈謚所以昭身後之勸今照故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 一代名臣三吳重望其間出處勲業臣雖得於習聞尤未悉於目擊固非微臣所敢妄議者顧即其平生素履之考祥學識之淵粹家規之嚴肅居產之蕭條士類宗之問閉仰之固已知其槩矣至於臨終親筆遺命尤恐上責 朝廷下煩地方不敢乞葬祭且慮犯伊父朱文之諱不敢乞贈謚此臣所親見者即此一事而忠君孝親律已愛人之意藹然見徐氏海隱集卷之二 五十一 於言外非疇昔大有所養何至垂絕而不亂若此素養徵於寧歿公議定於蓋棺位秩尊崇固有恒品文章行業誠爲異常葬祭因官 朝廷已有定制贈謚因人 錫典似應獨隆有臣如希周誠在 國爲名臣在鄉爲名賢知府溫景葵併諸生所呈真非有所私也今壽考令終德業優異 國家養士深厚之澤于斯益可見矣其子以父之遺命而不敢 請臣屬在境內既灼知其賢而又不能特爲之 請是臣蔽賢之罪不獨無以表希周存之賢且無以勸世風 來之勸也如蒙乞

下該部再行查議本官歷官事業終身學行如果
臣言不謬 俯賜葬祭贈諡以彰 國家優禮大
臣崇尚名賢之典則人心知勵而世風益有所勸
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行在吏部考功清吏司于本回稱本官歷任
並無論劾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併見行事例兩
京文官致仕在家病故有祭二壇工部照依品級
造墳安葬又查得先年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致
仕病故該巡撫應天等府副都御史夏邦謨等題
該本部題奉 欽依准與祭葬贈諡去後今該前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十三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朱希
周既該巡按御史周如斗題 請除贈官移咨吏
部施行外合照文官二品事例與祭二壇行移翰
林院撰祭文工部差官一員前去造墳安葬及行
蘇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
府堂上官致祭所據賜諡一節為照本官 累朝
宿德一代名臣發迹倫魁附義文章允稱儒林之
妙選退閒丘壑風猷局足徵廊廟之典刑據學
校之舉呈既詞詳而事覆經臺臣之奏講復義正
而論公陳乞不由子孫 恩卹尤宜優厚諡以易

名相應 賜給庶本官沒被殊榮彰 聖代旌賢
之典終垂令譽慰諸生仰德之私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題顯陵辦祭小旗齊賢等冠帶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純德山掌
祀中軍都督府帶俸都督僉事蔣華題據 陵殿
辦祭陳設小旗張鏜劉節藥東戴綬汪文盛齊世
英戴緒呈稱嘉靖元年奉 欽依摘撥鏜父浪受
與齊資等十名前來侍奉 二聖陵殿香火專事
供辦正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四孟等節并每月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五十三

朔望及 二聖忌辰祭祀 降殿二處陳設恭捧
薦供躬詣 殿陛襲服不仰比例具呈 蒙轉懇
天恩賜給冠帶各効犬馬以罄涓埃外後因鏜
等父老照例更替供役恪盡勤誠罔敢怠忽切思
同事小旗黃淳等俱蒙題 請賜給冠帶陞降有
容惟鏜等躬歷 陞階衣冠未備進止無措甚為
缺典伏望洞察一視同仁均賜冠帶以隆祭儀庶
趨進得宜前報萬 等因其呈到臣據此看得辦
祭小旗張鏜等所呈係奉 欽撥人役供辦歲時
陵殿祭祀委各効役潔誠恭謹其陳設陳設

歷 殿陛之上似非褻服可履之所今乞此例但
恩典出自 聖裁如蒙乞 賜比照見役小旗
黃淳等俯給冠帶以便恭詣 陵殿陳設捧薦克
全禮典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先該 純德山掌祀中軍都督府
帶俸都督俞才華題稱 顯陵 隆慶殿辦祭
旗校齊資等十名係奉 欽撥人役供辦歲時
陵殿祭祀乞要比照祠祭署禮生末遷等事體
賜給冠帶以便恭詣 陵殿陳設捧薦等因奉
聖旨准照例給賜冠帶禮部知道欽此已經欽遵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十五
去後今該前以案呈到部看得 純德山掌祀中
軍都督府帶俸都督俞才華題稱辦祭小旗張
鐘等乞要比照齊資黃淳等事例賜給冠帶一節
本部雖查有前例但係出 特恩臣等未敢擅擬
伏乞 聖裁緣係懇乞 天恩憫念供祭効勞比
例賜給冠帶以隆 制體以彰 聖孝及奉 欽
依禮部知道事理謹題請 旨

題宜妃母蔣氏賜祭疏

前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錦衣衛親
軍指揮使司帶俸指揮僉事包琦奏臣已故嫡母

蔣氏生臣姊包氏於嘉靖二年八月內選入 內
庭荷蒙 天寵冊封 宜妃由是授臣以前職舉
家榮幸甚矣臣近日伏覩 明旨皇親者自宜從
厚且生前不與爵祿已嘗為多死後又恪殺之非
宜也欽此欽遵仰瞻 聖德隆盛高厚莫加凡居
戚里者無不感激以圖報稱萬一也今嫡母蔣氏
於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中疾而亡即今停喪恭
露無力厝安思得見行事例凡妃之父母兄弟病
故者俱有祭葬等項如恭妃母郭氏 順妃母王
氏各蒙 聖恩賜給祭葬臣弟雖口逝後受封而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十六
妃之名分則一也存亡所遇固為不同而 皇上
推恩之典未嘗有異况嫡母在生之日已授臣以
前職與見封 諸妃父母授官事例無間然矣伏
望 皇上俯念宜妃之母大施 錫類之仁乞
勅禮部不以臣姊存歿有間照依前項各妃之母
病故事例一體賜給祭葬庶 卹典均霑而屍棺
不致暴露臣舉家有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隨行兵
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包琦在嘉靖三十
五年十月內請封蔣氏仍給包達誥命緣由具本

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行衛查勘明白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准給與欽此欽遵等因回報到司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 皇親卹典原無定例今照蔣氏雖係宜妃之母生前授封而伊天包達故日已經安厝蔣氏無獨自造墳之理所據 請葬合該停止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題常妃兄張友才賜祭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衣中所帶依副千戶張子成奏臣原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奏

元主

籍保定府雄縣人有父張友才母劉氏於嘉靖二十六年間送妹張氏來京荷蒙 聖恩選入 內庭恭侍 天顏有年 賜封 常妃不期父於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內母於三十四年十二月內各病故三十二年十月內奉 聖旨褚江并香常妃張氏之兄弟明白都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帶俸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部查得臣父張友才係常妃嫡兄未曾授職病故題奉 欽依將臣授以前職父追贈千戶母贈宜人 請給誥命存歿不勝感戴圖報無地但今父母屍棺浮厝關外暴露多

年臣力綿薄不能歸葬伏觀 明旨皇親者自宜從厚生前不與爵祿已省為多死後又恪殺之非宜也欽此欽遵仰見 皇上優禮戚恩至隆至盛毫髮莫加一般 皇親張海馬景俱係死後贈官咸蒙 聖恩賜給祭葬臣父與張海等事體相同及思 常妃雖係歿後受封而名號未嘗不一況朝廷施恩之典亦不以死生有間伏望 皇上憫念一視同仁乞 勅該部照例賜給祭葬庶臣父母屍棺早得歸所而臣之子孫當歿世不忘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隨行兵部武選清吏司司本回稱查得張子成於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內將請誥封贈緣由具本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發送司行據錦衣衛查勘前來照例將張子成依副千戶職事請給 誥命贈伊父母喪軍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等因回報到司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皇親卹典原無定例今照張友才歿後贈副千戶伊妻劉氏贈宜人與生前授爵者不同况官品未崇例無祭葬但係已故 常妃嫡兄似應量霽 恩卹合候 命下

與祭一壇并祭伊妻劉氏再照本官病故有年必經安厝所據請葬合該停止但恩典自出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聖裁

題事祀輔臣顧昂臣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景賢題據直隸蘇州府申據崑山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陶子鳴連名具呈本縣已故大學士顧昂臣事祀緣由批開顧文康建議築崑山縣城卒保百萬生靈該縣士民累陳專祀已經批行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十六

府查勘竟不回報何也仰府作速勘明具由申報以憑具題施行毋得停閑繳奉此案查先為專祀名臣以慰群情事奉前任都御史曹邦輔批據本府中前事奉批顧學士狀元宰相人品正大幼業茂建若父常與衡尤多殊勛昔生前天下仰之今歿後鄉人思之允宜專祀仰府行縣查照施行此繳依奉備行該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奉前因行據崑山縣申開備行儒學學事訓導袁豐訓導張汝才會集通學廩增附生員陶子鳴等履查得本縣已故原任光祿柱國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昂臣起自倫魁致位宰輔經緯勸講格沃聖明秘殿謀猷奠安萬姓發明敬一之旨平開心學之原往歲皇上南巡命居留守既受社稷之寄實多匡濟之功倡議築城預防倭寇之大變抗疏撫叛力極全鎮之生靈其功德隆重曠百世所不多見者該縣士民僉欲專祀以酬活命之恩况稽祭法無不脗合卑學已經覆查三次無礙委應奏請專祠歲祀以慰輿情等因到縣備由結申到府據此看得本官輔弼勲庸既隆昭於宗社保障功德又昂建於鄉邦似應俯順士民之情亟為奏請等因具申到臣據此案照先為前事已經批行該府查勘去後今據前因為照直隸蘇州府崑山縣已故禮部尚書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昂臣勲業樹於生前名標史籍恩養隆於身後光被幽明臣子遭祭之榮無以加之朝廷報功之典可謂渥矣但其倡議築城於十七年之前乃致保全生民有百萬之衆先事之難固賢者所能為而後獲之仁在輿情所不泯特以祀典未興無以延綿於久遠用是衆心弗慊乃累陳懇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十六

言祠捍災禦難考諸祭法而咸宜專祀立祠質之
典禮而不悖既經查勘明白相應奏請施行伏
望 皇上體念舊學老臣遠猷宿望乞 勅該部
再加查議合無俯從所請准建本官祠宇一所
行令有司每歲春秋祭祀以彰 聖朝輔弼之有
人以慰鄉邦士民之仰望惟復別 賜定奪等因
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行間隨該尚寶司
司丞顧謙亨奏稱臣祖大學士顧鼎臣先年倡議
築城保今生民欲在本縣馬鞍山前原有用價買
到空地 區情願捐辦工料自行建造祠宇不敢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正午
分毫貽累地方但名額祭文出自 聖恩若不冒
昧陳乞無以昭示永久伏望 天慈俯鑒都御史
張景賢之奏及愚臣蠲職之私 勅下禮部頒賜
祠額祭文行令有司春秋致祭等因奉 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
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張景賢題稱已故大學士
顧鼎臣先年建築崑山縣城 請立祠專祀一節
為照該縣地近海濱原無城郭本官倡議始克經
營後遇倭寇臨城迄收地方保障所以士民思之
不能忘也所據祠祀委應建立再照伊孫尚寶司

司丞顧謙亨奏稱欲在原買空地自備工料建造
祠宇不敢分毫貽累地方是雖尊祖恤民之意然
既于公舉一應工費合行該處備辦其請乞祠額
祭文等項係由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但伊祖
原係輔臣禮宜從重似應 俯從所請伏候 命
下行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及行直隸巡撫衙門
着落本府當該官吏動支無礙官銀就于崑山縣
城內量擇空地一區蓋造祠宇仍令有司每歲春
秋祭祀庶足以昭豐功于不朽而垂曠于無窮矣
題南京刑部侍郎郭持平祭葬疏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正午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江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吉安府萬安縣儒學原膳生員郭
原案奏臣父郭持平由正德十二年進士依親回
籍十四年宸濠謀反都御史王守仁倡義起兵臣
父聞變赴難軍前贊畫艱劇靡辭十五年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管理呂梁洪十六年 聖母章聖皇
太后入京值洪水泛漲驚湍峭石護從皆恐臣父
風戒將事如期迎達 章聖皇太后傳賞羊酒寶
鈔嘉靖元年 皇上甄錄勤王之功臣父荷蒙陞
俸一級二年調刑部山東司主事三年調兵部職

方司復調吏部考功司陞稽勲司署員外郎五年
考滿實授六年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本年改福建
按察司副使九年侯官縣獄囚悖逆殺害都指揮
市政參議等官謀逃入海臣父親督民壯晝夜追
至連江縣擒斬盡絕該科道官薦臣父督戰有功
又該 欽命都御史胡璉查勘奏稱郭持平獄囚
擒捕實為首功時又海寇猖獗臣父至海捕獲盡
得其黨地方始安本年陞本布政司右叅政十一
年陞雲南按察使丁憂回籍十四年復除福建按
察使十六年陞山西布政使十七年陞山東左布
政使節該撫按保薦有老成耿介臨事風清弊絕
一介不以取予之稱恭遇 恩典給與二品 誥
命十八年 大駕自承天回 鑾河南缺左布政
使該奉 聖旨命就近賢能推補調臣父河南左
布政使本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二
十年亢旱泉源涸竭二洪失濟臣父窮源度勢晝
夜焦勞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幾四百里又濬山東
狙狽等泉接濟開河以通糧運該河南山東御史
會題奉 聖旨聞壩通行糧運無阻各官修治勤
勞委可嘉尚朕心慰悅郭持平陞工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照舊總理河道二十一年考
滿蒙 恩蔭子入監讀書二十二年改南京刑部
右侍郎二十三年因 皇陵創建間座修築堤橋
等項工完臣父舊嘗供事欽賞銀十五兩紵絲一
表裏二十四年 欽准致仕不幸於三十五年八
月十一日在家病故切念臣父通籍 兩朝歷官
三紀精白一心以圖報稱勞勩頗有可稽臣伏觀
大明會典及近年題 准事例兩京三品文官
見任致仕病故者俱有祭葬文職一品至五品有
政蹟者例與加贈查得先任南京刑部右侍郎魏
徐氏海鵬集卷之三
有本戶部右侍郎鍾芳病故俱蒙優 賜祭葬及
與加贈臣父三品已經考滿與魏有本等事體相
同伏望 勅下該部查照一體 賜給祭葬加贈
官階則臣父生歿沾 恩將啣結於九泉而臣濫
與作養當圖報於他日也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
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二
十四年該南京科道官游震得等奏為循例糾劾
以禪考察事節奉 聖旨郭持平著致仕欽此本

官歷正三品俸已經三年考滿等因各到司查得
會典并凡行事例兩京三品文官已經考滿病
故者祭一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先年該本部
題准文官祭葬事例今後遇有被劾陳乞者本
部通論其人平生功過酌量應否給與請自上
裁及又查得南京刑部右侍郎魏有本三品考滿
病故伊男魏乾亨奏乞卹典該本部題奉欽
依與祭一壇行工部造葬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已故南京刑部右侍郎郭持平曾經
言官應劭一應卹典似應量減但照本官歷俸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題南京府丞朱隆禧祭葬疏

禮部題爲欽奉事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該內閣傳奉聖諭又朱隆禧固是考察之退初
因訪道目爲妖人以去但伊自逢棄一止藥方進

香衲我至今服御去年十月內故伊繼室乞祭葬
禮部不與是因考察然汝一傳示山此義不爲例
給之示上恩也欽此臣等查得本年正月十二日
該禮部抄出已故致仕禮部左侍郎朱隆禧妻淑
人鄭氏奏爲懇乞天恩特賜祭葬錄厝以重
卹典以光泉壤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
該禮部奏看得已故致仕侍郎朱隆禧前陞南京
府丞未經考滿且考察閒住不該濫乞恩典後
雖特恩陞前職銜其妻鄭氏卹照見任部堂奏
請恩典殊無舊例可證宜從抄出裁酌施行等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題寧陽侯陳繼祖祭葬疏

刑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抄出南京中軍

都督府帶俸已故寧陽侯陳繼祖嫡長男陳維藩
奏臣父於正德元年四月十二日襲侯爵中軍都
督府帶俸正德五年二月內蒙兵部會推五軍營
左哨坐營嘉靖五年三月內兵部會推管理紅盛
將軍嘉靖六年四月內節奉 命鼓勇營坐營三
千營坐司嘉靖十年十一月內兵部會推南京右
軍都督府掌印管事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內兵部
會推 神機營五千下坐營於嘉靖二十九年八
月內臣父陳繼祖具本自陳辭免營務本府帶俸
豈期得患疾疾又兼左足濕氣腫痛 向醫治不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
痊有父陳繼祖於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初八日
故臣思得先年 欽賜祖坐坐落順天府大興縣
七里舖地方臣今扶柩來京無力安葬臣切思求
康侯徐源病故荷蒙 聖恩遣官 諭祭工部應
付棺槨造墳安葬及思惠安伯張綱病故存日坐
營管府事蒙禮部覆題奉 聖旨照例與祭葬欽
此泣思臣父自襲爵以來屢受 皇上天高地厚
之恩正臣子圖報之日不意病故比與木康侯徐
源等官爵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憐憫臣父曾歷
微勞乞 勅禮部照例 賜給祭葬以光泉壤臣

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
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
封清吏司手本回緝卷查正德元年四月內該本
部題奉 聖旨定陳繼祖襲侯爵欽此又准兵
部職方清吏司 一回稱本爵先於正德五年二
月內本部推任五軍營左哨坐營嘉靖五年三月
內推管紅盛將軍十年會推南京右府掌府二十
八年推 神機營坐營二十九年自陳並無為事
等項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凡侯承爵病故者
祭二壇工部應付棺槨碑灰夫匠造墳安葬若管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
府事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又查得
見行事例雖管府事勲勞未著者祭五壇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除輟朝日期另行具題外看得
南京中軍都督府帶俸寧陽侯陳繼祖病故伊男
陳維藩奏乞祭葬一節為照本爵曾經坐營管理
府事此之承襲病故者雖有不同但未見效有軍
功 恩數似應裁省合照例與祭五壇恭候 命
下行移翰林院撰文光祿寺辦祭順天府買辦香
燭紙就遣禮部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槨碑灰
大匠造墳安葬

題大理卿牛天麟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已故原任大理寺卿牛天麟妻王氏奏臣夫原籍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山正德三年進士除授河南武陟縣知縣行取授湖廣道試監察御史雲南道監察御史陞河間府知府陞西按察司懷慶兵備副使轉甘肅兵備副使陞山西布政司叅政浙江按察司使嘉靖十二年七月內吏部會推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甘肅等處地方屯政修築堡寨清查屯丁地糧畫圖造冊奏繳訖十五年二月內兵部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奏

五十六

具題行取來京本年三月內吏部會推題奉 欽依者以原職巡撫甘肅等處地方本年八月內達賊犯邊臣夫統領兵馬斬獲首級數多該兵部題奉 聖旨虜酋寇邊各官斬獲首級數多勞績可加牛天麟賞銀二十兩二表裏欽此本年十一月內臣夫與後屯田該巡按御史胡守中嚴勸明白兵部題奉 聖旨各官與復屯田添築墩堡等項既經覈實勞績可加牛天麟賞銀三十兩特錄二表裏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地方欽此本年十二月內歷任三年照例給由十六年七月

內殺賊有功本部題奉 聖旨各官既有斬獲功次牛天麟賞銀二十兩二表裏欽此十七年八月內臣夫督率官軍斬獲達賊首級數多本部題奉 聖旨各官督勵官軍斬獲首級數多勞績可加牛天麟陞俸一級賞銀三十兩二表裏欽此十八年七月內又歷俸三年給由到部該吏部會推題奉 欽依陞大理寺卿又歷俸一年三箇月餘為彌災變遵例自陳奏奉 聖旨牛天麟既稱有疾准致仕欽此切思臣父生逢盛世誤蒙 皇上顯擢之榮 誥封三代檢子授官存歿感 恩雖粉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奏

五十九

骨碎身無能圖報也家居二十餘年口惟望 闕焚香祝延 聖壽冀以仰答 鴻休於萬一不意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病故臣以孤寡力薄不能自葬查得見行事例內在京三品各官考滿致仕病故者例有祭葬遇有邊功者題請 上裁又查得先年大理寺卿汪文盛等病故俱蒙 賜給祭葬臣夫歷官三品考滿二次屢有邊功獲陞前職與前事理相同伏望 皇上擴天高地厚之恩錄犬馬微賤之勞乞 勅禮部查議上 請照例賜給祭葬川 卹典蓋着泉壤重光存歿感戴

天恩於無窮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
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
稱本官歷官三品已經考滿本官自陳奉 聖旨
牛天麟既稱有疾准致仕欽此亦無被劾緣由又
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十五年
八月內該總督三邊王侍郎題稱都御史牛天麟
修完甘州衛所堡寨邊備有賴屯餉舉足該本部
覆題奉 聖旨牛天麟賞銀二十兩二表裏欽此
又該巡按陝西胡御史題稱本官修築肅州衛所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聖 聖
堡墩興復屯政等項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各官
興復屯田添築墩堡營房等項既經覈實勞蹟可
加牛天麟賞銀三十兩二表裏欽此本年十
二月內本官任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御史督勵
官軍在于本鎮城溝兒等處地方斬獲達賊番賊
首級共九顆嘉靖十六年二月內本官督令官軍
在于莊浪地方等處斬獲達賊首級共五十五顆
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通各官既有斬獲功牛
天麟賞銀二十兩二表裏欽此本年八月內本官
督勵官軍在肅州榆林等處地方斬獲達賊番

賊首級共五十一顆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各
官督勵官軍斬獲首級數多勞蹟可加牛天麟陞
俸一級賞銀三十兩二表裏欽此嘉靖十八年正
月內本官督令官軍在莊浪濫泥溝地方斬獲
首級一十七顆通共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一顆等
因各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兩
京三品文官已經考滿病故者祭一壇工部造墳
安葬又查得先年大理寺卿汪文盛病故該本部
題奉 欽依與祭一壇及行工部造墳安葬去後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大理寺卿牛天麟歷官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聖
三品已經考滿在任亦無被劾後奉 欽依致仕
病故所據伊妻陳乞祭葬相應照例給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山東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
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
部造墳安葬
題太常寺補寺丞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太常寺呈稱本寺
寺丞徐義真於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病故
遺下員缺例應銓補等因呈到送司查得嘉靖三
十年十月內該太常寺呈稱 大報合川堂上官

八員該本部題奉 聖旨 郊祀重職堂上官選
補足八員欽此已經欽遵行仰該寺開送協律郎
等官前來會同本寺堂上官從公考選聲言修亮
直正禮度閑熟者疏名 欽照各送吏部照例銓
授寺丞去後今該前因奉呈到部看得太常寺寺
丞徐義真既已病故相應照例考選恭候 命下
例行該寺將協律郎等官考送前來本部會同該
寺卿師宗記等從公考選以足八員之數

題河南都御史章煥派解牛犢牲口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節該巡撫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聖 旨 旨

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章煥題稱內
開一件祭祀事奉禮部勘合坐派原額每年祭祀
牛犢七十四隻外加添二十五隻每隻銀四兩五
錢額外加銀一百一十二兩五錢除上年解部外
三十七年銀兩應在均徭內加派一件奉禮部勘
合三十二年額外加派牲口銀一千六百六十二
兩二錢六分臣看得賦有常額民有常供欲緩於
徵派恐違供應之期欲急於追求恐滋地方之患
伏望 勅下該部從長定議將加派未解者暫行
停止以後徵派量與減除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查得太常寺每年
祭祀原額牛犢共二百一十八隻舊例坐派應天
府江甯縣直隸和州產牛之處共解本色牛犢四
十五隻餘一百七十三隻河南布政司并直隸真
定府保定永平河間四府各折徵價銀解部轉發
本寺召商收買喂養聽候祭祀之用近年以來該
寺呈稱陵墓新添加增正祭并奉 旨告祭 郊
廟將用過數目開呈到部已經照例預先會計行
各該司府量地加派外又行據該寺回稱前項折
價係節年正祭告祭用過牛犢俟該補解之數各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聖 旨 旨
該司府多不依期解納屢蒙催督尚且稽延所據
加派牛犢銀兩實難蠲免又行准精膳清吏司付
稱行據光祿寺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內為供
應不敷本寺題奉 欽依該戶部等衙門會同科
道議題每年加派厨料果品雜糧牲口等銀一十
一萬八千九百一十一兩五錢五分係歲用一定
之數且年來供應倍于往昔各處加派銀兩即一
一如數解到猶恐不敷所據蠲免加派銀兩本寺
不敢擅便乞要議覆施行等因備付前來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巡撫河南僉都御史章煥題稱河南

為畿輔重地要將太常光祿二寺前項加派未解銀兩暫行停止以後徵派量與減除一節無非體念民窮圖安邦本之意但各寺呈稱一為祀典日增額解難拘於常數一為上供不給商人每苦於輸贖所據牛犢牲口銀兩先年俱已經題准加派各該地方實非得已遽欲停蠲似難輕議合候命下移咨戶部轉行本官將前項銀兩悉心區畫設法解補務使上不乏乎正供而下不困於急歛其有已徵在官不依期差人解京及解戶侵欺入已者一體查明治罪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題蜀王祭葬疏

聖旨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蜀王承燾庶第一子宜圻奏臣父王承燾於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朔七日薨逝有嫡母妃常氏先年病故具奏賜修墳塋安葬外伏望皇上篤念親親乞勅該部賜諡并祭開塋等項存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查核封是實查得親王薨逝例有祭葬諡號并輟朝三日用武職大臣一員前去致祭又查得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內蜀王妃常氏病

故已經遣有墳塋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蜀王承燾薨逝除號候覈勘至日另行具題外據祭葬等項合照例賜給諡將輟朝日期并祭祀禮儀開坐請其行禮武職大臣伏乞在內欽點一員前去致祭

題錦衣衛指揮萬文明妻張氏祭祀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錦衣衛管軍指揮使萬文明奏臣以一介草茅叨中武舉荷恩收錄復效微勞歷陞前職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雖粉骨碎身莫能補報於萬一復蒙簡

徐氏海陽集卷之二

聖旨

聖旨

任詔獄問理刑名十年於茲夙夜兢惕又蒙聖恩拔任本衛堂上官事勉圖報稱少效涓埃不幸臣妻於本年閏七月十八日病故停柩在家緣妻妻張氏已蒙詔封淑人今臣查得弘治年間本衛指揮僉事趙良妻凌氏王銳妻陳氏俱封恭人奏奉孝宗皇帝聖旨俱蒙賜祭一壇臣係本衛見任管事官員比與趙良王銳等事體相同伏望聖慈憫念一視同仁乞勅禮部查照趙良等妻事例將臣妻一體賜給諭祭則存歿均蒙感戴天恩於無窮矣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
手本回稱繼妻張氏授封淑人是實查得錦衣衛
指揮妻病故例無一卹典又查得弘治十三年錦
衣衛指揮僉事趙良妻淑人凌氏病故奏乞 賜
祭該本部覈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與祭一壇
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錦衣衛管
事指揮使萬文明奏稱妻張氏授封淑人病故乞
要比照指揮僉事趙良妻凌氏 賜祭一節本部
雖查凌氏曾蒙 賜祭係 先朝一時 特恩臣
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聖旨

題沐國公祖母樊氏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欽差鎮
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弼奏臣祖
沐崑先娶臣祖母樊氏於正德七年病故繼娶臣
祖母孫氏正德十四年臣祖沐崑在鎮病故奏奉
欽依准賜葬祭歸送南京祖塋時臣祖母孫氏
扶柩到彼孀居三十六載生前已蒙 諸封不草
於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歿於南京祖宅查
得臣高曾祖妣耿氏梅氏王氏樊氏各病故俱蒙
聖恩均加恩卹今臣祖母孫氏自年二十而迄

六十堅持苦節志操冰霜婦道克修始終一致伏
望 皇上恤臣先祖微勞乞 勅禮部比照臣先
祖母樊氏等事例 賜給祭葬則臣一門存歿不
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手本
回稱查得已故黔國公沐崑繼妻孫氏於嘉靖十
八年五月內該本部題奉 欽依已封太夫人回
葬到司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國公父母病故
者有祭二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得黔國公沐崑
先年病故伊另沐紹勛奏乞卹典已經題奉 欽
依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聖旨

題汝王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汝王繼

妃李氏奏夫叨忝 憲宗皇帝第八子於成化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已時生弘治十四年十二月內奉 孝宗皇帝聖旨之國河南衛輝府到今五十八年壽七十五歲今於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初八日以來為因年老偶得脾胃疾病飲食減少屢令良醫用藥調治未痊不幸於本年閏七月二十一日申時薨逝臣夫存日未娶臣之先於弘治十一年三月內荷蒙 先帝選娶兵馬指揮李春長女李氏為嫡妃於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病故已經奏請該部題准葬於衛輝府汲縣地名黃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果

山之原存日所生三子六女其三子并第一女四五女未 請名封俱各早卒第二女三女六女俱各 賜封二女靈壽郡主配已故儀賓馬汝揚三女新鄉郡主配已故儀賓李蘭六女獲嘉郡主未配間病故二女三女各從夫殯葬三女獲嘉郡主并未 請名封子女各葬於汲縣地方切思前項子女俱係臣夫骨脉遺於他方嘉靖二十四年間臣夫為因無人管理官事將夫人晉氏奏 請准封次妃亦於嘉靖三十年三月內病故奏蒙 欽依附葬於嫡妃李氏墳傍所有臣夫喪儀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乞 勅禮部此照 壽涇二王府薨逝事例相同俯賜差官前來督理喪事則死者魂魄得安生者有所歸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親王薨逝例該輟朝三日及 遣武職大臣一員前去行禮文杏得嘉靖三十年 壽王薨逝無嗣該本部題奉 明旨查得 涇簡等王事例將 本王妃靈柩并嫡妃取回西山安葬繼妃及宮眷搬來京居住例該內官監奏 請差官協同禮工二部堂上官及欽天監官於西山擇地造墳并修理府第待墳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果

正見

將成日行司禮監徑自奏 請差官領 勘前去搬取棺柩及宮眷來京居住又查得嫡妃啓例有祭一壇次妃晉氏既奉 欽依附葬似亦相應啓遷其各子女俱各安葬難以聚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汝王薨逝除一應喪儀具有定例緣 本王妃嗣似應比照 壽王前例合候命下行移內官監奏 請差官會同禮工二部各堂上官及欽天監官於西山擇地造墳并修理府第再照本王妃無嗣宮眷無人管理若候墳工將完方行差官不無太遲合無一面備行司禮監奏

請差官前去搬取及至棺柩宮眷到日則墳工亦完似爲穩便其開喪等祭伏乞 欽點武職大臣一員先去行禮下葬周年等祭候臨期另題臣等謹將合行喪儀開坐上一請

題太常寺協律郎劉仕仁補寺丞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太常寺呈送考選過協律郎劉仕仁于仕傑劉衍宜贊禮郎蘭體庸陳與善班大堂六員到部送司案查該本部題先據太常寺呈稱 冬至 大報祭祀合用掌祭恭祀奏禮對引 正 配司香掌燎及遣祭各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

事共該用堂官八員奉 聖旨 郊祀重職堂上官選補足八員欽此已經本部疏名上 請點用咨送吏部銓選外近該太常寺呈稱本寺寺丞徐真義病故員缺該本部題奉 欽依創行該寺考選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該寺呈送協律郎劉仕仁等前來臣等會同掌寺事師宗記等從公覆考得協律郎劉仕仁于仕傑二員各聲音悠亮真正禮度閑熟謹開坐上 請伏乞 欽點一員恭候 命下照例移咨吏部銓授寺丞職銜供事

題晏妃母李氏賜祭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錦衣衛軍指揮使司衣後所帶俸副千戶褚江奏有臣女在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選入 內庭恭侍天顏有年以疾薨蒙 恩追封 晏妃臣一介草茅欽蒙 皇上陞五錦衣衛副千戶職臣粉骨碎身莫能補報於萬一且臣妻李氏蒙兵部題奉欽依誥封宜人豈料命薄於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病故臣素寒微原無塋地見今停柩在家日久屍棺暴露缺乏殯葬情實痛苦臣查得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五

先年 皇親千戶杜林妻白氏任惠妻王氏王樂妻李氏各病故俱蒙 聖恩各給祭葬喪費伏望 皇上俯念臣與千戶杜林等一視同仁乞 勅禮部查照前例 賜給祭葬喪費庶臣妻幽魂早得歸所而 聖澤及於無窮矣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褚江妻李氏在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初三日題奉 欽依李氏贈宜人等因回報到司查得 宜如蔣氏請乞授封給有 誥命隨後病故伊姪男

錦衣衛指揮指揮食事包琦比例奏乞祭葬該本部覆題照得 皇親卹典原無定例似應量需恩卹恭候 命下與祭一壇所據請葬合該停止奉 聖旨是准與祭一壇欽此已經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錦衣衛衣後所帶俸副千戶褚江奏妻李氏係 晏妃之母合照 宜妃母蔣氏事例與祭一壇合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光祿寺辦祭品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

題沐國公妻謝氏追贈祭葬疏

徐氏海陽集

卷之二

三

五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弼奏臣於嘉靖二十七年內禮部南京濟川衛指揮謝環女謝氏爲配到今十年偶於嘉靖三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病故查得臣先世祖妣程氏張氏俱於歿後蒙 恩追封黔國公夫人并賜葬祭以光泉壤臣妻謝氏性資賢淑事姑孝謹不幸殞歿伏望皇上俯憐勲舊乞 勅該部比照臣先世祖妣程氏張氏事例一體追贈并 賜葬祭更乞行移所任經過官司應付夫馬船隻送歸南京祖塋安葬

臣一門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近司隨該部咨稱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朝弼奏稱伊妻謝氏病故乞要追贈夫人等因已經題奉 欽依追贈夫人准給 訃命等因咨到送司查得國公妻夫人病故例有祭二壇工部應付樁樁夫匠造墳安葬兵部應付船隻等項差官護送喪柩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黔國公沐朝弼妻謝氏病故既該吏部題奉 欽依律追贈夫人今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祭文雲南布政司轉屬吏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行工部造墳兵部照例應付船隻夫馬等項仍差官護送棺柩南京祖塋安葬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疏

題霜降謁 陵遣官疏

案查先該本部題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清明節春祭 山陵該本部左右侍郎同文武各衙門分官前去行禮緣本部左右侍郎茅瓚等 欽命撰文題奉 聖旨但遇建典之日就照這例行欽此已經欽遵令司務暫代行禮外今照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初二日霜降秋祭 山陵合無照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外編

前旨行令本部司務吳某同侯伯侍郎副都御史都督僉事少卿參議寺丞指揮等官保定侯梁繼藩等恭詣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永陵行禮

題大光明告成遣官進繳 聖諭疏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伏蒙召臣等至

迎和門該司禮監太監王利恭捧 聖諭大光明

殿恭成百工十一月十一日上吉命輔臣階於告

安合等項於辰時各行禮欽此仰惟 皇上 崇

新 法字尊事 玄真畫棟飛簷押雲霄而輝麗

層欄複閣場日月以昭回 璇題悉本於 曆思

實備式徵於 神助百工奏績萬象聳觀詠吉

日以告成遣輔臣而行禮是宜 三靈協佑保

呈祥於無疆千端駢臻衍 仙齡於有永也臣等

恭捧 綸音不勝忻慶謹欽遵行翰林院撰文太

常寺備辦祭品及行 欽定遣官輔臣階於十一

月十一日辰時上吉行祭告安合等項禮輔臣咨

於本日戌時行祭謝禮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

進繳

題頒降朝鮮國曆日疏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外編

外編

詞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朝鮮國咨照得嘉

靖三十七年 大統曆日理宜奏 請為此移咨

請照驗 開奏頒降施行等因送司案呈到部查

得朝鮮國每年奏 請頒降曆日例給與一百本

今欲行欽天監照例給與嘉靖三十七年 大統

曆日一百本就令差來陪臣領回本國

題災異修省疏

初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嘉靖三十

六年二月十九日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張景賢等題稱京山國山三十五

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分地震自西北方而起其震有聲如火初發往東北方而去房屋牆壁震動木日鎮江府卅陽縣亥時分自西北方地震即刻而止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時英等題稱西安府華州本年正月初一日午時分地震一次初五日巳時分地震一次本日亥時分本地地方秦山渭河俱各鳴吼至初六日巳時分地震一次咸長二縣各申稱本月二十七日卯時分地震有聲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初九日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朱綱等題稱岢嵐州本年二月初八日亥時分地震有聲房屋搖動從西南來往東北去訖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該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黃季瑞等題稱鄖陽府本年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分地震微動三次從西北方起向東南方去訖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等題稱兗州府本年八月初八日寅時分陽穀縣前自二門外至大門并四街城隍廟前儒學門首地上湧出鮮紅血水并大門外木柱上去地一尺亦有血出門東石板上亦有血湧流嘉靖三十六年

十月十九日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等題稱登州府福山縣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未時分地震從西北而來向東南如雷鳴聲嚮而去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等題稱兗州府鄒縣本年十月十八日子時分地震自東北如雷嚮二聲向西南嚮去搖動房屋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鄭本立等題稱西安府同州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時分地震有聲勢若風雷驚駭自西北起往東南去二十七日寅時分復震自西北往東南訖三原縣申稱本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分地震有聲自西北起往東南訖又據同州申稱本年九月二十七日申時分地震搖動房屋從西北往東南訖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司案候類奏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至道通 玄洪仁普物無一念不周於民隱無一事不當於 天心正宜多福允懷豈有召異之理茲者一歲之間有司累以青告雖天下之大氣數不齊然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實由內外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是以 聖明在上而災沴未消也臣等
不勝悚惕待罪之至恭候 命下通行各該衙門
大小臣工令其省愆於既往咸卽新圖補過於方
來靡貽內疚竭忠誠以報 主恩懷寵利而忽經
國之猷修實政以當官毋滋玩愒而速廢時之譴
廉耻士之積幹也必交相淬礪以敦世風財用民
之脂膏也必倍加撙節以固邦本各省厥躬勿謂
纖芥之惡不足以致異各慎攸司勿謂幾微之善
不足以回和人同此心事求諸道庶幾精神交感
而協氣旁流庶績咸熙而禎祥疊見予以仰贊戎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 五

皇上敬 天勤民之至治於萬一也緣係類奏
災異及節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題高 洪二殿興工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嘉靖三十
七年二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太監王利傳奉 聖
諭高 洪二殿已於去秋下諭修更工部一未題
請祝為不經昨又亦未見說來今計料止少二梁
四柱着便處辦興工欽此欽遵恭捧到部所據擇
日興工等項移咨禮部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

到部除興工吉日行欽天監選擇具題及行翰林
院撰文太常寺辦祭外所有行禮大臣伏乞 欽
命

題親蠶祭先氏蠶祇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案查嘉靖二十三年三月內該
本部題請 皇后親蠶於 內苑行欽天監擇日
隨據該監手本開稱題奉 聖旨上巳日已定不
必擇日吉著為令該部知道欽此查得嘉靖二十
七年二月內該本部題前事節奉 聖旨今年且
不必行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初九日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六 五

丁巳該本部具題前事奉 聖旨且罷欽此欽遵
外今照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初九日辛巳值 親
蠶之期例該致祭 先氏蠶祇呈乞題 請案呈
到部照得 親蠶之期在邇合無遵奉上年 明
旨惟復別有定奪

題親祀夕月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查得原奉 欽定祀典 夕月
拜 神祇壇每三歲一親祀以丑辰未戌年行事
及查嘉靖三十五年歲次丙辰八月初八日秋分
該本部題請 聖駕親祀 夕月拜 神祇壇奉

聖旨遣侯顧震代欽此欽遵外今照嘉靖三十八年歲次己未八月十一日秋分合請 聖駕親祀案呈到部為照 夕月并 神祇壇今歲己未係該親祀之年理合恭請 聖駕行禮但丙辰年欽奉有 明旨遣代所據今歲祭祀合請 欽遵惟復別有 聖裁

題親耕籍田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祭先農行耕藉禮查得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祭先農行耕藉禮該本部題合無遵照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聖旨上年 明旨暫罷等因奉 聖旨照前旨欽此欽遵外今照 耕藉之期在邇呈乞題請施行案呈到部為照 耕藉例該恭請 聖駕祭 先農行禮但上年欽奉 明旨暫罷所據今歲親耕合無遵照 前旨惟復別有 聖裁

題恭進瑞鹿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節該欽差總督浙江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浙江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宗憲奏 進浙江波府定海縣舟山普陀地方白鹿等因奉 聖

旨覽奏進獻白鹿朕知道了賞絲段二表裏鈔二千貫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嘉靖十二年正月內該河南布政司奏 進白鹿奉聖旨禮部知道看了來說欽此節該本部題稱瑞出非常乞 命欽天監擇日告獻 太廟以彰神明之錫以昭國家之禎仍乞容令羣臣一體上表稱 賀等因奉 聖旨依擬照白鵠例呈告祖考擇日來看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白鹿為瑞世所罕觀考之抱卜子曰鹿壽千歲又唐六典曰白鹿為上瑞仰惟 皇上昭事上玄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聖旨

光承

列祖化成於乂道民樂於雍熙瑞應駢臻不可殫述今茲白鹿再見實惟 帝世上瑞備錄奇祥真足以昭我 皇上萬萬年無疆之祚也臣等幸際 昌明竊深慶忱伏乞比照前例 命欽天監擇日告獻 太廟以仰答 玄庥臣等仍於端門前上 表稱 賀以少罄臣子祝頌之私臣等無任忻躍懇乞之至

題成造大宴佾舞冠服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教坊司中稱恭遇 正朝殿不日告成合用 大宴佾舞本司承應各項衣服

執色等項俱各年遠顏色淺淡損壞不堪供應乞
預為題 請南止造辦不致臨期有誤等因到司
已經呈堂劄委署員外郎事主事李績逐一查驗
何項冠服應該成造整理呈報前來案呈到部看
得該司申稱成造前項衣服執色等件一節俱係
十 朝祭大典既經本部委官查驗酌量緩急除
尚堪供用者不開外其卅陞中祀俸食等供應正
樂委應修理候 命下移咨工部仍行南京工部
作急成造送用務要精緻堅固不許苟且澆薄徒
費錢糧候造到之日本部查驗給發中間如有不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九 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充

址應川仍送回工部將原造工匠人役究治

題洪應壇更造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稱嘉靖三
十七年六月初十日酉時該司禮監太監王利傳
奉 聖諭洪應壇有肯更造你部裏一物未辦便
備仍有增者本殿且權修理着本月十五日酉分
起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本月十五
日酉時分 洪應壇興工例該遣官祭造 后土
司工之神合行翰林院撰祭文太常寺備祭品外
所有行禮大臣伏乞 欽命

題賜給王府書院名額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交城王
表相臣叨列宗藩世受 皇恩無能圖報伏覩嘉
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 恩詔一款各處宗室及
儀賓有志講學讀書者許親王延諸儒師與同該
府長史教授等官考校勸勉以資進益果有志行
不苟學有成效者奏聞獎勵欽此欽遵凡在諸王
不勝忻躍臣請儒師朝夕訓導宗儀講讀經書習
學詩禮因無書院存址臣府內東南空地一區自
備工料造成書院一所未有名額查得弋陽王拱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十 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十

充

濱南渭王并魯藩二府輔國將軍當滿當潯胤祚
各立書院奏蒙 聖恩俞允 勅賜崇正養德敏
學養正等書院名額臣今所奏比與各府事體相
同恭惟我 皇上以仁孝禮義治天下屢諭宗室
講學無不遵崇伏望 聖恩俯施同仁之澤乞賜
禮部照例題請 勅賜書院名額以勵宗室永感
聖化於無窮矣臣下情無任祈懇天恩之至等因
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
靖七年十一月內該魯府東甌王常泚嘉靖二十
七年三月內該茂陽王拱楨各比例奏計書院名

額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書院與做敏學慎修
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交城王表相
奏討書院名額一節本部雖查有前例但 恩典
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題壽明殿安石疏

禮部題為欽奉 聖旨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欽
奉 聖諭本月二十日寅時 壽明殿安石立木
遣尚書必進行禮欽此欽遵即行翰林院撰祭文
太常寺備辦祭品併行遣官工部尚書歐陽必進
至期竭虔行禮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合進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七 在書

題大高玄殿修完謝土疏

禮部題為欽奉 聖旨嘉靖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欽
奉 聖諭大高玄殿新奉修完着閏七月初四日
安扁并謝土同舉於未刻命輔臣階本各行禮仰
惟 皇上新修 大殿昭事 上玄喜不日已美
成擇吉辰而安謝 祥開 聖節方集福以迎
恩敬遣輔臣各竭虔而行禮是宜 帝舊明鑒
神協未安而行萬萬年無疆之大慶也臣等恭捧
綸音不勝忻忭謹欽遵即行翰林院撰文太常寺

備辦祭品併行 欽命輔臣階本至閏七月初四
日未刻各竭虔行禮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
合 進繳

題補南京教坊司司樂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禮部咨據南
京教坊司中稱本司額設存留左司樂一員右司
樂三員率領樂工供應拜進 表文習儀祭祀功
臣各廟并出扛竿項供職今右司樂杜灝於嘉靖
三十七年六月內病故缺官領樂中乞銓補等因
到部送司行仰該司從公舉保首名伴長朱琇堪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七 在書

以銓補等因據此合行查勘行據官伴中稱查勘
得朱琇見年四十歲委係首名伴長在司歷役年
深通曉樂藝當差勞苦並無過犯六院樂工悅服
應合銓補右司樂員缺為此今將官伴色長教師
并樂院樂工人等不扶保結同本役親供理合粘
連申報等因到部送司擬合起送為此合就備由
移咨查照題補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前
項員缺既經該部查勘明白相應准補合無將首
名伴長朱琇銓補右司樂杜灝員缺恭候 命下
移咨南京禮部行令到任管事

題補欽天監天文生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欽天監平本開狀曆科等科習學天文生吳幹等一十名考補各祖父遺役緣由到司查得各役係發習學人數今既習學有成相應考試案呈到部臣等督同該監堂上官監副潘一元等當堂出題嚴加考試得曆科等科天文生弋乾亨等七名各推算氣朔識認星坐諸曉三元無差相應收補合候 命下行移該監令其各照名替祖父遺役食糧辦事其李奇等二名俱術業欠通仍發該縣照舊習學聽候本部下年再考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在書

題類奏災異修省疏

戊午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方輅等題稱昌平府本年三月二十九日酉時分地震有聲自西北起向東南去訖嘉靖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鄭存仁等題稱鎮番衛本年正月十一日亥時分從西南方忽然地震一次山丹衛本月十一日酉時分從西北方地震三次往東南方去訖聲聲如雷諸驛大吹人民憂惶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四日該巡按山西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主

在書

監察御史楊羨益等題稱平陽府本年五月二十日未時分地震有聲二十二日子時分地震有聲二十三日丑時分地震有聲六月初八日寅時分地震有聲俱器物房牆搖動俱從西北方震起往東南去訖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初五日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崔棟等題稱西安府本年五月十八日申時分地震二次有聲如雷自西北起往東南去訖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二日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惟平等題稱南陽縣本年三月初六日卯時分地下有聲隱隱如雷自西北而來至中大響聲房屋搖動仍向東南轟轟而去裕州本月初六日卯時分地震有聲西北來向東南而去訖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二日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本固等題稱金華府地名湖城頭突本年五月二十一日酉時分忽見地上四散裂開小縫五六處鮮血各從地縫內濺出如線高起尺餘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初六日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崔棟等題稱西安府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未時分偶作惡風天降冰雹大如鷄子將成熟麥豆俱打盡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該巡按陝西

監察御史崔棟等題稱西安府華州本年十月初四日亥時分地震一次其聲如雷屋瓦飄搖人畜驚亂自西南起往東北去初八日申時分自西南震響一次房屋搖動樹葉盡落震聲如雷往東北訖十九日寅時分自東地震一次比常不同搖動官民房屋頗重牆壁墜裂震聲如雷往正西訖等因節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候類奏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仰惟皇上道格 重玄恩覃庶物頃因赤子號冤特賜徐雪既又 勅所司明刑慎獄此即古帝王欽恤之仁也所謂民心悅而 天意得乃和達順必無致異之理乃者有司復奏前項災異雖 天心仁愛有隆無已然實臣等不能仰承 德意內乏祇畏之忱外多因循之政誅求漸及於椎髓冤抑莫伸於覆盆是以上干 天和而青沴猶告也臣等不勝悚慄待罪之至恭候 命下通行各該衙門大小臣工令其痛省往愆務求實政事求諸道慮必謹於幾微職思其居義益敦於夙夜大臣以弘相守毋滋玩愒而虧寬亮之體小臣以廉自勵毋重寵賂而長貪墨之風有司牧之寄者務事俯循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五

本集不

毋謂匹夫可欺恣培植之私而傷國本有分間之責者務嚴隄備毋謂疆圉無事忽安攘之計而啓戎心直省厥躬同畫應 天之實爰儆有位共存熙載之誠庶幾精神乎暢協氣流通于以轉異為祥仰贊我 皇上敬天勤民之治而災變不足弭矣

題興安伯徐夢賜息慢罰治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後軍都督府帶俸興安伯徐夢賜題稱太常寺典簿廳手本開稱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霜降節荷蒙

徐氏

集卷之三

六

本集不

欽命廷臣前赴 永陵行禮欽遵事畢例該復命等因奉 聖旨這本往還前詣好生不敬禮部參着着果說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着得人臣奉 命當以恪恭為先况 陵祀重典尤宜祇敬今照興安伯徐夢賜後 命本內不稱恭詣却寫前赴不言禮畢回還理合復 命却寫事畢例該筆字樣委屬不敬所當參究者也參看得本官叨沐 世恩罔知禮法 特命 欽遣既無將事之誠畢祀回還全乏復 命之敬據其本詞之簡率由其心志之怠荒法既有違罪實難免如蒙

皇上將徐夢賜嚴加訓治庶百執事不致怠慢而將來者亦有所警矣

題長寧伯周大經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左軍都督周帶係已故長寧伯周大經男周世臣奏父周大經於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承襲祖爵累荷

聖恩 欽遣 長陵等陵行禮頗有微勞不意臣

父周大經偶患傷寒病證請醫調治不痊於本年

六月二十四日酉時病故切思臣父年逾五旬歷

官四十餘載家口重大積蓄無餘見今停柩在家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七 左耳

無力殯葬臣查得先年太和伯陳萬言安寧伯王

相俱係戚屬病故荷蒙 聖恩憐憫給賜棺槨祭

葬並墳等項臣父比與事體相同伏望 皇上軫

念一視同仁乞 勅禮部查例 賜給祭葬以光

泉壤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

部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長寧伯周大經於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該本部題奉 欽依是

准襲長寧伯欽此回報到司查得中軍都督府帶

係安仁伯王相病故伊男王珣陳乞 卹典該本

部題奉 欽依准與祭二壇去後今該前因案

到部看得左軍都督府帶係長寧伯周大經病

合照長寧伯王相事例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

翰林院撰祭文光祿寺辦備祭物順天府買辦香

燭紙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槨執灰

夫匠造墳安葬

題建壇殿以全四拱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稱嘉靖三

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黃錦傳奉

聖諭朕仰荷 昊眷居 祖本之先宮所位建一

徐氏海陽集卷之三 八 左耳

壇殿以全四拱承 恩便急措辦起工不許期轉

支推欽此欽遵恭捧到部所據擇吉起工咨行禮

部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除典工吉日行

欽天監選擇擇吉自具題及行翰林院撰文太常寺

辦祭外所有行禮大臣伏乞 欽命

題降勅戒諭襄陵王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 韓王融

燧奏稱恭惟 聖皇在上禮樂制度篤隆上古品

式章程垂範萬世四海仰戴孰敢矯虔不虞臣府

襄陵王融焚兒逆黨悍假伊始祖襄陵莊穆王膝

龐奉祀臣始叔祖安惠王墳園大肆驕縱日生脩
葺擅造葵花綠鞋束帶役使非分校尉濫用供祀
樂戶自專不臣四拜萬壽行事比擬親王禮樂甚
干國制臣見勢惡漸長當嚴履霜之戒具本於嘉
靖三十二年十月內奏蒙 旨下禮部該尚書歐
陽德等查議得 國朝禮制并累題事例凡親王
薨絕不以郡王奉祀用除禍本議擬明白於本年
十二月初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各行查革間
襄陵王融焚奏辯擬飭前愆該尚書歐陽德等即
據焚融所奏情詞原其奉祀根由朦朧假借查議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左 充墨
得惠王墳園不以郡王奉拱祀校尉樂戶原未奉
有永遠該府供役 聖語莊穆王子孫世世自不
當僭用况可因而製造巾帶擺設親王儀仗僭踰
禮制乎議將惠園四時例祭韓府每次遣儀賓一
員行禮及撥樂工一十二戶作樂籍設樂戶各回
原籍當差不許占番隱蔽原遺着墳軍校典仗王
隆等一百一十員名女戶七名查照永樂宣德年
間舊規附平涼衛帶管倉糧就委武職官一員專
督令其看守墳園供辦祭祀莊穆王子孫自有節
王本等不許借名僭用融焚擅造巾帶私出鎮城

阻拜 萬壽速法情節行巡按御史勘問前後事
情各查明議擬於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一日題
聖旨是欽此通行移咨都察院轉行陝西巡按御
史備劄長史司啓臣謹題 明旨凡遇惠園例
祭遣儀賓前去行禮及撥樂應用即令儀衛司將
看墳軍校開糧造冊牒送平涼衛選委指揮甘勲
督管辦祭間融焚奸貪不合於嘉靖三十四年六
月內又行具本捏詞奏辯亦蒙 旨下禮部該尚
書王用賓查照前項題革情由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無容再議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備行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三 充墨
守巡道累行平涼府催革並期融焚恃逞兇逆執
迷狼抗不容其勲督管本官畏惡不敢前去將看
墳軍校照舊霸占僭用希圖供辦官錢樂戶仍復
占番在府不放回籍其惠園例祭止是臣格遵
成命差儀賓及撥樂祭祀至今奉行五年不敢廢
缺各軍校樂戶亦圖在於伊府借勢隱蔽眷戀不
肯附衛回籍若不再行申明懇切具 奏切思襄
陵王融焚奉祀安惠王墳園緣無 勅旨勘合實
乃朦朧假借占留軍校樂戶無非希圖供辦借名
僭踰况節該禮部查明議題累奉 聖皇明旨號

華釐正其所以明彰僭竊肅正名分者嚴且至也
今融焚執迷狂悖大肆抗違視明旨若故事置
勅令如虛文則祖宗制典聖皇紀綱蕩然凌
蔑況臣府宗室繁多率皆效尤僭竊臣何以命制
豈不貽禍將來再思軍校樂戶若止行革退則融
焚慢無警懼終被霸占似為故事愈恣驕縱竟成
後患臣忝親藩深切憂惕伏望皇上大振乾剛
弘圖遠略伏乞勅禮部查得本部節次查明議
題革退襄陵王融焚滕臘奉祀占使役校樂戶事
情請降勅書徑行釐革特旨戒諭嚴昭懲示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 庶幾
庶融焚不敢違逆法令得以不振名器以慎而宗
範可肅逆惡知警而後患可息矣等因奉聖旨
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該韓
王奏為逆修郡王惲藩犯分輕瀆王章濫興國制
自專不臣等事已經本部題奉欽依將襄陵王
惲藩修縱占用樂人妄役校尉擅造巾帶及不赴
朝賀盡押等事累行查懲去後未見回報今復奏
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韓王奏稱襄陵王府占用校
尉樂戶等事已經本部累行查革無容別議外且
本王先年自干非分雖緣成襲之訛至今屢懲不

悛實貽怙終之罪今據韓王復奏前來相應俯從
所請特降勅書一道賜給韓王戒諭襄陵王
令其省愆知過恪遵典制仍候命下移咨都察
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遵照本部先今題非事理
將襄陵王府所占奉祀校尉盡數查發平涼衛帶
管倉糧就委武職官一員督令看守墳園歲時祭
祀止違儀賓一員行禮其樂戶俱遣發原籍當差
如本王仍前占冒隱蔽徑自奏奏處治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外編

大郡徐學謨叔明著

疏

題太師胡濙祠額春秋祭祀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原任光祿寺寺丞今致仕胡順奏稿惟人臣事君莫大於忠人子事親當勉於孝夫盡忠盡孝乃臣子之當為而褒善亟忠實國家之定制恭惟皇上敬

天尊祖發政施仁垂億萬年無疆之基成千百

世仁孝之治祀典昭明恩榮遠備臣躬逢盛

世幸際明時所有迫切至情少有未盡臣子圖報

忠孝之義者不敢不哀鳴於今日也切緣臣祖胡

溪原籍直隸常州府武進縣人由洪武三十二年

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成祖文皇帝

入正大統末樂五年十一月內奉命巡察天下勅

訪張仙三丰所至保護聖躬荷蒙欽賜三丰

仙像佛經給臣家內世代子孫頌祝聖壽無疆

皇圖鞏固十四年十二月內陞禮部右侍郎洪

熙元年三月內無授國子監祭酒本月內車駕巡

幸至北京宣府召問寢閣講論治道宣德元年四

月內保宣宗皇帝聖駕往武定州征討漢人陞

禮部尚書九月內保駕回京有功欽賜所沒丁

口二關銀印四顆一曰昆陵胡濙二曰文恭世家

三曰太宗伯章四曰清和恭靖三年八月內又保

宣宗皇帝聖駕至會州討賊有功九月內保駕

回京四年五月內又保宣宗皇帝聖駕至宣府

北伐有功本月內保駕回京無堂戶部事產玉芝

在禮部堂後正中立石紀瑞八月內無堂翰林院

詹事府事隨直撰文欽命光祿寺設宴於本部

特命重臣陪宴十年正月內先以尚書三六九

年考滿賜勅諭獎正統三年二月內又以尚書

三六九年考滿欽賜寶鈔蟒衣羊酒遣司禮監

官齎送及門至十四年七月內大駕親征北虜

特勅臣祖居守京師督同駙馬都尉焦敬等晝夜

分兵防護赤心報國本年八月內迎駕還京功陞

少傅兼太子太師加授特進柱國光祿大夫景泰

六年六月內以少傅兼太子太師三六年考滿

欽賜忠貞惟篤銀圖書一顆祠宅房屋永蠲課稅

仍賜宸翰御章以老臣命免朝恭天順元年

二月內年老具奏致仕荷蒙聖恩賜勅白金寶

緇蟒衣二襲護送臣祖馳驛還鄉歲撥人夫二十
名月給俸米一十石至七年八月內老病尋侵
遣官存問診脉調理病體衰危倏忽奄逝復蒙
聖恩造墳祭葬 賜謚忠安竊思臣祖胡漢生逢
聖世叨侍 六朝歷官以三品二品至一品已
經五十八載守秩以祭酒侍郎尚書少傅無太子
太師考滿一十餘次知貢舉事一十一科保駕征
討 勅守居國歷功五次且臣祖生蒙 聖恩極
沐光榮恩至優渥歿荷 盛典褒全忠義恩已甚
矣但臣祖生前原籍雖經 賜有祠所名額未頒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三 聖恩
以致缺典至今年久基址具被民間侵墾起蓋房
屋累經府縣文量禁止法弛人頑未得究王致使
臣祖忠魂義魄無仗歸依子孫悲痛時刻難忘情
不得已臣查得先年少師楊士奇與同臣祖同
朝歷事一視同仁且以士奇先經 賜給祠所近
蒙 聖恩頒布額祠錄歷曾孫楊宗明等臣又查
得先年兵部尚書王恕等亦與臣祖事體攸同先
年均荷 賜祠近年俱荷 聖恩頒賜額祠遵行
定制切惟臣祖文武功蹟生効死錄况累荷 恩
典俱未甄拔較之七奇等情由可憫比援二臣者

實應准降伏望 皇上追視 先朝 列聖軫念
耆舊 勅下該部備查臣祖居官履歷平生行檢
果與士奇等事體頗同容臣照例自行修葺 請
給額祠褒全忠義以隆 盛典斯億萬世不朽之
恩也非惟臣祖叨仰 典禮之隆抑且 國家不
泯臣工之望庶臣祖歿後霑恩遂銜結於九泉則
臣舉家感激得能圖報於萬一臣不勝感戴 天
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本內落字姑不
究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嘉靖三十二年
該江西巡按御史蕭端蒙題稱已故大學士楊士
奇建祠崇祀已被 褒恩而名額祭文未庸備典
乞要議祠額祭文春秋致祭該本部覆題奉 欽
依賜額褒功祠春秋致祭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已故原任禮部尚書少傅無太子太師胡
漢先年雖曾 賜祠未經請有額名祭文今伊孫
光祿寺致仕寺丞胡順比例陳乞本部查有大學
士楊士奇前例與胡漢事體相同恭候 命下行
翰林院撰擬祠額祭文行令常州府轉行該縣查
照遵行

題裕王長子祭葬疏

禮部題爲傳奉事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該
司禮監太監黃錦傳奉 聖旨裕王長子四月初
五日病故合行禮儀禮部查議來說欽此臣等議
得 親王子女未請封者祭葬原無舊例查得嘉
靖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裕王長女病故臣等
節奉 欽依將一應禮儀比照郡主減半上 請
奉 聖旨可欽此今照裕王長子病故雖係未經
請封但 親王之子已封世子者例有祭十四壇
今合比照世子減半例應賜祭七壇揆之禮制似
爲得宜臣等再照裕王長子尚未有名伏乞 聖
恩特賜一名 勅下臣等欽遵施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聖旨

題改裕王世子祭祀疏

禮部題爲傳奉事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該
司禮監太監黃錦傳奉 聖旨裕王長子四月初
五日病故合行禮儀禮部查議來說欽此臣等謹
欽遵將一應禮儀查照 親王世子減半上 請
及請 賜名等因奉 聖旨是都推行名着翰林
院擬來看欽此又該 內閣大學士嚴 等題稱
裕王殿下長子病故例該書寫銘旌臣等思得
親王之子曰世子今若書長子是與郡王子同也

須聖 聖恩 特賜追封庶於典禮爲合等因奉
聖旨長子非出欽定內監寫的今追封改正禮
部知道欽此仰惟 皇上睿見精詳誠非臣等所
能及切思臣等初擬出於一時急迫委欠周悉不
勝悚懼今既奉 明旨追封改正其一應禮儀俱
合查照 世子例行伏乞 聖明裁允 勅下各
該衙門欽遵施行

題工部尚書鄭紳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提督象房
事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僉事鄭龍奏臣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六

聖旨

正德九年進士十年除戶部陝西司主事十四年
丁父憂十六年起復復除戶部山西司主事陞江
西司員外郎九月選陞鴻臚寺右少卿嘉靖二年
陞左少卿五年陞本寺卿七年丁母憂九年五月
推陞通政使司右通政十二年陞左通政十五年
陞通政使四月 扈從 聖駕謁 陵十八年
扈從 聖駕南狩本年陞工部右侍郎奉 命督
視 慈慶宮工六月奉 命督修城垣鼓樓京倉
嘉靖十九年奉 勅督建 皇宮宇工元陞奉

級二十年八月陞工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二十
三年二品三年考滿二十四年三月自陳休致荷
蒙 聖恩 俞允家居每遇朔望則望 闕焚香
叩頭祝頌 聖壽無疆太平永久近於嘉靖三十
八年六月十七日在家病故時年八十一歲叨念
臣父歷事 兩朝受知 皇上任部屬典 朝儀
督工程司喉舌兢兢業業朝夕匪懈罔敢怠荒凡
國家議 典禮興大政事推用大臣易置大將
罔不與聞恭遇 陛下躬祭 玄極寶殿恭禮
上玄特享 四郊時祀 九廟 臨幸太學 經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七 聖
延開講有事 山陵巡幸承天策試進士罔不幸
與 扈從陪侍犬馬微勞三十二年自陳乞休以
禮致仕始終名節幸得保全感戴 天恩捐軀廉
骨不能仰報萬一臨歿之際遺言亦惟以國恩未
報爲恨且歷年以來節蒙 恩賜金幣衣服書籍
碑文寶帶銀印駢寶鈔羊酒時鮮等物 崇朝告
成廢絲入監讀書祖父母妻皆蒙 封贈三品及
二品三年考滿又蒙 恩賜尚書夫人 誥命歷
官一十任雖有微勞入仕三十年備叨 勞寵歸
川一十五年苟延八十一歲生沐 聖恩至矣

矣臣愚豈敢復有所覲但 國朝 盛典以禮使
臣凡文臣授正二品封者歿後 賜以 葬贈諡
查得近故禮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李浩兵部尚
書張璜工部尚書蔣瑤俱以尚書致仕在家病故
俱蒙 聖恩賜有祭葬贈諡一時傳誦感激遺逢
今臣父與李浩張璜蔣瑤品秩事體相同如蒙伏
望 皇上俯念臣父曾以任使 勅下禮部查照
事例一體 賜給祭葬贈諡不惟臣家歿存不
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八 聖
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陞前職
任內加俸二級已經三年考滿嘉靖二十四年三
月該本官自陳乞休奉 聖旨鄭紳不非辭欽此
本月京官考察又該本官自陳奉 聖旨卿懷達
奏章宜照舊用心供職不允辭欽此該科道官廬
勳等拾遺具題奉 聖旨鄭紳着致仕欽此又准
工部營繕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陞俸督工緣由
奏案訛爛無從稽查等因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
典并見行事例兩京文職二品病故者祭二壇工
部差官造墳安葬又查得爲比例乞 恩贈諡事

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諡的官員
東還要斟酌可否來議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
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文查得先年禮部尚書
掌通政使司事李浩病故伊男李鏞陳乞 卹典
已經題奉 聖旨李浩照例祭葬與他謚欽此
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除贈官移咨吏部
施行外看得工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鄭紳致仕
在家病故伊男鄭龍陳乞 卹典查得本官雖經
言官論劾但奉有 明旨致仕合照文職二品事
例與祭二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順天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九 聖旨

題延綏副總兵陳鳳祭葬謚號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巡撫延
綏右僉都御史石 題稱延綏副總兵陳鳳夙抱
忠義素著驍勇聞警奮不顧身血戰以死報國經
戰有年巾傷數次雖係回家命殞實與陣亡相同
伊大男陳守義同陣血戰救父中傷面目俱已殘

毀形容不忍見視父死子傷情可惻憫伏望 皇
上軫念邊將之勞死亡之苦乞 勅兵部將陳鳳
比照近年本鎮陣亡副總兵李梅事例贈官賜謚
錫以祭葬更以榆林建祠歲祀其子陞廕厚加優
恤以慰忠魂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本
部看得總兵陳鳳天性忠勇膽氣驍雄遇敵不忘
死綏而屢効血戰臨陣每先士卒而體無完膚伊
男陳守義隨陣力戰經百折而回救父被傷縱
毀形而益奮忠孝一門良可加尚合候 命下將
陳鳳量照李梅事例贈官廕子營葬以爲邊臣忠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十 聖旨
勇之勸等因節奉 聖旨是陳鳳贈廕卹典都照
李梅例行陳守義陞三級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
在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陳鳳係陝西綏德
衛指揮功陞署都督僉事回報前來查得嘉靖三
十二年四月內延綏副總兵李梅血戰身死該兵
部題奉 聖旨李梅一應卹典如張達例行欽此
已該本部比照張達 欽贈都督事例題奉 欽
依與祭六壇賜給謚號祠額及行工部照品營葬
巡撫衙門立祠歲時致祭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延綏副總兵陳鳳血戰身死既該兵部題

奉 明旨合照李海事例與祭六壇賜給謚號祠額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議擬謚號祠額及行陝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照品管葬仍行延綏巡撫都御史將陳鳳於榆林立祠歲時致祭

題懷寧侯孫秉元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前軍都督府管府事已故懷寧侯孫秉元嫡長男孫世臣奏臣父懷寧侯孫秉元於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承襲祖爵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兵部

徐氏海隅集

卷四

十一

祭葬

推舉管理五軍營園子手直宿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兵部推舉效勇營坐營管操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兵部會推前軍都督府管府事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四日兵部推舉五軍營左掖坐營管操嘉靖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兵部推舉管理五軍營園子手直宿正當圖報臣父不意於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得患痰疾病故是令停柩無力安葬臣查得宋康侯徐源病故荷蒙 聖恩遣 諭祭工部應付棺槨造

塋安葬臣父比與徐源官爵事體相同如蒙伏乞皇上憐憫臣父生前曾歷微勞乞 勅禮部照

例給與祭葬以光泉壤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懷寧侯孫秉元於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內該本部題奉

聖旨孫秉元准襲侯爵欽此欽遵又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本爵於嘉靖二十九年

閏六月推五軍營左掖坐營本年九月裁革三十年四月推前府僉書各回報到司查得 會典凡

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工部應付棺槨甄灰夫匠

造墳安葬又查得見行事例若管府事勲勞未著

者祭五壇及輟朝一日今該前因案呈到部除輟

朝日期另行具題外看得前軍都督府管府事已

故懷寧侯孫秉元病故伊男孫世臣奉乞祭葬一

節為照本爵曾經兵部會推坐營管理府事雖未

見効有軍功但與承襲病故者似為有間所據

卹典似應酌擬合與祭五壇恭候 命下行移翰

林院撰文光祿寺備辦祭物順天府買辦香燭紙

就遣本部堂上官致祭工部應付棺槨甄灰夫匠

徐氏海隅集

卷四

十一

祭葬

建墳安葬

題南京工部侍郎孫世佑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已故南京工部右侍郎孫世佑妻宜人游氏奏臣夫孫世佑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山嘉靖八年進士除授行人司行人歷陞司副刑部員外郎布按二司僉事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嘉靖二十九年十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本年十一月改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本年回籍三十二年六月奉 欽依著以原職巡撫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聖果

雲南等處地方兼督理軍務三十四年正月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十五年四月改刑部右侍郎臣大聞 命感激涕期赴 闕忽於五月初六日病故查得見行事例兩京三品文官身後許給祭葬併與贈脡及查近年原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志淳太僕寺卿邵銳俱以三品未經三年考滿身後各蒙 恩賜祭葬贈謚臣夫官階事體實與二臣相同且自嘉靖二十九年歷陞三品今已六年中間雖以事故未經考滿但巡撫雲南常沉江議處之時繼二南工值備倭立興之會臣夫殫思竭力

計處夷方之安卑協禦寇之策并前歷任兩司所

至著有勞勩扣計今夏身故去考滿日期止少數

月歷過年資勞苦視二臣尤為可憫伏望 皇上

俯垂矜恤乞 勅禮部查照前例給 賜祭葬併

加贈脡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

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

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本官歷任內

外並無劾効三品未經考滿各回報到司查得見

行事例兩京三品文官未經考滿病故例有祭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五

聖果

壇工部減半造葬今該前因案呈到部除贈脡係

吏部掌行其應否不敢輕擬外看得南京工部右

侍郎孫世佑病故合照例與祭一壇恭候 命下

行翰林院撰祭文江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

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及行

工部減半造葬

題顯陵祠祭署禮生冠帶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湖廣布政司呈據

顯陵祠祭署呈稱查得本署冠帶禮生王同仁

老邁不堪張煒等陸續病故恭照 陵殿每遇四

孟 正旦朔望各該執事禮生分派不敷禮儀典
不可久缺例應選補以便供祀備由中呈 欽差
純德山掌祀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蔣華守備湖
廣承天府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張方各會議明
白查照施行禮部題准事例轉行承天府照例於
黜退生員內考選得王倫陳芹曹葵候缺民生馬
兼劉餘各身家無過聲音洪亮禮儀頗熟取具隣
佑并官吏不扶甘結連人呈部送司查得先該
顯陵祠祭署禮生宋廷等二十四名奏乞比例給
與冠帶該本部題奉 聖旨宋廷等俱准給與冠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聖旨
帶欽此又查得本署禮生劉九霄等病故該湖廣
布政司起送黜退生員盧宜門良等前來充補名
缺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盧宜門良照例給與冠
帶充補禮生欽此已經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陳星
到部看得湖廣布政司咨稱 顯陵祠祭署禮生
王同仁張煒年老病故申稱守備等衙門會議轉
行該府考選禮生王倫等身家無礙禮儀頗熟起
送前來本部查有前例相應頂補但宋廷盧宜等
俱出 特恩准給冠帶今王倫等應否給與冠帶
充補禮生伏乞 聖裁

題 孝陵修理遺官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中軍
都督府帶俸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南京守備
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等各題稱嘉
靖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卯時分大雷風雨將
孝陵殿後西傍第二層青石欄干十扇連石柱
九根俱當時閃倒在地臣等驚懼即時會同南京
守備司禮監太監郭敬等恭詣看驗相同議得殿
後階石雖係西傍緣密邇 寢宮不無驚動伏乞
勅下禮工二部議舉奉 慰禮儀及行南京工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六 聖旨
部照舊修補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先年風雨將 孝陵大殿前
等處樹木吹倒數多已該本部題奉 欽依遣官
祭告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除行工部修理外
看得南京中軍都督府帶俸魏國公徐鵬舉南京
守備撫寧侯朱岳等題稱大雷風雨將 孝陵殿
後欄干石柱閃倒在地乞要舉行奉 慰禮儀一
節為照 孝陵 聖祖神靈所棲今遇前項災變
不無震驚相應照例題 請合候 命下行翰林
院撰文南京太常寺備辦祭物香帛南京欽天監

擇吉奉 慰所有行禮大臣伏乞 欽命

題奉天殿燒殿修省疏

禮部題為非常災變懇乞 聖明仰承 仁愛

勅下臣工痛加修省以回 天意事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忽見火光

驟起初由 奉天殿延及 華蓋 謹身等殿及

午門等處風勢猛烈烟焰燭天一時大小臣工

駭愕奔救莫能措手至今日辰刻方息仰惟 皇

上 聖德格 天久膺眷佑乃今變出非常實由

臣等奉職無狀所致伏乞 皇上 祇畏 天戒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主 聖

擇日遣官 奏告 南郊 北郊 太廟 太社

稷及秩祀神祇以 謝譴示 勅下文武百官省

愆引咎各於本衙門青衣角帶辦事務修實政毋

事虛文其兩京四品以上大臣各領循例自陳科

道等官務直言時政闕失毋得欺隱以換 聖明

採納仍乞 詔示天下及各 宗室一體欽遵修

省再照臣等待罪禮官不能修政弭災深察各端

尤宜首黜臣等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題奉天殿災遣官奏告疏 聖明仰承 仁愛

勅下臣工痛加修省以回 天意事先該本部題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奉天等殿及 午

門等處已經題 請擇日 遣官 奏告 南郊

北郊 太廟 太社稷及秩祀 神祇以 謝譴

示等因節奉 聖旨 奏祭謝罪者擇吉命公希

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祇開具來行欽此欽遵除

行欽天監擇吉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備辦祭品外

臣等謹將 會典所載秩祀神祇開具上 請其

遣官仍乞 欽定再照 南郊 北郊 太廟已

奉 欽遣官三員其 太社稷 帝社稷併乞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主 聖

增定恭候 命下行移各該衙門遵奉施行

題雷雨震驚 孝陵殿奉慰遣官告祭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該南京工

部尚書馬坤等題稱 孝陵殿前後左右欄杆海

漫上下礮礮等處各因年深損壞俱當修理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南京欽天監選擇吉日興工仍

乞 勅下該部轉行該衙門撰文奏 請遣官祭

告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各部送司

查得南京中軍都督府帶俸魏國公徐鵬舉等題

稱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大雷風雨將

孝陵殿後欄杆石柱閃倒不無震驚乞要奉 慰
本部看得 孝陵係 聖祖神靈所棲題奉 欽
依擇吉遣官奉 慰去後又查得 陵殿修理興
工禮應 告祭并祭 后土 司工二神案呈到
部除行翰林院撰文及照例行南京欽天監選擇
吉日太常寺備辦香帛祭品外所有遣官伏乞
欽命

題掌太常寺工部尚書徐可成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寺寺
丞徐義金奏臣師徐可成係順天府東安縣人於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九

成化二十二年出家請給度牒弘治十年補充樂

舞生正德五年選出典儀執事嘉靖七年六月內

欽蒙除授太寺贊禮郎嘉靖十年 月內考選陞

授太寺寺丞十四年十一月內陞太寺少卿十八

年正月內陞本寺卿二十六年十月內九年考滿

陞禮部右侍郎三十五年七月內九年考滿陞工

部尚書仍掌寺事三十六年正月內老疾自陳

欽准致仕在觀居住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病故隨柩本月十五日移柩停于石安門外切思

臣師可成出家年久本係道流恭逢 聖明建立

郊廟重典臣師可成頗效微勞擢官二品 恩宅

渥矣臣查得近年太醫院掌院事禮部尚書許紳

工部侍郎郭文英各病故荷蒙 皇上特賜優卹

常典之外更加 恩典又查得先年本寺掌寺事

禮部左侍郎丁未中本寺少卿吳道亮亦由樂舞

生各已致仕在觀病故伏蒙 聖恩俱各 特賜

祭葬各有 諭祭碑文臣師可成供祀六十餘年

並無公私過名與各官效勞事例相同伏望 皇

上軫憐道流照例特賜祭葬臣歿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出到部送司查得 會典開載雜途祭葬一切停

止節經本部申議通行遵守外又查得近年工部

左侍郎郭文英病故伊奏乞祭葬該本部查得郭

文英係雜流出身照依前例覆題奉 聖旨郭文

英雖係工藝久竭親勞每承面諭准他陳乞還加

祭一壇欽此已經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掌太常寺工部尚書致仕徐可成病故伊徒

太常寺寺丞徐義金陳乞 卹典臣等照得徐可

成原係樂舞生出身雖官至二品例無祭葬但近

年侍郎郭文英亦係雜流已蒙 特恩賜給祭葬

今徐可成事體似亦相同所據陳乞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題成造中和樂器等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教坊司申據中和樂色色長陳鼎等呈 奉天殿設有中和韶樂 奉天門設有丹陛大樂於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內俱經燬壞誠恐臨期有失供應呈乞轉達成造等因到司看得所呈 奉天殿中和韶樂鍾磬琴瑟應鼓等項樂器 奉天門 丹陛大樂金釘座鼓等項樂器每遇 冬至 正旦 聖節 丹封傳 制等項禮儀例該本司作樂供應誠恐臨期不備干係匪輕如蒙乞為題 請移咨工部轉行 內府衙門將前項樂器預為作急成造務令舊式製造如法庶供應不失等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前項樂器係 奉天殿等處應用所據該司申稱燬壞一節相應造辦合候 命下移咨工部轉行各該衙門照依舊式造辦應用施行

題宣城伯衛鐸祭葬贈謚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後軍都督府帶俸已故太保無太子太傅宣城伯衛鐸嫡長

男衛守正奏臣父宣城伯衛鐸於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二日承襲祖爵正德十五年八月內北虜犯邊缺官管領聽征官軍該兵部題奉 聖旨衛鐸

著管領果勇營人馬操練待報啓行欽此正德十六年三月內 武宗毅皇帝薨逝該司禮監太監

蔡文傳奉 聖旨管領官軍二千員名在在長

安右門下營防範姦細嘉靖元年三月內北虜犯邊該兵部題奉 聖旨衛鐸著統統將管領聽征

官軍操練啓行欽此本年四月內兵部為缺官事

題奉 聖旨衛鐸著前軍都督府僉書管事欽此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主 嘉靖二年閏四月內兵部為缺官事題奉 聖旨

衛鐸調奮武營管操欽此嘉靖三年二月內兵部

為缺官事題奉 聖旨衛鐸著神機營提督操練

欽此嘉靖七年三月內兵部為缺官事題奉 聖

旨衛鐸不妨營務者在右軍都督府掌印管事欽

此嘉靖九年五月內奉 勅諭總督 四郊大工

無管領做工官軍晝夜督理工完嘉靖十年七月

內 勅吏部宣城伯衛鐸加太子太傅欽此本年

五月內奉 勅總督神宗二壇大工嘉靖十一年

三月內奉 勅總督建之 寧壇工程嘉靖十一

等牛節蒙 欽命捧土遣祭陪祀看牲隨 聖駕

山陵供事嘉靖十四等年節蒙 聖恩三次奉

勅開三陵金井遂道修理 香殿明樓沿途搭蓋

席殿等項工程嘉靖十五等年節蒙 聖恩奉

勅居守京城內外地方寬遠遇有火盜一時難於

任使應援具 奏將巡捕官軍并五城兵馬暫聽

節制便於委用奉 聖旨准奏巡捕官軍并五城

兵馬俱暫聽居守大臣節制欽此晝夜巡視 皇

城四門點開京城九門嚴督防守巡捕官軍并五

城兵馬防範姦細地方無虞候 聖駕回鑾與下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聖駕回鑾與下

官郊外致詞朝 見荷蒙 欽賜酒飯嘉靖十八

年正月內上 太廟高皇帝玉號 勅吏部宣城

伯衛加太保欽此本年二月內奉 勅賜北京

留守使關防并給 符驗留守京師臣父受 命

以來夙夜戰兢以思圖報操練官軍申明號令振

作軍威固守城地巡視京城內外撫安軍民與同

衆贊兵部尚書張璠巡歷各路下營官軍宣諭

朝廷恩威點開各門防守官軍關防門禁鎖鑰分

布巡捕官軍并五城兵馬巡邏火盜仰仗 天威

地方安妥 聖駕回鑾臣父與同遂安伯陳德同

留守使 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參贊機務兵部

尚書張璠宣京城門外土城致詞奉迎荷蒙 欽

賜酒飯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內兵部爲缺官事題

奉 聖旨衛鐔着掌後軍都督府印欽此嘉靖二

十七年八月內北虜犯邊兵部推舉總督官軍在

松 正陽門外下營護守京城嘉靖二十九年八

月內北虜侵犯京城兵部推舉管領官軍在松

阜城門備禦戰守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內臣父

年七十五歲因患老弱病疾荷蒙 欽准致仕不

赴松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病故臣思鎮表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臣思鎮表

侯顧仕隆恩安伯張偉病故俱荷蒙 欽賜贈謚

祭葬臣父衛鐔與顧仕隆張偉官爵歷任事體相

同伏望 皇上憐憫臣父生前供事二十餘年曾

效犬馬微勞乞 勅禮部照例題覆給與贈謚祭

葬則臣父九泉之下得霑 聖澤於無窮矣臣舉

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驗封

清吏司手本回稱查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

該本部題奉 欽依衛鐔准張伯爵欽此又准兵

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宣城伯衛鐔在嘉

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內因年老 欽准致仕並無
破効緣由又准工部營繕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
修造 郊壇係嘉靖九年興工其一應卷簿嘉靖
十一年間被火延燒無從查報續准吏部文選清吏
司手本回稱查得嘉靖十年七月二十二日欽奉
勅吏部督工大臣宣城伯衛鐸加太子太傅欽
此又查得嘉靖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欽奉 勅
吏部昨冬朕祇薦 皇天冊表命使諸臣虔恭贊
佐宜賜殊嘉伯衛鐸加太子保欽此各回報到司查
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凡伯若管事有功加太子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太保以上病故者祭十五壇工部應付棺槨磚石
夫匠等項造墳安葬及輟朝一日又查先為乞
恩比例照謚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
恩贈謚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
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者欽此又查得
先太子太傅惠安伯張偉病故陳乞 卹典該本
部覆題奉 聖旨照例與祭葬還與他謚欽此欽
遵又查得衛鐸伊妻張氏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
壙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除贈官移咨吏部應
舊施行及綴朝日期另行具題外看得太保無太

子太傅宣城伯衛鐸致仕病故伊男衛宇正奏
卹典合照例與祭一十五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
院撰文工部應付棺槨磚灰夫匠開壙合葬光祿
寺備辦祭物順天府買辦香燭紙就遣本部堂上
官致祭所據 賜謚一節為照本爵年勞頗深似
有可錄但 恩典出自 朝廷況奉有 孝宗皇
帝聖旨本部擅難輕擬伏乞 聖裁
題建昌營總兵蔣承勛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楊惟平題稱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二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十七日虜賊由劉家口河流口等地方折關進入
有建昌營副總兵蔣承勛聞急嬰鋒策馬趨戰劉
家口大逞威力已到賊鋒河流口益奮英雄尤決
取勝負險難而了無怖心被重圍而捐軀罹害慷
慨實天植之性忠勇冠武弁之羣志實可嘉功宜
優錄等因奉 聖旨兵部叅看了來說欽此該兵
部叅看得本官才氣鷹揚忠勇天植守劉家口而
力趨前驅已成拒堵之績救河流口而獨衝賊陣
甘心橫奔之鋒抗萬虜以當先冒重圍而不懼功
既足錄志尤可嘉所宜厚加優恤以為死事之勸

恭候 命下將將承慶特加陞贈立祠死所歲時
致祭以慰忠魂等因節奉 聖旨是將承助死事
可憫贈都督同知廕一子與做正千戶世襲立祠
陞襲俱照例行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准兵部武
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將承助係遼東都司義
州衛指揮使固始縣人等因到司查得近年陣亡
將官訪兵部題奉 欽依備查前來已該本部各
照所贈官品給與祭葬贈諡等項去後今該前因
案呈到部看得陣亡副總兵將承助既該兵部題
奉 聖恩准贈都督同知祠祀其祭葬相應查照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五十六

所贈官品與祭六壇合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撰
祭文并謚號祠額遼東都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
祭物香燭紙就遣本管衙門官致祭工部應付甄
灰夫匠造墳安葬仍行剴州巡撫衙門立祠死所
歲時致祭

題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守禮祭葬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山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平陽府蒲州儒學附學生員今丁
憂楊凡奏臣父楊守禮由正德六年進士歷任主
事員外郎僉事副使參政左右布政使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巡撫
四川岷夏兩鎮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歷官中外三
十餘年已滿給由間以母喪守制回籍不幸於嘉
靖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病故切思臣父一
介書生遭逢 聖世致位公卿首丘鄉井臣之舉
家感戴 天恩真同覆載何敢不自揣量妄為希
覬但念臣父在四川時平番曾効微勞在岷夏時
修完赤木打磴等口在總督時於陝西固原甘肅
莊浪延綏鄜水波羅高家堡寧夏賀蘭山歸德口
及邊裏邊外等處節次斬獲虜首一千餘級又修

徐氏海陽集卷之四

五

晉三

完加峪關邊牆三千餘里累蒙 聖慈軫念 特
勅獎勵陞級陞俸 賞賜銀兩表褒兵部該司俱
有文卷見存查得總督陝西軍務尚書王以旂總
督川貴軍務右都御史張岳近日身故俱蒙 殊
恩臣父事體較之大略相同如蒙 勅下該部再
加議擬上 請查照王以旂張岳事例將臣父贈
謚祭葬 俯賜給與仍將臣廕送入監讀書以圖
補報臣無任俯伏戰慄候 命之至等因奉 聖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
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小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

考功清吏司手本查得嘉靖十三年二月內該巡撫范都御史巡按御史鄒堯臣各論劾本官先任都御史與參議張文奎計奏事情回籍聽勘至十四年六月內勘完各無賊私題覆訖及查二品米經考滿等因又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查得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巡撫四川地方都御史楊守禮題稱調度官軍在松鶴堡斬獲番蠻首級二百九顆生擒一十三名十九年正月本官巡撫寧夏地方在松打磴口及石板梁等各處陸續斬獲逆賊首級共三百二顆二十年四月內本官總督三邊軍務在松延綏甘肅莊浪邊外等處陸續斬獲首級共四百八十八顆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加太子少保各回報前來查得 會典并見行事例兩京文職二品病故者祭二壇加有 東宮三品者加祭二壇工部造墳安葬又查爲此例乞 恩贈諡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諡的恁部表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今該前因祭呈到部除贈官錄歷移咨吏部應否施行外看得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楊守禮回籍守制病故合

照例與祭四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山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工部差官造墳安葬所擬賜諡一節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疏鄭臺

交代謝恩疏

奏為接領符驗開防旗牌勅諭恭謝天

恩事臣原任湖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於萬曆四

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

門會推題奉聖旨徐學謨陞都察院右副都

史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高勅與他

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望闕叩頭謝恩訖臣

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程前赴承天恭謁顯陵畢

於本年八月初四日馳至所屬襄陽府准原任提

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世貞咨送原領達字二百三十號符驗一

道預備倉糧勅一道令旗令牌八面副撫治

鄖陽等處關防一顆并書吏文卷到臣遵依接領

收掌行事仍候勅諭至日欽遵外伏念臣本草

芥庸流備員江漢奄歷雖久善狀無聞竊以鄖襄

為江漢上游督撫係邊隅重寄伏蒙皇上過

采輿論俯賜甄收仍從封疆以備任使臣敢

不替竭駑鈍補効涓埃期三微之救寧佐萬年
之熙洽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參治山陽失賊不報疏

題為強盜白晝肆劫縣官匿不申報乞賜究治

以警將來以保安地方事臣才識庸愚荷蒙聖

恩畀以提督撫治重任夙夜驚惕抵任以來節准

部院咨文并見邸報各處盜賊劫掠屢將失事臣

工重加降罰處治明命赫然臣所轄三省邊隅

故稱盜藪而弭盜又臣專職即行文所屬再三申

戒外萬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據陝西布政司分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守商洛道右叅議張思忠呈詳犯人賈大祐等招

由到臣查得內開賈天祐招稱見任西安府商州

山陽縣知縣本縣與鎮安縣俱在萬山之中素為

盜賊淵藪萬曆三年蒙督撫鄖陽王都御史案驗

為申摘保甲緊要事宜以安地方事一款備行商

洛道即行所屬如遇地方有盜警保甲協衆敵捕

一面飛報該州縣即時報本院并該道知會若隱

匿誤事者甲長以軍法細打一百問罪掌印巡捕

官率究該吏賊革又蒙巡撫陝西董都御史案驗

各將原編保甲立法訓練但遇盜賊生發就便併

力驅護遇警不相救助提問招解處治比本縣在
官奉行該吏呂尚其鎮安縣在官該吏吉大亨各
不合不行稟官著實舉行比天祐與鎮安縣在官
知縣賈公儼各亦不合不行督查四年二月十八
日寅時有見獲金州監候賊首蔡應科蔡世美等
并未獲李萬良等六十餘名在柵山陽縣地方一
路張打旗號肆行劫掠至本縣地名寬坪突入失
主劉仲金家將伊母劉氏王氏打傷放火燒燬房
屋劫去財物又搶劫白廷金蕭廷科蕭積教各家
馬廐衣物殺死蕭廷科弟蕭登雲彼處保甲王世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五 五

宋王福壽李福朝胡世隆各不合不行救護以致
各賊脫走本月二十日有分守商洛道新任張參
議到道方行文禁止聞天祐又不合違禁前去參
謁該今章職回籍典史劉廷勳在縣看守本日晚
李福朝等報縣劉廷勳不合不即追捕二十一日
天祐回縣方纔整點兵壯杆手人等行令劉廷勳
率領追趕至馬家礮各賊逃奔鎮安縣地方米糧
川去訖天祐又不合故違原行不通行申報延至
二十二日方將各賊流劫及趕散緣由止揭報本
道牌行追緝比有鎮安縣知縣賈公儼聞報隨即

整點兵快令巡捕主簿鄭鑑典史范應祥防守丁
戶馮憑分為三路領兵追捕俱至冷水河賊見兵
勢重大慌將原劫搶賊物馬廐等件丟棄逃入深
山各官將趕獲賊物一面開送該縣賈公儼又不
合不即通行申報鄭鑑等恐賊仍復結聚追趕至
大仁河各賊又慌將原劫搶賊牛衣布等件盡行
丟棄比鄭鑑馮憑范應祥各不合不行督兵盡力
撲捕以致各賊逃入金州黑水河等處深山四散
訖商洛道張參議一面咨行守巡關南道并金州
及千戶所截剿一面嚴行鄭鑑等追捕至二十七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五 五

日商洛道備將前由通呈巡撫董都御史督撫王
都御史巡按陝西劉御史俱批行該道督併緝捕
仍查究失事并隱匿員役又蒙王都御史節次牌
行設法追捕又選撥鄖鎮團練精兵一百名責差
千戶吳節管領馳赴併力擒捕聞本月二十九日
賈公儼方將趕獲前項賊物具報本道責令劉仲
金等認領訖本道又將各賊逃遁金州地方緣由
通呈各院牌行帶管分守關南道張參議督併金
州設法陸續將蔡應科等一十九名拿獲另案招
詳訖等因問擬賈天祐賈公儼鄭鑑范應祥呂尚

具吉大亨王世榮王福壽李福朝胡世隆各不應
事重減等杖罪馮憑免參量司雜糧助餉典史劉
廷勳在任犯罪去任事發犯公罪勿論等因呈詳
到臣臣一觀始末情由不勝駭異竊惟各處盜賊
負夜生發難保必無乃今聚夥至六十餘人白晝
張旗殺人放火劫掠鄉村其聲勢猖獗目中已無
官府矣此豈細故也知縣賈天祐賈公儼當匪不
報至五日後始報該道至各院並無一字申詳
使非院道督併嚴切而都御史王世貞又遣官兵
協剿幾釀大禍今雖擒捕蔡應利等一十九名又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五

非二縣俘獲其未獲賊黨見有姓名者尚四十餘
人俱逃入鄰近山林恐釀孽包藏終當復發若不
查察究處責限挨拏將來地方有事皆致尤隱匿
則臣怠玩之罪其何能辭今該道止坐各官不應
事重贖完還職似涉姑息非所以振法紀而重邊
隅也參照山陽縣知縣賈天祐保甲雖編漫無督
查之素流徒肆劫掠疆土之災職守擅離已違
禁例隱匿不報幾失事機所當重加處治者也
鎮安縣知縣賈公儼督兵追趕亦有勤事之心報
牒淹延難逃巡撫之罪所當量行罰治者也主簿

鄭鑑千戶馮憑典史范應祥雖有奪獲多賊乃未
俘斬一寇功不掩過所當照原詳發落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將賈天祐重加處治賈公儼量
加罰治千戶馮憑量罰雜糧備餉與鄭鑑范應祥
呂尚其吉大亨王世榮等聽臣徑自發落劉廷勳
依律免究未獲強賊李萬良等嚴行關南商洛道
併商金山鎮咸長等州縣巡捕巡司官兵挨拏獲
報如此庶官知懲警而盜賊不至縱橫無忌矣

題荊州府知府林紹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奉臣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六

五

批據荊州府中准本府知府林紹關年三十五歲
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由進士除前任外陞授今
職萬曆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扣該萬曆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止連閏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
關府中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湖廣等
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瑞批
仰布政司查報奉此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向
程批布政司查報蒙此遵依行准本司分守上荆
南道右叅政劉玠咨行據荊州府回稱查勘得本
府知府林紹任內經管一應起存夏稅農桑京庫

太倉折銀等項錢糧銀米田開俱已陸續完解獲
批在卷儲積過稻穀五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三
斗五升二合一勺二抄二撮並無違礙結由到道
該本道考得本官德器溫恭才猷精練表率端而
僚屬敬憚其公廉綜理周而吏民懷畏其威德脩
堤堰築城垣求圖保障請蠲恤議改折力救凋疲
談經濟而辯若懸河處衡繁而才優迎刃循良懋
著治行卓然稱職又准分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
煒牒呈考得本官有襟磊落謀猷英特建城脩堤
求為百世之保障勘荒請折力救一時之災傷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七 產星

官芽粹之器卓越之才本實心以體民情而築堤
脩平賦賑災真若洞燭之切用文學以飭吏治
而敷教明刑與利除弊燦然經緯之章遇事精詳
而行之果決折獄催科悉舉而無滯持身清謹而
出之以平和吏民僚屬咸畏而且懷無款待良尼
古遠大稱職各將考覈過詞語咨牒到司看得荆
州府知府林紹三年任滿既經守巡道查勘無礙
又該本司會同按察司考覈明白例應給由等因
呈詳到臣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
肅吏治事該本部題開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
京聽撫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
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准作考滿又為申飭給由
官員以重國儲事但有起送三六九年考滿掌
印管糧官員務要查將任內經手錢糧完及九分
以上積過穀石照依題准減半則例儲積如數
方許起送考滿中間若有災傷減免并偏僻州縣
詞訟簡少不能積穀俱要從實開陳如糧完不及
九分積穀無故不及數定行發回原任追補不
給由又為懇乞聖明定立考覈規則以便遵中
事條開外官三六年考滿給由聽各撫按從公察

其貪廉勤惰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明白開
計報部覆考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
除批司行令照例帶俸管事牌冊差人齎部候會
題施行外臣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陳瑞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向程議照荊州府知府林紹
志堅而才克濟事無大小必求未久之規識明而
氣更雄郡積災疲祈布悅安之利議提議穴悉先
軌之是程為賑為蠲唯病瘼之攸切收商船之課
稅纖介無私放 宗室之祿糧分毫不克循良稱
最文藻特優稱職三年任滿例應給由伏乞 勅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九

題金州知州曹景陽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陝西布政使司呈奉提督軍務兼
撫治鄭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世貞
批據漢中府金州申稱本州知州曹景陽年四十
歲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由舉人隆慶六年七月
初五日除授前職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扣至
萬曆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

箇月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奉批仰布政司查
報隨奉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董世
彥批據該州申前事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又據經
歷司呈抄蒙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光國批據該
州申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查覈報奪等因抄呈到
司依蒙行據漢中府申查得知州曹景陽任內經
管夏秋糧草通完該州係三十里以下每歲例該
積穀七百石萬曆元年止積穀二百一十八石零
數少六分以上已經參問不應杖罪發落訖二年
積穀六百九十五石零數及九分以上免參三年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十

京聽撫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 奏先令就彼復
職管市牌開差人齎繳其稱職經薦應得 誥勅
命亦照例 請給其平常不稱者部院會同酌處
軍囚又爲酌議外官給由事例以 法守事該本
部題內 欵在外三 年考滿官員除方面府佐
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舊保留其府州縣正官免
其赴京齎繳牌開例該撫按覈實具 奏以憑覆
考乃今有以遵例爲名徑自起文齎繳牌開其中
朦朧詐捏之弊安保必無相應申明以後守令考
滿俱要令于上司嚴加考覈明註稱職平常不稱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十一 重刊

總計三年亦已過數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
也茲當給由應照稱職具 題伏乞 敕下吏部
再加查議合無將知州曹景陽咨令復職照舊支
俸管事仍將任內行過事績攢造牌冊齎部查考
庶報政有徵考課不爽而有司之職業愈脩矣

論劾病癘縣官疏

題爲病癘縣官戀任殃民乞 賜罷斥以安地
方事臣惟縣令於民最親無論繁簡衝僻苟得其
人則四境乂寧不得其人則百姓愁苦頃者 皇
上詔圖化理並用三途無非廣賢路以惠養元元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十一

重刊

之意是宜人思踴奮循分効忠者自揣無能亦當
量力知止奈何山陬僻縣掩人不知尚有篤疾充
位貪戀無忌者臣領一方風憲偶有見聞自難循
默訪得所屬陝西漢中府金州洵陽縣知縣閻龍
起自貢資拔由校職萬曆四年十二月到任該縣
相去本鎮止隔五舍經今八月尚無一字相聞臣
始疑之比令人偵視乃知本官久患癘瘼四肢痠
痺右手已癢僅勉襲手冠裳左手差強亦不勝乎
匕筋升堂視事則吏人代之押僉對案舉餐則門
子爲之進嘯有時拜跪動起必待攬扶若列班行

站立須憑夾輔據其形骸槁木已不堪民社之司
無之政事灰心更專務橐裝之計嚴刑峻法恣意
妄行土豪許貴因懼夾打而餽銀五十兩生金十
兩則央庫子駱相紀等為之先容犯人李尚寅因
告財禮而詐銀二十兩生金一兩則託門子小張
兒等與之過証私債準折地土犯人陳乾等夾打
監候銀五十兩而竟薄其辜金氏告崔氏陷男
身死不明將崔氏撻吊銀五十兩金三兩而始
免於罪他如富豪王孟府王元通王蛟等或一百
兩或五十兩俱駱相紀等過送其門如市礦徒潘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進孝鄭隆等或二十兩或三十兩俱小張兒等收
進與盜為鄰科派里甲則大戶李再義劉國材陶
岐山等供給銀兩推剝殆盡濫受詞訟則每月逢
三逢六逢九日併追紙贖括括無遺若閭閻者民
怨已深官常盡壞決不可一日姑容者也臣欲遵
例提問然後奏聞但本官既嬰篤疾已為殘廢
之人該縣向會告官恐長刁囂之俗故敢亟陳其
事上瀆宸聰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
臣言不謬將知縣閻龍或念其任淺止行罷斥若
以其贓私狼藉仍照貪例為民其員缺速選賢能

充補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玄象示異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弭 天變事臣近
接邸報該吏部題為 玄象示異懇乞 聖明脩
實政以回 天變以保治安事覆廣西道御史朱
璉等題考察京堂官員節奉 聖旨是四品以上
京堂官俱著自陳欽此欽遵除臣躬率督屬大小
官僚痛加脩省外切照臣見年五十六歲係直隸
蘇州府嘉定縣人由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歷郎
署出守荆南府陞藩臬中經順隆昇處田閒兩蒙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恩旨起用竊緣臣垂三十八年歲月奄逾涓埃
無補誤蒙 皇上優敘年勞擢置三品京銜叨領
督撫重鎮授任以來亦思勉圖稱塞顧自揣才識
庸陋學術庸迂積日彌年茫無底績矧茲鈐轄介
綴三藩山谷阻脩實難舉筆以紀綱則未振以杆
禦則多疎耳目壅而吏有敗辜拊循缺而民難接
堵此臣不職之明驗也檢或驟災宜莫過於臣者
即大馬私衷非不以於報 主而憂為下乘終難
副其初心力已弗勝分當知止敢復久妨賢路以
速罪愆伏望 聖慈亟 賜罷斥別選忠良以充

斯任庶幾黜陟當而實政以脩災變可弭中外咸頌維新之治矣臣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題南陽府知府霍維蓋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南陽府申准本府知府霍維蓋關年四十六歲直隸廣平府曲周縣人由進士除前任外陞授今職萬曆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扣至萬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止連閏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關府申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鑑批仰布政司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五

查報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煥批布政司查報蒙此遵依行准本司督糧道左叅議張壽年咨查勘得知府霍維蓋三年任內經管一應夏秋起存各項糧銀共三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九兩七錢三分二釐零本色米一萬二千石已完銀三十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兩九錢三分四釐零米六千四百四十石以上銀米完及九分之上及查本官儲積過數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八石三斗六升三合五勺又准分守汝南道右叅政安嘉善咨行據南陽府回稱查得本官任內清理軍伍廚役等

項奉委事件問理刑名俱已完結緣由到道該本道考得本官性醇而雅有古風才練而絕無塵素廉平率屬威惠孚民共稱師帥之良堪受鉅艱之任稱職又准本道帶管分巡汝南道亦考本官稱職各取具無礙事績冊結到司又該本司左布政使鄭雲鑒考得本官廉靖無私端凝有養經制定而錢糧獄訟之惟明利賴多而陂堰河隄之並舉稱職按察司按察使舒化考得本官凝定端明沉毅簡重清庫蠹而潔淨無求築河堤而利弊有賴足以鎮雅而黜浮可以廉頑而敦薄稱職各將考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五

嚴過詞語咨牒到司為照南陽府知府霍維蓋三年任滿既經各道查勘無礙又該本司會同按察司考覈明白例應給由等因呈詳到臣查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該本部題開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赴京聽撫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復職管事牌冊差入齊繳准作考滿又為申飭給由官員以重國儲事但有起送三六九年考滿掌印管糧官員務要查將任內經手錢糧完及九分以上積過數石如數方許起送考滿又為懇乞聖明定立考覈規則

以便遵守事條開外官三六年考滿給由各撫按
官從公察其貪廉勤惰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字
樣明白開註報部覆考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
今據前因除批司行令本官照例帶俸管事候會
題施行外臣會同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周鑑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張簡議照南陽府知
府霍維蓋性資端厚操履簡嚴宿案不留精勤足
以集事巨奸屢獲振刷雅能分猷耗蠹悉除屬僚
允肅稱職三年任滿似應照例免其赴部給由理
合會題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准令知府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莊

題漢中府知府項思教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主奉臣
批據漢中府申准本府知府項思教關年四十二
歲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由進士除前任外陞授
今職萬曆二年九月十二日到任扣至萬曆五年
八月十一日止連闋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奉
批仰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董世考批仰布政司查報又蒙巡按陝
西監察御史董裕批布政司查報蒙此遵依行准
布按二司守巡關南道咨牒查勘得本府知府項
思教任內經管萬曆二年起四年止催徵完過夏
稅三萬七千六百二石八斗零秋糧六萬四千八
百石三斗零馬草八萬九千九百一十四束零并
戶口農桑官絹課程軍器匠價毛櫟胖櫟等項錢
糧俱各通完五年夏稅完及八分以上自理積穀
三千七百一十六石六斗零並無違礙該分巡關
南道副使沈啓原考得本官敏練通才春容雅度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八 莊
貌恂恂而中存經緯詞侃侃而動有執持當秦蜀
往來之衝而甦里排均站銀調停得體處軍民雜
沓之地而稽巡徼嚴保甲防範周詳躬節儉以率
官寮興學校以崇文治威行愛洽吏畏民懷稱職
又准本道帶管分守道考得本官賢聲久著允為
稱職等因各取具事績冊結到司又該本司左布
政使陰武卿考得本官丰儀嶷立德性淵渟銳意
釐奸庫藏文移綜核不輟留心恤困站銀里甲調
劑有方時考課祀忠賢風教丕宣於漢沔闢荒蕪
開水利惠澤大溥於褒斜允為艱大宏才卓有循

良偉績稱職按察司按察使張國彥考得本官溫恭之度敏練之才謙謙以自持其守則堅貞而不可易恂恂以應物其中實耿介而不可撓當秦蜀交會之衝而事有調停人人感德值軍民雜處之地而心無彼此在在騰歡卓哉吏畏民懷允矣風清弊絕冰霜雅操廊廟奇才稱職各將考數過詞語咨牒到司准此行准督糧驛傳道咨并本司實徵內查得本官任內經催萬曆二三四五年夏秋稅糧馬草委俱通完五年夏稅見今徵解其積穀則例知府以所屬各州縣并自理總計萬曆二年積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九 元日

則以便遵守事條開外官三六年考滿給由各撫按官從公察其貪廉勤惰分別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據明白開註報部覆考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除批司行令本官照例帶俸管事候會題施行外臣查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董裕已經丁憂回籍該臣會同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希輦議照漢中府知府項思教軀幹偉脩操持謹密當險塞而更張不驟里站均調馭紛糾而鎮重有餘軍民懾服安常處順不要赫赫之名慎德緩刑殊得優優之體稱職三年任滿似應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 元日

題南陽府推官王見賓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奉臣批據南陽府申准本府推官王見賓牒稱見年三十七歲山東濟南衛人由進士除授前職萬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扣至萬曆五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止連閏三年任滿例應給由等因牒府以

詳奉批仰布政司查報又奉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鑑批仰布政司查報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煥批布政司查報蒙此遵依行准本司分守汝南道右叅政安嘉善咨行據南陽府回稱查得推官王見賓三年任內承委事件問理刑名似各完報緣由到道該本道考得本官揮霍長才冰霜清節叩之響應胸中蘊藉淵宏事到刃游筆下剖分滾滾藻鑑與文章而兼擅風稜暨仁恕而竝稱稱職入該本道帶管分巡汝南道亦考稱職各取其無礙事績而結到司該本司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主 賈

左布政使鄭雲鑒考得本官鎮密疏通光明特達查制一毫不苟行可質於鬼神質成片言立決學尤占其蘊藉稱職按察司按察使舒化考得本官清楷而通嚴明而練斷獄鑑懸無勞苛察持身冰潔不染錙銖稱職各將考覈過詞語咨牒到司准此爲照南陽府推官王見賓三年任滿既經巡該道查勘無礙又該本司會同按察司考覈明白例應給由但查本官見委清審府屬衛所軍丁兼查南陽中護二衛并各所屯地俱事尚未竣合無軫念地方多事特賜會題留任牌冊差人齎部

准作考滿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查先准吏部咨爲酌議考課之法以肅吏治事該本部題開在外給由官員除方面府佐照舊赴京有事地方照舊留又爲獻末議申舊例以仰裨聖治事內開以後在外方面府佐官考滿查係地方果有緊急重大事情勢難離任者方許奏留差人齎繳牌冊若無事地方仍令赴部考覈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據前因除批司行令本官帶俸管事候會題明文至日施行外臣會同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鑑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張簡議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主 賈

照南陽府推官王見賓風儀端雅才識精明查制嚴而有條能清風蠹問斷公而善照克振沉寃爲守兩優政學俱茂稱職本官三年任滿例應赴部但該府地方衝煩多事其自理刑之外見委清審各衛所軍丁兼查南陽中護二衛并各所屯地未完若令離任給由不無乏人償事以故該司請留似應准從理合循例會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准令本官在任帶俸管事將任內行過事績攢造牌冊差人齎部考覈題請復職其於地方誠爲有補

題閣臣給假歸葬事竣赴 闕奏報疏

題為閣臣給假歸葬 欽限事竣赴 闕奏報事

據湖廣荊州府申奉臣牌行據郎報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題為前事

節奉 聖旨限五月中旬到京該省撫按官仍將

在籍起身日期作速差人奏報欽此仰該府掌

印官親詣本閣宅上敦問答行的確日期申報去

後先該臣聞報大學士張居正擇於本年四月十

六日殯葬伊父臣趨赴本閣 勅遣墳所會同安

厝訖謹遵 明旨行文該府令據知府秦寵中稱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奏

本閣已於本月十七日具本差人赴京謝 恩併

乞 寬限今報未蒙 俞允依奉敦問大學士張

居正遵奉擇於五月二十一日啓行赴 闕等因

申報到臣有條閣臣給假安葬事竣赴 闕理合

奏報

題房縣知縣朱衣給由疏

題為給由事據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呈據郎

陽府申送房縣知縣朱衣到司開稱本官年四十一

歲南京錦衣衛人由舉人除授山東青州府臨淄

縣知縣隆慶五年六月初九日到任本年十月二

十日丁母憂接丁父憂服闋赴部復除郎陽府郎

西縣知縣萬曆二年十月十五日到任萬曆三年

三月內調補今職本年四月十五日到任扣該萬

曆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止通前三年任滿例應給

由又稱該本府知府宋考得本官才猷警敏操

履端方里甲加意節省黔黎動復業之懽案牘留

心整刷吏胥絕舞文之弊訊斷則兩造推服徵收

則纖塵無染治行茂著於政成考績當膺乎最選

稱職等因據此案照先准本司分守下荆南道石

梁議章甫端咨稱考得本官器宇軒昂才猷爽練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奏

任郎西已徵善政調方縣漸著聲望革包攬發侵

匪無往非精明之政墾荒田開堤堰隨事皆宜民

之謨設法以催科逋欠甚少秉公以聽訟原被輸

服無忝循良允宜課最稱職又准兵巡下荆南道

副使余希周牒稱考得本官幹才英偉器識精明

文移手自批裁案無留滯聽斷片言剖析民願質

成開陂堰撫流移山鄉樂業剔奸頑抑豪橫積猾

回心勘屯不憚履畝之勞積穀動見倉庾之溢賢

聲鬱茂績績宜先稱職取具無碍事蹟開結詞語

前來已經本司備由呈奉臣批仰布政司會同按

察司考覈詳報又奉巡撫湖廣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陳瑞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考覈
詳奪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趙應元批該司會
同按察司考覈詳奪蒙此本司遵依備行該府行
令本官遵照起送去後今據前因又經行准本司
左布政使劉志伊考得本官敏練才猷堅持志節
方邑振刷維新鄖西誦思益烈稱職按察司署印
副使陶大順考得本官器宇端恭才猷精敏禁包
攬而查役匪衙門之整刷惟嚴節里甲而築堤防
地方之保障攸賴實心實政有守有為稱職各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本集

考覈過詞語咨牒到司准此為照房縣知縣朱衣
前後歷俸三年任滿先經守巡二道查勘無碍又
該本司會同按察司各考覈明白例應給由等因
呈詳到司會題間查得該司文內開報按察司
并守巡道該府考語咨數多亦未開有本官三年
任內徵完過錢糧并儲積過穀石數目有碍題
請本當駁回另詳但考語一節已經撫按官具
題似應免駁其錢糧數目再行復查尤恐途遠在
途遲滯就近駁行該府申報本官三年任內完過
經管一應夏秋起存米麥糧共九千一百五十三

石五斗二合三勺額派起存并均徭聽差等項銀
共四千四百七十七兩二錢八分四釐以上二項
俱完及九分之上及查本官儲積過穀四千九百
一十一石五斗八升四合九勺與例及數別無違
碍等因到司卷查先准吏部咨為酌議考課之法
以肅吏治事該本部題開府州縣正官給由免其
赴京聽撫按官從公考覈賢否具奏先令就彼
復職管事牌冊差人齎繳准作考滿又為申飭給
由官員以重國儲事但有起送三六九年考滿
掌印管糧官員務要查將任內經手錢糧完及九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本集

分之上積過穀石及數方許起送考滿又為懇乞
聖明定立考覈規則以便遵守事條開外官三
六年考滿給由各撫按從公察其貪廉勤惰分別
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明白開註報部覆考等因
已經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除批司行令本官照
例帶俸管事候題請施行外該臣議照房縣知
縣朱衣咨儀脩整才識精明築堤堰以防田查包
侵而振法稱職三年任滿似應照例免其赴部給
由理合具題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合無
將知縣朱衣准令就彼復職照舊支俸管事仍將

任內行過事蹟橫造屏冊差人齎部查考燕報政
有徵考課不爽而有司之職業愈脩矣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公績

白御史論狀

某先任湖廣襄陽兵備副使於隆慶四年二月內
調江西贛州兵備副使蒞任纔一月聞巡按湖廣
某御史論某原任事情欲加罷黜於時不知所論
何事旋蒙吏部題覆復原某歷官無議奉 旨聽
勘始悉劾詞之詳不勝惶汗某自惟叨祿有年累
尤叢積今復以無狀致觸文罔待積不遑何容置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乙

五

辨願疏中指摘多屬賊私追省再三略無影響某
向廉仕籍屢歷艱危祗恃操持遠巡末路今一旦
橫罹汙穢併欲弁棄平生名檢所關能無內疚夫
巡按係親臨官非風聞比某與御史同在地方已
周一歲豈無文移可乘之際而乃撥拾謔言蔓及
前任夫某於荊州曾思萬死一生之禍海內縉紳
亡不知之乃御史獨惜然反加之論刺此尤可詫
若今控雪無門已分茹冤沒齒矣茲幸 聖恩寬
大不即置之譴誅部議耿昭尚欲付之覆轂固知
派踪易鑠實跡難誣語云貞臣累至而行明某敢

不直據劾詞遂款披白所論果有一真願就刑誅以昭大戒使所殺委無纖染願加根究以雪至冤庶戴盆之可中當瞑目以俟盡疏曰口才便佞心術儉邪夫既曰便佞必自論某事有變亂是非之言既曰儉邪必曾為某官有傾擠善類之實御史問其端而不竟其說豈真須有之詞乎疏曰初仕內曹乃變名而附勢某往原與上虞建言徐郎中實同姓名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內職為祠祭司主事先帝嘗下禮部疏尾偶見職姓名疑徐郎中起用特問兩次一問內閣一問西直中書徐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二

五十七

豐郎徐郎中族兄也故某不敢不更今名以釋君父之疑蓋去其建言時已六年矣此與柄勢者何與御史新貴特未考耳且某以十年郎曹而陞知府又以十年知府而陞今官尚謂之附勢者乎疏曰繼擢郡牧復黜賢以黨奸某在荊州曾否黜皆彼處士民自有公論至所謂黨奸者蓋指遼庶人黨熾也昔之黨人者如唐八司馬之徒謂富貴可媒取耳某黨熾意欲何為且景王以先帝親子欲請沙市某尚守封疆之義以死徇之雖蒙奏問挫辱百端竟不可奪此而不黨而顧黨意

憐何自恃一至此乎疏曰遼庶夜飲則携妓女李元宵以侑酒品第其容別宮續遊則玉芙蓉倡和集各百首刊行有卷彼時憲燾在藩封中素稱難制固中外共知即府官言動日被偵伺以陰持短長若與之為挾妓之飲倡和淫褻之詞彼尚何所忌憚乎即今憲燾獄詞具在試查所犯過惡有無在職任內則某之所以默為彈壓者亦既苦心矣今計離荆之後蒙景府奏問縲係省城一年回籍五年再起南陽一年凡隔十年忽騰此不經之語讓某者徒以事違難稽可以惑聽不知當時撫按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三

五十八

皆有見聞微顯聞幽何待今日疏曰以門子小熊兒為腹心以阜隸魏奇等通賄賂大門阜之役百司編設至司道駐劄之地則內外關防體統頗重非若有司嫌跡易濶也乃欲寄腹心通賄賂下事勢便乎何亡一實可指也疏曰景陽致仕李知縣打死人命託鄉官李主事過銀五百遂得輕釋襄陽湯指揮犯贓告發央書手楊小溪通賄一百畢竟無罪疏內先後俱屬湯詞惟此二件若為指實但某蒞襄陽幾及二年襄陽固有李知縣名應元者向無人告伊人命襄陽止一湯指揮名湯召者亦

屬官王府包裏尉長夫贖儀皆有差等犬上下
扣維原無交際索賂而及贖儀憲司紀綱瀾倒盡
矣某待罪襄陽二年自府官而下州縣長吏未嘗
私延一茶贖儀之餽是懷恩乎是畏威乎以恩則
素無假借以威則去任分巡原無舉刺彼何所攝
乎至于王府幣交禮之所有襄府五十金是發府
施賑者謂為贖餽可乎御史亦心知其誣但端前
賊六百下人情未肯輕賣其官姑以贖益之令某
必罷以悅讒口耳御史亦因欲藉以塞延歷之責
如天理何哉如公論何哉不敢以不辨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六

聖

附撫按勘疏併吏部題覆疏

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前巡撫都御史劉某案驗
准本院咨准吏部咨該前巡按湖廣監察某御
史論劾原任湖廣按察司分巡荆南道副使
徐某云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
遵該本部看得副使徐某歷官無議今稱改節
似應勘實以服其心相應酌議合候 命下移
咨都察院轉行該省撫按官將副使徐某先行
革職仍將前中事情從公勘明具 奏定奪移
咨到案仰本司照依咨案備奉 欽依內事理

即將副使徐某革職勘報等因奉此并蒙巡按
湖廣監察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巡按湖廣一千
三十九號勘劄亦因前事行司會同布政司查
勘蒙此會行守巡上下荆南各道查勘間准布
政司照會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批據原任
湖廣按察司續調江西副使今革職聽勘徐某
揭為辯明心迹以全素節事蒙批布按二司一
併會勘詳報蒙此備照過司又經催行各道併
勘去後隨准分巡上荆南道帶管分守副使張
某開據荊州府知府王元發呈稱委勘副使徐
某被劫事情牌差快手李冬兒前去美花街查
拘妓女李元宵等赴審隨拘樂戶李時到官供
稱並無李元宵名目猶恐隱匿不的又經覆查
相同取具不扶其結在卷及照所作玉芙蓉唱
和集但今遼庶人已發高牆書籍盡燬遍訪士
庶之家並無此書無憑查報等因又准守巡下
荆南道右叅議李某副使楊某開據即襄二府
同知韓致范愛舉呈稱委勘副使徐某被論事
情逐款審勘拘獲犯入小熊兒魏奇尚爾等見
在數內楊小溪阮森無此二人鄉官主事李大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聖

魁年已七十九歲閉門養疾多年襄陽衛指揮
湯召自歷任以來並無一字有犯等因呈道又
經牌行襄陽縣知縣寶如蘭會同鄖縣知縣馬
廷伯竹山縣知縣邢子嚴從公會勘得小兒
供蒙襄陽縣送張徐副使九個月魏奇應當內
班阜隸各至隆慶四年三月內本道調任俱各
回家生理並無壞法情弊及審尚璽執稱伊質
生員韓文高店房因文高與璽妻宋氏通姦訂
告撫治衙門蒙批本道轉行襄陽府招解文高
姦情是的責戒十五板璽家半月病故又審蒙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八 璽

陽縣致仕知縣李應元稱伊嘉靖四十五年被
巡按衙門訪拿賄贖後因本道到任應元不合
舉行花幣賀禮致蒙本道恠怒行查被民人竊
五具告田地事情批府招詳罰修堤石三百丈
折銀四十五兩完納府庫卷存並無人命饒送
情由呈道吊審相同并將小兒等解司隨談
本司會同布政司查將原參疏內供應循環贖
禮數條未見體勘明白又經覆行守巡下荆南
道查勘隨准開報行據襄陽府呈稱行據均襄
等州縣參議二衛并驛遞衙門回稱查得原任

副使徐某在任並無供應止給半價循環常例
五金等情及查本道起行之日牌行禁止贖儀
並無餽送禮包裹扇長夫銀兩又准襄府長史
司牒呈本司備本啓奉 令旨予昨午因見凶
荒飢民於道路者甚衆心甚惻然又值本府空
乏止措銀五十兩行談道知會送襄陽府賑濟
此外未嘗以物餽人你司見在文卷可查即便
具結回報故此又據衛縣各稱並無舍人阮森
書手楊小溪名目各執結到府呈道并將李應
元湯召等人卷解司准此談本司按察使溫某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九 璽

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孫某右布政使湯某吊
取各人卷到官逐一公同覆審得原任湖廣副
使徐某被劾事情美花衙既無姦女李元宵則
夜宴唱和之詞似非是實李知縣原未打死人
命則李主事過付之事或涉於虛韓文高犯姦
究的止責十五不為過刑湯指揮既未犯事告
發書手從何通賄至於襄府五十金係是本府
徑發襄陽府賑濟與道無干遼庶金幣臺臺聞
林共泣之說既稱舍人阮森傳遞消息查無此
人何所憑據其他如任用門皂供應減價及常

例五金與長夫贍儀等有俱經重覆委官結勘
明白則本官被論或出一時風聞但性氣剛方
物議之來或有所由遽難槩其素履合無請乞
本院再加查訪果無別議伏乞具題庶公道
無枉而人心亦服矣具呈到職據此查得接管
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劉某准本院咨准吏部
咨該前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某論劾前事已經
備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職會同巡按湖廣監察
御史陳某議看得原任副使徐某伉直寡諧剛
方多忤居祠部為國守典章不阿政府守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十

州為民爭沙市獨抗親藩槩其平生頗知自
好荆襄兩任先後十年近因論事過激或未愜
平衆心疾惡太嚴將不免於多口以致傳聞類
多可駭按部不容無言吏部議覆謂其歷官無
議今稱改節必勸實以服其心明公道惜人材
具見於此先該職歷任撫治巡按御史陳于階
按歷荆襄細查本官被劾事情都無實跡今據
各司道重覆駁勘明白與職等查訪相同其間
或有是籍而無是人或有是人而無是事公論
之是非自不容混而本官之心跡庶幾可明既

經勘明相應題請乞勅吏部再加查訪委
無別議合無將副使徐某照舊叙用不使終棄
明時則上之務使過以勸忠下之益作忠以
補過矣惟復別有定奪職等未敢擅便為此除
具題外今將前以緣由理合開具須至揭帖
者又該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某題同前事俱
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查
先該巡按雷稽古論劾原任副使徐某不職已
經本部覆奉欽依革職聽勘移咨都察院轉
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都御史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十一

三

汪某巡按陳某各題稱會勘過原任副使徐某
被劾事情既經撫按官勘議明白具奏前來相
應依擬合候命下將本官起送赴部照原職
叙用仍咨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五年
十二月初八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等具題奉聖
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令各貴院煩為
轉行彼處撫按衙門查照本部題奉欽依內
一事理欽遵施行

議處均州事宜狀

夫今之論邱襄間之患者莫不曰水為之災雖之
人身疾痛此特風寒暑濕之適感者耳時過即愈
矣乃均州一方之為災匪降自天匪因於地無懷
襄之警而尤有甚於熱渴之危者何哉蓋該州編
籍其初止八里耳其後益以附貫之店增至十二
里而十二里之民又多非土著去住靡常每歲查
覈合梁州新舊之戶僅六千餘丁已不能當江南
大縣之一區而中間聚廬托處僅給俯仰者不過
十之一二而販夫傭豎朝不謀夕者顧居其八九
頻歲編科除里甲民壯及京解外其各衙門民校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土 宣
柴薪斗庫夫馬館驛支應等差總計徵銀九千餘
兩以九千餘兩之差攤派于六千餘丁之貧戶窘
已極矣乃又接歲遞編追呼互續夫各處徭編且
毋論江南輪隔十歲即楚中貧瘠他處猶限以五
歲三歲安有歲歲搖動如均州之繁且密者哉所
以然者蓋因大和一山在該州境內為之累耳夫
太和豈足以累均州哉而所以為之累者則太和
之道衆也佃丁也如人之受粟既已孱弱矣而三
登之崇復隱于膏肓之間相欺之勢已成而陰潰
之形漸見失今不為之披其竅腠酌其虛實潛驅

其邪祟而默固其本根誠恐氣光無備而疾益痼殆
不知均州之所終也今據該州之所宜亟處者一
曰清理道衆按永樂十年本山各宮殿落成該隆
平侯張信等奏選天下道士給度焚修領以提點
當時額度不過四百名耳在山焚修者止倚齋糧
香火未廣道俗異處民安如堵固無恙也弘治以
來朝山之客漸開固利之階投禮之囿翻作逋逃
之藪愚民見其有地不賦有身不庸而又有香錢
為之膏潤因而板附偷生寅緣影役遠自雍豫近
自荆襄歲進月加轉相傳度而均州之民不為道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土 宣
者僅十之三四耳即今各官道衆溢及二萬比之
原額奚啻數十餘倍夫遠方為道者家在原籍有
司猶得以官治之乃均州之民一憑城社莫敢誰
何昔人有言一人耕之十人坐而食之欲天下無
飢不可得也一人蠶之十人坐而衣之欲天下無
寒不可得也夫安坐而衣食于人然且不可矧于
虛民籍以實道錄虛奪其耕蠶之人引而去之以
轉相邀嬉飲啄於十方之衆此豈 聖世之所宜
有哉且流徒嘯聚穢瀾習非名為焚修實滋淫蕩
既非印牒普度又無花冊在官山谷岨深真偽莫

辨安知不有包藏禍心假名匿跡如前年保康之
寇去來無踪近者山後劫掠屢獲屢發此於地方
匪細故也今兩京神樂觀道士屬禮部提調其歲
收道童俱報入冊一遇考閱引冊稽名嚴於負版
夫本山既奉 朝廷香火正宜內外防檢齋慮飯
依而乃蕩然無紀囂雜相踵一至於此即令無害
於民亦非所以尊 神明而重福地也而况叢為
地方之一大蠹乎今欲為清理非必亟遣而盡歸
之農但 祖宗特原額已穀焚修若以續建廟觀
缺人拜禮宜於原額之外量增若干名俱候普度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十四 臺臺

四方囚徒主文政等五百五十名編為五里住稅
均州人給田五十畝辦納磨糧茶鹽布花等項以
贍焚修逮後奉文查得本州小民每遇大造之年
加增丁口賦稅繁重日見貧難而各里佃戶顧生
齒衆盛且原領腴田別無差役又日見富庶議允
清出佃丁一千八百八十八丁每年止編銀
三錢共編銀五百六十六兩四錢名曰歲派銀兩
解提督該監柴薪銀一百二十兩外餘銀入該州
徭編一體作正支解雖有增編前銀較諸有司科
差視相徑庭矣以故就近軍民希圖避重就輕閃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十五 臺臺

手之司矣分守之權既行于該州而佃戶之名未
陳於民數豈惟失上下相維之體而試觀職方之
內豈有非夷非貉不軍不民而自為一種族類
者乎夫衆而雜居必爭衆而無統必亂今佃戶既
不隸有司矣而又有陰為之巢窟者勢必至于與
民相侵相奪當權者惑其不激而為變者幾希古
人有言琴瑟不調則起而更張之所謂查刷者非
欲盡削其盤據之利而收之掌握也但查先年充
發之戶自有嫡長子孫種辦齋糧者每戶一人籍
為正丁仍照原例免其別差而正丁之外百數十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六
年來支分派衍不知蔓延幾倍亦可槩稱佃戶而
不賦不徭甘為聖世之敝民乎詔云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誠宜立為畫一之法審覈餘丁勘其身
家編入板籍轄之有司與該州齊民一同差派其
養子女戶影射潛匿者盡數勾出歸之原籍至於
正佃原撥田地仍要委官杖踏明立冊段以便稽
查如出五十畝之外者即為民產亦准令照舊耕
種另供民差敢有抗違分守道如法究治如此則
齋糧既無減耗已不失祖宗舊制而民佃相安
亦不至無統而生亂互隱而偏困矣議者徒以

祖宗成法所在而欲迴護阻撓則動以變亂為詞
不知政由俗革化與時移要不當徂于拘曲之見
以釀成大亂之端況今清理道衆原干祀典無妨
查刷佃丁亦與正丁無礙成法固自在也特因而
變通之以求為一方可繼之政耳況本山創建本
以福國庇民而該州為神棲之境凡有福庇宜莫
先焉顧保佑之恩未霑於福地而膏肓之疾先壞
其腹心豈祖宗創建香火計安元元之初意乎
某日擊時艱不敢隱默謹略陳其梗槩如此伏惟
聖下財擇而賜行之地方幸甚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七

七

上政府論房竹二兩加增餘屯子粒揭帖

據竹山中禦千戶所申准掌印指揮同知戴愷開
先奉湖廣布政司分守下荆南道章參議案奉巡
撫都御史陳 案驗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廣行都指揮使司竹山千
戶所百戶平光忠等手軍沈邦用等奏臣等原
係襄陽衛軍成化七年因賊叛亂竹山縣地方蒙
巡撫項都御史奏奉 欽依於竹山縣設立千戶
所調撥臣等在所守禦內撥各軍屯田一分安插
至嘉靖年間撥軍梅朝祿等往守鄧家堡一軍二

役邇年被喬守備勒報餘丁鄧楠等一百名每年徵銀一百五十兩戴岳等一百一十二名赴鄖陽衛寄操錢果等四百名赴堡把隘每月止糧六斗家口全靠屯田養贍近被襄陽縣民蕭志昂奏告清丈伊縣田糧臣等本所屯田坐落襄陽二縣却被一縣丈量不論肥瘠派糧六升共裁糧二千七百餘石等情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令各煩爲轉行分守屯田等道委官查勘軍人沈邦用等奏內事情徑自查處如或隱情妄奏卽行究罪咨部施行等因行道備行本官中報到職查行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六

聖旨

情委官查勘是否額外增糧應否除豁若係妄奏仍行究罪咨部查考等因案行守巡二道轉行本官備關本府具申到職該職揭查接管卷內先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覆前任都御史王 題前事款開見下荆南兵巡叅政楊一魁清出襄陽衛開墾隱占屯田比舊加五六倍將來足贍軍資乞將南陽商漢一體清查其屯務須下三省屯田及守巡該道有所建白通取臣及撫按清軍衙門定奪該戶部覆奉 欽依備咨都御史王 通行各該守巡屯田道各將所屬荆廣鄖襄荆瞿均房竹夷枝長遠忠并河南南陽鄧唐陝西漢寧金沔等衛所屯田吊取原冊到官查驗要見原額官軍若干員名各領種屯田若干畝共該子粒若干逐一照冊照至丈量有無與原額相合果不勢豪侵占逃亡荒蕪召軍開墾行軍市賣追究還官自首免罪丈出餘地分別膏腴等則盡數起科務求至當使國儲無虧人心允服去後該都御史王 續據湖廣河南陝西守巡各道轉行各委官員將丈踏過鄖陽襄陽荊州荊右南陽懷中均州所屬縣所竹山枝江守禦鄧州守禦唐縣各衛所清出多餘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六

聖旨

屯田地畝起增米麥糧各數目間有扣補月糧等項外共有屯糧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擬以三分取二每半米麥糧八千一百四十三石二斗九升六合二勺六抄二撮六圭六粒各折不等共折銀三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七釐三毫三絲五忽八微一纖八塵外又有鄧州所屯銀一百五十三兩七錢二分五釐內除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六釐扣補官軍月糧尚剩銀一百三十二兩二分九釐亦取二分該銀八十八兩二分四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渺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零解作本鎮軍餉以一分該糧四千七十一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三抄一撮三圭三粒并鄧州所銀四十四兩一分三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渺零本折從便各留該衛所倉庫公用備賑仍聽行守巡道查盤不得侵用通候瞿塘寧羌各衛忠州長寧等所清查到日約計贏餘可與原數相合本鎮軍餉似一毫不以煩有司而各衛所公費之用亦無缺少矣將見到衛所屯田子粒折色畧節總數具本題 知訖職前備員藩司聞今清丈各該衛所餘屯多于原額有數倍者頗憂其

增糧之難比米繼組亦欲量爲調停隨檢閱各道冊籍如竹山所原額屯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六畝有畸該納米麥糧一千三百六十五石四斗四升今丈出餘屯共一十一萬二千六百一十五畝零止起增子粒共二千八百九十八石三斗零房縣千戶所額屯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畝該納子粒二千二十五石二斗五升零今丈出餘屯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七畝有畸止起增子粒共九百二十四石二斗三升零大約起增之數上地五升有奇中下地止于五六合而已通融計之每畝不過二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升五合有奇比之原屯每軍一名領田五十畝納子粒六石是每畝子粒均攤一斗二升乃今田增至數倍糧止增一倍似不爲重累故先任王都御史題 請戶部覆奉 欽依以三分爲率二分解鄧陽府收貯聽本鎮軍餉之用一分本折從便存留該所備賑而各州縣原派軍餉出之民壯機兵者以其半解部濟邊以其半作各兵巡道標下精兵工食此雖一時任怨之事然于 國計民生庶幾一舉兩得成案具在遂不敢輕于變動而職自到任以來亦無有告稱不便者忽于今月見兩所

申文中有軍人沈邦用胡南陽等隱匿 欽依事
體併戶部與職原行衙門朦朧妄奏兵部議行湖
廣巡撫查勘夫田不丈踏湯然隱占斯亦已矣豈
有丈踏既明其美餘之土遺棄之利不歸之 朝
廷而誰歸哉况聞當時丈踏官員以山谿磽确每
餘十畝算折八畝殊不爲厲若如江南之地尺尺
而寸寸之則兩所隱占之數又不止于今日所報
者而已緣此議起于前分巡叅政楊一魁考察時
當事者不諒其苦心輒形之論劾蓋欲陰壞其事
久矣民之蚩蚩趨利如水况有以導之其誰能止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三

正字

其不至于奏擾不已也不然南陽漢中均一增屯
也何寂然無一語之相聒哉夫市恩之與任怨其
事孰難違道之與守法其體孰正自一奏之後屯
官不敢催征軍餉必至墮誤儻地方卒有緩急則
孤鎮不知所終也伏望帛查戶部覆題原稿果係
累人何憚改革若刁軍罔 上亦乞行今查覈衙
門當細加斟酌無分彼此僇力同心以昭 聖代
平明之治不勝幸甚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公牘

吳郡徐學謨

條陳里甲供應贖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抄奉 欽差提督
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憲
牌前事仰府將境內一應民事有便民益國而利
所當舉者有民共患苦而害所當革者體訪的確
開具條件各官親筆直書不必拘泥文字亦不必
經由道府徑自具申本院以憑採摘裁奪施行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一 正字
間言不當者本院亦不加責文到之日悉心著實
訪究此一考見各官之才識以一驗各官之留心
民務否也奉此隨該本府掌印知府徐 照得全
楚之弊惟里甲最甚興革之政以里甲爲先蓋
祖宗時設里甲止是催辦錢糧一事以後地方供
應繁難因而別生科派訪之各處猶有大戶輸貽
羨銀協辦里甲之差力分費減惟荊州府屬民乏
蓋藏多通負富家庫羨已無可望凡百所需盡
歸里甲公私掊剋不可勝言如一歲則有歲供之
派遇事則有臨時之派或謂之補庫銀兩或謂之

勘合銀兩竟不知所補者何庫所奉者何勘合也
府屬官員樽節愛民者固有厲民自養者不無殊
票亂標則堂簾莫辨勾差四出則雞犬不寧以致
項鎖填街拶封塞巷俱是追徵此項銀兩而正經
錢糧雇置之不問且如江陵一縣因隸府城地當
衝要本號疲劇又加以數年採辦公費繁雜有司
不能悉心經理惟指以苛征以故吏弊成淵民窮
徹骨府屬州縣未有如江陵之甚者卽以里長一
名計之每歲走遞供應及無名之費不下二百餘
兩止據見里六十名已費銀一萬二千兩其逃里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二 五言
丁馬曠夫役銀不在是數足當該縣錢糧之半官
科於里長里長科於甲首轉展誅求家至戶擾民
之財力止有此數取盈於此必虛於彼逋負安得
不積百姓安得不逃若不亟爲調議則地方之患
竟不知其所終也今奉本院諮訪欲候各屬徑自
開報仍恐中間或多諱疾忌醫民生利弊不肯上
聞有負德音謹先將議處江陵一縣里甲事宜列
爲二十款註立前件每件逐一條答其外屬十二
州縣雖坐弊不同一時諏訪未悉其科派名色或
可例見當以江陵爲主併列一十款與之同刊

或爲導布契之同等則亟爲蠲除候申詳允日刊
刻書冊頒示各屬務令永遵畫一潔已愛民庶於
地方不無裨補等因 計開議處江陵縣里甲事
宜 一議處里甲供應上司并過往官役下程司
府短差口糧宿食 前件議得府屬惟江陵一
縣附廓係官使往來駐劄之地最號衝繁該縣
供送油燭柴炭之外本府取送下程一副俱係
里甲出辦先該本府議定仁義二等號票仁字
號每副約計銀八錢八分五釐義字號每副約
計銀五錢四分臨期照號發票差聽事老人支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三 五言
送每月官使往來踴數不一約計一月取用下
程該二十副除仁字一號間取支送其臨劄官
使多用義字一號月計費銀一十五兩多不過
二十兩其奉分巡道取送者不在是數但本道
歲有出巡之日雖間或取送止可當本府之半
又該用銀六七兩總計下程一項每月約用銀
二三十兩此係里甲常供例不可缺今奉本院
案驗令徵銀在官倉役代支法誠良便但據該
縣里長羅各住等稟稱生房支應頭緒繁雜代
支人役獨力難承僅遇上司併臨不無卸累貽

罪仍要欵銀在官定立等頭輪班協辦等因據此照得該縣雖設有一百二十五里見年出卯止存六十餘里該縣舊規以七人管支一月如止令供給下程油燭柴炭等項所費亦似有阻奈何近年以來巧立內支外支名色外支者卽前項有名供應而內支者每里另追徵銀一二十兩名雖貯庫以備緊急之用實無支銷下落且縣堂各衙又有月送米麵雞鵝魚肉之類每副正官費銀八兩佐二首領五六兩爲民父母既令立常休而又私倉里甲甚非法體爲今之徐氏海陽集卷之七 四

計合村內支銀兩縣衙私饋并該房見面先行痛革外自本年七月初一日爲始將通縣里長以六十名爲率分作上下半年二次支應每月輪該十名查照上中下里分計等徵銀仍於十人中另審家道最饒者立爲等頭收掌使費銀再計并一月支應之數不足則爲量行攤補有餘則散還各役照次輪班週而復始除官使下程油燭又除司府短差口糧宿食照票支給之外不得重科一絲一毫私受一魚一菜本府仍發印信文冊二扇將每月支應登記循環以憑

月終吊查若該縣遇有過客私宴私饋量其情禮之不可已者另自措辦毋得混累生房再照先年本府取用下程俱自給銀買辦後因採木部院住劄公費繁多前銀罷給今木役停止相應復舊如親臨下程已奉案驗禁革其各道臨府似難徑情若遇前項下程里甲照舊辦送外其一應官使及親故往來原係私情難靡公費合遵照先年給銀事例每月於本府無礙銀內驗票支給取領附卷其奉分巡道取送者仍於支應里長出辦如此則私剋既減公用自周所徐氏海陽集卷之七 五

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 一議里甲供應上司并過往官使油燭柴炭猩紅紙劄 前件查得該縣凡遇上司臨劄下馬供送猩紅紙劄一副約銀五錢七分五釐每三日一送油燭二十枝木柴二架款柴四箇炭一担每一次約計費銀四錢一分其過往官使止送油燭十五枝木柴炭各二架款柴三箇約計銀二錢三分五釐又抽分廠每月送油燭一百五十枝款柴三十五箇炭五百斤猩紅紙劄一副約計費銀三兩六錢六分四釐俱出自里甲支應相應照舊

辦送無容別議外但分巡一道雖云佳制江陵實坐鎮府屬十三州縣其里甲供送本道并書吏油燭柴炭每月六次約計用銀八兩有零獨令江陵出辦不無偏累查得本府於四十一年內申革府屬係編州縣堂油燭銀公安監利石首松滋四縣各十兩夷陵歸州枝江遠安長陽宜都興山巴東八州縣各七兩共該銀八十二兩合於前項編制均係銀內照數支出解赴本府轉發江陵縣協濟本道油燭等項則江陵無偏累之患各州縣非無名之派此亦紮矩之道也 一議處里甲供應分巡道內班門阜并抄案吏書飯食筆墨紙劄 前件議得近奉本院明文內開上司內班門阜飯食以後俱於各役工食內扣辦不許仍令里甲供送敢不仰承撙節至意但藩臬衙門體統嚴密與有司不同門阜供役在內既不許私自出入若又扣其工食則小人之家不無俯仰之累今照分巡道駐劄江陵應用內班人役門子四名阜隸十名抄案吏書一十六名飯食等項近該本府議有後開定數約計每月用銀十四兩有零如遇出巡免

送歲計臨制之日約有八箇月該用銀九十餘兩前項支費例不可免亦應府屬州縣公處但各地方災傷創建一議似駭聽聞查得荆南驛官支銀兩月有餘剩又查會開載松滋縣係編協濟荆南驛庫子五名該每歲係銀六十兩合令徵銀解府如遇前項支費即於一項銀內支給著藩司門子備辦供送似不必重勞里甲其或各道暫臨多不過數日并過往官使合用油燭柴炭俱令里甲照舊出辦仍不許觀望以滋影避 一議革里甲供應縣堂油燭并六房紙劄 前件議照得該縣油燭先年俱係直堂庫子備辦近午庫子告於係編油燭銀內支用該縣以前項係銀額編止一十兩原不發一月之費遂改派里甲支應每晚縣堂并丞簿典史等衙門燭不下五六十枝每歲支費既非舊額誰肯甘心且庫役緣係係編首差府庫止是看守支更尚辦府堂油燭縣庫有支放秤收之利近年豪猾之民希圖官吏趁熟多貪緣緣編額將油燭詭卸里甲重殊失均平除係編油燭銀兩先經本府申革外合無今後責令庫子

照舊出辦每晚縣堂不過六枝各衙不過四枝庶不失哀多益寡之意其六房紙劄會同該自理賊罰銀內每月申詳支給鋪行買用所屬各州縣皆然惟該縣獨派里甲尤為無謂蓋生房在縣百需俱備官吏樂其取之之易竟忘其出之之難弊端積習已非一日今照該縣月用紙張銀六兩二錢合照會同每月在庫貯自理賊罰內申詳兩院動支買辦給發六房書寫如無見問賊罰此係官吏關茸廢事責令六房自行買辦不許乘機重科里甲以上二項俱於本年

徐氏海隅集

卷之十

八

聖鑒

四月初一日為始以後該房如有濫取一紙一燭者查出坐贓問革 一議革里甲花紅銀兩前件議得該縣每年里甲七月初一日出卯禮房奉行每里派花紅銀二兩計該縣一百二十五里近年逃里居半尚存六十餘里出卯之後計缺銀一百二十餘兩據該縣開稱各上司按臨朝王禮用金段羊酒果品并什香譜書紙筆遠府并各王府千秋送禮等項俱在花紅銀內動支似皆禮之不可缺者但科額有定支用無常文冊既不登查公私局從稽覈且如里長

七月出卯掌印官十月去任則此項銀兩俱無支銷下落一遇前項禮儀又復重派剝脂椎髓安有窮極除上司行香給賞紙筆歲考季考歲貢花紅等費詳載會同俱動支本衙門贖銀無容別議外為今之計合將前項花紅銀兩以後不許派徵如朝王禮儀歲不數行其取辦段果之類必係親臨上司自有本衙門贖罰堪以申請動支如無贖罰或於府縣贖銀內照數申詳給辦又每年遠府并太妃正妃各位下千秋禮各一次每次合用段果之類照依後開數目大約用銀二十餘兩前項原未經議合依後議逃里丁馬或役剝夫銀內動支買送仍要臨期開單送府查給毋得混派里甲以滋冗費 一議革里甲卷箱銀兩 前件議得該縣里甲每年七月出卯工房奉行每里長一名派徵卷箱銀二兩除逃里不開外據見役里長六十餘名該派銀一百二十餘兩據該縣開稱上司取用卷箱銅邊白牌油紙夾板竹扛藤繩棕荅棕單鎖鑰於前項銀內買辦今照該縣止是分巡道駐劄處或取用卷箱棕藤銅牌等件費亦不多何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九

聖鑒

必用銀一百二十餘兩顯是指稱料派合無令
後奉分巡道取用應該於後議外十二州縣派
解修司銀內買辦或遇上司偶然票取亦應於
後議逃里丁馬或役剝夫銀內支給其本府并
各廳卷箱徑自措辦並不許似前科派里甲以
滋冒破 一議處里甲轎涼兩傘銀兩 前件
議得該縣里甲每年七月初一日出卯工房承
行每里派轎涼兩傘銀二兩除逃里不開外據
見役里長六十餘名派銀一百二十餘兩凡上
司衙門年節執事傘轎衣紅帽每年置辦一次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十 五
并各衙門取用臥轎毡兩傘轎扛轎鉉并迎接
往來上司官使轎傘轎衣紅帽俱於前項銀內
買辦今照該縣止是分巡道駐劄本府同城與
十三州縣俱有相干各項執事轎涼等項獨令
一縣出辦不無偏累查得每歲執事轎涼等項
分巡道約該用銀十兩本府堂八兩并本縣掌
印官六兩本府首領該縣三衙各三兩共三十
兩相應照舊責令該縣出辦合於每里量徵銀
八錢計六十餘里該徵銀四十八兩有零發工
房辦送三十兩之外餘銀一十八兩收貯縣庫

以備各上司不時取用以轎毡絹轎圍之用仍
要臨時申請本府動支其本府四廳每歲轎傘
銀六兩合照後議修衙事例每廳分派三州縣
各於里甲量派銀二兩共六兩年終解赴本府
轉發該縣工房辦送如府首領縣佐二等官款
行自辦者亦照數支解聽從其便其往來上司
轎傘每歲計五里出轎一乘青黃傘各二頂兩
傘各二把毡衫各一件紅帽各二十頂除逃里
不開外見存六十餘里計可辦轎十二乘青黃
傘共二十四把雨傘六把毡衫六件紅帽二百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十 五
二十頂通融供應若一年已滿前項轎傘之類
尚堪應用聽各里長自賣與下手見年收管若
應以上俱於本年七月初一日為始如舊置傘
轎等項尚堪應用工房開數責令里長扣算修
補其應派銀兩各等項徑自收辦不必貯庫以
滋冒破 一議處里甲修司銀兩 前件議得
該縣每歲里甲出卯工房奉行每里派徵修司
銀二兩除逃里不開外見存六十餘里歲計款
銀一百二十餘兩貯庫候修分巡道并東西察
院分守道早館驛四處似亦有經之費但米取

有定修理無常前項銀兩原無稽查安免該吏影侵之弊合無今後修理分巡道及備辦什物合照會冊均派在外十二州縣每歲每州縣於自理贓罰銀內各動支三兩計十二州縣約銀三十六兩限正月以裏解赴本府存貯遇本道衙門應該修理即動支前銀給發該縣估修及置辦衙門家火餘存銀兩照依前議備本道取用卷箱棕答白牌之費其東西察院并分守道早館驛遇有朽壞即令工役估計約用銀若干俱於逃里丁馬或役剩夫銀內如數申府動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十三 五

修理若丁馬等銀不給方許於里甲內攤派仍要申詳中巡二道定奪 一議里甲備辦各公館器皿物件 前件議得該縣設公館四處其合用各項器物俱見年里長出辦止因原無預備物件一遇上司下馬在倩艱難如椅棹之類每一張雇銀八九分一有疎失倍價司前人戶藉此肥家深為民害今奉通融議徵銀兩官給置造誠為良便今查合用物件每處該置一副每副照依後開數目約用銀十六兩六錢二分今查得四處原有舊置家火其應補物件自本

年七月初一日里長出卯之期將前項四處物件均派各里除逃里不開外據見役里長六十餘名每處派里長十名補造一副四處該派里長四十名餘二十名亦令照前物數置造二副以備供直府館理刑外廳承天寺等處住劄官員之用置完之後各設立長牌二面刻定新舊件數責令工役并看司門子各收執一面如有損失追問賠補仍不許該縣責令該里於各衙門聽事買辦一年已滿各里長照數交與下里役令其津貼價銀內有缺少物件新役里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十三 五

徑自補修似不必另徵銀在官以滋冒破 一議里甲買辦春秋祭祀鄉飲酒禮迎春酒席春花土牛等項 前件查得會冊每年春秋丁祭二次每次文廟啓聖鄉賢名宦三祠共編銀三十二兩七錢屬增每年三次各編銀七兩五錢鄉飲酒禮二次每次各編銀一十二兩俱穀餅用無容別派但迎春酒席春花土牛桃符門神等項亦同載動支本衙門貲銀今查該縣係編銀兩俱無支銷而春酒等費亦未申動贖銀一槩混派里甲買辦亦似無謂不後合應專責該

縣水利縣丞清查通融均徭編剩銀若干登記簿籍追入貯庫前項禮儀物件不敷於內申請分守道支給或前銀追徵不及該縣將虧少買辦銀數預先申府量支餘剩夫銀敷補不許似前累派里甲以滋影射 一議里甲備辦王府鄉士夫四季賀節并吉凶禮儀 前件查得該縣每歲科派除花紅卷箱輦涼等項銀兩之外歲時王府鄉士夫賀節并吉凶禮儀每季每里復派銀貳十兩或六七錢而年終之派尤甚近該里長童慶三告發本府吊查該縣文卷委果

於逃里丁馬份剩夫銀內臨時開數報府支給 一議里甲出辦歲貢花紅并科舉銀兩 前件查得該縣舊規每年府縣兩學歲貢二名每名除會開開載盤纏之外又有花紅銀各一十五兩兩學科舉生員八十五名各給應試盤纏銀二兩共該銀一百七十兩又有迎送花紅酒席又該約用銀四十兩共二百一十兩前項雖奉會開開載於官銀內動支但府縣贖銀支費多門諒亦不敷至於作待花紅酒席又未蒙議及其勢不得不取之於里甲也今照歲貢花紅銀約共三十兩俱一年一辦雖派里甲頗無備累至於科舉生員三年一次乃獨累當年似亦失均為今之計合行攤派於每年各見役里長出銀二兩約計銀一百二十兩總計三年應該積銀三百六十兩每年解貯府庫除歲貢一年一次支給花紅酒席之外餘銀候科舉年分查照舊例分給各生以作應試盤費及買辦賓興花紅酒席該縣仍臨時申府詳給本府雖遇有緊急公用亦不許動支 一議里甲備辦本府新公廨什物并公宴酒席登祀等項 前件

查得會開載修衙什物銀兩知府三十二兩
府佐各十四兩首領官各八兩俱有定數似難
別議但前銀既備修理工料又辦衙用家火兩
項又費委似不敷其勢不得不取足於附屬縣
分先年該本府議詳將修理工料分派所屬十
三州縣正衙江陵清軍衙歸州興山巴東管糧
衙夷陵長陽宜都撫民衙公安松滋枝江理刑
衙石首監利遠安而衙用家火通派江陵一縣
開載銀兩俱不動支果係備累今照修理之費
合依原議凡遇新官到任之先各州縣量派里
甲自帶匠作赴府估修其開載修衙銀兩俱照
數給發江陵縣該房置辦衙門什物不許重派
里甲其新官公宴酒席亦照開載銀兩給發該
縣備辦止許新官看卓五張其餘俱止辦食卓
仍不許襲用花段舊套以滋冗費縣官公宴并
到任祭祀一體支銀給辦再照府首領三衙并
該縣正佐首領四衙開載修衙銀兩亦止可備
辦衙用家火其修理工料并本府正衙俱合動
支逃里丁馬大約修理每三年一次任內約有
小修之費該府縣官徑自措處估修並不許指

派澄用丁馬銀兩 一議處里甲毡毯 前件
查得該縣舊規每年里長出卯每名各派毡毯
一二條以六十里計之該派七八十條以備上
司行香衙門拜也并各處設酒之用彼滿之後
竟無下著雖為費不多而計數亦濫今合裁減
一半每二里分派或紅毡或花毡一條六十里
共三十條分送分巡道三條四處公館各二條
看司門子收領本府五條本縣四條各直月陰
陽生收領以備上地廟州望行香以上共用毡
二十條餘十條該縣禮房收貯以備上司展拜
文廟并設酒公用役滿之後各役領回不許該
房恣意侵剋 一議里甲走通馬匹 前件查
得該縣先年每里長一名額馬一匹總計一百
二十五匹該出馬一百二十五匹自殺走通近
年因有逃亡里分止得里長六十餘名出外遠
在正馬一匹外加副馬一匹計馬二匹每年被
光棍包攬在寫價銀四十五兩又有湖廣鄖陽
二處長馬每月通縣派銀二十餘兩計庫計一
年六十里該在馬銀二千五百餘兩不論差之
繁簡而包攬之徒已取盈其數通同該考恣意

影剋差碼計費坑累無窮推其弊源蓋因通縣之馬日行走通該縣雖置有輪撥文簿止憑兵吏註差如今日用馬一十匹却稅用馬一十五匹包攬之馬多在空數歲無空日日無虛差官混民愚莫可究詰若稽其實數原無一百一十匹馬走通也或遇官使併臨則又額外借備經糧之馬均屬非法為今之計合將樂縣出卯里長以六十名為率每月以十名為一班分作上半年出馬走通查得該縣在馬走通無日止該月銀八分若一月每班出銀一百兩可產馬一千二百匹自設一月各應即如本年二月一月查據本府格眼文簿登記止用馬五百匹則其餘馬匹銀兩不知何所下落目今連當改正但該縣已照舊規差破仍恐苦樂不均相應自本年七月初一日出卯之期為始該縣掌印官將見役里長審定上中下里分規則上等每月出銀一十二兩中等十兩下等八兩湊成一百兩另於十人中僉一等頭將前銀收貯在官遇有差撥除河下短馬一匹每日止給銀四分其餘應走通者每日每馬給銀八分二日給銀一

錢六分三日給銀二錢四分其鄖陽湖廣省城長馬原係府縣公差陰陽人等齎送緊急公文例不撥馬止是貼銀今定以道途往返之日為期如鄖陽往返該二十日省城往返該十六日每日貼馬銀四分其隣府差遣亦照日貼給俱於一百兩馬銀內通融催備如有不敷通班照原定等則攤補如有羨餘月終收貯縣庫作正支銷本府仍置馬牌一百二十面長馬九十面短馬三十面遇有長短差撥俱要照票領牌掛號其無牌混撥者不准給銀該吏提究又置流水牌一面開具各里姓名詳註出銀等則赴府鈐押發縣一月已元下月十里領牌走通走完六箇月週而復始其支應之月亦一體照撥一歲之間如七月走通則十月支應正月走通則四月支應每歲里長一名止在縣應當四箇月其餘歇役歸農如是則走通之馬既併月而差一月差使雖有榮枯得失通班共曉馬力不得以虛差而索長催之銀該吏不敢以影撥而獲責放之賄其每月湖廣鄖陽長馬之銀盡行痛革不許另派仍將撥馬之數登記本府原發路

取簿籍每月終聽憑吊取與馬牌簿對查計
今一歲通縣雇馬止可用銀一千二百兩比之
舊額可減省一千五百餘兩而添差經糧之馬
亦不必重派矣 一議處里甲走遞排夫 前
件查得先年本府推官蔣 奉守巡二道轉奉
巡撫衙門案驗行委本官督同江陵縣知縣楊
維將該縣應審排夫查照黃冊除冊內有名鄉
宦儀賓舉監生員量情優免外其餘遵照所議
每年編夫六千三百名每月編夫五百四十名
每夫十二名審僉殷實者一名爲小甲每名該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三

日又夫甲止走出銀例不走遞則一月之內夫
甲五十二名名爲見在其實贖役也前項積弊
相應亟處爲今之計合自本年四月初一日爲
始不分見役贖逃俱照原定由票一例徵銀六
錢小甲加銀一錢以敷補故絕之數俱收貯縣
庫雇募走遞如每月額設排夫五百四十名除
夫甲另徵一錢外該夫銀三百二十兩募夫役
銀以道里爲計每十里銀一分如往荆門一百
八十里每夫給銀一錢八分公安縣六十里給
銀六分其餘一體算給若遇迎接上司交界等
候無期則以該吏領批之日爲始銷批之日爲
止每日給銀四分本府仍置天地玄黃等字號
團牌五百面凡遇官使要夫該縣查照勘合及
頭行牌內數目赴府領牌撥夫將牌送與官使
代抵各夫當頭以免剥衣之苦至彼交替各夫
領牌回銷如有中途脫逃本牌不歸准扣工食
仍挨號撥夫牌盡之日過而復始每月將發銀
印簿赴府查考如有存剩將銀貯庫作正支銷
再照前項占役本府堂原役轎夫兩班一班長
役一班以滿河下接應共十名清軍管糧撫民

理刑四廳各六名經歷知事照磨各傘夫一名
府縣兩學教官八員傘夫共八名知縣六名縣
丞主簿典史各傘夫一名以上公占實用夫止
五十四名每月止該役銀三十二兩四錢其王
府鄉宦役夫有七十七名每月該役銀四十
六兩二錢似亦少濫相應調停酌處合無今後
遼府八名每月該銀四兩八錢照舊撥雇外其
各鄉宦居鄉有司均宜從厚但民疲力盡勢亦
難周除見任偶然回籍者照依過客轎傘夫送
川候離籍之日掣回每日止給工食二分其林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五

五

下士夫應給長役今後不分致仕養疾係九卿
堂上官照舊撥轎傘夫十名京官進士兩司府
正及封君各五名但鄉宦役夫口多空歇與跟
隨有司者勞逸不同每月止該給工食之半十
名者月給一兩五名者月給一兩五錢俱齎送
本宅聽便雇川其或鄉宦見任在外而子弟占
役者悉應裁革計每月公占耕夫王府有司共
用四十七名該全給工食三十兩二錢四分鄉
宦除裁革外共用四十名該半給工食每月一
十二兩月給共銀五十二兩二錢尚有二百

五十餘兩堪以雇役若應如此則走遍俱出官
銀自無追贖之弊公占俱有定數豈容影避之
差每季終仍造冊送分巡道稽覈此江陵百世
之利也 以上夫馬二項相應會報或義民或
老人各一名專管撥差仍於後議裁減長阜內
扣工食二名各七兩二錢以給本役 一議里
甲長短阜隸 前件查得該縣每年出卯里長
每里派有長短阜隸四名以六十里計之該派
阜隸二百四十名短阜係上司往來併經過官
使撥用論日雇倩遇空則止惟長阜一百二十

徐氏海陽集

卷之七

五

五

名長以答應分巡道外班并府縣佐二首領每
名歲雇銀七兩二錢總計每歲里甲出備雇銀
長阜該銀七百三十四兩而短阜之費不在是
數約計歲費不下一千一百兩分巡道外班
阜隸十二名例不可缺其餘俱係府縣濫役若
不清查樽節民害何窮今照府縣僑編阜隸除
府堂二十二名裁革二名見存二十名縣堂二
十名裁革二名見存十八名已自設用萬無另
派里甲長阜之理其本府清軍管糧巡捕理刑
四廳止有僑編阜隸六名首領經歷知事三衙

縣丞主簿止有四名典史止有二名俱係臨民之官一應執役委不敷用若使係編解銀而里甲雇阜人不無重累今後府縣正堂不許占用外其佐二首領相應查照係編之數倍撥府佐四廳各撥六名府首領并縣丞主簿各撥四名典史二名連分巡道外班十二名計每歲里甲長阜止該派雇五十八名免雇六十二名計六十里每里派雇一名餘存二名每追工食銀七兩二錢給前議管撥夫馬人役其短阜照舊每里二名共一百二十名足發十二班之數輪流迎送仍照前開先通月分隨馬應差一歲上下半年止輪一次府給印信文簿按班輪撥如有不遵禁約仍前濫派占役許里長徑赴上司陳告先將該吏坐贓問革一議查逃里丁糧馬價前件查得該縣原設一百二十五里先年鄉稱殷富近年以來不勝煩削如係賦二項俱為奸數兼以天年水旱民各逃移故該縣里分止存其半若有司加意軫恤令見在之役既寬則流亡之民自復先年有一知縣創立追徵逃里丁糧馬價之法或查逃移甲首或搜尋遠年

佃戶或挨捉無影親戚責令每里追銀五六十兩或三四十兩縱有拖欠計六十餘里每歲追銀不下一二千兩若以此數補見里則為良法以此剋入私囊則為蠹政但查前銀輸之於庫既無實收可証用之於官又無公籍可查苟非豪傑多為貨餌承訛襲詐誰肯釐正且將利民之逃以自肥也間有奸里用賄作逃止願出銀不願應役以故見里之差派日繁逃里之遁藏益固十年之後將不知江陵之所終也為今之計合先行該縣清查逃里如果田地無主板荒積荒者另議外其或里甲尚在征戶未逃歲收子粒可以敷補前項丁馬先要開註該里細數造冊申府印給文簿專責水利縣丞併追貯庫每里追銀不得過三十兩俱給與庫收執照以杜重徵計每歲前項銀兩縱或追徵不給諒可完銀一千二百兩以每月一百兩協濟見里凡一應上司王府鄉宦禮儀何患不濟仍將追完并支銷之數每月登記循環每季終齋分巡道查考亦許令本府不時吊查庶貯庫有預備之需見里省無名之派諺云河水寬井水寬彼此

通融各得蘇息民亦何樂於肯離鄉井哉以後
遇有逃里役業輪班添撥免追前銀此亦招撫
之一大機也 一議革借債經糧夫馬 前件
查得該縣經糧管收錢糧其人卽五年之里甲
也每年承役之時一應官吏見面門卑利市保
頭銀兩開倉鋪販花紅段疋猪羊祭祀寬限齋
發等費此皆細戶錢糧任意花用昔人所謂剝
肉醫瘡是也以故拖連山積累併不前其繁苦
已不可勝言一遇上司併臨該房又另派夫馬
長短卑隸名曰協濟里甲夫里甲夫馬若如前
徐氏海隅集

期坐堂則然照問事公出則到處跟隨城外鄉
里始用地方燈籠火把不惟體統尊崇抑且開
防嚴密惟獨本府漫無綱紀如上司燈籠猶有
沙市銀匠與地方相乘答應不敢違慢惟府縣
夜行止是地方燈籠火把遞送一鋪已盡一鋪
方交或燃點不及則闔門觀望以觀官府之速
行或道路猝經則挨力叫呼竟無一燈之預備
在府則患出入之無時似難責備在西城則苦
軍民之雜處尤覺真煩本府之不能盡法者此
亦一事也今照里甲煩苛十去六七增派一事
似非厲民合將每里每歲派燈籠二箇計六十
里可派燈籠一百二十箇除上司照舊地方與
銀匠答應其各里燈籠止是分散府縣每夜府
堂燈籠十四箇四廳各十箇三首領各四箇共
用六十八箇其餘五十二箇分給縣官自用執
守燈籠不必里長親役每夜燈籠二箇止合出
銀一分每月每里出銀三錢立一夫頭收歛前
銀召募各衙門前貧民答應令其每夜伺候以
封門爲度不論有無出入計燈籠二箇通融片
給三錢地方止出火把二四箇村寨燃照若出

城數里之外不必另其跟隨照舊該處地方通
送此亦俗儉教之以禮也其役銀不必重派里
長止將本府每月應給下程銀兩照數扣抵
以上二十條止據法之可行與情之兩便者預
為裁處以圖永久大要以未復之逃里補見在
之差以舊日之私銀作公堂之費所謂均則無
貧輕則易舉歲可減通縣里甲數千餘金苟令
中才之士循而守之錢糧可辦不勞官府之嚴
刑債負易清自免豪門之倍息江陵雖繁亦何
難治之有其他保戶歇家兩重需索吏書門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天 五言七

附清番里甲告示

為議處里甲以駐民因事照得本府到任以來尋
遭水旱極大災傷生靈轉委溝壑凡一應里甲支
費痛加裁減不敢妄用一錢本圖節宣民力風勵

有司豈知宿弊因仍積為淵窞官吏指倚地方衝
繁恣意掊削無名科派種種可憐每里長一名有
用銀至二百餘兩者其追徵逃里丁糧馬價尚不
在是數計該縣一歲里甲用銀約費一萬三四千
兩無怪乎逋負日積逃亡轉多本府雖嘗細加體
訪但耳目壅蔽下情罕通遂令覆盆之下不見天
日為民父母良自愧悔近奉院道明文蘇通里甲
已經條議二十款大抵主于搜剔奸蠹蠲豁繁苛
止存其不可已者如走遞支應歲時禮儀教事約
計每日用銀十兩每歲用銀三千六百兩以通縣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天 五言七

糧為補公務其差應走馬長短早辦修理公館歲
節禮儀貼辦各項雜費俱在徵銀之內分毫並不
干預如里甲出卯之日該房浴襲見面宿弊及
日召保等項悉行痛革如有故違訪拿坐贓問革
間有奸里故意稱逃隱避不出應役者仍從重追
究決不姑貸

附分派等則納銀告示

為議處里甲以蘇民困事照得江陵縣五甲里長
應於七月初一日接役先該本府遵照明文議徵
銀兩在官倉役代支已經委官清審等則派定銀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三

數合行出示通知立限辦納為此示仰五甲新役
里長漆友道等知悉各照原審上中下等則派定
銀數依限赴府上納發縣供應本府仍給完收執
照并立印信收支文簿各二扇以二扇貯府以二
扇發縣登記查考其各里長照依派數於該甲下
通融均派不許過數多科甲首每里長止許一人
在縣應卯勾攝公務仍將連續里分互相保結以
十人為一結徑通該縣如一人不到連坐九人不
許仍前巧立召保名色以滋冗費及別生科取敢
有故違密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拏該吏問遣職

官別議決不輕貸

議請修築各縣堤勝

為異常水災淹沒田廬早賜救拯民患事行據江
陵縣申該知縣朱湘親詣沿江決堤處所丈量江
北地名黃潭衝決堤口一百三丈章卜六衝決一
百五十五丈龍二洲衝決七十丈林老嘴衝決五
十丈譚字湖衝決九十丈羊蓬營衝決七十六丈
江南地名古牆衝決五處堤口一百二十七丈六
尺虎渡口衝決八十六丈張王廟衝決三十一丈
下寨鋪衝決二十一丈藍家堤衝決四十四丈張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五

修築

七則衝決一百丈蘿荷口衝決三十一丈李家口
衝決七十丈慕林湖衝決五十六丈共一百二
十四丈六尺內江北黃潭章卜六等堤決口共四
百六十八丈江南古牆決口一處三十五丈俱衝
成淵潭難以徑築另該挽築月堤共一千七百九
十三丈連前決口通共二千四百四十九丈六尺
應該修築每丈脚闊一十二丈高二丈五尺結頂
一丈五尺用夫一百五十名共該夫三十六萬七
千四百四十五名每丈合該夫五名通計夫一萬
二千三百名本縣在通縣災傷輕重均派夫其有

二千七百六十六名分發各堤修築其餘欠數須用召募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除本縣派夫不第外大約該銀六千餘兩又洗崩堤六處共七百三十二丈應該修葺每丈用夫五名共三千六百六十名合於就近地方起倩人夫各自備工食不必動給官糧查得縣庫別無堪動止有遠年在庫解剩進校柴薪等銀八十九兩八錢九分六釐本縣自理紙贖銀二十一兩三錢五分二釐在倉稻穀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二升五合堪以申請動支其餘欠缺銀兩甚多委實無從處辦請乞俯念恩賜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五年三十年修築地名三元觀白廟兒到河口堤俱軍三民七丈量分工修築况今歲堤決更多工程甚大合無查照已往成規行令各該衛縣起倩人夫修築庶堤役易完民心胥服等因隨據監利縣申准縣丞俞滂開稱勘得縣東龍淵卑木堤李家埠至茅圻河黃家堡一帶邊江堤塍被水衝決堤口六十七處共計二千四百六十丈入洗崩堤三千五百七十丈縣西新興堤黃師堤雙家堤衝決一十九處共八百五十丈洗崩堤一千四十丈縣北自了角堤太馬堤衝決二十三處計一千五百二十四丈洗崩堤五十丈共決堤口一百零九處總計四千八百丈洗崩堤四千六百丈各數目到縣看得本縣被水決堤數千餘丈洗崩尤廣先年建築黃師大堤事例每堤一丈用夫一十二名洗崩堤每一十五丈折正堤一丈共用夫六萬一千二百餘名但先年堤工數少地方半熟夫力稍易今年通縣盡被水淹堤工數多小民疲困及查縣庫貯有上司并自理贖罰銀共五百八十七兩二錢九分三釐在倉稻穀二千七百七十七石一斗九升疎堤工數多本縣糧難定議中乞轉達

此又據石首縣中准縣丞雍義親詣地名楊林市丈重衝決堤口計一十四丈深六尺朱老灣楠樹廟接龍堰馬龍灣四處決崩堤一千三百丈藕池新堤黃家湖三處決崩堤二百五十五丈藕池新堤耳堤二百餘丈已完多半戴家灣堤口四處一百二十九丈深七尺調弦口迎仙觀決口二處共二十四丈深六尺戴家灣調弦口迎仙觀堤內外兩二十五丈深三尺廟臺調弦口迎仙觀堤內外兩邊洗崩堤一千一百五十丈黃金堤決口六處共三十二丈五尺迎堤脚衝去深六尺雙劉坑子南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小堤決口五處共五十二丈深五尺梅肇院決口七處共六十三丈堤脚無存內二處長五丈深三尺具數送縣看得各處堤口潰決崩卸工程甚大議用人夫數千估計日工給發分投修築及查本縣庫無堪動銀兩止有在倉稻穀九百零五石一斗數少不敷但本縣人民俱被水淹田禾顆粒無收逃避者尚未復業人少難以分投興工修築工食亦難估計據此又據松滋縣申准知縣張淳關稱本職帶領弓手并里老圩甲人等親詣各衝決堤所跡勘丈量查係顯陵荆右三衛枝江所原分

築堤勝衝決四百四十餘丈本縣軍民堤勝舊因堤口接補并挽築月堤共九百五十九丈每堤一丈脚寬一十一丈斜高三丈五尺結頂二丈該夫六名共用夫五千七百五十四名本縣申請災傷里分饑民共一千八百五十四丁口除老弱不堪其強壯之丁可得一千餘名查無災傷等里并城廓量派起夫約共二千五百名其餘無災里分人夫令各自備工食修築今查在庫貯有上司并本縣贖罰銀二百六十九兩零四分五毫在倉稻穀四千二百九十四石六斗七升三合布政司發四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扣存行月糧米一百一十三石款募夫協濟工食不敷伏乞查議酌處及嚴催三衛一所各委官一員臨堤督夫齊築再照督堤官員本縣縣丞盧守芳原係水利相應坐委督理仍候本縣知縣張淳不時赴堤驗工查點等因隨據公安縣申准縣丞繆文親詣決堤地方自民安驛起至新開鋪一帶堤勝俱被浪淘崩卸十分損三應該幫開加高約計二千七百餘丈每丈用夫三十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共該銀一千四百四十兩沙堤鋪連南衝決深潭堤口二處計二百一十丈應該從新壘

築每丈用夫二百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共銀九百兩又衝決堤口九寸丈每丈用夫八十名計集堤一十五日共該工食銀一百五十兩通共該銀二千四百九十兩上灌洋至民安驛堤被水崩卸相應補葺間有低矮水湧去處亦該增高用工入夫合照上年於本縣原以丁糧編金堤夫二千八百名撥用但今水奔逃亡大半勢難如故惟嚴行查督率費放不必議給工食看待前項修堤工食銀兩本縣并無堪動官錢止有在倉稻穀一千六百餘石聽備賑濟之數擅難動支公需既匱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民力不堪無從區處及照委官本縣知縣主簿典史俱缺止有縣丞繆文署印職卑才薄既當衝繁之邑兼以迎送日無時暇况值災疫民困多事之際似難臨堤管理合無軫念地方俯賜設處錢糧另委相應官員專督修築等因各申報到府據此案照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奉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右叅政雷 案驗據本府申稱江陵公安石首監利等縣地方今夏以來被水衝決堤塋預爲查勘應上備案仰府即查各縣堤圩要見某縣地方某處被水衝崩若干丈尺崩塌補

並作何修築合用人夫若干工食若干應於何項銀內或倉糧動支備細勘估明白逐處議詳蒙此并蒙分巡副使李 批據松滋縣申爲修築江堤事准本縣知縣張淳開稱被水衝決堤塋丈尺緣由蒙批仰荊州府議報通行勘議未報聞續蒙本道案驗爲中報異常水患事并爲異常水災懇乞從宜急救民命事據江陵公安石首監利四縣各申稱七月二十等日陡被大水打破江南江北地名黃潭古牆白廟兒朱老灣黃師堤四縣各處堤塋丈尺緣由到道除親自按臨閱視外備案仰府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即便委官親詣各決堤處所踏勘丈量決口深闊丈尺作何設法修築該府仍查工役錢糧作何區畫應動某處見貯倉庫銀穀若干如或不敷作何湊處逐一查議明的具由通詳蒙此隨蒙湖廣布按二司守巡上荆南道右叅政雷 副使李 會案奉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 批據松滋縣申稱被水衝決堤塋乞要請議別州縣人夫協助及稱顯陵荊石枝江等衛所利害相關要照先年分定界限齊築緣由前事蒙批守巡道查議行繳備案仰府查照先今事理勘議明白行委何官督催

其餘各州縣衝崖堤壘一併計議停當備由回報
覆議轉達及奉本道鈞牌奉 欽差巡撫都御史
陳 批據松滋縣申詳築堤緣由奉批仰分守道
查議詳報備奉行府勘議詳報又蒙本道副使李
素驗奉 欽差撫治都御史谷 批據松滋縣
申詳前由奉批分巡上荆南道查行繳備案仰府
卽查前項被決堤所深闊丈尺作何設法修築工
役錢糧作何計畫該縣倉庫見有何項銀穀應動
倘或不敷作何奏補并查應否比照某年築堤事
規議令某州縣衛所協濟該縣今將應賑饑民赴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堤用工給穀寓賑有無相應委令何官督理其荆
左 顯陵枝江等衛所如果事體相關逐一查議
明白備細詳奪奉此查議間又奉布按二司守巡
上荆南道右叅政雷 副使李 案驗爲出巡事
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姜 批據江陵縣申佳知
縣朱湘關稱該縣江南江北被水衝決堤壘乞要
將發下賑濟銀穀給與應得饑民備工築堤之費
緣由前事蒙批修堤一事民命關係甚大該縣所
申亦一道也守巡道仍酌議施行繳備案仰府卽
查該縣堤壘要見某處被水衝決各若干丈尺各

該工食若干應否將賑濟銀穀召集被災饑民修
築有無足設是否民便行委何官督理從長議明
并各縣堤壘一一酌處停當申詳轉達并奉布按
二司守巡上荆南道右叅政雷 副使李 案牌
爲修築江堤事俱准田道副使王 手本煩將
松滋縣所申修築江堤議處修理備奉行府勘議
明白具由回報轉達施行奉此遵依通行各該掌
印水利等官踏勘議報去後今據前因該本府掌
印知府徐 議照江陵公安石首監利松滋等縣
臨江堤垣居民命脉所關今歲被異常之水衝決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數多受害已極宜應悉心殫力共濟時艱所據築
堤工費欲依江陵縣議每堤一丈用夫五名每
名日給工食銀二分大約用銀六千餘兩若以五
縣共計之大約費銀九萬餘兩雖竭倉庫之儲不
足以支各堤之費且盡出於官數似太多松滋縣
所議要於偏僻州縣入夫協濟目今各處告災自
顧不暇若令幫修不惟彼此牽制抑且終難濟事
查得嘉靖三十五年修堤卷內該陞任知府陳
議修各縣堤壘以高低相勻每堤一丈公估工食
銀五錢就以見在倉庫銀穀相無之法每穀一

准銀二錢通呈詳允遵照乾竊照今次工程浩大
若只以五錢築堤一丈恐饑疲之後卒難成功今
該量加五錢共銀一兩方發支用今計算江陵縣
決堤二千四百四十九丈六尺該銀二千四百四
十九兩六錢該縣見在庫銀一百二十一兩二錢
三分八釐在倉稻穀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二升五
合每穀一石准銀二錢銀穀折算實有銀二百一
十兩七錢八分三釐尚少銀二千二百三十八兩
八錢一分七釐監利縣決堤四千八百丈該銀四
千八百兩在庫銀五百八十七兩二錢九分三釐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罕 五言八
在倉稻穀二千七百七十七石一斗九升每石准
銀二錢銀穀折算實有銀一千一百四十二兩七錢
三分一釐尚少銀三千六百五十七兩二錢六分
九釐石首縣決堤三百一十二丈五尺該銀三百
一十二兩五錢在倉稻穀九百零五石一斗每石
二錢折銀一百八十一兩零二分尚少銀一百三
十一兩四錢八分松滋縣決堤一千五百六十五
丈該銀一千五百六十五兩在庫銀二百六十九
兩四分五釐在倉稻穀四千二百九十四石六斗
七升三合又扣存月糧米一百一十三石穀每石

折銀二錢米每石折銀四錢銀穀米折算共銀一
千一百七十三兩一錢七分九釐六毫尚少銀三
百九十一兩八錢二分四毫公安縣決堤三百丈
該銀三百兩止有在倉稻穀一千六百石每石准
銀二錢實有銀三百二十兩該縣尚多銀二十四
兩以上五縣總共決堤九千四百二十七丈一尺通
共該銀九千四百二十七兩一錢各縣見在庫銀
止有九百七十七兩五錢七分六釐在倉稻穀一
千零二十四石六十八升八合每石准銀二錢第
共該銀二千零四兩九錢二分七釐六毫扣存月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罕 五言八
糧米一百一十三石每石折銀四錢該銀四十五
兩二錢通共銀二千零五十一兩一錢三分七釐六
毫以上銀穀未折算總共銀三千零二十七兩七
錢一分三釐六毫尚少銀六千四百一十九兩三
錢八分六釐四毫俱稱難以措處關係民瘼重務
所當急為議處及查本府近因採辦多事無致各
屬頻年以來水旱相仍繼累經年庫藏空虛切今
興築堤工合用工費勢不可缺所費錢糧通融酌
處今府藏缺乏亦當協辦合無以十分為率本府
出辦四分各縣出辦六分本府四分該支發銀三

千七百七十兩八錢四分合於本府庫貯力口鈔
銀動支二千兩仍於本府常積倉收貯稻穀內動
支八十八百五十四石二斗准銀一千七百七十
兩八錢四分以足三千七百七十兩八錢四分照
數支出銀穀相兼分發江陵縣銀五百二十兩稻
穀二千一百九十九石二斗准銀四百五十九兩
八錢四分共足九百七十九兩八錢四分公安縣
銀七十三兩穀二百三十五石每石准銀二錢該
銀四十七兩共足一百二十兩監利縣銀一千兩
穀四千六百石准銀九百二十兩共足一千九百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三

計算止松滋公安二縣見在倉庫頗殷支用但江
陵縣尚少銀一千二百五十八兩九錢七分七釐
監利縣少銀一千七百三十七兩二錢六分九釐
石首縣少銀六兩四錢八分各縣委難出辦合無
於原議賑濟支剩餽民銀內如數量動湊給再照
江陵公安石首監利四縣洗崩堤一萬一千三百
七十二丈似與挽築堤工不同洗崩者不過修葺
用費工力不多合令各縣查照舊規起借附近地
方人夫自備工食幫築不必浪費官錢及照江陵
松滋二縣前次堤丈內係 顯陵衛荊州衛荊州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 三

堤督同各該掌印水利文武官員通將前項堤垣
照各脚面高厚寬闊丈尺起今水涸刻期興築務
要堅固一勞永逸仍候興工之時咨令本府親詣
各該地方督飭稽驗工程考其勤惰間有文武等
官偷閑悞事堤工不堅糜費錢糧指實從重叅拏
如此則工役不得遲緩錢糧不致冒破工完之日
通將修築過堤堪起倩人夫支給過銀穀米石各
數目一併造冊繳報惟復別有定奪

徐氏海隅集卷之七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七

七

七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公牘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議商稅銀解景府作沙市歲課牘

行據江陵縣申據沙市五相里老劉昆何漢等連
名呈為懇恩分別糧地撫安生靈事切緣沙市洪
武初年額設五廂開載秋夏稅糧二百九十三石
三斗里甲徭差自古至今應辦不缺近年以來徵
輸多端民窮財盡度日不聊今聞景府奏討沙市
柴場洲地見委承奉長史臨縣踏勘欲將各廂有
糧基地一槩混報人情涵涵驚惶不寧切查本市
古稱諸倪村沿河生有沙洲并稱沙市原係縣城
舊址遺蹟尚存以其里為附邑之里故稱五廂以
其民為坊內之民故稱八總便民倉迄今猶在城
隍廟依舊未遷府屬則驛遞稅課司供應錢糧所
係縣屬則沙市巡檢司地方安危所關連新編共
有二十餘里計排門不下數千餘家地皆糧地民
俱差民版籍在官歷歷可據且城市之戶原無田
畝產業止靠開張鋪面既已編當徭役之差安能
復堪開架之稅此干本縣社稷腹心非他處湖洲

市鎮可比若不具呈誠恐景府既取其課有司復徵其稅地之所出有限民之辦納多門上下交征必生他變伏望呈轉達分豁糧地不致貽患生民等情據此看得本縣原奉本府帖文踏勘沙市今查沙市沿河一帶舊係遼府管業非有司之所得事大堤以裏又係百姓糧土非本縣所敢輕議若不預爲申請恐將來罪責有歸等因據此案照先蒙守巡二道參政雷 副使李 業驗准布政司咨奉巡撫都御史張 峯驗准戶部咨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力科抄出景王奏前事備案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二 布書全

仰府即將景府所奏前項湖洲房地等項速委官員公同長史司委官逐一查撥照數全給該府管業聽徵租稅仍將撥過各湖洲地土坐落界址每年額徵錢糧造冊齊報覆覈咨司施行奉此遵依查得本府所屬石首監利等縣馬腦堤洋子洲百家壩陳家湖柳子洲丁家洲蔡洲龍窩嶺蔡家洲小岳洲補金湖兔兒洲天鵝洲殷家洲馬兒洲沙窩唐家洲觀音洲蛇鱗洲南陽洲沅陵洲昇子洲軍州平灘洲新洲泥洲大軍湖白螺山等洲湖房地等項已經造冊繳報撥給景府管業外其場下

洲沙市等處係以後添奏之數隨行委江陵縣知縣朱相查勘未報間續蒙分巡道副使李 業驗准布政司照會奉本院案驗據景府長史司申前事備奉移照煩將景府所奏湖洲地土坐落州縣去處界址嚴行奉委官員公同長史司委官作速逐一查撥全給該府管業聽徵租課仍希取委官查撥過各湖洲地土坐落界址及每年額徵某項錢糧各數目備造文冊馬 差人馳送本司以憑議 題施行案行本府蒙此入准景府長史司牒催前事復該本府查得楊林洲原係遼府課地已經備行長史司徑自查覆惟沙市一處緣係附郭人民每年僉報地方火甲防護城池倉庫獄囚等項本府略知其數除工部抽分廠荆南水馬驛通運所沙市巡檢司稅課司便民糧倉柘林河泊所等衙門及遼府官衙樂戶并 顯陵供祀教坊司樂戶城隍廟及各寺觀庵堂等處公占地基不開外約計軍民商賈王校鄉官舉監生員及在官人役之家大約五千餘戶中間或係里甲之差占或係稅糧之地土或當除豁或當改編一時似難查考候該縣續造細冊申請撫按守巡等衙門處分

詳奪具由由皇中巡二道轉達及回復景府長史司去後今據前因看得荊州爲吳蜀之門戶沙市乃江陵之腹心府治環聚朱門旣乏編戶四郊悉成曠土原少人烟惟該市稍集經商人民俱係附郭八省所通百需攸萃若民數一歸玉籍則差徭不屬有司若稅地旣課房租則正賦必當蠲免地方何所倚賴官吏亦爲虛文況昔年荆門旣割本府已無後門目今沙市復去空城誰與爲守該縣所中不爲無據但旣奉明旨查撥之數似難徑自除免相應酌議抵給查得沙市總計人戶五千餘氏海隅集卷之八四

力以戶起課大約年力歲該出銀一錢總共歲該銀五百兩若欲細派各戶但該縣連年頻遭水澇鄉民流竄凡一應里甲均徭上戶力差等項俱在該市備辦即今疲困已極萬無加征重歛之理及查本府別無空閑錢糧止有日逐所收荆河商稅銀兩原經議派本府各王府祿鈔估計每年合用銀三千二百餘兩其有餘剩俱報入循環貯庫作正支銷爲今之計合無俯從前項銀內每年扣出銀五百兩抵作該市力課之數連年定限八月內差人依期解赴景府長史司交割取獲批迴附

卷其花名佃數不必攢造齋府其該府長史司每年亦不必差人向民間催討仍刊入總會文冊求爲定規如各王府前項祿鈔銀兩不敷聽從本府於麥糧銀內議詳處補庶王國不失養贍之資而疲民亦受安全之福矣伏乞批行布按二司守巡二道再加查議定奪

條陳文引牌稅等銀奏放宗儀祿鈔贖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布政司割付該奉巡撫都御史張批據本司呈詳行據荊州府知府徐武昌府同知周會呈議得荊州地方疲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五

敝民力難支故將庫貯稅銀抵補沙市戶課今照該市雖集人煙多非上著宦家校籍素蒙優免驟聞征派豈樂輸賠四外客民僦居與販朝去暮來浮踪難定若令沿河納課必多影射脫逃萬一額課有虧誰任其咎今本府前議實欲亟承明命冀少追違之誅仰瞻國需俾坐享有常之利但前項稅銀原于各宗季鈔內扣出五百兩之數委果太少今奉撫院批示寬處合於前稅銀內再扣出一千五百兩每歲共該銀二千兩解納其各宗季鈔不敷仍行所屬州縣嚴追麥糧銀兩補給等

因據此案照先奉本院案驗准戶部咨前事該景王添奏沙市城陵磯等處奏奉 聖旨著照前旨各該巡撫官通查全給本府管業如有違慢的查參來說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院轉行到司奉此就經備行守巡各道委官作速全給該府管業及催行開又在四月二十九日奉本院批據荆州府申亦同前事議將商稅銀五百兩抵作景府奏討沙市地課列入會冊永爲定規緣由奉批據議則沙市課銀委難齊足不無有虛府中奏討抵補良是宜從寬處仰布政司會守巡該道速議詳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元音六

奉繳奉此又經遵照批詳內事理備行荆州府知府徐 武昌府同知周 會議從寬酌處去後今據前因該本司會同守巡上荆南道會看得荆州沙市係該景府奏奉 欽依撥給之數但該市率多四外客民去任無常委難計力定課既經二府掌印官議於本府商稅銀內每歲動支銀二千兩抵作沙市門戶之徵則府課無虧人民免累相應依擬合候呈詳允日劄行荆州府以四十一年爲始遵照如數通年依期解赴景府長史司交收轉進支用仍咨王知會及增入會冊永爲遵守其荆

州府各宗李鈔悉聽該府於麥糧銀兩支給施行等因呈詳奉批據議明悉俱如擬行仍增入會冊永爲遵守繳備劄行府奉此案照先爲前事已經本府查議具由通詳去後今奉前因爲照前議商稅銀二千兩除遵照通年依期解報外但所有各宗棧鈔止有三分之一雖今議於麥糧銀內湊補查得麥糧近年爲因各縣水災拖欠數多其先年貯庫者又有王府庶人旗校樂舞生口糧及補支屯糧俱取足於此額儲有限取給無窮目今不爲議處仍恐各宗棧鈔係見支之數既不可缺景府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元音七

門課又額奏之輸尤難少緩本府一有虧欠將來罪責何辭爲此本府備加體訪開陳事宜取其無損於地方有裨於 國計者五事理合預先申請伏乞批行布政司會同守巡二道再加查議曲賜詳允行令永爲遵守惟復別有定奪 計開 一議起牌稅照得府屬夷陵江陵等十三州縣各鎮地名沙市草市龍灣市馬家寨郝穴虎渡孫黃渡油河口三穴橋米市楊林口藕池河街車水灣瓦子灣朱家埠采穴澧市滄頭洋溪口方城草埠小河口董灘口王大人河江口清江口

紅沱套白洋驛鋪坵夷陵馬頭歸州馬頭巴東馬頭洋坪新灘東壤西壤牛口等市俱係通商去處俱有牙行經紀總計不下千名查得前市惟沙市一處給牌答應其餘不奉府縣明文徑自私充凡遇客商販賣貨物多被把持行市互相攙奪分外勒索坑累客本情弊多端難以枚舉若不設法稽考恐將來釁局愈張今後合無將各處經紀盡行查出行令赴府給印信紙牌一張登記某行某經紀姓名年歲某處籍貫每歲於七月初一日倒換重給其無牌與過期不換者卽係私充查提究革仍量地方商稅之多寡各行牙利之重輕分爲上中下三等令其各納牌稅如沙市草市雖附近府城商利最饒但各行答應頗繁況有門差重複相應量處其行分上者不過一兩五錢中者不過一兩下者不過五錢朱家埠龍灣市二處商利畧亞於沙市先年派有稅銀六百兩已經本府議詳撫按衙門裁革去訖今二市既不納稅又無別差牌稅相應稍重上者不過二兩中者不過一兩五錢下者不過六錢夷陵等處馬頭古老背臨江口

市水灣瓦子灣澧市澆頭方城董灘口洋坪新灘青江口洋溪口鋪坵東壤等處原無大商輟集宜從寬處上者不過一兩中者不過五錢下者不過三錢歲以爲常其有稽查不盡者許令赴府告給牌而仍備造花名文冊一本細註某處領牌若干某經紀名下該牌稅若干總計若干送分巡道鈐印發府每歲倒換循環如遇各宗祿鈔不給就將前項銀兩補支庶防奸之圖一舉兩得一議解門攤查得總會冊載江陵夷陵等十三州縣每年額派門攤計共銀一百九十二兩原係存留貯庫錢糧其派額甚輕今各州縣視爲不急之務逐年再無一處徵解今後合無嚴行各州縣每歲俱限秋季解府收庫聽候湊給各宗祿鈔一議給文引照得文引之設稽察奸偽本府路當八省要衝多有無籍棍徒匿名潛住或盜賊窩藏尤宜隄備奉戶部事例每引納銀一錢後奉工部大工事例每引納銀三錢該本府遵奉布政司發下巡按察院號紙仍鈐府印照發去後其銀兩類解本司貯庫今事例停止本府擅難查給仍恐奸弊叢

生梓難查考合無今後仍照前項事例每引量
減銀一錢布政司或分巡道給發號紙到府凡
遇客商及往來人役與本處人出行百里之外
者查無文引領赴告給者納銀二錢本府仍于
本引年月上蓋印一顆給與照身其日逐所收
引銀查對號紙之數類貯府庫報入循環以補
各宗祿鈔之不給 一議支住鈔照得本府每
年動支荆河稅銀三千二百餘兩分給遠府各
宗作為祿鈔其見在者俱執領分給間有病故
宗儀長史司開開住支前項銀兩雖仍扣貯本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十 壹
庫但係已經申詳給發之數以後不奉明人不
敢擅作別項動支年復一年似積于無用合無
今後如有扣存鈔銀仍還稅銀項內報入循環
如遇各宗祿鈔不給一體支放 一議請茶稅
查得府屬巴東縣係產茶去處先年該縣徵有
茶稅銀兩俱解府庫作正支銷總會文冊可証
近來通不解府以致無憑查考且起稅又無常
額往往多被侵漁似非經久之計合無今後定
為則例凡該縣興販土茶出境者每百斤量納
稅銀三分給與印票為照每日所收稅銀仍登

循環輪每季赴府倒換每年八月內依期解府
相兼本府商稅銀兩奏給祿鈔如有餘剩銀兩
扣存府庫仍報入循環聽候作正支銷其過往
茶客并不許乘機混稅再照歸州興山二處亦
係產茶地方相應一體起稅

條陳地方門差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據沙市五鋪新舊地
方總小甲熊太一楊廷璽等呈為懇乞天恩裁法
時弊以除民害安靜地方事呈稱切緣本總大小
貧富約有千百餘戶多被殷實用錢買納冠帶或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十一 貳

今子姪上納更典又被一等奸豪買投牌戶廠夫
又等奸豪投入鄉宦王府官店希圖優免不行應
當地方又有陰醫禮生門廚各行匠作打手俱倚
遮飾止遺窮民一年一年應當但係更替往往負
累衙門茶上致使缺人承應含屈何伸伏望親詣
挨門查審編造地方貧富得均等情并據六舖所
舊地方歐陽文張文奎徐友鑾張昇等連名呈為
消乏地方極苦懇天除害調停苦樂拯救窮民
變事等情連名具呈到府據此看得府城內外每
年編僉地方總小甲火夫等役雖係雜泛差係其

一應迎送之勞搬輸之費巡宿之苦百責所萃極爲繁難而沙市各總詭匿尤多最稱苦楚今據熊太一等所呈前因已該本府責令在城沙市草市馬頭各總地方將該鋪住居人戶沿門逐戶挨查門面間數作何生理草間送府分發委官輪戶細查居住軍民旗校客商人等上中下次第呈府該本府掌印知府徐公司清軍同知蘇撫民通判方理刑推官牛親臨沙市各地方總小甲將各鋪人力挨門輪序喚令各赴本市三清觀已經面審編派外但該市詭避之徒沿習已久雖徐氏海隅集卷之八十一
經審定反側未安恐有奸豪希圖脫卸廣求囑託抗亂成規若不預爲申明後必致廢弛爲此除在城草市照常答應不敢具圖外今將造完沙市文冊一本請給印信鈐記併應行應革事宜另具書冊上請計開一沙市八總凡人煙輻輳之處王府士夫多置有店房賃民咀販素不當差其民間殷實之家又納充王官吏典各色員役遮掩雜徭而軍衛客民又稱浮寄惟數十家窮民認當地方春去秋來歲無寧日一遇編命苦於遣戍今次將無碍人力盡數查出分作上中

次二等上者編充總甲中者小甲次者火夫每鋪一季總甲一名小甲二名火夫十名八戶多者三年一輪少者二年一輪令其週而復始大抵總甲一名當小甲一名之費小甲一名當火夫五名之費俱經出示通令其未爲遵守毋得推調快事一王府鄉宦舉監生員店房人戶及上官吏典各色員役素不當差今若列於齊民一樣編僉恐又安之俗卒難變更然使坐享市利逸已勞人又非絜矩之道且小民不忿動生怨咨查得地方繁雜止因沙市離城一十五徐氏海隅集卷之八十一
里府縣不時起倩夫役搬運物料各總乘機多派或點名不到致令公差拘究則一夫而費三錢者有之二錢者有之無力之家遂致破產爲害匪細今將以上王府鄉宦等項店房有碍人力量其家資生理每門面一間大約每歲幫差銀二錢閒靜去處幫差銀一錢總計七總一二鋪銀八十一兩零一分三鋪銀三十九兩四錢九分四鋪銀四十九兩五錢五鋪銀八十六兩一錢六分六鋪銀七十四兩九錢七八鋪銀五十五兩六錢四分九十鋪銀一十六兩零四分

通共銀四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就著落該總
地方各置木柙一個沿門催收令人戶寫明銀
數徑自包封投八以便查驗以杜苛取收完之
後連柙解赴江陵縣貯庫凡遇起倩夫役搬運
輒充木植修理公廨等項卽於前銀內動支發
巡檢司督同該總地方雇募夫役大抵每日長
夫一名給工食銀二分短夫一名給工食銀一
分仍將夫票赴府掛號如有餘剩仍積在庫以
防不時工役其地方總卜甲火夫人等止令巡
警直宿並不許亂派一夫如有故違先將差人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七

完治 一抽分廠係編廠夫四十名原係守廠
之役以後增有夜巡夫役俱本廠自行勾取沙
市十總應當近年殷實之家因見地方重累往
往投入本廠作為廠夫名色一家包占數十餘
丁有司不敢稽查其數溢至一百八十餘名似
為太濫查得本廠錢糧月寄府庫其所貯積止
是日收有限何川多人看守今將有力人戶查
出悉編地方其中等者照舊僉作廠夫共計一
百二十名每夜令其更替巡守行縣解送自下
而上似於事體穩便 一抽分廠燈籠夫先年

出於沙市八總共夫二十四名今查審沙市二
鋪官地人戶二十九名原係版籍人民因隣什
該廠素不當有司差役殊非法體今地方重差
因避忌器之嫌不敢編派合將各戶就赴本廠
抵充燈籠夫役除行江陵縣拘集解送責令
致推避違悞 一七總人戶門首各給與本府
印信門牌一紙上寫軍民籍貫男婦若干丁門
面若干間左右隣某本某差銀幾錢係優免
員役俱開寫在後如有新移今戶告明本府給
牌其間不係優免之家而銀力俱不與者卽係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七

七

來歷不明之人許地方呈究如此庶足以嚴保
伍而便盤詰矣 一分巡道住列在城三鋪凡
巡警之役例該派於本總先年有把路夫十名
俱沙市十總應役相隔寫遠未免將銀在倩包
攬之徒多以虛名影射往往悞事今在城五鋪
既稱繁難而沙市十總又難遠役查得本道右
邊緣係軍牢把路其左邊合行江陵縣另撥民
壯十名以為把路執牌之用庶軍衛有司共相
防護不惟體統森嚴而民壯原有工食銀兩亦
可以代息疲民矣 一各總赴府縣報風原為

地方巡警而設若無事空行似亦虛文查得每
總雇倩報風人役一名該銀二分府縣各十六
名共三十二名計一日費銀六錢四分止是應
堂美觀而已今後一切革去如地方遇有火盜
事情每早許該鋪總甲一名呈報無事之日不
必再赴府縣惟朔望照常巡結一買辦貨物
各有當行鋪戶先年惟供臘鷄鷄火肉等項俱
責令地方封價買辦不知起於何年小民之家
何嘗蓄此一經票取未免轉覓於有力之家價
常數倍爲費不細今後府縣或上司應用前項
物件只于當行用價平買不必仍行票取一
本府打手原有額數近年爲因遮飾地方俱投
充前役且江陵縣既有民壯巡司既有弓兵豈
可復設打手名色且打手緣係捕盜人役一旨
此名人人畏憚其爲害不細近審地方一時不
能悉辨真偽俱仍原役除行撫民通判盡數查
出揀選果係強壯男子量留數十名幫差教令
演習武藝其素弱者盡行革出編當別役決不
許縱令影射遺累良民一本府倉監原係輕
犯拘繫既有斗級倉老看守又將沙市人戶充

夜巡夫似爲贅役合盡數革出且社本倉官吏
許索一府縣大小官員日用柴炭之類俱取
辦沙市例用夫役搬擡近該本府清審地方之
後不許亂派一夫惟前役似不可已除本府官
就于庫夫監夫倉夫三項內取用其江陵縣正
佐官員今干無力之家編定柴夫一百二十名
每員各派有名數搬運不許重煩地方一封
差銀兩雖經本府審派行江陵縣收貯募役但
恐後來法久弊生不無侵漁那借之弊合令該
縣置循環簿二冊日逐將存夫銀兩一一登記
每月齋分巡道稽查倒換如有濫用夫役聽本
道不時查治一在城草市各總生理微薄俱
審力差並無銀差仍恐有司便于呼喚凡一應
差使偏派附近城市未免失均今後各衙門脩
理凡供給匠作夫役派于附近地方凡搬運木
植輓瓦等類仍以沙市銀差取用不得索雜未
爲定規一先年沙市原有十總近年漸就消
乏差役不敷如九半鋪十半鋪最號荒落十半
鋪八半鋪次之一二鋪又次之若令與五六鋪
人煙輒集去處一般應役殊非均平之體合將

一二鋪併爲一總七八半鋪併爲一總九十半鋪又併爲一總今共計七總庶幾彼此均調強弱相當可以垂之永久無逃亡之患矣 一沙市各總清審過人戶力差共一千三百零七名銀差共四百一十三兩七錢四分力差多者可至二三年一輪銀差上可備一年之用查得先年江陵縣爲因使客往來衆多間或借倩該市人民答應且該縣逐月里甲排夫八百餘名儘殷迎送今該市夫役既盡出銀差數亦有限若復似前借倩不無愈滋擾擾擬合嚴行禁止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九

及有過往士夫置買杉板該縣不許仍前濫派該市夫役扛擡以致浪費財力漫無稽考一沙市邊近江洋商稅所聚爲盜賊睥睨之衝先年該市爲因王校軍民雜處夜行不得呵禁以致巡警疎虞間致盜劫殊非法體今門牌既設之後令其自相保護仍于幫差銀內如數撥支置買粗壯木植凡半里設立柵欄一座時爲啓閉以一更三點禁行以五更三點放行總小甲火夫人等就於內巡警巡檢帶領弓兵上下半夜總巡二次本府撫民通判不時出市點閱如

有勢豪人等晝夜乘醉不守夜禁者如係王府人役送長史司係民間者送府縣各如法懲治每總各置大鼓一面張設鋪前凡遇地方賊發火起則一總播鼓各總相應併力救逐庶地方永無他患矣

議處府屬驛遞支應夫馬贖

照得府屬各驛遞應付公差員役廩給下程夫馬船隻過關等項節經議處已足敷用但查各驛遞馬頭船夫庫子多係積棍私貼包當及有徵銀解發多係侵匿一遇官使併臨則躲避影射故稱親夫逃曠及至輪差之時或用賄通同買閑那移又貼備過關亦有上下水規則中間官使倚強多要者固有而各驛遞推避不出虛數載簿者亦多雖有季報循環竟爲虛文冒破再照所屬夷陵歸州江陵公安石首松滋巴東七州縣各應本官上司差遣及過往使客夫馬皆與附郭驛遞均出其間亦有各驛遞混將該州縣均出夫馬造入簿內影射及倚勢多索任情何縱者類多若不立法嚴禁未免奸弊日滋爲今之計合無容令本府置立格限文簿每日橫十格印發所屬驛遞各將日逐應

至一兩中衝者副銀一兩三五錢或至二兩上衝者副銀二兩以至二兩五七錢多不過三兩之數該府徑自斟酌申呈守巡二道再為劑量果得中制印行各屬遵照其銀在本州縣者責之掌印官在府屬者責之府正官在道屬府分者聽守巡道遠在各道者呈詳本院及驛傳道各催督照數於各庫役名下徵正副銀兩在官不必扣解道府卽於明年春季者限今年十二月中旬夏季者限三月初秋季者六月初冬季者九月初各先期解送該府州縣轉發各驛官吏代支前項徭銀如有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主 在官者遲悞十日之上徑將各州縣官吏提究坐以侵匿重罪若係徭戶恃頑不納徑拏發驛親支仍問罪招詳以示罰治其有驛州縣亦要預行支發如二月銀兩限在正月二十八日先給餘皆倣此其各驛正銀照數全給副銀仍量留十分之三收貯各庫聽其終旬支用將盡再為補給有餘聽作事多月分正支如或各州縣一時解送不齊一面申各該管衙門提究一面聽從那借官銀支用若各該州縣不為處給及縱容吏書扣除分例許各驛官吏徑赴本院并本道呈告通究施行其庫給口

糧規則以前頭緒繁多難於稽查今定為節用愛人四等除節用愛三號應給照常擺送仍用中火下馬飯食止八字號應給定銀一錢與口糧定銀四分宿食定銀三分各州縣照數秤明印封發驛遇各公差員役在外省者驗有真正勘合長單在本省者驗有印信牌票方許應付不許槩用下馬飯食有驛支驛無驛支縣不許重目其各欽差等衙門採史書支應給不在此限仍照舊規支給及各驛官亦每日量給銀一錢吏五分書手三分以為養贍之資該管府州縣置一印信文簿聽各驛官吏從實登記如節用愛三等應給有不全受者聽作中火下馬飯正支不許官吏侵匿人字號應給與口糧宿食止照印封折送如有勒取不色及酒食者許登入循環簿內申本院及各原差衙門拏問每月終該管府州縣正官親自查算支銷實數卽為標註簿內以俟下月接支不得過為裁減苛刻以後查盤官亦止照府州縣總批數目銷算不得分外搜求安坐侵欺其本省差人馬匹兩院及搜察司在驛部差同布政司在縣亦止一人一馬驗果有已照票加給如有多索折乾等弊亦

卽填報循環每月終各縣驛將各衙門差過人員
支過驛糧馬匹開具揭帖徑申各衙門查考此係
地方利弊限文到日該府速行酌量如無別礙亦
卽督率各屬將該編四十二年分正副銀兩預於
臘月徵解使明正元日通爲舉行先具遵行緣由
及議過繁簡與應徵正副銀數申報以憑轉
達施行等因奉此除通行所屬夷陵江陵等一十
三州縣并荆南等驛遵各遵照外查得本府所屬
驛分上衝極煩者惟荆南驛爲最其次爲孫黃
石首三驛中衝者民安鳳棲巴山潘家柳子調弦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五 五
塔市建平白沙黃牛白洋十一驛最僻者流店驛
各繁簡者不同原額支應庫子名數多寡不等舊
議總會冊載上衝支應每名定銀二十兩中衝支
應每名定銀一十二兩下衝支應每名定銀八兩
續奉發下新議總會文冊將各驛支應名數酌量
驛分衝僻增減停當其差銀不分繁簡每名定銀
一十二兩除遵奉外今該本府掌印知府徐 議
照得各驛支應銀兩今奉本院良法酌處正副徵
銀解發官支誠爲便常但奉查議各驛衝繁簡僻
分別應徵銀數一節又查會冊所載各驛支應庫

子名數已照衝僻增減既定輕重似爲適均今
復以銀數損益則簡僻驛分愈加減削未免備累
今無今後將荆南驛支應每正銀一兩加徵副銀
二兩五錢其餘孫陵等一十五驛支應俱照會冊
議定名數毋正銀一兩加徵副銀二兩內民安一
驛查照會冊編分庫役二十名似爲太多相應裁
革六名俱遵照本院今定規則事例嚴限舉行緣
奉仰令查議加徵支應副銀事理今備將府屬驛
分原額支應正銀并應加副銀數目條列開報惟
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擬合具由申報 計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五 五
開 一上衝 荆南驛支應庫子四十名每名
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四十兩今每正銀一兩
合外加副銀二兩五錢每月共計正副銀一百
四十兩俱坐江陵縣徭編 一中衝 孫陵驛
支應庫子二十五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
銀二十五兩今每正銀一兩合外加副銀二兩
每月共計正副銀七十五兩俱坐公安縣徭編
孫黃驛支應庫子二十名每名銀一十二兩
每月計銀二十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
兩每月共計正副銀六十兩俱坐公安縣徭編

右首驛支應庫子一十五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一十五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計銀四十五兩俱坐石首縣儒編一稍衝民安驛支應庫子二十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二十四兩今照該驛設厝稍簡前項支應似乎太多相應裁革六名每年止用一十四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一十四兩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一兩每月共計正副銀四十二兩頗為足用俱坐石首縣儒編鳳樓驛支應庫子一十二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一十二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一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三十二兩俱坐夷陵州儒編建平驛支應庫子十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一十二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三十兩內歸州儒編三名興山縣四名長陽縣二名遠安縣一名潘家驛支應庫子九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九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二十七兩俱坐松滋縣儒編白沙驛支應庫子八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

日計銀八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二十四兩俱坐夷陵州儒編巴山柳子調弦塔市四驛各支應庫子十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各計銀七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各共計正副銀二十一兩柳子調弦二驛俱坐石首縣塔市驛坐監利縣巴山驛坐巴東縣各儒編黃牛驛支應庫子六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六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一十八兩俱坐夷陵州儒編白洋驛支應庫子五名每名銀一十二兩每月計銀五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一十七兩俱坐宜都縣儒編一簡僻流店驛支應庫子一名該銀一十二兩每月該銀一兩今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每月共計正副銀三兩俱坐枝江縣儒編

議裁各驛支庫及減副銀贖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抄奉巡撫都御史方案驗前事仰府官吏照案事理即查該府所屬各驛支應庫子要見原編係何州縣今編係何

州縣中間各項差徭輕重有無適均事體有無
便應該作何施行并查各驛要見孰爲中下仍查
先年原議各驛每日大約用銀若干每年共計若
干其三等庫役正銀每兩於外原各倍徵若干以
昔較今人情事勢亦應作何約計派役卽今仍令
官吏代支是否相應務使寬裕酌中經久穩便毋
得致累各驛限文到速具簡明緣由書冊馬上差
人馳報以憑施行等因奉此案照先奉分守右叅
政李 案驗奉巡撫都御史方 案驗亦同前事
仰府官吏照案事理卽便速查該府所屬各驛某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三 九
爲止衝某爲中衝某爲簡僻就照各驛先年編定
原額徭銀每正銀一兩簡僻者倍徵副銀五七錢
或至一兩中衝者副銀一兩三五錢或至二兩上
衝者副銀二兩以至二兩五七錢多不過三兩之
數該府往自斟酌申呈守巡二道再爲劑量等因
奉此已該本府知府徐 查得本府所屬驛分惟
荆南驛爲抽分廠分巡道及各上司過客臨衝之
地最爲衝煩其次尋陵孫黃石片三驛中衝者以
安鳳樓巴山潘家柳子調弦塔市建平白沙黃牛
白洋十一驛最僻者流店一驛各驛繁簡不同

額支應庫子名數多寡不等舊議總會冊載上衝
支應每名定銀二十兩中衝支應每名定銀一十
二兩下衝支應每名定銀八兩續奉發下新議總
會文冊將各驛支應名數酌量驛分衝僻增減停
當其差銀不分繁簡每名定銀一十二兩除遵奉
計照得各驛支應銀兩今奉本院良法酌處正副
從銀解發官支誠爲便當但奉查議各驛衝繁簡
僻分別應徵銀數一節及查會冊所載各驛支應
庫子名數已照衝僻增減既定輕重似爲適均今
欲復以銀數損益則簡僻驛分愈加減削未免偏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三 九
累合無今後將荆南驛支應每正副一兩加徵副
銀二兩五錢其餘尋陵等十五驛支應俱照會冊
議定名數每正銀一兩加徵副銀二兩內民安一
驛查照會冊編食庫役二十名似爲太多相應裁
革六名俱遵照本院今定規則事例嚴限舉行備
將府屬驛分原額支應正銀并應加銀數條列開
報具由議申本道照詳轉達去後今奉前因覆該
本府查得所屬各驛支應庫子額於附轄州縣徭
編其銀兩名數既經會議已定事體穩便無容再
議但查徵銀官支一節先年雖議府屬荆南等驛

極繁者每正銀一兩外徵副銀四兩次繁者正銀一兩外徵副銀三兩五錢偏僻者正銀一兩外徵副銀二兩五錢絲奉總督大木部院駐劄本府日逐供應又有往來參謁司道及差使應付所費浩繁頗稱敷用即今事竣又奉本院制定節用愛字三號下程其人字號并應糧銀數減定包封應付誠為樽節惠民之良法也若以前定副銀數目徵支未免太費合無俯照前議止將本府荆南一驛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五錢其餘尋陵等驛不分次繁中衝偏僻照依議定支應庫子名數銀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无

在書上

兩每正銀一兩外加副銀二兩仍將民安驛減去支庫六名只編一十四名照數徵解庶幾輕重適均事可經久而官民兩無偏累矣惟復別賜定奪緣奉仰今查議事理本府未敢擅便除將府屬驛分原額支應正銀并應加副銀條列開報

條革里甲積弊牘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右叅政李并蒙湖廣按察司分巡上荆南道副使吳案驗俱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唐案驗據布政司經歷司呈稱該本司

政徐右布政劉會同按察司廉使劉都司周都司會議過條開事宜具呈到院據此案查先該本院照得坊里之設專為催辦錢糧勾攝公務自支應之名既久使私歛之風盛行以十年公庭之重差為一人私家之管辦腹民膏血大壞官常深可恨也該省假稱供應上司為首應付使客設有生房班頭鄉總大目買班團牌之名修理衙舍置造什物整設酒席買辦禮儀明目張膽視為法典因而公堂茶果燈燭私衙日用雜費入有坐辦出有號行支案牘紙割差役路費親故饋遺門卑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在書上

飲食一切取之里甲而猾里攬頭復行指官以一千十嗟哉仕宦或後優免豪強勢難局碼則橫征之苦惟此愚拙小民含忿飲泣無所控訴不至委填溝洫不已也有人心者忍見聞哉查得撫按司道等衙門一應費用俱有應得應俸以各有賦司堪支萬無騷擾里甲之理使客應付如無驛遞原有協濟及本州縣議有夫馬等項銀兩其新官家人修理衙舍公用紙制俱載會冊節經各屬申詳於官銀內九支亦無里甲出辦之條案其弊源皆由里長既以支應為事則不才官吏果間取便其

勢必至過取經承人役亦易資緣為姦若非痛革
徵銀在下設法買辦雖禁諭日嚴前弊如故已經
開款案行該司會同按都二司逐一查議如果窒
碍難行詳開所以由報前協法紀無順人情斟酌
損益限十日內呈報去後今據會議前來看得事
關築省里甲應差之繁簡辦費之多寡各處民情
工俗不同必須守巡該道就近細加酌處庶得穩
便相應通行查議為此案行本道照案事理即便
會同分守道將後開里甲支應夫馬春秋祭祀鄉
飲酒禮新官什物修理公館等項事款備行所轄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府州縣正官查照民情土俗逐一詳議要見某項
某項實該徵銀若干上可足用下不病民據實申
呈該道再加從長酌議應裁減者即為刪正有遺
漏者即為增補查議停妥務使經久可行限十日
內呈報本院以憑行司覆議列入會冊揭榜曉諭
未為遵守仍先禁諭四十二年里甲支應等項銀
兩不許照常徵收俱候明文施行該道共體毋得
遲違未便抄案依准一併呈來蒙此擬合就行為
此案仰本府官吏照案事理即將後開里甲支應
大馬春秋祭祀鄉飲酒禮新官什物修理公館等

項事款備行所屬州縣正官查照民情土俗逐一
詳議要見某項某項實該徵銀若干上可足用下
不病民據實開呈該府再加從長酌處應裁減者
即為刪正有遺漏者即為增補查議停妥務使經
久可行限五日內呈報守巡二道以憑會覆轉報
本院行司覆議列入會冊揭榜曉諭未為遵守該
府仍先禁諭四十二年里甲支應等項銀兩不許
照常徵收俱候本院明文施行毋得遲違未便抄
案依准呈來蒙此隨該本府掌印知府徐遵照
後開條列事宜查照各處民情土俗逐款備議登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答明悉申呈守巡二道轉呈本院外合行刊布未
為遵守施行計開一凡各院司道并使客及
本省上司若差官吏承會齋文公幹經過住劄
各屬委無驛遞去處量於里甲徵銀及動支原
議協濟銀兩供應如修理各院司道住劄衙門
買辦什物執事合用心紅紙劄柴炭油燭等項
隨帶寫本書辦飯食人情夫馬下程禮物酒席
并迎新送舊問安致敬等差俱從各衙門自行
贖罰內動支應付如無贖罰係跟辦紙劄之類
借支中詳係人情禮物之類徑自繳報其府州

縣中文際禮文自不能免亦許明白動支贓罰
仍申本院允示其答應上司內班門早飯食俱
在各役工食內扣買各屬舊套饋送親臨下程
節禮下馬酒飯貼差迎送員役路費其有吏書
比較盤纏原屬非法盡行痛革至於修理舖舍
城垣祠宇等項工作係于勸衆必須另議申詳
不許私派里甲以上數端俱不應議入里甲徵
銀之列該三司會議得各院司道并往來使客
及差遣官吏公幹經過住劄無驛處所量於凡
年里甲徵銀支應如四十二年正月接應起預

徐氏海陽集

卷之八

重

聖旨

於今年十二月追徵上半年銀兩如七月接應
起預於六月追徵下半年銀兩每年分爲二次
徵銀庶小民易於出辦其或曾經議有協濟銀
兩者卽於協濟銀內動支買辦供給不必於里
甲內派徵如修理院道住劄衙門買辦什物心
紅紙劄等項并寫本書辦飯食及人情禮物酒
席與夫迎新送舊等件亦須俱從各衙門自行
贓罰內動支如無贓罰係限辦紙劄之類申請
借用係人情禮物之類徑自繳報其府州縣官
交際禮文諒不能免亦許動支贓罰但要撙節

不得過費仍須明白具數開詳不許科派凡年
里役其各應上司內班門早飯食以後俱於各
役工食內扣辦不得仍令里甲供送在各屬舊
套饋送親臨下程節禮貼差迎送員役路費吏
書比較盤纏委非法體俱合盡行革去至於修
理舖舍城垣祠宇等項工作不許私派里甲各
州縣務須從實估計申詳動支無碍官銀亦不
許擅自科罰如有違犯治以贓罪以上數端寔
本院軫念民艱至意亦垂久不易之良規也毋
容再議請乞頒行 前件查得本府所屬二州

徐氏海陽集

卷之八

重

聖旨

十一縣間有縣驛相連但地方繁簡不一如附
廓江陵縣係官使往來住劄最衝之地雖有荆
南一驛困極苦楚公安巴小民逃衝與江陵相
同松滋枝江夷陵宜都歸州巴東六州縣以繁
石首監利稍繁以上俱無協濟雖各有驛相連
若獨於驛供應亦似難支長陽遠安興山原無
驛遞設店偏僻相應俯念民艱量其繁簡人將
江陵縣酌議每日大約定銀十兩以十分爲率
內除八分支辦供應馬車餘存二分扣貯類封
收庫以備別項緩急之用公安松滋枝江宜都

夷歸巴東六州縣每日定銀一兩石首監利每
日定銀七錢長陽遠安興山官使少經止是公
差口糧宿食費亦不多各照舊不必定議其餘
州縣各除夫馬親當外俱照議定銀數爲率每
日內除八錢支辦供應每州縣各扣存銀二錢
類封貯庫聽備別項支辦各遵照前議於見年
里甲查照丁糧多寡分別等則二次徵銀在官
凍選素有身家陰義老人領銀買辦供應日逐
登記循環聽道府不時查一年滿日造冊齎
院查算支剩之數貯庫載冊以符多事不及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重刊 充書
日支用其府州縣交際禮文量動贓罰不得過
費具數申詳不許科派里役各應上司內班門
早飯食先係里甲供送今蒙議於各役工食內
扣買但於內又有借債應用者原無工食可扣
及照分巡道內班門早抄案吏書飯食并本道
公用油燭柴炭等項俱應府屬州縣公處今令
江陵縣獨辦委屬偏累查得本府於上年議革
府屬州縣係編油燭銀共八十二兩又查州南
驛官支銀兩月有餘剩及查會州開載松滋縣
係編協濟荆南驛庫子五名每歲係銀六十兩

合令各照數徵銀年終解府如遇前項支費即
便動支給發供辦其饋送親臨下程節禮下馬
酒飯迎送員役路費盡行革去府州縣吏書比
較俱自備盤纏各院司道駐劄衙門及修理鋪
舍城垣祠宇等項俱隨時估計量自措處修理
如有不力浩大申請動支官銀起造俱不許科
派里甲合候詳示通行遵守 一凡春秋祭祀
鄉飲酒禮春花酒席迎送科舉朔望行香差撥
馬夫等項原係議有成規額定銀數中間如果
原議不敷節年俱從里甲陪補者俟該司會議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重刊 充書
停妥通行各道轉行各府查照所屬人情土俗
酌量得中實用數目送道裁定呈詳行司會覈
刊冊備照每歲按款徵銀在官另僉老人陰陽
官義民人等不係里役者給發供辦仍置支應
循環文簿登記領支細數按季送院查考該三
司會議得各府州縣春秋祭祀鄉飲酒禮春花
酒席迎送科舉差撥馬夫等項議有成規額有
銀數其間有稱不敷支用者若派見年里甲陪
補事屬偏累相應酌處候詳允示通行各道轉
行各府查據所屬州縣人情土俗酌量得中要

見某項堪以足用某項果係不敷應令加增逐款開呈該道再加裁覈徑自呈詳本院批行本司列入會川每歲於通縣里甲照款加徵庶衆輕易舉仍選素有行止老人或陰陽義民官員不係里役者給銀供辦置立循環文簿登記細數按季送院查考如此庶見年里役得免重累之苦而該縣庶民均沾輕省之惠矣請乞鈞裁前件爲照夷陵江陵等一十三州縣每年春秋祭祀鄉飲酒禮各照會開載數逐年於均係內編派徵銀在官臨期預給鋪行買辦俱稱足用其春花酒席土牛桃符門神等項俱從所徵里甲銀內量支買辦其迎送科舉酒席花紅盤纏原奉會開開載於官銀內申請動支及有府縣兩學歲貢二名每名除會開盤纏之外又花紅銀各一十五兩府學一年一辦縣學隔年一辦原係里甲出辦亦於議徵銀內支給再昭夷陵歸州每年一貢除會開盤纏外各有花紅酒席銀一十二兩又二州每年各三次表箋木牌盤纏銀九兩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宜都長陽遠安興山巴東等十縣隔年一貢除會開

之外亦有花紅酒席銀各十兩各於今議所徵銀內支給其迎送科舉俱候臨期查照所定不數遵照會開酌定銀兩仍於州縣官銀內動支先期酌數申詳遵行若親臨上司行香給賞紙筆并朝王禮儀歲考季考花紅等費俱動支本衙門贖銀如州望府州縣行香原無給賞其差撥夫馬議有成規無容別議候詳九日遵行一各屬新官家火公用紙劄修理衙舍會開開載各有定額除公用紙劄照舊申詳支給鋪戶其家火衙舍俱於本官未任之先該衙門預申動支發工吏同委官員役買辦修理不許重科里甲及各官到任後申給以充私囊仍於離任之日掌印官盤點閱視責令該吏封收看管量行補葺如衙舍完固家火無缺會開銀兩作正支銷該三司會議得公用紙劄除照舊申詳支給外爲照新官家火修理衙宇雖載會開明悉奈何各州縣多踵舊弊不支原議銀兩輒便科派里甲修置俟本官到任却又申給前銀送充私囊及至去任復將什物罄盡搬去或變價以入已或分發以賁人中間廉潔不忍持去者又

為奸徒侵欺如遇新官到任重復科派里甲如此弊端深可痛恨今後各府州縣若修理新官衙宇備辦家火預先申詳將原議銀兩動支修理如本官去任掌印或署印官率同工入即將所有什物登記印信簿內量為補飾以俟後官如或衙宇完固家火無缺會用銀兩並許作正支銷如此庶事有定議官無重取里甲亦寡派辦矣請乞鈞裁 前件查得公用紙劄本府并所屬夷歸江陵等州縣各新官家火什物俱照會冊載銀預申動支給發備辦無容別議外其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三

記

脩理衙舍先年節據江陵縣申稱獨累誠為不均該本府查得會冊銀兩止數買辦家火什物議將府正衙坐江陵清軍廳坐歸州興山巴東管糧廳坐夷陵宜都長陽撫民廳坐公安松滋枝江理刑廳坐石首監利遠安各照派定衙宇凡遇新官未到之先各州縣自帶匠作工料赴府估脩成規已久今照本府正衙并佐二四廳合用執事轎傘獨令江陵一縣出辦委屬偏累查得前項每歲正堂約該銀八兩佐二四廳各約該銀六兩合無俯念江陵衝疲將正堂仍令

該縣照舊出辦其府佐四廳相應改派前議修衙州縣每歲各州縣各按議徵里甲銀內動支二兩年終解府轉發江陵縣上房辦送其府州縣修置如有不敷各自行措處及祭祀公宴酒席亦照冊載銀兩給發整辦不許科派里甲府州縣官遇有陞遷離任掌印官隨督同工吏先將衙宇什物等件盤點閱視責令該吏封收逐一登記印信簿籍以俟後官應用如有損失量行補苴若衙舍完固什物俱全會冊銀兩作正支銷不許冒破侵漁合候詳示遵行 一凡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早

記

各府州縣修理過往上司公館備辦合用器皿什物等項各議定數目各若干計定料價各若干斟酌某年該一小修約銀若干某年該一大造約銀若干內除不堪易價約銀若干總較數歲之中用銀若干折算每年約銀若干各按見年里甲如數追徵在庫依期選委的當員役給銀置造責付該吏并看司門子收管如有損失問罪追陪其督造不如法未滿原限不堪應用者承委之人罰令陪補不許重科里甲及按在成人戶并鋪行借用該三司會議得過往上司

公館合用器皿什物等件各該州縣未必無備
奈何看守門子視非己物不加愛惜任其損壞
又或乘機侵盜假稱遺失各掌印官不行查理
迺又派及里甲或借倩市戶取諸鋪行在在有
之委應查處合無通行各守巡該道轉行各府
州縣備將前項公館器皿議定合用若干計定
料價該銀若干約以三年一小修該銀若干五
年一大修該銀若干仍將不堪者變價兼造較
之數歲之中總用銀若干每年該計銀若干於
見年里甲丁糧照數均派自四十二年約始追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聖

紀事

徵分別年分各另包封收庫如遇修造之期選
委素有身家老人或陰陽官領銀備造仍置簿
登記查考并立長牌一面刻定什物件數貴付
工考吏并看守門子收執懸掛如有損失追問
陪補若置造不如法罪坐造辦之人敢有奸徒
假以不敷仍前重派里甲或借倩城市鋪行人
等賄襲前弊希圖詭騙財物者許被害之人赴
守巡該道指實陳告等因招詳如此庶里甲無
重累之害而市行絕借辦之擾矣請乞鈞裁
前件查得府屬各州縣院司公館器皿什物舊

係見年里甲出辦止因原無預備之物遇上
司丁馬臨時雇倩艱難深為民害近奉通融議
徵銀兩官給置造誠為良便今遵照明文通行
各屬自四十二年為始每年於前議徵里甲銀
內酌量扣銀在官各另包封貯庫如遇各司一
應什物間有損缺各該州縣於內動支隨即修
補各具修過物件銀數申報查考果係年久不
堪應用照依三年小修五年大修選委朴實老
人估計停當就將派徵在官銀兩詳動支貴
令給領如法修造務要堅固經久造辦完日置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聖

紀事

簿登記某物用銀若干以憑查考其見在各衙
門什物置立長牌一面刊定物件數目懸掛後
堂年終新舊門子接替掌印官同工房該吏點
視明白責令承管如有損失追問陪補仍行各
州縣將各年派徵銀兩數目於本道循環內季
終填報以便稽查庶里甲無重累之害市行絕
借辦之擾合候詳示通行遵守 一凡支應夫
馬除有原議協濟銀兩之外節年係里甲貼辦
者應裁應減會議詳確每年實該貼夫若干該
銀若干貼馬若干該銀若干亦徵收貯庫官為

崔募仍禁一家包馬幾匹一人充夫幾名不許
名存實亡致快差撥輒以額設不敷告擾該三
司會議得各該州縣支應夫馬俱係見年里甲
丁糧編派衝疲縣分多有協濟銀兩若上司經
臨官爲崔募頗足走避其貼辦銀兩應令裁減
以蘇疲困切照里甲夫馬親當者少中間多有
積年市棍包攬又有勢豪之家抗違及該吏賣
富差貧一遇官使併臨以致無夫無馬却復借
倩幫貼重累小民深切蠹害合行守巡該道嚴
行各府州縣將貼夫貼馬借倩名色悉行痛革
徐氏海隅集

百名每月差夫五百四十名每年里甲走遞馬
一百二十匹公安縣原編入夫三百五十名分
爲四季應差里甲走遞馬六十匹石首縣止在
二十一坊里每里排年各出夫十名馬匹亦如
各坊里均買馬二匹走遞監利縣原編夫二千
七百名分爲七班馬二十匹松滋縣編夫六百四
二百五十名馬三十五匹枝江縣編夫六百四
十名分爲四季走遞馬六十匹夷陵州編夫八
十名馬八十匹宜都縣編夫二百名馬一十五
匹歸州原於四里編夫九十名馬四十四匹巴東
縣編夫一百二十名馬二十匹以上各州縣夫
馬俱係見年里甲親自應役各稱民便其長陽
遠安興山三縣設居簡僻夫馬各照常不必更
議外惟附廓江陵縣夫馬親當者少多有積年
市棍包攬或以一人而兼數夫數馬加倍勒寫
津貼價銀及賄通該吏影撥賣放一遇上司併
臨夫馬不敷却復借倩幫貼重累里甲爲今之
計令將該縣走遞排夫每月每名追徵工食銀
六錢官給募夫其走遞馬匹亦如議徵銀內約
計每月崔募并貼差長馬大約科銀一百兩按

月支給兵吏領回下縣收貯在官臨時雇募除河下短馬每日給銀四分其迎接走遞者每日給銀八分鄖陽湖廣長馬原係府縣公差人役齎送緊急公文例不撥馬今定以道途往返如鄖陽往返二十日省城十六日每日貼馬銀四分隣府差遣亦照日貼給月終如有餘剩登簿作正支銷本府仍置夫牌五百面馬牌一百二十面長馬九十面短馬三十面遇有長短差撥調而復始俱照票領牌掛號其無牌混撥者不准給銀仍將撥差夫馬之數登記原發格取文

止於見年里甲實在丁糧通融均派如四十二年正月支起預於今年十二月追徵上半年銀兩如七月支應起預於六月追徵下半年銀兩每年分爲二次庶民易辦納議定數目徵銀在官各掌印官揀擇行止端莊老人或陰陽義民官領銀照依時值買辦物件答應置簿登記以俟查考仍嚴禁冒破之弊且彼既有責任則其勞應合酬恤以勵人心相應酌處量免本役二丁石以示優恤之意庶人情樂於供事敢有因而生事妄報殷實充作老人義民名色希圖誣索財物返滋民害者拏問招詳如官吏知情一體治罪不想庶供應不悞而宿弊可革請乞鈞裁 前件議照支應一節係里甲之常供因有奸棍猾里指一科十任意剋削是以冗費日繁謾無稽考今奉明文令將議徵銀兩還責素有家或陰陽義民老人領銀買辦供應仍印發文簿一本將每日支應登記循環聽月終吊查及管支人役仍行各州縣量免本役二丁石以示優恤之意庶人心樂於從事如此則供應不悞而宿弊可革矣合候詳示遵守 一凡應該

里甲出辦而條議未備及原議裁革而條議悞
及者司道增損詳議呈報該三司會議得里甲
一應出辦事宜除各條開載外但里甲內仍有
燈籠長解名色其設燈籠夫山爲暮夜迎送上
司長解專俟本里清解軍人柰何近年以來州
縣佐二及府州縣首領各官輒行取撥燈籠夫
每官或八名六名朝則於各衙門俟候暮則於
各衙內宿夜每夜每夫交燭二枝交燭之外每
夫每月又要折交油燭銀六錢稍有遲違批挐
搜手封押出外追徵差押卑快復索酒飯打發
徐氏海隅集

之少者報爲老人不論不能識字者報作書手
差人拘至州縣門前愚民畏懼見官只得用錢
買未賣放此又民間之一大害也再照州縣佐
二并府縣首領官員舊例額有馬夫銀四十兩
不行買馬却入私囊又復騎坐里甲走遞馬匹
遞者各官又不乘馬令各里甲將馬折價或三
十兩二十兩者既收其銀復撥里甲夫役出入
違例擡轎僭越名分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以上
四端亟應痛革請乞備行守巡各道轉行各府
州縣將各佐二首領官衙燈夫盡爲革出止許
迎送上司不許占悞里甲長解止許聽解軍丁
不許遞解人犯其新里到卯戶兵房吏書不得
仍前指以僉押老人書手誑騙財物各官乘坐
里甲馬匹通行退出以俟走遞各將額銀買馬
騎坐亦不許擅自擡轎有乖 憲章其州縣耳
琴庫子止許看守庫藏不許派令買辦什物筆
項致累身家如或不遵禁約違犯者官吏軍閥
賊罪革去職役書手卑快擬以充軍呈詳發遣
如北庶小民無重疊之苦而官吏有警惕之心
矣請乞鈞裁 前件查得府屬州縣原無撥派

里甲燈籠火把夫役遇有早晚迎送上是借信
在城銀匠及市住地方人戶燈籠暫時之用及
照里甲長解事爲解軍人今訪各州縣掌印
官全不經理任憑吏書長奸致將里甲差解錢
糧或逃解人犯且不挨次輪撥間有猾里用賄
買囑甚至一年空無一差無錢者差而復差其
弊尤甚今奉明文相應一切禁革再照府首領
及州縣佐二各有冊載夫馬銀兩今後不許騎
坐里甲馬匹及違例乘轎耳旁庫子止是看守
庫藏不許派買什物如有故違許令本府不時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聖

紀事

稽查申究合候註示通行遵守 一司道蚤爲
定議自嘉靖四十二年正月爲始將生房班頭
鄉總大日買班團牌支應修理買辦整設供給
等項名色一切革去里長止許承領牌票催徵
勾攝不許似前私撥聽用此法既立嗣後但有
里長在於各衙門直日者官之所守可知不分
有無科派公私支應定行革完本院自不容姑
息也該三司會議得里甲供應一節其中奸弊
多端小民受累蓋因設立生房班頭鄉總大日
買班團牌當直等項巧樣名色以致奸弊百出

且如江夏縣因有大小買班之名每遇官司取
辦物件一票將出卽有阜快三四人同行既已
索銀打發又復需其酒食如取一物價值不過
三五分其阜快索去之銀有倍於物價取之正
用數少而無名之費實多緣此小民受害累蕩
家產深切民病江夏如此其他可以類推今照
湖省地方頻年水旱百姓疲困其餘一切冗費
若非早爲裁革則弊端日深民病日甚宜廣在
上者之隱憂今後支應俱自四十二年正月爲
始遵照前條所議於見年里甲內二次徵銀在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聖

紀事

官選擇老人或陰陽義民官四人管理其各里
長分毫不得干預止許承領牌票催徵勾攝不
許仍前派撥支應如有在立生房班頭鄉總大
小買班當直等項名色及里長在於衙門直日
或州縣官員赴省往府參謁仍帶里長隨行供
給者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本官該吏定行參
提究問通治以罪以爲不職者之戒庶冗費可
省而民困少蘇請乞鈞裁 前件查得府屬州
縣里甲供應一節蓋因頻年水旱又加數年林
樵公費繁多民窮徹骨近奉本院俯念民瘼此

民有更生之會若不蚤爲條議則民病日甚今
後支應各州縣俱遵照前條所議於見年里甲
內照數二次徵銀在官僉選朴實老人或陰陽
義民官管理其各里長分毫不得干預當年止
許一人在縣承領牌票催徵勾攝不許仍前重
派支應敢有再立生房班頭鄉總大小買辦及
令里長在在衙門直日或州縣官員赴省往
府參謁仍帶里長隨行供給者體訪得出或被
人告發本官該吏指名參提究問通行治罪以
爲不職之戒庶冗費可革而疲民少蘇合候詳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七

臺臺

示遵寺 一里甲之費既革尤當惠及小民窮
鄉僻壤安能家喻戶曉苟使豪里踵襲誑索則
以上條議悉爲虛文會該既定之日通行各道
多刊曉諭示衆通知仍嚴行密訪如有前弊擒
拏解遣該三司會照得以上條議革弊除奸益
民損費皆出本院俯念民瘼歎垂久遠之良法
也各府州縣城廓市鎮雖獲見聞而窮鄉僻壤
實難周知苟有奸豪里長踵襲誑索不獨欺害
小民亦復玩違憲法合候詳議允日通行各守
巡該道備刊大字告示分發遠近鄉村曉諭諸

民永爲遵守如或違犯者許諸民陳告拏問發
遣如此庶奸豪吞噬小民之害可除而窮鄉僻
壤亦皆蒙庇矣請乞鈞裁 前件以上條議除
革奸弊恤民損費府屬州縣城廓市鎮雖經見
聞而鄉村僻野未獲周知恐有奸豪里長襲蹈
誑索欺害愚民合候議詳允日備刊大字告示
分發所屬遠近鄉村曉諭諸民永爲遵守若有
違犯者許諸民陳告拏問發遣如此庶奸豪知
警民害可除矣

徐氏海隅集卷之八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八

七

臺臺

春秋億序

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匪說之難能明聖人之
意之難也蓋自秦人滅學之後六經之闕佚者
十六七矣獨春秋執而春秋為其漢儒喜以其
意補經即於他經悖理亂真者不少苟以理紬
之其誣可立辨也春秋事詞也事詞在千載之
前有無疑似即有增損無從質之矣故曰說經
者宜莫難於春秋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
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詞緣
詞以命例事同則詞同詞同則命例宜無不同
余氏每隅集卷之二 序
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弒一也或書即位
或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
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
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
公子或不去其公子弒君一也或明其為弒或不
明其為弒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
春秋之本文其說皆無有也即以春秋之本文
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
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
為言常也簡易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

憲于無窮而乃故為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
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于日月之借光於燭
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
之亡微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丘明共
觀史記而脩春秋當其時祇以口授弟子左氏
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
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
今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
于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官而尹氏君氏
盟蔑盟昧築郕築微厥慙屈銀之文又輒與左
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
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
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
以意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碩復取
其以意增損之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
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
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
以天自處割天子王奪位于國去氏族于卿大夫
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

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耶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則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者也故繫王于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托筆於史則周公之哀鉞具存即有前漢諱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胥胥焉衡較于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能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於手盡之矣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故以易起家少不自揆間嘗旁窺是經輒苦其難通迄今三十餘年髮鬢髮短矣茲以填郕之際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氏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畧其正變之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于理者以符會孔氏竊取之義而彙爲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徇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

徐氏海隅集

卷之

三

序

萬曆丁丑夏五之吉吳郡後學徐學謨識

徐氏海隅集

卷之

序

徐氏海隅集目錄

外編

經說

第一卷

春秋億一隱公

春秋億二桓公

第二卷

春秋億三莊公

春秋億四閔公

第三卷

春秋億五僖公

徐氏海隅集目錄

第四卷

春秋億六文公

春秋億七宣公

第五卷

春秋億八成公

春秋億九襄公

第六卷

春秋億十昭公

春秋億十一定公

春秋億十二哀公

外編目錄畢

徐氏海隅集目錄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一陳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紀魯之元也何以紀魯之元也春秋魯史也紀元當先魯焉書春王正月王謂周之共主也而穀梁以爲始受命之文王非也魯史而冠以春王正月公羊之所謂大一統也正月者周以建子之月爲春也胡氏曰以夏時冠周月其說不可解也如以建子之月非春則後書大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一 經

無麥禾書大雨震雷之類何以皆周之時周之月也又曰行夏之時孔子見諸行事之實益才可解也爲丁而先倍焉在其爲春秋也不書隱公卽位者何也左氏以爲攝也曰桓貴而隱卑也桓幼隱立而奉之故曰攝也隱固卑也而桓亦非貴也夫人仲子之下也諸侯不再娶惠公之元妃孟子也娶仲子以爲夫人也仲子不竝妃桓何以稱貴也公羊穀梁曰成公志也以惠公志欲立桓而成之也隱將友國於桓也此皆意之也隱長而賢其立宜也隱立而改元矣稱公矣天子之使臨之矣與

諸侯會盟戰伐矣何諱其卽位也不書卽位非直隱也而莊而閔而僖也而桓之弑隱而立賊也何以不諱卽位也而隱莊閔僖之不書卽位也疑皆史之闕也非孔子削之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此書盟之始也儀父邾之字也三傳曰書字褒之也何以褒之也謂其與公盟也名與字皆史之文也非孔子別之也盟誓非古也狙詐之漸也義係於盟何以褒也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公羊曰克之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立之而已殺之也段以弟而畔兄將不利於其國鄭伯所宜討也何以大鄭伯之惡也討不告于王是鄭伯之罪也故書克若以力勝之不以義勝之也不書公弟不弟之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朋左氏公羊曰仲子桓公之母也穀梁曰惠公之母而孝公之妾也其說何以互異也三傳皆意之也仲子不稱妃不稱夫人諸侯之妾也母論惠公桓公之母皆非天子之所宜明也而以爲不及事譏之譏其已葬而昭無所施于春秋之義何常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春秋於人義二一衆詞也一略詞也此略

會則書不書則不書也而胡氏求書不葬之說謂
有怠于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
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
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疑皆意之鑿也非春秋
指也 四年春王二月昔人伐杞取牟婁殺梁曰
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
志之也外取邑不書有告則書也戊申衛州吁弑
其君完書弑君之始也其不書公子者州吁弑君
之賊衛不以公子告也義係弑君也胡氏以莊公
不待以公子之道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五 經

吁弑君之賊不能討而佐以伐國尤非也秋鞏帥
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羊曰鞏者何公
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貶焉為貶與弑公也夫弑
公事在鍾巫之祭謂以與弑公而豫貶之非也伐
鄭之役宋人來乞師公弗許之矣鞏強之而行黨
州吁以脩怨是無君也書鞏帥師著非君命也貶
不係于不書公子也亦有書公子帥師而貶者慶
父餘丘之役是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殺梁曰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公羊曰討罪之辭也均善之
也衛之賊衛人既殺之矣而胡氏又以為罪四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六 經

仲子之官初獻六羽禮諸侯不再娶惠公之元妃孟子也而仲子夫人也夫人不得祔于廟而隱別官以享之啓亂也又初獻六羽焉耦于妃矣尤非禮也邾人鄭人伐宋宋人取邾田而邾人告于鄭以伐之也邾小而序于鄭之上伐謀也不貶而自貶也螽穀梁曰螽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曰紀災也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彊臧僖伯也稱公子以同姓之大夫也其不稱大夫者穀梁曰先君之大夫也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命大夫也此附會詞也宋人伐鄭圍長葛左氏曰報入邾之役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七 七

似也冬宋人取長葛先是圍長葛矣圍逾年而取之書取不當取也土地受之天王非諸侯可得而私取之也宋殤之罪益又甚矣十七年春王正月叔姬歸于紀叔姬伯姬之媵也非夫人也則何以書以待年而遲歸始于國為大事故書之也蘇氏曰以其賢而書之非經義也滕侯卒以赴書也而胡氏以滕計雖及而魯不卹也於經義曷徵之也夏城中丘此書城之始也公羊曰中丘者何內之也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是也凡書城之例也而左氏曰書不時也穀梁曰凡城之志皆譏也二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八 八

也夫伐國而凡言圍者其宋也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非也胡氏曰輸者納也納成于魯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狼獾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脩舊怨也五年而鄭人伐宋入其郭宋來告命而使考失辭公怒而止至是鄭伯來納成焉善之也至曰以利相結而貶之于經義曷徵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此齊魯交好之始故書之也秋七月公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也

傳疑皆鑿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齊聘之始也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年不稱卿稱大夫而稱弟明不當使也齊僖公之嬖弟廢禮也秋公伐邾左氏曰公伐邾為宋討也諸侯不得自相伐而隱為宋伐邾尤非也昧之盟何在也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周聘之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經之衛人不為之具徒詰好而今戎得而伐之又執之以歸而衛終弗救也無王矣書楚丘甚衛罪也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衛地他國相遇而書者以來告也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鄭以枋易魯許田也枋近魯宣王賜鄭湯沐地以助太山之祀也許近鄭成王賜魯朝宿地以與周公之勲也賜地而書歸書入交示貶也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考父蔡侯名也辛亥宿男卒不名也名不名從其國之赴也胡氏曰諸侯薨訃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也以爲作春秋之驗也孔子而變周制則春秋可以無作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尊而先宋宋主盟也以來告書也八月葬蔡宣公以會書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九 經

于浮來胡氏曰莒人微也而魯與之盟譏謙而失禮也非也譏在盟而不在微也螟紀災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不書氏不書爵者略之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曷謂非正也天子有聘而隱未嘗朝周書之微陵夷之漸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震周之三月今建寅之月也雨雪宜也而震電不宜也既震電而又雨雪微舛也挾卒不書大夫者略之也夏城郎書重也非不時也秋七月無事而存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胡氏以

爲非王事而私相會皆譏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謀伐宋也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鞏帥師者鞏自帥師也不候公命而先期往也伐鄭伐宋兩書鞏帥師微無將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書取不宜取也諸侯各有分土也秋宋人衛人入鄭書入乘鄭之虛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上書宋人衛人入鄭矣又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而鄭伯伐取之疑三國入鄭而又圍戴戴小國也鄭伯素強禦三國而兼取戴焉左傳所謂取三師是也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十 經

交示貶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左傳云鄭公以王命討宋而郕人不合故伐而入之也程氏曰討違王命不書入書入非王命可知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正也滕薛小而魯大書來朝滕薛自來朝而魯不報也貶自見也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謀許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書入許許無刑而伐之侮弱也冬十有一月公薨不書地不正終也左氏云羽父諸于桓公而使賊弑之也何以不書弑也隱之也爲宗國諱也非宗國不諱也以止亂賊也

春秋億二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言知其弑君欲即位意以著其惡也此以莊公繼弑不書即位而曲爲之說也桓誠惡矣國人已奉之爲君未有不書其即位者也其有不書即位者史之闕也非仲尼削之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先是鄭歸防矣至是加璧以易許田焉稱假遜辭也公羊曰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許田魯朝宿邑也胡可假也書之譏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十一 經

苑諱之也桓公弑君而書即位不敢斥君也天子之事不用於魯而獨用於滕而奪之爵是以隱見窺聖人也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何也如春秋紀年必冠以春王正月係主於天以見天下之共主猶在也天下之共主猶在而列國之功罪即事而自著也此竊取之義也其不書滕侯而書滕子者焉知非時王斥之也仍史之舊也終春秋之世而滕稱子豈皆以朝弑君而斥之也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漢儒曰宣四年公及齊侯平首及列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春秋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十二 經

朝也蔡侯鄭伯會于鄧左氏曰始懼楚也九月入
杞左氏曰討不敬也杞來朝魯而魯入于杞不貶
而自貶也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相與戎盟
非也七月盟而冬始至自唐譏久也公穀皆言危
之也似意之也凡君之出入必書春秋例也 三
年春正月不書王胡氏以爲桓無王而不書王也
不書王而桓益無王矣非春秋指也非仲尼待宗
國之禮也元年書王矣二年書王矣何獨三年以
後不書王乎十二公不書王正月多矣疑皆史之
闕也公會齊侯于贏夏齊侯衛侯齊命于蒲公穀
徐氏海隅集卷之十一 三 登
左皆以爲胥之爲言相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近
正也春秋之義謹私會也仰結言而退無取之矣
六月公會杞侯于盛左氏曰求成也脩而入之脩
而求成之皆非禮也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書
災也曰既書災甚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
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夫使非正而翬不去公
子何也註曰桓公不以翬爲罪人也桓公不以爲
罪人而書公子是春秋爲遂過之書也非也書公
子不書公子仍史之舊也非仲尼筆削之也九月
侯送姜氏于齊齊侯下謹夫姜氏至自

齊穀梁曰送女逾境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謹胡氏
以爲譏不親迎也夫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
親迎禮也齊與魯近其禮可行也若其遠也可廢
國事而行親迎乎逆諸境亦禮也似不必泥古之
過也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曰致夫人也詞
無褒貶也有年紀祥也胡氏曰桓不當有年而書
有年爲變異也年之豐凶民命焉繫君雖無道民
何罪焉而不當有年乎傳之鑒也 四年春正月
公狩於郎公羊曰譏遠也周之春夏之冬也冬曰
狩禮也而狩于遠地譏也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
聘書仍史之文也胡氏以爲糾位六卿之長而聘
桓焉仲尼降從中士之例書名貶也糾上使之也
非自聘也卽有貶焉糾無罪也仲尼亦何所恃而
能貶王之卿爲中士也亦曰魯未朝周而天王使
宰來聘焉不貶而自貶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
丑陳侯鮑卒左氏曰陳亂兩赴之也故甲戌己丑
兩有之也夏齊侯鄭伯如杞左氏曰齊鄭將襲紀
紀人知之也以來告書也書如伐謀也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周邇年來聘魯而魯未朝周故書之
也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仲尼

之意似未暇及仍叔之子也葬陳桓公以會書也
城祝丘書大役也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
不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天子討而不
伐書伐弱王也鄭有罪不能命諸侯討罪而以諸
侯之師自伐之所以格敗也書伐而譏自者也胡
氏以王不能討相之罪而伐鄭仲尼何敢削天子
王也不書天者疑亦史之闕也大雩胡氏曰大雩
者雩于上帝諸侯不得祭天地也於三傳無所據
也凡宗國之典皆稱大臣子之詞也螽書災也冬
州公如曹穀梁曰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圭 璧
也六年春寔來寔周公名也來非來朝也如曹
而過我書來也詞無褒貶也夏四月公會紀侯于
郕郕魯地紀侯來會也秋八月壬午大閱不書地
者閱于國也書八月者非時而簡車馬也穀梁曰
蓋以觀婦人不知何所據也蔡人殺陳佗佗陳君
也不書陳君以其篡弒雖即位逾年不成之乎為
君也書人衆詞也書殺幸之也穀梁曰陳侯與蔡
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疑附會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家嫡始生書大事也後君舉子
不書舉一以見例也穀梁曰疑故志之鑿也冬紀

侯來朝自曹來朝也齊謀之而來託國于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公穀皆云焚用火攻也
咸丘邾婁之邑也胡氏以為焚林而田也于傳若
無所據闕之可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穀曰失國而朝故名之也名仍史之文也非仲
尼名之也胡氏曰桓公弑君而穀鄧來朝見諸侯
不脩其職而去秋冬二時尤繫也即秋冬而有事
可書仲尼亦將去二時乎不書史闕之也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烝祭名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
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家采地父字也天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圭 璧
子之大夫也家父來聘胡氏以為不加貶者前此
宰渠伯糾矣此大夫不必貶也見春秋任宰相之
專繫也桓公即位八年而周三聘焉桓未朝周示
君弱臣強也夏五月丁丑烝烝歲而兩烝焉著數
也秋伐邾魯自伐之也冬十月雨雪書不時也冬
而雨雪何以不時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非雨雪
時也胡氏以為周改年不改月此可證其非也祭
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
而迎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卿不書舉重略輕
也凡言遂因上事生下事之詞也而胡氏以祭公

論道之官不宜使之輕而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是於無過中求有過也天子不親迎而使公逆何不也祭公既來魯而遂迎王后于紀焉此非輩師師之類也何專之有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從其女歸之稱也夏四月秋七月事關也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有疾不能朝而世子攝也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以赴書也夏五月葬曹桓公以會書也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失信也郎之師所出塔也冬十有二月丙午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七 聖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春秋以魯爲內外伐而書來戰公穀以爲諱其敗也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鄭人盟於惡曹書人衆辭也略之也以郎之戰而書也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以赴書秋七月葬鄭莊公以會書也九月宋人執鄭祭仲以祭仲之立忽也忽長而立之是也宋人執祭仲欲以立突也突歸于鄭祭仲之劫于宋而又立突也鄭忽出奔衛突奪其國也書突而歸于鄭也見宋人強援之也書忽而加鄭焉本鄭出奔于衛見其當立不當出奔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魯

大夫也書大夫會盟諸侯之始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墨會而墨書之志私也十有二年春正月事關也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杞莒來會也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會于宋也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以赴書也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書墨會也丙戌公會鄭伯于武父公欲平宋鄭故墨會而宋辭平焉乃與鄭會謀伐宋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先是墨會而未無信焉故書伐以章宋罪也公穀云言戰于宋諱敗也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杞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齊人合宋衛燕之師伐紀魯與鄭助紀而四國之師敗也三月葬衛宣公魯方與衛戰而猶來告葬春秋之國乍合作離皆此類也夏大水志災也秋七月冬十月事關也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武父之好也無冰志災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而胡氏亦曰仲冬之月何與春王正月之論自異也夏五無月胡氏以爲傳疑也史闕文之證也夏五之

下必月何疑之可傳也仲尼于夏五之月尚闕之而後世以書名書字書爵書族與不書爵族之類為仲尼筆之也蓋不可為據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殺梁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書使其弟著不當便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以藏粢盛也以災之餘嘗志不敬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以赴書也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左氏曰報宋十二年之役也書以者罪宋之行其私也十有五年春二月丁未使家父來求車宋者下不貢而上索之也交讎也三月乙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一

卷之二

未天王崩王崩葬必書志一統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以會書也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穀梁曰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穀梁曰反正也許叔入于許杜氏註許叔為鄭莊公弟而胡氏以為許大岳之裔未詳孰是也蔡以許入許非貶辭也公會齊侯于艾會齊襄之始也邾人牟人郈人來朝三國來朝固非也胡氏以為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故狄而人之也春秋魯史也非周史也何以知三國之不奔喪而狄之也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邑也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將納厲公也右墓非正也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納厲公也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左氏曰用飲至之禮也伐鄭非正也書飲至讎也冬城向志大役也十有一月衛侯出奔齊惠公朔也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杞侯盟于黃左氏曰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雒左氏曰尋隱元年蔑之盟也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左氏曰齊人侵魯疆也齊魯交兵之始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以赴書也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歸順詞也蔡人召季於陳而立之也癸巳葬蔡桓侯以會書也諸侯葬皆稱公今稱侯從其告也及宋人衛人伐邾邾弱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紀變也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前此不書王正月此又書王何也疑皆史之舊也胡氏曰桓公之殺年仲尼以王上誅之也腐詞也桓公弑君不待王不王而見也仲尼何所恃而誅之也公會齊侯齊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禮父母不在女

不歸寧桓公不能以禮閑其妻與之如齊齊侯通
馬已爲公子彭生所乘而甕馬患自撥也春秋不
書所以爲內諱也秋七月事關也冬十有二月葬
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葬
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齊強非已所討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徐氏海隅集卷之一

主

筆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三莊公

元年春工正月不書卽位何也三傳皆云父弑母
出子不忍卽位也其說似也子不忍卽位則不以
卽位告諸侯故史闕之也胡氏曰不書卽位以內
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是仲尼削之矣他君皆不聞
請命而何以又書卽位也其說不可解也疑史闕
之也五月夫人遜於齊內諱奔爲遜於齊以與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弑桓也子無絕母之義故猶稱夫人不稱姜氏者
魯齊也此史之文而仲尼之義也而胡氏援梁人
殺繼母之說以責莊非也夏單伯逆王姬左氏單
伯送王姬似也單伯天子之卿也王姬下嫁於齊
命魯以同姓主婚而單伯送而如魯也以經文稱
逆故胡氏據公羊以單伯爲吾命大夫也魯之大
夫無稱伯者也春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穀皆以爲
築之禮也築於外非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不
能逆王之命而主其婚而魯齊之意不可忘也故
左氏以爲禮也似也而胡氏苛責於莊以爲不當

與之主婚周之同姓執親於魯而可辭於王也冬
十月乙亥陳侯林卒以赴書也王使桓叔來錫公
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似也
書之示周弱也王姬歸於齊公羊曰何以書我主
之也齊師遷紀邾鄆郚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
以稱師知取之也著齊之強也以來告書也二
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以會書也夏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慶父帥師即暈帥師之類也著擅也
此何以不去公子故曰書公子不書公子皆仍史
之文也非仲尼筆削之也秋七月齊王姬卒以魯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二

筆

主婚來赴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槎
左傳曰書好也疑附會之詞也會者不當會也穀
梁曰婦人不逾境逾境非禮也似也乙酉宋公馮
卒以赴書也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衛
同姓也溺會仇讐之齊而伐之又不言使擅也其
惡不待貶而自著也夏四月葬宋莊公以會書也
五月葬柏主志一統也公羊曰不言崩而言葬改
葬也亦意之也秋紀季以酈入於齊紀非齊敵而
紀季以酈入齊酈平齊也書之甚齊之強也冬公
次于滑蘇救紀也胡氏責莊以不能救紀抑齊齊

強魯弱不量力之說也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先是會非也享之又甚矣三月
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以內女來赴也夏齊侯陳
侯鄭伯遇于垂以告書也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
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紀侯賢而齊滅之也不
言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春秋
閔之也而公羊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讐於紀不言
滅紀爲齊襄諱也春秋雖大復無上之義不請於王
而私滅人之國安得善齊襄而爲之諱也六月乙
丑齊侯葬紀伯姬紀亡矣而伯姬在殯故齊侯葬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三

筆

之也胡氏所謂加刃於人而以手摩之是也書之
以重齊罪也秋七月無事闕也冬公及齊人狩于
槎公羊曰齊人者齊侯也齊侯則以稱人何諱與
讐待也非也人衆詞也五年春王正月無事闕
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如不宜如也杜氏曰書姦
也附會之詞也秋鄭黎來來朝公羊曰倪者何小
邾婁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微國能脩
朝禮善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三
傳曰納衛侯朔也人者衆詞也穀梁曰人諸侯人
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夫既逆天王之

命不必人之而後為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子突救衛諸侯逆王命而納朔王不能討而書救弱之之詞也書王人子突公殺皆善其救衛而字之也仲何據而知子突之為字也不詳書法而以名字相附會者說春秋者之謬也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朔書入逆詞也公書至不官至而至也至飲至也螽災也冬齊人來歸衛俘公殺皆以俘為實衛賂之也黨逆拒命而受賂不道之甚也譏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苦會不宜會也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志變也秋大水無麥苗志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殺書會不宜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穀梁註曰時陳蔡欲伐魯出師以待之也杜氏以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以待之也詞無褒貶也甲午治兵承郎之次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伐國無名書降其齊之強也秋師還左氏以為善魯莊非也師何名而出何名而還也冬十有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棄公淫而被弑無知逆矣而襄公有執道焉直書之交戒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杜氏曰無

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也胡氏曰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言衆也似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亂無君公與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去公子以為君前臣名鑿也齊小白不去國氏也入於齊明小白當立也胡氏之說是也所謂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以王法絕之亦鑿也二公子俱以出亡返國故齊人來告無公子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國亂故葬緩也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五 續某績伐齊而納子糾是以書敗也胡氏例以郎之戰云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雖戰雖敗以榮也鑿也內何嘗諱敗也郎之師但云來戰而已何以知其敗而諱之也九月齊人取于糾殺之既書取又書殺甚齊之詞也仲尼之指不在魯也而公穀二傳以不能庇子糾責魯非也冬浚洙紀大役也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長勺魯地齊人來戰而敗之也二月公侵宋侮弱也三月宋人遷宿魯偏之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齊之師次于郎敵加於已也而魯敗之

應兵也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書
荆滑夏之始也以蔡侯獻舞歸荆來告也獻舞蔡
侯名也書名公穀皆言以亡國絕之也它日楚滅
蔡何以知其有罪也名不名俱從其告也不必曲
爲之詞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甚齊之強
也胡氏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鑿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事關也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左
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公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諸鄆也鄆魯地也秋宋大水胡氏曰凡外
災告則書也冬王姬歸于齊穀梁曰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鄆鄆紀邑也
紀亡矣而叔姬仍歸于鄆以守宗廟禮也公羊曰
隱之也夏四月事關也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
捷及其大夫仇牧胡氏曰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
者書之示勸也書仇牧宋告也不書太宰督宋未
告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不書殺萬者宋不告也
胡氏以爲罪陳之不能正天討鑿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書齊桓主
盟之始也左氏曰以平宋亂也書人衆詞也胡氏

曰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故四國稱人以
誅始亂也夫桓公私伯不削其爵而預削四國之
爵是以首惡之罪加于脅從也春秋魯史也非周
史也安知桓之不請命也而桓知尊周室焉即孔
子與之矣而胡氏必欲誅之何也夏六月齊人滅
遂左氏曰北杏之盟遂人不至也書滅甚齊之強
也秋七月事關也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左氏曰始
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
杏之盟也書人衆詞也夏單伯會伐宋單伯周之
卿也會四國之師伐宋者左氏曰齊請師于王也
而胡氏始終以單伯爲魯大夫比于鞏帥師之類
不知何所據也秋七月荆入蔡書入罪荆也冬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杜氏曰齊平宋亂
歸功于王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疑是也 十
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尋前
會也夏夫人姜氏如齊如者不宜如也秋宋人齊
人邾人伐鄆宋序齊上伐鄆宋志也鄆人侵宋左
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潛師而掩人之不
備書侵以病鄆也冬十月事關也 十有六年春
王正月事關也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朱齊宋

主兵也以鄭侵宋故也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又鄭
荆漸強也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書齊桓始主盟也不
書公胡氏引程氏言魯首叛盟諱之也齊伐魯叛
盟在十九年而以仲尼逆魯而責之者迂詞也然
則柰何不書公仍史之闕也邾子克卒以赴書也
殺梁曰子進之也邾故子也誰進之也 十有七
年春齊人執鄭詹左氏曰執鄭詹鄭不朝也書執
甚齊之強也夏齊人殲于遂左穀皆云齊人滅遂
遂人饗齊戊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書殲甚齊之強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八

齊

也秋鄭詹自齊逃來詹執而逃逼齊之強也胡氏
責以不死過也公羊曰甚佞尤鑿也冬多康藥魯
所有也書多康藥則害稼災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
月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穀梁曰夜食也夜
食又何以書也夏公追戎于濟西戎來而追之也
公穀曰大之也秋有盛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盛
射人者也志災也冬十月事關也 十有九年春
王正月夏四月皆事關也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時齊宋謀伐魯公子結媵
婦而遂與諸侯盟書檀也公羊曰大夫出竟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非也夫人姜氏如
莒如者不當如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書
伐我有罪也西鄙志遠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
人姜氏如莒如莒者再也莒非婦人之所如也况
再乎夏齊大災齊火公羊曰痢也以告書也秋七
月事關也冬齊人伐我師正也 二十有一年春
王正月事關也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以赴書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先是如莒不言入而薨
疑死于莒非正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以會書
也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雩左氏疏曰國有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二

九

齊

大患非赦不解此以文姜死而赦也胡氏以為譏
何也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祔于廟始書葬也子無
絕母之義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羊注云殺君
之子重也稱公子以非陳人之所當殺也夏五月
事關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書公穀
梁曰高傒仇也諱魯之弱也冬公如齊納幣公羊
曰親納幣非禮也于是公即位二十二年矣而始
謀娶焉書之譏失時也 二十有三年春無王正
月史關也公至自齊不宜如則不宜至也祭叔來
聘祭叔天子之內臣也不言使省文也疑非私聘

也夏公如齊觀社公羊曰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註云社社祭也公至自齊不宜如亦不宜至也君
出入必書慎之也荆人來聘著始通魯也公及齊
侯過于穀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耳過者志相得
也蕭叔朝公穀梁曰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
來往外也朝于廟正也于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
諸侯宜黜望而丹之書侈也穀梁曰以飾夫人蓋
謂娶齊女而誇示之疑無據也冬十有一月曹伯
射姑卒以赴書也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
危莊娶失時疑齊女待年于國也而胡氏以爲制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 終三

魯哀公六年而用幣非禮也諸侯之娶婚事也而
詳於莊之娶書納幣書過于穀書盟于危書逆女
書姜氏入書親用幣著魯弱而事齊之謹也以基
內孽也大水書災也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
于曹左氏註以羈爲曹世子而公羊以爲曹大人
陳赤歸于曹左氏註云赤曹僖公蓋爲戎所納故
曰歸無傳不可考也何以書著戎強而滑夏也以
來告書也胡氏曰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
之戒鑒也郭公史無文闕之可也 二十五年春
不書王正月史闕也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曰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一 終三

殺其大夫不稱名史略之也而胡氏以為書殺其
曹之檀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齊宋主兵也冬十
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書災也 二十七年公
會杞伯姬于洮伯姬莊公女也左氏曰公會于洮
非事也非事譏也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
伯同盟于幽諸侯推齊為盟主也同盟同尊周也
秋公子友如陳非原仲魯使之也胡氏曰私行也
魯與陳方睦先是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亦未
嘗稱公使之也而胡氏無貶詞此何據而曰私行
也私行何以不去公子也冬杞伯姬來上歸寧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一
疑非貶詞也而胡氏以為不當來苛也昔慶來逆
叔姬穀梁曰諸侯嫁子于大夫上大夫以與之來
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子嫁
大夫故稱叔姬而不書逆女耳而曰去其夫婦之
稱者繫也杞伯來朝杞故侯也而稱伯穀梁註以
為時王所絀疑是也猶滕子來朝之類也公會齊
侯于城濮謀討衛也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甲寅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人以王命
伐衛聲立于頹之罪衛不能受而與齊戰故書及
猶禦之也胡氏之說是也二國稱人衆詞也而穀

梁以為微之也繫也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以赴
書也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著齊
桓之攘夷也凡書救善詞也冬築郕郕邑也故不
書城書築為紀役也大無麥禾賊孫展告糴于齊
善齊之能急病也 二十有九年新延既饑而舉
役非禮也夏鄆人侵許許無罪而侵之譏也秋有
蜚公穀註皆言蜚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何以書
紀異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叔姬我女也故書
而胡氏以為不卒紀侯而卒叔姬見紀侯去國終
不能自之繫也城諸及防紀屢役也 三十年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二
王正月事顯也夏師次于城穀梁曰救郕也是時
魯與齊睦安得而救郕也疑助齊師取郕也秋七
月齊人降鄆降取之也甚齊之強也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紀亡而葬之於鄆故書也九月庚午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冬及齊侯遇于
魯濟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左氏曰謀山戎也以
其病無故也齊人伐山戎公羊曰稱人貶非也人
衆詞也伐山戎攘夷也何云貶也 二十有一年
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築臺于郎臺不當築築于
郎尤厲氏也夏四月薛伯卒以赴書也築臺于薛

不半歲而兩築臺於遠焉譏厲民也六月齊侯來獻我捷公羊曰過我而獻似也諸侯不相遺俘書來獻不當獻也秋築臺于秦書屢役也譏厲民也冬不雨周之冬夏之秋也不雨異也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志役繁也左氏曰爲管仲也夏宋公齊侯過于梁丘左氏曰齊侯爲楚之伐鄭之故請會諸侯宋公先至以來告書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曰季友殺之也不言殺諱之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正寢也以正終書也冬十一月己未子般卒般孟任生莊公太子也先君未葬故不稱爵慶父使祭殺之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公子慶父弑般而奔齊不書奔而書如諱之也狄伐邢著滑夏也

春秋億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史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也桓公繼弑君何以書即位也胡氏以爲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春秋之書即位者豈皆內有所承上有請命者也齊人救邢書救善攘夷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穀皆

曰盟納季友也冬齊仲孫來公穀皆曰仲孫慶父而繫之齊非也左氏曰齊仲湫來省難似也胡氏據其傳有齊相取魯之語而引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指無故而苛責齊之君臣鑿也齊桓方九合諸侯而取魯之志疑無自而萌也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齊人迫遷之也著其強也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桃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成而告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也三傳義同譏書徐氏海隅集卷之二 十五 二 經

吉譏書莊公也而不譏禘何也惟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則魯當祫而不當禘也明堂位曰禘始于魯公而成王賜之以寵周公也然隱桓莊之際禘何以不見于經也林氏曰惠公請之也則又非始於魯公也疑其說之有所據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曰慶父弑之也何以書薨諱之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與聞弑也故諱奔爲遜也公子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慶父于是弑二君春秋不得復諱之故書出奔也冬齊高子來盟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

子肯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夫齊以高子來平魯難不褒而自褒也其曰高子仍史之文也非仲尼子之也不言使省文也傳皆意之也十有二月狄人入衛書滑夏也鄭棄其師公羊曰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過也胡氏遂援以罪鄭伯之不能政也今據鄭棄其師四字何以知其為高克之將也此疑有斷簡未可以傳訛妄意聖經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六

經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外編

吳郡徐學漢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五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史闕也左氏曰出故也出則何以不書即位也公穀皆曰繼弒君不言即位也夫桓公何以言即位也胡氏曰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魯之書即位者豈皆內有所承上有所請也皆意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莊三十二年次伐邢邢國遂滅而齊率諸侯之師救之書救善之也書次以觀衆而動也書師亦衆詞也穀梁曰言次非救也而胡氏本之以譏齊之緩於急難苛詞也齊桓以前無書救者聖人之情可得而見也夏邢遷於夷儀避狄難也疑諸侯遷之也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何以書美齊桓之興滅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三傳皆曰桓召而殺之也不書殺內諱也書薨于夷非薨地也書齊人以歸不宜自齊而歸之也楚人伐鄭荆何以稱楚杜氏曰荆始改號楚也似也伐鄭左氏曰即齊故也書入衆詞也而胡氏以為惡其

伐鄭而人之非也義係伐鄭而人不入無與也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左氏曰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榘之會公與邾會也邾人伐邾傳不載其故倏而會倏而伐不貶而自貶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季按傳莒人殺慶父以求賂魯人不與莒來伐魯公子友敗之而獲莒季莒季莒之弟也莒而善之也胡氏以爲不宜與之戰而然以詞命喻却之迂詞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書姜者史闕也三傳皆以爲不言姜與弒二君也既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二 經說

以弒二君而去其姓則前此當弒之時何以不去其姜也故曰史闕也非仲尼削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若諸侯城之則春王正月之下必有闕文無闕文而書城楚丘是魯之役也疑非衛地也而胡氏遂以專封病齊桓馬杜經何所據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謚哀疑齊殺之故也虞師晉師滅下陽滅下陽者傳皆稱晉也而先虞賂故也貪賂之與貪國孰罪也晉滅人之邑而不受仲尼無是書也傳皆襲孟子之說也下陽之滅疑虞主兵而藉晉

之強以滅之也不獨棄楚之故也其後虢又敗戎于桑田卜偃策其必亡而始并於晉其本末可考而觀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齊始服江黃也冬十月不雨周之冬夏之秋也秋旱紀異也楚人侵鄭左氏曰伐而經言侵潛師掠境之詞也何傳言囚鄭聃伯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正月春之首四月夏之首月皆書不雨自春及夏不雨也紀異也徐人取舒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凡書取不當取也六月雨喜雨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氏曰謀伐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三 經說

楚也穀梁曰陽穀之會相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平桓公之志也冬公子季友如齊蒞盟公羊曰蒞盟者往盟平桓也以不與陽穀之會而使上卿詣齊受盟也楚人伐鄭以來告書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責楚之不貢也次于陘不遽代而以詞命喻之也善齊侯也胡氏曰書遂伐楚惡其事也觀管仲對楚使之語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則齊之伯久矣夫是以仲尼與之也若以爲不請

于王而伐楚春秋非周史也胡氏何以知其不請
于王也夏許男新臣卒卒于師故書之也楚屈完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召陵之盟美齊桓之禮服楚
也屈完來不書楚使省詞也公羊曰尊屈完也以
當桓公也穀梁曰不言使權在完也此皆以傳意
之也非春秋指也齊人執陳轅濤塗以濤塗誤軍
道而執之也人衆詞也書執其齊之強也秋及江
人黃人伐陳以濤塗誤軍道之故執其大夫而伐
其國益其齊之強也八月公至自伐楚飲至于廟
也葬許穆公以會書也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四 經三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以轅濤
塗之故既執之矣伐之矣至是又帥諸侯之師侵
少齊桓之得于盟楚而失于凌陳也書之其齊也
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來告也申生自縊而
書殺何也惡晉侯之以譖殺其子也杞伯姬來朝
其子杜氏曰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子
年十歲左右未能行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也夏公孫茲如牟無傳杜氏曰叔孫戴伯娶於牟
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爲逆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于於首止王世子在首止而諸侯往會之也故不
序王世子於諸侯之上也非胡氏所謂天王欲屈
遠其子使次平上示謙德繫也秋八月諸侯盟於
首止王將以愛易世子首止之盟齊桓欲定其位
也鄭伯逃歸不盟事已背衆故書逃歸也而胡氏
以爲受制於王命既曰王命何以直書逃歸也楚
人滅弦弦子奔黃書滅書奔世楚之強也九月戊
申朔日有食之紀災也冬晉人執虞公前書滅下
陽先號寔號滅之也今書晉人執虞公晉執之也
甚晉之強也六年春王正月火闕也夏公會齊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五 經三
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聲逃歸之罪
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即伐鄭之諸侯也舍
新城之圍而遂救許善齊桓也冬公至自伐鄭殺
果曰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以伐鄭出則
以伐鄭至也七年春齊人伐鄭新城之役未竟
至是又伐鄭也夏小邾子來朝邾未嘗書于至是
以魯通公羊注曰齊桓自天子進之也十三傳無
所據也疑邾故子爵也從其來告之文也鄭殺其
大夫申侯以陳濤塗之譖也罪專殺也秋七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左氏

曰謀鄭故也上書鄭世子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
管仲勸齊侯辭焉而鄭卒求盟于齊也曹伯班卒
以赴書也公子友如齊無傳疑尋盟也冬葬曹昭
公以會書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
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曰惠王
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至是盟于洮謀王室也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尊
王也鄭伯乞盟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也夏狄伐
晉書滑夏也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曰
夫人哀姜也公羊以爲齊之媵女也而穀梁以爲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六 經

美之也按會以夏盟以九月地同而事殊非書之
重辭之複也甲子晉侯詭諸卒以赴書也冬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
不予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
之也非也奚齊固不當立也是先君之罪也若里
克者先君之臣也烏得而殺其子也故稱君之子
也不言弑何也未逾年之君也書弑嫌與弑成君
同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朝齊也狄滅溫溫
子衞書滑夏也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
荀息卓子稱弑者成君也書及其大夫荀息者嘉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七 經

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也夏
楚人滅黃書滅甚楚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十有二
月丁丑陳侯處臼卒以赴書也 十有三年春不
書王正月史闕也秋侵衛書滑夏也夏四月葬陳
宣公以會葬也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於鹹左氏曰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
室也秋九月大雩紀旱也冬公子友如齊聘也
十有四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諸侯城緣陵緣
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諸侯城之以衛杞也
夏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九 經五
而鄆之夫人也十五年始歸于鄆今書及鄆子遇
于防使鄆子來朝言使鄆子無朝意也胡氏以爲
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
遂以季姬歸之也本公羊之說是意之也魯秉禮
之國而信公賢君安得爲此驕禮也左氏曰鄆季
姬來寧公怒鄆子之不朝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杜
氏曰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還之故下年書歸更嫁
之文似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邑也何以書
崩罷邑也罷罷入地也事不在魯而書之公羊曰
爲天下紀異也秋侵鄭漸偪王室也冬蔡侯矜卒

以赴書也穀梁疏曰矜父哀侯爲楚所執矜不附
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日鑿也 十有
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杜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
禮也楚人伐徐著楚強也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公孫
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穀梁曰善救徐似也
胡氏曰書盟於牡丘見諸侯之不協也書次于匡
見霸主號令之不嚴也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
見相德之衰也嗟乎書盟書次書救不一書而足
者仲尼與相之意寓然也胡氏必責之備何也夏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九 經五
五月日有食之左氏曰不書日與朔官失之似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左氏曰伐厲救徐也八月
螽紀災也九月公至自會公羊曰桓公之會不致
此何以致久也師出而飲至常也有不書者疑史
有詳略也似不必求之過也季姬歸于鄆中絕而
復歸非始歸之也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
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氏也左氏曰震夷伯之廟
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冬宋人伐曹左氏曰
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嘗伐宋也楚人敗齊於婁
林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

秦伯戰於韓獲晉侯韓之戰胡氏本左傳之文以晉侯皆施幸災貪愛怒鄰縣度春秋之指專罪晉而恕秦春秋無是意也以其來告于魯而書之魯史也著秦之始報也所謂春秋無義戰是也何據而與秦以彼善于此也不信經而信傳之過也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于宋都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風也皆宋災也此何以書來告書也謹災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季友于僖公有翼戴之功誠賢也而不於書季友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十 經三賢之也前乎此未嘗不稱季友也胡氏曰大夫卒而書名此稱氏僖公不勝私情以異賞報之似無據也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以內女來告書也胡氏何據而言僖公愛女今自擇配書其卒而奪其葬也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曰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氏曰謀鄭且東略也 十有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左氏曰以報十五年婁林之役也夏滅項不書何國滅之疑史有關文也公穀皆以為齊滅之也承伐英氏而書之疑是也左

氏以為魯滅之也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也春秋于魯之取國皆諱其滅如取鄆取邾取郕是也此書滅疑非魯也胡氏曰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不與之諱也此尤無據之甚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左氏曰齊以滅鄆之故止公故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傳疑也九月公至自會師出而飲至常事也杜氏以左氏傳諱止為至無可徵也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以盟主赴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齊相常屬公子昭于宋即孝公也桓薨而無虧立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十二 經六宋以故帥諸侯之師伐齊也夏師救齊師魯師也穀梁曰善救齊也以無虧長當立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甌齊師敗績書敗績以齊人之不能國而殺無虧也秋救齊凡書救皆與詞也即秋亦與也秋八月丁亥葬齊相公孝公立而始葬故緩也冬邾人狄人伐衛伐衛救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從告也告而有名不得削之也告而無名不得筆之也而胡氏以為名與一名知其罪之在也使告而無名仲尼安得盡悉諸侯之名而書之乎春秋之法皆直書而自見

也與國而書執罪在宋也宋無王也乃云滕不與衣裳之會而執之是時齊桓方伯何以不執之也且周千八百諸侯而與衣裳之會者無幾安得而盡執之也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肯服故不以國地而以曹南也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乃會之于邾也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公穀曰用之者用之社也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爲其會後也理或然也左氏曰殺而用祭誣也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宋襄急于招懷而執滕圍曹知其伯之不終也衛人伐邢左氏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上

經

報范圖之役也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宋襄暴雷改思齊相盟于齊也梁亡左氏曰秦取之也穀梁曰梁亡自亡之也疑無據也亦鄭棄其師之類是也皆史之闕文也二十年春不書王正月者史闕也新作南門紀役也南門者法門也穀梁曰作爲也有如其度也言新有故也疑詞無褒也左氏曰書不時也周之春夏之冬也正用民力之時以爲不時何也夏鄆子來朝鄆姬姓始來朝也五月己巳西宮災紀異也西宮不知何宮而穀梁以爲閭宮意之也鄭人入滑左氏曰滑人叛

鄭而服于衛故鄭帥入之也書入貶也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氏曰爲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也冬楚人伐隨以叛楚也二十有一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秋侵衛爲邢故也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襄主盟也夏大旱紀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宋小國而圖伯故諸侯皆之而楚子遂執宋公于會而伐之書之甚楚強也而宋之不能爲盟王自見也冬公伐邾滅須句也楚人使宜中來獻捷獻宋捷也下言宋諱宋執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上

經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楚釋之也不言楚釋之不與楚專釋也穀梁之說是也此成仲尼之義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成風家也爲邾所滅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左氏曰禮也胡氏以爲不請于天王而書取焉求之過也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怒鄭至楚故伐之也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以須句故也書戰諱魯敗也敗故不書公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襄不度德量力而自取其敗也春秋於宋書執書敗書圍不成其爲霸也二

十有三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齊侯伐宋圍繆
書伐書圍春秋亦因其事而書之也齊襄乘泓之
敗而伐宋圍也馬胡氏曰貶也而齊桓公之於新
城亦書伐書圍而不言貶也鮮之曰美惡不嫌同
辭也既同辭而美惡異焉是仲尼設覆以俟人之
射恐不然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以赴書也
不葬史略之也穀梁曰失民也鑿也秋楚人伐陳
以其貳于宋也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伯也而稱
子疑亦時王所絀也左氏曰子杞夷也謂成公始
行夷禮也胡氏從其說以爲仲尼貶之也成公之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姪至

罪而異書仲尼必不然也書名仍史之文也義係
滅邢而不在乎名不名者春秋之義也夏四月衛
侯燬卒以赴書也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
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逆婦書婦穀梁曰緣
姑言之之辭也婦人既嫁不逾竟來逆婦非正也
宋殺其大夫不名史略之也秋楚人圍陳納頓子
於頓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也
與楚也胡氏曰納頓者不與納也蓋謂中國諸侯
不能納而楚納之也夫諸侯既不能納而楚復不
納則頓將亡疑責之過也葬衛文公以會書也冬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姪至

始行夷禮不見於經後世安知仲尼之夷杞而貶
之也此信傳不信經之過也 二十四年春不書
王正月史闕也夏秋伐鄭書滑夏也秋七月事關
也冬天王出居于鄭左氏曰辟母弟之難也書出
紀變也晉侯夷吾卒以赴書也不書葬史略之也
公羊註以爲墓不書葬是意之也 二十五年春
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衛侯名也三傳皆以
爲滅同姓而絕之也晉滅虞楚滅麇亦同姓也而
未葬書名此何以名之而胡氏遂曲爲之詞以虞
公貪賂自取晉滅荆楚僭王滅麇何誅以解之同

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首慶盟于泚脩文公之
好也衛侯稱子以在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
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
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
人伐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胡氏曰前書齊
人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者是伏其衆以邀
魯也鑿也齊人者卽帥師者也書侵罪齊也魯追
之應兵也弗及弗窮追也皆善魯也夏齊人伐我
北鄙罪齊也衛人伐齊以魯故也公子遂如楚乞
師書乞哀辭也著屈于夷也秋楚人滅麇以麇子

歸其楚強也滅國不名乃史之文也冬楚人伐宋圍閔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以責楚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乞師於夷而取人之邑不貶而自貶也書至以反至書常詞也何謂危之也二十有七年春不書王正月史闕也杞子來朝莊二十七年杞稱伯此何以子也左氏曰卑其用夷禮也是意之也非子而仲尼安得而子之也疑亦時王黜之也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左氏曰有齊怨不廢紀禮也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以會書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去 終三

說焉謂楚人不卒戌也是買無罪而殺之也內殺諱刺也楚人救衛書救善之也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書入書執界甚晉之脩怨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是時荆楚日強馮陵諸夏滅黃敗徐執宋襄又成穀逼齊晉文一戰而威楚是以伯也書城濮之戰與晉也楚殺其大夫得臣以敗績殺得臣書殺大夫罪專也衛侯出奔楚何以出奔楚也晉偏之也不書名史略之也而胡氏以爲著晉文之罪鑿也晉文驅夏入夷誠有罪矣春秋頃以不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去 終三

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陳
稱子在喪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召之也書狩于河
陽臣不可以召君諱之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
河陽也晉人執衛侯歸之于師衛元咺自晉復歸
于衛左氏以元咺與衛侯訟衛侯不勝故以君執
而歸之京師以其臣歸衛罪晉之詞也諸侯遂圍
許諸侯皆朝王而許獨不朝故圍之也曹伯襄復
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名曹伯仍史之文也胡氏
以爲曹伯賂晉而歸國故名之卽左氏可徵亦晉
事也仲尼烏得而與之也 二十有九年春不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六

經

王正月史闕也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公羊曰何
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公至自圍許以及至書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於翟泉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
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
盟且謀伐鄭也蔡人無名傳失之也天子諸侯之
卿而稱人史略之也胡氏以爲仲尼貶而稱人也
仲尼烏得而貶人也公羊註以晉不能致諸侯而
使微者會惡伯功之廢于是似也秋大雨雹周之
以夏之春二三月也雨雹紀異也而胡氏以爲政

在大夫之微鑿也冬介葛盧來先是公圍許不在
故復來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事闕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狄聞晉之有鄭虞而侵之也書之著滑夏
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訟君殺之宜也而仍
書大夫見不當專殺也及公子瑕書及以元咺之
故殺之也取無罪而殺之尤過也衛侯鄭歸於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則不名今旣
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不名者責晉文
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之以忤害戕本
支此皆信傳而求之過也名不名者皆仍史之文

徐氏海隅集

卷之三

九

經

也晉人秦人圍鄭晉伐鄭討無禮也而秦助之已
而秦伯私盟于鄭成鄭而去之秦晉之怨始此也
介人侵蕭蕭宋之附庸也書介人侵蕭罪夷也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
傳以爲大夫無遂事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耳言
公子遂矯君命聘晉此意之也焉知非君命也而
胡氏又以天王使上卿來聘而魯不朝京師使公
子遂載二命出也爲覆霜堅冰之漸諸侯之朝王
固有時也安得以意而苛責之也 三十一年春
不書王正月史闕也取濟西田齊西田曹田也等

分賜諸侯不書晉者不與晉也晉安得而擅以曹
田分賜諸侯也公子遂如晉復如左氏曰拜曹田
也夏四月丁巳郊不從乃免牲諸侯不得郊天魯
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而不從不與郊也猶
三望望祭山川也諸侯非封內山川不祭書猶三
望非禮也秋七月事關也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
無主婚之禮書求婦貶也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避
狄難也書之著狄之滑夏也三十有二年春王
正月事關也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以赴書也衛
人侵狄報前年狄之圍也秋衛人及狄盟書人衆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手 經

氏日報升陞之役也狄公子遂帥師伐邾左氏曰
邾人不設備故襄仲復伐之也書之甚重也晉人
敗狄于箕以其侵齊也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
公至自齊左氏曰公如齊朝且吊有狄師也兩書
月志久也乙巳公薨于小寢小寢非路寢也不正
其終也預霜不殺草李栢實紀異也晉人陳人鄭
人伐許曹無救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三

手

經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僖六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杜是僖未葬而即位何也即位必歲首不可以葬緩故而曠年無君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也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穀梁曰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氏曰七月葬緩也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一 經元

曰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來告書也叔孫得臣如京師左氏曰拜錫命也衛人伐晉以不朝晉也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左氏曰晉侯疆衛戚田故公孫教會之也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來告書也書世子書君示不予不臣也公孫教如齊即位而卿出聘繼好禮也二年春王正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秦伐晉而先晉侯者與應兵也丁丑作僖公主僖公葬十有五月矣始作主慢也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不書公諱也諱與大夫盟恥也先是晉

晉魯不朝而公如晉故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生註云盟誅商臣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紀旱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大捨也躋僖公升主于閔之上也閔卽庶兄也而僖嘗臣之何以躋也公羊所謂逆祀也逆祀非禮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報彭衙之役也書人衆詞也而胡氏以爲貶意之也公子遂如齊納幣喪未畢而納幣非禮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左氏曰以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二 經季其服楚故伐之也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卽叔服也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繫也尹氏常卒之矣何云外大夫不卒也有赴卽書春秋例也秦人伐晉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穀尸而還不書勝敗晉師不出也書人衆詞也胡氏曰貶意之也義係于伐不係書爵書人也秋楚人圍江以江近楚也兩蝨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疑來告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以晉改處父之盟復與晉侯盟善晉之悔過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穀梁曰此伐楚

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善之也而胡氏責晉以不能討商臣之罪而特善救江似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及至書也夏逆婦姜于齊未嫁當稱逆女今書婦姜公殺豆異公云娶于大夫略之也然則天子不娶于諸侯乎殺云禮成乎齊也此尤不可曉也齊嫁曰女魯娶曰婦即書逆婦二詞原不嫌互異也所以貶者文之禪制未終也狄侵齊以告晉也秋楚人滅江甚楚也晉侯伐秦報王官之役也晉師黠矣何以書侯也胡氏曰不譏晉侯深善秦伯也此曲詞也義係書伐不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主 鑒

係于書人書侯也衛侯使甯俞來聘善脩睦也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也 五年春主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風氏雖成公之妾而僖公之母也母以子貴王以夫人禮含賵之左氏以爲禮也胡氏曰主不宜厚禮妾母而仲尼不稱天以譴之也是貶天子矣不稱天史略之也或天或不夫皆史佚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成風之柩廟不相廟傳無考也胡氏故以王使召伯來會葬爲柩廟之證許詞也夏公孫叔如晉尋盟也秦人入都左氏曰以貶秦也狄

人滅六左氏曰以六叛楚即東夷楚滅之也書狄其葬也冬十月許男業卒以赴書也 六年春葬僖公以會書也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尋盟也八月乙亥晉侯誰卒以赴書也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遂公不會葬也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曰射姑殺之也然何以書晉殺之也曰君漏言也君漏言奈何君使射姑將而處父止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下書射姑奔也此疑附會之詞也豈有不殺而罪上者也其殺與奔皆晉事不可考也凡書殺大夫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四 鑒

春秋祇以專罪不問其何事殺之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閏亦宜告朔而止朝廟志失禮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書取不宜取也遂城郛區伐邾之師而城之也夏四月宋公壬臣卒以赴書也宋人殺其大夫書宋人者衆詞也國亂無主而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係于殺大夫而名不名不問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先蔑奔秦襄公卒而先蔑迎公子雍于秦秦師送之晉已立靈公矣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書之貶置君之貶也秋公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池以晉

立新君也大夫而與諸侯盟志趙盾之事擅也冬
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莒求援也 八年春王
正月夏四月事關也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天王者
周襄王也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
尋也之盟也乙酉公子遂會維我盟于暴戎無會
盟書會書明盟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
奔莒如京師不至而復棄命也奔莒志淫也交貶
之也螽志異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役司馬罪專也司城來奔著失守也交貶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王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五 楚
者無求求金非禮也毛伯大夫不稱王使當喪未
君也夫人姜氏如齊公羊註云奔父母之喪也殺
梁註云歸寧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
王天子微而諸侯不復往會葬故書得臣如京師
也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杜氏曰先都下軍佐也以
作亂討也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例不致書
至示數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胡氏曰
稱人以殺國亂無收聚人擅殺之似也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伐鄭而諸
侯救之禮也書人衆詞也胡氏以爲救而不及楚

師貶鑿也夏狄侵齊志猾夏也秋八月曹伯襄卒
以赴書也九月癸酉地震書異也冬楚子使荻來
聘楚始有大夫也書來聘進之也齊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祿成風莊公妾也於僖公爲母母以子貴
故書僖公成風係之子也葬曹莊公以會書也
十年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卒大夫例也夏秦
伐晉志秦之黷也楚殺其大夫宜申書殺志專殺
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紀旱也及蘇子盟于
女栗頃王新立與魯盟也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
于厥貉志楚漸圖霸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六 楚
志楚彊也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左氏曰謀
諸侯之從於楚者也秋曹伯來朝以即位朝也公
子遂如宋以有狄難也狄侵齊以及我書之也冬
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志捷也 十有二
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邾太子朱儒也魯以諸侯
之禮逆之故稱伯也杞伯來朝以即位朝也二月
庚子叔姬卒文公女許嫁于杞以絕昏至是卒于
魯書之也夏楚人圍巢志楚彊也秋滕子來朝左
氏曰始朝公也秦伯使術來聘與脩睦也冬十有
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書人衆詞也於是

秦晉之交兵數矣書之志蹟也季孫行父帥師城
諸及郕穀采曰稱帥師言有難而城之也 十有
二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郕
子遂除卒以赴書也自正月不雨至千秋七月紀
早也世廟屋壞世室魯公之廟廟壞不脩譏怠事
也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尋晉盟也狄侵衛志
稍夏也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
會公于棗尋盟而還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
至自晉以反至書也邾婁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
師伐邾書應兵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以赴書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七

爲魯如齊請叔姬叔姬舍之母也舍弑矣故商人
執王使并執叔姬無道之甚書示戒也 十有五
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尋盟也三月宋司馬華孫來
盟宋亂大夫專盟也夏曹伯來朝以即位朝也齊
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以奔死于齊而歸其喪
其直醜其事也胡氏引許氏之說以爲文伯惠叔
二子之哀誠仲尼存之鑒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於社志異也單父至自齊齊始執之今
由魯歸故至之也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
晉也秋齊人侵我西鄙鄙遠故兵不出也季孫行
父如晉尋盟也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苞公不與
故不以國稱畧之也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書來歸子叔姬無罪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人
其郕齊始敗夏盟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
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曰及齊平也公疾
以大夫行齊弗內也夏五月公四不視朝公羊以
爲疾也而經不言疾志怠政也胡氏之說似也六
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左氏曰魯賂齊
始盟之也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文公卹也
泉室左氏曰辟蛇妖也以夫人薨故毀之也楚人

秦人巴人滅庸左氏曰楚滅之而秦人巴人從之也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書人略詞也昭公無道而旬弑之也君無道非臣子所得弑故志之也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討宋賊也書人衆詞也非貶之也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文公母也左氏曰有齊難葬緩也齊侯伐我西鄙前侵而今伐之甚齊也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及齊平也諸侯會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故略之也秋公至自穀反至書也冬公子遂如齊左氏曰拜穀之盟也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寢也秦伯瑩卒以赴書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商人弑君賊也齊人以君事之矣又殺之故志弑也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葬以期也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曰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襄仲弑之而立宣公也諸侯在喪故稱子不書弑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赤之母也子被弑而歸哀之也季孫行父如齊告難也莒弑其君庶其不稱誰弑之以告略也

春秋億七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鑿也亦弑而國人奉之爲君矣春秋安得而削其即位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以喪娶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曰不稱姜氏貶夫人也夫人在齊以從父爲命安得以喪娶貶及夫人也夏季孫行父如齊告即位也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書放薄于專殺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左氏曰齊定公位也公子遂如齊拜成也六月齊人取濟西田以拜成略之也秋邾子來朝以即位朝也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人衆詞也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十 經

胡氏以爲貶非也侵陳宋楚主之也何以不人而子之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棠林伐鄭救陳也冬趙穿帥師侵崇崇秦與國也晉求成于秦故侵其與國而要其成也晉人宋人伐鄭報杜林之役也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之戰書宋師敗績矣而又書獲宋華元恥敗也秦師伐晉左氏曰以報崇也崇書侵此書伐示秦爲應兵也夏晉人宋人衛人侵鄭左氏曰爲宋報大棘之役也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趙寧執之也而重孤罪者為正卿亡不越境歸不討賊以是書有執也春秋亦從其赴而書之非赴以趙寧而書以趙有也而胡氏以夫子推見至隱意之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居王也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氏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葬匡王四月而葬以微略禮也楚子伐陸渾之戎以夷相攻不書陸渾近雒疑偏周也夏楚人侵鄭鄭背楚與晉平楚人侵之也秋赤狄侵齊志猶夏也宋師圍曹左氏曰報武氏之亂也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以赴書也非鄭繆公以會書也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平之以莒人不肯公伐莒而取向甚魯也穀梁所謂乘義而為利也春伯稻卒以赴書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執其君夷左氏以公子宋倡逆歸生懼譖而從之宜不當以歸生為首惡而春秋書歸生執其君夷亦從宋之告詞也而胡氏罪歸生不能先事討賊是信傳之過也亦狄侵齊志猶夏也秋公如齊公至自齊不日及速也冬楚子伐鄭前年楚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十二

楚子

伐鄭不獲故又伐之也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志數如也左氏以公如齊齊人止公為高固請叔姬焉疑以下文逆叔姬為傳於經無可見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親迎也胡氏以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主之今書來公自主之罪宣公也此意之也叔孫得臣卒內大夫卒不日史略之也而胡氏以為見恩數之略疑意之也冬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氏曰及馬也大夫非有公事越境而來非禮也楚人伐鄭楚於是連伐鄭矣志猶也六年春晉趙盾衛孫臧侵陳左氏曰以陳即楚故也夏四月事關也秋八月魯志異也冬十月事關也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曰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左氏曰公不與謀故書會不書及也秋公致自伐萊上書至而下書大早見兵氣之致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左氏曰晉以公不朝止公故書會不書盟諱之也八年春公至自會以反至書也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有疾而還也大夫受命而出雖死猶以尸將事書至黃乃復墜君命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太廟之日而聞仲遂之

徐氏海隅集

卷之四

十三

楚子

卒故書之也。于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祭之旦日
之享賓也。左氏曰：仲遂卒而繹，非禮也。太廟之繹
不當以臣禮廢也。戊子，夫人薨。氏薨，宣公妾母
也。書夫人母以子貴也。晉師白狄伐秦，晉主夏盟
乃會狄伐秦，書之貶也。楚人滅舒，夢其楚強也。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紀異也。冬十月己丑葬我
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國之大事
史得備書之也。胡氏以敬嬴肯與殺赤之謀，故臨
葬著咎，微焉相宣之葬，何以無雨也？城平陽紀大
役也。楚師伐陳，其楚也。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胡氏以爲見其陵暴中國，以重兵臨鄭，故書于疑
曲詞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冶以諫公宣淫而死，陳
之罪不特在專殺也。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齊以公事之謹，故反其所取田
也。歸不言來，公受之于齊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
之，紀異也。己巳，齊侯元卒，以赴書也。齊崔氏出奔
衛，左氏曰：崔杼有寵于衛，公高國畏其偏而逐之
奔齊也。書曰：崔氏以族奔也。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奔齊喪也。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以淫故被
弑也。書弑書君止大法也。六月，宋師伐滕，宋至是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晉僞藉也秋晉侯會狄于橫函穀梁曰不言及外
狄也冬十月楚人殺夏徵舒楚以陳亂討而殺之
義也丁亥楚子入陳楚將縣陳始義而終利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從君子昏以致國亂君弑
楚子不誅而復納之益悖矣故書之志戒也 十
有二年春葬陳靈公以會書也胡氏以楚人討賊
而陳之臣子可以釋憾故得書葬也楚子圍鄭
胡氏曰楚子入自皇門至於遠道已即其國都矣
而止書圍者以嘗討陳亂故略其入而書圍也此
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書圍者實圍之也得於陳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三 楚子
而夫於鄭功過自不相掩也夏六月乙卯晉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邲之師晉救鄭
也以義舉也胡氏信左氏而專責先穀以妄動并
晉師恐春秋無是意也書敗績傷之也秋七月事
關也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書滅甚楚也晉
人宋人衛人同盟于清丘謀楚也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書救與辭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氏
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左氏曰以
其救蕭也胡氏以楚有詞于伐得書爵疑意之也
凡伐國皆貶也秋螽紀異也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曰討邲之敗也先穀即有罪晉不得而專殺
之故稱國以殺也胡氏以晉侯用非其人為君之
過故稱殺罪累上也似鑿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
其大夫孔達孔達搆衛于晉殺之宜也以專殺之
罪累上也五月壬申曹伯壽卒以赴書也晉侯伐
鄭左氏曰為邲故也因救鄭而故求歸憾于鄭也
秋九月楚子聞宋以殺楚使也葬曹文公以會書
也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臣與君會亢也魯自
是政在大夫矣胡氏之說是也 十五年公孫歸
父會楚子于宋懼楚之憑陵而薦貶也不書賄諱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三 楚子
也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善楚之不黷也稱人略
詞也平之謀出於華元子及公羊以為平在下貶
鑿也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以滅故滅之也雖云攘狄而既滅其國人獲潞子
嬰兒以歸其晉也秦人伐晉伐之屢矣志黷也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公羊曰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
毛伯召伯二卿也書殺穀梁以為矯王命也周之
陵夷甚矣秋螽紀異也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大夫與大夫私會于外志替也初稅畝周人助而
不稅書初稅加稅也魯政口非矣冬螽生志重災

也饑既盡而燬歲何以不饑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夷狄獺而不滅書滅其晉也夏成周宣榭火周以災告也在氏曰人大之也秋鄭伯姬來歸左氏曰出也冬大有年程氏曰紀異也謂不當大有而大有之宣公雖無道民何罪焉而令歲之不當大有也饑與大有自不妨俱存之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兩國以赴書也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以會書也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也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七 楚王

道秋公至自會謀伐齊也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以母弟之喪書也叔氏曰稱弟賢之也何賢乎公嘗非宣之執也是意之也公弟公子公孫春秋書詩 一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以齊無禮于晉使也公伐杞侮弱也夏四月事關也八 一 邾人伐鄆子于鄆左氏曰凡自虐其君曰狄目外曰戕以來告書也甲戌楚子旅卒楚僭王矣而子書楚子胡氏以爲仲尼降而稱子也非仲尼降而稱子也子楚故封也子公而王私也故稱子也公孫歸父如晉左氏曰歸父欲去三桓以

亦公室故與公謀而聘晉也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書路寢以正終也歸父還自晉至塗遂奔齊歸父欲去三桓聘晉還而君卒遂見逐于成公之君臣殺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書至塗遂奔齊傷歸父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意八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正始也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葬以時也無冰著恒懷也三月作丘甲以丘出甲譏重斂也備齊難故作之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盟晉懼齊楚也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氏曰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也不言戰尊夏也冬十月事關也二年春齊侯伐我止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經

邠魯與晉盟絕齊好故來侵也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與晉盟頻伐齊故新築之戰主衛而書敗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華齊師敗績魯之四卿同出伐齊以報蕭同叔子一嘆之忿雖有敗齊之功而亦弱公室之漸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曼以素之敗請盟而晉許之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二國以赴書也取汶陽田齊人歸之也不言歸而

言取者公羊曰韋之賂也冬楚師鄭師侵衛伐喪譏也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國君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示魯弱也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楚于是主夏盟也書人略詞也非貶也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左氏曰討邲之役也辛亥葬衛穆公以會葬也二月公至自伐鄭及至書也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穀梁曰新宮者禘宮也即宣公廟也不稱禘以近恭也似矣胡氏曰未遷主故不稱宣宮而稱新宮災所致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二

經

也於哭無爲苛詞也乙亥葬宋文公以會葬也列國之葬緩者多矣胡氏據左傳文公始厚葬而責華樂舉之不臣苛詞也於經義無當也夏公如晉左氏曰拜汶陽之田也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氏曰許恃楚不事鄭也公至自晉及至書也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也大雩以旱禱也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如左氏曰討赤狄之餘也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尋赤棘之盟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而後衛者以強

弱爲大小也鄭伐許鄭恃楚而伐之也 四年春
宋使華元來聘左氏曰通嗣君也杞伯來朝左氏
曰歸叔姬故也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大夫例
也公如晉尋盟也葬鄭襄公以會書也公至自晉
父至書也冬城鄆左氏曰備晉也鄭伯伐許前鄭
伐許不稱爵史闕之也而殺梁以爲狄之鑒也今
又書爵見義係伐許不係爵不爵也而胡氏以爲
鄭在喪以吉禮從金革故稱爵以著其惡又鑒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左氏曰以出來歸
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之聘也夏叔孫僑如會荀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三 經元
首於穀左氏曰荀首如齊迎女而僑如師諸穀也
梁山崩公羊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紀異
也秋大水書災也冬十有一月天王崩赴諸侯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氏曰鄭如楚訟許不
勝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 六年公至自
會父至書也二月辛巳立武宮素之戰禱武公以
求勝故立其宮侈也取鄆鄆微國書取不宜取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宋好于魯矣以晉命侵之書
之罪內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以從晉也冬李

孫行父如晉左氏曰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以
楚伐之也書救善詞也 七年春王正月虢公食
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乃免牛書異也鼠食牛
角小害大之象也三桓之強兆矣許氏之說是也
吳伐郊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雖僭王周之
繫也安得而狄之也書吳而不及爵者以始通中
國略詞也以後稱子者故封也非仲尼亦伯而子
之也夏五月曹伯來朝睦內也不郊猶三望譏失
禮也秋楚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荀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四 經元
馬陵楚驕兵于鄭矣乃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
伐無貶詞者義係于伐鄭而不係于大夫名不名
氏不氏與書帥師書伐也胡氏曰不待貶絕而罪
自見也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晉合八
國以救鄭馬陵之盟善之也公至自會以及至書
也吳入州來吳始通也冬大雩以旱禱也衛孫林
父出奔晉衛侯惡之也待命于君臣道也書奔罪
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
齊晉歸魯田矣又取而歸之齊是二命也二命何
以主夏盟書之示讓也晉欒書帥師侵蔡六年未

得志故復侵之也公孫嬰齊如莒杜氏曰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氏曰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使卿納幣左氏曰禮也胡氏曰非禮
也不知納幣宜誰使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同
括無罪而晉殺之也稱國以殺罪專殺也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
命來錫命非正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以來歸
卒書之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以邾侵吳也衛人來媵杜氏曰爲
伯姬歸宋也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
喪以歸叔姬既出而歸喪於杞杞以無罪出之
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於蕭左氏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
晉人懼會於蕭以尋馬陵之盟也公王自會及平
書也二月伯姬歸於宋不書宋逆疑史略之也夏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致女者女嫁三月
廟見之後父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致女例不書
或以伯姬之賢史詳之也晉人來媵以同姓故也
胡氏曰伯姬賢而列國聞而爭媵之疑難也秋七
月齊侯無野卒以赴書也晉人執鄭伯晉樂書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經

師伐鄭左氏曰楚人賂鄭鄭從楚故晉人執其君
而代其國也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以會書也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無備
故也書伐書入著潰夏也秦人白狄伐晉左氏曰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君被執而猶興師伐人鄭
失政也左氏曰示晉不急召擊也城紀大役
也胡氏曰城非春秋所貴而責人致死勿去之義
迂詞也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
曰晉命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譏急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歸鄭君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而及伐之以要鄭盟也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
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歸卒以赴書也秋七月公
如晉吊不親行書如晉譏失禮也不書葬景公左
氏曰晉人止公送葬晉人辱之故諱之也冬十月
葬鄭也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反至書
也晉侯使卻棼來聘已丑及卻棼盟左氏曰晉人
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請受盟而後歸之至是卻
棼來聘且泣盟也夏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
且泣盟也秋叔孫僑如如齊脩葺以前之好也冬
十月事關也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氏曰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六

經

周公惡惠襄之逼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
使劉子復之盟於野而入三日復出奔晉以天子
三公而私奔列國書之志周替也夏公會晉侯衛
侯于瑯澤晉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也秋晉人
敗狄於交剛左氏曰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設備故晉人敗之也冬十月事關也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晉以伯主召兵於魯以伐
秦書乞師魯史文也胡氏以乞師卑晉誤也三月
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故不書朝也夏
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於海陽集卷之五 七 經三
伯邾人勝人伐秦自京師而遂合諸侯伐秦書遂
見未嘗受命於王也胡氏之說是也曹伯廬卒于
師穀梁曰閔之也秋七月公至自齊天至書也冬
葬曹宣公以會書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
朱卒以赴書也夏衛孫林父自晉歸於衛杜氏曰
晉納之故曰歸也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諸侯親
迎禮也大夫逆女非正也鄭公子直帥師伐許四
年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至是復伐許也九月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夫人婦而書僑如以
譏也齊日弱而魯事之不謹也冬十月庚寅衛侯

滅卒秦伯卒二國以赴書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
月葬衛定公以會書也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嬰齊
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羊曰歸父以
與齊之弑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使嬰齊
後之以公孫後公孫是弟繼兄非禮也癸丑公會
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咸丘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惡晉侯非也公至自
立故晉執之而歸于京師彰天討也晉侯于是乎
能伯穀梁曰以晉年執曹伯惡晉侯非也公至自
會以及至書也夏六月宋公固卒以赴書也楚子
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八 經四
伐鄭背晉盟也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以會書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朱魚石出奔楚華元以蕩氏壞公族出奔晉既
而國人與晉皆助元乃歸而討蕩氏誅蕩山經詳
書之元正也山不書氏左氏曰背其族也冬十有
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矯邾人會吳于鍾離諸侯大夫會吳
之始也許遷於葉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於
楚而遷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水介
甲出兵象也書之志異也夏四月辛未勝子卒以

赴書也鄭公孫喜帥師侵宋杜氏曰勝宋之與國
鄭因勝喪而侵宋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書災
也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微兵于我也乞師
外詞也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楚救鄭而敗也於是楚子傷目焉不言
師穀梁曰君重于師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公子側
子反也以師敗殺之也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
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之會謀伐鄭也魯
有內難以師遲至晉不見公魯之辱也不諱曲在
晉也胡氏之說是也公至自會以及至書也公會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九 經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假天子之威與
二卿諸侯之師伐之也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左
氏曰尋戚之盟也秋公至自會反至書也齊高谷
出奔莒聲子通于慶克譖高無咎而奔莒也九
月辛丑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書僭也晉侯使荀息
來乞師將伐鄭也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齊人邾人伐鄭以未得志于鄭也十有一月公
至自伐鄭反至書也壬申公孫襲齊卒于狸脰前
此奔晉矣狸脰卒非地也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紀災也邾子貜且卒以赴書也晉殺其大夫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 經

也築鹿圍示不急也已丑公薨于路寢書正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救彭城因伐宋也晉侯使士魴
來乞師將救宋也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
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謀救宋也丁未葬
我君成公葬以時也

春秋億九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正始也仲孫蔑會晉欒
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公羊曰爲宋誅也魚石走之楚楚伐宋取宋
彭城封魚石矣至是晉會諸侯之師圍彭城取宋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經三

五大夫以歸也書之與討叛也夏晉韓厥帥師伐
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伐鄭
以貳於楚也書之志義戰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
侵宋以救鄭故侵宋也九月辛酉天王崩計諸侯
書也邾子來朝朝嗣君也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以卽位聘也距天王崩一月疑
宋間計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葬未及時也
天子以七月葬也鄭師伐宋左氏曰楚令也報彭
城之役也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杜氏以爲齊
姜爲成公婦也六月庚辰鄭伯輪卒鄭雖貳楚猶

以赴書也不會故不書葬也晉師宋師衛甯殖侵
鄭丁書內會疑不會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也已丑葬
我小君齊姜相廟書葬也叔孫豹如宋左氏曰通
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
牢鄭邑諸侯之大夫取而城之也公羊曰大夫無
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于大夫也胡氏則以城虎
牢而不係鄭責鄭之不能守也二說皆似也楚殺
其大夫公子申左氏曰以多小國之賂偏子重子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經六

辛而楚人殺之也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吳楚始伐吳也公如晉左氏曰始朝也夏四月壬
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於是公生六年
而仲孫蔑奉之朝晉而請盟焉魯弱可知也六月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左氏曰晉爲鄭服欲脩睦好
以合諸侯也王臣下與諸侯盟志周弱也陳侯使
袁僑如會陳患楚使袁僑如會求成也戊寅叔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左氏曰陳請服
也秋公至自晉及至書也冬晉荀瑩帥師伐許左

氏曰許事楚不命于雞澤伐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以赴書也夏叔孫豹如晉左氏曰報知武子之聘也秋七月戊子夫人嬖氏薨嬖氏成公妻襄母也葬陳成公以會書也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妾不附廟母以子貴以附廟書葬也冬公如晉左氏曰聽晉政也陳人圍頓左氏曰楚人使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反至書也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杜氏曰通嗣君也叔孫豹鄭世子如晉左氏曰叔孫豹觀鄭大子于晉以成屬鄭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左氏曰吳辭不命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合諸侯使晉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也秋大雩以旱禱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以弑夫受陳賂也係國以殺罪專殺也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鄭人于戚吳未會也稱人略辭也公至自會反至書也冬戊陳諸侯戍陳備楚也以上有戚之會故不言諸侯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以陳事晉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經年

自救陳書救陳以善晉及諸侯之師也 六年春王三月杞伯始容卒以赴書也夏宋華弱來奔宋逐之也秋葬杞桓公以會書也滕子來朝左氏曰始朝公也莒人滅鄆左氏曰恃賂也言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憐言故莒滅之也公穀皆曰鄆以甥為後而立之故滅之也三傳傳疑關之可也冬叔孫豹如邾左氏曰聘且脩平也季孫宿如晉左氏曰晉以鄆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也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左氏曰萊恃謀也恃賂夙沙衛之謀也書滅其齊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左氏曰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經年 始朝公也夏四月二十邾不從以免牲穀梁曰不時也著怠祀也小邾子來朝左氏曰始朝公也城費齊季氏之邑也書城費著季氏始強也秋季孫宿如衛報元年子叔之聘也八月螽書災也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報季孫宿之聘且尋盟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以成于晉也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討救鄭 邾伯貜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左氏曰子貜執之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穀不書穀始卒之也若趙盾許世子止執君之類

亦從其國之計仲尼不得而增損之也陳侯逃歸以楚疆之不終會而逃歸也書逃恥之也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曰公朝晉且聽朝聘之數也夏葬鄭僖公以會書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侵蔡將求賴於晉復其公子甚鄭也以啓楚師也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聽朝聘之數也晉始霸而諸侯使大夫受命焉亦禮也而胡氏引蘇氏之言以爲政在大夫之漸書人貶也春秋亦有書人而不貶者言貶意之也公至自晉以及至書也莒人伐我東鄙左氏曰疆鄆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五 經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偏陽通吳晉往來之道也晉欲以通吳故書遂滅偏陽此殺梁之指也左氏曰欲以封向戌向戌辭焉二說互異遂者承上事繼亡事之詞疑殺梁似也公至自晉以及至書也楚公子貞鄭公孫輔帥師伐宋以宋事晉也晉師伐秦報九年之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乘我之有事於鄭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徐氏海陽集卷之五 六 經

徒三萬為證詩多形容之詞不可據也既書曰作必始作之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欲要盟於諸侯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救宋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鄭人懼而行成故為亳之盟也楚子鄭伯伐宋鄭復叛盟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又服而會于蕭魚也公至自會以及至書也楚人執鄭行人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七 經

良齊以服于晉也書執累上之詞也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來也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入我東門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鄭莒邑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氏曰來聘且拜師也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赴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氏曰報晉之取鄭也公如晉左氏曰拜士魴之聘也 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及至書也夏取郕郕小國也左氏曰郕亂師救郕遂取之凡書取言其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以赴書也冬城防紀

役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蒯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左氏曰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紀異也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士宮括鄭公孫蒯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報十一年宋之役也已未蒯侯出奔齊按左氏孫林父甯殖逐之也而書蒯侯出奔胡氏以為歸咎人王也其君不賢臣固可逐歟書奔而君臣之罪自交見也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八 經

莒人侵我東鄙杜氏曰報入鄆之役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庸浦之役也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蒯莒人邾人於戚謀定衛也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二月及向戌盟于劉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也劉夏逆王后於齊逆后以卿卿不行而以官師劉夏逆之非禮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公救郕至遇齊以我貳于晉也故伐我北鄙而圍郕公救郕而僅至遇畏齊強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郕郕畏齊偏也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不言朔官失之也邾人

我南鄙亦貳于晉故也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辛以盟主赴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將爲淶梁之役也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荀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淶
梁戊寅大夫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若齊旒然矣列國政在大夫之
漸故特書之也晉人執荀子邾人以歸以齊伐我
故也齊侯伐我北鄙以貳晉故伐魯也夏公至自
會以及至書也五月甲子地震紀異也叔老會鄭
伯荀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鄭非主兵而先鄭伯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一 癸亥

南鄙亦貳于晉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者
不成朝禮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以曹愬之故
也因石買爲行人之使而執之甚晉也秋齊師伐
我北鄙屢伐志黷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荀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齊環暴橫數伐鄰國失衆諸侯之心圍齊非但
晉志故書同也胡氏之說似也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口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以鄭即晉故
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伐齊之
諸侯還於祝柯而聽晉之盟也晉人執邾子左氏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十二 癸亥

崔杼殺之也而係圖以殺從君于昏也凡書殺大夫罪專殺也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子展子西以國人討之也雖然亦專殺也冬葬齊靈公以會書也城西郭備齊也叔孫豹會晉士句於柯齊及晉平公懼齊爲柯會以自固也城武城備齊也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莒數伐我前年諸侯爲祝柯之盟和解之至是自相盟于向以結好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盟于澶淵左氏曰齊成故也秋公至自會反至書也仲孫速帥師伐邾既盟而復伐之罪內之詞也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欲背楚從晉而蔡人殺之非也履不能正國人之罪而又私奔楚罪尤甚也胡氏之說似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慶偪之也書陳侯之弟罪陳侯之不能主其弟也叔老如齊繼齊好也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紀異也李孫宿如宋左氏曰報向戌之聘也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曰拜師及取郟田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之大夫竊邑來奔而魯納之納盜也夏公至自晉反至書也秋晉樂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主

蔡

盈出奔楚范軼逐之也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連月日食紀大異也曹伯來朝左氏曰始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謀錮樂盈也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反至書也夏四月事關也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卒大夫例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復錮樂盈也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故楚殺之也其書名者義不係有罪也二十有三徐氏海隅集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主

楚

書遂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書救晉以盟主故也書次不及救畏齊也已卯仲孫速卒卒大夫例也冬十月乙亥城孫紇出奔邾季孫逐之也晉人殺欒黶不言殺大夫穀梁曰惡之弗有也齊侯嚴莒掩其不備曰嚴春秋無書嚴者特甚齊也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也仲孫羯帥師侵齊左氏曰晉故也夏楚子伐吳舟師之役也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屢食又既紀大異也齊崔杼帥師伐莒齊既與莒平又伐之志無信也大水紀災也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經

之屢食紀異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謀伐齊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伐鄭楚將救齊也公至自會及至書也陳鍼宜咎出奔楚左氏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也叔孫豹如京師左氏曰齊人爲王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也大饑書災也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左氏曰報孝伯之師也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齊莊將淫於崔氏而見弑也書崔杼弑其君昭大法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

子于夷儀謀討齊亂也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陳爲楚與國鄭欲求親于晉故伐而入之凡言入甚辭也杜氏以爲舍之無譏非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晉受齊賂許之成也公至自會及至書也衛侯入於夷儀此衛侯行也左氏曰晉聞其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之詞非國逆也與鄭伯突入于櫟類也然鄭伯書名衛侯不名者魯從晉告也胡氏名不名之說以意之也楚屈建帥師滅鳩舒書滅甚楚也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前雖入陳陳服鄭也今更伐以

徐氏海隅集

卷之五

五

經

結成也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巢人射之卒也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於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以公孫立原非其次也何以書君書弑穀梁曰殖也立之喜也君之非正也今父立而子殺之故春秋例之弑君也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林父常逐衍衍入故叛也甲午衛侯衍復歸於衛剽以辛卯殺衍以甲午歸穀梁曰日歸見知弑也名之者知衛侯爲衍也胡氏罪其不能改過而名之是意之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左氏曰召公

討衛也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杜氏
曰討衛而疆戚田也秋宋公殺其世子湮宋公以
寺人伊戾之譖殺其世子不書寺人而書公殺者
絕其爲父也晉人執衛甯喜杜氏曰討其弑君伐
孫氏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許男如楚請伐
鄭而卒于楚也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終許男之
請也葬許靈公以會書也二十有七年春齊侯
使慶封來聘杜氏曰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屈諫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杜氏曰晉楚同盟以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主 章

之黨也邾子來朝通嗣君也秋八月大雩以旱禱
也仲孫羯如晉聘也冬齊慶封來奔杜氏曰崔杼
之黨雩酒荒淫而出也十有一月公如楚始朝楚
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赴於諸侯也乙未楚子
昭辛以赴書也二十有九年公在楚楚人留以
侯葬也公羊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夏
五月公至自楚反至書也庚午衛侯衍卒以赴書
也閹殺吳子餘祭穀梁曰閹門者寺人也不書君
以始通中國略之也仲孫羯會晉荀息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主 章

齊高止出奔北燕左氏曰公孫薑公孫竈放之也
書曰出奔罪高子也高子好以事自爲功故難及
之也冬仲孫羯如晉報士鞅之聘也 三十年春
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夾教卽位通嗣君也夏
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蔡景公以淫見殺于子書
君書殺罪尤在彼也夏五月宋災宋伯姬卒穀梁
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嫁矣
女而不婦後魯詞也天王殺其弟佖夫佖夫無罪
而殺之書弟罪累上也王子瑕奔晉以殺佖夫故
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共姬從夫之謚也外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七
夫人不葬此書葬以災卒賢之也鄭良霄出奔許
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穀梁曰不言大夫惡之也何
以惡之嗜酒而侈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以會書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以宋災故
而煩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志不急也胡氏與葬
蔡景公同傳見春秋通刺諸侯之大夫不討賊而
反卹宋兩事同責疑鑿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
月事闕也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薨不于正寢
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子也在喪而卒

不成君也已亥仲孫羯卒卒大夫例也冬十月滕
子來會葬諸侯不親會葬書來會葬非禮也癸酉
葬我君襄公逾月葬速也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
密州左氏曰其子展與弑之也而書莒人疑赴略
也左氏必有所據也

徐氏海隅集卷之五

五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外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經說

春秋億十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也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尋宋之盟也三月取鄆左氏曰季孫宿伐莒取鄆乘莒亂而取之也書取不宜取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十景其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一 經 母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奔罪秦伯之失教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以赴書也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此晉人之攘夷也胡氏以為譏何也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左氏曰莒展與立而奪莒公子秋公子召去疾于齊齊公子組納去疾書入正詞也莒展與出奔吳展與立逾年矣猶名而不爵以弑君之賊不成君也叔方帥師懼邾山取鄆田矣猶帥師疆之懼莒攻也不貶而自貶也葬邾悼公以會書也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按左氏麇之卒王子圍弑之也而書卒不書弑必非弑也或左

行緝爲齊討慶封故稱齊也遂滅頓九月楚子一會而舉數事志惜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卒大夫例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穀梁曰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也左氏曰三家四分公室其事雖有之於經若無所據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左氏曰以其貳於吳也公如晉即位而往見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之大夫竊地來奔魯納之書之交譏也秋七月公至自晉以反至書也戊辰叔方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魯受牟夷莒以爲討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二 經 而叔方敗之志魯曲也秦伯卒雖不同盟猶赴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子越人伐吳報棘櫟麻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以赴書也葬秦景公魯使大夫會也葬杞文公以會書也宋華合比出奔衛以寺人柳之譖逐之也書出奔罪景上也秋九月大雩以旱禱也楚遠罷帥師伐吳以吳救徐伐之也冬叔方如楚吊也 以楚爲吳所救也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也燕伯以三年出奔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晉齊平不言及而言暨左氏曰齊求之也三月公如楚

原缺第三葉

楚召之也叔孫舍如齊蒞盟殺梁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也蒞春之平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紀異也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以赴書也九月公至自楚以反至書也冬十有一月季孫宿卒大夫例也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以會書也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偃師嫡而留庶招以陳侯嬖留之故殺偃師故書弟以見其專書世子以志無罪也夏四月陳侯溺卒左氏曰憂繇也叔弓如晉賀廐祁宮成也楚人執行人于微師殺之行人以殺世子愬于楚而楚殺之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四 經夏

指也秋仲孫獲如齊魯不通齊聘二十年矣獲復如繼舊好也冬築郎囿紀役也十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齊樂施來奔嗜酒信內多怨以取敗也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莒之役以三家之師伐之疑公室無與也戊子晉侯彪卒以盟主赴也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以盟主諸侯大夫皆會葬也冬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以赴書也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范氏曰晉獻公殺世子申生而不書葬宋平公殺世子痤而書葬何休曰痤有罪也春秋凡書葬以會書不會不書也而其君之善惡不與也范氏之說非也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般弑父而自立楚殺之是也但書誘非正討也又殺其嗣夷道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貪而圖蔡欲併其國也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也大蒐于比蒲遺喪而蒐書譏也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稷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謀救陳也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也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城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既

滅蔡矣而又執其世子戮之于社甚楚虐也 十
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三年燕伯
出奔齊至是納之於陽未入國都也三月壬申鄭
伯嘉卒以赴書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元公新立
通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昭公新立朝嗣君也
晉以取郟之故莒翹之而辭公公至河乃復志辱
也五月葬鄭簡公以會書也楚殺其大夫陳麇陳
虎若敖之餘也係國以殺罪專殺也秋七月事關
也冬十月公子慆出奔齊謀亂故也楚子伐齊杜
氏曰不書圍以乾谿師告也晉伐鮮虞穀梁曰其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不 經
曰晉狄之也鮮虞亦白狄也春秋伐國者多矣何
以狄晉也罪晉厥慆之會不能救蔡而顧移師于
鮮虞似鑿也書晉不書晉不書人亦不書將帥此
史闕文也十五年又伐鮮虞矣何以不狄之也
十有三年春秋考師師門貴討南蒯之叛也不言
蒯據費內諱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
其君虔于乾谿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脅比疾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
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羅而去之靈王
經而死此公羊之傳也是弑虔者棄疾也而書比

弑者楚以比告也不然是傳之附會也楚公子棄
疾殺公子比比已立矣而棄疾殺之不書弑者未
成君也秋公會劉子晉侯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平丘晉成虎祁諸侯有二心故為平丘之會將
以威懾之也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齊服故
也公不與盟魯不與晉求故不與盟也晉人執季
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也公至自會以及至書
也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于是平王封陳
蔡而復之也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城又焉得與
楚子之復也胡氏曰書歸順詞也冬十月葬蔡靈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七 經
公始以公禮葬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杜氏曰晉人
辭公也吳滅州來楚邑也吳以楚亂滅之也 十
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杜氏曰大夫不至必見執
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以赴書也夏四
月事關也秋葬曹武公以會書也八月莒子去疾
卒以赴書也魯不會故葬關也冬莒殺其公子意
恢恢與亂君為黨故被殺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
吳子夷昧卒以赴書也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齊
入叔宮卒去樂卒事方有吉祭大臣卒不當赴今
叔宮有事于武宮而卒人君以宗廟為重疑不當

微樂胡氏與其有禮何也春秋書之著臣強也夏
蔡朝吳出奔鄭左氏曰費無忌譏之也六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紀異也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已伐
而又伐之志晉黷也冬公如晉謝平丘之不與盟
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書伐徐譏勤遠也楚
子誘戎蠻子殺之楚之誘戎蠻子與誘蔡般一也
或名或不名從其赴也胡氏曰般弑父與君蠻氏
亂而無實罪之輕重亦差矣似鑿也義係于誘不
在名不名也夏公至自晉晉人以平丘之會止公
故半歲始歸不書止內諱也秋八月己亥晉侯夷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八 經主
卒以赴書也九月大雩旱禱也季孫意如如晉葬
昭公也冬十月葬晉昭公以會書也 十有七年
春小邾穆公來朝通好也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紀異也秋鄭子來朝通好也八月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善晉攘夷也然何以書名氏從赴也冬
有星孛于大辰紀異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
不言敗以赴略也胡氏曰罪楚之不能用賢以日
削鑿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以赴書
也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前年星孛于大辰之
徵也六月邾子入郕郕讓而俘之也秋葬曹平公

以會書也冬許遷柁白羽楚遷之也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以其懷郕故也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許世子不當樂之事公穀左傳皆言
之疑亦好異而誣其事所謂傳聞異詞也春秋之
世列國世子豈皆嘗樂者而君薨言弑若止罪
一許止天下誰非弑父與君之臣子也或許止真
有不當樂之事而國人以弑加之春秋亦從其赴
而書之耳蓋事在許史而不在春秋也而胡氏以
爲若此類者非聖人不能脩迂詞也已卯地震紀
異也秋齊高發帥師伐首首不事齊故也冬葬許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九 經主
悼公以會書也穀梁曰何以書葬不使止爲弑父
祭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曹公孫會自
鄭出奔宋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
也畔則爲爲不肖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謂
喜時嘗讓國春秋爲賢者諱似意之也左氏不載
其出奔之故疑義係出奔不係自鄭也秋盜殺衛
侯之兄縶左氏曰齊豹殺之也經無其名疑從赴
詞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三大夫同
時出奔將不利于宋也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以赴書也 二十有一年葬蔡平公以會書也夏

晉侯使士鞅來聘杜氏曰頃公卽位通嗣君也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杜氏曰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甚三大夫之罪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紀異也八月乙亥叔輒卒卒大夫例也冬蔡侯朱出奔楚杜氏曰朱爲天子則失位遂微弱爲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爲文也公如晉至河乃復晉將伐鮮虞辭公也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報壽餘之敗也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華向殺羣公子刺君質子必誅之賊宋之臣子旣不能討而楚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十

聖書

又納之書自南里出奔楚交惡之也胡氏之說是也大蒐於昌簡胡氏以大臣專行公不與也於經文無所據似意之也夏四月乙丑天王崩赴於諸侯也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子朝以孽奸嫡書王室亂特詞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猛未喻年不宜稱王旣稱王不宜名之旣王之二卿不宜稱以疑王字下脫于字而胡氏以爲春秋之誼苟宜立也則猛雖未喻年而成之爲王似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詞也不名其臣而名其王何以爲春秋其書

名者以篡奪之際不名何以明當立不當立也故突忽子糾小白之類不嫌于辨哲是也然則何以知其爲王子也以下文冬十月王子猛卒驗之也豈已王矣而又卒以王子乎然則何以稱悼王也國不可一日無君猛雖未卽位旣卒而周人追謚之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紀異也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杜氏曰謝取邾郚也癸丑叔孫鞅卒卒大夫例也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邾人愬之而見執也書執行人甚晉也晉人圍郊郟周邑也圍郊討子朝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以赴書也秋莒子庚與來奔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而奔也戊辰吳敗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留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不書楚師敗者六國之師先敗而楚師遂奔也書滅書獲甚吳之憑陵也天王居于狄泉于是子朝入于王城矣此書天下居于狄泉黜子朝尹氏立王子朝書尹氏立之見非國人之公也八月乙未地震紀異也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如晉爲叔孫故也書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十一

聖書

至別有疾乃復公羊曰殺恥也 二十有四年春
王正月丙戌仲孫獵卒卒大夫例也叔孫舍至自
晉大夫至不書以執書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紀異也秋八月大雩以旱禱也丁酉杞伯釐卒
以赴書也冬吳滅巢是過楚而滅巢也葬杞平公
以會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聘也夏
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謀王室也有
鸛鵒來巢穴鳥而來巢下侵上之象也公羊曰紀
異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在氏口再雩早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十一 紀異
甚也九月己亥公遜于齊次于陽州胡氏曰內出
奔稱遜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時昭公欲伐季
氏而季氏逐之不詳書存君也齊侯唁公於野井
于是齊欲致公于社焉胡氏曰齊無納公之實似
也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卒大夫例也十有一月
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公以公故如晉而卒于
曲棘書地閔之也十有一月齊侯取郕公羊曰外
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欲取郕以居公
善齊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以
會書也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前言公次于陽州

矣此言公至自齊者齊取郕而納公也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以齊師圍之而書公者公主之也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謀納公也公
至自會居于鄆書居鄆入而未入也九月庚申楚
子居卒以赴書也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氏曰
晉知轅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也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子朝奔楚上書天王天下有君矣書王子
朝奔楚明篡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
齊居於鄆殺梁丘公在外也在外必書以見公之
所在也夏四月吳滅其君僚此公子光使專諸弑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十二 紀異
之而稱國何也或曰罪季子不當讓以基亂也胡
氏曰罪大臣之不能置君也疑皆整也僚雖不當
立國人已奉之為君矣故書君書弑以正大法也
其不書誰殺之吳始通中國其赴略也楚殺其大
夫卻宛費無極諸之令尹子常也書殺大夫罪專
殺也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
人會於扈謀戍周紂公也冬十月曹伯午卒以赴
書也邾快來奔快邾大夫也書來奔譏納叛也公
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一歲兩書之閔公在外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以會書也公

如晉次干乾侯公以齊不禮而復如晉不得入抄
次干乾侯書公在外也夏四月鄭伯卒卒以赴書
也六月葬鄭定公以會書也秋七月癸巳勝子寧
卒以赴書也冬葬勝悼公以會書也二十有九
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以
乾侯致不得見晉故復歸于鄆而齊侯唁之唁而
不納惡在其爲唁也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卒大夫
例也秋七月事關也冬十月鄭潰鄆叛而公不能
居也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鄆潰而復適
乾侯也歲首必書公所在存君也夏六月庚辰晉
徐氏海鵬集卷之六 五
侯去疾卒以盟主赴也秋八月葬晉頃公以會書
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附於楚
故吳滅之也書滅甚吳也三十有一年春王正
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偃于適歷晉人不
能討叛納公而以會禮寵叛臣書之志貶胡氏之
說是也夏四月丁巳薛伯卒以赴書也晉侯使荀
躒唁公如乾侯唁而不納惡在其爲唁也秋葬薛
獻公以會書也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也
不書邾父闕也以濫來奔誰納之季孫納之也十
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紀異也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關自乾侯而誘取乎關也
公羊曰關邾婁之邑也或曰魯邑魯邑又何言取
也國皆季氏有之也夏吳伐越左氏曰始用師于
越也秋七月事關也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
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滅成周備王子朝也十有二月己
未公薨于乾侯左氏曰言失其所也

春秋億十一 定公

元年春王不書正月疑史闕也公羊曰即位後也
穀梁曰定無正也言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
徐氏海鵬集卷之六 五
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元年魯之元
年也春王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與於魯而不書也
故曰疑史闕也二傳俱附會也三月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諸侯城成周宋不受功而晉執之也是
執有罪也書京師志以王討也而公穀以爲貶非
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六
月而昭公之喪至遲也戊辰而定公始即位皆制
于季氏也據事直書而貶自見也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喪至雖遲而非不逾期也九月大雩穀
梁曰秋大雩非止也周之九月今之七月以早雩

何謂非正也立煬宮煬公伯禽之子之廟也左氏
曰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今立之書立不宜
立也冬十月閉霜殺菽十月今之八月也八月而
霜殺菽異之甚也二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五
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紀災也秋楚人伐吳囊瓦
師之脩怨也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書
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於傳無所據也唯
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註云天災之當減
損如諸侯制而後脩大脩天子之禮於經又無所
據也既災而復之疑亦可以書新作不必求之過
也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晉辭之也
志辱也三月辛卯邾子穿卒以赴書也夏四月事
關也秋葬邾婁莊公以會書也冬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拔諱公使大夫盟也邾子未逾年君又不
宜與大夫盟也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以赴書也二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頃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以賂故拘唐
蔡二君三年而後遣故蔡侯請師于晉會王人而
伐之也志義戰也夏四月葬蔡公孫姓帥師滅

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
之正也蔡既滅其國而又誅其君蔡之罪著矣五
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召陵之會合諸侯至是再
會于臯鼫穀梁註云公畏楚疑于侵之故復為此
盟不可考也杞伯成卒于會不日與盟同日書卒
於會閔之也六月葬陳惠公以會書也許遷于容
城許近楚疑楚遷之也秋七月公至自會以及至
書也劉卷卒公羊曰外大夫卒此何以卒我主
之也卽會召陵之劉子也葬杞悼公以會書也楚
人圍蔡報召陵之侵蔡請之也晉士鞅衛孔圉帥
師伐鮮虞晉主師也葬劉文公外大夫不葬以召
陵之盟故也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
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之役
吳子伐楚以鮮蔡圍志義戰也囊瓦奔鄭以敗奔
也庚辰吳入郢甚吳也楚宜伐而不宜入也吳不
稱子略詞也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紀異也夏歸粟於蔡公穀皆言諸侯歸之也以蔡
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也而經不言諸侯則曰
我歸之也何據而言諸侯歸之也於越入吳吳在
楚而起乘其虛故書入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氏曰內大夫有罪見討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
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也意
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全
始終之禮也內大夫未有不卒者翬之不卒疑史
佚之未可以翬之不卒而例大夫也意如之惡何
侯不卒而始見也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卒大
夫例也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曰報觀虎之
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因許敗也書滅書以其君歸甚鄭也二
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曰爲晉討鄭之伐晉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八

靡也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獻鄭俘也秋晉人
執宋行人樂祁犁樂祁犁未致使而先飲酒于趙
簡子晉執之是也書執行人若無罪然與國以禮
來而擅執其行人非伯討也胡氏以執出列卿之
私而貶之非春秋指也冬城中城公爲晉侵鄭懼
而城之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杜氏曰鄭
貳於齊故圍之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事關
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謀叛晉也石門志始合也
鹹志始散也春秋所以始終也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侵衛衛意也欲叛

晉而諸大夫不可引齊師而懼之也沙之盟成衛
謀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叛晉故也九月大
雩以旱禱也冬十月事關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
侵齊公至自侵齊報西鄙之役也二月公侵齊公
至自侵齊未得志故復侵齊也曹伯露卒以赴書
也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報我侵也公會晉帥
於瓦公至自瓦齊師故晉來救魯會之也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以赴書也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討二國叛故也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俱以
會書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晉故也冬衛
侯鄭伯盟于曲濮結叛晉也從祀先公昭公至是
始得從事于太廟也執祀之陽虎專季氏將殺季
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暴意如之罪也魯祀非
家臣所專特書於盜竊寶王大弓之上其意微矣
盜竊寶王大弓寶王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戊
子也周公受而藏之魯者也因從祀先公而書之
疑竊於祀所也盜者若國無人之謂也譏君臣之
失守也 九年春王正月事關也夏四月戊申鄭
伯薨卒以赴書也得寶王大弓左氏曰陽虎歸之
也六月葬鄭獻公以會書也秋齊侯衛侯次于丘

氏將伐晉也秦伯卒以會書也冬葬秦哀公以會書也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杜氏曰平前八年而伐齊之怨也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叔梁曰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齊人欲甘心於魯君而孔子以禮柔之故反得歸田書至幸之也晉趙鞅帥師圍衛報齊爲衛伐夷儀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陽虎以三邑逃齊至是以夾谷之會來歸書來歸順詞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叛不書叛而再書二卿帥師圍郕諱內叛也猶書圍費之類是也宋樂大心出奔曹宋使樂大心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子明聞之于公而逐之也宋公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踞君命故出奔陳也宋公之弟友暨仲陀石彊出奔陳宋公寵向魋不聽辰請以二國卿奔志宋亂也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陀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註云辰未有失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非也書弟罪不弟也書及雖二卿脇以外奔而弟不得以叛兄志首惡之有在也書入穀梁曰內弗受也夏四月事關也秋樂大心自曹入于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年

二

經

蕭入蕭從叛人可知故不復言叛也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始叛晉也十有二年春葬伯定卒以赴書也夏葬薛襄公以會書也叔孫州仇帥師隨郕侯犯以郕叛一年再圍不克故叔孫隨郕也墮毀也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弱曹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隨曹費公山不狙據之以叛也墮而帥師以強故恐弗克也秋大雩以旱禱也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也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志異也公至自黃以及至書也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書圍成志弗克也書至成徐氏海隅集

徐氏海隅集

卷之六

主

二

經

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城頓以頓子牂歸頓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故楚滅之書滅書以其君歸
其楚也夏衛北宮結來奔公戌黨也五月於越敗
吳於檣李吳子光卒光以敗卒以來告書也公會
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齊魯叛晉助范中行爲
禮也秋齊侯來公會于洮范氏故也天王使石尚
來歸賑從石尚之請復歸賑于魯也穀梁曰貴後
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世子以南子之淫亂欲
殺之而靈公知而逐之也書世子而父子之罪自
見也衛公孫孟驅出奔鄭蒯聵之黨也宋公之弟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主 經

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杜氏曰宋公子地奔
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齊侯衛侯次
于渠蔭謀救宋也邾子來奔喪諸侯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公羊曰哀公之母也何以不
稱夫人哀未君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志異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諸侯來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
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大事詳書
之禮也辛巳葬定妣何以書葬以哀貴也公羊曰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冬城漆志役也
春秋億十二 哀公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主 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也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左氏曰報柏舉也胡氏曰蔡人男女以班
使疆於江汝之間夫男女以班則是降也疆於江
漢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
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
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
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知也
胡氏之指重複讐也而春秋之義疑不在是魯之
史不能詳吳楚之事故書之略也而謂書爵爲仲
尼恕詞鑿也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怠祀也夏

四月辛巳郊志過時也秋齊侯衛侯伐晉救范氏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前年邾子來奔喪矣而今伐之志魯惜也非魯之惜也三家強故也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何忌帥師伐邾取郭東田及沂西田矣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勾繹受邾之賂田而強與其君盟志三家之惜也三家共伐邾而盟不及季孫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似也而穀梁曰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疑意之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以赴書也滕子來朝朝嗣君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五

首齊者惡齊之黨逆也夏四月甲午地震志異也五月辛卯相公僖宮災書災志變也左氏附會孔子之言以為相僖親盡不祧故燬胡氏因之何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杜氏曰魯當范氏故懼晉而城啓陽也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卒大夫例也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公子駟之黨也冬十月秦伯卒以赴書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至是二卿復有事於邾矣志黜也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左氏曰公孫翩逐而射之卒也胡氏曰翩非微也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吳誑楚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然則申之罪孰與商人也殺商人者何以不言盜書盜宋之赴略也或不知其誰殺之耳觀經書公孫展出奔吳又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若求其賊而不得者惡可即信左氏公孫翩殺之也葬蔡惠公以會書也宋人執小邾子書執罪宋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晉不能救又執而歸之楚畏楚甚矣書之志晉替也城西郭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紀災也秋八月

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虐亦甚矣而春秋書八書
邾子益來不書以邾子歸爲內詞託也諱惡也宋
人圍曹弱曹也冬鄭駟弘帥師救曹書救與詞也
中國無伯而諸侯目相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
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胡氏曰此滅曹也曷爲不言
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因公孫
驪之佞背晉而奸宋自取滅亡故書宋公入曹以
曹伯陽歸若是者是與宋之滅曹也以傳而揣經
也春秋凡書入國獲其君皆罪也曹雖無道非宋
之所當滅也不書滅者以赴畧也吳伐我吳爲邾
徐氏海隅集 卷六 主 登

以邾子既歸又無道討而囚之今又自吳來奔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按左氏公會
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悼公弒而書卒疑從
齊止也胡氏曰齊侯歸讎及闚又辭師子吳是變
之正也而吳人伐之違背正理故沒其弒而以卒
書不知弒君齊事也何與于吳而春秋爲之諱也
夏宋人伐鄭疑以雍丘之役未得志也晉趙鞅帥
師侵齊齊晉之不交兵久矣至是伐喪贖也五月
公至自伐齊及至書也葬齊悼公不廢合禮也衛
公孟彌自齊歸于衛齊納之也薛伯夷卒以赴書
徐氏海隅集 卷六 主 登

故伐魯不書地及與吳盟諱內也夏齊人取讎及
闚歸邾子益于邾不見伐而取邑公穀皆以爲賂
也爲以邾子益來也邾子齊甥畏齊故賂之不言
賂諱也秋七月事闕也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
卒以赴書也齊人歸讎及闚左氏曰季姬嬖故也
李嬖魯女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僖公以會書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鄭圍之書
取鄭師于雍丘杞伯敗鄭師也夏楚人伐陳左
氏曰陳卽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左氏曰報雍丘也
冬十月事闕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吳

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書之譏厚斂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略之譏失禮也公會吳于橐臯將尋盟也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吳徵會于我及衛宋也宋向巢帥師伐鄭以鄭城宋邑也冬十有二月螽災也十有三年春鄭罕帥師取宋師于曲書取覆而敗之也夏許男成卒以赴書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杜氏曰書會晉侯及吳子兩霸之詞也至是晉雖弱而加吳上存夏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五 聖

無傳於越入吳乘黃池之會而於越入之也吳橫而不虞越自取敗也秋公至自會及至書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以會書也九月螽書災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紀異也盜殺陳夏區夫杜氏曰稱盜非大夫也十有二月螽書災也十有四年西狩獲麟胡氏曰春秋文成而麟至是麟為春秋之祥也麟之為祥固矣麟以聖王生聖王不作而麟至公羊之所謂紀異也麟而見獲于狩不祥莫大焉至是王道窮矣無可望于世矣故仲尼掩涕而傷之遂絕筆于獲麟之年因

獲麟而始絕筆也非文成而麟至也後二年而仲尼卒天意蓋可見也若為春秋之祥是仲尼幸之也儒者尊聖人之過不自知言之流于附會也漢人又言因獲麟始脩春秋故止于獲麟也其說視胡氏為近理云

徐氏海隅集卷之六

徐氏海隅集四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學謨撰明史藝文志載學謨文集四十三卷
千頃堂書目亦載學謨海隅集四十三卷此本僅
四十卷前無序目蓋姦黠書賈以殘缺之本割去
序目冒爲完書也開卷卽列寶殿玉芝諸頌蓋當
時風氣頽然至其書易名始末一篇與世傳學謨
初名學詩以其時有上虞徐學詩疏劾嚴嵩懼以
同名罹禍故改名學謨者說又不同蓋莫得而詳
焉

歸有園稿二十九卷(一)

〔明〕徐學謨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張汝濟刻

四十年徐元嘏重修本

刻歸有園稿敘

歸有園稿蓋大宗伯吾師太宰徐
先生自萬曆癸未歸田後所著詩
文凡若干卷不佞得為之校而刻
之以紹後人也先生嘗謂昔人有
云近世士夫以官為家器則世所
于歸如自蚤歲羅剎州以構一園
名曰歸有園真歸而有之乃以名
其稿云先生早登仕版即潛心祇
林於其論著題咏皆根柢理致抒
發性靈殆不喜為雷同剽襲噫後
馳驚以取譽世而情名高以體裁
互異情懷悉真蓋卓然師承以心
自出樞軸而究其所至期不詭于

歸有園稿敘

一

王朝
百五

立言之旨詳具先生海隅集自序
并高懷中其傑特之識魂傳之論
真是破法破之通而示其化之準
矣然此特其能解耳先生為處有
憂初初中初部印介之職案慎持
典章雖不可以私干勢奪而久之
竟以事隳祀禮失失人意出知

野有園稿

二

王朝
百全

荊州下車之初值懷襄為虐郡且
幸民矣而催徵使在相望于道先
生福矢以一官易為養生靈之命
至沙市德起更以封疆之系力抗
景藩政奏逮幾陷不測後再起
分東襄陽明遠庶人不反為同事
去所傾又被重劾賴平時為可安

為山先生素履下集案雅勘盡為
之先生懿行直而孤是益彪
炳于士林乃復起求執事長方
岳領慎撰入戴日魁正位秩宗系
殊簡云先生早以子部掌程故
所諳悉至是感激思遇益振饒
部務銳意建明他不暇縷指如申
納之之職掌佐學政之補傳少江
陰之所大謬不然者而先生堅持
之人第知江陰之能用先生不知
先生之每凡崇論宏議江陰且彌
縫其缺失而遂之正類若此自心
迹之辨不明之率撫疑以為雌
黃而壽宮祿興可與時會先生

野有園稿

三

王朝
百全

亦不屑紛史坐自白第懸疏請
系 恩謝少為笑伯則屏忠政構
竺林禪院日徜徉其中間引於人
涉觴噉傲窮真隱之趣紛華勢利
泊如也獨不能盡展揮灑是疏所
載皆其望絕能忘矢口而成詩則
備寫性真冲和雅澹文則松栢六
經藻潤子史而閒出入于唐宋諸
大家亦宛豐腴肯綮貫徹一洗近
時刻畫比擬割裂鉅釘之習下至
襍書尺牘亦皆感時切事以境會
心或取類喻言或雅談名理各極
旨趣斐然自成一宗云誠藝苑之
宗工詞林之上乘也人亦以之云屈

宋文章斐就事業此涉虛才多難
也先生著述其雲蒸霞爛既美此
而少功之表樹其雲沛雷轟又美
彼洵所謂兼之此先生之文章實
契此涉之固功成而退曩在閩感
已如厚雲過而不可制與夫文儒
騷史殺青和墨競長句字之間乎
我不佞童蒙猥以文字辱知先生
初許特甚比宦途碌碌叨迪歲祚
受益無方述叨摺闕言中吳中宗
先生近稿辱不鄙夷千里緘寄展
閱并語具悉近况殊慰十載契濶
之懷竊嘗謂先生文章氣韻類蘊
長公瞻遠風致類香山居士然長

公遭讎困蹶後隆召還亦落不
復振而先生晚遇佳運致位大
僚以清恭懷道進者社儻然人聞
之樂以為過之生有子俱庸敏
工古文詞行且以賢書起矣強武
其皇亮先生所為之業當未竟
艾此尤非香山所能望美者爰
捐俸梓之而僭為論敘用以質之
當世知者君子先生全集先刻之
鄭處後入奉 朝請五年久矣
春明稿刻之亦鄰此稿隆未覩先
生之全然嘗鼎一臠亦自當得之
聚云

萬曆癸巳仲春月

賜回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奉

勅提督軍務兼巡按福建地方前
太常寺卿吏部文選清吏司中
南郡門人張汝濟頓首撰并書



婦有園纂序

歸京園稿爲余辦事後所著詩文如
千卷蓋當萬曆終未歲余承之大宗
伯猥以職事爲天子稟卜萬幸以
宮於大峪山議婚就緒而青園謫余
宜乘畔庸指易退之義蚤自引決者
余將跼之曰久矣因感其言迺亟從
闕下具書乞骸骨天子謂徐某
將庸不妄已避言去位乃遣中官詣
閣下勅留之而是皆當撰者爲余肺
附之親知余蓄意已堅遂擬旨釋
余負擔仍勅乘傳以歸人皆疑當
撰者遠嫌之過不察處余少遽而不
知天下事有外若相廷而內實相成

指此之謂也蓋余既去國而朝事
曰非矣議論乃而攻擊繁興自是以
小則如大星目賤則妨賢矣以淫則
破義矣如是者十季朝廷之上不
復見前輩典刑而當撰者文球過靡
進不取自弁其位矣而余方處海上
森然之境岑如也寐如也夏鑒釣鮮
之餘惟肆志執園以快意耳豈老臣
忍于忘盛哉不矣其位不謀其政宣
聖以遺言固不可磨也是歲辛卯余
年七十矣其紫忽嬰一疾第沈而
卧了覺痛苦至明年壬辰九寐而無
夢猶越九十四即平生所患痰嗽宿
疾盡以除矣而雙足愈健自是所居

益深曰竊坐一榻不復窺見外客惟
偃仰液曙棹中寒設三餐獨中餐略
沾腫氣其旦暮三餐俱純用齋食即
盪盪之數亦有常度齋眠寡記習以
爲常余素不諳導引之術而此若有
默授之者及取鏡自照則眉鼻雙耳
之毫視前已屈曲三寸矣豈造物
者真欲毆我乎埃壒之外哉而是時
有鄉里一二少丰偶無故亦見陵者
其來驟竊其出驟據彼固不知其所
自施余亦不知其所以受人皆大駭
之余笑曰此豈僊家所謂八難九苦
之類乎余杜門之志益固吳兒子
謂大人雖絕意于詩文而故藁未可

弁棄之也乃命收拾之且付小皮亦
又作是序
萬曆壬辰穰日竺林居士徐學謨
命兒子地稷書

歸有園稿目錄

文編

第一卷

序

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贈撫臺周公權南少司徒序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 貤典序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 貤典序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贈邑簿高君權 趙府奉祀序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送崑山令呂侯應 召北上序

送大中丞李公 予告歸虔州序

別邑博王先生序

第二卷

序

楊襄毅公哀榮錄序

王氏族譜序

春秋經傳類事序

周胤昌集序

西征集序

馮成父詩序

五湖釣叟卷序

老子解自序

世廟識餘錄序

存介編小序

塵餘編小序

歸有園稿序

第三卷

序

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贈憲副表先生七十壽序

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壽序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序

贈梁封君壽序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序

贈楊母某孺人壽序

第四卷

記

南還記

瓊崖集

第五卷

記 傳 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匯龍潭記

嘉定縣新初鐘樓記

鵝適園記

徐氏義康記

歸有園後記

歸有園記

王先生母子節孝傳

陸贈公傳

金孺人傳

馮母馬太安人傳

劉母方太淑人傳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邑令朱公去思碑 有銘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夏碑 有銘

第六卷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顧公墓志銘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朱隱君墓志銘

嚴伯阜墓志銘

第七卷

墓志

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

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

配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

孺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姚國祥先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歸有園稿

卷七

墓

墓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故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

銘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

墓志銘

第八卷

墓志 墓表

誥封太宜人候母朱氏墓志銘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明封宜人顧婦丘氏墓志銘

明誥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銘

明誥封恭人沈室錢氏墓志銘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歸有園稿

卷八

墓

墓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劉子康室顧宜人墓表

第九卷

祭文

祭大司馬思賢王公告墓文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再祭顧司馬文

祭王大司寇文

祭曹大司空文

祭劉大司空文

祭周文恪公文

祭徐涵泉同年文

祭王華松府丞文

祭唐婁江憲副文

祭孫主政同年文

祭顧龍海符卿文

祭王麟洲奉常文

祭練城沈中丞文

祭蘇封君文

祭王怡樓封君文

祭支封君文

祭朱象齋文

祭郭趙州文

祭邢北橋文

第十卷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祭外舅金翁文

祭周甥文

祭殷方齋先生文

祭龔長史文

祭朱隱君文

祭唐道述文

祭龐子儀文

祭陳抱貞文

祭孟丞文

祭盧生文

祭徐元化文

祭誥封夫人潘年嫂施氏文

祭侯恭人文

祭金孺人文

祭馬夫人文

祭李母程太宜人文

祭顧宜人文

祭沈三娘子文

祭楊安人文

第十一卷

雜著

塵諧 計二百四十四條

第十二卷

雜著

鏡戒 計二十七條

第十三卷

雜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嘉定縣申報水災狀

保留賢能縣丞趙任狀

上戶部懇請改折漕糧狀

修濬水以光學宮狀

戲移南荒檄

竺林院勸化家人語 有序

第十四卷

雜著

跋祝希哲真書卷

跋沈啓南賀楊儀部致仕詩卷

跋風節遐思卷

跋牛車圖

跋陳倅卷

跋王叔楚畫卷

跋宋仲溫書絕句卷

觀音像贊

水月觀音像贊

蔣封君像贊

秦少說侍御小像贊

潘仁卿像贊

婁子柔像贊

又潘仁卿像贊

弇州公像贊 有序

任隱君像贊 有序

秋水生小傳

復沈氏立後議

撥付曦稷二子帖

募建鐘樓疏

第十五卷

書京集

奉徐存翁閣老二首

與王鳳洲中丞五首

與王荊石宗伯二首

復王敬美督學二首

復王和石督學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與孫小溪中丞二首

與顧觀海大參三首

與顧學海翰檢

與袁定山憲副

與蔣魯山少參二首

與管東溟僉憲

復馬具泉大參

復王新泉奉常

復焦臨溪同年

與白仰庵少卿

復袁太冲長史二首

復郭兩峯憲副二首

第十六卷

書京集

與吳小江司寇二首

與郭華溪司馬二首

與陳我渡司寇二首

復鄭範溪中丞

復楊本菴中丞

復張周田中丞

復張弘軒中丞

復陸阜南問卿

復蹇理菴學憲

復馬定宇憲副

與涂侍御

與徐大參

復嚴順菴方伯

復沈練城方伯

復侯復吾憲副二首

復張九山憲景

復馮文所學憲

與支簡亭學憲

與周紀善

復屠青浦

復方斗華太守

與唐少谷

復高尹三首

與朱尹二首

與王中丞

與陳侍御

與秦太守

第十七卷

書

與朱斗山太守四首

與俞勝峯太守五首

復楊二守

與王郡倅三首

與徐檢吾五首

與顧少司馬觀海五首

與顧翰檢學海十一首

復馮學憲六首

戲復錢無山

第十八卷

書

與邢知吾侍御

與凌洋山司馬

與龔汝修二首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答張明初

答何侍御

與李晴原

與申玄渚書

與王繼津司馬

與袁裕春宗伯

與蘇侍御

復張司農

答唐公子

與吳上舍

答何震川宗伯

與張九山

答顧寅齋

與人辯謗

復沈廷望

與妻子柔

復郭公平

答襄王二首

與申少師九首

第十九卷

書

奉許少傅

與王荊石閣老四首

與王鳳洲司寇九首

與王敬美奉常四首

復施勵菴問卿二首

復郭美命吉士書

與張陽和翰撰

與韓敬堂宗伯

復帥同父方伯三首

與申甥三首

復沈龍江宗伯二首

第二十卷

書

與楊二山冢宰

答王少宰

與張居來司馬四首

與潘印川司寇三首

復周紀善二首

復吳川樓大參一首

與顧懋善二首

答朱考功二首

與秦鳳樓二首

復郭兩峯憲副三首

復張傳野光祿三首

答殷無美

復馮咸父二首

答俞子如

第二十一卷

書

與劉羅陽僉憲二首

答張幼于

答劉崑山三首

與顧姨丈書

答顧懋善既寧尹三首

與顧二懷

與王光祿二首

與傅體元

答王舜華二首

與朱虞封大尹七首

與沈練城二首

復龔水部二首

與殷無美六首

與高生應奇

復姚掌教二首

與邑博

答李養愚都憲二首

答朱虞封四首

第二十二卷

書

與龔汝修

復婁子柔

與龐梧岡二首

與陳檢校

與趙定宇宗伯

答吳小江二首

與趙麟陽

與郭美命

答帥方伯

復柴同安二首

與徐仰齋太常二首

與沈伯咸

奉兩臺論折兌

與王少宰

與許鑑湖

與陸五臺

未上

答蘄水王

與王槐里比部

與施勵菴二首

與襄府周紀善

與江兵憲二首

答熊尹三首

與張氏二子

與王鳳洲二首

答何震川學士

復秦鳳樓三首

答蘇侍御

與侯復吾

與沈叔裕

與張傳野

先大父宗伯公自癸未解南宮之組遜迹

田間粵癸巳隕東海之星乘箕天上後先

十年上下千載拈來是韻非徒句櫛字比

之工聲出成文大都憂國恤民之語間以

游戲三昧發爲寄寓微言要亦白傳緘意

於琵琶庶幾屈平託思於蘭茝若夫憫歲

漕之無緒額折之書狀千言總爲嘉民種

德慨邑序之寡文刑政之關泓數處尤爲

練土興賢事備茲編言非溢美顧海隅集

鐫於卽鎮俸入足堪剗願之資春明稿梓

在國門 賜予可供梨棗之費自還初服
門可張羅歆圖永傳業無餘繼屬大司馬
傳野張公出鎮全閩毋忘召伯之棠遠慰
窮陬首問子雲之字先父蔭胄府君偕先
叔太學府君祇奉庭訓恪校終篇遂蒙司
馬損俸梓人竣工副在攸存流傳可冀蓋
元嘏童年躬所親記即先公辭世敢或謾
忘頃因銓補先集諸編所幸獨完歸園一
稿忘其固陋敬識初終首志司馬懷舊感

李

心悉本荆南尸祝次見先公立言大旨庶
幾江左偉人謹跋

萬曆壬子仲春孫男元嘏謹識



歸有園目錄終

歸有園稿卷之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送大中丞周公赴任南少司徒序

歲戊子東南大水吳越之間溢爲巨浸懷襄蕩折
之患亟矣 天子哀閔元元思得才誠任事之臣
以填綏其地會撫臣缺 詔所司慎簡以充而太
常卿歷城周公遂晉御史大夫銜命而出至則宣
布 德意問民所疾苦一切條教自寬通已責之

李

外悉主於禁末技崇本業務與民休息民是以欣
欣然漸有起色逮己丑而大旱乘之矣蓋自四月
不雨至于八月九三農于耜舉趾之事盡廢不講
蘊隆之毒橫被千里異時沃壤幾於不毛黔首嗷
嗷哀籲之聲又甚於懷襄蕩折之日矣公曰吾爲
天子撫疲民而致災自我則何以官爲乃叩
闕上書言東南且無民矣賦安所出臣願以一身
之去就爲百姓祈旦夕之命請盡免今歲田租當
是時以同農急於上供初不虞天行之數至此極

也欲爲之量蠲公執不可則蠲其十之五六而蠲之所未盡者仍促輸之比明年而司農之檄旁午於道矣公戒諸部曰空釜而索糜終無益也有都御史在利害自當之耳盍緩之以需春熟于是追呼絕響民間按堵如故嗟乎蠲租之疏卽他省歲歲上也直尋常事耳若夫躬領督賦而停征之舉寧抗上旨以無傷民心則比之漢汲長孺之矯詔尤難藉非古之豪傑而誰能肩之乎昔祖宗時撫吾吳者輒稱文襄周公其舍已暱民之事疑與公無異然猶須久任以成功而公可一日去吳也以是吳之縉紳學士大夫暨父老子弟業欲以文襄十九年故事留公而公已量移南少司徒行矣計其資無三年積也若主爵者倅然而奪民之所怙此豈不爲三吳地哉余惟撫臣之與司徒均爲國家主儲待也乃撫臣管幹而典其出司徒安坐而需之入豈無勞逸之辨乎北山之歎固採詩者之所不遺也以公之焦思於吳疲力於吳卽未三年而拮据鞅掌憂畏疚心追視文襄處泰寧之

會其艱難十倍而亦欲以十九年居之是未諳丁今昔之勢也故主爵者不肯久任公以徇吳人之私豈古者內外均勞之義宜爾耶矧代公者卽吳之兵憲李公也李公嘗翊贊公作平準之書遺蘇松四郡以百世之利是能以公之心爲心者公雖去而李公在見李公行事如見公也而履台握斗又必自卿亞始則何疑于公之速徙也時吳帥馬君繼武數論公才具甚大當凋瘵翹蕭之際未嘗不慮民之病而又無餓其師故三軍爲之鼓舞於其行則願乞一言以識其投醪之感余昔與公同朝已稔公之素而又重馬公之請因僭述公撫吳之槩如此

贈撫臺周公權南少司徒序

撫臺周公之拜南少司徒也吳淞馬將軍業謁余文送之矣至是屬部諸州縣之長咸鞅鞅於公之去復有所請余又何辭以當諸公之辱顧公之所以慈衛我吳者其功德甚盛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則安敢不更其端記曰天子使其大夫爲監於

方伯之國卽今建置撫臣意也故其官勢重而權專而其最專且重者宜莫如畿輔蓋天子之神州亦縣在焉其所轄自京兆以暨於九郡文武冠帶之吏一稟其約束故視他省有間余又及見異時老成其行事屹如山嶽儼如神明意所措注孰敢撓之比事竣而還朝卽爲名卿爲碩輔功業著於春秋是故名成而不毀自倭人內訌而爲之撫者類屬意於軍興而會計之籍頗置之不講乃勛勦搶攘之際繁言易典則有不得久安其位者

故勢有所分而權有所掣雖稱爲奉幃仗鉞之臣而一切第務茹納轉相沿襲以博安靜之名逮日至之時惟悠悠俟遷而已此於人國緩急奚賴焉若今周公者故東土之豪士也其爲人氣雄而志銳識遠而守固其爲撫一以詰奸禁貪去奢訓儉明刑興學爲已任而儲待登耗之數尤精析毫釐張弛縱舍輒有出於常人之度外者吳楚之交雀符盜起公一麾而往卽就擒弭已丑旱荒稅無所出公爲民祈命不盡蠲不止卽不盡蠲姑聽民無

輸用是饑而不害此皆其事之章明較著者乃其纖悉隱微刻厲堅忍日以一腐傳餐而豪舉者議以爲陋以數豆享客而趨時者議以爲簡公直已行之更不左右顧而端本澄源矢由身始固宛然前輩之典刑也施及二年而上以之爲倚下以之爲毗此豈悠悠俟遷者乎而名卿碩輔之階疑於是乎在故曰公之撫吳非他人之爲撫者比也諸君奕然曰公其命我哉顧當寧知公矣而是步也不北而南何也有爲者當與不爲者等乎余曰非然也今有乘黃日能千里而姑以百里休其足焉非故逸之也養其全力而需之致遠耳公具文武之才而有預察機祥之智正國家所恃以遺大投艱者試觀目前孰與於公而陪京爲優游燕適之地休公於此用人者得無意乎雖然余又有以告諸君者余嘗承乏荊州矣當水旱連年天災之行抑有甚於吾鄉所見者乃田盡蕪而稅仍在殍相望而斂愈急凡司牧之吏救過不暇無一得釋於負擔而免於罪戾者則當時之爲撫者可知也

以今日處窮迫之勢而得公一人焉爲之慈衛卒
之方內又寧而官民晏然則諸君之盛德豈有既
乎詩稱敬恭桑梓余既樂爲之言而他日惇史之
徵信知余言之不誣也遂書之以爲贈

贈海上顏令君榮膺貤典序

頃年 天子銳意吏治間大創一二監臺吏而日
疇咨良牧以撫柔其民時海上顏令君適以三年
之最奏天官氏按令甲爲之請 詔用令君恩覃
及其所生被以章服錫之褒綉於是令君之父巡

徽公晉階文林郎而其母范氏得封孺人此 天

子所不能繁施於圻之外者不誠稱甚盛典哉會
迎恩之歲二尊人遽屆耆齡而又俱在養令君得
羅膝而一致萬年之觴而海上之人咸樂令君之
有父母也又樂其父母之齊年而滋祐也則相與
驩舞爲令君祝純嘏而鄉先生侍御秦君少說此
部俞君子如復儼然造吾廬丐一言以宣令君之
美而且以彰其家積慶之盛蓋以余雅知令君賢
也昔孟子稱生人之樂有三而以父母俱存當其

一焉謂爲天倫之幸即使之王天下其樂弗與易
也而又何有於區區一命之榮耶迺孔子論孝則
第以揚名顯親爲至而名之所以揚親之所由顯
則不得不憑怙於外來之寵靈以爲娛親之具由
此觀之生我者父母也成我者君也有以生之無
以成之卽孝如曾閔亦安所藉手以酬罔極是故
天倫幸矣而所幸之中尤有至幸者存焉則所求
乎君者不可少也而其事又有難於言者今夫刻
勵之士疇不願以其身貴而阻於蒙昧之進取則
難劬瘁之臣疇不願以其身之貴沾逮其親而阨
於獲上治民之說則難夫挾一難以徼至幸而間
有得不得焉則皆或然之數也當令君之舉於鄉
也蓋餘十年而始成進士已非唾致青雲者比而
其爲令也又得江南之劇邑當其物產凋耗逋責
填委等計見效卽上之人有未易以肝膽悉之者
顧令君志堅而事練守粹而行醇爲之一年而定
無留獄野無滯賦矣二年而囂梗則息臃腫邀嬉
矣三年而謳歌溢巷薦剡盈朝矣蓋至是政通人

和而邑以大治令君訖持是以獻於天子令君亦持是以報其父母豈非人至而天亦至耶聖人顯揚之訓必先之以立身蓋身立而君親之事皆舉之矣所從來遠哉皇華四牡說者謂爲以君勞臣之詩夫勞臣而以靡盬不遑念及其父母第以口語知惜耳君子猶以爲厚矧今令甲自其身推之以逮其父母又自其父母推之以逮其大父母與曾大父母沾溉所暨疑無遺榮矣故後世君之勞其臣者禮遇日益隆而臣之有勞於君者其擔負亦日益重令君自是躋華陟膺恩貶三世施於家國厥有無疆之聞其無忘海上爲之發軔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吾以占令君之往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吾以卜令君之來海上之人有同詞焉爲之序次如此

贈邑令熊侯考績榮膺貤典序

國家課吏之法倣於唐虞類以三載黜陟其幽明而爲法加詳用意彌厚吏以最考者無論圻之內外自七品而上咸得被恩貤之數以沾逮其所

生此非人子顯親揚名之至願哉顧圻外之吏以其窘束于簿書迫蹙於期會其得與是典者往往視京朝官爲難職事不稱則不得時日至則不得時日至矣職事稱矣而無人爲之推引則不得一人推引之矣而後無繼之者則又不得以故吾嘉歷徵前令無慮十數輩非乏賢者而邑之士大夫罕有揖讓縣庭舉恩貤之賀者則其希邁可得而知也乃今僅見熊侯侯蜀人也起家進士筮令吾邑自岷峨而下涉大江以東至於海蓋越數千里而遙而一時風俗語言固有邈乎其不相入者以是侯之始蒞茫無向詣蓋問問如也適部使者行縣亦訝其非宜余謂之曰聖人下襲水土豈亦生而知之者乎大都一無所知者無所不知之地也何則謂其虛而未有所主也蓋徐而需之乎已部使者去之未幾而侯之聰明啓矣風俗辯矣語言徹矣訟獄講張而剖決如流老吏爲之吐舌矣若有陰牖其衷者然後歛列其縣事之便不便於民者疏之上部使者矍然曰是令也安所得於

嘉定哉蓋一年而習二年而練三年而教化大行而三年之間又無一日非水旱頻仍之會化離殘創之衆方待命於溝壑而侯一一爲之調劑爲之譬畫不啻如慈母之乳哺其嬰兒惟恐傷之而處蠲濟賑之法尤悉中機宜務令人人實受其福如投醪於河而群飲之無不足也諸部使者聞之益甚於是騰刻於朝者積至數四蓋臆決唱聲翕然同詞而侯之治行遂爲諸邑之冠此曷故哉由其心之虛而中無所主也虛則善受無所主則善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一

十

問是故能以其所不知集衆人之所知而又益之以醇實之資豈弟之政曠乎不滓之守有不沛然迎刃者乎宜其得民之深前此未有也而頃書一考遂不勞餘力而坐膺勲典雖循良之驗白乃其所遇詎偶然哉嗟乎自古賢聖常患於得民之難然得民非難而得士之心尤難蓋士負其氣而令挾其威兩相求而兩不相信焉則町畦界而卑刺興矣故泮水之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馴之有道也然曰匪怒則尤有怒存乃侯之睚士無

衆寡無大小無親疎一切煦之以和殆弁其怒之影響而忘之矣故急則援之匱則周之有所不平則舒洩之卽肩踵盈庭而猝不見其聲色之動傳曰惟有德可以服人此之謂也凡厥譽髦有不感發而興起者乎夫是以邑諭王君司訓孔君黃君相率諸生謁余言以爲侯贈余毫而拙於詞卽有言何足以重侯哉雖然學校者邑之文獻在焉而徵信於士庶以續思樂之頌云

贈松郡司理李侯考績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一

十一

三

凡進士之外除者其爲之之難疑莫如州縣之長蓋其於六官之事靡不兼總而簿書督促之煩誠有日不暇給者夫寧郡之理官乎理官者第主刑獄而已而他無所與且其位轄於諸州縣之長之上故勢重以成尊地高而遠淹假以歲月則安坐而需臺省之選而得是官者恒喜其職之易辦乃自余而觀則未始以爲然也州縣之難難於求盡其職職之既盡而循良之效顯然較著矣抑何難爲之有若夫理官之難難於其心之所不自安而

機伏隱微有不可盡喻之於人者何也爲其密邇於臺察使之側也臺察使提方寸之印操不御之權以爲監於方伯之國其威惠予奪自能衡行於所部之內似不必藉手於理官而陰持默斷之疑若謂其代大匠而爲之斲者則何以自解當則不敢言德一不當則怨誹叢之矣故怵動者喜於矣附常以爲易而懷深識存遠慮者憚於矜炫輒以爲難而其難視州縣之長不啻倍之也蓋自余敷歷以來所見爲理者比比矣而利鈍之故皆可考而鏡也逮還山七年其歲從臺察而行縣者亦且數人多號稱賢者而求其廉不爲劇直不爲訐察不爲苛敦大明作相濟以爲用者孰有加於今松郡理李侯者乎侯故中州產也大都士習隨風氣轉移故南人近媚北人近戇而侯之爲人獨適於剛柔吐茹之中而至於厚自貶損身不勝衣則尤非居勢者之所能及當其行縣之日減騶從節郵餐絕呼擾已盡屏往時矜炫之習而闇然居約恂恂一儒生也逮與之談法比則精較毫釐而鞠獄

平反之際復能挺然與臺察質是非而務令肺石之無冤而後已卽行部他處無弗然者蓋其積之也厚故發之也不輕養之也深故形之也益粹非所謂懷深識存遠慮翹然而出乎其衆者哉宜乎所在德之而會書一考諸州縣之長欲丐余言以張之也夫理官之績人謂其祇備六官之一事耳若無盛美之可述而不知主刑獄者天下之大命繫焉昔人以此卜子孫之興替又非謬謏故也矧大江以南人性輕揚故健訟而喜聞而數年以前復有揚其波而助其瀾者至今囂噩成風纏咻未已而松郡尤甚今得侯爲之理聞其因事求情原情麗法總歸於恕而必主其平是以鈞距不行而爭奪漸息穆如之風漸被於九峰三泖之間而風俗爲之一變人人飲醇矣所親譽而頌祝之者寧有旣乎而膚功之奏又孰大於是藉令冥理固然則侯當高其閭以待駟馬車之出入矣區區一考詎足以爲侯賀乎姑書其槩以應諸公之請

贈崑山呂侯考績序

栢鄉呂侯之令崑山也蓋三閱年於茲矣而輿頌之聲溢於四境部使者將籍其功狀獻之天子行且膺卓異之賞褒貶之恩以驗白至理而吳之屬部諸大夫太倉守韓侯輩咸侈侯之光榮而微言於徐子將張其事以告有位徐子曰嘻吏道不誠稱難難哉漢人有言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當是時上之所倚辦者獨良二千石耳乃今之爲二千石者匪自爲之理而睚民之細則又倚辦於令也令良而二

千石良矣是故令之難難於二千石也而令固始筮仕之職也彼儒生家擲寸管以干世用豈嘗習文法學爲吏哉一旦騰驟風雲則民社是寄而審官者復度地而處之類以四遐之人相易而往而風謠俗尚有闕乎不相入者令坐堂皇號令指揮一從其意之所欲逞亦安所資以披卻導窳問民所疾苦而拊循之也而古有神君之稱者何也則以其純實之心旁燭民隱而需之也又夫是以政由之平訟由之理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其呂侯之謂哉夫侯北產也而吏於南其風謠俗尚北固而南靡北陋而南競而吳俗喜譁吏之便不便常旦暮易故令爲難也而南令尤難乃呂侯之來若凝然有以自信者目不左右睨第沉沉已耳悶悶已耳人視之無他奇也已而徐偵其所爲則介不爲苛執不爲泥廉不爲劇大都以忠厚長者之道和其民破觚斲珣令民寧固毋靡寧陋無競以故勾摘不施而囂囂日遠扞掇未設而盜賊無有卽舊害頻仍而室家之安堵如故一年而民敬忌之二年而親之譽之三年而謳歌之然則向之爲沉沉爲悶悶者蓋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樸之云者純實之根柢也爲南令者不當爾耶今上哀憫元元異時求治甚急故幃幄用事者懲四海裕蠱之弊督責過當而一時吏阿其指往往以救火揚沸爲能而歎息愁恨之民愈病至於頃年而禁網稍稍疏濶矣顧天下宴然而良吏輩出則以清淨之說行而純實之治顯也若呂侯者非吳吏之翹楚哉諸大夫曰徐先生命之矣敢不服膺

呂侯而訓行之請書之爲呂侯考績序

贈崇明令李侯考績序

豫章李侯爲崇明之三年將報政而兩臺使覈善最狀無間例當載牘以行而歸其成於太宰顧民方怙之未忍其一日去崇明也則疏之留而第馳簡書奏之以俟報命於是吾吳一郡州縣之長雅與之共事茲土而喜其績用之告成欲有言以紀其盛美則相率屬吾邑熊令君丐余爲之辭余解組杜門不通郡邑之問久矣其何辭以張侯哉

歸有園稿

卷之十一

七

乃嘉定瀕海與崇明相隔一洋而近其賈舶往來類喜以其令相矜詡故賢者易以聞也今質之熊令君言尤稔悉不誣云始侯繇公車士起家初試死陵校事卽以文學操行擅大吏之譽時檄攝旁邑豪則旁邑之民歸其德無不願以爲真令者以是聲稱籍甚先後蒙剡薦者凡七而竟詘於格僅僅徙令崇明崇明在大海中負險而控遐其俗樸茂不知有華屋文繡之侈其土之毛不登貢篚而民以滋富頗不煩箕斂椎剝之擾惟邑以魚鹽

歸有園稿

卷之十一

七

葦爲利人所必爭稍不逞則聚艦而鬪異時潢池騷動至數勤吏士故吏以其身孤懸於風波攘劫之會居常理之若易而脫有不靖則馴服之爲難侯精明博達於其風謠俗尚靡不纖芥洞悉旣至約已奉公而一稟之於宜民柔理禁宣幽微遂若發硯齒腐略無所動於聲色而諸所申飭獨先化導故不爲煩苛刻覈之令而邑以辨治其最大者城蝕於海民洶洶惟魚鱉是虞前令嘗建議別徙不克卒以遷去而侯來繼組矢力肩之一時重遷稱不便者群起譁然卽大吏亦以爲難侯懋道旁之誚奮然決策略土計工調停劑量迄於落成費不稱靡役不告厲始之言不便者咸鼓舞欣戴以爲金湯不世之伐而沙聚之區朝不保暮得晏然樂有寧宇者其誰貽之宜其剡薦數被如死陵時也以余所知子產相鄭爲田疇井伍之法鄭之人業甘心之矣而終之與頌集焉其歌植我教我者卽甘心之民也夫子產稱惠人豈不能急治於俄頃而固以詘爲信耶大都不任愛怨者亦不任

愛德而仁聲入人非漸漬積習其道無繇也則侯
今日之奏最可以探測其淵微矣昔杜少陵傷時
多盜作春陵行以美元結而歎無結輩數十布滿
天下以爲愴今吳之懋極矣而又加以大侵所幸
在位多賢能各竭其才以脩百姓之急而侯之底
績則尤其驗白者故崇明一邑稍見饑而不害而
州邑諸大夫咸推讓其能予無理人之責而有春
陵之感故爲侯張之書以爲序

贈邑簿高君擢 趙府奉祀序

歸有園稿

木齋卷之二

九

九

凡小吏以王官擢者匪擢也爲其人之不能其職
而又無可去之會則姑以王官歛置之王之官第
給事於王之國例不得他徙故陽爲之擢而陰爲
之錮茲非天曹氏紬不肖之微權哉顧其人果不
肖也而紬之誠是也夫苟非不肖也者而令與不
肖同紬則何以厭豪傑之心而令衆庶服也雖然
唐虞之際稱濟濟相讓矣而疇咨之選僅及於九
官十二牧而自九官十二牧之外尚建官惟百能
一一而燭照之俾無遺佚之賢乎是故舉其大而

其細者不足論也乃今之爲天曹者法較詳矣以
其心運之乎陶鈞之上而以其耳目寄之於監司
殿最之間監司曰賢則天曹氏亦賢之而明陟加
焉監司曰不肖則天曹氏亦不肖之而幽黜加焉
此韓退之所謂同則成而異則敗者也謂其黜陟
以人而不以已也若是乎良吏之有所恃矣宜其
十不失一也而吾邑簿有高君者非不能其職而
嘗鑒於監司者也非民之亟欲其去而不可得者
也遂當有王官之擢乎高君固中州之選也其簿
於吾嘉也彊而執果而確事上不阿遠利若澆蓋
卓乎廉幹吏也而爲之長者方怙賴之不翅楚子
亶之有倚相焉比於三年而諸部使者業旌之七
矣人曰高君其將有逸格之處乎居無何而 趙
府奉祀之命若闐然而來也非人之所擬也謂天
曹氏錮之與則按籍程能故無專主也謂監司紬
之與則以最旌者必不以殿報也或云下流多謗
議豈有比之徒猝射飛語以誤天曹氏偶忽焉而
不加之察乎夫一簿眇小矣苟知其不肖抹殺之

歸有園稿

木齋卷之二

九

九

易耳何至陰中而疾刺之也此又疑其事之必無者然則胡然而然乎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謂之命也在高君亦安之而已乃余獨恠夫國家用人其途甚廣無大無小均之托重而恃力焉而何隨事見效者少也乃菰蘆僑胥僅一得之高君以彼其賢久而需之縱無逸格之處而第令遂巡守職無奪其功以畢志於一邑之農田而盡疏其畝澮則灌溉所資必不使驕陽殺稼而嗷嗷萬姓舉喪其樂生之心如今日已也嗟乎所用非所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二

五

養所養非所用獨今之世哉高君已投劾行矣宜學校之公論翕然而章之也會邑博王君孔君率其徒來丐余文以壯其行乃綴其大都而志余之所感云

送邑丞趙君致仕還蜀序

蜀人趙君起家貢資來丞吾邑邑之幅幘幾七百里地大而人衆治之爲難而丞固貳令以宣化者也君以司贊爲職要於詰奸懲禁兇殘擒雄盜賊以輯和其民人縱之則弛急之則亂故求其職之

稱尤難而君有嚴潔之操通敏之才能時其事之狹濶而裁之故所至游刃在任不逾二年而荏苒息警四境晏然長吏以爲能卽屬以他事靡不辦給而七邑之長吏聞之咸願得如趙君者爲之貳而諸部使之賢者亦亟稱之曰趙丞非常人也由是聲聞特著行將推轂於朝而會一使者獨疑之咄丞何物能延譽至此稍爲之變色然詘於公道終不敢遽去君也而君遂拂衣竟致其事而去矣諸部使慰留之不能得而邑之父老子弟相與咨嗟於野以爲古之仕者不得其職則去而君於職已無所溺毫而倦於勤則去而君當經營四方之年二者不居其一其何以去也或以質之於予予笑曰噫人各自負其志仕止久速何常之有易豫之辭曰介於石不終日夫豫之爲言佚也佚則無所事事時至於豫宜人皆樂爲之用矣而由豫之臣聖人必以勿疑爲戒者何哉蓋天下之患不生於勞而生於佚舉世嬉嬉則禁網踈闊禁網踈濶則真偽易淆坐令豪傑解體耳介石君子能無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二

五

早見而豫待之乎夫是以謂之知幾彼薰膏暴而
龔生天醴酒輟而穆生辭此幾之知與不知所由
辨也今之世不可不謂之豫矣上下和同養交死
黨之俗成矣司廉訪者卽欲得其人而旌瘡之而
減否無由上聞則勢不得不置其大而苛其細而
小吏始無所容矣彼將曰衆皆汨汨而胡以能獨
清也衆皆汶汶而胡以能獨醒也此由豫之所謂
疑也以君之薰膏暴矣醴酒輟矣而其不爲穆生
乎寧爲龔生乎而又安俟終日而去之也昔李供
歸有園稿 卷之二 五

奉傷杜少陵之不得志于嚴武作蜀道難以諷之
及觀少陵之賦八哀則知武之未嘗危少陵也白
之意不過槩言世路嶮巇等之蜀道耳君家在岷
峨萬里之外茲挾孤僮携敝篋經夷歸度巴巫而
上青天試登其巔取白詩而大歌之君之所自負
者愜矣有不四顧而滿志哉則又何虞於行路之
難也於其去姑侑之辭以當芻秣

送崑山令呂侯應 召北上序

往年 天子用輔臣議略倣漢人久任之法以課

圻外之吏當法之始行吏率病其淹比循習之久
遂復偃然而樸茂醇實之士更能矢謨畢願盡氣
力以脩百姓之急而審官者乃需之歲月程其功
能考其卓有驗白者則疏其名而 召之入立置
之臺省俾得因事効忠以裨 主上之缺若其言
論風旨焯著羽儀能無改於樸茂醇實之素者是
大官之器也社稷之毗也行將進之以迫次於卿
貳而建旄授鉞可坐而致之矣計其時不過一令
之任耳所謂厚養而重用之也淹何負於始仕哉
乃躁進之徒或有逸於法之外者何也大都人情
抑之則平撓之則優急而趨之蹶彌甚耳故語有
之跛者不立跨者不行此捷與淹之辯也善乎栢
鄉呂侯之爲崑山也崑山故江以南之劇邑而侯
爲北產其風謠俗尚固有若乎不相入者乃侯年
少而不輕於慮志潔而不矯其名才高而克挫其
銳孳孳豐豐惟民是務懼日之不足而繼之以月
月之不足而繼之以歲不翅若慈母之保其赤子
衽席而乳哺之也了無外念無厭意故能周旋於

水旱交承之會而野無捐瘠滌除於訟牒繁興之餘而庭無滯獄穆如清風與頌溢發終五年如一日也彼豈以淹爲病者哉今 召命下矣 天子將以臺省之官付之矣車馬旣戒邑之縉紳學士大夫眷眷於侯而不忍釋則何以侑侯之行李哉易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樸茂純實非公之素手拊循之與彈射非二道也子惠之於風裁非殊軌也侯第率其所以爲崑山者宣之於臺省之間永肩一心昔以庇民今以尊 主亡毛舉以塞責亡苛求以傷體則侯之願不其行乎蓋聞之長老云當 孝皇在御時最稱優禮言官有一人露簡則舉朝之神色俱變臺省之官非不嚴重而求毛舉苛責之風則無之矣故雍熙太平之治至於今爲烈 主上寬仁愛言非不追軼 孝皇而臺省中豈無給事吳公世忠御史陳公茂烈其人乎而摅撫靡違囂呶未解譬之精稷相盪互有盈虧天地之和何時而應之也其將俟侯以爲之標準哉而大官之器 社稷之毗亦於是乎在余老矣揣無

所用於世猥因諸大夫之授簡爲之贈言如此

送大中丞李公 予告歸虔州序

今天下稱財賦藪者宜莫如江南而吾吳四大郡稱劇尤甚異時豪彊猾胥之奸弊窟焉以故蒞茲土者往往以清賦爲難而程課有司職業亦大要居彊半矣自 祖宗朝以僉都御史文襄周公填撫其地凡經營胥胝自僉都御史歷工部尚書殆二十有二年而賦額始定迄於今而虔州李公釐新舊章平準計法著爲經賦一書以垂千百世不村之利而奸人之弊實燭照而無所容官民兩便此蓋以觀察副使飭兵四郡時也無何撫臣缺天子卽晉公僉都御史以綏緝全吳及畿輔諸郡縣自江以南莫不舉手加額頌 廟堂得人蓋當事者亦以經賦故謂公稔識於民情土俗之宜而又清約自甘肩心任事足以彈壓一方爲藩臬郡縣之表帥故不次推擇膺茲異典大亦欲以文襄公故事期之而公亦不啻以文襄公爲已任者乃公之爲撫也不兩年而數數稱疾請告今且 予

告還矣豈其忍負 主知與其素所推擇者而忽
然去其吳之父老子弟哉夫公故精於錢穀者也
錢穀之數公之司也屬歲吳有城工諸費率以帑
金貯之府爲猾吏乾沒其間而守不察比數之而
展轉支吾如故公不得已乃疏於 朝謂守故得
民第藏籍不明職守爲何乞下吏議併自校効去
時 輦轍下吳守方有時名而忽聞論列遂謂公
不宜輕以瑣屑事動搖之逆公有所承望嗟乎公
豈承望人者哉錢穀豈瑣屑事哉已 詔御史覈

歸有園編

不編卷之二十一

書

其事果公言不誣而公又默爲寬解守僅坐調乃
公竟不免怏怏於人言日思求去其位而言者亦
因以迫公之去矣獨惟公屢疏不得去而今乃因
言者以遂公之去此何謂哉夫後先一公耳始而
驟用公者何耶繼而輕舍公者何耶謂錢穀不當
覈耶謂錢穀含糊不關守之缺失耶謂守方坐失
職去而論守者便當與守同去耶此皆不可究詰
而是非清雜將誰適從則當官者懼矣抑吾固有
感於今昔用人之辨焉當文襄公之在 先朝其

田畝之清也則壤之均也湖浦之濬與堤岸之築
也豈惟民怨叢之卽萋菲之言日至於 君側而
竟底厥成歷年多而屹然無搖動之者則 廟堂
實主持之而信任責成非今日比也藉令一言舉
而用之一言毀而舍之不顧 國體而惟人情之
徇則文襄公之二十有二年不當數十易耶吳中
父老子弟何以至今頌文襄耶公行矣邇嘗游公
之鄉其地左僻而山谷奧邃可以栖遲可以養重
固龍蛇之所存身也休其全力而乘遠風雲固知

歸有園編

不編卷之二十一

書

公之必需大用而驕美於文襄公之勛業疑自有
其地顧 國家求材甚急而生材實難得材具如
公者而乃置之寬閒無用之野此於世道關繫何
如也而能不慨然太息乎或曰守嘗治一疆禦爲
時所快意而不知斤正其法而加重之者公也昔
人所謂父之廉惟恐人知子之廉惟恐人不知宜
公之有是行哉吳之屬部諸州縣長吏徵余言以
贈行爲述公在事與去任之始末以暴公不平而
因及近世之用人如此雖然知公之意固不欲使

余言之也

別邑博正先生序

娶人王先生以癸酉鄉貢上米署吾邑校事娶之距嘉奚啻千里而遙而同隸於南服其風謠俗尚一稟於惇龐淳固之所爲則嘉之視娶初不相遠也而又得王先生爲之師頗有符於古者鄉先生日坐里門以告詔其子弟之遺意故其於校事甚習王先生爲人貌溫而色和望之有藹然德讓之風而其中皎然動有所持卽萬夫莫能撓其課諸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二

卷之二

生先德而後藝旌輝甄別雖較若蒼素而可者與之不可者姑胥以誨之終不見其有町畦之介至其神凝於廣厲之餘而慮周於俎豆宮牆之外凡以咨諏營度增拓補緝必揆其所當以疎風氣以開人文務殫其心力之所至如拮据其家之有無而勞怨有所不恤尤人情以爲難已而累歲獲備彪炳後先思樂之味不無助焉大都王先生之所以教嘉定者不過率其惇龐淳固之性以水肩其告詔里門之心脩其文不遺其情勤於始無怠於

終而朝漸暮漬聲應氣求故其教易從而其人易感如是者五年猶一日也而諸臺薦剡已爛盈朝著聞矣然則區區一校事能久淹王先生哉先是己丑歲王先生當上春官乃次且不欲行當事者方厚其餼而敦遣之已納其餼而辭以疾竟不及往而退服其官如故人莫能詰其所以茲壬辰之役又及之矣王先生能終無行哉於是兩司訓孔君黃君虞其復循己丑故事則相率諸主詣余而請爲勸駕之詞嗟乎 國家用人之途濶矣惟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二

卷之二

進士之科最爲世所翫重士厭棲卑豈不有羨於雲蒸颺起之會哉矧以王先生之才之志今與時俗人逐逐然爭蒙昧之進取則孰得孰失亦安所持其左契乎顧王先生嘗以言私余卽茲行猶未能決然於必往豈其芥視榮名一至是哉蓋必有自得於中者在非齷齪者可以意而涯涘之也昔陳獻章先生非左廣之鄉貢士乎徒以其不應春官之舉世遂尊之爲大儒今以王先生觀之其事有同乎否也固已居其實不居其名矣惜乎諸當

事者能知王先生而不能知王先生之深執肯以
翰苑清華之職所以寵異陳先生者薦進王先生
予雖然人患不能自得耳苟能自得則一進士烏
足以重王先生即王先生不得爲進士而他日應
詔而入必爲京朝美官能執其所以施設於一
校者以當朝廷之緩急無愛身無近名其翹然
自見於世者又何必減陳先生也故余於王先生
之行雖不欲阻之亦不敢憚惡之以掩其所志作
別王先生序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二

序

歸有園稿卷之二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序

楊襄毅公哀榮錄序

哀榮錄者爲故太傅吏部尚書謚襄毅蒲坂楊公
存歿所蒙制綽與海內名公鉅卿碑銘贊記志
狀之文彪炳雲蒸輝騰琬琰此信史之所必傳者
也而公之冢嗣今少司馬某哀而輯之題曰哀榮
將鐫之梓以章國家褒卹勞臣之恩以恢宣楊
氏錫光之慶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
與夫哀榮之指自孔子之徒發之而後之人類擬
其語以鋪張先德而苟無當於名實適自點耳若
襄毅公者固天挺之豪而社稷之毗也世方視之
爲周公召公爲方叔召虎若謂天下不可一日無
公者則其生之榮而死之哀也顧不稱情哉始公
起家縣令即馳駿聲既郎武庫得參行邊使者幕
已能調悉虜情有請長纓封狼居胥之志比改職
方會肅皇帝有事安南而公策交人必降不當

以重兵輕壓其境已而莫酋果組頸乞降 天子嘉悅當是時業以疆場事目屬公矣故稍遷藩臬遂超拜登壇公年纔三十六耳屹與諸邊老將相犄角以抗虜而異時首功之奏竟莫有先之者初自甘州徙薊保自薊保還督京城九門自京城九門出總薊遼軍前後所當虜若吉囊俺答尤號衆黠一與對壘無不遭挫衄者後聞公在師中卽齎指遁去以是 天子益向意公暨召正司馬例不出帷幄而他遣而猝有緩急往往 下諭閣臣輒曰此事非楊某不可戊午大同被圍則 勅公而西已未薊鎮失事則又 勅公而東咸以墨綵臨戎知庭臣中無右公者而是時南北秦犯赤白羽旁午於道而 天子方居西苑長年之宮爲之食不甘味寢不貼席嘗祈靈伐虜而率愴怛難恃乃所恃以杆擲於外擘畫於內者惟公一人而迄淨妖氛以全收耆定之績晚乃息公於銓部以董正百官而一時仕路復爲之提肅施及 莊皇帝逮事 今上荐都師保迄於考終嗚呼偉矣然非

肅皇帝知人善任烏能備延純嘏垂百世無疆之聞哉世徒言 肅皇帝神武操下威靈所注卽鼎鉉大僚毋倖脫者若不免於用剛之過顧公出入於戎馬勦勦之會而以其身孤懸於是非寵辱利害之衝者幾三十年矧有悍侯爲之孽佞輔爲之梗樂羊之篋計日至 上前而 上終不爲之動色故夷考當時被法諸臣類以寵極而驕禍由自擢若悍侯礫而佞輔籍固臣負其君而君未嘗負其臣也乃忠讜如公才誠如公有不保其終者乎宜其享有榮名爲中興武功第一而今之所以銜恤於公者夫亦以典刑在茲假令公歷鹽山三原之年尚儼然在位必能潛消滄訾而坐鎮波靡穆如清風不益光 今上法祖之治哉而懃遺之數若少靳焉茲公之所以可榮而亦可哀也學謨嘗受公推轂者屢而鄭臺繼組實籍少司馬以彌縫其闕乃今猥以筆札見辱而重以吾吳兵憲李公某爲之授簡則安敢以燕陋辭姑籍其平生所覩記并其錄以自幸附名於執鞭之末云

王氏族譜序

族譜譜族也族何以有譜也其起於宗法之亡乎古者世及以爲禮則自大宗而統小宗自小宗而統庶宗以卑承尊由親逮疎奕葉雲仍有倫有等雖之百世而本支之傳可考而鏡也封建既廢而人始無生而貴者卽有貴者亦僅於其身止矣易世之後能必其子若孫不夷爲阜隸乎能必其不爲鳥獸逸而散之四方冒非其姓乎以故仁人君子思收而卹之之爲難而譜是以不可已也乃今之爲譜者類出於暴富貴之家彼方挾其卒然之勢而其力又足以賈諛口而據牘宗則有非所祖而祖焉者附離影響何所不至卽如大江以南其氏族之盛疑莫如王氏而王之先得姓於姬一而已矣其後股分於列郡如瑯琊太原之類輒以數十計而譜王者率擬其顯而略其微則吾又安知其苗裔之所由來哉大都爲譜者惟識其所可知者而譜所不可知者宜勿論也吾友汝賓王君頃脩其族之譜亦曰系屬於太原晉末始避地播於

閩之福清而居福清者曰榮嘗登唐咸通中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水部郎中是謂王氏可知之祖故今敎爲第一世自一世傳至第七世代有聞人多取科第爲顯官死而皆葬於閩至第八世諱伯起者又自閩播於吳是謂徙吳之祖其子孫墳墓悉以吳爲土著而閩亦有葬錢唐長興者不復之閩矣其科第之數視居閩時略相等皆通在趙宋以前自十二世斗文領嘉定乙卯鄉薦後迄於勝國暨本朝王氏詩書之澤雖未漸泯而多以行誼隱關聞間自十六世至十九世曰瀛曰誥曰汝賓曰脩吉第名隸諸生中尚未有發者世運推移固當如是哉記曰者欲將至有開必先余觀王氏世爲神明之胄故累代衣冠繩繩相繼若執左契以待物者何其蒸蒸昌熾也而今則蔑如矣式微之祚業已垂三百年而汝賓固畸窮士也乃一旦慨然矢志於復始之業而務搜逸牒考故乘補散亡於離披蕩析之餘而存文獻於兵燹殘創之後著往詔來其氣勃然疑有翼成之者豈天將再

啓王氏也而遣仁人君子爲之開其先哉夫譜所以收族也有以收之而無以卹之則其子若孫迫於窮餓而夷爲阜隸逸爲鳥獸者固自若也譜何爲哉而卹之之實事在後之能爲晏子爲范希文者行且乘風雲而崛起乎是汝賓之所延領也爲序而付諸梓

春秋經傳類事序

春秋者聖人之疑經也經無疑也曷疑之則以秦火之斷爛而三傳傳聞之異辭也迺後之箋疏是經者率祖其所疑以懸定是非遂互起而射覆焉逮宋胡文定公嘗以春秋進御斷斷然致嚴於王霸夏夷之辨即其志專悟主似矣而迺以儒者之權輿加於天子之上則非愚之所敢聞也顧今博士家則獨宗胡氏而胡氏之傳則多采摭於左氏昔人謂仲尼作春秋以口授弟子而左氏因傳之以翼經其說不見於魯論家語固無足徵信第其書出於公穀之先疑去聖未遠而所載王朝列國之事詞比之二傳特詳學春秋者旣不通於經又

扞格於左氏將承舛襲訛愈無畔岸所謂筆則筆削則削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考鏡耶吾友陳子忠氏故有左癖每苦其事詞分見錯陳於魯廿二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紛紜龐雜世數差互初學之士汎覽茫然有不能驟識其端委者於是依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例提綱挈領裒輯而總括之大都以經統傳以傳系經而更區別其本末各爲之類若王朝若列國遇一事則必究其始之所從來迄於終竟聯合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無煩繙閱無慮牴牾而脉絡條貫悉於照燭矣善學者苟緣是以通經即微詞隱義已不得從游夏之徒而口授之以釋其不傳之疑而筆削之指間能存十一於千百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編凡若干卷爲類九十有奇其揣摩積數十寒暑而後成陳君於此苦心矣昔漢武號能表章六經嘗徵海內文學詣公車奏對而當時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迺平津竟用其曲以拜相而江都卒以醇見疎然則所用非所養自昔然矣獨今之

世哉余悲陳君之兀兀遺經終其身無所遇而老
且窮也故爲之序而傳之貽同好焉

周胤昌集序

崑山周胤昌先生起家嘉靖庚戌進士而是時郎
署諸公咸抵掌而談詩其詩務極綺靡爭單詞隻
句之雄轉相勦襲爲名高其音響激越殊愉快人
耳以是海內少年爭馳騁之而胤昌浮湛水曹亦
以其詩遨遊諸公間顧獨不喜爲諸公之詩而時
時擁鼻微吟力追唐調其意要於自得不欲誇闕
於人人而平生又善病力不能苦攻或旋作復輟
即有所論著稍不得意隨棄去故人知胤昌之能
詩者絕少迺胤昌之自許愈益甚於世無所推讓
也當其興到筆飛天然溢發譬之幽花自媚色相
俱空方是之時爲胤昌者又何意於人之知不知
而况欲其附影希聲僥首居人籬下博一名高哉
若胤昌可謂特立之士矣獨其既沒之後篇章散
逸今伯子廷棟所收而梓之者僅得十之三四若
不足以盡胤昌之所長者於乎照乘之光取諸經

寸世之珍異寧在多乎古之人不盡暴其所長故
能掩其短今之人強用其所短故并失其長昔李
獻吉選刻吾郡徐昌穀詩初未嘗多於胤昌而今
之珍異昌穀者顧不厭其少而獨取其精由是而
論胤昌之詩知其必傳也已

西征集序

西征集者爲華亭馮元敏氏所著元敏故黔中督
學使也黔直中華西徼距京師幾萬里而元敏以
吳人往始取道金陵沿舒黃而上浮鄂渚陟天岳
放於洞庭之野逗三苗而窺二酉遂迂入於貴陽
而驚車延瞰幾周歷於羅鬼之墟矣而元敏所至
輒有撰綴久之積至如千卷而皆得之於鑣轡間
故以西征集云於乎自昔文章之士抽思揆藻
曷嘗不攬結山川之秀以擴聞性靈哉迺山川之
委粹類不在於通都五達之衝而瓌偉傑特宏選
竊眇之觀往往窟伏於窮陬荒裔又必待其人爲
之闢其大昏而宣洩其光明者若柳子厚之於永
蘇長公之於儋耳是也彼二君子者咸以罪去國

邈焉投擯疑無所事事於其官故得騁其修人之
隙冥搜幽剔務以抉露玄黃之秘而時時出其有
中之瑰礪互與之角嶮巖而凌瀕洞故其文章不
得不工由此觀之人之所棄固天之所啓也往元
敏之郎司馬曹也大司馬所策中邊機宜率倚辦
元敏屬草草立具無一不中窾卻大司馬業推較
於朝矣而旁有辟倪之者故天曹氏姑以文鐸
款元敏而仍播之於黔則修人投擯之地也其險
遠左僻視永儋不啻過之迺元敏意度灑然匪直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十

不以得黔爲嫌而顧幸以獲遂黔遊爲快即學官
廣屬非修人之施施漫漫者比而元敏才高更能
以有事爲無事能斥其造士之餘畧跋躑於深谿
蓁箐之間以恣其搜剔而所謂瓊偉傑特宏遐竊
眇之觀窺伏於窮陬荒裔者已盡被宣洩無遺巧
矣夫是以藻思憤盈而光恠溢出也向令元敏安
坐廟堂其耳目頤氣一無所感槩而第以空言泛
濫游揚於作者何當也然則文章之所由啓謂非
天幸哉元敏居黔蓋二年所會當徙忽一日念母

心動納符璽行矣昔王仲淹評騭文士之行於徐
庾輩病其夸且貪也而詆其文之爲誕爲煩至陳
思則美其深以典焉而本之於以天下讓而人莫
之知也夫夸者徇名故矜而傷誕貪者徇利故黷
而易煩人未有不泊然於名利而能以文章表見
於世者也若元敏者固以督學使讓而人莫之知
矣其文之不爲誕爲煩而爲深以典也獨攬結於
山川已哉邈柳蘇而上之吾不知其止矣

馮咸父詩序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二

十一

華亭馮咸父以詩贊余而求爲之言咸父方少年
所積詩已多至如千卷而以其言弁咸父之詩者
皆世所稱大人先生莫不矜其早成而歎其才力
之雄贍於是咸父之名日起顧咸父之所自得乎
詩者其意不在於名也昔仲尼刪詩歷商周之際
下上無慮數百年而詩之存者僅三百篇何其少
也然又不著其詩之所由作與作者之人豈其有
所缺佚哉迺說詩者因而補綴小序謂某詩爲某
事作而作之者謂爲某人已屬傳疑至紫陽氏又

從而辯證之斷斷然若寤寐孔子而得之於面承者似皆固於爲詩也聖人採詩第不過取其不詭於性情之正而有關於徭俗之大者以其依咏和聲可被之管絃使聞之者知所懲感而興以必爲善而不爲惡如是而已矣而又奚問其作者之人與其所由作也漢魏以來古詩樂府世以爲楷而輒歸之無名氏而唐人與裴迪酌酒詩或云李愔或云王維則昔之人固未嘗自估其名詩之存矣名於何有自名勝而詩靡矣靡生夸夸生關關生唐有補遺 文編卷之二 廣偏濫觴至今則有矯意安排而強相湊泊合詞剿襲而不厭雷同是何作者之紛紛未多於世也令世奚興焉興於儂薄興於誕幻已耳唐人詩莫多於少陵蓋其平生間關窮餓瑣尾亂離以其身一無所事事而用志不分故以死徇癖其詩不得不多今讀其詩若親炙乎天寶殘創之會而想見其忠愛惻怛之忱者何則以其性情境界舉歸於真也彼感無存歿而必八其哀寓匪夔州而亦百其韻此與添足吠聲何異而咸父之詩無是矣咸

父故出名家子自少遊就吳越佳山水既弱冠籍奏公車往來齊魯燕趙之墟而覽觀於宮闕廟朝之盛所接當世之大人先生咸願折行而齒交其經行酬酢瞻眺懷思意興所至輒形之篇什故其詩亦多而余所取於咸父者爲其彪發於鉛槧膏畧之餘而絕不蹈乎夸關偽廣之習殆工於求詩而不工於求名者語云霜降水涸天根迺見衷而斂之抑而精之咸父他日將自貴其少不貴其多而其詩之必存於世可知也

唐有補遺 文編卷之二 五湖釣叟卷序

別駕沈侯故家吳門其上世有漁隱翁者嘗傲陶峴忘家之意日乘扁舟往來五湖間爲勝國時高士暨入國朝子孫散處於攜李之武塘松陵久益繁衍迄今二百餘年侯始起家進士自陵陽令采貳於蘇領海防兵事間以詰戎之暇登楞伽諸山已渡胥口迂緝於東西兩洞庭過莫釐得縱觀於所謂三萬六千頃煙濤浩渺之際俯仰今昔莫一訪漁隱翁之遺蹟而人代滄桑業已湮沒莫可

辨識四顧翹慕有隱然不能自喻之於懷者因自
稱五湖釣叟以見志云夫古之以釣名者足侈而
譚矣若蒙莊所陳任公蹲於會稽之上投綸東海
者垂十年一釣而連六鰲或者以爲寓言不足徵
信迺磻溪之石桐江之絲則惇史之最著者顧其
人皆當窮阨無聊之日一則養晦以俟時一則高
尚以明志姑有所託焉而逃者也而侯之所處疑
非其時矣大宋之會需材孔亟侯值經營之年膺
封疆之寄急病攘夷方日不暇給而顧欲以釣自
匿何耶余知之矣韓退之嘗病中世士大夫以官
爲家夫官非家也而以爲家計則有溺而不止者
榮肥之念將何底極藉綸竿瀟散之致以祛柴柵
縈牽之累茲侯之所以自靖也磻溪桐江由出世
而藏用世之畧侯當用世而生出世之心其揆一
而已矣雖然有意出世者世不爲我出也有意用
世者世不爲我用也大道本虛善行無迹翛然天
遊泠然風行宇宙大矣江湖廊廟誰爲畛域侯特
寓言耳夫又焉知釣者之爲是而不釣者之爲非

耶道法自然其有以進是矣時吳中諸公各爲繪
事爲歌詩以侈侯之志而余僭叙其事如此

老子解自序

老子之書自戰國而下人多好之第其詞指宏遐
奧衍無所不該故解之者率如射覆至訛傳妄臆
流爲後世刑名養生諸家猶屬影響乃道家更矯
誣之推爲金書洪應之祖則謬悠極矣以是訾議
紛紛源流益舛唐之韓愈故挾小伎以詘大道疑
無足恠逮趙宋之世最稱理學大明奈何諸巨儒
互是已見喜於眇末千古而詆呵訕讓其訓老子
尤甚或謂宋人知德而不知道知誦法孟子而不
盡知孔子既不盡知孔子又安知老子宜其說之
牴牾如是豈其然與夫老子者衰周之聖人也當
其時文靡道敝彼已知中國之不可爲業向流沙
將避之以去藉令關尹不留之著書則身與其文
俱隱之矣烏覩所謂五千言哉固知五千言者非
老子強爲之也乃謂其以異端之教驅一世以盡
塗其耳目而導之於傾危權譎之習如宋人之所

歸以盡棄天下之實則又何貴於老子哉然則今人之推尊老子與宋人之詛老子其無得於老子一也予涉世久矣人心風俗日江河徙矣比於既老而蒿目以觀蠶吮在前能不益有味於清靜寧一之旨乎故暇取諸家註釋總括而折衷之以務求其是冀用世者攷證焉匪曰三代之治可廢也譬之療危疾者一匕對症其功不神於君臣佐使之全哉解成付申甥用嘉校刻之而自爲之序

世廟識餘錄序

卷之二

文廟卷之二

七

國家自二祖肇基暨於列聖垂統其間享國之久宜莫如肅皇帝蓋在位四十五年而一時文謨武烈咸稟睿裁更革變通超軼三五於乎盛矣顧後來纂輯國史祇據日報書之即事有徵信而微顯闡幽或無以仰窺神聖之秘何則世異人異自與親炙者有間也臣爲郎實當嘉靖中猥備侍祠之役每從丙夜後隨尚書奏對西內故聞上起居頗悉而通籍以前則因故老口授尤多採摭輒加劄記匪屬傳疑癸未歸田始彙而成集

視諸國史存考鏡題曰世廟識餘錄傳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以臣之固陋敢自列於賢不賢之間而千慮一得亦不過修飾其所識之餘耳傳諸副在昭示來斯庶幾獲觀嘉靖中興之業云

存介編小序

存介編者何徐子憂其悔吝而爲之詞也徐子杜門之日久矣蛾眉匿影妬安從生然而猶不免於多口焉是則悔吝之尤也昔司馬公居洛即兒童走卒尚交口頌譽之迺余老罹萋菲而荆棘之生顧獨在於士友間其平生之有媿於君實者多矣憎之不已患害乘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夫悔從內出吝自外至是非無常心隨幾動所謂介也介而弗圖其憂將大故輯與瑯琊公往來書記錄而存之因以存介名編抑之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言憂也

塵餘編小序

蓋聞道無景響語有真詮是故惟美斯傳得神而

解切磋比之攻玉臭味同於斷金機或可乘則束
緼因而收婦勢有必至則凭軾遂以下齊匪難棄
而醉心勝筮篁之娛耳雖老氏存數窮之戒在子
與垂旨遠之文顧我何知猥慙先覺徒以久生人
世破萬劫之紛紜兼之稍涉典墳總羣倫而是正
每披襟對客輒指事陳情或援古以證今無嫌同
異或用雅而變俗不廢談諧詞取達意爲工教緣
罕譬而喻偶欣一得鼓四座之春風錯擬三乘颯
諸天之化雨滋其見解從我逍遙於乎近道之言
歸有園稿序

歸有園稿序

歸有園稿爲余謝事後所著詩文如千卷蓋當萬
曆癸未歲余承乏大宗伯猥以職事爲天子穆
卜萬年之宮於大峪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

乘時當循易退之義蚤自引次者余妨路之日久
矣因感其言乃亟從闕下上書乞骸骨天子
謂徐某好官不宜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
勉留之而是時當揆者爲余肺附之親知余蓄意
已堅遂擬旨釋余負擔仍勅乘傳以歸人皆
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天下
事有外若相迂而內實相成者此之謂也蓋余既
去國而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擊繁與自是
以則加大矣以賤則妨貴矣以淫則破義矣如
是者十年朝廷之上不復見前輩典刑而當揆
者亦揀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位矣而余方處海上
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葵釣鮮之餘惟肆志
藝園以快意耳豈老臣忍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不可磨也是歲辛卯余年
七十矣其冬忽嬰疾第沉沉而臥了無痛苦至
明年壬辰九寐而無夢者越九十日即平生所患
痼嗽宿疾盡以除去而雙足愈健自是所居益深
日端坐一榻不復窺見外客惟偃仰海曙樓中家

設三餐獨中餐略沾腥氣其旦暮二餐俱純用齋
食即盤盂之數亦有常度蚤眠宴起習以爲常余
素不諳導引之術而此若有默授之者及取鏡自
照則肩背雙耳之毫視前已長出兩三寸矣豈造
物者真欲毆我於埃壘之外哉而是時有鄉里一
二少年偶無故而見陵者甘之無端其出無據彼
固不知其所以施余亦不知其所以受人皆大駭
之余笑曰此豈仙家所謂八難九苦之類與而余
杜門之志益固矣兒子謂大人雖絕意於詩文而
故稿未可弁棄之也乃命收拾之以付小火而又
作是序

歸有園稿卷之三

文編

序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奉贈申母王太夫人六十壽序

王太夫人者爲今相國少師中公之後母也少
師貴膺一品封綸綍輝煌耿燭寰宇疑天下之
爲人母者無以尚之矣是故居有帔霞紆王之
榮享有尚方水陸兼珍之奉豈不誠稱顯休隆赫
哉顧太夫人獨厚自貶晦則不翅荆布藜藿之歆
然也蓋其天性醇一絕無浮艷其治家斬斬具有
型範寧爲嚶嚶母爲嚶嚶往歲就養京邸少師未
明而入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外問無恙不旣
盥而退朝必肅衣冠而詣寢門內問無恙不于
于焉而承之色屬屬焉而聆其聲欬左右周旋必
得其愉快而後敢就子舍如是者以爲常太夫人
不曰非其所生而字之有所假借少師不曰非其
所生而事之少有失墜其母子之間慈孝天至閨
帷秘密即中朝士大夫或不能盡悉其幾微者居

久之太夫人忽一日心動有粉榆之思少師既挽
留之不可則遣其子武庫君護之歸其遞遽所經
異時有司嘗築外館豐行厨盛共張躬負弩矢而
迎送之多擬非其據以候相國之母乃太夫人之
行即前故道而饒騎寂然雖自燕徂吳奄歷幾四
千里而竟間無一人知之豈其適若氷炭哉則以
暄寒之趨別而張翕之勢殊也逮入里門益復捷
戶鏑局戒蒼頭母得闌有所出入惟日課諸女奴
各拮据生理嗶嗶織作之聲至徹晦明寒暑無間
以是其家門屏蕭然不異未遇時而少師因得安
意佐理無絲毫內顧憂以太夫人爲之嚴君也昔
公儀休爲魯大夫而去其家之織婦儒者謂其遠
絕民利輒述之以爲美談乃敬姜之績文伯止之
因反覆民生勞逸之故教其子以治魯斯二者何
其說之逕庭若是哉嗟乎使織婦而可去也則卷
耳之采締綌之爲且以身親之而見咏於周南者
大都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雖閨媛之細行而王化
之基螽斯麟趾之祥實於是乎出不以其所見者

尤大而所及者愈廣乎少師之晉首揆事今上
已匝十年所矣而方內又寧百姓雍睦安攘底績
疊孽不生者其道何繇哉則以安不忘危遜而善
下畜積深而谷茹大所漸被於太夫人勤嗇之教
非謗謗故也樛木之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婦
人非君子也以有君子之德則君子之矣若太夫
人者當顯休隆赫之時而不忘荆布藜藿之舊誠
無媿於周南之所咏故能不逾闕而訓行於天下
天下方怙之以爲大母樂只之稱福履之綏咸歸
之矣其既壽而康川至日升所以食少師之報者
寧有既乎歲之七月廿有三日爲太夫人六十之
降而少師遙祝於朝其二孫用懋用嘉偕諸姻
戚拜舞於庭下爲鄉邦盛事謨忝附葦葭之義宜
跽而稱觴焉爲之祝純嘏如此

熊慈母楊太孺人壽序

楊太孺人者吾邑令熊侯之慈母也慈母居八母
之一以非其母而字其子有保護之恩焉故均之
爲母也獨以慈稱云始侯之嬰而小孩也即失其

怙恃榮然幾無所瞻依矣而其世父封鴻臚公者抱之以歸而是時楊太孺人方侍巾櫛於鴻臚公之側則以侯屬而乳哺之而太孺人故未有子而字侯以爲之子凡所以恩勤而顧復之者不異其所生即侯亦不知其所從生也此太孺人生四十年而鴻臚公見背侯之頭角稍稍露矣則益復舍辛茹荼以黽勉於侯而冀之成立其膏肓之課暑祁之感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者乃侯亦惴惴莊太孺人訓母敢少自縱逸以故不三數年爲諸生又不三數年而舉於鄉連舉進士而姻黨間卒無以侯非太孺人所生告之者此錫科籍奏之天府業母太孺人矣其後受選之嘉定則奉太孺人於官邸迨逾四年初滿一考上最於天官氏例當推恩所生 貤典行及之矣而太孺人始向侯語之故且曰吾非汝母也所以厯一生以字汝者爲汝母代之勞耳茲 朝廷大事敢不明言而令媼冒非分之榮汝昧本源之思乎侯乃慨然歎曰嗟乎微太孺人則不肖何以有今日微今日太孺人

之言則不肖其空桑中人哉因念無以報太孺人怔怔然豫而不能決者累日則過而質之於余余曰分以微名恩難掩義夫寧從太孺人之令哉侯乃請於 朝天子俞之遂下吏部更正而 褒綸之錫象服之優悉歸於所生矣於是邑之學官暨諸弟子咸嘖嘖稱太孺人卓然有丈夫子之氣而思以慰藉侯所以不自安之心乃謁言於余余諭於衆曰是舉也太孺人有四善焉存孤仁也閑家義也遜封禮也始終不渝貞也仁以衛之義以則之禮以成之貞以幹固之四善集而婦道備矣此豈可槩望於小星之賢哉古今稱閨媛之秀者疑莫如公甫文伯之母以其世席寵靈馴習有素故能辨土之肥瘠與民之勞逸以教文伯而文伯卒有聞於魯若太孺人固荆布之儔而妃匹之亞也其治內之政縱不聞於外而侯之爲嘉定也能以豈弟之德羔羊之節宜於其民而民愛戴之謳歌之甚於文伯之治魯則太孺人之所以培壅土相勞民而教之侯者視文伯之母又豈多讓哉即今

未得與於 恩賜之數而養志之孝辭其名而居其實矣其所享寧有既乎時值太孺人六十之誕則共躋公堂而爲之壽侯入而告諸太孺人于于而觴祝之世固有不爵而貴者知太孺人之心樂也

贈金外姑沈太孺人八十壽序

往學謨領二千石於荊州而吾金夫人生二十年自崑山來歸因相隨之楚瀕行而辭其母其母囑之曰夫子治外室人治內中饋之事汝敬承之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八

不令蒼頭輕閤戶外有所乾沒蔑賢太守之令名夫人唯唯共命惟謹以是終三年而內外無纖毫之玷缺則夫人之力而外姑沈太孺人之教也自後敎歷所至其囑如前而余竟以功名顯得荐服大僚冒 天子之寵榮而夫人亦累膺褒貶之誥敢忘所從來哉比余請老而還其鄉里已屈指垂三十年事而外舅濱州公尚無恙外姑亦逾七十而筋力加健日周旋於濱州公之側未嘗見其有倦容則爲之嫣然喜而歎二老人福德之無量

也居無何而濱州公棄諸孤矣蓋年九十有一云而外姑猶裹毀骨立水漿幾不入口者逾時亟督促諸孤營葬之而自輸其所費比葬畢而朝夕上食則相對舉案儼若平生君子以爲有禮至其不受子婦之養煢然魂處第日課女奴緝紡以給燈火熒熒徹昏曉以爲常則其至性固自有天植者是歲庚寅行開九表矣而顧髮如漆目光猶炯炯射八佛家所謂壽者相也歲之九月十八日爲其設悅之辰諸子女相聚於庭請介萬年延祝外姑辭之曰兒不知吾爲未亡人乎而烏用是斑斕舞也霜露濡矣益滋吾地下之感耳諸女彊之不得則以質之於學謨學謨蹠而惠之曰禮緣人情情之所不安則禮之所由起也喪三年之內不敢請也喪三年之外不敢不請也矧九表開而大齊至矣爲時幾何而令愛日之私忽然不加之意則何以生子女爲也且幽風之躋公堂稱兕觥常在禾稼旣同之後是歲歲爲其長老壽也乃今俗率十年而一舉之已希聞甚矣適十年之期而復過

佚之於禮當乎於是外姑之顏色稍展勉下堂而
就一爵而諸子之子若女若女之夫諸女之子若
女若女之夫暨本宗之子與外姻之疏屬若黃童
若白叟咸跋跋而來思以覲壽母之耿光而獻酬
交錯遂勃不可止而邊豆大房賓從雜列無慮百
數十人於乎何其盛哉昔魯僖君主一國其威靈
氣勢自足以馴攝其邦之大夫庶士故能致燕喜
以成壽母之名而詩人歌之也乃金氏自濱州公
第以力田孝弟起家非有名位之顯赫而其家之

續有園稿

木編卷之三

人

子孫世繩其武絕無統綺之習無逸遊之好故其
居前後左右偏於勢室爲近市必爭之地而恬熙
雍睦晏然相保即勢室屢徙而建抱彌遐傳世以
來鞏於磐石此豈直濱州公之遺哉而吾外姑之
勤敏精密亦可以稱嚴君也獨燕喜一時之慶矣
乎所謂俾爾熾昌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蓋於金氏卜之矣

贈憲副袁先生七十壽序

長洲袁繩之先生自弱冠起家建於疆仕則已致

浙江憲副事而歸其鄉且三十年而當萬曆戊子
是歲正月十四日爲先生七十之降而其倩唐生
正聲屬余言願述先生出處之槩以暴於世而介
萬年之觴嗟乎予之言何足以重先生哉顧今之
人不知世有袁先生久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先生非生而頽然不任事事者固當耄睨之
乎因憶嘉靖中嘗與先生比肩而事肅皇帝方
是時幃幄用事者頗以氣焰炙人人爭附麗之而
吾鄉尤公瑛唐公愛張公任暨予與先生五人獨
屏居長安東里矢相匿景於車塵馬足之間而率
負其奇各開口而論天下大事至於中宵竅當名
實則恒推讓先生而謂其才異日者可當大用迺
今恍惚三朝時事數易而所謂前數公者多相
繼淪謝第予兩人存耳而先生名位更齟齬於時
卒不竟其才而止則國家之所以用人者可知
也才難之說即孔子記之矣蓋匪生之難而用之
爲難匪用之難而知之實難大都等之爲才也大
治之世易見也故喜起歌而元凱登大亂之世易

續有園稿

木編卷之三

九

見也故攘奪起而韓彭奮若夫世不大治亦不大亂則士大夫方酣暢於宴安之適莫不自謂爲才高者釣奇卑者詭溷輒徒手而取人之富貴易耳而非常之士既不求人之知而人亦莫之知也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比比然矣獨先生哉始先生釋褐紹興推官以精嚴用法爲名司理晉膳部以寅清佐大宗伯典禮爲名郎其守荊州能先修百姓之急以馴伏悍王有豈弟神明之稱而最後備兵溫處也適倭人內訌屢奏首功不媿文武之爲憲方兵興之際南北需才甚急正先生自見時也苟有以度外知先生者順風而噓之將搏扶千里何所不至迺竟坐註誤失貴臣意一斥不復遂令弛然自放於陽山之麓五湖之濱而少年磊落不羈之雄第日與酒人博徒互爭氣槩於寬閒之野而坐費居諸以迄於老烈士暮年亦足悲夫顧先生才高而志逸即顛倒林穀雅不爲造物所窘當解組時探橐中裝無一錢携也先生更於飲博之隙輒陰斥計然七策之二以默施於家

即十年不能三致千金而其家亦用以饒裕比於旣老則杜門却軌不復與賓客通謁即郡邑大夫亦罕識其面昔先王養老至厯天子之身爲老者饋漿執爵何其隆禮一至此哉夫亦矯人情好少之偏而釋高年多辱之垢不得不曲爲之防耳今憲老乞言之事已廢於世而黃耆之徒顧欲超起濡忍僕僕然以甘下其少吾不知其何所爲也然則先生又能以無用爲用而鄉之典刑於是乎在其亦卓偉也哉爲作是序

歸有光

大儒卷之三

七

贈別駕顧君夫婦雙壽序

崑山顧君舜祥蓋與余同爲金氏館甥云世廟時嘗同宦於楚君領蘄州別駕而余守二千石於荊州荆與蘄東西相望越千里而遙也期會之使歲常絡繹於道自東而西則余問君之所以治蘄自西而東君亦問余之所以治荆意氣相許斷斷如也而君之夫人故於姊妹中年最長天性最友愛字諸女弟如女迺諸女弟事之亦如母而余家內人以遠父母而瞻其姊於官也故嫵婉尤倍常

時而輒以雞鳴相告戒也故吾兩人競能黽勉於
職事頗不爲荆斬人所厭薄而崑山人亦以是誇
金氏門楣之盛居久之予以誑誤解郡而君守致
其事各歸於鄉里俯仰今昔忽二十五年所矣而
所謂二十五年之間予幸再起逡巡仕路而君竟
堅臥於家能斥其餘力與夫人一意教其二子君
以嚴督而夫人以慈諭若樹稼而穗蒙之以俟豐
年而二子者亦式克邁厲遂相繼舉京兆進士癸
未同上春官而予方知貢舉見其翩翩然來也則
孀然喜動顏色因念造化乘除之理畸於彼者或
贏於此以君之弗究於世宜其有子爲之似續而
義方侶後則余赧然慙之矣會是歲季冬之望值
夫人七十初度而君之誕即後夫人數月亦介杖
國之年而金氏諸小舅欲合享其姊與其姊之夫
於一堂而觴祝之而屬余爲之詞余惟詩三百篇
國風正始於夫婦關雎尚矣謂其婉盛美而端化
原和氣鍾之周祚所由啓也螽斯之振蟄蓋其驗
矣下逮列國淳漓朴散乖刺興焉以綠衣則戾矣

以日月則怨矣戾與怨俱而妃匹之際有安其位
而得其常者乎夫是以陰陽舛錯而壽命之期有
不能齊之而使一也即偕老之祝詩人屢形之寤
歎而率皆且然未必之詞矧夫嗣關雎而兆螽斯
於以趾振蟄之麻而揚光裕之烈若君之夫婦童
年授室白首齊眉琴瑟諧鳴墳簞迭奏蘭玉之輝
照暎榆景求之於輓近世誠難乎其儷矣詎非人
和旣翕而天地之和應之乎宜縉紳侈之以爲美
談也顧於崑山爲衣冠舊族自文康公以忠厚貽
家詩書之澤幾湮而空振者數矣今其裔孫同時
舉京兆者凡四人而君家實占其二然則復始之
會寧待五世哉異時科名位望焉知不有繼文康
而復出者君與夫人眉壽方未艾也行且俟之矣
爲書之作雙壽序

徐四老七十壽序

吾嘉推閭閻之舊必首先徐氏蓋自中丞公父子
相繼以進士起家迄於今垂百二十餘年傳數世
而衣冠不絕即非衣冠而高年子孫長裾大帶褒

然於里巷間言論舉止敦龐樸茂雅不失故家喬木之風若余所善徐四老者則尤其族之白眉也四老生而炯目飄髯豐頤大耳故符平佛氏所謂壽者之相而爲人坦洞無他腸人與之處若飲醇酒既醕而忘其醉則又默契乎養生家專氣致柔之指以是行年七十而婆娑容與動似嬰兒詎非天假之年以厚衍中丞公長世之澤者哉昔春秋重世卿至於晉欒郤之後夷於阜隸蓋慨然傷之矣而邇其殃咎之自則始於怙侈由此觀之富貴福澤雖造物者持之以厚人之生而不爲之擢裁愛養直飄風驟雨不崇朝止耳其何能久予去中丞公父子當隆赫時其爲長者特甚更以邑中土硯稅重矢不欲廣市田業貽子孫以危故今之爲子孫者僅聚廬相守生作自庸若常處於不足之地則不得不藉詩書爲樵蓁計其進而仕者亦稍稍見饒給廼布衣窮居以無征發故力政不過其家以無爭鬪故終其身絕迹於訟庭人各美其衣甘

其食而晏處超然能自佚其老於太平之世若四老者其祖宗之詒謀固不可誣也譬之山下出泉初不見其震噴騰滴之勢而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其源愈細而其流愈長也然則四老之以餘泉爲號者義不有所取乎自余童壯之年嘗讀書於其家之懷石山房是時四老纔勝冠耳旣余壯而有四方之遊比遊倦而歸老於鄉屈指已五十年事偶一至曩時讀書處其山房之叢桂扶疎芬馥如故迺知日月無窮荏苒易得而余於四老俱幸

無恙數與徜徉於枌榆之隙于然樂也獨惟其家久無以科第發者而四老之伯子方以明經都授弟子以其學取科第者幾一頃其屬也烏有能發人而不能自發者乎傳曰公侯五世必復其始今以其期考之則過矣復始之業事在伯子余將爲四老卜之而中丞公之澤當益大以遐也作是序

贈秦少說先生七十壽序

海上少說秦先生以是歲八月某日爲七十初度而其鄉之縉紳若方伯達公輩將觴而祝之而謁

余爲之辭以余知先生之深也蓋當嘉靖中先生以計偕來京師時余適承乏禮曹與之邂逅焉先生丰神秀朗音吐清越望之知非埃壘之士其後先生通籍爲大行人爲御史乘驄露簡其氣勃勃可畏已爲用事者所不悅出僉浙憲其持法峻整有甚於爲御史時則又播而爲州郡小吏而余嘗遇之唐鄧間患之少自貶損而先生終不肯利方以求合以是其志終不得少行遂投劾而歸歸後數年而余亦謝事還其鄉里先生歲乘扁舟浮吳淞江而來訪余於祁水之上與之叙契闊道疇曩已忽忽三朝事何人世之迫促而日月之荏苒也先生雖長余一歲而觀其丰神聞其音吐視三十十年前略不見有絲毫異而余之齒髮則衰憊甚矣豈先生故習於鍊形固氣之術而致然耶抑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耶今之談養生者類宗柱下乃柱下所謂五千言其在皆所以拱造化生出之原而推極於人事因應無窮之妙是故可以治身可以治國治天下何嘗專論養生也乃其所甚惡而

深戒者則在於生生之厚夫厚其生者匪直服食遊居備極豐腴之類即留心黃白妄意冲舉凡求以益其生者皆是也故曰生非愛之所能養身非愛之所能存顧他日又曰長生久視亦有其道道之云者即孔子仁壽之說其理固然而其事未必然也夫亦曰命也有性焉以壽爲性者必以壽爲命性至而命不至焉十之三而已性至而命亦至焉則十之七也昔之最壽者宜莫如柱下而其道可推也已余嘗觀先生之進矣與朝廷爭是非與宰相質可否蓋斷斷如也故議者以爲銳余又觀先生之退矣支離之與處臃腫之與嬉蓋煦煦如也故議者以爲隨而不知先生之銳非自折也將以其身爲天下用則不復以天下私其身先生之隨非自濶也既天下無以容其身則亦以其身藏天下故曰丈夫得志則駕不得志則蓬累而行順陰陽之宜而不拂其性酌盈虛之數而各當其時故其神無卻而精是以不汨其氣獨完而形是以無敝先生之官柱下也而其道猶柱下也則生

之之長視之之久亦柱下耳由七十而進之又鳥知先生之所究竟乎嗟乎人壽之難匪難於今之世矣卽幽風天保常以是祝之君親而得數之多顧每屬之畸窮困厄之輩而富貴者輒不得與焉則齒角之分定也先生雖不得志於時亦稱富貴人矣乃其後來所亨竟竝躋而無得之豈不尤難哉故余旣重諸縉紳之請而於先生不靳其言以此

贈蜀左史子完龔先生九十壽叙

吾邑龔子完先生旣罷蜀左史歸其鄉八年而當萬曆己丑先生已進開九袞矣而其聰明彊健尚能與壯夫爭氣槩客至飲酒則樽蒲陸博諸行酒具雜陳於前當其酒酣興溢呼盧奪雉之聲往往徹於戶外不夜分或達曙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客曰先生勞矣盍請息乎不應而語以門外事即昏昏不欲開明於世若遺之也而少年頗疑先生之所爲則間以質余余輒然曰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固宜其然矣而不聞先生少壯時之所爲乎先

生固沉毅彊直人也事輒信心而行已之所是人以爲非先生不爲之俛已之所非人以爲是先生不爲之仰父故長者以不訾省數負公帑而先生始辟公車視其家罄如也業窘無所之矣乃日夜苦心曲爲之營幹凡彌縫於難危迫蹙之際者數年卒不貲於人而逋責辦具閔若鬼輸竟脫大人於難人以是謂先生爲孝子其計偕時同舍生兩人嘗先後沒於客人或懷疑却顧先生獨哀臨其側親爲之周舍殮以還其家人以是謂先生爲義士其爲詔安龍南兩邑令俱屬盜衝始詔安山海之賊挾倭而關先生躬擐甲而爲之內捍外禦計無餘力忽一夕賊劫其少子去先生屹不爲動旣徐伺賊間殲之而奪還其子倭懾先聲尋遁去而會虔中適有三巢之役其督府上書於朝願借先生於龍南而龍南之首負固累世數首鼠以嘗我先生至故示之以腹心時策單車入其窟與酋同臥起令其不疑乃相約納其歲輸因款附其質子其後三巢次第剿平則以先生爲之地也人以

是謂先生爲文武之吏夫以先生所爲若此當是時有亟爲之推轂者令遽會廳起陳力宣猷其能爲國家備緩急無疑而乃偃蹇賊中垂十五年而先生稱倦遊矣比萊州需次天曹郎多後來無復檢括先朝事者而先生遂不免有萬里之行即蜀爲高皇帝寵子所都其提封沃衍諸從官體貌崇重不與諸藩埒乃悠悠曳裾日隨諸侯王以衣食於租稅而平生所注厝顧使之抹燬幾盡豈其心之所安哉故浮湛久之而先生拂衣歸矣歸而益自杜門偃仰一室已絕不作殷中軍咄咄書空狀而第以去鄉之日遠撫時觸事不無江河之感而求以息陰避景則不得不自溷於飲博間以苟同於時俗人之所爲夫亦自信其心有以爲之而無以爲也昔老聃氏不嘗爲周柱下史乎暨歸流沙留書五千言則諄諄於和光同塵揣銳解紛數語學孔子者或鄙之然以之處穢俗防衰世其說烏可少哉故曰道大似不肖先生之學已識其大者夫是以其精混而不淆其神運而愈王可

以保身可以長年而知先生之壽未有艾也鄉之諸大夫士曰善乎子之陳說龔先生也而是月十二日爲先生降日請書之爲祝嘏之辭

贈梁封君壽序

往余守荊州既三年坐持市租忤景恭王指投劾去去之日荊州諸父老猥不以余之無狀相率攜其家之旄倪爭以頂支輿板而送之沙津之許無慮千萬人而是日爲之罷市余諗之曰此三代之民心也奈何世無三代之吏治哉而第以虛糜重辱諸父老則赧然慙之矣自後從家再起凡迂轍於江漢之郊者又十有九年而逡巡跋涉遂馴至大僚則皆以荊州爲之發軔也今幸老歸其鄉矣而翹蹇瞻矚夢寐懷思固未嘗一日釋荊州也蓋屈指業垂三十年而所謂三十年間異時諸父老長子及孫豈無取科第顯融於時者乎儻然遇之與之陳說故事庶以識余并州故鄉之感而願莫之遂也前年聞梁侯自江陵來爲潤州司理潤州去嘉定越五舍而遙聲聞未易具達而余又以

杜門故未得扶杖一謁司理常以爲嫌今年冬司理承直指檄將有事於吳東而吳東諸郡縣若太倉韓侯崑山呂侯嘉定熊侯次第負弩而逆諸境上且以司理家有尊人稱封君者春秋八十一高矣而蜡月之廿有七日適屆其懸弧之辰圖觴祝焉而屬余爲之詞嗟乎若封君者豈嘗扳送余於沙津之滸者耶當是時計封君之年僅逾艾耳今見司理取科第顯融於時於吳人儼然呼大父母矣何日月之荏苒而余之凌迫於衰憊又可知也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七

七

而三侯之言曰封君者故衛之汲縣人以父爲沙市巡徼官既任滿而沙市之民德之因留家不去故今爲江陵人自少雅慕豪舉善騎射不爲規規瑣屑之行中歲隱於賈四方之爭時者必歸封君以聽其質劑晚更絕葷酒嗜無生家言泊如也絃非布衣之雄乎以鬱而未發乃竟驗白於其子而其子之爲司理吳人稱其宅心恕而用法平凡經其讞鞠者類自以爲不冤則又其素教使然宜其附青雲而享有遐壽同所從來哉夫荆楚都四方

之中長山大川風土佳曠故昔之豪賢往往視爲樂國恒願託迹焉若王仲宣杜少陵其著也顧其後未見有顯者乃封君得司理爲之子姑無論江山文藻追軼後先而異日者躋膺仕勅鴻伐鐘鼎旂常光掩僑籍即沙津櫛壤將倚以爲重而司理父子之榮名寧有既乎予不識封君姑以三侯之請得藉手以報沙津之役而因以謝諸父老曰太守無恙尚能爲渠封君作壽序云

贈唐母某太恭人壽叙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七

七

昔者三代盛時王教大行羣生罔遂匪直陽德茂也即閨媛隱側具能以聲聞徹之天子若二南之始風於閨雝鵲巢尚矣而其他閭巷謳吟率不越乎筐罍錡釜房帷床第之事至爲瑣屑而輶軒之使猶得採之以貢俗夫是以婦人之善無微不章也周衰而王迹熄觀風之典缺如矣其閭巷謳吟亦不復作即有敬姜文母之賢第沒沒終其身已耳烏能出閨闈而風行四方哉而或以其夫與若子之貴也貴而且賢也其功德施於民而民尸祝

之而社稷之也夫然後推本其襄助之由儀刑之
自而朝有褒綽野有頌歌此太史公所謂附青雲
而施後世者亦僅僅罕觀矣乃余觀於吾郡司理
唐君之母常誥封恭人今稱太恭人者詎非彤
史之選而國家所藉以維繫世風者哉始太恭人
以潭州右族來歸於司理君之父大參公當是時
唐氏故饒而太恭人更以勤嗇佐之於是唐氏益
饒而大參公賴之以歆歷中外垂一十年所在焯
著聲績而卒以廉明顯已大參公遽棄賓客而唐
氏之門閭寢寢墜矣而太恭人籍大參公之遺益
黽勉司理君而夙夜之至躬紡績與之共膏火而
相課而司理君遂逾弱冠而成進士出襄大郡儼
然融顯矣而唐氏因復其始太恭人以一身劬勞
兩世而目擊於盛衰之際其締造之力可知也以
故司理君時時以爲念而所部州邑諸大夫故德
司理君將爲太恭人稱萬年之觴而無以爲之辭
則徵余而屬筆焉而余故楚之輜軒使也宣昭令
聞固其事矣則何辭以張太恭人哉夫潭州介洞

庭衡嶽之交密邇江漢其長山大川風氣鬱積磅
礴而流行其神秀所鍾必有據其幽而發其邃者
則大參公父子駢映後先足當之矣而太恭人之
所以締造唐氏者肅雖慈儉誠無媿於敬姜又母
之風陽德茂而陰教行地靈之會其所從來不既
遠乎而抑予又聞之刑獄者生人之大命係焉而
昔人嘗以其用法之寬猛占知其身與家之興替
而司理君之爲理也望之恂恂儒者而其中介然
施之謙鞠一歸於平而過從其有疑從其輕則大
都長者之所爲也吳之人業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矣假令于定國之門可驗而司理君獨不能怙太
恭人而益之算乎則爲之歌南山之詩而太恭人
始爲令妻終爲壽母日見其子于于焉饗殮於其
側而坐享眉壽於無疆其燕喜宜何如也則以閼
宮頌之可乎諸大夫曰善而是歲三月某日蓋當
太恭人六十有二之誕而因以其辭進云

贈楊母太孺人壽序

國家以科貢二途取士士占其一途者皆可榮其

身以漑及其親乃貢途之跋躋視諸科目其難難十倍蓋自諸生而餽於廩舍又自廩舍而薦於南宮已不知其歷歲幾何比需次而得官則其年常在古人彊仕之餘與命爲大夫之後當是時即有升斗之養其親能待之乎以其不能待而間有壽而獨存者則希闊之遇也茲固孝子之所必矜而愛日之心所從生哉邑博贛榆楊君始貢於禮部余方在事而是歲同赴公舉者凡千五百人有奇而楊君在衆中固未深識之也其後二年予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書

楊君

恩賜歸鄉里而楊君來爲嘉定校官見其衣冠甚偉充乎其隅而鬱乎其居其人類有道者因訊其世知其家有老母在春秋若干高矣非所謂壽而獨存者耶則同時千五百人所不能盡得之於楊君者也不誠稱希闊事哉乃楊君居常悒悒若以去親之遠爲嘆者蓋贛之於嘉雖同隸南服而相距在江湖千里之外楊君以一校官之力其勢必不能携親而逆之養宜其飲鬱於懷無以自解也會今年二月某日屬其母設悅之晨而諸生張某

輩樂楊君之教圖所以遙祝之將娛其母以攄揚君之思而丐余爲之詞陟岵之詩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此孝子行役思其母而不得見故登高以望因想像其母之所以眷囑其子者尤無已也夫皇華之使銜命而出即簡書可畏而至止有期非若居官守職其遷徙不可以歲月計也乃其母子之間相念而相戒者猶諄諄於上慎旃哉之一語慎之云者即孟氏守身事親之指也彼行役且然矧今無數譽髦之責方屬楊君顧當怠於所事以貽其親之憂乎乃楊君之爲教不數月而士心嚮往焉已蒸蒸如是是真能不失其身者矣其母聞之未有不暢然而愉適者也藉令楊君少年博覽科驟躋騰仕或怙其寵靈無所顧藉即日羅親之側啗以鐘釜飾以袞繡祇益其戮耳若楊君者知其必爲此而不爲彼也而聚順之本引考之原固於是乎在宣氣導和其母之壽政未艾也觴祝之愷奚必周旋阡陌然後稱孝哉揚君勉之而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書

楊君

作是序

贈沈六丈六十壽序

余自請老還里中暴足匿影思得故所往還者爲
世外之游而間求故所往還之人銷滅殆盡即鄰
吾而居者亦多轉徙它去相望數室之內獨沈君
碩卿家宛然無改其舊耳而兩家兒子更以意氣
相傾洽文枕之漸摩飲食之徵逐無朝夕間也以
故君與余更以世講故最久最暱會是歲八月七
日屆君六十之降諸游君父子聞者謀所以壽君
而介余見以文請因憶嘉靖中余與君之伯氏侍
御公同舉進士繼有姻婭之好當是時侍御公兄
弟三人而君爲其季方以英年游庠序余視之蓋
駢肩輝映不相亞也俛仰今昔詎意遂成四十餘
年故事其間浮湛聚散所謂銷滅而轉徙者亦理
所固然而今且見君之開七袞而余益老且憊矣
君爲人身長玉立廣額豐頤謙飭而雅醇坦洞而
無它腸其言恂恂其躬若局春而無所容蓋縻縻
德讓君子焉沈氏故江東吳族至侍御公復振之

稱隆赫矣而鄉之人凡陰相炙附者其德色可覩
而君獨闇然居約能不恬籍寵靈以薰灼其間里
逮終侍御公之世外侮焚起而仲氏竟以訖言罹
虎冠之厄爲深文所中君爲之力居其間傾囊急
難曾不少吝故怨家亦無有睚眦君而聞及之者
人以為長厚之報然君自是稱倦將矣乃斥其緒
餘一意訓督其子已諸子並翩翩以文藻聲起士
林則君因謝去諸生而閉門簡出塊然燕處于一
室之中日惟口授諸孫句讀而已非造其門者或
經月不見第與余彼此數以壺觴相餉而輒作其
堂見隙序之除以索也童僕之隄以肅也家庭父
子之相顧而于于而處洩洩而樂也與諸孫之繩
繩蜚蜚斬然頭角之爭露也余蓋有私羨焉而君
獨歛然其自視也其肩可察其語終不能舒也若
有甚不足于中者余殆不得而知之矣昔老氏著
書視世間萬有一歸於無故用持盈揣銳之說以
防世械而至論重積德則以根深柢固爲長生久
視之道蓋處世引年理固一而已矣迹君前後異

時饒乏異勢而均以不自足之心處之故無盈可
持無銳可揣已深得手不辱不殆之指而善建善
抱之德施于來嗣培深而積厚固宜其家之用昌
與其身之可久而福澤綿遠所從來哉抑余有以
進于君者夫禮五十而始稱壽而又加之十年則
甲子之一周也人之盈數也躋之而七十則古稀
矣又躋之而耄耋而期頤則大齊矣稀與齊從其
所不可必而古人得之以爲幸也君少歷於富貴
而晚適于康寧其見在之年姑無論他氏即較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之伯仲已過其曆方形完而氣固色澤而神王天
錫難老其爲稀與齊之數已不待言而蘭芬玉潤
交映庭階當必有趾侍御公而上濟其美者而門
祚之庇知益大以遐也乃君之心尚如曩之不自
足焉是反失乎老氏之無而適執乎世人之有矣
此胡然而然哉請歌唐風而執爵焉蟋蟀之詩曰
今我不樂日月其惜君固良士而瞿瞿而蹶蹶也
者而易不爲休休乎諸君子曰徐先生之言進于
道矣請書之以爲壽序

歸有園稿卷之三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王

柯成名

三月

歸有園稿卷之四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

南還記

余之投劾還山也蓋亟承俞旨仍勅乘傳以歸頃年大臣去國所不能盡得之於主上者人謂庶幾有始終云先是上將穆卜萬年之宮於天壽山詔禮部舉群臣中有能諳曉堪輿家言者疏名以聞余地舉納言梁某應詔而梁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一

年

者因陰挾其術從中貴人干進比入山則好與諸堪輿家競短長幾於攘臂而故擇其地之尖削僻輿者自繪八圖以獻而附之說謂長景二陵葬非吉壤致仁宗短祚英宗北狩殊恠誕無當縉紳頗傳之以爲笑余方悔舉非其人又恐其彊執已見令他日是非靡定必勞萬乘數出所費不貲稍阻其銳覆閱之役不復奏之同行其人不勝慙恚遂上書螫余上惡其陵肆奪之俸三川余不復置辯第疏請求去而已上不允已復

疏復不允尋謫駕詣天壽山上周歷諸堪輿家所開奏地已降勅其以大峪山爲壽宮則從禮部所公擇也暨迴鑾加恩有差而梁獨不與度無所容則愈益惶恐會部覆書院疏咈言者指而梁黨因嗾之上書以速余之去而上意猶逡巡未忍遽去余也令張司禮宏赴閣取旨而當事者揣梁有與援脫於上前有所聞及禍且滋蔓竟擬今旨以曲示保全云是爲萬曆十一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十三日余始陛辭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二

王

是日適有謫梁者上素怒梁狂謫且其術亡驗即傳旨褫梁官更錮令勿再用似重惜余之去者命下外庭無不手額頌天子明聖而當事者亦自是釋弩影之疑矣十七日余始發都城是日雪後微晦太宰楊公巍合九列諸公錢之宣武門外故事九列去國則居者出餞於郊而頃年以惜費故多廢不舉迺行者常負氣亦悻悻去而楊公特爲余復茲曠典余亦雖然就諸公判袂而楊太宰暨少宰沈公鯉南大司徒魏公學曾大司寇

同年潘公季馴大司空楊公兆御史大夫趙公錦
成國公朱公應禎又各自有專餞而同鄉分郡分
縣之餞亦近來所未舉者而太常以下諸卿貳則
例不舉餞與門生故吏揖別於道左者輪蹄填集
不可勝數故都人指余之去爲榮最後禮部之公
餞設於慈恩寺之西方丈余與新宗伯陳公經邦
少宗伯高公啓愚朱公賡暨諸郎吏交拜而別而
寺僧出供清茗因念往年入貳司寇時常主其室
今交睫五寒暑見余之倏而來又倏而往矣出西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三

問余此何祥也余愀然歎曰後必有大臣當其灾
者年家陳指揮自新來謁余入貳司寇時陳嘗贈
余騶棍二隻之京五年茲屬其家領去以示余必
無北意順天撫院翟公繡裳遣人來致贐餼余受
其餼而以書辭其贐二十日次新城定州趙同知
應奎來送趙故沙市巡檢爲人有幹局嘗脫余於
景藩之難後平高雞寨賊三千人及擒土酋黃
中以功超拜今官比老落職家居感余舊恩猶往
來不絕二十一日大雪發新城行至白溝河宋都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四

郭門門生驗封郎今張君汝濟運余真空寺時已
薄暮爲暢飲佛燈前語未盡而別張因留宿寺中
而余馬首南策行至蘆溝橋良鄉王尹道定遂余
於道即辭參京兆尹去比漏下三鼓抵良鄉良鄉
故疲邑復以尹出而縣丞張滾者匍匐支吾至不
能具薪水而是夜寒甚家人擁星火燎而達曙余
因誦唐人春明門外即天涯之句爲之惘然十八
日晦發良鄉申甥用嘉來別十九日次涿州守張
應舉以病不出是日木介至午不消家人指異之

馬南臺孟御史一脈論時政俱被外謫二十四日
晦發河間出城一里值河水役夫用塌車支輿從
冰上度十五里疾於奔馬未刻抵獻縣張尹汝蘊
郊逐次公署同年唐正郎世隆來謁唐少余一歲
而衰態已不可支知予之憊更甚也二十五日微
雪發獻縣馳二十里天始辨色餉富莊驛亭午抵
阜城郝尹桂芳郊逐阜城故荒鄙其尹稍能周旋
亦才吏也是日爲一詩荅劉遼張督府佳胤見贈
二十六日晦發阜城薄暮抵德州胡守應禎郊逐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五
督糧主政王君一鳳亦出城勞苦余次公署武定
兵憲吳君之彥濟南守李君伯春各遣人致餽贐
吳太倉人爲曦兒姻家李上海人故刑部司屬也
二十七日大雪發德州未刻抵恩縣傅尹崇明郊
逐東昌蕭守應宮遣人致餽蕭常熟人亦故刑屬
也余受而轉餉同年紀大參公巡家紀物故久矣
故同座王其弟某亦持雞酒報謝辭焉二十八日
晦發恩縣未刻抵高唐州州守唐九經郊逐次公
署山東撫院陸公樹德遣人以書致餽監公華亭

人自計偕時相識後官太僕與余頗莫逆書詞稱
余之行謂君恩臣節兩無負矣余甚報焉即裁
書報謝併寄近刻春明稿一部而時公業上書請
告矣二十九日發高唐州是日始見日色須臾復
晦薄暮抵在平王尹國弼郊逐次公署曹濮兵憲
金君應照遣人以書致餽金長洲人故亦刑屬也
餉後發在平薄暮抵東阿其尹楊起元以病不出
次公署宿焉三十日晦發東阿未刻抵東平州陳
守國華郊逐次公署陳常熟人往爲南北部郎嘗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六
作文贈其僚友語侵江陵後考功阿指置之謫籍
淹今官云十二月初一日晦發東阿陳守送之郊
亭疑余爲其鄉人所擠詞意頗不平余曰即察之
懇行亦命也况事涉微暖乎遂相與一笑別去亭
午經汶上王尹紹先郊逐餉後發汶上薄暮抵充
州宋守詒率其僚屬郊逐次公署是夜宋具酒肉
餉余宋故亦鄖陽守後調河南府乞終養服闋家
居久之余嘗力薦其人於銓部今起補兗州因德
余甚故其意殊縈縈是日馬大參顧澤以書來致

餓馬長洲人嘗代余爲湖臬屯鹽憲副同日止東
按院吳君定以書來餽贐辭焉初二日大霽發充
州未刻抵鄒縣入其郭閭無一人候者頗訝之後
津吏來言縣官以謁新守上府矣初三日復大霽
將發鄒縣而縣尹馳至迺故刑部辦事進士許守
愚舊屬也余知其未解事不深罪之固以幣交堅
却之去是日冒雪謁孟廟薄暮抵滕縣楊尹承文
郊逐次公署宿焉初四日晦發滕縣薄暮抵臨城
驛少司寇舒公化附書來訊時公方北上次濟寧
舟膠於冰止焉念余之去國迺遠致慰藉而是日
守道趙少參楫亦遣人餽贐辭之初五日晦發臨
城途潭於雪役夫不能支輿凡顛者再薄暮抵利
國驛陰靄彌望駸駸逼江南氣候矣徐州兵憲莫
君與齊遣人來逐初六日大霽發利國督糧主政
姜君士昌亦遣人來逐姜丹陽人其父司成公寶
嘉靖間與余有同朝之雅薄暮度大河時河水業
半泮矣孫守養魁郊逐余入貳司寇時孫已蒞徐
至是以河工告成擢兩淮都運同知仍領州事云

是夜姜莫二君享余於東署仍以幣交辭之初七
日大霽余登署樓望雲龍諸山井煙四起望明如
畫爲題二詩是日因家累途困暫假息於彭城而
武進唐君鶴徵以赴京倅來謁唐故以膳郎外謫
至是得量移而余以舊屬故飯焉初八日晦發徐
州姜主政莫兵憲送至郊亭語移時而別亭午經
桃山驛薄暮抵夾溝驛宿焉初九日晦發夾溝薄
暮抵宿州吳守文光郊逐次公署延守語知爲高
安吳文端公族子頗能道文端家世文端諱山蓋
歸有園稿
余郎祠部時堂卿也初十日晦發宿州午經大店
驛薄暮抵固鎮驛宿焉十一日晦發固鎮午經王
莊驛申刻抵濠梁大霽臨淮陳尹民性郊逐次公
署鳳陽守備韓常侍壽遣人致贐餼余受其餼而
却其贐少選馬按君允登時駐盱眙以書來致贐
余在京邸與之有故亦以例辭而盱眙尹喬杞者
荊州提調門生也遣人來告以按君駐節故不得
逆余境上而是夜月微明李方伯心學來候十二
日晦發濠梁迂道入臨淮城報謝李方伯午經紅

心驛薄暮抵大柳驛宿焉十三日霽發大柳午經
池河申刻抵滁州江守惟大郊迂鄉友龐君應鳳
爲滁學正亦迂諸郊次公署龐來謁語至夜深而
別十四日霽將發滁州而太僕卿毛公綱少卿尹
公瑾來候致餼且治具享余余辭焉旋報謁而去
行三十里龐更具酒食追送余於候館久之而別
薄暮抵六合而其尹陳載春者逆余城北十里供
張頗都次公署宿焉十五日晦發六合薄暮微雨
抵儀真揚州府倅李廷楚適署縣事郊迂次公署
而上海人艾大參可久來候時將之任陝西而艾
往守衡州爲余屬頃又會於京師與之劇談時事
愴然別去十六日大雪寒甚家人縮瑟不肯行而
余亦病嗽遂留儀真一日是夜家人來迂十七日
微霽發儀真午抵瓜步乘利風渡江見金焦二山
離列水上若候余者然而山僧來餽中冷泉申刻
入舟鎮江守吳君撫謙丹徒徐尹桓來訊尋假郵
亭報謁而撫院郭公思極按院邢君侗各遣人以
書逆諸境且致餼焉十八日霽發鎮江薄暮抵丹

陽泊城外十九日霽發丹陽薄暮抵毘陵常州守
王君三錫來候王故刑屬往以失入周荷花事觸
上怒而余與尚書極力周旋得外謫至是四年
始陟是官而王以過客視余殊不見繼緒意而武
進孫尹一俊亦來致餼二十日霽發毘陵時糧艘
梗道舟不能前因訪同年白少卿啓常於城南十
里留醉一日而別公故禮部同僚而其家園亭最
古最勝余往來南北必經其門流連欵曲未嘗不
信宿淹也吾庚戌同年蘇常二府蓋二十人今歷
三十二年姑無論宦途即存世者惟余與公暨錢
比部有威僅三人耳二十一日霽發白家橋申刻
抵無錫家兄率諸姻族人來迂李尹復陽逆諸舟
中李癸未知貢舉門下士也而座主華學士公之
諸子遣人來叩余以門戶計囑李尹而尹領之去
二十二日霽發錫山午抵潁墅崑山尹劉君應龍
嘉定尹朱君廷益遣人來迂薄暮抵姑蘇守朱公
文科暨其僚屬來候諸金閶舟中二十三日霽詣
府縣報謁及弔望城中諸親舊撫公以避言杜門

不及相見凡宿金閨者三日二十七日霽發金閨
薄暮抵崑山大雨劉尹郊近致餼是日即造金氏
謁外舅姑咸掩口笑余以黑髮去白髮歸也二十
八日微雨留崑山時南光祿卿顧公章志將赴留
都聞余歸特爲留行是日飲於其家其子檢討君
紹芳侍坐賓一人主二人道故讎甚二十九日晦
留崑山外家諸子壻共享余而外舅時年九十猶
在主席能周旋杯酒間一不勸酬禮三十日晦
是日歲除宿舟中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晦晨起行
祝釐禮於舟次劉尹暨諸縉紳俱詣候舟次悉辭
以疾不及會而是夜發崑山初二日微霽抵太倉
周守一鵬郊迓是日即入城弔王封君之喪及候
同年季廉憲德甫王廷尉兄弟世貞已王廷尉兄
弟與王少宗伯兄弟錫爵咸詣舟報謁致餼是日
即乘潮放舟東下宿於鹽鐵塘初三日微晦發鹽
鐵塘舟泊西郭朱尹率其屬與三博士勞諸郊亭
余遂反舍瞻拜家廟享姻族人如禮蓋余生二十
九年而入仕三十二年而得謝而所謂三十二年

之間涉世之迹頗備諸難不意晚年猥承 休運
叨冒至此實非始願淹延日月常恐不得奉骸骨
以歸迺今竟以微言弛擔此於生入玉門之請抑
自幸矣而是役也爲日者計四十有七且風雪晦
冥居其十九而經途遞遽之需凡用縣官綿錢不
知幾千萬億故得釋於疲頓免於滯淫向微 聖
恩則咫尺猶跼爲觀昔人畫錦之榮執顧溝壑餘
生靡由報塞徘徊三徑不覺忽然內媿作南還記
遼廢王事紀

遼廢王憲嬪者 高皇帝裔孫也其始祖簡王初
國於廣寧建文中以嫌請改內地願削護衛軍辭
祿米萬石而僅領行糧二千 詔許之乃徙封荆
州以故其國素貧空不當於諸王國蓋六傳而至
莊王是爲憲嬪之父母官人王氏莊王爲人不慧
業益大墜憲嬪生而機警自少即忼動不檢嫡母
毛妃畜之嚴而務撙縮其所爲不令見一錢也憲
嬪爲世子時常鬱鬱思無以逞恨不得一日爲王
脫毛妃左右比襲莊王封鄙其父弱遂銳意豐殖

恣行漁獵於其國國人苦之自是不復受毛妃要
束凡宗儀有犯者輒笞辱之必索賂而後已而貧
者不能得賂則幽囚之或致之死宗儀不能堪已
發其陰事馳奏之朝有洩之憲燁者遣人要寢
之然自是東濕宗儀特甚會毛妃薨而生母賤愈
無所忌憚其沉湎荒淫遂不復有人理常羣女子
環而絙之梁間盡褫其衣而軒其勝仍自絙其中
令小內侍自下推而送之以中其陰者得幸幸一
人已則更幸一人週而復始期於興盡方止而憲
燁又自詫嫺於文墨時時作艷曲以鳴得意謂江
左風流莫及也嘗刻其圖記有不是富貴中人語
識者已占知其不終云中歲以瘍毒蝕其莖其勢
盡去而併潰其準居常則用黃蠟護其潰處暑月
穢氣騰發至不可向邇而憲燁乃自羞其形穢更
不欲接見外人而自狎其所昵戲於宮中當毒發
時痛不能旋趾而憲燁猶自負其矯健故闊其步
彳亍而疾走左右導諛以爲龍行也他日大王必
爲天子客私諂之曰豈爲其嫌於無陽也而故稱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事

言

龍耶聞者大笑或傳之憲燁憲燁亦大笑了不以
罪客而是時憲燁未有真子揣諸宗儀必謂其勢
去已無生子具而乃佯競於男色以示可用日蓬
跣而乘肩輿遊行街市猝遇美少年則拉而載之
後車以歸置諸一密室號曰黑甜深處雜男女其
中裸而爭逐而憲燁臥睨之第捉襟涎咽而已終
不能有所爲也會肅皇帝崇飾道教而憲燁請
爲忠教真人賜黃金印民間有舉醮事者必赴焉
其伏壇拜表誦金書混諸道士中不復知其爲親
王也醮畢則土人獻金錢或餽酒食無論多寡悉
欸納之人謂其貴而能賤亦以此附憲燁蓋憲燁
爲人有顯過而無他腸即其睚眦殺人事第間行
於國中而已而自國人外不見其有所聞及然知
畏有司謂其黨與盛不敢陽據其短獨其性跼蹐
常不能自制見良有司必貌敬之而其不賢者或
摘其紕政演之劇戲以爲譴有司痛念其厲已則
時時慰之貴官逮貴官行部荊州例當朝謁憲
惜筵宴費則預囑門者峻謝之貴官故已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事

言

憲燁悍而又不得一覲其面則愈疑其凌傲叵測而憲燁惡名由是傳四方矣乃荊州人所患不獨在憲燁而諸宗儀之駕橫尤號難制意有所要必不當則聚而哄諸府守坐堂皇將治文書必先闔其解戒門者勿啓而哄者猶排而入不得已則更徙郊寺避之憲燁長操宗儀急以是稍見斂戢而京師除吏猶難荊州謂禮部故典轄諸王國守缺則以其郎往冀有所彈壓而吳人袁祖庚自膳部郎得荊州至則大闢其解縱哄者入曰吾自能辦之袁素能飲酒憲燁要與之飲不能勝因深相結納有哄於府者輒痛懲之以謝袁而袁雖外示坦洞而內有機防故憲燁愛而畏之終袁之任不敢少有所出入繼袁者謂陳全之徐學謨皆禮部郎也咸遵袁畫一而徐學謨爲守時適廣東巡按御史潘季馴發憲燁不宜越境收美人市香料二事下案章於府而府故持其事不與之結部使者趣之守曰遼王桺虎也須藉此鉗之事一結王復跳梁矣奈何部使者以爲然因臥其符三年伺釁而

動不則止而憲燁亦重傷其國體惴惴於徐者亦三年而所部晏然徐旣去荊州而繼守者漫不爲調停而祇以故時遼王待憲燁憲燁已不能平而適有雷大夏之事雷大夏者荊州庫吏也當解景府祿米不給乃姑以遼府所貯移解之憲燁怒曰吾獨非親王乎而公麼耳敢蔑視我也乃召大夏鞭之四十逾月而大夏病死其家號寃於府府官莫敢誰何竟置不問事在嘉靖四十五年明年莊皇帝旣即位華亭公用事朝事一新人思建樹以博進取而青陽人施篤臣自工部郎來爲荊州分察使施爲人陰賊已熟視憲燁爲奇貨而會雷大夏事未結將發之而度釁小未足傾一王國則凡事故唐突之以激怒憲燁往監司與親王同城者城中不得舉砲施至必欲舉砲日且舉之三憲燁使人來言母妃年老恐震驚致疾施叱之曰荊州不得舉砲然則天亦避母妃不得舉雷乎居亡何而肅皇帝哀詔至荊州故於王國宣之親王先行四拜禮拱立簷下而隨班文武當跪丹墀

下聽宣而是日大雨如注施之中不濕蓋比起大
詈於衆曰詔文何不可少節而直以報舉砲之讐
乎吾以高牆待之矣乃退而榜諸門曰有想遼王
不法事者許不時陳狀久之民間少有應者獨宗
儀紛紛輻輳於施之門呼青天而投之牒施悉納
之而閤有楊秀者故暱於憲燁知事急亦詣施上
變尋逃入京師而公安風秀才成已嘗有惡於憲
燁施召之爲幕客與之日夜造爲憲燁飛語而施
更詭撫其不軌事數端秘不令成已見之而密揭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之巡按御史陳省陳覽之大喜以施善鋤彊能翼
其風米竟不易一字即日奏之天子下法司議
乃遣刑部侍郎洪朝選錦衣衛指揮程某詣荊州
按驗而洪復奏帶副使吳道直參議董文宋隨行
理獄洪啓行既度黃河而施遣人僞稱遼府校馳
一賂帖關通於洪曰脫事白當以三千金爲壽洪
心動頗持兩端而施又度諸勘官未必駐荊州儼
荊州人有爲遼王頌寃者吾事敗矣則更遣一人
逆諸境以書却洪曰公必無至荊州一至荊州而

遼王自知負無赦之罪必徒身逸出將不利於公
令地方有戕殺大臣名非細故也襄陽去荊州五
百里耳不如舍之使洪惘然莫知所措姑遂巡行
而施已要撫按二臺使候之襄陽久矣撫公謂劉
懋按君部光先也洪不得已遂止襄陽明日三司
旅謁於洪而襄陽之分察使徐學謨者即異時荆
州守也洪叩之曰君守荊州知遼王何如人也徐
曰淫惡人也洪曰亦知其反乎徐曰某去荊州八
年矣八年前實未嘗反其後反不反不可知也洪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曰不反何以遽封彭城伯乎徐曰今京師有彭城
伯張熊者以嘗冊封益陽王至荊州而遼王厭其
粗率以樂人李明肖之又能爲優孟抵掌戲而特
令扮彭城伯朝王狀日以侑食耳非真封之也洪
領之而笑默然者久之顧謂三司曰吾陛辭之日
華亭公手余曰此高皇帝子孫苟無大故宜從
容審處之今又得徐君言彼此一是非將安適從
乎時施在座中面盡發赤噤不復吐一語遂相揖
而出施出而詰徐曰頃如君言吾便當以離間受

法矣徐戲之曰昔漢高以隆準爲帝古今豈有無
鼻之天子乎君無虞其反也即不反而他事有據
何反坐之有三司以爲然大噓而散而施對人言
必欲先覆徐而及遼徐亦虞其禍之將及已也不
復開口談遼事而洪自是閉廨數日解中夜夜聞
鬼嘯聲若爲洪索飯者疑遼之六王以絕祀爲祟
也乃程指揮之解亦然洪懼明日徙太監府居焉
而荊州人忽傳遼王在圍城中樹旗申冤旗以黃
帛爲之施趨詣洪白事謂遼王兵將發矣而故黃
歸有國稿
其旗非反而何荊州密通留都五日內必有聞於
朝者藉 天子下尺一問公公何辭以對洪曰未
必至是施愈疑洪之反覆而是日郎中有報華亭
公去位者洪爲之矍然而施退而自詫曰此机上
肉今厭吾口即洪泥先入吾不能吐之矣因過隨
行二使私之曰吾向所以不釋然於遼王者豈欲
讐之乎今君側人有與之不共戴天者嘗指授余
而欲以遼爲事耳二使問爲誰曰江陵之舉於鄉
也其祖以衛士謁謝遼王而王忌其門之將大竟

以火酒數升飲其祖出而病渴死以此讐遺子孫
讐能忘之而吾儕安可不爲之用命顧信徐之遊
說失進取大計也二使諾之而以其語通之洪洪
聞華亭去位業已懷吐茹而後爲二使慇懃始壹
意承望江陵而奮然決策矣明日施扶一錦障入
謁洪障詞尾有府校劉王姓名二人嘗入貲授金
吾衛指揮其全銜書金吾親軍指揮使司指揮同
知施指謂洪曰以王國而有親軍豈直齒君之路
馬乎洪搖手曰此萬不可更爲之解矣三司聞洪
與施相對作夢中囁語皆掩口微哂莫敢爲吐氣
者又明日即行荊州趙守賢械囚來比囚至先發
隨行二使刑鞠之母肯誣服施偵其不服者夜付
獄吏立斃數人而諸囚自是揣無生路分當隨國
戚耳而二使亦漫不可否僅錄一過呈洪洪遲之
浹旬忽一日袖中出三指刺示三司有地方不幸
生此惡孽八字而尋掩其尾不知云何曰張相公
近日見諭如此衆默然而罷頃之即邀撫按兩臺
使暨三司赴澤宮引囚對簿囚目施在旁第俯首

家死而已更不敢辯折一語洪拍案大呼曰汝曹惡貫已盈天奪其魄矣藉令有冤何不能張喙如是因回顧兩臺使自矜得情兩臺使第唯唯而已施起座曰諸公但看今日浮雲蔽天此荊州人怨氣所結人無所不至天可偽爲哉洪呼囚前各鞭之百而尋屬吏書獄其獄詞謂憲燁嘗奸其祖姑不遂生閨之棺而死此一方僧事僧頗解韻語憲燁館之西園有宗女夜奔之而挑之寢已事覺僧逃去而宗女之子愬之憲燁乃勒令自盡枝江王歸有國編卷之四 主

之妾某氏者故美花術娼也素與憲燁通而復通於枝江與之刺臂而盟一日憲燁見之娼嚙其刺以自白憲燁漫止之即以娼賜枝江後枝江死而娼改嫁顧道士乃詞謂憲燁奸其叔王之妻致令噙臂誓死而又逼顧道士強妻之以爲宋恭姬復見事皆在憲燁去勢後憲燁嘗作冰窖於湘王故城爲藏冰計而施易冰窖爲兵窖謂其掘地貯工料於其中掩人不知而日造反具大江賈舶類貨王國一金字牌懸之以禦外侮施偶得遼府一牌

謂憲燁結江洋大盜以爲內援竟不省大盜何姓何名也西番僧九朝京師必取道荊州亦脩謁王之禮憲燁因給之金五百令市番物期以明年來復竟不反矣而施謂其賂喇嘛以爲外援尤迂誕無當歲清明日憲燁輒展墓於八嶺山因較獵而歸而施謂其八嶺山操練士馬而搜得其皮製一回子像爲發兵之證皮回子者舍矢之鵠也習射者之所時有即有之何與反事他如松滋王者宴宗也不知何所得黃金寶帶以餌憲燁而爲之議歸有國編卷之四 主

襲封事袁祖庚本彊項守也而謂憲燁嘗縛而閉諸官者三日王居故稱宮殿而施謂憲燁不當起芳華宮以僭擬天子大都語近兒戲即不足質信而猶涉影響其他烏有無是之論講張恍惚尤難理喻者尚不可縷數蓋出宗儀之噤者十三出施之臆決者十七而洪一切不加諦詰第改封彭城伯爲扮奏當成即日轉奏之尋得旨以憲燁坐無將姑廢爲庶人發鳳陽高牆安置官籍其帑僅得三萬金而已而其花生子川兒之武昌閒宅其

下論斬暨遣配有差而施先遣人候 旨都下以
七日夜馳還荊州即乘夜繫憲燭於寢所負之出
囚之承天寺而是時獄詞甚秘即憲燭不知所犯
何事所抵何罪越數日檻送鳳陽而護行日閱盡
括其橐金去比憲燭入高牆窘無以活則常繪一
猫市米度日更十數年仍以瘍毒發死先是憲燭
在圍城中施遣其私人鄭通判者爲之監而鄭利
其帑則日藉更衣故腰其實藏而出而衷其羨以
津潤於施故施不爲之周防比憲燭出宮復命之
歸有司稿

文編卷之四

三

歸有司稿

時論徐當罷疏入江陵人恚曰荊州方尸祝徐而
御史顧欲奪民之怙乎雷以施揭爲解江陵曰此
天下第一狠毒人也其口舌殺人無厭奈何惟其
言之聽雷大慚而退而竟不以江陵語告施施
猶負覆轍之事謂江陵德已爲京兆尹時嘗詣江
陵求出撫江陵叱之曰看君之貌尚能建牙千里
獨當一面乎已又大罵之終不許若陰恨其藉已
以覆轍者而是時施已中風淫疾三年蟲食其肌
肺盡體爲之癩兩目睛如血赤忽一日突出死矣
歸有司稿

文編卷之四

三

歸有司稿

鄉人所訐巡撫勞堪奏逮之繫按察獄一夕自經死而其子訟父寃以上方督過江陵謂江陵嘗疾其父寃憲燭之獄不盡其辜乃嗾勞擊殺之而是時朝士無諍遼事始末者比下案章推鞠無狀第戍勞而置江陵不問按憲燭少年所爲蕩然不軌於禮法或淫黷貪恠或恣睢埋事多有之於祖訓當廢第後來勢去不能近婦人者業二十年所矣而晚更折節於有司且國無護軍其反謀亦何自而起實與伊徹二王有間即斃廢其身須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書

悛而復其國若萬曆間處代府故事足矣而施必欲饑而食之以併餒其六王之鬼誠過古云殺生人有報遼獄起姑無論坐法者死矣即未坐法而株連蔓衍杖死瘐死自經死赴水火死者又無慮數十百人可謂備極慘毒顧憲燭未死而施與成已先死隨行之吳副使亦死逮憲燭既死而洪死尤橫俱不得稱考終則太史公叙田丞相陰府叩頭事焉可誣也頃年上在宮中嘗齒及遼事疑江陵爲之地而一御史意有所設因上言憲燭當

誅奈何故輔家乘機而奪之產而憲燭母王氏年八十餘尚留養於廣元王即廣元方欲代父攝國而國人無與之者因激王氏奏訐江陵家必蒙救卹已勘報有據上哀憐之而罪前守趙凱法時已歷官南吏部尚書并褫其爵而戍遣江陵之子第二人廣元仍與攝國詔憲燭歸葬於荊州而上變閹楊秀故匿貴璫馮保所已歷御馬監太監冒璘王至是下獄論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四

書

詞

歸有園稿卷之五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記傳碑

嘉定縣儒學新濬滙龍潭記

嘉定學官之陽新濬滙龍潭成諸髦士既相與歌泮水之詩以勞邑令熊侯而學諭王君廷舉偕其寮孔君銘圖石其工之始末以詔來茲而可余爲之記於平地以人靈事因時會文明之啓所從來詎朝夕故哉始國家肇建吳中諸學而吾嘉獨

歸有園稿

卷之五

文編

記傳碑

稱雄縣其明堂開敞可容萬馬異時風氣翔洽士以一經登雋者屢擢巍科何其蒸蒸盛也逮嘉靖初術士妄言神宮在前陵壓文廟則增築土山爲之障自土山既作而歲奏解額率寢以縮矣夫嘉固土重之邑也宜以水克而乃用土益土譬之人身焉肌豐而榮衛不調能無臃腫之患乎且城之四門吞吐潮汐而中無所瀦令其驟盈驟涸則何以儲靈氣而宣人文也科名之不振疑以此決其障而溢之浸學其可興乎余蓋聞之華亭張叟云

歸有園稿

卷之五

文編

記傳碑

張叟者故非形家而其言則形家之上理也余時方困公車亟以其言布諸在位而在位者頗駭其無當輒以民勞爲辭卒莫之應暨余起家登朝籍數歷中外者垂四十年而老歸其鄉周睇學官則儼然如故而向來科第亦復靳靳屬也余乃慨然歎曰語云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所謂四十年間循良之軌蔚相望也豈無一人足肩魯僖之任者乃今始見熊侯能侯以丙戌冬來蒞吾邑雍和怡穆克宜其民爲之二年奉命章徹諸髦士因以前議爲請熊侯奮然決筴曰嘻是在有司直一舉手之勞耳古者養賢以及民賢者民之麗也聞賢聞以開民麗其何繁言之足嘗會歲荐饑疏鑿之費帑無所出則白之當道願哀諸生膏晷之羨而鳩工焉而以經營之役悉付之主簿高寒而學諭君繼至更矢謀殫力日贊熊侯以相厥成蓋經始於戊子之春以其秋告終事凡諏諮營度一如張叟言夷其土山之十七拓其旁渚之十九而稍存故案離列台

文畚鍤所經彌望如滌培塿之積蕩爲洪波縱橫
匝圍方廣可二百餘丈又以迤南之水箭激而北
米非正巽方也則徙其關而東之迂延數武穴其
垣而穿其坎甃以堅石而園之門一如故關之制
復樓其上棲鐘簷以節晨昏而下合震澤吳淞之
水蜿蜒迤邐而納之明堂萬派宗流沈洋一碧恍
乎薄日月而撼烟濤是神物之所由興也故命之
曰滙龍之潭而關之名亦曰滙龍識變化也士猶
龍也倏而淵潛倏而天飛其在茲乎其在茲乎宜
歸有園稿 未編卷之五 三

敬慎之則千載之下不謀而同然則斯潭之作固
匪直以榮名富貴艷人也匪思樂之亦儀刑之秉
龍德以善世是在諸髦士詩曰克廣德心其是之
謂與熊侯名密字子鎮蜀之廣安州人萬曆丙戌
進士

嘉定縣新舂鐘樓記

謂形家之說而可信也則人之生也果受命於天
乎抑受命於地乎如其受命於天也則富貴貧賤
之相推必有獨尸其陰陽之權者於地何與焉而
乃故挾其塊然之一撮以揣摩於渺茫不可知之
吉凶而曰貧可使富也賤可使貴也令彼蒼之明
威將安所用之哉然則形家之說可盡廢矣非然
也今之通邑大都必有長山大川以表識之而幽
之所據遂之所發若所謂尼山禱而誕孔崧嶽降
而生申人傑本之地靈詩書所記要不可以盡誣
矣惟人無所不至安得不祖而述之以文其口而
恣行其渺茫不可知之術而徵富與貴者始競而
趨之爭尺咀涓流之利靡遺力矣而事亦有奇中

而偶合者宜其說之久行於世也是二者將安取衷乎夫亦曰天地之大人爲貴也人之氣至則天地之氣亦至焉故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一者何也氣至之謂也苟得其一則天且以之清地且以之寧而況乎人文風氣在造化之一轉移間耳有以作之以莫不興有以倡之以莫不應時雨降而雲出蓍欲至而先開夫是以嘉定鐘樓之所由創也非形家之言有以啓之乎嘉定故無鍾樓今有之自邑令熊侯某學諭王君某始曷始之也鄰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五

五

之學有舉一樓而連領三解者矣則形家已然之驗也乃侯之暱士也周而學諭之貞教也篤凡有裨於學者已無弗爲之矣茲觀其已然而遂深信其必然以祈永賴於譽髦也是故矢謨而將之決策而赴之而兩訓孔君某黃君某又從而嗟翊之鼓勇翔奮氣至而時至矣而樓是以成也樓製昂脊矗城而起砥其趾而銳其顛以像浮圖之半而差其級者三甃之以貞石棟之以文杏懸綺窗而竄朱甍階雲梯而排繡闥上凌飛牒下俯重淵宸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五

五

夕樓鍾而鼓之於方爲卯向以屹立於龍關之口於位爲負陽而抱陰以日朝於俎豆之宮絃誦之館而互爲之駢映鬱乎其相輝也鏗乎其迭奏也蓋儼然爲一邑之雄觀焉謂不足以踈風氣而崇人文哉雖然猶有進焉聞之形家云凡土之凸者爲山凹者爲水吾嘉地勢陀羨雖瀕於東海第僅分其潮汐之一線而又無培塿之丘爲之表識則今斯樓之凸有以望之矣試躋而升焉目極而眺遠襟曠而神怡豈亦有東山小魯之意乎異時學者以通經爲務以學古爲師比出而效用往往不詭於名實殆斷斷如也然吾猶慮其局於方之內而未能遊乎方之外也藉令有味乎建樓之旨庶其一覽而知天地四方之廣乎而名世者累累而踵接之矣而又何艷羨於元魁之選也是役也趙丞任實始終而夙夜之故工倍而費省用金僅五百有奇而皆出於公帑與士大夫之樂助未嘗煩民一錢起事於庚寅之秋而以辛卯春落而成之例得備書云

鷄適園記

侍御秦君少說嘗爲園於其所居之後直治城東北彈丸土耳而是時海上之名園無數侍御君願以鷄適名其園識其小也蓋若僅取於槍榆之逍遙而不欲與搏扶九萬爭雄槩者嗟夫此侍御君之所以爲適哉而世之知適者難矣疑莫難於形勢之後功名之會以其儻來於前者無窮也若夫既仕而老既老而得歸其鄉無柴柵之爲繫無執掌之交責宜可以爲適矣然以其心之無所於繫而酣泰已極猝無醒燠之期則未免攫情於闌闌而奔騖馳突或有甚於居官者之所爲而爲名高者常掩口而竊笑之則思蟬蛻埃壒而慨然有慕於山水之遊此世之所謂清流也顧標揭而影從鈴懸而響及或蕩而忘反其流連脂染勢不至厠足於輪蹄藉資於外府不已也以名高始者不以厚利終乎於是逃虛遠俗之士則不得不假息於十畝之間而閉關於一室之內冀以棲神而肆志此園居之不可少也昔陶令偶需於松菊蔣生僅

集乎求羊即如是焉亦足以樂而忘世矣而後之爲園者果盡畸窮之所自託而栖遲之所必資哉其始不過斥其力之所至以稍逞其耳目之好而爲之不厭則務詭飾於瓊奇絕特宏遐眇之觀而競侈其崇臺曲沼虹梁紺宇雕甍綺榭奇花異卉珍禽怪石之勝使人望之以爲僊闕帝宮在是何其愉快而自得也未幾而天艷叢之矣貴游狹之矣其寔庭雜邏管絃迭奏不爲輿臺之所狼籍酒食之所腥穢者幾希而冀以棲神而肆志其可得乎夫榮途百足攻取萬端姑無論矣迺避世離羣其牽引纏累又若有迫之而不能禦其往者則此身將奚之焉宇宙一大障也生人一大幻也遊乎大幻之中而欲盡祛乎大障之患豈直闌闌之事不可爲山水之遊不可繼即陶令蔣生之所藉以忘世者亦大塊之懸疣附贅耳而况侍御君之園其爲臺爲榭爲宮室爲泉石花竹爲谿徑橋梁若張生長與所叙總翠瑤華從漚止觀桃源雪堤天香含白諸勝亦何甚異於他名園之所爲第其

不爲大而爲小以是貴緣拔慕有所不至而差足
以爲棲神肆志之具乃侍御君之所以爲適者又
自有在也當其簪笏立朝能令權奸辟易其意氣
勃發豈不欲舉天下而澄清之而一片不復遂弛
然自放於寬閒之野寂莫之濱今默默老矣而終
不見其有幾微不平之色豈真有味於龍蛇蓬累
之指者耶則其爲逍遙也多矣而又安取於彈丸
之一適也當其陟崇阜凌高堞迂矚於吳淞黃浦
之交天風海濤烟颿雲舶盡在眉睫之下侍御君
將乘此以憑虛御空神遊八極方是之時障微幻
消又烏知槍榆之爲小而搏扶之爲大耶此未易
與俗人言也姑書之以質諸掌記

徐氏義廩記

吾族自始祖諱亮府君而下世困里役以故指繁
而食貧先資政公起闢閭閻雅負范希文贍族之
志而詘於其力則以屬不肖敬成之既不肖舉進
士廻翔中外垂十五年逮資政公之歿官不過守
郡又尋以譴廢屏田間五年當是時方自用之不

暇即族人之仰哺甚急而願莫之遂也已而從家
再起逡巡仕路涉世猶難暨迫桑榆始躋朝列復
不能久於其位歲之癸未謝大宗伯歸矣蓋總計
通籍先後凡三十二年所積俸賜第拓田十六頃
有奇而硤瘠半之歲需之外其餘有幾視范氏兩
世政府之饒不大有徑庭哉顧所謂祖宗積德百
年而發於一人則其事同也殷念囑付言猶在耳
骨肉之感胡能忍然藉令必俟饒而後施施無日
矣資政公未償之志將遂沒沒已乎迺務自搏縮
居約絕甘僅裒其贏得米三百斛別貯一廩歲以
月之十七日計口散之族衆而族衆自同祖而下
若而人自同高曾祖而下若而人其力足以自贍
者罷不給其力不足以自贍而屑營衙儉或行無
禮於其鄉與悖逆其宗黨者亦罷不給而第給其
守分而無告者大都以同祖而下者爲一等男子
日給米一升其男子死而婦孺居者給如男子之
生男不能婚女不能嫁父母死不能喪葬者除日
給外復益以歲給之數其非同祖者則殺同祖十

分之二以儲峙有限虞其難繼也若歲終則準古大裕之義無論遠近疏戚均給糴盛米有差而十年里役則更損田百畝以供輪役者之費令母累族衆此又資政公未盡之意也或曰數米而周人之炊不已隘乎余應之曰非富而彊行其德自下得不量力爲之耳廩之不足而繼之以庄寧無望於後之爲忠宣者乎然不敢必也第師吾儉以長有是廩以無饑其諸父昆弟是亦繼述之大者吾子孫其勗諸作是記

歸有園後記

前歸有園記記所以命園之指余時再起楚梟將別斯園以去去而復以其身浮寄於江山數千里之外常恐世械巨測仕路難期他日未易歸而有之也已去之十年而遂巡跋歷遂奄至大僚猥備外庭末議歲癸未 天子穆卜萬年之宮 詔禮官爲之營度於是朝士紛紛爭進堪輿家言矣迺有譸張阻拂以搖惑 上心者致屢 乘輿數出計一出輒費帑金數十萬余以職事故持之頗力

其說得無所售因怒而螫余而其黨復助以相攻余知天下之駭機動矣亟疏乞骸 天子初不忍核唾之已哀其懇尋 勅乘傳以歸比歸而吾園故在暢焉四顧撫而樂之不覺羶然有菟裘之感既而日月逾邁悠悠以思偃仰於雲行水流之餘而遡觀於退遂升沉之變向之所虞今以爲愉今之所適向以爲惕寤言咏歎則又未嘗不自悔其得歸之晚嗟乎人之涉世誠難難哉鷓鴣之詩曰子羽譙譙子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夫以周公至聖爲王室懿親稱尊顯矣迺祖東之役殷念室家至自叙其拮据將茶之勤風雨飄搖之患意亦良苦豈其好爲是過防哉自古勞臣功不掩怨聖人亦不得已而思其難耳若夫山陵代起匪有展展履籍之榮而發言盈庭亦何當於破斧缺斨之會而張吻相向者顧必欲取其子毀其室而其禍獨稔於四國之流言此何說哉末世人心固有不不可以理喻者藉非 天子神聖洞開大昏則左右傍徨誰可恃力躬之弗閱計無復之矣乃一

旦灑然自靖獲遂首丘若舉周公之所難而爲余之所易詎不有天幸哉則余之不能忘情於斯園而朝夕怙之以爲有者豈直自佚其老固將章君之賜於無窮也蓋余歸二年而壽宮之議復開於朝矣而余方坐如如閤心念無生理凭海曙樓引領而東目接蓬萊雲氣冷然爽然不翅以身置太清之上而俯矚於人間搶攘之場譬之穴中鬪蟻其震撼排擊非不轟然如雷而有耳者不聞何則境界別而大承之觀異也如如閤以故大士院址爲之而海曙樓則殿芙蓉池北其他曲廊支厦附麗而奕起者如妙喜軒嘉樹館琅玕塢而丹輝閣以便觀蓮也更十數楹皆前之所未有而餘構如故惟金粟屏知勝軒觴深渡百花徑酒禪居俱廢以其稍有改爲又作是記

雙蓮記

直歸有園後迤北有荒潦可二畝許久無主者余以其水淺便於時蓮歲丁亥得請於官而輸其上之稅準畝之數因時蓮本如法時之時且數日而

蓮芽勃起漾爲小錢浮貼水面殊青翠可愛又數日視之其繁枝忽盡委尋化爲烏有矣余疑是歲吳中大水所至輒成巨浸天行之災誰能避之蓮爲水困能勿敗乎竟置之不問其明年乃厚培其南北之障而槌之以木計水不能爲害而時蓮益力更沃以皮毛諸發物而雨至水長則倩工屏出之已而兩厓之間爭茁而突露銳如卓錫者無慮數百頭久之漸以敷葉余私心津津喜謂不日當趣成太華峰頭之勝將亭其上以便通邑之遊觀者會重五享客客或謂余之癖於蓮也比走閱之則蓮之烏有復如去年故事矣余始求其說而不得客喻之曰蓮性喜潔藉注杯穢即開花十丈敗易耳將無鄰之防乎而鄰之人自言則故若有讐於公矣公不啻活其怨家乎余恍然曰所謂怨家者即其家之尊黨也事誠有之業二十年往矣此與伴僮棄酒何異蓋爲其家樹德也彼豈爲是讐余哉蓮之所惡者不潔也洵不潔以敗蓮或其奴之所爲也假令其主人果有之不余之讐而讐及

於蓮者妄人也脫以讐蓮之故而又讐及於鄰則
余亦妄人也客曰然則奈何余曰太華峰頭有時
消歇世間萬事無過不空蓮之生滅一幻化也余
亦付之烏有而已遂相與一笑而投筆焉作是記

王先生母子節孝傳

余童壯時則從吳縣王天章先生授章句比文義
稍通先生遂解館去既去而歲時仍往來余家者
垂二十年先生居常第偃仰哦詩而已而絕口不
言家世事其後先生歿而余數歷中外逾三十年

而歸其仲子汝賓嘗以吳江沈憲副啓所爲節孝
傳示余蓋節謂先生之母而孝即先生也乃恍然
歎曰昔之君子閭閻內脩其隱微之行尚不令門
弟子知之矧肯暴之於人乎宜其無聞於世也而
汝賓謂余不可無言嗟乎余豈能贊憲副公一詞
哉姑撫其語稍加論次云王先生之母范孺人者
宋文正公十三世孫父某爲侯門教讀生孺人十
六年而歸於先生之父濂濂有至性在諸生中素
以伉直稱會貴瑞奉差遣至吳其人暴橫無比一

日檄三學諸生供抄寫之後三學諸生不能堪候
瑞出羣攘臂擊之瑞怒奏聞於朝而先生之父
以是歲當應貢疑其爲諸生倡因首被逮繫禍且
不測適兩臺使亦摘瑞不法事代諸生訟冤獄始
得釋而先生之父竟以疲滿道路故憤憤成疾而
死死時年四十一而孺人年三十有六家故貧窶
所遺三大夫子俱孩幼焚燒無以朝夕范氏之老
頗念之欲携孺人歸養而以其季子後范宗之無
嗣者孺人不可且曰吾夫以負氣死忍見其妻子
徬徨附人以丐活耶執不從而自與諸子退守故
廬其饔飧之費第取給於自製女紅而兼課諸子
讀書無須更輟每風雨翹蕭之夕燃膏促席計畧
程功不夜分不止而剪裁之聲與吾伊之音則時
時相雜而出戶外鄰人聞之有酸楚泣下者或歲
值難食瓶儲罄矣孺人寧以糠粃自啖而推少穀
食以啖其子人曰嫗何作苦如此孺人曰吾向者
所以不即徇夫以死爲有三子在將冀其成以報
吾夫也安得不厚養而需之乎而三子中惟先生

最穎異故孺人特鍾愛之而祝之尤奢先生既補諸生喜讀古人書所爲文稍逸於有司繩尺以故每試輒蹶常不勝其憤憤乃就日者而問五行之數日者曰君年命相衝恐不利於場屋先生心已疑之更試諸國光者令童子視光中第見一老人婆娑杖履臥山橋上而已益信命之理爲果然於是始悔其身爲達衣所誤告其母以求息范孺人撫之曰富貴亦儻來物耳汝先世不有避命而辭職者乎不有以白衣召對者乎恬於仕進固王氏家風也兒知命矣蓋休乎先生遂謝諸生而壹意都授圖東脩之饋以甘脆其母里中人以先生雅有蘊藉而性復顚確爭迎致家塾爲弟子師有盛封君者尤敬禮先生而歲館其家先生於每日脯時視課畢即奔還其舍明日侵晨復來計其往還道里在五十里外又率徒行以爲常人疑其妮內使然及細詢之知其有母零丁居室凡晨昏寒燠澡澣抑搔滌除糞掃之類悉倚辦於其子而先生以身親之不厭劬匄不憚劬瘁而服勤匪解以終

母之身蓋含辛茹荼相依爲命者殆四十七年如一日也而其後先生之壽亦八十一而卒生五子各以都授世其家而往來余家如故

徐學謨曰余聞之柱下云六親不和有孝慈今國家旌門之典蓋所以風輓近世而發匹夫匹婦潛德之幽光也故有道者不處焉奈何縉紳先生往往視庸德爲奇行務相引重以爲名高抑末矣善乎王先生母子之默默以歿世也即范孺人之節年不應格乃先生則稱純孝矣何至抹擬如此然則青雲之附其可少乎

陸贈公傳

陸贈公者蘇之長洲人諱鏞字子器爲今選部郎汴之父其稱贈公者以封不逮養也初贈公有一子長濱次即選部君當贈公之世二子俱爲諸生已贈公年六十六而歿歿之後又十七年而選部君始舉進士釋褐南比部郎其明年會 皇上生天子覃恩朝列而選部君得以前官貤及其父而是時母馬孺人歿亦久矣因以贈安人云於乎

人臣之事其君無不以其所願得者微君之寵靈
而其所甚願者宜莫如貤親之典迺君之所以勞
使其臣則亦恃其有高爵盛位之報可以慰其父
母而作其子之忠譬之天降時雨焉顧其所值有
幸與不幸其幸而親之存得生被冠服之榮以光
耀其鄉里其不幸而不逮於養即制詞豔重第不
過舉空文傳致地下而影響恍惚其悽愴慘怛未
免愈益其風水之感而思侈其事以傳諸其人則
不得不遍丐於當世之名能文章者爲之辭此考

歸有光

宋編卷之五

九

子無窮之心也而况其人又自有可傳者乎若贈
公平生以孝友施於其家而信於通邑之人業書
之志矣是固其可傳之大者志之言曰陸氏世以
織組致饒速贈公生十年而失其所怙母沈孺人
纔年三十耳而兩弟更榮榮在襁褓中贈公已能
約束門戶斥家人去織具令杜外累比長輟學則
自營其力支吾以給而奉母孺人歡特至凡朝夕
滫髓之供不當母意不以進歲時果蓏不先獻不
以食人有召之酒者必豫戒腆具而後往曰母以

斯須之寧加母饌也嘗益發其家輒委其輜重不
復顧而竟負其母走匿旁舍曰母以貨故遺親之
危也日侍母側即劓脣之穢躬爲之滌不敢以副
嫺子曰吾藉手以酬罔極也而兩弟鏗鉉爲母所
鐘愛則又推母之愛而事從其厚一錢尺帛不自
爲豐殖計鏗天而無子則悉其帑而屬其女之夫
鉉入貲爲常山丞而其貲十五出贈公素令鉉束
帶而朝母知其母悅也其孝友之大較類此而他
行可知也今夫閭巷小人孰不有子母兄弟之親
苟無缺其養無聞於牆則自謂孝友人矣然觀於
古人酒肉之養僅一見於軻書而同庖共被之驩
史氏述之爲美談若謂爲絕德也者豈閭巷小人
之所易而賢人君子顧以爲難哉夫亦視其情之
至與不至也情有所不至而徒孝友之云即三公
以爲養千乘以爲讓舉歸於虛耳迺贈公起自孤
豎非有詩書漸習之素而一旦以其身周旋於寡
母弱弟之間承顏順志詳慎委曲若動與道俱而
克兼於古人酒肉之養同庖共被之驩者又皆本

之於誠心自然是難能也不可以無傳也已

徐先生曰吾聞之老聃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蓋推本上世之人不自知其美庸詎知人之有惡乃仲尼之論孝弟往往取必於宗族鄉黨之稱父母昆弟之言何也輒近世之風下矣聖人惟恐人之不爲善又恐天下之不知其善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崇美而絀惡其亦日中而樹之表乎令衆庶趨也陸贈公之表於吳舊矣吳之人將望而趨之而民德歸厚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七

此其繇也獨孝子能使其親顯哉

金孺人傳

金孺人者爲蘄州同知顧君舜祥之配鄉進士允元允諧之母也其父金翁自太倉來爲崑山梁氏贅婿而梁孺人艱於舉子已生孺人尋病且死囑金翁曰幸善視之他日有子無相忘也金翁泣曰吾見吾女如見孺人矣即有子而忍畛域之乎迺爲擇所配而得蘄州君仍納之爲贅壻以承嘗梁孺人而金翁更娶沈孺人暨側周連舉五子四女

孺人居子女間其年不翅以倍而事繼母如其所

生母字諸弟妹如同胞于于然嫵婉色笑一無間言金翁故長者其平生最所相得而敬信之者宜莫如蘄州君夫婦有事則必諮妥而後行比宦遊於外悉以家政委之而孺人爲之隄肅於內外咸稱斬斬辦治如是者五年而卒不以一錢自私顧氏故不中訾會蘄州君當與其兄析箸孺人力忠蘄州君盡推讓之而僅席金氏資遺營口廬爲給其後遭舅喪復擔獨力厚葬之不以煩伯氏也以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七

故蘄州君數見單空即孺人屢拮据助之終不勝其溢出之費初蘄州君謁選得四川之鹽課提舉副驢司故散局而蜀道更號險遠舟自峽江溯巫夔而上猝遇暴風舟幾覆孺人第口誦阿彌指心自恃畧不見驚怖狀須臾舟濟同舟者無不手額孺人能以佛力普度之也逮至所謂驢司者聞無官解可居而僦居民間蕭然一寓公耳而孺人安之無北門之懟也歲滿遷去始得蘄州州貳近民又屢攝守堂皇輒有箠械聲孺人耳之即刺促不

寧曰是何驪司之寂然而今之闕然也得無有冤
顯耶必俟蘄州君退而質之故知無所冤迺解其
後蘄州君以中蜚語坐罷意不無少望孺人曰幸
有子可教或天假其隙以成吾志也夫安知失之
非得耶於是蘄州君歸而銳意督課其子并召馬
甥王麟而羅之塾以甲乙其藝少不當意輒厲聲
色臨之迺孺人更從旁宛轉開譬不爲一切苛迫
諸子皆輩既憚蘄州君之嚴而又德孺人之慈由
是矢相鐫礪以抵于成無何允元舉於鄉馬甥繼
之遂成進士最後允諧射策數不中而親黨有詩
戲之者幾自放廢孺人曰惟一第可解百讐兒直
黽勉之耳允諧迺愈益矜奮亦旋應鄉舉蓋相望
於二十年之間而顧氏之門祚煥煥張矣若孺人
之能自必於天者蓋孺人天性純孝而其哀矜一
念尤所諄篤遇以貧厄告者務出氣力厚爲之所
不至於傾篋倒庋盡脫其簪珥其心不已繼姑朱
以不當舅指夢夢然如無所歸而孺人色養之特
持婦道即疏節不少貶損而其事金翁也蓋翁生

世九十餘年而孺人之爲嬰孺慕者亦七十餘年
以上食則母以豆脯盞漿自念其口也以侍疾則
母以七年勞而輟朝夕問也其死而喪葬之也易
不以貨財斬戚不以筋骨減人曰有女如此安用
上子誠詫以爲邑之盛事云舜祥名夢羽少孺人
一年今春秋亦七十爲人莊飭如金翁別自有傳
徐學謨曰余與舜祥蓋稱寮壻云故知孺人之賢
爲詳始孺人年四十以婉身嬰帶下疾羸甚度必
不起有日者布筭亦言孺人數不應壽迺迄今閱
三十年固無恙也豈別有冥報耶世間萬法總歸
於一心心順則氣和和氣應之而諸福之祥蔑不
至矣夫以孺人之所以爲心而長養顧氏寧獨其
身之用康已哉

馮母馬太安人傳

嘉靖初華亭馮侍御某嘗以直言忤世廟隸編
戌者逾三十年會莊皇帝登極詔解其伍起
拜大理丞以年至不及用於家而大理公有
子九人其第八人名時可者爲今貴陽督學副使

而其母封太安人馬氏則大理公之媵也始大理公娶金宜人爲嫡而以太安人從有溫惠之德左右諸姬無當之者因進之大理公而生督學君是時大理公之母吳太孺人在養太安人及事之甚得其歡心嘗摩督學君之頂而祝之曰寧馨兒也不有是母焉得是子蓋兩相推重云而吳太孺人之寢疾也太安人屬屬而朝夕之以供湯藥久而無怠訖於大漸吳太孺人曰新婦勞苦矣爲脫金耳鐲贈之示地下母相忘也比卒而雲間突罹倭夷之難賊迫城急大理公挈其家避之沈巷或患太安人盡行乎太安人曰有吳太孺人之主在行將安之脫城破吾其爲宋共姬乎誓籍薪燼耳屹不爲動此賊退而大理公反視舍中器物絨膝如故宗黨以是歸其孝而有執大理公故多內寵而太安人自少雜班行中外若無可表見顧徐察其隱則涇渭了然見理明而識事早有丈夫之所不能及方督學君之需次選曹也大理公病駸駸劇矣將待子以訣太安人策之曰兒非遺親者其必

歸乎已而果謁告以歸抵淮而成大理公之喪其郎司馬時蔚負物望審官者議徙銓部優之人或以告太安人曰兒非媚勢者其必無徙乎已而果不徙大理公既薨大事盜有發其橐中裝者已事洩得金可數千諸昆季羅而瓜分之而留五百鐲以遺督學君太安人既持金而內之閭適宗人以匱告即斥百鐲賙之人曰郎君負責甚多奈何不爲償責地乎太安人漫不屑意徐應之曰慷慨疎財兒志也吾僅成之耳其平生喜施予又如此以故馮氏席累世之資享崇爵之貴而太安人又佐以勤嗇然其家帑庾常缺而輒仰子母錢以給其歲時祿賜之入太孺人必北面再拜而諗之曰此吾家數十口所需也能忘主恩哉凡督學君宦歷所至必戒之終於所事以一意報國貴陽之道里險遠太安人老矣既不得迎養官邸而督學君第以獨子孤懸萬里之外日思解印綬去乃太安人則時時以書慰止之已卒不俟命而行音驛僅傳而騎從報入里門矣知非太安人之所好也

歸逾年而太安人竟不祿即偃於從今之恭而令
殮必親太安人得以收考終之福者豈其子母之
間死生離合固有數哉生子一人即時可女一
人嫁莫是之孫二人大章縣諸生大曹尚幼其春
秋蓋六十有云

徐先生曰予讀小星之詩而傷之蓋傷婦人之厄
於側而畸其躬也故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夫命
之不猶疑無復之矣其幸而生子者幾人哉矧生
子而貴貴而且賢賢而有文如督學君則世所稱
麟甲鳳毛也亦希闊之遇矣大理公以忠諫瀕九
死至終其身不見用則造物者固將昌其後而祚
之賢媵非偶然也予故掇其始末著之於篇

劉母方太淑人傳

太淑人姓方氏六安名家女也爲今大將軍劉侯
大勛之母其稱太淑人者用大將軍貴受 誥封
而以養故於淑人例加奉云按劉之先本山西太
原人其始祖敬從 高皇帝驅胡於北平因占籍
燕山衛至二世祖興從 文皇帝靖內難而南屢

立戰功晉指揮使諱衛六安得世世襲焉蓋累世
而至諱威者以北征死事贈昭勇將軍昭勇傳麒
麒傳芳芳傳定第以世次相禪無甚知名者比定
無嗣而昭勇之子子芹當襲復以老遜職而芹有
子某稱近儒者竟以旁枝紹昭勇之後而太淑人
者其元配也寔生大將軍當太淑人之始歸也有
相人者奇其貌謂其後當大貴而是時近儒尚藐
然在諸季中度無貴望已近儒既襲指揮使疑太
淑人之貴相從其夫驗矣居無何而近儒又死是

時大將軍纔生九年號榮一弱孺子也太淑人輒
抱大將軍仰天泣曰嗟嗟天乎劉氏世篤忠貞胡
撻擊之一至此極也吾夫死吾義當死所不死者
以此兒在耳送往事居將誰之委乎始劉氏故無
中訾而其舅更不善治生且有公私之負責通滿
門以是日見陵替而大將軍之少也復俊爽不羈
喜慕豪舉以結客於韜鈴事率置之不理太淑人
叱之曰兒將種也而不開於將畧儻一旦以下城
相寄則安所藉手以延祖澤報 國恩哉乃長

舅姑前召而鞭之必令省愆而後已已大將軍退而惕然悔翻然悟於是盡謝諸少年絕不與往來而日下惟湛精於孫武穰苴之書出而馳騁於役石超距躍馬鳴劍之習逮承襲未幾而聲稱騰驟於大江之南北矣會嘉靖中倭人內訌所至騷然當事者檄四郡良家子屬大將軍董率之以拒敵大將軍念太淑人在養頗次且不欲往太淑人曰兒壯矣尚須戀乳哺耶奈何以老婦人故坐失功名之會也大將軍乃枕戈而行廬鳳之墟卒藉以歸有閩稿
文編卷之五
底定自是一麾而殲礦盜再麾而搗硎蠻三麾而靖粵寇蓋出入行間不逾一十年而積資累勞年未強仕即膺登壇之選建牙擁戟鎮定八閩以海洋則不波以萑苻則無警指揮呼吸坐銷主上南顧之憂豈不誠稱偉烈哉雖大將軍忠勇決於天性驍雄本之神助其平生建樹若無待於素教而然而朝夕之淬礪左右之黽勉形影之孚契其母子之間固有闇然獨喻之於心者非他人所與知也故今天將軍歷有無疆之聞而太淑人亦享

有無疆之壽詎或然之數已哉而相人者已豫占於未定之天矣昔歐陽公少而失怙得母夫人之教以訖有成立顧其養不得及於公之鼎貴而風木之感深矣讀瀧岡阡之表則千載悲之也計將軍失怙之年畧與歐陽公等而太淑人之所以翊護大將軍者誠無媿荻灰之教而備福則過之庸非古今希闊之遇哉夫然後知婦德之有裨於世教也爲作方太淑人傳
論曰易大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余觀劉氏初以汗馬起家繼以逢難死國逮昭勇之後如綫之緒岌岌乎殆矣而竟仗一婦人以存亡繼滅錫光垂裕始乎患難終乎佚樂豈非天道屈伸之理有固然者哉今博士家擢寸管以干世資譬則草頭露耳而猶有無厭之心以求多於造物者則惑之甚也
重脩陽山白龍母廟碑
古者豕先馬祖咸列於祀典所謂豕之先馬之祖即豕與馬也非別於豕馬而自爲之類也造物生

生之理蓋有固然哉比余讀吳郡志觀陽山白龍母事可異焉夫龍生龍常也龍不生於龍而生於人人非龍也而龍母焉其事若謬悠無當不足徵信然傳之東晉隆安間其母有氏有族其娠之感有因其誕生有日既其子徙食長沙歲歸而省其母於蛻骨之處即以其誕生之日默然蛻蛻天於風雷煙雨中萬姓羅觀指目注焉又似有刻畫之期按廬山僧祖照所識本末一何較然明悉也莊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豈是之謂耶夫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以聖人之所不議者而列之祀典疑不應法顧龍之祀以其能若雨暘利濟庶萌迺龍之母不淵潛不天飛亦何與於雨暘休咎之徵而歲時禱有叩輒應此其故何哉當其塊破而旋滅體分而復來是龍之母即非龍也焉知非龍之示幻於人也不然沛澤夜號肇符赤帝業有前聞矣何謂其謬悠不足徵信耶宜其廟祀自後唐而南北兩宋逮勝國入國朝歷千有餘年土人奔走而伏臘之肸纁不絕以迄於今錫封隆號崇信尊禮非水先

歸有園稿

卷之五

馬祖之祀埒也其靈貺昭垂固有著存於人心者在不其偉與廟凡三徙最後徙於秦餘杭山之南麓異時民力普存神棲輦飭自嘉靖壬戌郡守徐公節稍加葺焉至是閱二十餘年垣宇漸圯丹青寢剝鄉人袁憲副祖庚京兆進士錢允元曩嘗驗白於神而席其怙者特爲捐貲倡募顧願贏而力拙遂疏請於今郡守朱公文科公曰嗟治民事神之謂何仲之弗妥則予有攸病余曷敢後焉迺首輸俸金若干經始其役而閩郡諸僚屬暨諸縉紳先生與閭右檀那聞守盛舉咸翕然響應各捐助有差共得金錢若干以鳩材庀工翊成勝果蓋不逾時而卒事祀者崇剝者完廟貌奕然改觀焉則皆歸德於守而憲副公以余嘗典司百神之祀丐一言以紀諸石於乎三吳之僊久矣屬以水旱故積成大侵主上憫念東南亦屢下蠲逋之詔恩至渥也而司牧之臣復能承宣德意拮据民之有無而修其急計不遺餘力廼阡陌之蕭條彌甚則知精禋之應有不能必之於天者於是更道始

窮矣故不得已而通索於鬼神而陽山之工所由
舉也第令工辦而神安神安而雨暘不愆於以登
百穀而兆屢豐庶幾民業安而吏職易稱守藉是
或可以上報 天子矣茲非古二千石共理之微
意哉閔宮之詩祀后稷也思皇配天之頌必推本
於粒我烝民龍之粒民所從來遠矣茲不祀龍而
祀龍之母以著始也此又祀義之大者不可不書
因系之詩曰

帝宰萬化疇司其權興雲布雨瀟山沸川龍寶烟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五

五

詩

靈六氣于宣潤茲稼穡以卜豐年一或奸之澤壅
膏遭蒸庶之命怙之如天巖彼陽山鬱爲吳鎮皎
皎白龍誕茲名境惟龍有母幻身恍證了示生滅
變化靡定龍歸洞庭歲來省觀適符誕期颺舉霞
映肇祀以來輒昭瑞應神母於棲千齡兆慶三吳
告敝財殫力疲神棲弗安誰之護持以遺神痼雨
暘錯施歲比不登太守曰咨民則何辜罹此游饑
守神之主我憑我依飭棲安靈視力之爲子來之
粟有亟其馳普施廣因踵接肩隨輦是法筵不日

成之神之攸奠於食有福徵協其休氛今消伏乾
不燔條溢無走陸爾時雨若守躬是勗裕國庇民
水火菽粟太守之功宜垂尸祝

邑令朱公去思碑有銘

嘉禾朱公之令嘉定也則以閔之漳浦徙而公令
漳浦之日值歲屢侵能以身暱於民而勤恤其隱
者業決兩蕃矣會 天子綜理荒政下所司覈其
不以實副者而言事者誤以公應 詔當左遷於
是公去漳浦而漳浦之人扳號而送之五百里外

歸有園稿

木編卷之五

五

詩

而碑其德政於東羅山之麓以繫其思公既需次
闕下天官氏特廉公寃姑籍而謫之未行而吾
嘉適以匱令告廼尋復其令而昇之於嘉嘉幅輳
視漳浦倍而屢侵之害尤十倍於漳浦蓋當是時
東南以急歛故吏率用猛以干天行而沴氣乘之
其饑而疫疫而枕藉溝壑死者吾嘉多至三萬餘
戶其生而爲鳥獸逸者尚不在是數幾無以爲邑
公至則愀然歎曰嗟億極矣將骨而肉之乎將死
而生之乎即藉手而倉無以爲也母寧與之相休

息而俟其甦乎則日坐堂皇若弛然無所事事者而陰師蓋公之指以示無擾而少戢其禁既而徐察其羸者療之餓者糜之寒無衣者緝著之窮而獲者理喻而解散之其阡陌家至以暱其民而勤恤其隱者一如漳浦故事廼諸子道始駸駸見起色而乎引其瑣尾四方者相告而來集公曰是可爲政矣廼屬其耆老而問民所苦以剗去其大不便者嘉故無禾而歲厄於漕兌強取盈焉而又抑之羨不厭則閔而關吏莫敢孰何而長賦者或

歸有園稿

卷之五

書

書

立至傾廢公籲之曰邑無民矣矧曰無禾無已願宛轉而輸之金以當兌可乎大司農哀其請奏從之而料量稍平於是平民始知生聚國初爲亢瘁計令民輸布以代粟故急其病而緩其供而頃年借口內峙顧迫之苛公復籲之曰此非土之毛民之力也奈何兼兩稅而交并之乎監司以公議是爲之轉控而少弛其期嘉以祁瀝兩河受潮汐而委注於諸瀆以資溉歲久淤濁凝之幾漫爲平陸而民無以爲耕公日夜講求滌源之策修諸洩

之備爲食其貧餓者以率作其工而興於事於是支股竝濬水有宣防農恃以無乾溢之患而田之蕪不治者猶所在而是而稅額仍焉過者莫敢睨公檄民之無田者任其所墾仍不問其責給之種具而期以三年收其入於是耒耜雲集而汙萊之復爲腴壤者至數百頃嘉地大而賦繁衙僧窟之其勾股出入離朱莫之辨也則稽登耗之數爲置板問者一以杜移詭而黠者不至影照驗輸納之由爲屬印符者三以便契勘而愚者得無倍出其

歸有園稿

卷之五

書

書

他擘畫之精最多類是行之一年而歲獲大稔人有寧宇公曰是可教也廼爲割品食之式而防其奢傲更老之遺而乞之言葺黻校之宇而需之絃誦而旌其士之遺佚而固窮者而卹其孀之少而抗節能孝養其舅姑者俎豆其鄉之忠諫臣父幽而莫之聞者而暇則屏左右辟騶馭時時延諸生之雋者與之談性命之學以旁及僊佛或遊戲翰墨彈琴誦詩儵然一室常有出世之想故其政不窘束於簿書而務以德化民不趣辨目前而喜與

地方建置長利當上計之會公策款段行矣民猶望公之復以思見其成廼天官氏錄漳浦之絀不欲以謫籍例公爲軼格而晉公南儀部郎於是嘉之鄉大夫士暨諸父老子弟始知公之不可借而悲號扳慕惘然若有所失者不翅如漳浦人之思而傾帑悉力圖所以尸祝公者咸跋跋恐後也昔臧哀伯論官邪之弊始於章路極於國家之敗而太史公傳循吏至公儀休不載其相魯之績而獨取其拔葵去織二事以遠賂故也豈一廉足槩休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五

七

行事哉夫遠賂者必能瘠已能瘠已者必能肥民民之所肥何施不究章賂者必有秕政有秕政者必有淫刑刑之所淫其傷實多若公之提躬可謂嶙然不滓者矣姑無論其平生口不兼珍身不重綺卽嘉禾去吾嘉僅隔一衣帶水耳公莅嘉幾三年而其家寒暄往來之使絕迹於道者亦幾三年此與拔葵去織者何異然則公固社稷之毗也直令百里哉宜其所至見思如此余旣樂書其事而重以新令熊公密邑博王君廷舉屠居降陽君

三省以士民之意來屬爲次第著之以續於東山之石云公名廷益字汝虞萬曆丁丑進士系之

銘曰

人亦有言撫我爲君肅皇在御鬱有嘉聞詰令實多寧一無禁醞釀太和媲美揚芬宜民之德世爲其勲暨於後來詎乏良牧迄可小康民則無祿時惟遑遑政靡斂威天實爲之匪人之尤無往不復紹公見休豈曰如燬沃以清流不爲察察而爲優優孔執其簡老用其柔孔爾之思軼彼前修公肩一心匪有異行漳罹於否嘉際其盛人之訛言久而始定古通實難有幸不幸庶幾夙夜永明聖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五

七

七

明故施贈公暨配陳太安人大浮阡延慶之

碑有銘

無錫施贈公旣歿於隆慶乙丑之春而其子今太僕君策業葬之大浮新阡其後逾十二年是爲萬曆丙子正月十三日而其配封太安人陳氏始歿乃啓贈公之兆合焉實是歲之八月二十四日也

而二尊人之葬有狀有志有表率一時名卿鉅公之筆汎濶彪炳所以發潛德照來裔取信傳史者備矣而茲又何以碑之也蓋贈公之舉子也晚太僕君成進士之日贈公已不及見而太安人之被貶典亦太僕君官南京考功主事時遇今上登極上兩宮徽號僅一沾恩數耳乃其後太僕君之官自南考功調禮部祠祭儀制二曹郎已自儀制郎晉尚寶少卿轉南京太僕寺少卿以奏最改南鴻臚卿未上尋改太僕少卿其後來之榮

歸有園稿 卷之五

養皆不及沾溉其親則施氏之種德續行其延慶之數政未有艾也碑烏可已乎碑曰贈公諱教字子承其先汴人趙宋時有翰林醫官某者從高宗渡江占籍於吳元至正間南雄路醫學教授義始編戶於錫自是世以醫顯至國朝太醫院判昌宗院使安給事章純二皇帝得幸生有綸褒之寵歿有祭葬之卹自教授而下凡六傳而至贈公五歲而孤其母沈孺人以官適故乃券其室而輸之僅以其餘直別僦勞舍居焉而沈孺人特善

先世兒女子之醫僅謀朝夕而贈公自少有大志不屑攻醫期以芥拾青紫而里中少年率爲博六格五之戲引觴浮白間以邀贈公贈公悉謝不往益復攻苦讀書或遊行街市卽衣履破敝而步趨肅如不失尺寸雖人誚其迂了不色沮然年已逾壯屢試竟不得志於有司或患之曰先世之業逮子之身陵夷幾盡矣昔太史公已遭腐刑而猶不敢失墜故太史天官之業子獨無意於弓冶之緒乎奈何儒與醫兩負之也於是贈公恍然大悟去儒而習醫日退處一室檢括素難諸書及驗之五行六氣參之劉張李朱數大家如是者有年猶不敢自恃其能偶脉一病者若洞見其藏腑焉而藥之若掇之矣由是以試諸病者無不應手驗而醫日有聲家亦日起由是倩醫者乃不之他醫而之贈公爲構軒以納求治者有花木禽魚之勝造之者如入洞天贈公早起坐簾箔問戶外之屢跣跣而來輒滿其榻而次第牆立者纍纍而守之幾不能容乃贈公必計其先後與病之緩急視脉而應

歸有園稿 卷之五

之呼左右持藥裹以進贈公爲之酌損爲之調劑百不失一每日自旦至暮若忘其饑之食渴之飲而貧不能自具藥貲者亦如唐宋清之肆厚施而不責人之報焉其急人之難不待其招匍匐往救之則有徒步活灰婦於旣死七日而復甦之事其脉人不待其人之言而立見隱疾則有默探通判子脇痞之事其醫能以實先人尤能以名後人則有推讓其族父與外來唐醫而甘心下之之事大都贈公之醫雖不能盡窮其底奧而其一稟於長者之所爲不以貧倦不以富趨則其中泊如也而槩其平生制行無弗然者父歿而事母幾四十年孝養無間歲時享廟輒哀感流涕自少至老慘如一日族人有越葬大池塢祖塋者贈公往直之被其擊之草間業仆而復甦有貴人爲之不平囑訟之官願爲出氣力贈公謝之曰吾前所以被挫者爲祖宗計耳今安忍護其本根以戕其附枝哉後其人益貧困生無養贈公復爲之養死無棺贈公復爲之棺若不知其前日之嘗擊我者有姊已嫁

而早寡贈公迎養之於其家終其身而厚葬之又收其四子而卹之各爲之置有常業他如此類不可勝計乃若輕財好施孳孳向義不獨施之於醫卽士常學問知道者其專志定力或不能過昔者吾友陳以忠嘗傳贈公旣卒而其秋江陰趙氏病而請仙贈公降於乩大書具別號一自海上過茅君一爲故人而來故人病良苦第服參可引日月世醫多笑予用參參之用溫良虛實無弗宜者非其佐使乃復不佳乩旣退而贈公去矣蓋贈公之於醫生而注思故死而神遊事亦可怪其住世七十二年陳太安人亦傳其姑沈孺人之業特善小兒醫故錫人倩醫者不之贈公卽之太安人其門歲無虛日日無虛晷而太安人性尤婉順能濟贈公之嚴急而贈公平生實祭之資盤盂之費宗族交遊有無之相助則出太安人之力居多宜其有子如太僕君也其生世之數如贈公而益之一年夫仁者必有後則自古記之矣豈非以天地好生而良醫活人之多則其後之繩繩紼紼如贈公者

其明效亦已大著而予獨以爲有不盡然者自余
居東海德靖之際嘉定雖號稱窮鄉而名醫輩出
乃其後頗寥寥至于孫有不能自給衣食者豈天
道獨驗於施氏一姓哉昔于定國故高其門以待
駟馬車之來則長者之行更有急於活人之術者
如贈公立身行已不媿屋漏豈世號名醫者皆可
能也而延慶之澤勿替而引之其在太僕君乎而
太僕君之嫻家子姓爵里已具贈公之狀志表中
茲不復叙

歸有園稿

卷之五

銘曰君平賣卜日求百錢止食其力已即垂簾不
貪其贏世以爲仙凡今之醫視利後先名爲活人
活已則專醫之不昌蓋亦有焉於惟贈公夙稟純
全醫雖小道以莫不虔執事之恪對越在天何貧
弗卹何細可捐視之如一詎以貨遷生爲長者易
地皆然洞洞屬屬降鑒彌愆于公之門駟馬翩翩
施之再世秉心塞淵爲王司圉雲錦三千其後
逾大如種福田慶源流芳子孫綿綿大浮之阡龍
翔鳳翥有吉斯壤戩穀其延仁人之居鬱鬱芊芊

天篤其祐於茲考旋

歸有園稿卷之六

文編

墓志

吳郡徐學謨叔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顧公墓志銘

南京兵部右侍郎太倉顧公以萬曆十四年丙戌八月十三日乙亥卒于位計開京師其伯子紹芳方官翰林檢討侍上於講筵揣公素無疾不虞其奄忽至此爲顙天號踊幾不欲生者累日夜已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一

墓志

從闕下上書祈卹天子聞公勤事忠特詔禮官予祭葬如制仍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明年丁亥十一月二日丁亥檢討君將厝公於崑山六保尚書浦鳴字圩勅葬之新阡而手光祿少卿王君執禮狀踵余猥以埏道之石爲屬於乎自公之歿而朝亡典刑鄉亡著蔡允縉紳學士先生暨閭巷小人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嗟惋歎公之未可以死而矧以予之不肖久睨於公得日聞其過夫者餘三十年廼垂絕之言尤斷斷可念居常輒

自相許期以後死者爲之傳於乎公竟先余而逝矣則何辭於檢討君按狀公諱章志字行之顧之先自丞相雍顯於吳其後子孫播滁陽間已自滁陽徙崇明再徙太倉有諱伯善者是爲始徙太倉之祖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嘗仕元爲市舶司正觀五傳至公之曾大父珩珩生鑑於公爲大父以予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父諱濟即刑科給事中嘉靖初嘗上封事勸上攬威福絕佞幸爲中興第一疏語具國史中配陸氏累封太恭人生二子伯樞爲太學生有倜儻奇節仲即公公生三歲而孤太恭人榮榮鞠之艱苦萬狀比長屬太學君爲之傳時給事公歿後門多外侮而有司之力政又日過其家幾不能支太學君矢以身杆禦之諸所勸勦畧不以關仲令仲壹意讀書迺公亦克自邁勵尋舉於鄉於是門祚稍稍振而太學君又歿矣公念太恭人春秋漸高無他子在側不欲上公車而太恭人故迫之行明年癸丑公遂舉進士始給事公故以丑第而公所授行人官又與之符會

歸有園稿

卷之六

墓志

太恭人聞之爲媿然喜而鄉人亦謂顧氏世德之
報若有勘契云而公之爲行人也嘗使南粵粵多
珍貝之產以地遠易晚有交際公者悉峻謝之一
不以涸橐中裝比還 朝第徒手而見執政執政
已目異之會應臺省之選吏部以不得執政指竟
不及公而僅移司副進司正人多爲公不平公自
以太恭人在堂此身未有死諫地安所事臺省官
爲也對人終無幾微之懟久之遷刑部湖廣司郎
中時高安吳文端公山在禮部吳人有丐其志墓
者持公之狀往文端說曰是何吳之多士也將薦
之爲子部郎適已未會試又薦公分校春秋而皆
爲執政所拂不果用公歎曰時事可知矣今不去
當有復辭我者亟請告歸歸三年圖終太恭人養
太恭人呵止之曰兒不聞而父嘗無故引疾而奄
至不起乎此已事之驗也吾尚彊飯當經營之年
居家欲何爲哉公自是不敢言退而復還於刑部
刑部職獄訟諸僚吏謂公自閒局來烏識所謂爰
書也及聽其講解律令則甚習諸僚吏終莫能難

試之疑事公立剖而囚被公訊者咸稱公不寬已
權爲饒州守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喜鬪公至之
日訟牒填委禁不可解吏窟其中往往互相影匿
以爲奸利公已調知其弊竇則徐爲疏剔者三月
而前所壅積得盡決去既廼召其爲窟者面數之
過而繩其尤桀黠者一二人吏自是不敢仰視公
而訟人者與訟於人者咸願質成公能不齎糧而
事辦淮國於饒其左右或怙王寵靈有所罔致於
公必戲之以三尺始王謂守釐既見公料量宗
祿無畧刻爽且爲約劑其給主於必平不縱吏有
所乾沒而或時以緩急來告顧又加意護持之王
廼信公非釐而更頌其賢浮梁之景德鎮陶利被
天下五方之亡命多藪集之號爲繁雜而其地又
犬牙錯於安仁兩縣民小有睚眦則休咄而鬪一
日嘯聚至千人幾於揭竿市官袖手而已莫可誰
何公適以視供器至即從輿中口占數語揭之衢
諭以禍福聞者素憚公威嚴即時解散而公仍法
其首鬪者一境帖然其他神明豈弟之政多類此

而議者以公治饒至比之顏范兩公非虛語也公
在饒四年擢湖廣按察副使當備兵辰沅公奉太
恭人業取道大江輓舟而上矣一夕忽遇暴風起
舟爲之蕩太恭人色慄度不能前公竊歎日報劉
之日短矣奈何使之凌兢畏途哉乃不告於太恭
人而密疏請休疏行而後以聞至是太恭人亦疆
領之矣遂奉之歸歸又三年而太恭人以壽終於
家旣免喪而公復補廣西副使與御史勾當戎籍
事竣入賀萬壽比出國門而公已晉貴州參
政又晉廣西按察使其明年丁丑檢討君舉進士
入讀中秘書公曰吾家已三世受國恩矣恨不
能報求多於天無益也因決意求致其事去於是
去而臥家不起者七年而歲癸未當輔臣更革之
會天子一新大政詔吏部舉遺佚而吏部以
公名上復以原官起補山東山東之部使者謂公
資深直浮寄耳不欲煩以事事而公更爲殫智畢
慮以襄部使者當獄獄公手叅獄詞一稟於明允
比復命舉刺其評騭皆密受成於公大都務寬大

而畧細奇窮日夜之力不敢以嫌怨避部使者大
驚懾之語人曰吾始以顧按察重厚人耳不意其
精爽乃復如是旋揭公於部業以大臣器許之而
是冬遂有南光祿之命居亡何晉應天府府尹尹
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或持大綱示貴倨而
已公於瑣屑必親如在饒州時務裁狹闊主於便
民而其最所干衆怨者能奪貴官所僭乘驛騎還
之會同館而乙酉秋事已豫爲料理與其丞謀必
剽去異時上下陰行之私比入棘而公已簡副
留樞矣時屬考選軍政之期通尚書病不能任公
遂肩其事細爲簡汰奏之已尚書病去而公當視
篆會應詔陳言公言留都馬快船爲中貴人
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之而役之藉民間者十九
皆環衛之戍倖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而或
時時有所摧剝則傾帑以供不厭第集伍走耳不
則自盡死以故成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廣
繹思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今請如馬船例凡役於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

益其直尤須縮船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
米三萬石今衛戍已願輸萬五千金而朝廷仍
捐金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舒其力則費小而所
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上是其議下
所司悉付施行仍著爲令而公猶以事關禁近
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則又謀之新尚書
疏重事權明激勵嚴叅罰豫會計四事大要在杜
浮言急儲侍而委命於始事之臣共圖經久上
併嘉納之而一時留都四十八衛杆柝之衆若脫
湯火而置之柵席之上歎然手額各肖像尸祝公
而公亦自以爲愉快嘗遺書語檢討君曰吾晚年
遭際聖明所自効者僅有此耳蓋公逮事三
朝所歷最深而中經退逐其大半在田間世謂
公直恬於進取耳其才或不足以應猝然之役
當事者猶以常格擬公公遂軒然有終焉之志既
而所聞行誼愈益高會有宣之於朝者謂公貴人
始知物色公山東再起遂不二歲而驟至大僚乃
其所驗白於時者復較著如是業駸駸柄公矣而

公已不能待然則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
道匪直人之爲之而亦天之爲之也公爲人精敏
介潔而能醞釀之以冲易與人交善者締係之或
溉及其子孫藉遇不善人亦曲爲藏疾不少露崖
異之色士以此附公而時見有侮於鰥寡者公必
盛氣砥植之即於貴勢人不少遜然亮公無他腸
終不以爲忤其孝養太恭人至老不忘孺慕姑無
論美寢必問已箸必親靡昕夕間而已乃其婉轉
周旋出於心之所獨詣者尤多太恭人慈而喜施
其注擬所及常不能自公能逆其未形推其必
至而爲之次第周洽務愜其所歡令其人安太恭
人亦安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嫂臥牀席則不
敢復赴飲食之會或偶有所赴必不卜夜而反先
是兄病且死所遺孤紹夔亦三歲手公囑之曰吾
僅延此息耳仲他日生育無窮幸有先人之業在
仲第以吾息列諸子中等析之足矣無作兩家著
計也公唯唯已撫其子若女訓育之婚嫁之一如
其子與女人視之不覺有絲毫異他如嫁王氏姑

以子宕傾其室而太恭人有弟窮老無所歸俱收
卹之終其身比於歿而喪葬之如禮姊之女孫有
少失其父而其母伶俜不可依者於公稍遜公曰
是吾姊之一體也則携之歸而轂翼之以嫁溫室
人尤以爲難王淑人以無年而死公時時痛念之
後其母死特豐其殯而併殯其父之藁葬四十餘
年而未即窆窆者公所居湫隘僅蔽風雨至不能
容其子舍而宗人之以急請者以窆額者以無家
室控者咸趨公而飲食寢處之必各得所願而後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九

歸有園稿

去逮明日他宗人之來者復然故其歲廩所入常
不足以供其所出甚則假子母錢以給其平居搏
縮食不重味衣必再浣泊如寒暖或勸之少腴者
公曰吾豈徒惜福亦圖哀其美以利濟人耳世有
講良知之學者公謂其茫無稽據其實不可食也
曷不遵孔子一言終身之訓乎故公平生事以恕
施而又少歷諸難備諸世故不弔詭以爲名高不
飾情以阿流俗施於家國能鑒鑒副名實而所至
見德所謂循往而動其迹自異宜其至死而清明

不亂公生嘉靖癸未四月十一日迄於歿享年僅
六十有四配王氏累贈淑人繼孫氏累封淑人子
男三長即紹芳娶周氏繼陸氏王淑人出次紹芾
娶周氏繼李氏次紹芬娶葉氏一女適歸起霽孫
淑人出其適曹志忠者爲公養女即姊之女孫也
孫男三同德娶周氏同應聘沈氏紹芳出同吉紹
芾出孫女三長嫁金履莊次許王元爵聘次許于
某聘曾孫男二銘曰

歸有園稿

卷之六

十

歸有園稿

遙不顯亦世神明之祚篤生給事以侍 肅皇莫
竟其志有鬱而藏嗣人之利桓桓司馬起自孤孺
難難百之羽括鏃礪既蹇其生復屯其仕樹德務
滋培爲世器天定之年迄躋大位泰道方升會逢
其際赫赫留京莞樞攸寄仁人一言根本是慮羣
茲磐石社稷之衛職司其居公無可媿德厚流光
施於繼序繩繫而來我卜其寤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於乎吾忍志吾繩之之墓耶往嘉靖間與繩之同

爲郎而是時柄臣邸第在長安西里士大夫多炙
附之以居而繩之獨與無錫尤公瑛嘉定唐公愛
張公任暨吾五人皆避居東里數以酒食相徵逐
當其酒酣耳熱箕踞放歌抵掌諧謔睥睨世人一
時意氣何其蒸蒸盛也今屈指已四十年事而諸
公之淪沒殆盡矣乃吾幸以後死之故撰備文字
之役而繩之又若俟吾言而後瞑者俯仰今昔於
人世何如哉公姓袁氏諱祖庚繩之字其先世蘇
之吳縣人也自公之曾大父諱綱者爲長洲陽山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七

惠氏之贅壻因家焉故今爲長洲人綱生瓊瓊生
四子其季諱校者即公之考也以公貴累封中憲
大夫妣朱氏累封恭人公生而夙有異質其警敏
不類常兒六歲時中憲公爲里人所構傾其家朱
恭人日不得一食而勉爲食以飼公公曰母之餒
矣兒能獨飽耶卒不欲食比長而從中憲公授舉
業始若稚僅能遣句而已年十四忽豁然開悟下
筆如流其母舅太守陽山公見而器之曰是兒即
可發解矣而陸給事公燦者雅負人倫鑒亦大奇

其文十六補縣學諸生輒與諸生較藝已無當公
者歲庚子歷郡院試俱第一遂以是年舉京兆時
公年二十二明年辛丑連舉進士除浙江紹興府
推官人謂公一白面書生耳其何能吏也乃公亦
自嘆其所未學孳孳焉每從先生長者問已成事
適之官道遇朱中丞公紘教以稽考規畫之法公
一一領畧之奉之爲著蔡比至紹有所讞鞫無不
中法比兩造俱稱不寃於是民有袁青天之謠而
旁郡之求質成者踵接於庭矣亦無不滿意去理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七

紹幾四年凡攝郡者一攝縣者三自山而會而姚
而攝姚尤久姚爲衣冠之族民間苦於供應浩煩
公力爲搏裁得歲省其十之六七若去湯火而酌
之以清泠者其他政事大都出之以嚴明而劑之
以敦大故所至稱平比滿一考有詔徵入將需臺
省之選而公以年格業擬天官郎待之已竟奪於
有力者乃量移禮部主客司主事晉精膳司員外
郎郎中禮部改稱清曹而膳曹第檢括上供文書
別無所事事幾埒散員非公之所樂也日浮湛酒

人間以自慰藉而已常語人曰令我淹淹抱案積歲月以要華黼無寧屈膝事人亟行其志以利濟一方哉同舍郎有以其語洩之當事者當事者笑曰袁邛顧欲爲知府耶吾計已審處之矣會荊州缺守即以公名上旣得旨公欣然捧檄而出國門了不以爲絀荆於楚諸郡中幅幘最廣而疲劇特甚又遼藩之所都也其王故以狡悍聞而諸宗人又類多不逞其宗祿稍匱則往往羣聚而譁於郡堂以索逋爲名麾不能却前守至不敢啓解而

歸有園編

文編卷之六

事

謝

守宴而公之飲量實加王數倍已默有所矜壓而又務與之留連款曲每宴必至夜分無情容無棄語各頽然而後別王知守可親不可犯即欲行其小慧亦無間可乘故終三年訖無所干撓人謂治荊者匪疲劇之難而特難於馴攝遼藩公旣易其所難其他瑣務直駕輕車就熟路耳而公之所尤長者在清會計簡獄訟詰奸慝鋤彊梗扶植善良其綜核名實大類朱中丞故始而荊人莊憚之繼而親之譽之久而尸祝之自德靖以來太守以卓異稱者惟公一人而已時江南數被倭患而公有治郡聲當事者將以兵事倚辦公乃陟公爲浙江按察司副使備兵溫處溫處偏近仙居而仙居以南已不勝焚燒屠戮之慘矣賊逸仙居則溫處必危公初至悉力堵絕賊知有備從間道遁去而公能擊其惰歸亦稍有斬獲功詔以白金文綺爲賜明年賊遂大舉寇溫溫道兵止三千人而賊以萬計勢不能支則先趨磐石堅壁以伺賊仍從中調度嚴督文武將吏往來策應以須援兵之至比

歸有園編

文編卷之六

事

謝

督府方有事周山不得速調最後遣參將戚繼光
來援戚以兵勢猖獗至磐石遇馬公口事急矣
吾自往促之從者見環岸舞刀者皆倭也衆有難
色公掉頭不顧竟躍舟渡江逆援兵進援兵至而
賊艘已薄城下矣公以計燔賊一艘殲數百倭二
月事寧城得不破尋上首功於督府督府以爲能
而鄉官有王僉事德者先是赴磐石與公議方畧
議能欲乘夜從寧村歸郡城視母公止之不可道
斃於賊公收其尸脫所衣鮮衣殮之而權以陷陣

歸有園編

卷之六

七

七

報蓋傷之也督府以其事張甚不得已論公失事
當戴罪策職而朝議誤以王僉事真死於陣謂
公爲怯則剗公官一級別用而王僉事因大被卹
陰明年當外察之期有所轄墨吏素見嫉於公有
度不免則騰公飛語於南都而賂一御史爲竄入
奏中公遂報罷公罷時其年纔逾疆仕耳而二尊
人方在養不忍見壯子無故早廢而公亦寢鬱鬱
不自得久之歎曰寥廓之內亦大矣何不能借數
尺地容一表其哉乃堅志杜門益自放於酒晨起

自問視二尊人後即陳博局於廳事客至必與之
賽博而賭酒一籌一觥客不醉不止主不醉不止
即主客俱醉不見燭亦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暇
或裹糧束薪徜徉山水間期於酒盡而返若坦然
不以生計屑意者而尊鑿甕盎之隙又時時出其
餘智以料理家督即米鹽瑣碎無不經心而畧不
見其聲色之露公素廉白初荊州歲收商稅哀其
羨約可得三千金異時皆太守堂食費也公悉斥
之以補宗人折鈔一無所乾沒而去溫之日郡縣

歸有園編

卷之六

七

七

例有贖遺公曰官可壞而人亦可壞耶卒峻却之
以故敗歷中外逾二十年而所在多垂橐而歸比
中憲公既老而傳所遺田不滿十頃而公經營三
十年今已倍之者三而園林第宅圖書藝器之類
亦畧稱是顧公平生既子無宦貴而居鄉又絕不
與外事於有司未嘗輕脩竿牘之問若一無所賴
藉而坐致素封竟莫知所以爲之輸運者而其才
可得而知也嗟乎以彼其才能少自貶損以干世
資世必有知之者厚養而重用之詎不足以當國

家之緩急乃么麼數語竟無有能白之者一斥不復坐令豪傑短氣此何說哉宋王金陵之言曰交私養望者多得美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然則倜儻非常之士類不能以媿阿取容自古然矣獨今之世哉吾是以悲公之不得盡究其用也公生於正德己卯正月十四日以萬曆庚寅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娶文氏累贈恭人繼王氏累封恭人再繼謝氏子男一人孝思上林苑監署丞娶唐氏女子二人以郡學生唐正聲暨劉調元爲之壻孫男二人長懋賞縣學生娶朱氏次懋質縣學生娶毛氏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墓在陽山鴉哺墩之原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先是公年六十頗自負其平生謂後世誰相知者因爲生志以傳之人人至是上林君遵治命而余藻飾之以余嘗知荊州繼組於公得公行事之實也又烏忍辭爲之銘

銘曰謂公有意於世耶而幕天席地胡溷迹於沉冥謂公無意於世耶而竹頭木屑其較畫不讓

然之精然則世之夢夢者常以醒爲醉而皎皎者反以醉而爲醒而公之自逃於酒也吾因得以窺其用世之情而遂是以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於乎我外舅金翁生世九十六年以萬曆乙酉七月八日考終於正寢而其孤允殖等卜以是歲九月十八日葬翁於城西外收字圩之新塋遵治命也先是翁葬其元配梁孺人即自營其藏封之六十年意不欲以死累生故翁之葬速而僚壻顧君夢羽泣謂學謨曰翁勤一生以砥行凜凜若涉春冰也至耄猶兢彼豈欲碌碌生死哉顧其平生匪羽莫殫匪子莫知羽狀之子銘之翁恃以不朽矣子盍圖焉學謨唯唯否否禮卑不銘尊甥固無當於銘舅也無已請志其事而內諸壻可乎志曰翁姓金氏諱夏字子大其先系自漢日碑傳至元末華一公實爲始祖翁蓋七世孫也高祖德明曾祖實祖罄並隱於農父珏始以翁貴贈文林郎中兵馬副指揮母孫氏贈太孺人翁兄弟三人伯章烏

程丞仲韶長汀令而翁爲其季金氏故籍崑山之
惠安鄉成化末析其迤東二鄉爲太倉州故金氏
今爲太倉州人翁生五歲而孤自太倉來爲崑山
梁氏贅壻即奉其大母徐孺人母孫孺人休梁氏
以居年十三偕梁孺人自爨攻苦力作且晝夜誦
讀不休久之稍稍積纖累微業漸拓年十六補縣
學生尋入貲升太學生翁在太學嘗兩應京兆試
輒不利中歲求試吏以選人高等授中兵馬副指
揮兵馬職巡徼而輦轂下故多豪族貴游日鮮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七

七

衣怒馬衡行闌開間金吾莫敢誰何翁在事一裁
以三尺有抗法者立捕治之無所縱舍由是相戒
無犯部內肅清一內侍朴殺其同母弟於禁中侵
旦昇出西華門人無知者翁詞得之其人卒抵罪
然翁爲文主於無害有賀人生子歸醉墮大窖死
訟繫生子之家久不決翁察其冤白於上官釋之
時武定侯郭勲被藉業起大獄而侯家故有金穴
之名左右悲眈眈視翁奉詔追逮其家暮餽數
百金爲壽祈少緩翁怒斥之出而鞭其媒入者其

後同事利侯金者率坐譴而翁獨燭然無浼人以
此益嚴重翁一日與御史言事爭之彊御史不能
堪將褫翁庭挫之翁投綬於地曰幸備員朝參得
此肩事上義不受辱御史上狀朝議竟誅御史
而直翁彊項翁自是力求補外乃出爲山東濱州
同知而翁在濱州會歲饑而責逋旁午翁度民不
能急辦乃緩與之期約姑伺其次第而輸將之已
令不苛而賦給守苦賑貸無法翁曰發粟何如煮
粥便即爲巡行阡陌令民什伍而班坐之按口具

歸有園稿

卷之六

七

七

康轉相傳給一時全活甚多守讓其能凡所擘畫
必咨翁而後行業聞之臺省獎檄屢下而翁已有
倦游意竟致其事歸翁雅負大志冀一表見於世
旣以棲卑故不得竟其施設每斷斷對人語必追
述在官所嘗行意多感繫思歛其餘筭以驗白於
家旣歸乃益治田疇繕垣宇篤宗祧葺丘隴藝園
圃謹儲侍與食享賓客收卹孤茆旁逮臧獲瑣及
米鹽擇人而任時勤生而嗇出厚薄踈數事有品
式歲有程度務軌於潔齊嚴整儼如朝典云嘉靖

平寅倭人內訌偏崑山城急令無所指則集諸士大夫畫堞而守之而翁當其堞時時紆民之突竄者入有勢人訖翁謂翁且納賊翁曰赤子流離方望城以爲歸而忍委之飼賊耶第一諦視之耳何賊之納其人怒則嗾令勒翁出粟助軍需翁即傾廩而輸之畧無愠色已賊退令置酒相勞而翁坐復據勢人上愈不能平輒厲聲相加翁叱之曰今以勢論某坐誠不得先汝若以人品論君曾無下床之臥當與誰爭席耶亟拂衣出比還家氣勃勃不能吐呼諸子囑之曰而父止缺一第老蒙詬侮汝曹安可不自勉當世世居人下耶以故歲延塾師禮意懇款暇則與之講析古今見忠孝廉節事輒摘以訓諸子乃其型範之嚴居常即所甚憎口不顯言其過晏歲未嘗一見情容雖其居常機利之湊而爲鑰常固妖淫艷冶曾不得一闕其室而諸子亦相率共令斤斤守禮絕無儇薄恍宕之習其家之振蟄知未艾也翁廣額高顙脩目飄鬚望之凝然如不可近而即之冲粹夷坦畧不覺其

有町畦之介乃孝友慈惠出自至性痛念父母墳墓越在東鄉不得以時瞻禮每遇伏臘則涕泫泫下也因捐祖遺產分讓兩兄以代松楸之役而里中歲舉社會則輒邀兩兄相過爲共被之驩三家子弟自垂白逮童稚無慮數十人雍容陪從杯酒勸酬于于樂也長姊適吳氏早寡即迎歸以養常時其寒燠而起居之姊不樂翁亦不食不翅事之如母後姊近百歲終於其家復以節旌皆翁爲之經紀而姊之猶女吳氏者梁孺人嘗抱之爲養女適顧氏亦早寡翁仍還鞠之而撫其孤教之成立又卒而吳氏今年七十四矣即暫爲顧氏婦而長爲金氏女生死銜恩六十餘年如一日也翁素得僮僕之力嘗屬奴掌賦籍奴爲衙僧所紿遺責數千比事露而奴慚負主即自經死翁憐其非辜竟厚葬之而自償其責家人有犯者不輕施笞罵即稍加笞罵旋以好言相諭解無藏怒也故人無少長咸樂爲翁用而其字佃籍也尤恩歲省其耕必覈其登耗虛實而歛散之而死喪之家更曲加寬

貸常曰彼父兄子弟沾手塗足以代吾耕而吾不
厚爲之所將解體散矣獨吾田可佃耶以是佃翁
田者爭先以輸不敢置詭相潤而翁家之粟必收
上直翁平生最慎取予非其氣力所出即一介有
辨苟分義所當輒毅然肩之必不肯瘠人以肥己
前令欲庇其所私而素惡翁嶽嶽故困翁以重役
或勸翁有貴壻可倚曷不怙之以丐脫翁曰有身
則有庸農家所藉手以報 上者惟此耳吾直順
受之而嶽嶽者故在也丐脫何爲哉故終翁之世
不以寸田干人影役然其家亦坐是漸見消落而
支吾內外諸禮際翁又纖悉必厚必周不給則寧
質貸以從事宜其門屏若充然有餘而囊無一錢
尺帛之貯也此又奇男子所爲翁初娶梁孺人繼
沈孺人並有賢稱先後俱膺 貤典男子五人長
允成縣學生早卒娶周氏允殖國子生兩娶馬氏
允文國子生娶顧氏繼王氏允武國子生娶顧氏
允揚未娶天卒女子五人長適蘄州同知即顧君
夢羽次適魏大化次適王道敷次適學謨累封夫

人次適縣學生顧光世天卒長女適顧氏者爲梁
孺人出其他子女七人盡沈孺人出而允文暨適
王氏女則側室周氏出也孫男子八人履中履正
允成出履康履莊允殖出履光履儉履讓履信允
武出而履中履莊俱縣學生孫女子十三人曾孫
男五人曾孫女三人始翁患末疾劇甚度必不起
已閱七年而視息飲食了無所苦乃六骸寢縮嬉
笑怒罵動如嬰兒人謂翁當不死忽一日上食以
手揮去遂奄介獨留屬纊之夕整衾端臥不少見
顛迷散亂狀內外子孫滿前流盼幾遍喉吻寂然
視之瞑矣豈完其天以歸盡者耶箕疇五福翁實
備之顧哲人既萎典刑漸盡於乎痛哉謹拭淚而
爲之志

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

距嘉定城東三里倪家浜西之原是爲吾師方齋
殷先生之墓按先生以萬曆丁丑四月二十五日
捐館舍至是閱十有二年其子力不克葬而諸生
屢應軫沈紹伊輩爲募貲佐襄事以戊子十二月

二十八日始即寃寃於乎傷哉貧也賢者之畸於世獨饑寒之在身前已哉始吾嘉風氣穎鹵故未有講聖賢之學者先生生而凝然端重自垂髫時已不近嬉弄年十六補縣學諸生即以斯道爲已任都授里中里中子弟爭負笈從先生遊由是以其學掇取世資者斌斌項背屬也蓋自是儼然稱師者垂四十年晚籍貢資除淮安府學訓導非其好也居三年訖不竟其官卒以抹檄死得年僅六十有四云先生之學初宗姚江若有味乎致良知

歸有園集

卷之六

七

七

之說以儒者之方便法門在是已悟中庸三知之指謂知亦有次第生知既不恒有藉令學知而下盡去聞見而虛事揣摩其能以徑造乎乃更宗紫陽而少刻其支離以符會於孔氏博約之訓於子史群籍靡不泛覽而仍折衷於六經爲之講解著論要於精詣傳之人人而一時學者咸篤信而守之不翅如天球河圖然由是先生道日尊門牆日益盛人望之若不可狎近比就而質問疑義無問其可與言不可與言一飲之以和多滿意去絕不

見有町畦之介或酒食之會群少年方恣爲歌呼謔浪見先生來即寂然聞不聞動靜而先生更降氣相款洽竟席歡如也其圓融應世而主之以不染多此類先生天性肫篤年十歲喪其母沈孺人其家頗葬之嗇先生每念及之輒對食不食涕淫淫下也然終不敢顯言於人而默爲孺慕者至白首不能解父故以嗃嗃治家而稍暱意於後娶許孺人先生爲揣其所安每晨昏必由承許孺人驢以求媚其父必得其愉暢而後已父善醕而不能

歸有園集

卷之六

七

七

飲許孺人特善飲則爲市父醕飲許孺人更約許孺人飲量如其數具醕貲爲其父壽如是者日以爲常已許孺人自有子父母憐其弱也一倚辦先生育鞠而督誨之凡先生之所以覆怙其弟者常恐其失墜以遺親之憂計無餘力也弟既有婦則囑其婦毋以拮据勞之曰此吾母之所鍾愛也第令飽食穩臥而已比於析箸則盡讓其故所遺產而先生自有田不滿百畝復從父命哀其半益之以厚惜其單寒乃許孺人之心鞅鞅未已也則歲

納其束脩之餽與廩舍之餼於其父以陰潤其所
欲一錢尺布不留也然自是先生家益窶俯仰
之需姑支吾以給幾不能朝夕而陶然一室誦讀
自如了不以固窮爲病乃其燕處如對神明無惰
容無忤視無褻語閨闈之際至若不親二色其德
性之完粹若無俟於動忍而得之者此由宿植匪
盡由學也昔孔子聚徒蓋三千焉其平居未嘗輕
於許可獨顏閔二人一以爲賢一以爲孝卓然稱
高第弟子此豈有殊行哉要不過循其學之所至
以善處乎人情之所不堪故千古以爲難耳然彼
皆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去孔子遠矣一旦倡道於
顓鹵之鄉當絕學之後姑無論其平生疏節即其
周旋後母間養志安貧似無一不準於絮蘆之戚
簞瓢之風者假令孔子而在固顏閔之流亞也詎
不尤難哉吾嘉自明興以來稱醇儒者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諱子義字集鄉其號方齋者爲學者
尊稱之辭上世高大父顯宗曾大父清大父珩父
鎮俱隱於市至先生始以儒顯配陶孺人能與先

生同甘苦生子男二人長儒娶馬氏繼侯氏次仕
娶朱氏亦親親竝守其家法女子二人以孫守道
唐有謙爲之壻孫男子三人孫女子四人若謨小
子固所謂以其學掇取世資者媿無以張先生之
道而於其葬也屬其子以隧道之石請忍無一言
以永其傳乃爲之志而銘之銘曰
謂漢人不學而千頃汪汪能範其鄉里謂宋人言
學而正心誠意已不爲上所喜豈大道之歸疑別
有所指而先生能食其實不咀其華故盛德在人
愈久而不忘如此
朱隱君墓志銘
隱君姓朱氏諱纓清父字其先華亭人也自君之
父鶴號松鄰者始徙嘉定卜吳淞江上占籍焉松
鄰爲人博雅嗜古而特攻雕鏤之伎其所製簪匣
圖刻諸器爲世珍玩有傳其一器者不以器名直
名之曰朱松鄰云而君爲松鄰長子能世其業人
呼之曰小松君生而聰穎絕倫即席松鄰之伎輒
能師心變幻務極精詣故其伎視松鄰益臻妙境

白簪區圖刻外旁綜花草人物間倣唐吳道子所
繪作古僊佛像刀峯所至姑亡論肌埋膚髮細入
毫末而神爽飛動若恍然見生氣者鑒古之士咸
謂其工非人間所宜有而君亦雅矜其伎不肯輕
爲人露指有以貨干之者不輒應即應之必不受
人迫趣而性復嗜酒酒至即醺不醉不止以故日
無餘畧須興至始一運斤主於自適而已即所製
器匪經歲月不能得入以其難得則愈益愛重之
而疑君者以爲倨或謂讓及之君漫不以屑意會

集賢堂

宋編卷之六

記

三

令欲多購君圖刻爲賂遺具君不爲理令怒而捕
君君竟逃去不復顧其家已太倉王先生爲之居
間迺脫而君終不爲令屈也人以比之漢太山太
守遂龐萌故事云先是禹州微王聞君名將禮聘
之業納幣而君辭於使者曰臣井中鼃耳安所需
於東海哉卒不肯行其後王坐法廢識者始服君
之先見君嚴於褻身而自以棲卑故不敢爲亢異
時驛卿墨客暨游閒公子日過其門君與之無町
畦即雜以酒肉僉便腹賈亦復歡然畧不作嗔

狀而其中湮渭自辨要於兩無所浼始吳淞之廢
燬於倭君迺避地入城頗厭其囂則構城隅隙地
結誅茆數楹旁陰竹樹以乘風日其戶長扃不扣
不啓而簾瓢晏如人召之酒無不赴不召亦不先
往故平生未嘗以顏色伺人人竟不得而親踈之
其意度汪洋可念比中歲有悼亡之感遂不再娶
而君益喜自晦匿居一室第逍遙於盆池山水
間不復關外事即所善雕鏤多委棄不治暇則繕
誦貝經冀以勸契死生大事如是者凡十有七年

集賢堂

宋編卷之六

事

三

然嗜酒無厭晚中風淫客至率臥牀不能起或勸
之止酒君笑曰酒止而生生何爲者世間殤子豈
盡醉死哉復歌之曰去本無妨留亦得何人不是
遠行人於是勸者色沮其任達如此蓋病三歲而
君奄然逝矣是爲萬曆丁亥九月初六日得年六
十有八而其葬也即以是年之十二月十六日墓
在邑之依仁鄉村松鄰兆娶丁氏生子三人伯稚
美娶鄒爲縣諸生以都授給君衣食仲稚恭娶蕭
季稚征娶錢仍世君之業女四人徐潞王士弘等

人童潘承節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當君屬
續時旣乏宿春召諸子前相顧而訣了無陶生敗
絮之感第囑之曰其以宗伯公銘我嗚呼君之名
幾滿天下矣顧不知君者謂君以伎重而知君者
則謂伎以君重非果於遜世者歟稚美以狀來請
迺爲之銘曰

詩云有大巧者必有奇窮而君之不逢豈以其能
奪造化之工然則古之黔婁未嘗時於伎也又胡
爲坎壈其躬吾故去彼取此以貴汝於三尺之封

嚴伯阜墓志銘

昔顏子歿而孔子重傷之非以其人之能好學也
耶當是時七十子之徒方幸聖人以爲之依歸宜
其深信而篤嗜之者匪直歸於顏子而竟無其人
以當孔子喪子之慟則今之世可得而知也於乎
世之絕學久矣獨所謂科舉之文儒生家實藉以
干世資其深信而篤嗜之疑必愈於求道顧吾嘉
故稱顓魯異時作者知好之矣而類不知其所以
好往往自怙其所長而輒惡攻其所短則有自殉

其僻寧終身之不售而必不欲舍己以從人又何
論於若無若虛之學也吾晚得伯阜其學爲科舉
之文也則深信之矣篤嗜之矣蓋庶幾哉顏子之
好乎伯阜資故顓異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窮理
窟蚤夜覃精不得不已其爲文不盡師繩尺第一
稟於師心故自少即不得志於有司年二十六始
補縣學諸生爲諸生又三數年無所知名乃諸生
中未嘗不推讓伯阜也余故不識伯阜比就督學
使者試或以其試文質余余覽之曰思深哉其大
雅之遺乎然未可與凡月闕也成則王而敗則虜
矣旣而名出果以伯阜冠諸生升之廩舍仍刻其
文以傳已使者去而後之爲使者齎伯阜如故伯
阜益不能自持乃以其文請問余曰文從心生上
之則浮下之則沉子非浮之爲患而沉之是患且
易徇業也已則棄之矣何過用其心如是伯阜唯
唯退闔其戶而揣摩之務去其所艱而就其所易
他日更爲之請未可也則又痛爲之滌除務求印
證而後已蓋逾旬而始得其肯竅余躍然喜曰穠

家至矣豐年其可俟乎時適應直指試仍復以伯
阜居諸生上於是伯阜之名隱隱起縉紳間而太
倉王氏諸公子願納交伯阜則辟而賓諸塾伯阜
初不欲往余從惠之令觀大方以驗其所得伯阜
乃至太倉至太倉不數日而伯阜之妻病疫則還
視其妻妻病良已而疫中伯阜矣未發也比復於
太倉三日而疫作伯阜遂不起伯阜生而廣額高
顴偉軀幹兩眉過目幾寸而性復醇雅與人接終
日不見其喜怒之容居家孝友夫主父喜客而貧

歸有園集

卷之六

七

伯阜

不能支則輒貸子母錢給酒費以博父驩伯阜嘗
爲楚遊而母死於家弗及舍則爲在疚之詞時時
展讀之以識其終天之憾其弟景脩不能妻則納
其女之聘以轉聘其婦與朋友處能不惜盡言亦
能受人盡言不爲謀面之交凡其所爲皆大官老
壽器必不可死而乃夭死暴死疫死客死此死
之最不幸者有一不幸皆爲獲罪於天而乃以四
不幸死集於伯阜之一人則天之夢夢又可問耶
假令伯阜不死姑無論大官老壽即其志學所至

若無若虛其進固未可量也安得不謂之今之顏
子顏子以三十二死而伯阜之年僅逾其二何其
契勘如是以世無孔子無有爲喪余之慟者乃其
死之日王氏諸公子棺而厚殮之同塾生婁孟堅
經紀之其密友張表劉維藩旣匍匐逆其喪而歸
之又述其平生而表著之縣大夫暨學博士與諸
公貴人巷而哭之寢而臨之葬而賻卹之乃故老
之知伯阜者疑莫余若也其燧道之石非余文而
誰文之耶則伯阜之不死固於是乎在劉維藩曰

歸有園集

卷之六

七

伯阜

伯阜嘗立簷楹間忽一星從天而下止其額光燭
射戶人畜盡驚伯阜以是私負其奇余億之曰此
可以爲夢不可以爲真也豈其神短之祥耶伯阜
姪嚴氏諱景陵嘉定大場里人父松母倪氏娶徐
生二男子長圖衍次圖鞏其卒以萬曆己丑某月
某日得年三十四而葬之日即是歲十二月十二
日柩於母倪之新阡其原即大場之羅涇銘曰
柱下有言死而不亡不亡安在宵宵茫茫禪家傳
性滅度之常匪是之謂世短名長孔門諸弟胡不

彼傷顏死獨存如曾靈光嗚呼伯阜吾貴其藏後
有式者考茲銘章

歸有園集

文編卷之七

墓志

歸有園稿卷之七

文編

墓志

吳邵徐學謨叔明著

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生

夫婦合葬墓志銘

海南鄭先生當嘉靖中給事肅皇帝歲庚戌被

命校易禮闈一時出門下者若張大司馬佳胤

方中丞弘靜暨夏少卿拭徐方伯中行薛方伯天

華高長史岱張僉憲四知皆海內文章之士其後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墓志

競能以著述名世卽以余之不肯猥廁諸公間人
亦不謂爲辱故今縉紳稱善鑄人者宜莫如鄭先
生云先生諱廷鵠字元侍其先湖州德清人也洪
武初有諱通者以編成播瓊州故先生今爲瓊州
衛人父文母俞氏是生先生先生自少警敏從里
中師海翁受句讀翁奇之欲妻以女有沮之者曰
生女不嫁貴人當作行間婦耶翁笑曰鄭氏兒卽
貴人也吾契勘之矣居亡何先生果舉戊子鄉試
而海淑人來歸更十年舉戊戌會試第三人登進

士高等釋褐工部都水主事調禮部儀制尋改吏科給事中晉工科右其居工科也會京師地震先生上便宜四事言黃花鎮占北口潮河川皆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宜置制府擁重兵殿之仍築關隘培水壘卽夏滂亡噬決之虞且令虜無所乘貴州地聯湖蜀滇南三省勢漫難攝今督府兩置有司罷於奔命未免彼此肘掣莫若剗督存撫庶權不分而歲省縣官費京師草場馬坊官歲易滋弊第令三歲一更代可永塞奸利竇

歸有園稿

卷之七

二

蘇松等四郡歲輸以數百萬計非屬專官督理不便青成願設參政一員常駐而鈐轄之必大裨漕缺四事俱有關 宗社至計 上悉付之施行先生所畫策類爲國建長利鑿鑿中肯綮多似此而是時張文毅公在內閣與先生嘗共事場屋知其有人倫鑒因薦之吏部擢江西督學副使江西大藩號文獻地而士以難進故間啓倖門先生至一切裁之以功令緘滕慎固人不敢干以私其敎人大都以誠心不欺爲主而藝業次之得廣厲之體

以故學官弟子爭相砥滌計三歲所羅視分校禮闈時尤倍比最奏晉參政而先生以母老遂乞終養歸瓊州築石湖精舍讀書其中逝將老焉逮母歿喪終部使者數推轂於 朝先生堅臥不起未幾捐館舍矣是爲嘉靖癸亥某月某日得年僅若干歲而海淑人以萬曆某甲子某月某日卒蓋後先生若干年年七十有一海淑人事其姑孝字諸子慈先生性卞急遇事輒發淑人時時調劑之雅著內助功子男三人長儒以伯之子爲後者也次

歸有園稿

卷之七

三

化次似皆庶出初儒官上海司訓嘗爲余言痛其先公之齋志以歿也與其母海淑人葬博山之原墓木幾拱矣而虛其隧道之石疑有俟也其將藉子以不朽乎至是從廉州學正去而以志文爲請於平昔歐陽永叔文章妙絕一世逮知貢舉之日則又得蘇曾諸弟子爲之弁冕故其名愈益張甚若先生者業以其學羽儀 天朝矣今之所以張先生者宜自有高第弟子如蘇曾輩者在顧余何人能以不斐之詞爲先生重哉先生善著書諸所

撰次若易禮春秋有說蘭省掖垣學臺石湖有集暨瓊州府有志凡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大治之精其光燭天湛盧一躍騰驟雲煙良工獨苦鑄彼才賢社稷之毗國華以宣靈氣蜿蜒博羅之阡所不朽者垂千萬年

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配

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蓋余嘗三至海上云見異時商賈輻輳財賄阜通人矜藻繪侈遊居賓從之觀燭如也賁如也而其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七

四

邑有比部孫公者直能矯之以龐朴其居湫隘其享客不逾數豆則蕭然蒿屨履霜之風焉以是鄉里見謂爲崖異比歲不登物產凋耗民間至不能舉一事然後知公之所操較若刻畫非世俗所能推移也不誠稱質行君子哉按公姓孫氏諱應魁字元父其先自宋南渡來占籍海上其可知之祖諱天昌者以警雄於鄉而好行其德至今鄉人指其所居呼之曰孫家灣文昌生某某生某以貢爲山東濱州學正孫氏之有衣冠自學正公始學正

公之子某中弘治戊午鄉試爲刑部司務司務公之子太學生某是爲公之父娶劉孺人而生公公生而奇穎目短視而內慧炯然稍長卽精通訓詁家語爲諸生有雋聲以嘉靖癸卯應南京北舉庚戌成進士初除江西新淦令不兩月以父喪去官喪終補大名滑縣滑故隸畿郡軍民齒錯大僧數之往往倚椎埋爲姦利公至不欲爲一切毛舉鰥擊姑摘其魁而餘多縱舍不問務持大體傳誠信而行之始左右狎視公曰今何爲沉沉者易與耳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七

五

六

久之民德公長者不忍梗法而諸不逞者亦相繼匿他旁近縣去暇引諸生絃誦澤宮親爲之督較其稅業其後茂才異等經公指授先後取科第者項背屬也蓋三年而與人頌之滑以大治方是時天子鼎建朝工部使者議刮民金錢佐將作費公謂民不勝斂持之力議格不得行使者銜之未發也已使者將按部於滑公又逆諸境上蒲伏上事曰滑小而歲饑念無以飾廚傳願使者先他邑而後滑使者不得已回車而心疑公必有陰事

令人訶之無所得而公業擢刑部主事行矣更不
爲周防於使者使者遂誣撫影響劾公罷之或患
公益自辯而其配唐孺人者亟止公母辨且曰富
貴儻來遲速會當盡爾家幸有蘇李田二頃足供
饘粥寧須祿仕活耶休矣公於是決策歸歸而益
鍵其戶不復問戶外事日延行滿頭陀數輩與之
焚香促膝譚無生理以此自娛每歲臺察大吏干
旄東西行有過其門者輒以疾辭竟不爲報謝至
密姻近戚欲候公顏色常伺其隙不可得卽得一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七

七

七

見亦對面落落絕無洵沫寒溫態也子弟闕諷公
世多喜圓而太人不肯利方奈齟齬何公笑曰鳬
鶴之頸各有短長人用人法我用我法任天之便
母窘我爲也蓋公天性介潔遠利若晚當莅官時
其自奉第下同監門養而享母自一肉外升米束
菜日無過三十錢田廬席先世之遺已貴垂四十
年無一勝一祿之益其平生好修亦思淬礪其身
一當縣官用而猝罹讒廢則其清濁醉醒之辨豈
能無槩於中故慨然有慕於古之長往者乎雖世

絕俗蟬蛻於泥淖之外有以也善乎鄉進士陳君
之狀公自藉以今人律公公必不免於瑕適而以
公與古人論世所不合者寡矣真知言哉唐孺人
者亦海上宦族夙稟貞淑其父憐愛之選所配公
爲童子時嘗遇之於道目逆而屬之曰順而暫已
知爲孫氏兒也故孺人歸於公公生正德丙子八
月九日而其卒也以萬曆乙酉二月十一日春秋
七十而孺人之卒寔先公二十四年蓋嘉靖庚申
正月二日得年僅四十有五而繼之者爲趙孺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七

七

先是公無子而其弟應解有二子長伯韶次伯胤
迺立其次爲後無何伯韶夭卒而應解亦尋卒當
以伯胤歸爲應解嗣公曰吾繼補小宗也不可以
無後余伯胤有二子宜以次後伯韶吾弟其無餒
矣而伯胤之後繼補者其如故迺聚族告廟斷然
行之不疑人謂是舉起於義而不詭於禮公子男
一人卽伯胤娶吳江俞氏繼朱氏女子二人長
試中書舍人潘雲驥次適張士行側出孫男子
又長士彥娶顧氏次士奇卽後伯韶者聘瞿氏孫

女子二人伯胤卜以公卒之歲某月某日將啓唐孺人之攢輿公合葬於邑之某涇某原以余同平

暉公久持陳君狀而謁銘銘曰

老以耆訓孔以約教世降俗浮聖是用悼執反其真下士則笑公執不怵亢世以道迴瀾障海功亦矯矯有龜其標視茲古兆儼而藏之德音未邵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孺

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余讀太史公書觀其論敘自古英雄頗不諱其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九

時棲遯之迹若無他奇可見者何也蓋不如是不足以大闢其後來之所表樹喻而張之沈而升之其猶龍蛇之蟄固本於存身哉乃近世操觚家則異是矣其志布衣往往矜炫飾而羞賤貧至於掩護之過都迷其邁迹之所由來今後世無所取證焉則亦何貴其爲文也往余代匱秩宗而無錫萬君象春在禮垣嘗與之議宗藩事宜而君手疏千言上之咸鑒鑒中肯竅有賈長沙之風則深歎服之以君生長名鄉其所蘊藉必或有待於馴習之

漸而無從訓識之也比余既請老歸而君亦出參山東政晉浙江按察使殆去之八年一日直管踵余持侍御嚴君一鵬所爲其考妣狀不遠數百里而來長跼而謁銘余始知其考封給事公與其妣封孺人周氏者皆閭閻中產也非有素封之積詩書禮義涵濡之素而一旦崛起白屋大婦相與拮据其家獨能以義方訓迪其子而其子自逾弱冠舉進士選讀中秘書爲天子耳目之臣爲方岳大吏文章政事焯乎有聞於時人比之菰蘆倚附而封公夫婦遂主被綸綍之榮歿而子孫承嘗之可比於王者不遠之祖固自其無奇中權輿之也豈不誠稱偉烈也哉按封公故鄭系也諱某字與禎爲童子時以能習章句爲里中萬翁所器因納之爲倩遂從其姓爲萬而萬翁無子止一女生而秀慧特憐愛之欲藉以待老因留之家而亦令從母家周姓委禽於封公耦而生作焉以日承萬翁驩封公自歲時歸而朝其家大人外與周孺人未嘗一日去萬翁左右而萬翁亦子視之悉其帑庾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九

三

盡歸封公掌握一不問其出入初萬翁以鯨居父而稍變其側某媼者媼挾之而驕欲以母禮加周孺人周孺人頗不能屈而重傷其父之心則姑爲款洽之而其中每鬱鬱不自得故數善病常臥床不起而封公爲之調護於內營幹於外者靡不盡其力如是者垂數十年至終萬翁之世無幾微間當萬翁生時其季之諸從子皆可以爲萬翁後而萬翁以有封公在固不欲置後至是萬翁歿而封公謀於周孺人盡收諸從子挈所受田宅付還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

而諸從子有中天者有廢箸不舉者則復卹其死而贍其生人以爲厚封公初未嘗學問而醇篤天至雖居塵市而機利不入其心性不喜與人構而人有相構者輒和顏色而寬解之俟其赧服而後已座或以他人陰事來晤及聞浮誇淫嫚語亟搖手止勿吐盡其行類長者然居常好客客不至卽不驩客卽至不竟席亦不驩而周孺人更深酒漿腆甘脆佐之務令無適綢繆必盡興而罷人以是益知封公之有佳婦其平生不自豐殖稍羨則

之二母弟業已析爨不能舉火則時其空乏而周給之又延師館穀之以教其子而姻黨間有以緩急告者寧空橐以助無不滿意去若取之於外府也而或不責其償其揮霍豪舉又類於俠余以爲此皆封公細事若其子方爲顯官其聲勢易於炙附而封公自膺馳典後辟章服不御縣大夫以鄉飲賓之則辭觀風之使數以干旄禮其廬匿不與見之寧陽官邸自彭城而北歷四百里所經皆其子之屬部而策單車匿姓名過之聞無一人知者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十一

寧陽饑憂形於色輒自減膳思其子以脩百姓之急其遠流絕嫌布德行惠非諳於大義慮關國事者不能也而總之皆所以成按察君之賢宜封公夫婦食報速而取數多又均當未艾之年若造物者陰陽之無絲毫棄而自是優游以難老固鄉人之所擬也歲戊子按察君自浙江上計京師暫止其家省覲二尊人當是時封公猶能載酒肴相勞苦送之百里外而周孺人亦恬然無恙比別僅三月耳而按察君業竣計事而出國門則聞周孺人

之計已次高唐而封公之計亦至矣乃擗踊大慟曰天乎何奪吾父母之亟也且身為冢嗣而不得與於湯藥之侍含殮之親其何以爲子卽萬死不足贖也無已則圖所以不朽於當世之立言者願石諸壙而施於後世嗟乎余素推不文其何辭以重封公之夫婦哉顧余先尚書亦一布衣也則不能無感於鄭氏之世云鄭之先本武進人入國朝有諱思明者贅無錫之楊氏因家錫之族山思明生泉泉生文達文達生壇壇生和是爲封公之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七

父有隱德配張氏而舉子三人封公其長也生於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曆己丑正月初七日享年五十有七而周孺人之卒實先封公十四日是爲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一日而距其生爲嘉靖乙未正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三人長卽象春娶蘇氏次象新娶周氏先卒次象明娶沈氏孫男三人德真郡學生聘丁氏德餘聘吳氏德長聘史氏孫女七人皆適溫家婚者一人未婚者五人姚茂善張士正范某黃某盛某談某其

壙也未字者一人按察君將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封公與周孺人於某涇某原而余爲之銘銘曰隆乎其封坎乎其宮伉儷合德而安於其中培萬之祐而亢鄭之宗伊誰之功故頌遺烈者匪直稱質行之君子而幽光勃發其爲千百世布衣之雄乎

姚國祥先生大婦合葬墓志銘

鄉進士姚君師魯喪其父國祥先生十有五年矣而未克葬也或以士踰月之禮質進士君輒不應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七

第俛而涕泫泫下也一日私於余曰此先君治命也當屬續時手不肖魯而訣之曰吾脫不起母以吾趣之野也吾少與汝母同歷艱難平生不見離別之色今汝母尚儼然在堂而吾獨安之乎且汝母羸而吾故彊也彊者業不能待羸者顧可久乎盍需之以俟相携入地下也言訖瞑矣不肖魯泣吾母向之亦泣尋囑之曰汝慎毋忘而父之言也卽吾意復然於是不敢脩葬事而勉殯先君於寢朝夕竝吾母而上食一如平生既喪三年畢而吾

母幸亡恙則督不肖魯上春官已屢上春官屢不第則督不肖魯仕乃謁選於天官得署汝州校事汝州去家越二千里而遙進士君以母故復不欲行余思之曰子盍行乎雖有離憂其親之心樂也於是進士君行行教於汝州又三年而母孺人之訃至矣進士君仰天大慟曰天乎世有不能掩其父之骨而復不及於母之舍者尚可比於人數乎乃匍匐而奔之奔至其家將上堂而聞乎無所親聞也則又仰天大慟幾不能生而亟營葬地於新

歸有園稿

卷之七

七

七

如其父都授時而嚴峻或過其父遇少年嗃嗃如也稍不檢則大聲呵之曰小者安得施施如是蓋確有前輩典刑爲今之所無至督過其子尤無所姑貸進士君逮壯已有聲庠序間而笞罵猶數及之直視之等重髦耳而待諸弟則備極友愛父歿而不爲析箸者幾十年其後雖異居而同被之驪至白首如一日人以是知先生外若崖異而其中絕無町畦之介也爲諸生父之當藉資入官而會構末疾僅承禮部牒而已卒不赴公車而終老於其家配李孺人者爲名家女自少閑於曲禮女訓諸書年十六歸先生宗黨以其孱然弱也虞不能婦而孺人入門卽能料理家事內外斬斬悉有節法先生素不問生作凡事一倚辦之逮奉其姑與太姑太姑繼也而性頗悍戾每責甘旨難其姑而孺人爲之彌縫調護卒化之爲饒以悅其顏色訖無間然已字諸媳暨諸孫媳懲前之過更能以慈濟先生之嚴而子孫藹然類習爲長者行故今里中稱雍睦之族必曰姚氏姚氏云子故順先生

歸有園稿

卷之七

七

七

而進士君復暱於余輒語及其先君則兩皆泣然
矣於乎世言嚴父孝子詎不信然哉先生卒於萬
曆三年五月十九日距其生爲正德四年十月初
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孺人生於正德七年五月十
五日後先生十四年卒是爲萬曆十六年十月初
十日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長卽師魯娶陸氏次
師默縣學生先卒娶蘇氏女一以陸倬爲之壻孫
男四長濟美嘗割股瘳祖娶吳氏繼彭氏沈氏次
濟科縣學生娶潘氏次濟時縣學生娶陳氏次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明未娶孫女一曾孫男三銘曰

或榮榮而居室或悠悠而就木何窀穸之無窮而
嫵姸之不足舒而卜以同歸其骨肉是爲二老人
之谷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吾是以占其子孫之昌
穀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余友道述唐君諱欽訓以萬曆癸未某月某日卒
而其配韓孺人者先君之卒六年至是其孤時美
等卜以君卒之又明年乙酉九月某日合葬於

彥娶朱女子三人張醒翁甘紹芳徐端履其壻也
孫男子三人孫女子三人唐氏自趙宋以來類以
醫顯於前代而逮君之世與子時英愈昌其業其
譜系具歸太僕所爲道虔先生志中銘曰
塞其躬而避世於壺中孰謂賤之不如貴也而高
朗以今終坎其宮崇其封翩翩乎隱君子之風以
施於無窮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始娶翁喪其配沈孺人而其子應軫卜新塋於邑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九

劉

之城南六里葬焉而虛其隧道之石以待也至
是翁卒將啓沈孺人之藏與翁合蓋相距二十三
年所矣而應軫之困逢衣如故則自傷其坎壈無
以遺父母之榮而又念二老人屢一生以砥行不
敢以貧賤故過佚之也迺率其子孟堅苴菅踵介
而丐爲之銘嗟乎茲孝子欲報之德哉銘烏忍辭
按翁姓妻氏諱柏字大齡其先爲醫家有隸太醫
院籍者播於蘇之長洲自翁之大父曄挾所傳禁
方來嘉定以療人疾多驗遂爲嘉定寓公有子綱

能世其業生三丈夫子而翁居其季其後網死反葬於長洲之李華鄉遺宅一區與其伯仲共廼伯仲俱在長洲翁度其宅不能獨有因轉鬻之而復播於邑之清浦里清浦故多大姓若沈氏傅氏其尤著者翁始至傅氏之老一見語合卽館翁於別業而諸沈咸喜延致翁迎爲上客凡酒食之會若謂非車公不驩者而翁日遨遊二大姓間或飲或博或以醫行有事則諮翁以爲著蔡蓋翁天性坦洞其底裏一視可盡與人處絕無町畦之介故所歸有聞焉

文編卷之七 幸

至人易親沈不翅沃之以醇酒也翁雖業醫嘗曰藥以已疾疾已藥之何爲了不以醫爲貨以是簾下常虛而少年復多子弟之好殊不屑意生作中歲蕭然宴也沈孺人之父某者故饒於貲嫁時裝齋頗盛輒捐以給翁費而又佐之以勤勤翁得無大窘初翁有弱妹不能嫁則又損橐資遣之略無顧愆事姑某太孺人以孝聞其字應軫能以嚴爲慈卽進取事若代翁爲之羽括者人稱其賢而翁之所以澹慮亡營得以貧爲樂者知其家之有桓

少君也翁居常好讀書於雜家小史多所涉獵往往與閭巷人談說必適之以善而數自陰行其善當鬻宅時鬻家以翁嘗居之欲偏賂翁翁曰此公券也奈何鬻其兄以自殖乎卒謝不受客有携數十金偕翁入鎔肆別去鎔者受金置諸牖上忽起入內若遺之也翁坐良久必須之出而後反其操行凜凜又如此與古節俠士何以異宜其壽考令終也翁生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八十有三沈孺人以嘉靖四十年二月十四日卒距其生爲弘治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得年僅五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應奎娶陳俱繼沈孺人歿次卽應軫縣學生娶張女子一人嫁吳士美孫男一人卽孟堅縣學生娶徐孫女子五人其合葬之期爲翁卒之明年乙酉十月某日銘曰

自醫而儒邁迹於稽其來徐徐明之闢而幽之據也維命不渝是爲二老人之遺吾將考卜於茲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時氏諱某字某爲嘉定婁塘里人其先大父諱道勝父諱鈇竝隱於市無所知名而君處農賈間尤嫻如也婁塘距治城一舍而俗號豐華異時間石少年喜炙附官府爭齒頰之雄居則治酒食務矜靡腴左歌鐘而右粉黛意氣甚盛比詘於力政諸大姓相繼露敗而里中亦爲之索然矣顧詩書之風日烝烝起縫衣生歲聯翩取科第鬱爲是邑弁冕然多勃發於甕牖繩樞之家議者以爲地靈股注或哀彼以益此廼其家之長老居約食節有圖稿

文編卷之七

貧陰行善以厚培其世則非人之所知也君豈其人哉君生八歲而孤獨其母陳太孺人在榮榮無以朝夕也旣爲王氏贅壻廼迎其母以依王父之君察王有睚眦意復奉其母歸偕其配王孺人躬執爨而饗殮之母恃以安後年九十以壽終君自負土築其墓猝遇迅雷暴雨必環墓而號踊哀動旁人至不忍聞自以身席外家當析箸時不敢承父遺產悉以讓之兄兄歿而其子盡傾其產併欲刈墓木售之人君曰此先靈所安非汝資斧計也

嚙勿刈而仍償其所售直如是者屢矣且售且償略不見其有厭懟色君性好周人之匱親昵有告者卽餘一錢必施舍之至省口食以養寡姊又嚴事之等於養母此皆士君子之所難中歲業稍拓里中豪目攝君故因之以重役君不屑與之較第曰彼將以食弱也吾漫飼之耳廼倒橐賂豪得解役而君自是家益蹙心益畏忌人足跡不復輕聞戶外會其子恩生子偕行慧而哲君特鍾愛之時時抱置膝上祝之曰大子宗者必此兒也吾長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蹢躅里中豪耶比成童卽課之書旣通訓詁則促令游學於外必誠之無歸靡力而供輸之不給寧質貸以續膏晷費乃偕行亦式克勵迅爲諸生不三數年遂應南京兆舉而君是時尚彊食無恙王孺人者亦婁塘人父某母蔡雅以慈婉勤畚佐君生作當姑母比屋而處母性嗃嗃不耐事孺人周旋其間旣不先母而後姑而懇款津洽竟兩得其驩心姑晚年廢視臥牀第者十餘年孺人爲之時起居視湯藥調膳隨滌穢露一不煩女奴亦不解

帶者亦十餘年尤以孝聞蓋與君儷德而同歷難難同躋眉壽同見其孫之成立疑有補報云君年七十有三以萬曆丁丑正月十八日卒而孺人之卒定後君四年爲萬曆辛巳正月廿又四日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二長卽恩娶沈氏次惠娶朱氏繼李氏孫男一卽偕行娶唐氏繼朱氏孫女二長適太學生浦士及次許字丘登雲曾孫一懋德君卒後六年偕行始成進士特二喪猶未舉偕行每對余言有傷哉貧也之歎涕未嘗不霑霑交臆也將

歸有園稿

卷之七

書

三

請急不果尋出爲確山令以道左久不及葬至是奔母喪歸始克代父役治新塋於華亭涇之原以是歲乙酉十一月某日啓其殯而合窆焉因持其友鄉進士顧君之狀來而銘余哀其志而與之銘銘曰填海而耕取禾三百布衣之興亦孔之棘有戟其封以光寃寃胡始之難而卒之獲變盈流謙匪今自昔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邦字民止爲蘇之嘉定人其配徐孺人卽余從姊也姊之歸君年僅十五而君更少二年以俱在童幼夫婦嫻婉極相得訖於白首蓋于千然以共守成業者越六十餘年而皆以壽終此人之所難也始李氏故不中訾自君之父昊爲縣三老縣有疑事率咨之以決其才諳有過人者而又時時出其餘智課家人生作故益恢其田宅養僮指至以累數千百計而君繩其後凡遊居締繡之觀愈益張甚而是時城居寥閭無衣冠之轅蒙

歸有園稿

卷之七

書

三

少年第以金多相誇逞則歲有飲食之會會輒徵歌選舞聲伎滿前以爲常君性坦洞不窮日夜不止而吾姊自內治脯醢潔酒漿以佐其所驩了無忤色退則問舅姑與太姑寒暄無恙勤率其女奴織作以給君不時之需內外姻黨無不稱君有婦比中歲會有叛奴竊君之田以詭售諸鄰邑之貴人貴人乘夜揭竿來籍其畝君疑爲盜乃號於衆而逐之捕得一人械諸官無何而其人瘁瘐死貴人因起大獄問官迎貴人意坐君罪抵部使者疑

之移案屬崑山令朱伯辰者廉得其事之始末
卒白其冤而脫君於難蓋在繫者幾十年而家自
是中落矣顧君意氣不少詘既解累衣歸其調僅
如故偶遇樗蒲陸博尚爽然有一擲百萬之風而
平生尤嗜外丹丹客屢挾其金去他丹客來復然
漫置之不省吾姊時諷止之君遽呵曰咄女子豈
知世外有黃白事耶麻姑仙且過吾家矣竟一笑
而罷君長身偉度見貧薄人常不恤施予顧於事
體多所闊略與俗少諧而吾姊更曲意爲之彌縫

歸有園稿

卷之七

非

以是人始憾之終德之而李氏之門望雖當衰耗
之後猶歸然獨存逮君既老而哭其長子始蕭然
無聊漸見龍鍾態遂杜門不復見賓客矣以萬曆
戊子十月廿九日卒吾姊素健飯自搗未卽死已
痛君之死母不欲獨生明年己丑九月十八日亦
卒相去不數月而地下之盟若有相待者然君年
七十有八而吾姊年八十有一子男一重本娶龔
氏俱先君卒女三側出甘煦范校陸士美其壻也
孫男三長國華娶陳氏次國英娶須氏今爲君弟

郊之嗣子重宗後次國觀側出尚幼國華卜以庚
寅正月十八日合葬君之夫婦於振武門右之祖
塋而以外王父龔大夫之狀來請銘其言與余之
所識合銘曰

謂夫與妻之爲齊而數則恒畸謂生人之年必以
百爲期而何大差者之無幾善乎二老人之寔安
於茲也寔藉偕老以軼茲斯考卜之禧尚百世其
滋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歸有園稿

卷之七

墓

君諱自立字禮卿姓沈氏沈之先自揚州守都達
公從宋南渡占籍於吳淞江之東今嘉定之清浦
里是也衣冠之胄代不乏人正德間有兄弟同朝
爲臺省官者卽君之從父曰炤曰燦而君之父懋
里中稱長者生四男子君其仲也自少穎敏絕人
成童之年已能讀左國史記論衡諸書間於舉業
外旁及古文詞類清麗可喜然阮於小試年三十
餘尚逐布衣行一日走白下爲書累數百言持以
謁翰林學士江公汝璧公奇其才爲言於督學御

史其後御史都試於吳得君卷於糊名中置之高第因歎服汪公之知人而君始爲逢衣生然君自以爲逢衣生也晚度不能前進常鬱鬱不自得則又放情於詩酒鳴瑟站屣日雜陳於前於是少年爭附之頗犯太康之戒而君之軀漸以羸削不逾年而君病瘵矣是歲癸卯余舉於京兆而君病且劇則遺余書曰嗟乎士須遇時子早驟風雲豈直爲貴人且爲孝子矣蓋傷其父母在堂儻一旦湮先朝露則身與名俱盡耳其辭有足悲云越明年

歸有園稿

卷之七

北

而君果不起矣寔嘉靖乙巳某月某日也得年僅三十有五而其配陸孺人者海上宦族女也當君未病時已舉三子一女初君席累世之遺已能軒然務豪舉而婦翁榛又極憐愛其情所贈裝齎甚盛故君得窮其當年之樂以至於死死之日視其室中罄如也於是孺人攜諸子女而哭君甚哀卽家人亦慮其無以朝夕乃孺人猶能黽勉有無竭力以養其舅姑而喪葬之而次第婚嫁其子女亦多成禮比倭訐其里則孺人播而城居已倭偪城

恐則又携其子女匍匐而奔幾無所之矣幸事平復還其家而貧愈不支則分散其子女就食於他所而自攻績紡以養旣拮据之又將荼之風雨翹蕭之夕織作之聲聞諸戶外常至曉不輟如是者歷四十七年至是年七十有六萬曆己丑某月某日以壽終人言沈君風流蘊藉輕財好施於人一無所忤宜有遐福而竟以無年若天之夢夢然者乃孺人誓栢舟培燕貽卒以虔君之始而厚君之終其冥冥之報固自不爽也三子者長昌嗣今更名吉甫爲京營千總官娶王氏卒余小姨也次昌期娶許氏次昌祚兩娶俱曹氏一女者以海上諸無忌爲之婿孫男五人弘邁娶黃氏弘選娶金氏弘微邑諸生娶印氏弘勣幼未聘葬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某涇之原銘曰

歸有園稿

卷之七

北

婉乎其儷也錦衣繡裳子乎其嫠也幽谷嚴霜胡穀於室者短而同於穴者長大海不揚以鞏其藏悠哉優哉夫是以不永傷

明故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銘

君姓徐氏諱應元字原仁徐之先有諱祐之者爲
占籍嘉定之始祖五傳而至中丞公某以填撫延
綏有功於英廟朝子少參公某嗣至州判公某
奕世載德率脩長者行州判公生倬以布衣豪里
中而其爲長者特甚是爲君之父配沈氏而生君
君生而廣額豐頤自少疑重言呐呐不輕出其口
望之知爲故家子弟也長補縣學諸生不欲泛交
於人日鍵一室對書史沉精默坐而已家人來問
生作事姑斥之云母溷乃公爲也中歲偶患心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七

七

疾疾不時時發歲間一發亦不作癩恠狀第嬉嬉
然喜遊行坊市中遇有所不平每援筆爲文或爲
歌詩累數百言立就類藻蔚可觀人謂徐君故推
何能爲此卽君亦不自知其所從來此疾已則惘
然如隔世人不復能舉其詞矣君爲諸生甚久而
大半以疾廢故終無所知名乃其天性醇樸居常
悶悶如也渾渾如也若不省世間有機理事者待
異母弟極友愛當析箸時田廬什器一無所偏重
卽其母沈孺人屬纊後帑遺頗盛亦中分而均給

之不曰仲非其所生陰自爲豐殖計也宗黨以是
歸其能讓家隸鎮海戎籍歲肩綱運之役擾費不
貲有宗老憐之曰此祖宗之遺也奈何獨累家孫
乃割田若干頃爲軍裝助仍書券而囑之君宗老
旣歿君度其後必不能償則還其券而僅以單力
彊支吾之故其家益中落君凡三娶初娶毛氏早
卒繼王氏生一子一女亦尋卒及再繼而得潘孺
人潘孺人者羅溪名家女也聰慧絕倫能解詩書
大義且精於握算自婦於君卽能代君而操家乘
凡君之所欲爲與其所不能爲門以内門以外無
論賓祭事育嫁娶之大者卽纖微瑣細罔不倚辦
於孺人之一身而早作夜思幾無停晷君但袖手
仰成而已蓋孺人爲婦之日長當君之存其有無
龜勉周旋於君之左右者已垂四十年及其歿也
爲誓相舟而稱未亡人者又十有七年其間饑饉
荐臻死亡相繼含哀茹辛艱苦視前更加於十倍
然卒能彌縫於動勦窘迫之餘而拮据於風雨飄
搖之會晚邁脾疾竟盡瘁以死其志可念也吾吳

歸有園稿

宋編卷之七

七

中鮮喬木世家徐氏自中丞迄今計逾百二十年
所經陵谷之變屢矣乃其門屏尚儼然如舊而生
子若孫無虞爲樂卻之後者卽君之厚德天將以
慈衛之而孺人之所以植幹徐氏者固裒然一奇
男子也可不謂賢哉君生於正德己巳十月三十
日卒於萬曆己亥六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孺
人之卒以萬曆辛卯正月十五日距其生爲正德
丙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長男允賢娶李
氏女一嫁邑諸生印坦俱王孺人出而孺人生次
男允殖娶李氏俱先孺人卒次允恭娶陸氏孫男
五人繼芳娶印氏繼英娶殷氏繼華娶馬氏繼善
繼芬未聘孫女一葬以孺人卒之年二月某日墓
卽祖塋之穆穴在西練祁之原而爲之狀者潘君
士賢卽孺人之弟其言覈而不誣銘曰
夫曰制義有媛以爲之儷是保是以輩延中丞
之世坎而藏之尚後人之逢其利

志銘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墓

供事禁近與國初雲間沈氏學士度大理榮埒
官人尤以爲難初方伯公娶顧宜人連舉五子而
君爲之伯生而奇頴卽六歲時已能占對其應如
響輒驚其座人若稟有宿慧者恭定公絕憐愛之
常摩其頂而祝之奢因令習胡氏春秋年十六補
縣學諸生是歲方伯公始釋褐而恭定公亦歸老
於里第與曹夫人俱君未勝冠也日入而問起居
進甘毳出秉家督飭諸蒼頭毋窺戶外而以其餘
力攻苦讀書盡得二尊人驪已方伯公調南司空
郎慮君妨學召之至白下而君乃輸告補太學生
翔翔六館間自是君之學日益進而方伯公宦轍
東西無常君或隨行或不隨行旣遊南雍復於此
雍君所至會文結社惟惓惓以一第爲念每三歲
輒應棘試試輒不利比己卯業中榜矣而竟坐黜
語被黜壬午復試復不利而君始惓惓矣乃慨然
歎曰大丈夫生不得五鼎食可遂已乎且漢公卿
詎盡以進士舉也舍進士寧無一後可當聯官爾
者姑踴伏而需之至是君果以史翰得官君天注

此篤望之溫如玉人而特喜務豪舉居則廣厦細
游出則文茵繡轂所服必鮮衣所食必珍膳所供
玩必古圖書彝器所結納必海內知名士賢者下
之懷一藝者延攬之士貧而無所歸者收而厚遺
之有患難者匍匐而救之近自姻黨泛及緇黃而
筐篚之將既飽之饒常絡繹於道幾無虛咎顧其
家實無素封之積不給寧貸富人金以益之而意
度豁如了不作寒酸齷齪態也故人謂君類俠而
君之爲俠獨能以詩書潤色之其孝謹恭讓亦多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集

萬石君家之遺有鵲冠貴人所患叵測密謀之於
君而君爲周護之卒脫於難後以千金裝爲君壽
竟談笑而卻之而君直東房故少所事事君常戴
星往率先諸僚更善秘溫室語不輕洩之於外而
中堂之老恒目屬之謂君必遠大比予告之役充
殷勤囑之早來若其圖事揆策不可一日無潘舍
人者音長卿以警爲郎其風流標致君與之大略
相當至犢視之窘狗監之通則君恥言之矣第其
奏賦上林卒以諷諫顯而君時於命不得終事好

文之主是則可悲也已君配孫氏生男子一肇定
未成殤而天有三女子長適顧詹簿子晉邑諸生
次許聘中允吳公子玄宗未卒卒次適喬方伯子
一琦郡諸生銘曰
生丙午卒己丑入自外正立首形不傳神詎朽物
之齊問蒙叟斧而封坎而阜龍華阡光射斗俠骨
香千億久襄者誰季也友

07219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七

集

歸有園稿卷之七

集

歸有園稿卷之八

文編

墓志 墓表

吳郡徐學謨叔

誥封太宜人侯母朱氏墓志銘

朱太宜人者爲憲副侯君堯封之母始憲副君以
僉事上最例予 誥而是時贈公歿久矣故其母
特受太宜人封云太宜人以弘治辛亥三月七日
生萬曆癸未九月十七日考終於襄陽之公署憲
副君既奉其喪還於嘉定明年甲申九月十一日

文編卷之八

卜葬高淞塘之原與贈公合而直管踵予狀而謁
銘也泣且言曰知吾母者宜莫如子願子圖焉而
貴諸遂蓋余嘗以文壽太宜人者再而稔悉太宜
人之勞於侯氏也久在禮稱不遷之主銘應法則
余小子何敢讓焉按太宜人姓朱氏世爲華亭朱
坊橋著姓已播於上海之盤龍父諱軒母童氏太
宜人生三月而孤童孺人抱之而榮榮無以朝夕
也迺携太宜人去依其父母家而寄託饋焉已童
孺人之父老且死獨母存故侯氏女也更宴甚計

無以活童孺人母子會有子後其弟伯權迺太宜
人復隨童孺人去依其弟之爲伯權後者居而內
贈公聘聘未幾而贈公之母病度不起則趣太宜
人以歸生十三年矣人謂新婦孱然髮覆額耳胡
能室也顧太宜人一入子舍卽斬斬操家政凡事
一稟於要束侍病姑湯藥不懈姑病卒不起而舅
氏姓啗啗厲也前鮮當意者太宜人能伺其緩急
調劑之終不見忤亡何舅姑相繼棄太宜人而贈
公亦在穉年風雨翹蕭可念也迺太宜人式克勵
相之以拮据勸勸耕問奴織問婢率以身先之家
衆總總卒母窳惰抗法者以是侯氏之業得勿墜
益陝所居沙聚之區其地瘠鹵先是無以科第起
家者憲副君生而岐嶷太宜人卽目屬之而祝之
奢躬課之書所以鏤礪之者靡晨夕寒暑間比爲
諸生輒善病廢學太宜人延醫療之亡驗則爲露
禱於天以祈命父之病良已而學亦成遂舉南京
兆試歲上春官射策數不中憲副君業倦遊矣逮
持贈公喪畢將復上春官辭於太宜人曰兒行脫

有天幸已矣不者母寧竊升斗養也太宜人亟呵止之而斥之行於是憲副君決策行而歲辛未果成進士以使歸而朝太宜人太宜人迎勞之而輒然喜也時年八十餘矣比內節而奉太宜人居京邸養焉已卽比部改御史尋出按江閩戎籍蓋自是去太宜人側者幾三年而轉僉湖臬駐紆也則迎太宜人於新又三年而移轄於永則復迎太宜人而之永最後分察襄陽於是太宜人復之襄陽凡往來東西楚越數千里而遙所過多崇山大川凌冒險阻卽壯夫猶次且難之而太宜人獨不見有劬瘁色知其母子間顧復情深了忘其疲也太宜人少起難雜務繼繼日居官廨循督家人生作不休且戒之曰人生貧日多母暴餐損福若斤斤爲閑家慮者至其居常談說今古指陳理道則輒然自當於名實威纒纒可聽襄故山水郡太宜人嘗登署樓延瞰隆中鹿門峴首諸名勝輒慨然有慕於諸葛武侯龐居士杜征南之爲人嘖嘖顧憲副君語曰男子流芳百世不當爾耶憲副

文徵明

文徵明

平

文徵明

君唯唯謝不敏逕還而益修其政以承太宜人驩太宜人故彊食亡恙忽一日進食較損常御憲副君皇恐請曰得毋饑乎曰不饑得毋病乎曰何病自是駭尋不復食奄至彌留瞑矣既瞑而顏色怡然如生蓋大歸也享年實九十有三云子男一人卽憲副君克封娶沈氏卒贈宜人繼郁氏張氏封宜人女四人以李宏沈允成金瓚王中爲之壻孫男四人長孔詔縣學生娶陳氏次孔誥太學主娶馮氏次孔表聘華氏次孔釋聘丁氏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四人銘曰字不及筭躋於大齊以茶以飴胡生之畸而成之遲而式穀以貽是爲壽母無疆之施也噫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長洲蔣少參君往僉楚臬其元配沈宜人者卒於岳陽之官舍是爲萬曆丙子四月十八日是歲乙酉三月某日少參君始克葬於其邑某原之塋則先期踵予以自爲狀屬余銘蓋余與少參君好也又嘗同官於楚而耳悉宜人之賢徵狀不誣云始

文徵明

文徵明

平

文徵明

宜人病而蓐寢之日也久少參君廣爲延療毋驗
度終不能起每行部他郡縣輒起起戒行李宜人
曰得母以我故廢廼公事耶君第去已去之長沙
忽心動家人來告急即趣歸歸又一夕而逮與宜
人訣躬舍殮焉當是時余方填郾而少參君以書
來計則傷其無年而死於客也蓋宜人生十六年
而歸少參君家人以其弱稍易之廼宜人之歸及
事少參君之父奉政公與其大母龔孺人繼母郁
太宜人備極孝養比奉政公與龔孺人相繼捐館
舍而少參君方爲諸生常都授於百里外而郁太
宜人又春秋高家政一委之宜人宜人殫力拮据
之凡門内外事無論纖鉅咸斬斬隄肅上下盡得
其驩心於是家人始易之者卒敬憚之無間言少
參君故勤學卽寒月誦讀每至夜分或風雪不輟
宜人率篝燈對之而緝少參君不就寢終不先寢
也少參君嘗邁危疾逾年孺人衣不解帶者亦逾
年仍私佐醫禱之費屬家人毋以事關白令得一
意願攝已而疾果瘳嘉靖辛酉舉於鄉業計偕也

歸有園集

文錄卷之八

五

宜人

上會江南大侵粒米無所入室罄懸也宜人更
奮具贍郁太宜人甘旨日抱數歲兒推好食哺之
而自哺其孺孺不令郁太宜人知也其後少參君
成進士釋褐臨汝晉貳婺州悉當地方飢餓後治
之頗嚴宜人第寬解之會有大辟囚關及數十人
當死少參君心知其冤然業已對簿莫可活以語
宜人宜人顰蹙曰人命至重奈何泥成案欲多殺
無罪乎君必洗之已力爲之辯雪數十人竟得減
死宜人雅矜勤書卽少年已謝鈴華服漸濯所膺
翟帷非大事不輕御至遇賓祭或有所謁卹則踈
財喜施略不絲毫恠情痛姑唐宜人不逮養歲飯
於祠必茹素齋沐而進之哀慕有加姑之弟老矣
則迎而授之室飲食之而封樹其先塋成姑志也
少參君無兄弟而有一姊宜人更推少參君之教
愛事大姑如姑而又時時斥奇羨以厚遺其子如
已子族之嫠貧不能朝夕爲之饗殮焉令終身無
失所以務堅其操少參君好客客至輒呼酒則盤
匪醕核倉卒辦具種種率腆潔成享遇減獲未嘗

歸有園集

文錄卷之八

六

宜人

加譙呵而指使之能不嚴而威其天性適吐如多
此類沈氏故吳江世家代有衣冠族望赫然顧宜
人一無所怙席與少參君起糟糠階貴膺有荀輩
采蘋之恭儉而所至龜勉警戒則雞鳴婦人之遺
也可不謂賢哉父未母龍氏生宜人於嘉靖辛卯
得年僅四十有六子二人長錡風莊宜人訓令舉
京兆進士娶陳次鑛聘趙孫男二人長濬聘湯次
某尚幼孫女一人許聘吳少參君名夢龍廩廩德
讓君子也自宜人歿不更娶云爲之銘銘曰

蘇有遺稿

文錄卷之八

七

古有女史彤管煌煌胡幽弗耀今也則亡匪德之
亡有美孰章婉婉宜人以莫不臧惟是肅雍之紀
之綱視古莫違始風洋洋胡能有晦我貴其藏令
妻之宜於萬年長

明封宜人顧婦丘氏墓志銘

水部大夫長洲顧君某始以其婦立宜人病請告
於朝携之歸其鄉趣就子舍亡何病劇不起矣
是爲萬曆丙戌十二月十四日距其生嘉靖戊申
九月八日春秋僅三十有九而水部君將以其卒

之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而傷其賢而無年
廼掇其平生大都授狀於學憲華亭馮君某而屬
余志其隧嗟乎婦德誠難言哉匪言之難也易曰
无攸遂在中饋以其行事不外見而槩語於酒漿
絲枲之常則人人無異詞也故信言之不美美言
之不信然則古稱桓少君孟德耀之懿節其終莫
可得而見耶不知其婦夫亦視其夫而已其夫故
廩廩德讓君子也則其內助之賢必有默喻於心
而人莫之知者矧水部君之述宜人也皆感感悼
亡語已悽惋可據而又有馮君爲之左契顧不足
徵信與方宜人之父爲逢衣生舉宜人獨也矢不
歸紉綺兒而一旦卜倩於水部君吾伊之頃當是
時孱然弱孺子也安知其後之必貴而其女生寒
峻家又安知其必能爲貴人妻廼宜人歸而水部
君果貴矣比貴而宜人之所以閑其家者孝謹勤
奮能已貴而不忘其賤訖令水部君出爲循吏入
爲名郎内外人稱之曰賢婦者絕無間言此有天
作非人力也蓋宜人之歸年纔十八云而其姑王

蘇有遺稿

文錄卷之八

八

宜人已弗逮養逮養其後姑莊宜人而祖姑韋太夫人尚在堂宜人樞衽而承之以周旋重闈間所進飲食必更視其匕箸以此兩得其驩心其居官邸爲水部君緘滕局鑰卽日用薪水輒痛自撙縮猶時時混家人雜作以佐其廉而所舉諸息咸躬爲之乳抱一不以煩保姆曰母以吾子饑人之子也居常無兼珍之嗜無鮮衣之好至於奉舅姑事賓客情文之際務極腆厚其他如處妯娌有誼御臧獲有恩迎養其姑之女弟如其姑之存死而喪葬之以禮皆古賢婦人事然余以爲苟勉彊附仁義者或類能爲之迺若水部君自辛未解褐雒城五年而徙貳南昌於格已詘居南昌又五年而入郎水部爲天子籌水衡有勞於清濟之野計所敷歷積十有七年矣其中無他事爲之阻而又有氣力可恃然竟不席之以階崇牕而奄然抱牘如故雖水部君無北門之歎而其室人之不交徧責於內可知也且津津時聞止足語不誠了然於義命之指哉是難能也立於葉東爲望族父明甫母

蔣氏其稱宜人者嘗兩從其夫之五品封被恩綈如制子男二人長樹曾次樹章女子三人長許聘李昌胤先卒次許金維圭聘次尚幼先是宜人一夕夢日月蔽虧寤而語水部君曰陰不敵陽分也而見薄蝕此何祥乎吾殆溘棄君矣已而果然其神爽至死不昧如是銘曰
嬋德于嘉女之選也以悴履榮閭靡街也妻之謂齊相婉孌也老之弗偕嗟聖善也命不於常慘無覲也日月之夢歟是踐也責茲玄堂安淑媛也
明誥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銘
嘉定南第三塘之原是爲贈奉訓大夫安吉州知州李公諱文邦之墓奉訓公葬且若干年而其配程太宜人以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卒於南翔里第明年丙戌十一月廿九日其受重孫先芳請於諸父汝箕等將舉太宜人喪祔奉訓公兆而持其姻友王少參公圻之狀來問銘余嘗銘其父登州君矣因稔悉太宜人之所以締造李氏者其偉按狀知不誣也蓋太宜人生十五年而歸奉訓公

不逮其舅而奉訓公於兄弟間又庶孽也數苦單
空則時時依其伯氏遂什一於外而太宜人獨與
其長如事其姑姑委如操其家而如性苛猛頗婦
親太宜人至降與僮奴雜作太宜人唯唯而已親
黨有不平者或風之曰家有二姑哉新婦盡自爲
計太宜人曰介不敵冢禮也吾故安之耳終不敢
暴如短如是者又數年已奉訓公稍積有資斧始
與伯析箸徙上海之江橋再徙南翔又徙邑城訖
莫居焉而太宜人自喜脫於困辱益務勤嗇以佐
奉訓公漸見饒裕而奉訓公故矜豪舉日有賓客
之費而太宜人更爲之擊鮮治腆具以洽其所驩
士以是附奉訓公而德其有中饋也初太宜人年
二十七而舉登州君業有子矣猶置側而進之奉
訓公已與鮑孺人連舉五男子迺五男子既長而
慧則奉訓公令人治一經廣延師教之而太宜人
所以育鞠而刮礪之者不以異乳存二心當登州
君成進士釋褐安吉時奉訓公已歿來迎太宜人
就養太宜人意不欲獨往固浼鮑孺人俱鮑孺人

歸有園稿

文錄卷之八

七

辭焉則持之泣曰吾與若少歷貧苦今等爲未亡
人吾子卽若子也豈以旣貴而忍相失耶於是與
鮑孺人同留官邸其逮下之仁真無媿於樛木人
尤以爲難焚俗宜賈其婦女率遊閑無所事事而
太宜人居嘉定久能習其鄉之紡績晚晚膺翟幘
輒屏不御而躬率諸婦以早夜拮据逮老不倦暇
則偕鄰媼焚香禮佛泊如也登州君平生善病而
又不得志於仕宦最後自北都郎謫貳于登以劬
其職病轉劇太宜人憂之亟召之歸登州君遂致
其事歸比於彌留而太宜人哭之哀然以其能解
無生理雅自寬譬第督其孫以無忘登州君未瞑
之志而課之一如登州君未第時居無何先芳果
舉於鄉李氏復振而太宜人竟以壽終得年八十
有七云程氏出晉太守元談後已股分於休之汭
口而太宜人六世祖發祥公自汭口贅歙上北
門汪氏嗣後一播於塘坑一播於坑稍凡數傳而
爲福元爲思振思振者卽太宜人考而胡氏其妣
也五男子者長汝節卽登州君娶程封宜人次汝

歸有園稿

文錄卷之八

七

簡縣學生娶孫鮑孺人出次汝箕禮部儒士娶楊亦太宜人出次汝筠縣學生娶徐繼陳次汝笠娶金俱鮑出女一以汪巖桂爲之壻孫男九長即先芳壬午鄉進士次聯芳次中芳太學生次時芳次元芳次名芳俱縣學生次流芳次季芳次傳芳孫女九長適金兆登與先芳同舉於鄉餘俱幼未字曾孫男女五與之銘銘曰

厥肖之華裔於葵而僑於嘉以蕃其胤而昌其家是謂周之太姒納於吉壤吁其遐

銘

文徵卷之八

五

明誥封恭人沈室錢氏墓志銘

陝西按察副使嘉禾沈公既喪其子翰林編脩自邠按察公故別無支子第兩孫在耳又孱然弱也日環膝而啼則哭之哀居無何其配錢恭人以傷子故忽遽寢疾決二旬所而棄按察公矣則哭之愈益哀已乃仰天呼曰嗟嗟天乎吾爲父而先哭其子吾爲夫而先哭其妻其何戾於天而驅我爲世間鰥獨人哉於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將安所施其怨毒也惟是恭人之葬緩而吾亦漸老矣而

二髦零丁未可望以襄大事則當久暴之乎遂以其卒之明年辛卯某月某日躬營其窆而附之墓字圩祖塋之次乃自爲狀踵余而問銘余嘗謂閭媛之行秘矣其夫類不能自言於人必有代爲之言者余填鄭時雅與按察公曠其後承置禮曹復游太史君而知其世者固莫余若也銘烏忍辭按

狀恭人姓錢氏籍鹽官而錢氏者其先何氏也何氏之始祖諱貴者當隸都勻戎籍有子生而始赫不克從而匿養於錢氏之老因冒其姓名裕是

銘

文徵卷之八

五

爲恭人六世祖比三四傳而錢氏始盛世多顯人恭人之大弟琦爲臨江守父某起家進士嘉靖間爲禮部儀制員外郎配孫氏是生恭人恭人生時儀制公尚爲太學生與按察公之父某公者俱僑寓京師有文字之好遂以恭人許字按察公而按察公亦纔生三年也恭人自少有夙慧俊爽警敏絕不作女子婉孌態其平居寡言笑即燕處必莊無傾側之容間授以書史輒領大指而或時時舉古事以曉譬人人爲改顏竦聽以故父母極憐之

之逮歸按察公而祖姑賀孺人與姑盛恭人俱在
養恭人能曲意周旋於二姑間盡得其歡心融融
如也愉愉如也而外甥宗黨無不訖沈氏之有婦
者既歸之明年而按察公舉於鄉矣已而數上春
官數不利恭人患之曰君豈以一舉自畫耶青雲
在前非可俯而拾也而懷實敗名蓋鏃礪而圖之
乎按察公唯唯乃下帷發憤果以明年己未舉進
士高等尋釋褐南司空郎而是秋即應京闈校士
之選比入棘恭人享之酒而具以儀制公前閱場
歸有園稿
文獻卷之八
屋之弊爲規且曰賓興大典諸生嘔肝三日而後
成卷君母效他人以疎成怠苟取具故事以充數
哉於是按察公愈不敢溺其職而是科獲偶爲多
當按察公自司空郎陟外臺使也臺務倥傯或退
食稍從容恭人必促之出曰此非郎署之優游也
願以一勞博衆逸幸毋令投牒者餒而伺君時有
以財計議者類務搏縮以悅目前恭人笑而語按
察公曰一柱一絃誰當其續今減汰太過晚有不
虞之費則又將重科於民乎此皆縉紳之所不能

言者按察公嘗奉其母盛恭人宦蜀已盛恭人歿
於官與恭人扶櫬而還道經澧潁忽維機敗舟蕩
而幾覆其櫬恭人撫櫬大慟曰吾姑以生來而今
不得以死歸吾夫婦縱從之死不爲天地之僇人
耶乃計分二舟以其一居按察公父子而恭人自
居一舟與其櫬俱冀以朝夕上食其蓄意甚深非
人所知也訖度峽口下江陵而南舟竟無恙凡按
察公數歷中外垂二十年而所至皆以恭人隨其
規勉切劘注厝摩畫動諸大體有出于尋常禴祀
賓燕饗殮繚續澣濯之外者類如此蓋誠不愧於
按察公益友之稱匪直內德茂也按察公素不問
生產而以其家乘悉倚辦於恭人以是盡罄其心
力拮据其家以勃發沈氏其裋躬也約其課子也
嚴其馭藏獲也莊而惠其處姑嫜也敬而有禮其
待外家也至老而孝不衰於父母而未嘗有斗粟
尺帛之私故中外斬肅衣廩完具而坐令男子無
纖悉內顧之憂既以成其夫復以成其子均能以
文章政業鬱爲當世鉅公則其所從來也已昔李

獻吉之志其妻曰妻亡而後知吾妻按察公方述之以自擬余獨以爲妻之賢必俟於旣亡而後知則其賢亦有間矣及考其所志亦不過禴祀賓燕饗餼綵績澣濯之瑣細乃恭人諸所行事則皆儼然烈丈夫之所爲也視左宜人之賢又奚翅徑庭哉顧晚奪其子而卒纖其身假令造物者真以美好爲不祥則恭人當之矣此按察公之所以悲不能自言而使予言之也按察公名啓原與恭人生子男一卽自邠娶王氏先恭人卒女子二長適太學生楊繼芳次適縣學生卜鼎孫男二長麟禎聘陳氏次未聘孫女二長受黃承昊聘次受項洪謨聘恭人生於嘉靖某年某日而以萬曆庚寅三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其稱恭人者以其夫與子之貴蓋兩蒙封誥云銘曰

爲按察公也妻而不偕其老爲太史君也母而不食其報豈悲愉倚伏之常而人生缺陷之難保吁嗟乎亦已焉哉而幸其不亡者尚吾言之可考將妥其靈於是也惟以不永悼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始余得贛榆楊君三省於禮部旣逾年楊君來領嘉定校事與之語益相得驩甚知楊君賢也楊君有母在贛榆以年老不克就楊君之養則居常悵悵以思嘗述其平生可余文爲之壽知其母又賢也又逾年邑之諸生感楊君之孝而念其違親之遠各爲詩咏歌之復從而圖繪之將以遺其母代楊君稱介壽之觴未發也而其家之人以母之計來告矣楊君拊膺大慟仰天呼曰痛乎三省之稔禍亟也已不及舍其母乃母之無辰更不能須臾待以徵終惠於大方之君子則三省何以生爲也獨吾母勤一生以勞於楊氏而歿無一言以責其遂將遂泯泯已乎因自爲狀蓬跣而匍匐伏余謀所以不朽其母者嗟乎慈與孝俱出自天性此蒙莊氏所謂無解於心者也顧其事有不能兩至焉詎非以施報之德殊哉余數見楊君語及其母則眉間輒隱隱色動不翅若孺慕然固知其母之所以育鞠楊君者匪他人之爲母者埒也蓋贛榆於淮

陽爲陋邑其地故無生聚之饒而楊氏家世業儒特單寒甚而母又貧家女復鮮資贈以厚裨其夫而一室之間上舅姑而下子女何有何無悉倚辦於母之十指以營朝夕殆瑩瑩如也比夫亡而誓栢舟者又十餘年則計無復之矣晚得楊君起諸生博一官於江南卽佳麗之區匪乏穠鮮甘脆能輦致於江山千里之外差以報母而楊君守官廉終不欲以養母費累諸生以是母之食貧如故而奄然逝矣其始終艱難可觀也茲孝子無窮之感

解有蘭稿

文獻卷之八

九

哉按狀母張姓亦贛榆人其歸於楊蓋生十九年矣而楊君之父諱澄亦嘗領縉雲校事卒官而其葬也在邑之某岡某原今以母祔云母年八十卒於萬曆戊子二月五日而楊君卽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生有三男子長卽三省娶徐次三聘娶王次三接娶孟女子五人以縣學生韓養蒙鴻臚寺序班裴煒縣學生龐錫類暨任恒心徐有光爲之壻孫男子十人如松如栢如桐如梓如楠如杞如梗如棠如梅如樟孫女子七人曾孫男女各二人銘

曰
世以儒爲官而厭是首盤以酸以寒孰勸之以遺楊氏百年之安淮海之孺有岡如翰是爲壽母之室矢其勿刊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沈君叔良既喪其婦周孺人悵悵然若無所之也惘惘然若有所期而不反也與人語涕輒淫淫下而莫知其所從也未幾而有幽憂之疾客曰子慟矣得無病乎叔良曰奚而慟也以吾之薄祜而益悲吾婦之無祿也將安所而復得吾婦也吾是以慟也當吾之孩而失恃也吾先侍御憐而鞠之哀則提吾而付諸保氏也忽不戒於燎幾無以生矣則瑩瑩然而痛吾母也比髫而受繼於仲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義不得顧其私親矣則子子然而恕吾父也亡何而侍御公棄諸孤矣生無一日之養則何以子爲也而方幸婦之來以相協厥居也亡何而仲父猝罹虎冠之難矣則委其家而瑣尾於四方也吾是以有白門之役而爲

解有蘭稿

文獻卷之八

十

翹翹也而為蕭蕭也遇勉有無則惟婦為是賴也
逮三年事乎仲父復於子舍矣業以須臾歡承仲
父也而仲父之咄咄如故也亡何而仲父齋恨歿
矣則破帑而喪葬之也冀以旦夕按堵而拮据而
室也亡何而婦奄然病矣百醫療之不能起也嗟
嗟天乎恐懼之與而安樂之棄也自古記之矣吾
是以慟婦之不得其終也客以叔良之言來告余
曰傷哉叔良也則過叔良而視之疾叔良曰不肖
非病也以婦之遺骸未有所安也余曰何以安之
也叔良曰葬之不得其地也以從所後而穴之無
當也以從所生而禮之無據也吾是以轉展愁思
而莫之興也余曰嘻有是哉則退而謀諸其伯氏
也伯氏曰季之戚也吾殆甚焉先侍御之所怙也
有其舉之敢不惟季之為於是叔良聞之霍然起
曰吾病其有瘳乎遂錮吉而營葬事而自掇其事
行以授狀於陳大夫某也而踵余丐之銘於乎叔
良故吾家情也而吾女甥焉今見叔良如見吾女
也忍無辭以據叔良之悲矧稔悉其婦賢也則陳

大夫之述備矣其言孺人生而端靜幼不喜弄也
長而言笑不出於閭也成其為女也而歸於叔良
也肅雖而見諸廟與頌集焉終日欽欽不忮以情
也成其為婦也舅之嗃嗃也婉而劑之以不及於
厲也叔良之齟齬於世也抑而柔之以和其德也
夫之姊長矣而事之如姑也母敢以敵禮加也而
極其大姑之息以需之字曰無忘先君之思也滄
瀛之進也錡釜之潔也以待賓祭也躬執之爨而
代之紉也以時臧獲之寒餒而為之所也慈而戒
殺也即一蟻不戕也迄死而猶囑其家母以血肉
供也則白衣大士之教也其賢未易以更僕數也
猶曰其細也迺孺人之始歸也沈氏之禍亟矣而
孱然弱女子也鮮不岌岌懟矣而勵勸之勛也跋
躓之勛也蓋皇皇而須之定焉以用康而達其吉
也準於彤史則保世定傾之主也可不謂之難哉
而叔良之所以轉展愁思誓以終始之者非昵也
亦成其為夫也已按周氏崑山世家父大倫鴻遠
署丞母金氏生母侯氏而孺人之生以嘉靖丙辰

十二月之四日也其卒也爲萬曆丙戌五月十四日年僅三十女一人側出葬以某歲某月某日而葬之地爲某原叔良者名紹傳銘曰

胡升之賢而擠之顛而闕之年而一息之弗延胡然而然將可信者人而不可問者天而必俟吾言以傳於乎是爲周孺人之阡

墓表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今之用人者率以皮相收天下士苟其影響形迹

歸有光

文編卷之八

墓

墓表

之間其人或類於君子或有類於小人則動以意而逆之遂深信而不疑於是腐爛無能之徒輒以廉隅見重而倜儻不羈負長材而懷利器者以其外之不能自飭而併棄其中之所有往往無當於推擇藉令國家猝有緩急所倚辦以屬大事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唐之柳宗元其文章妙天下不稱一代之才傑耶當其時偶爲倖相王叔文所引內因欲相與共興堯舜周孔之道建利安元元之業而一與之睚眦遂不能自脫而羣非刺天矣

何以求暴於世獨其友韓愈氏祇惜其少不自市而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也逮其既死而羅池之祀至推之爲神而後世之論始定嗟乎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非是之謂哉悲夫吾友許君雲伯之不幸而爲分宜令也又不幸爲分宜令而見知於柄臣也夫令等耳而難分宜何也分宜者故柄臣之鄉也會令缺而君適以是年舉進士方需次吏部柄臣問可代令者於故分宜其人以君對柄臣業目屬之矣君聞之色沮次且不欲行

歸有光

文編卷之八

墓

墓表

客患之曰君豈虞其晚耶而第知爲分宜令耳遑恤其他也君大悟始慨然赴之既入其境而問民所疾苦邑故壤瘠而賦繁民已不支而時屬大侵死徙略盡君亟下賑貸之令又白之上官請輕齎以裨民之不能共賦者于是流人漸集邑大稱便異時會計毛瑣衙僧穴其中有所上下以爲奸利君乃創總規檢括之自是歲輸之數較若畫一而料量以平邑岨而數盜君嚴什伍法令民自相司察而盜無所容咸望風解散屏匿旁縣去旣邑事

有次第然後徐葺絃誦之宮與其秀民勸學典禮而教化大行大都君之爲治急於拊循緩於督責若烹小鮮然惟恐傷之日惟默默坐堂皇而已而諸務靡不辦給以故他邑奏治行卒無先君者柄臣聞之大喜曰安所得賢令如是卽其舍人子素桀傲無比亦來輸款以交驩於君居三年天子召入爲戶科給事中君未至柄臣父子已遣人馳肴酒迎勞之於郊至則合樂大饗之膝前上壽若爲其邑之父老子弟稱謝者已潔厨傳續茗水以休舍君示無相遠也君故坦洞不爲機防於人而又見貴人以禮至勢旣難於引嫌而更以身都補拾當肅皇帝神武操下之日藉無所主則禍且叵測故欲行其言不得不與柄臣父子暱而其在諫垣時卽數數要說而事多報可則以密勿爲之地也始漕政大壞歲所漕粟所不能盡致太倉者動以百萬計君曰今司農財力詘矣而儲侍復不繼有出無入其何能國乃上便宜十事其大者早會計理綱艘疏淤道塞賂賞革冗差清收納要以

察官之邪寬軍之力爲長久慮司農覆如君言卽著爲令故至今漕粟無後時至者遼人饑當事者以外迫疆虜恐其乘吾之敝卽欲移粟賑之而其地阨塞艱於陸輓廟議洵洵計無所出君疏請發東齊三郡粟航海而輸之庶道不爲梗而民可析旦夕之命疏行而遼人遂甦凡此皆有關於軍國大計而其所言匪直人之所不敢言亦無有能爲君之言者蓋君微時嘗應科率之役出入於里胥中灼知民間利害故精悉毫釐而濟以疏通敏練不爲章句之所束縛故張弛中窾益爲柄臣之所器重數游揚於公卿間將以大用擬君而君宅外難以去服除補吏科進右寢寢顯矣亡何而柄臣父子爲言事者所摘發天子赫然震怒屏其父而殛其子根株其素所附離者盡置之法誅竄有差而君獨以無所浼僅免其官而已君旣解官歸歎曰誰令我爲八司馬哉而向也則分宜令爲之崇矣天之所譴人能逃之乎已歟命也蓋自是對人略不作咄咄書空狀卒乃歎曰大丈夫不得志

於時已矣寧終爲溺下灰乎則問其其餘智陰攻
計然之策而稍規其什一以恢拓其卜世之遺久
之漸至饒裕寢然稱素封矣乃益市田宅起甲第
構奇花異石窮苑囿臺池之勝而日召賓客與之
爲長夜之飲鳴箏站屣譁浪嘯呼酒酣耳熱則仰
天而歌烏烏豁如也而視禮法不翅若讐之矣至
其事親孝執親之喪哀遇諸父有恩禮族指無算
而咸待之以舉火撫故人之子如已子售產而倍
其直急人之難解人之紛常忘其身之瘁而爲之
庇聞人之過寧面折之能使人頸赤而不匿其怨
於心其他恣然之交率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其折
節脩行斤斤然不少自恕又如此而迹其磊落俊
爽皆古賢豪長者之所爲而謂其附人以媒富貴
者豈其然哉且其始末未易明也當柄臣用事計
居帷幄之日殆逾二十餘年雖嘗竊 天子之威
惠予奪黜貨而紊政罪已莫贖然所謂二十餘年
間其進賢退不肖亦未嘗不循故事而盡行其私
其得失相較終不勝正迨其既薨南北多故亦思

網羅一二豪傑以彌縫其闕而收飾天下之耳目
卽世號大儒者不啻爲其所引內乎則又何論於
君而君固倜儻不羈人也其平生旣無廉隅以自
衛而一時影響形迹復類多可疑則安能自解於
皮相人之口乎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此天下之
至寶而清廟明堂之所必需也假令不幸而貽染
於奴隸之手雖其精光斲晦而體質故存爲大匠
者當遂棄之而不顧耶而宗元之見暱於叔文君
之見暱於柄臣父子夫乃類是顧君不能爲子厚
之文章故世無暴君者至其心行皎然而均於無
所浼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則千古之論同之也
君之捐館舍有年矣而君之子汝愚常痛其父之
汶汶以沒欲丐立言君子出一語以瞑君之目故
葬君也緩而汝愚又死矣逮君之孫椿齡椿芳始
克葬君而復以汝愚之志來請於予予豈今之韓
愈氏哉顧念與君同舉京兆者幾五十年矣則世
之知君者非予而誰也特表之曰崑邑馬鞍山之
北隅一保翔字圩是爲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之

墓君諱從龍雲伯字其世胄爵里暨生卒歲年
所配所生詳具王大司寇顧太史志狀中茲不重
言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翰林吉士江夏郭君正域忤來海上以書抵余曰
痛乎先慈之有域也始教之卒成之而比於域之
貴也未嘗一日養也見域之章縫而出也不見域
之冠冕珮玉而歸也而溘然逝也永訣之無從也
含殮之不待也而安用生子爲哉擗乎踊乎號乎

歸有園稿

文徵卷之八

先

跳乎天乎傷哉今先慈則何以瞑也往先慈之六
十也子文之矣是生而榮之也而死之哀之也惟
窀穸是責舍子其疇與微惠焉願以道周之石請
也嗟乎孝哉域也域楚人也楚之名能文章者無
數然不以屬而不遠千里攫以屬余知余之悉其
母不誣也因叙之曰郭宜人者姓王氏其稱宜人
者何從其夫趙州君貴也何以歸趙州君也趙州
君故偶於上氏上氏死而擇委禽焉聞王氏江夏
世家也而其女誕而獲彩鳳之祥其父母憐愛之

而教之書史宜人卽能解書史曰必以女貴人而
趙州君方爲諸生有僞聲遂引以爲壻而宜人之
歸也逮事其姑朝夕矍矍自上食翕以孝聞而族
人有嘆其婦慵者嘗遣女奴來覘新婦作何狀則
已雞鳴起櫛縱罷而治絲枲給饘餼矣因歎曰娶
婦不當如是耶迺愈益嚴宜人而轉相傳滌時趙
州君與二弟同居而二弟者日羣少年飲博屠肆
間蕩不訾省而客或勸趙州君析煙者尋謀諸宜
人宜人曰姑徐之吾初來不可使君有逐弟名也
已二弟果不受約束而謾罵其嫂宜人第擁絮塞
耳若不聞者然卒中氣癰發於乳幾殆二弟始感
悟相驩如初趙州君故稍席世貲而以身隸博士
不得問生作而宜人日爲之拮据其家若菹醢醢
甕旨蓄米鹽絮縵締綌種種瑣屑必躬親而豫戒
一不以煩趙州君今一意經生業而趙州君喜讀
書常至夜分而宜人則別篝一燈絰刺於其側不
至夜分亦不輟以故趙州君名成而試吏奔走南
北之杞之舒之趙無一日不與宜人俱趙州君性

歸有園稿

文徵卷之八

年

郭

下急少不耐事而宜人從旁史解雖盛氣必夷其
居趙會歲大計有屬丞坐殿當罷令妻持幣果來
爲宜人壽以陰丐寵靈宜人遜之曰婦人無外交
幣何爲也訖返之而姑受其果其人不得請鞅鞅
去而趙州君得無遺玷缺者宜人與有助焉宜人
天性婉惠若於人無不愛而智慮過人絕不作沽
沾兒子態趙州既謝事杜門而自以施設未竟不
無屬意於二子而宜人所以日夜督課其二子者
尤斬斬隄肅不啻如趙州君未第時而其率子婦

歸有園稿

文翰卷之八

墓

各就子舍斤斤焉早作夜思卽宜人爲婦時節法
平生喜施與而晚更嗜佛晨起卽長跪佛前誦諸
品經及養而止如是者以爲常其給孤獨已盡證
如來之指而戚里中有子不能娶女不能嫁殮不
能收卹者若負逋責肩踵填門而悉普願力應之
無不當緩急者以故鄉人之祝於郭氏者奢而是
歲萬曆癸未域也爲之兆矣而宜人卽以是歲十
月十三日卒若差舛於果報之說也者孝子風木
之感所從來哉趙州君名懋領嘉靖己酉鄉試仕

終趙州知州宜人生三男子伯正位武昌府學生
娶詹氏仲卽正域娶張氏季正夏府學生天卒一
女子適通城府奉國將軍華峯而府學生王賓者
則養女壻也孫女三人始宜人之病也業大漸矣
恍惚見嬰兒出戶顧侍兒曰此豈吾神散也吾其
死乎於乎若宜人者匪直閑家茂也亦可謂了然
於生滅之境矣佛理固然何論修短而趙州君卜
以某年月日葬宜人於某山某原而余爲之表其
墓如左云

歸有園稿

文翰卷之八

墓

又系之詞曰胡然而來威鳳迺翥胡然而去幻爲
嬰孺夢耶真耶慶源斯委赫赫興周高禩之祀孰
謂亢宗不由女子鄂城之都文明以止荒彼詞林
疇作其始碩人之貽仲氏洵美以恩以勤以劬以
勩日高其門徽音永嗣石之巍如行道所視

劉子威室顧宜人墓表

同年劉公子威既喪其室顧宜人將卜葬之而太
倉王司寇元美業志之而內諸壻而子威意猶桀
然不自釋也則囑其子某丐余復碑之碑婦人非

古也古者內言不出於閭閻媛之秀聞焉罕著也矧碣而揚諸道周乎迺詩十三國所陳多締綌蘋蘩錡釜事豈其時婦人自能言之或不能自言而其夫能代爲之言以傳諸里巷而詠歌之也而後世彤史之述奏御之書始備矣曷謂婦人不可碑也而余之碑宜人也則從子威之言悉之也子威故能言之士其言疑無不可徵信者讀其略曰宜人顧出蘇之崇明人也父一夔母董氏其曾大父謚嘗爲比部郎始自崇明徙郡城而宜人來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八

子威姑畜之嚴令辨井臼絲枲事必命之躬操而宜人踏踏承之一不使人代比繼燭子威勸之休不肯少休已更三年喪踰毀而得貞疾發卽瀕於殆也而董家人生作則愈益勤勩然欲寬子威終不肯言疾始子威起家嘉靖甲辰進士以中書舍人被選爲監察御史役而南而是時子威之父母咸在養宜人固請留養不可隨之白下而子威雅負氣不能折下同事者而間出語或瑕適人宜人憂其及也吏之盡歸乎會請告不果亡何竟罹譴

謫矣於是子威有嶺海之行宜人與疾與之間關瘴癘而子威自以遷客不屑營書牘以佐其長又數勸子威宜奉節守職父之量移近郡圖少帖席而宜人疾更大作比分察豫州時則宜人無一日不在牀第間也子威奉檄當按部諸郡縣每謝不欲行而宜人愀愀謂子威曰君安得以私毀官也子威不得已次且行而心念宜人不已猶時時請急而御史銜子威急事奏調之而子威自是投劾歸矣歸而田蕪不治四壁立也幾無以自給宜人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八

曰昔貢禹老且自彊買田爲裝齋計而君在彊仕奈何坐自困也乃忘其疾之痼操家益力而往往以纖嗇爭饒下桀黠自饒者語子威斥之持之近急固其天性然也劉氏因得以廉取致羸而子威遂絕意仕進日馳騁典墳以文章自娛而間從諸賓客徜徉佳山水則豐餉立具蓋子威自少迨老履險卽夷種種裨益無纖芥而不由於宜人也者宜人居常莊飭言若不出諸口而胷中辨是與非炯於照燭以故親姻中亦忌其察至於義之所當

則周施不恡宜人生正德己卯正月十五日卒
曆壬午十二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
一人卽某女子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子威又曰宜
人素解悟通道家言每語余修證迺忽然去未得
致力化途藐余未通宿命又焉得所詣照觀無礙
智也故余猶病而效昔人悼亡之感余非牽於情
而余蓋有負於宜人也藉令蚤取其言勗厲精進
道不庶幾哉信斯言也則宜人之賢固有出於締
綌蘋蘩綺釜之外者宜爲之詞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八

墓

詞曰孰謂悼亡故非通喪世稱達生無如蒙莊云
何鼓缶以歌爲傷瑜珈四緣實結於腸親凶之軫
矧曰婦良名言懺悔以莫不臧夫子之誦有赫其
藏

歸有園稿卷之八終

歸有園稿卷之九

文編

祭文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於乎維公蒙難於 肅皇帝之世迄今二十有八
年 莊皇帝在御追軫往勞雖嘗復其位而物望
未厭至是臺臣疊疏以請 天子謀於幃幄亟
詔禮官予之全卹仍贈公官爲大司馬於乎休哉
蓋公論始昭而哀榮大備焚 黃之日遠通歡呼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一

傳爲盛事其年家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
謨肅祚匍匐謹以瓣香束帛之儀爲文而告諸墓
下其詞曰泰山鴻毛等死之視茫茫大歸疇爲軒
輊貞臣死讒勞臣死忌讒忌之死又孰能避爲虎
爲龍如鬼如魅臭腐神奇亦祇以異員以詬浮飛
罹檜媚一指蔽目兩儀易位繫孽無端千古所喟
公逢治朝 聖有全智鵠吻旣張姬公猶惴莫高
匪天一氣榮悴閃電轟霆偶逢其懷須臾朗霽雲
慈日慧大明當空一掃氛膩覩彼公麼蕩無噍類

天亦何言久而始示庚戌之變謨方試吏當虜薄
城籌策其秘公炳幾先遂承密契南北提戈匪
公莫寄於時帶甲幾滿天地隨公指揮外威內治
方叔召虎倚毗無二豈其罔終胡然伊忝貳師百
戰一戰失利漢負其德孫以爲懟惟公嗣人銜恩
蹈誼仰爾熾昌繩繩而至威鳳祥麟世以爲瑞究
轉迴天訖成其志國典以章家聲不墜死而不
亡以覺大寐鬱鬱佳城滄涼委粹風馬來斯龍光
展貢臣拜稽首以獻大賜今時何時鳧鷖既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二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是歲丙戌九月既望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之喪
至自白下其友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
謨既迎其柩而哭之於寢至是其伯子檢討君自
京師請卹來奔廼復匍匐馳羊一豕一牲醴香帛
爲之奠而侑以平生之言於乎凡今之交所稱乎
莫逆者貴其互相炙附以爲名高諒非余心之所
向往安可托死生而敦久要當肅皇之在御與
公先後而登朝時共侍輦轂者豈無二三兄弟

憑慷慨以然諾徵飲食以遊遨亦謂朋簪之可樂
而惇誠亢爽烏有如公之示我以不忤者耶以故
肺腑之盟期之百世而綢繆終始奚翅吳公子札
之邂逅乎鄭僑屈指於今又恍然三十餘年事矣
其間萍蓬飄忽風雨翹蕭或膏肓之鍼砭或患害
之憂勞眼青頭白匪一夕而一朝回瞻故舊影響
寂寥詎意桑榆之末造吾兩人者偶相繼而晉陟
乎大僚顧泰運難逢矢相推而相引廼成功易退
倏時息而時消猶憶金陵之悵別慘執手於河橋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三

所幸樞臺在望帶水非遙問遺絳繹瓊玖木桃余
方屬公以光輔太平之業而公亦時時煥我於寬
閒寂寞之郊令彊飯之音無一日不聆於耳而拂
衣之下更欲俟我於江臯胡衮衣之思尚寐無覺
而翩翩丹旆颯已乘天風而駕海濤豈公厭世無
樂乎久溷而俄然示疾遂離苦惱而蚤脫於天殓
若公者榮名盛位疑不辱於旂鼎而高薨大閤復
駢映乎鳳毛在造物之取數於公亦得其饒而獨
遺一老攬鬢蕭蕭樓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莽予立於

宇宙曠四顧而無聊痛百身之莫贖魂恍惚而不
可招撫靈幃而一酌邈千古而長號於乎

再祭顧司馬文

維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少司馬贈御史大夫
顧行之先生將塋於崑山千墩鄉 敕建之新營
其友人徐學謨謹持香帛肴酒來自嘉定匍匐百
里爲文而酌之曰於乎公之捐世已閱歲於茲矣
自公之訃至自秣陵也細檢來書真耶僞耶恍焉
如寐吾蓋哭公於家矣比公之喪返於鹿城也遙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四

祭

睇丹旌是耶非耶音響如存吾又哭公於公之寢
矣日月于邁霜露繼零公之遺骸將歸窆安祖公
之輻文公之壘存吾一息成公千古蒿里慟他生
之卜夜臺蔑再旦之期吾今又哭公於野矣幽耶
明耶玄堂窈窕殘生枯淚他年宿草於乎痛哉人
世悠悠誰免斯丘匪朝匪夕雲行水流以生哭死
死若可憂以死視生生者未休凡公所享名位祿
壽幻化之榮疑無不有存順歿寧更豐其後貴公
入地四方輻輳風馬雲車 天子所授素冠縞衣

孝子之友公得其死生者奈何下流之會如江如
河人貴長世爲累實多老成不作寂甚巖阿誰與
暢飲誰與嘯歌我今酌公公不可呼

祭王大司寇文

於乎大海茫茫婁江瀾瀾洪流環匯孕靈毓祉是
生偉人爲世毗倚桓桓我公天挺豪雄瑯琊後裔
奕奕家風公濟其美文虎人龍冠年通籍翱翔執
苑掉臂升壇指揮群彥片語崢嶸千秋并冕中罹
家難退咏蓼莪時而嘔血時而嘯歌名高寰宇山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五

祭

斗差我巨源存故旁求嵇紹豈伊匏繫而不應
詔乃亟其驅彈冠奮蹕疆焉卧起一羽雲霄于藩
于撫將歸中朝高明神惡譏口咆然公復東山麻
衣草履戴髮爲禪朗解宗旨逝以終焉濃華一洗
先公蒙卹忍棄明時已食其精何計糠粃金門避
世愈益其奇誰之好爵能爲公縻旣佐留樞遂登
八座恍惚目前浮雲飛度夢寐弁州 帝閤累疏
乍試遙歸菊松如故我來訪公坐我茂林桑榆兄
弟繾綣彌深喬山之約相對披襟曾未幾時公已

示疾豈厭塵囂而耽玄寂媽然向余若將有適惟公之生少余四年幸生同地方駕聯翩人以擬公敢執先鞭不圖今日見公易簀後死奈何無聞可惜屬續之辭令人沾臆語故有之待全全昌占三不朽德業文章公實兼之累葉重光公亦何憾臨歿提撕已成真覺去路匪迷我雖哭公公亦何知素羞明水酹此一卮

祭大司空曹公文

惟公醇誠樸茂忠亮貞堅粵稽卯歲南省賓建公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六

獲大首意氣翩翩鹿鳴之會奉以周旋追隨雲路彪炳後先三朝屈指幾五十年一時譽髦七人八座公更早登爲霖雨佐始馬駁歷嘉聞輦播廷尉之平郡閣之卧藩屏于宣激揚摩拊開府日南滇夷不箴致身匪懈遺國則那荐陟司空允釐奏課台垣已迫公虞福過未老拂衣風塵蟬蛻矧有嗣人鶴鳴子和青霄趾美戢穀逾大公也陶陶偃仰逍遙如箕如頽外臣帝堯周楨商實爲世準標屢薦不起以敦儆澆平格之壽自天之祐爲祝

大齊俾爾單厚胡遂厭世候焉箕駟幸子錦旌似舍非偶人稱五福以莫不轉帝卹方來玄堂如晝哲人大歸於世奚疚所悲吾儕奄其莫覩言念宿昔典刑不復山川阻脩匍匐恐後延睇寢門銜哀俎豆以居送往茫茫宇宙於乎

祭劉大司空文

於乎吾蓋識公於初拜荊州之日而別公於領宗伯之年平生故舊誰爲可憐京華嫵婉咲語留連冀以同扶乎日轂忽驚乎時事之改遷慨風波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七

之突起致羣非之刺天顧公寔抱可疑之迹而此心之易曉不翅白日之澄鮮雖當蔓引株連之際而司空之特簡覲輿論之益堅迺公休戚相關之念終不肯負人於泉下而翻然勇退寧投綬而歸耕于西陵之田予方遜野未嘗不歎公之身完而名全也莊周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惟古之至人有焉而公之所以能不濡焚于君臣朋友之間而一無所免兩有所捐者豈直天稟之純固而亦其醞藉于問學諳歷乎世緣精且熟矣故以其

身輒置之事外而其智常炳於幾先奈何避咎之舉已蟬蛻于泥淖而陽九之厄竟委化于遊僊一疾不起孰繫之顛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有味斯語胡然而然予不能無并州故鄉之感而懷賢悼往致一慟于數千里之山川

祭周文恪公文

於乎惟公醇實敦龐博學彊記執而不怵剛而有制真朝廷弼亮之資而後生典刑之寄其所以久歷清華尚虛簡注者非其止或尼之實欲醞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八

釀老成以豫教乎儲貳廼世之知公者以爲天下之大事可屬而不知公者遂謂其袖手無爲徒坐擁乎虛位故爰立之命稍稽而萋菲之言粹至俗降風靡時傾道否謂巧速之愈于拙遲不幾乎以淫而破義廼令公生負不白之心歿齋無涯之志幸聖明之睹矚非浮言之可蔽特垂閱於朴忠而所以贈卹於公者典制爲之隆備念昔與公同曹共事匪直周旋嫺婉彌篤於維桑而定是稽疑實藉公以翊贊乎寅清之治春明揮手日月幾

何予方追簞穎以歌亮公已捐塋埃而長逝於乎得全者昌難居者勢公雖未陟乎高危尚不免於衆人之讒忌以是益占駭機之叵測而功名始終誰能自保於汙汶之世蹇余遯野之夫不當復上千乎朝議顧信公平生之死靡二將致慰於九京聊陳詞而酌絮僅英爽之如存冀儼然而來床

祭徐涵泉同年文

於乎昔在肅皇癸卯之歲吾蘇之獲雋於京兆者蓋三十有八人今去之四十五年鹿鳴之聲猶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九

洋洋在耳而其間升沉存歿已不勝其變而屈指存世者僅餘八人焉廼客歲之冬太倉人又以公之計來告矣以公位躋三品年踰占稀似續滿前考終正寢造物取數豈謂不多遙睇靈筵夫復何感顧念吾黨聚遇一時自盛徂衰以居送往慨風萍之易散感晨星之寥落令後死者其何以爲情耶惟公篤實之資果銳之氣心有獨詣事必竟成當其豹隱則精研舉業爲博士家之所宗逮其彪發則力主講壇爲海內縉紳先生之所向往故官

轍所歷南北響應名宦碩士多出其門比於學禁
方嚴而公已退耕於野矣世之知公者孰無未究
厥施之嘆頃年崇祀姚江其徒寢盛揚波助瀾幾
掩洙泗蕭朱推引必有起公於更老之任辟雍之
寄者而公已奄然長逝矣道之將廢數之不偶其
由人哉前年王司寇書來約欲共舉公七十之觴
吾時抄劾杜門未有以應也日月幾何迺竟以一
杯酹公之死於乎士生斯世幸而產同其鄉舉同
其歲仕同其朝隱同其處而相望五十里之近周
旋於四十五年之久然與公相見之日有幾其從
容論議接杯酒殷勤又復有幾而恍惚夜臺遂成
千古此佛家視世界爲夢幻等人生於露電有以
也於乎哀哉

祭王華松府丞文

於乎惟公之志介確精專惟公之學該博窮研其
談論可以發揮于事業其著述足以媲美乎前賢
奈何少罹孤露數歷迍遭逾彊年而通籍曉門巷
之蕭然望雲衢而策足有勢人以爲之先鞭苟委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十

祭文

心於附麗亦何憂一日之不得乎九遷乃彼方有
意於推轂而公已歸養於林泉邈焉棲遁一去十
年逮於還朝時移勢異白髮郎曹目爲淹滯誰
復知公適余在事偶推引於當塗而公之聲聞遂
隱然流暢於好少之世乃晉符卿乃陟大理緬迴
翔於兩都占呂實之具美量移京兆暫還梓里挹
金紫之輝煌漸台衡之有俟人謂天道有屈而必
伸而爲善者豈茫然而終無所恃歲之元夕公來
過之昏夜執手慨焉歎歎方叩余以進退之計余
亦俛首而莫爲之主持既而扁舟西矣公忽病瘍
余知瘍非死人之疾或不久而卽康胡彌留之信
倏揮手而脫乎塵世之穢糠豈柴瘠之軀畸窮之
命天之所畀人之所當氣數已定亦何論乎造化
陰騭之可常余始因顧司馬而知公今因公之逝
而益悲於顧司馬侃侃兩公俱在地下眇余何人
一息暫假老成凋喪有淚如瀉公素嗜酒酒至忘
情中山千日烏知死生我今酹公徹於九京公將
大醉不求其醒生前萬事付之冥冥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十

祭文

祭唐婁江憲副文

於乎公之生世七十五年等計歲數亦謂久延自
余屈指從後瞻前遽庸之宿冥昭遞遷人生寄耳
倏如飄烟公始讀書東林禪寺公爲壯夫余猶垂
髻相繼登朝共淹郎署長安少年憑藉意氣指
天誓日勳名唾致接祗聯鑣嘯歌嬉戲揮霍風埃
調笑貴勢每一暢飲常至達曙馬上之言公或能
記日月無窮時稱得意焉知來者河清難俟公大
拍手云復如是俄而轉瞬俱失雲霄東西南北風
雨翹蕭偃蹇跋躑天路彌邇公旋罹忌歸掩蓬蒿
予雖蹭蹬猥歷大僚解組之辰及公在野相顧莫
逆非悠悠者日隨杖履以酬宿雅娛彼粉榆香山
洛社月夕花朝尊羹鱸鮓如何一病奄忽彌留策
筭而去八極九州人生有盡彭短殤修自古英雄
疇免一丘公抱甚宏公施未究寄情賭墅眇末宇
宙硯磊盤胃藏疾溷垢臭腐神奇莫之或觀平生
知己予辱其舊以茲酌公夜臺可畫

祭同年孫主政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主

三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主

三

維歲癸卯偕公歌鹿比于庚戌共光日轂四海兄
弟矧也鄉曲人艷其同富貴紛郁我同其心矢蛇
泥濁俗之靡靡公鎮以朴俗之喻喻公正其鵠孤
騫介峙幽林寒谷動爲世畸好則我獨如芝如蘭
企彼芳躅士路孟門惜摧其軸積不及施遄歸初
服豹以文藏龍隨時伏中軍既廢內典尋讀人事
罕通杜門裹足如是三紀英標朗藎卒成公志羞
我碌碌泛濫飄萍幾于覆餗謝事之後曾遺尺牘
嫵婉綢繆至老彌篤德音不遐比于金玉謂靜者
壽後期可續日月幾何公遂不祿予來海上臨帷
卒哭人壽百年七袞匪促卽位少愜鄉閭群矚顧
惟乏胤爲天之酷幸有良嗣爲公匍匐靈輶遄發
以安骨肉匪我誰銘音容在目平生知己鑒茲芻
東

祭顧龍海符卿文

於乎龍海公真不起耶吾不見公業二十年所矣
前年過公公方引疾杜門遂阻良觀去年有索詩
爲公開九表者知尚彊食無恙也乃今竟溘然逝

耶蓋吾生二十六年而識公于海上當是時公年四十猶困逢衣然視其貌脩然瑩皙宛類玉人聽其言纚纚然流沫成珠縱橫今古杞其意氣翩翩然慷慨然諾雅有節俠之風以故邂逅投交冀以青雲相炙附而猥惟謗劣幸藉先登而公迫艾齡始取科第冬曹題柱鬱爲名郎旋進符卿置身禁近台階伊邇日見顯融矣老驥千里謂當逢發而遠至乃說忌藜之一斥不復遂令公終老于寬閑之野寂寞之濱而平生蘊藉十不一施昔退之傷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十

書

陽關出客何日無之今復祖公悲來曷已臨風遙酌瞻睇几筵靈爽如存薄言鑒只

祭王麟洲奉常文

於乎繫一氣之吹萬驅日月以如馳哀浮生之騁隙安得不因公而重余薤露之悲方公弱冠之歲與余邂逅于京師猥通家之契誼辱嫵婉而同之挺丰標於物表纚纚乎掞雲漢而吐虹霓婉伯也而尤特旋取科第而迭奏乎墳簾旣逢家難同賦離資歌藜我而歸苦土逝與世而長辭余時罷守脫屣難危幸左提而右挈振藝苑之歲穰旣訂婚盟於弱息將指百世以爲期一水相望還徃追隨和同聲於空谷庶幾遠謝乎磷緇會穆皇之在御千旄紛耀於海湄感奮飛之同日乘雲路以差池自是東西南北奔走支離而公猶忘厭囂濁心薄纓綬或方進而忽止或外應而中摧顧令驂騑窘步驚馬乘時已予避言而遯野公始得路而揚髻遂乘兩藩之文鐸尋司七廟之鴻儀余日冀公以大用行將迫次于台揆矧值聖明之倚注亦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書

何異于順風而推移而乃二年不見二賢可疑謂
醫功之必奏倏揮手以乘箕計三十年之升沉存
歿不爲不久而滄桑變幻恍一瞬而靡遺然則百
年亦如是耳果速化者之爲短而後死者之爲遲
耶第以天之生才自古難之以公之瓌璋不能盡
究之于蒼生社稷而平生事業反因竹素以代鼎
彝此余之所以欷歔不禁而致憾于冥理之渺瀰
也

祭練城沈中丞文

惟公彊立之志精敏之才細之不遺于米鹽瑣屑
大之可以運量乎埏埴當其秉一意以獨往不啻
如百川注海有賁育之所不能迴蓋公邁迹于菰
蘆之際故動忍成德人以是知其平生器業之所
從來自花封而晉陟乎天署自天署而迴翔于外
臺逮羽儀極卿寺之選暨填撫歷閩海之隈豈直
文經武緯足爲憲邦之準而幽疏遐剔凜乎排山
嶽而振風雷乎方環視乎宇內而深惟孔子才難
之歎未嘗不高目于吾儕而揣公之可以屬大事

也嘗爲之嗟引而樂推公今已驗白于斯世將傳
尋迫次于崇階吾日望公以大用而公惟二賢之
灾矣遂令所施之莫究而凋謝之會益以占吾嘉
氣數之外垂顧公非一鄉之士而西州涕淚其能
已于殄瘁之悲哀矜靈帷而如在薦清酤于觥鼎
一以櫺里門停柩之感一以展山陽聞笛之懷

祭蘇封君文

要水洋洋朝宗于海蛟涎來斯鍾靈有待濟登其
祥吉士藹藹藹藹吉士埋精剗彩載錫其光亦佩
之速桓桓封公群倫是邁天篤其衷不憊以息月
旦歸之鄉爲之楷乃生侍御正直爽塿花封籍奏
巍然簪笏曷邪不觸以爲邦賦 天子羽儀揚于
要外惜公逝矣莫覩風采卽被 綸褒徒滋涕灑
風木之悲漬于九陔寂寂殯宮霜露數改此姑之
思鬱不能解滇南納節有亟其趾茲成寔安夜臺
緩轡譽命方來旂裳鼎鼎子孫繩繩仰諦真宰其
附葦陵虔脩蘭茝渺渺雲車庶其歆恒

祭王怡樸封君文

維靈溫厚惇龐恬熙靜適棲迹蓬萊至性天植生
無所好惟耽玄寂勒而行之逮耄靡數處處在在
芝房丹室桓桓長君天衢邁迹經術治行於時赫
奕帝命孔章膺是綸紆翁也不有屏居如昔豈
無膏粱以木爲食豈無繡裳草衣爲飾海上神山
仙風籍籍庶幾遇之何物可易古人有言生非愛
益鴻寶之說冥理難測以翁驗之似得其術願真
葆光美其顏色既壽而康永昌逢吉住世頗長行
開九袞將百其年渣捐一夕絳節雲幢遽嬉宕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九

祭支封君文

於乎人亦有言是父是子匪其啓之疇肇厥祉匪
其承之疇濟其美駢暎斯輝備舉則戾父子之間
其難如此於維封公蔚爲儒宗醇懿內醞軒昂外
融肥遁丘壑人中之龍天厚其藏留餘似續篤生
賢胤以昌式穀一經之遺義方隄爾英英學志卓

越人倫掌帝之制司士之衡出入宣猷朗潤溫
文冰蘖是勳譽命上聞公方在野自夷田父其門
如冰歲時作苦象服之膺屏而不御吳俗怙侈稍
得易盈公貴能賤凜乎凌兢萬石君家爲漢名卿
豈曰偶然世德相成學憲請告爲公色養豸繡庭
階閭里歡暢典刑在茲誰不瞻仰方期上壽繞膝
優游終食其報庶永天庥如何一疾奄邁彌留安
樂未幾遽罹百憂彼蒼夢夢胡云福善饗養長年
俾世奚歡某附葶葭曷不榮瞻深惟冥理恒靳令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九

祭朱象齊文

禮稱祖公濬祥毓祉譬彼造周仁培塿已於惟大
公慶源所鍾弱齡奮蹕文虎公龍現薄膠庠標峙
山斗公孫射策逢時不偶晚對公車鬱爲士程抱
瓊擁比漢沔風行澹慮寡營竟返初服燕翼詩書
詒謀則穀天祚賢胤再錫之光發未盡藏俾熾而
昌延及雲孫益恢令緒爲帝分猷悅安黎庶我

嘉濱海饑殄駢灾令君撫之狹濶時裁清白之聲
莊公雅訓視履其旋於茲考鏡梓鄉伊邇絕訊遠
嫌萬石君家不肅而嚴率祖攸行淵源有自凡沐
綏柔曷不遐跂公方色養壽考維祺以安令君引
領大齊胡然一夕溘焉蛻迹令君之傷民爲銜仁
奔走匍匐矧我縉紳停杵之感敢後小人咨嗟乎
望老成凋喪同我父子一寫悲愴求芻之意長跪
于將躬莫致之吳江洋洋

祭郭趙州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五

語有之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仕楚也父嘗衡校諸
生而識太史君于儔伍中問之則公仲子也太史
君溫醇端重質玉相金蓋知其得于家教者深矣
故於趙州公卽未聆音覲面而其型範於家者固
宛然可睹也曩太史君公車之對余實籍奏之又
嘗以夙雅而乞余文以爲觴祝比母沒而并志其
墓則公父子所以交驩于余父子間者誠非他人
比去年秋得楚賢書公之伯子仍登雋選宜家庭
相顧以爲喜而余方慶公之既壽而多福也乃卒

然之計又胡爲乎來哉山川阻脩越在二十里之
外而海隅僻壤絕無行李之通有懷于中荏苒隔
歲知自慙于通家之義而弔死者不及於哀尚可
謂之禮耶遠道來芻靈其降鑒于斯否耶神爽莫
違尚祈毋吐

祭邢北橋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五

於乎曩君之捐館舍也余嘗弔之於婁浦之濱逮
今荏苒已二十餘年矣君之子始得營君宅兆于
祁江之上而一水相望寔與尚書之墓而爲鄰邇
西來之龍氣挾潮汐以擾馴而于稽在昔能婁發
乎俊人始知其家墓君之綏蓋有所待而矢謀殫
力亦何嫌乎歲月之遄巡故舉事之日執紼之辰
瞻旌幢之搖曳集車馬之紛紜白衣冠而送君者
皆孝子之友何僕僕而跋跋于是益信人生有後
之爲貴而君之盛德允獲報于冥冥錫靈區而荒
古壤更千百世而藏君之魄以安君之神屬戮穀
之是遺占方輿而未艾而他時風雲之會褒綽之
榮將起公于九京之下易韋布而爲冠紳此吾儕

所執以爲左契而天道之陶鑄乎群生者誠不必
在于其身倘君如在幸歆吾一杯之酌而仙輻過
其亦諦聽吾言而暢然于存歿之妙因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九

集

歸有園稿卷之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於乎人莫大焉養生送死恃以周旋曰惟有子我
舅我姑溫室窮途足不踰閭坐成稿枯匪無嗣續
終鮮式穀巍巍高堂何異榮獨曷飲食之有女如
玉女儼於茲其敬不棄承歡之役崇其婉而中道
之折百憂軫結疇之瞻依兩象睽絕幸繼之室視
如所生寒暄訊遺慰彼九京親顏稍舒而我復外
骨肉之間滋其變態奄其逝矣含斂奚賴家難旣
作暴露十年諸孫幹蠱綫緒僅延矢謀舉事復掩
重泉於平生之無祿死寧弗哀迺邇終始薤露難
裁有女之子百里而來淒其銜恤敬獻一杯靈輻
徂發以酌夜臺

祭外舅金翁文

維我外舅金翁以萬曆戊寅冬奄嬰末疾時謨方
晉貳司寇行李北征中心如焚常慮其不起廼

歷中申謨謝大宗伯歸翁尚無恙猶能執爵作勸酬禮意謂大齊可交睫至矣廼今乙酉之七月溘焉化去豈禪家所謂示寂耶於乎翁無所望於世矣獨翁既歿而鄉里衣冠復有如翁者出耶敬獨吉於化去五七之期用偕我婦薄設樽俎爲文而哭之曰於乎翁之度世壽考維祺翁之屬纊委順含嬉賸本支之振紱紛照映而蕃滋藹慶門之永祚咸彬彬奮踔於書詩目觀百年之全盛慨揮手而乘箕閱人間取數之多寡復何致憾於毫絲也

錄有圖稿
文編卷之十
二

巷切西州之慟鄰興停杵之悲所以匍匐咨嗟而不能自己者蓋傷世風之日下古道之陵遲天不憖遺乎一老令鄉閭族黨何所瞻式爲父師當鏡翁平生之素履所謂無巨細無幽顯一秉於儼若之思自垂髫而當室經營以迄於期頤凡出而莅官入而行事曾見有片言之少玷一行之足疵以衣冠則不棄於閭閻以嗜好則不逐於波靡卽以鹿城之繁麗環甲第之威蕤其間乍隆乍替旋起旋墮不啻如滄桑以遞變而翁處豪右必爭之地

輪蹄互湊之區顧其家之用康子孫之逢吉屹然等喬嶽之不移蓋惟先之以敦朴主之以不欺驗脩因於證果時愈久而人信之卽家之素封之富而榮獨者攝其威儀藉令與郭有道王叔度論世而度德亦何古今不相及之疑而公今已矣胡能止行道之歔歔矧以謨小子之不肖辱忝竊於門楣凡三十年進退行藏之際孰非翁之左挈而右提故翁之所以鏤剗於不肖者已如礪而如羽而不肖之奉以周旋者亦如蔡而如著望音容而不

錄有圖稿
文編卷之十
三

可見倘典刑之未至於淪漸願服膺而勿失魂髮鬚以遊茲姑未暇爲邦家殄瘁之感而先以哭吾私

祭周甥文

萬曆癸未歲九月初八日太學生周甥子雍卒於家明年甲申春正月某日其舅學謨歸自京師遣子兆曦兆稷以牲醴香帛致奠于子雍之几筵因爲文而哭之曰於乎吾女妻汝閱十有七年矣所謂十七年間吾東西奔走之日半之而又所居異

縣不得朝夕與汝周旋聞汝承式微之運吾女處
屢空之室拮据有無良亦瘁止顧雞鳴相戒冀汝
翔發庶幾稍續康僖之緒以再振家聲也而今竟
棄吾女而逝耶以汝天稟醇粹志行顓慤自少無
子弟之過在醜蔑嬉戲之色雅靜端凝世方指以
爲永器卽乏顯離老壽可必也迺驟縈二豎奄致
彌留六六丁年短褐長夜不知造物者於人何如
也天可問耶方汝之遘疾也寢褥者業半歲矣吾
居京師竟無一字相聞知汝之不能捉筆也而其
家亦無一人爲之代聞者最後汝父太僕公僅遺
數字漫報亡恙而已故吾非惟不知汝之死且不
知汝之病而卒然之訃忽自他人致之則汝於骨
肉之緣何踈薄一至此也寧不增吾之怛怛於乎
痛哉吾平生字育不蚤婚嫁頗遲今年逾六十尚
有一子未娶吾方拂衣東歸圖釋此負而吾事可
辦也顧今仲子未有室家而吾女又稱未亡人矣
當其提二孤時時呱泣於吾之側也顧瞻形影吾
桑榆之累方始耳其何以爲情耶於乎大塊勞我

以生勞隨生息自古已然吾又敢惜未盡之年不
爲汝周身後之事哉倘天益吾歲儘力維持令二
孤少見成立則汝九泉之目瞑矣於乎痛哉爲致
生芻一寫吾意靈如有知尚其饗之

祭殷方齋先生文

於乎先生捐世已十二年雖儀刑之既邈而聲欬
流沫學者宗之尚如江海之飲注乎百川緬惟及
門之始髮鬢髮差觀于垂肩忽不知日月之易得
恍然寢迫乎華顛蓋嘗以先生之道効用于當路
而老無建立恐貽羞于函文之前昔漢武之表章
六經也公車文學必聞其師之所由傳以故殷忠
楮大之貴益以驗仲舒之賢何今時之進取不勝
乎俗狀之牽纏縱弟子已躋乎華顛烏能使先生
之齋志于青氈乃至乎死不能葬則于負土之義
安所逃于積歲之彌愆矧嗣服之不振乃幸藉他
人之願力以周旋而先生之蛻骨始得脫暴露以
下卽乎重泉此孰爲之軒輊亦烏知其所以然而
然藉令富貴福澤盡屬于賢者而不賢者必至于

困苦而顛連則計較已甚又何以爲蒼蒼之天顧
人心之未泯知先生者獨謂其生之全而歸之全
靈輒已駕作此祖筵

祭龔長史文

維公有強直不阿之操有張弛獨運之材當爲子
而幹蠱則險阻難難不能使之困暨履官而急病
則夷狄寇攘不能爲之摧其平生特立而獨行道
方而事實誠不媿于韓退之所許而跋歷于山海
之陬出入于虎狼之穴折衝禦侮亦何用而不酬

銘有舊稿

文編卷之十

六

七

其所懷余既博覽乎人羣若公者可稱一世之奇
男子而命與之仇途爲之蹇故所至而齟齬已不
勝乎造物之安排卽瑋奇卓異之薦雖嘗推轂于
當道而分猷宣力之績卒不得逾郡縣而遍堦堦
逮乎晚脫蠶叢仕終藩相而息陰東海亦已焉哉
乃坐令貞臣烈士愛莫助于不燃之灰眇余無似
結髮往來公車同上雲路徘徊已風萍之異處遂
青驛之少乖自公投紼余亦乞骸感久要之未替
逐燕笑以無猜何愁遺之尚有所待而公徑造塵

鞅策箕馭而飄然歸卽于夜臺乃鄉之典刑士虛
著蔡老成盡而漸靡之俗益不可迴矣撫棺一酌
其能已十停梓之感聞遠之哀乎

祭朱隱君文

於乎古之隱者併隱其名今之隱者莫蔽其形魏
冠長裾遨遊公卿蒼蠅驥尾何欲不盈嗟君孤蹇
抗迹蓬衡崇宣義問不出戶庭雕鏤世業聊以寄
情妙奪天巧工令鬼驚一藉其手珍視楚珩人曰
藝下非君重輕君握其寶自信則矜有以迫之累

集有舊稿

文編卷之十

七

七

歲不成或取怒罵我無將迎貨不能取勢不可平
託焉而逃以擬性靈奇窮及之桓褐藜羹不厭元
耳寧以伎營蚤遊翰墨旁及丹青翳蒿之徑草玄
之亭翛然隱几徙倚檐楹人召之酒掉臂卽行或
時裹足兀坐經旬澹慮遺俗以了此生日居月諸
竹影鳥聲我思在昔黔婁逢萌幾近之獨行可
徵逍遙醉鄉可制頽齡云胡示疾未廢蠶牋一朝
揮袂風馬雲旌吾儕酌君君竟不醒夜堂如畫天
朗氣清

祭唐道述文

於乎繁君弱歲以兄爲師我來同學與君追隨君
學未竟棄而業醫暨我慕仕亡羊路岐惟君之醫
蚤承三世洞見垣方施罔弗利人獲一匕珍於珙
賜戶屢日盈綽馳芳譽况也提躬高自標致逍遙
藝林圖書彝器鄉之考方不爵而貴我罹塵網奔
走四方致君無術夙夜皇皇將恐將懼飽歷風霜
奄延遲暮稍底晏康心長髮短緬懷故鄉矢期投
紱周旋君側東海之濱共君朝夕久要不忘庶幾

祭唐道述文

文編卷之十

八

夙昔我今歸來時事叵測登君之堂君就寃窅猿
鶴悲鳴松筠改色人生如夢百年瞬息逝者如斯
能不病惻所嗟閭里舉目蕭條虐熾之後冷氣未
消歲逢其厄熾我故交君素達生揮手雲霄迴瞻
衡宇蕙帳飄飄誰爲携手以遊以遨酌我清醕陰
風颭起君知我歸躍然以喜靈爽如生長歌蒿里

祭龍子儀文

於乎子儀自君之少也吾嘗識其眉宇已迥出乎
人羣至讀其文章必青雲之早驟顧居非仁里屢

歷艱危生有剛腸致滋多口故不知君者謂君心

多厚防事疑匿怨沉沉而處若抱孤憤于世者常

不能忍人之所易忍而知君者謂君有難必排有

窮必恤子子而行意氣之所憑決亦能爲人之所

不肯爲昔在京師館之家塾時時晤語亦復綢繆

老莊談空申韓執有是非無常各從其志而何卿

人之終不能諒君也暨乎晚達數也實奇青氍毹

榮而一官無再遷之望桑榆可樂而二豎有必驗

之災遂致斗粟謠興而閱牆隙起薤歌聲斷而飲

祭唐道述文

文編卷之十

九

恨終天君雖欲以自白而漠漠九原日光之所不
至矣豈造物者必欲斲君而至是耶抑君之必欲
自斲而故塞其天稟之聰明薄其天與之富貴耶
是皆物理之不可究詰而陳杜于几酌酒于庭聊
以摠吾以居遂往之情耳君如有知其思吾言而
鑒吾誠否耶

祭陳地貞文

於乎地貞自君之少也吾嘗識其眉宇已迥出乎
人羣至讀其文章必青雲之早驟顧居非仁里屢

在韓退之有言自古莫不然以君之未可以然而
然而丹旌在望吾安得不感愴而歎歎當其花封
再試已困鹽車及夫重惟讒構左擯雖司策孤轅
以獨往羞五斗之甔康顧閒曹無所事事而壯心
之耗乃不能無藉於家姬人謂君偶犯少年之戒
遂弁棄乎不貲之軀昔江州司馬未忍輕別乎楊
枝而子瞻之謫儋耳亦携朝雲以自隨彼二君子
皆所謂有託而逃焉者而君之畢命于棲卑也固
恒人之所謂而賢達者了不以爲疑大都窮通有
數生滅有期凡今之人疇不垂涎于台鼎疇不引
領於期頤若夫造物忌盈決不容於多取而群生
擾擾徒自潤于貪痴矧也問君之官業既承乎四
命問君之壽又已進衰于逾耆而將來二惠所以
嗣君之後者復趾美而駢徵然則君尚何求于世
而身隨化往肯愛悒于埃壙之斯須而余猶致辭
于一杯者蓋展故人東蜀之敬而昊天罔極亦以
據孝子悠悠未盡之私

祭孟承文

於乎孟君其止是乎惟天降割迺在康夫國則九
重莫之叫呼惟君有卓然之志有偉然之軀邈家
聲之清白矢冰檠以不渝當海濱之多盜伏隱患
於荏苒慨前政之姑息民不得保其袴襦君來任
職夙夜馳驅雖懸魚聽事毋敢執法而不劇不矯
豈專事乎剪屠故通邑受安枕之利而四郊多賣
劍之徒政譽方騰於上下而蟾蜍已替其肌膚令
孤兒忍剝股之痛而孝無所格赤子徧額神之舉
而誠無所孚整衣冠而危坐俟逍遙於帝都於乎
貪吏不可爲也或誤逃於國憲廉吏若可爲也翻
橫罹乎鬼誅彼蒼茫茫烏知有無顏天蹶壽俱與
化徂第人心之不泯而停柩罷市者胡爲乎扳號
慟哭於五達之衢則所謂可爲與不可爲較若梓
鼓之相應而哀君之不祿者儼垂有位之型模余
忝典刑之寄而歎息於循良之難遇不能不爲君
而悲吁祁江之水清映冰壺君其酌之以卽長途

祭盧生文

往余讀書西隱禪寺盧君爲寺行者當祝髮初清

揚可愛余特善焉暨余宦遊荆楚間君已脫袈裟聚有室家矣而繼余如故迄今戊子君年六十有七尚未有子比病脾劇余過視之則向余大慟而呼苦者三若私有所恨而不能言無何瞑矣寔是歲之八月五日也余惜其材之有用而傷其志之無成於其卒之十日載酒於壺列俎于席因爲文而酌之曰於乎君自童年逃俗歸禪空門棲托一去廿年逮君逾壯離羣反俗子無影遺訖于就木君反於俗自號夢醒醒耶夢耶竟未分明謂禪爲夢厭是飄零藉今有悟世諦爲輕謂俗爲醒若解其醒生之不淑顛倒沉冥禪家傳性不傳其形形之不傳譬彼無生俗人傳形其其繩繩苟不繩繩載髮爲僧以君聰明書翰琴奕多所旁通何理不斬乃之金剛斬其嗣息天實爲之人亦作慝嫵婉之求枕荆藉棘老之將至時營窀穸轉盼毗那懺悔何及奄其逝矣他人入室愛莫爲助媿與君暱幽憂之痛屈指匪一何物束芻能憶宿昔偕鏡相向其徒環立顧瞻靈席滂沱涕泣曷不展其披心

匪石

祭徐元化文

昔人有言千錢買鄰匪貴其鄰貴其爲人聖垂里訓擇必處仁吾家西遷舍與君比閭巷詩書實由君起當君未弁儼然稱師匪怒伊敬子弟從之性本介特志亦矯厲腹笥詞鋒人人斂避策懦砭頑時聞風議我出君處兩無嫌猜牆東不遠適往適來同我婦子優哉優哉久困鹽車逢衣碌碌晚籍貢階對制輦轂吾官於京進取是最君曰有命渝則非福誰謂首肯而非天祿抱禮於旋一去八年兩邦絃誦譽聞煥然謂嘗騰驟以據素抱縱厄其遷亦宜歸老吾方在野俟君拂衣朝夕嫵婉惟君之依自我不見幾沾霜露廼見素旌倏焉在戶鄉渝耆舊士隕德程凡我宗黨杵不聞聲矧惟末契胡不涕零東粵之薦寧釋牽縈君之不死以續以似發未盡藏在其孫子

祭 誥封夫人潘年嫂施氏文

於乎中饋之良維家所倚始於成夫繼而啓子太

妙敬姜方濟其美凡今之人疇獲其比矧於偕老
詩人所侈於惟夫人誕景名族作配少保荷茲百
禄少保微時雞鳴相勗英年通籍羔羊是祝司理
召入臺端飛燭旋服大僚雄標山矗撫牧方夏河
漕兼督累奏膚功帝眷攸屬誰其相之允資賢
淑譽命孔嘉翟冠象服了無內顧雍雍肅肅室無
二姬何歌樛木螽斯實繁詎惟旨蓄長君尤特早
繩芳躅策足青雲羽儀式穀少保還朝西曹執法
天下稱平動無少括偶有建明碎罹護膝拂衣歸
田一室怡然舉案齊眉華髮駢肩庾堦萊彩奕奕
翩翩將安將樂可卜終焉世緣未盡有隕自天
帝思良弼猷念來宣夫勞于外婦勤其家一水盈
盈渺隔天涯溘焉構疾忽爾升遐富貴壽考云胡
可嗟惟輸一訣客淚如麻某與少保同舉庚戌義
篤情深頗關休戚遙望寢門曷不御郵匍匐赴之
勢所宜亟傾揣頽齡艱於出入遂負心期俛仰今
昔明水一杯瀉我胸臆跪而陳詞庶其歆格

祭侯恭人文

於乎婦人之職主饋在中道遵無違德稱有容自
家昧孔晨之戒而世鮮樛木之風詩歌邦媛史載
女宗於維恭人備美在躬秉家纖嗇執禮溫恭佐
我中丞奮蹕顯融追雞鳴之相警邇牛衣以泣窮
閨門凜凜琴瑟雍雍瞻聖善之升聞來崇獎于棗
封翟第斯皇聲望具隆感箕裘之難續思集慶于
熙熊爰求淑女納於公宮膏沐是視甘苦與同既
頻舉而不育展祈籲以無從何歷歲之滋久而芝
蘭之茂叢中丞邁疾疏俎而東粉榆可樂雨雪其
濛奈百身之難贖胡二豎之卒逢舍殮未幾蕭牆
繫崇慨家祚之式微凄孤悼之榮榮內翼姬媵外
捍螻蜂以迫以脅多懼多凶人命幾何溘焉告終
所可痛者天心之降割所難避者骨肉之攢鋒於
乎哀哉余之于公仕則同朝處則同里相知知心
莫余爲比憫訛言之忽構欲倒置乎冠履遂令良
婦化爲妬妻貞臣變爲墨吏人口如川究何所止
一夫剖肝諸宗切齒謂余有私天日可指雖訟言
之繁興竟以利而終始世事糊塗大都如此念一

奠之久稽知中心之有侯薄拂几筵敬陳芳芷倘
中丞之不昧偕恭人以款只

祭金孺人文

於乎天之福善世常謂其數之或然乃余默觀於
無親之至理其爲降鑒固無毫髮之少愆繫吾姨
之生世與今日之歸泉何莫而非冲氣之聚散了
不爲苦惱之牽纏考其平生之素履疑得乎大易
之其旋大都以利濟證果以慈悲結緣何一人非
其所愛何一物非其所憐自內外疏戚之無聞而

錄

文編卷之十

七

七

鰥寡榮獨之必先破凡世之疑礙凡女中之聖賢
故冢慶之積貴胃聯翩門楣之顯倩氏駢宣暨偕
老之如願同望八以相鳴此豈非盛德之爲報而
因以知天之所以爲天方冀大齊之伊邇而吾姨
倏揮手而昇仙若其屬纊之際神爽愈鮮既隨人
而付囑似朗鏡之高懸卽平時未嘗一誦法華之
語而燭知大事顧有得於佛氏之真詮是造物者
更以宿慧畀吾姨而不亡之壽恍如續火於燈傳
則吾姨亦何憾於塵界而親如吾黨又胡然而隕

涕之漣漣蓋卅月有盡而功德無邊其深仁厚澤
已浸注於人之肺腑而停柩巷哭者奚啻比屋之
綿綿矧吾妻之受字比母氏之胞專則區區束芻
之禮何足以布四體於靈筵嗚呼哀哉

祭馬夫人文

於乎配匹之際古人譬之琴瑟焉安和靜好偕老
爲期所至願也乃一旦無祿早世則不敢與父母
同戚而怛焉內割黷焉魂消請潘安仁常應物悼
亡之詩則忍涕而重傷之矣顧今夫人之從大將

錄

文編卷之十

七

七

軍也吾不知其生幾何年而大將軍方以妙齡專
閫則計夫人之齒疑不相上下也何彼穠矣之日
當遂溘然生薤露之感乎而嘉禾去吳淞又不五
舍而迫卽等亡耳而復亡於客父母兄弟知無臨
其舍者其可傷抑又甚焉卽大將軍鷹揚虎視躍
馬揮戈心雄萬夫堅于鐵石當夫苑翠畫榮則浮
觴氣咽海波夜吼則欹枕夢迴方是之時卽有蒙
莊不能爲之解維摩不能爲之主張矣矧夫人誕
景名族玉潤金相言德駢輝工容具盛而大將軍

故愧詩書而敦禮義蓋翹然士林之選也悼亡之作能無嗣響乎潘常二君子乎余嘗與大將軍纔一邂逅而歡如平生於夫人之訃義當扶杖而往一唁大將軍以據其鬱結而自念棄足之日久矣力不能少効匍匐而姑以其文遣送寢門而痛夫人之薄祐也又酌之以絮酒儻九原可作能勿鑒歎之乎

祭李母程太宜人文

於乎人皆有婦疇相其夫以亢而室曰子將搢人皆有母疇勗而子以高其門輝映桑梓於太宜人蚤歲述邇未笄而字伉儷則賢迄茲白首黽勉周旋諸難所集茹辛萬千勞於李氏餘六十年婦儀母訓曷之有愆贈公之生樛木廣嗣贈公之殆栢舟自誓糲食靡衣勤劬慈懿家有五男伯也尤特鵲起盛時以楨王國熊九之報施而卒獲伯既捐館門祚如水宜人持之不震不崩詩書禮義轉裕後昆孫枝有藝飈舉雲蒸復始之業徵於再世聖善所培錫光如契人所難堪盛衰之際一德始終

戩穀其逢少君文母毗美兼隆大齊至矣溘焉御風富貴壽考萬福攸同酌彼震軒飄魂恍惚通家之役以當膏秣

祭顧宜人文

於乎妃匹之合作之自天其間脩短數有或然偕老之歲齊眉之賢謂其不爽疇獲其全吁嗟宜人夙稟貞淑結褵慶門曷不雖肅逮事重閭惟勞之服色養伊何匪直旨蓄施於夫子雞鳴是勗夫子起家歟際其盛紛華滿前弗恍以競駸歷所至佐其廉靜俾無內顧伉儷朗映既膺翟被門閤愈光布荆之德靡越其常鞠是兩髦以襄義方昔之往矣黽勉勸今之來矣庶幾晏康福履之報胡卒不酬奄榮二豎遂至彌留悼亡之感日月悠悠琴瑟在御傷彼好逑顧瞻蕙幃聞其涕流況也無年珠沉婺隕行道之人孰不興閔我交夫子悵焉心隱相去匪遙鬱其延領束芻爲唁惟誠之引敢云比玉靈兮散省尚饗

祭沈三孀子文

於乎孺人之歸日月幾何琴瑟在御靜好安和人
孰無婦賢者難冀我以為良神用是忌夫子之生
夙罹閔凶諸報卒之子焉藐躬風雨飄搖誰莫而
室幸其有婦甦勉祗植女曰昧旦士曰雞鳴閑家
績學交警以成載色載笑爰居爰處拮据持撻燕
婉尔汝詎曰衾裯世德是求錫光之慶侍御所留
胡不百年大寐無覺天實為之非人所召悼內之
感人生之常職此淑媛尤世所傷眇予何人侍御
之友往締姻盟吾女速朽今哭孺人忍涕盈襟死
生存歿益疚予心醉我清醑營魂莫覩逝者如斯
一瞬千古於乎尚饗

祭楊安人文

於乎與子偕老伉儷所期天作之合數也或奇矧
惟淑媛神則忌之古來賢達悼亡有詩凡人之情
以愛成悲吁嗟安人誕自名族閭閻家風曷不雖
肅敬姜之訓勤儉恭穆歸於相門誠孝逾篤翁曰
有婦姑曰以續朝夕問視匪直旨蓄於惟夫子燁
燁名郎宜其家人相得益章雞鳴昧旦無失其常

官方闕則豈璧琳琅其誕育門祚益昌偶成其
胤坦焉內傷以茲嬰疾三豎膏肓胡天不弔溘焉
露霜人孰無偶拙者常久似茲蘭摧如同玉剖燕
婉無幾遂失良友旅櫬迢迢丹旌飄搖夫子將之
暫辭于朝首丘是即行路蕭搔痛其無年嗚不
御恤憂吾同之余尤至戚爰酌一杯以寫哀臆人
世浮漚等之辭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文編

雜著

吳郡徐學謨叔

塵諧計二百四十四條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看一○

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託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

於阿衡

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

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於漢唐

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點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

晉人以名理為清談宋人以道學為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誚於豪傑

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為文人者僅可稱乎

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為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

學者專以宋儒為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機有可乘則鄰姬束縵以救婦

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韉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於孤貧

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滿人身上無處而非天逆之則凶順之則吉

盈天地間隨在而皆鬼信之則有不信則無

文字內爲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日孽

官府中毀前任以阿諛後任頗宗衙衙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

之妄談

升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升田一分寧不憂子孫

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

不差

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

文編卷之十一

三

療疾必始於庸醫而名醫繼之故收功甚易

選士必先於明者而盲者和之故知名不難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

故也

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

彈章

雖惡如構杭必有一篇絕好大字送歸地下

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筆牘無

節

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崖岸太

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舊籍徒號書廚

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爲

名高

官盛則近諛師判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文編卷之十一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

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睡去而神亦去縱有夢徵此心已不得自主

身盡而緣亦盡雖象果報來世又安能得知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

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

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

言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

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尤勤囑付

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

六逆漸生爲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効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

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

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

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若謂管仲銅臭則張釋之爲廷尉之平

若謂任子乳腥則汲長孺係社稷之重

聽言語太嚴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

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饑之謗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斂

冤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

父母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敬邪尖削之容有目以扶之間可以得富貴不可

以享富貴

碩大充盈之相有骨以主之既可以享富貴又可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以保富貴

容不必過美過美者福氣有限

相不可太陋太陋者心術可疑

官府之福相有關於地方

祖父之敦龐施及於孫子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

世以不諛人爲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虐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鯨魚之心

欺陵武官內官以及於宗藩亦竊不畏彊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

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

舉業文章書生雖以之發身不以之殉身何關職業

方書藥物醫者雖借之活人實借之活命難寄死生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買殺身之禍
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補瘦自見光輝

歸有田稿

文編卷十一

剽襲之文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

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橐而傳子難承養志之歡

繼世以同居漸有開牆之隙

聰明或可傳世故良工之子爲箕良冶之子爲裘
德性僅止其身故中也而養不中才也而養不才

隨處皆可可以乞食而剗刃於臂者意欲何求

凡業皆可以營生而爲人淘圓者鼻忘其臭

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故虧盈而益謙

損不足補有餘人道也故弱肉而彊食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剗賊者除却

兩頭

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浮夸者別爲

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

歸有田稿

文編卷十一

隨俗習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默傳其命脉耳食者

安知

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爲誦

袞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

禁而宵衣

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櫟故雖有敵國之富目
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

借言事去國以希他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

忠難所臨即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

武人而耽翰墨即階間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九

攢眉酸鼻起於惡寒

兩猛必有一傷傷則思訟不如夷氣以持之

兩辯必有一屈屈則思忿不如居默以待之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

婦人之怒其夫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陰謀者道家所忌故陳平自揣其不昌

昧心者天理難容故箕子必欲人斂福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至今藉之以備

虜

叔孫之草綿最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
君

人言肯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譽焉

或謂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索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

與交

當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

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十

主

孔子已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

交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

由求不聞聖訓終爲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

吞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筯回家則亂

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

廉於始不廉於終老虎之敦踣也

窮措大危人主杞杞人之憂天

草野人說朝廷傳海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

刑誅或廢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襴衫內挂數珠終非儒者氣象

書室中置算子亦是賈豎榮生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士

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犯

上古之醫以一藥治一病故奏効如神

後世之醫以一方治一病故揣摩難準

魑魅魍魎雖能作祟必人氣弱而其鬼方靈

星相醫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

考較徇情不如鬪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

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微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

取妾不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渾

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

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

名爲閣老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前世錦囊祗憑口語從彼妄誣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士

後來證果如入夢魂安知好惡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烈者猶有

丈夫之氣

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是真

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

趙孟之貴最號濃郁到淡方休

一瀉一補醫之經也補而不瀉四肢必有腫脹之

虞

一張一弛治之紀也弛而不張三綱必有淪敗之弊

善爲政者不令人怒怒而反之則災及其身

善爲政者不令人喜喜而溢之則凶於而國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

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五

務博者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人主不可無明目達聰之資而明達太過則使下

材無所容

人主不可無蔽明塞聰之具而蔽塞已甚則使正

人無所用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

之矣何其隘也

以理學獨稱名臣者本朝之陋也若外佐命而小

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癢不關何以劑量人物

中庸一書本之中和若雷吼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貶十金而色變者不可以治一邑

貶百金而色變者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

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致仕官莫到縣裏去

老人家莫到衙裏去

蜂目豺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五

深山大澤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議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

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歷衆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

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

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

以財賄許人者小人之事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育子而不能博
智者之大觀

爲詩而故厚自誇誦者雖可以艷少年而不能當
老成之一誚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

嫉妒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公腐爛

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

歸有園稿

文編卷五

五

一

先定句而後方湊景其詩亦齋上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

柔媚之資可以拙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

凡作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

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通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

自識其親母乎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幼出繼能
自辨其親兄乎

無我之說佛氏之緒餘也聖人之學必本於推己
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良知之說禪家之謬欬也聖人之學必始於見聞
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

以苦告人者貪饒之囿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五

六

二

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

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凡人饋遺以辭而來以受而去

凡人報施寧令常負毋令盡償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

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

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

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藥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

學能助高明不能助凡近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

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

投拜門生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奕棋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七

度曲絕倫雖士人夷爲優孟

起身早見客選老人家之行徑

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

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當貴不賄諂以其無逐鹿妄行之心

功名必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

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歸有園稿

文編卷十一

七

陳明

歸有園稿卷之十二

文編

雜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鏡戒計二十七條

余解大宗伯歸至太倉王學士元馭稍爲余不嫌於當事者曰安有大臣去國一疏卽允者乎余曰此謨本音豫已授之當事者故擬旨見達耳王領之不復出一語蓋疑余解嘲之詞也昔晉謝奉免吏部尚書還東道遇謝安欲慰其失官而奉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古今人風度相去遠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二

一

嘉靖己未江西舉人袁貞吉已中會試是時世宗臨文多諱忌而禮部尚書爲哀鄉人恐其奏名時傷上心乃囑哀改姓爲袁哀與袁字畫相肖也晉嵇康本姓溪以上世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銍有嵇山因改姓爲嵇嵇與溪聲音相近也此二事絕相類

晉王戎遭父喪義故致賻累數百萬戎悉不受吏

家傳之以爲美談江陵公之歸葬其父四方來賻者亦累數百萬江陵亦未嘗受卽祭文俱却之車載騾駝而歸者絡繹於道此江陵人所共見者第其奪情之舉見鄙於士論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謂其乘喪贖貨耳時河南崇府遣承奉趙某者來致奠賻江陵公子弟閉門而不納承奉老而顛因大詬其門曰汝家有幾閣老而敢抗親王耶卽於門外索火焚其所賣香楮而去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二

二

良

鄧攸避難棄已子而全弟子猶云弟沒而已存後更生子未可知也至過江取妾誤得其甥輒自哀恨終身不復畜妾余謂還其甥而重置妾於理原無防礙而乃旣棄其子又自絕其生道不知當是時亦嘗念及其父母否人云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此豈由天乎江左地偏自來多索隱行恠之士若阮光祿有車人欲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此亦是好名不可以爲訓

父子之間大都聰明可傳而德性不可傳惟聰明可傳故曰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惟德性不可傳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若中之子必中才之子必才又何待於養也劉太尉子真雅有志操後竟以二子黷貨免官人或病其不能訓導太尉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變耶此所謂養之而不中不才如故者也况督責之笞罵之乎若督責笞罵施於急功名者往往十中五六歸有園稿

纔十六七不數月忽嫌其體氣斥還母家而更娶再醮之婦極其狠潑措大嘗自言吾一歲處館凡歸家十次被婦毆者九次其一次不毆者爲其前夫女納聘也後卒乏嗣貧苦狼籍不可言豈亦有冥報乎晉裴楷歲請梁趙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人或譏其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傳亦稱其平生取予任心毀譽不顧多此類今吳中士夫家有賓客滿堂衣之食之津贈之無算者然往往居間有司以爲助此似聞裴之風而興起者太倉王元美於貨不肯輕贖於人第賓客有投謁貴勢者常代爲先容之書求無不應心矣名高故所向亦無不如意間或拂之元美漫置之不省乃余性則頗慕任達而特畏于人必不肯作書資士士以此不附余嘗謂元美真有菩提心時時以慈航渡人而余未免爲硜硜陋儒矣人之廉濁自是天性非由矯得晉范宣家貧所居

茆茨不完豫章太守殷羨欲爲改室宣固辭不
嘗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旣遽減至
一匹終不受已彊之受二丈爲婦作幃廩南嚴
冢宰清與余舊寮特相善嚴病末疾余欲遺金
俟之度其不受遲迴二月度終不可已以家畜
乾蔬餉之嚴終有難色余乃遺書敍所以不欲
厚餉之故嚴始免受二器此與范宣何異京師
傳言以大字伯餽人乾蔬以冢宰見乾蔬之饋
俱迥出流品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五

五

陶士衡臨終上表深以石虎李雄未滅爲恨復願
遴選代人達成志業而不舉何人可代亦稱深
識蓋脫不得人則負蓋棺之悔何時而已近江
陵疾篤上札問所欲言乃疏薦新昌等六人
江陵旣歿上卽以所薦首二人宣麻爰立中
外始闕然以江陵賣主而後之言者悉以之爲
口實其疏之與輒余不得而知第其生前極慎
許可豈有一疏而薦至六人也且嘗對余言以
禮部之不振久矣而至新昌則復於衙門有衆

意甚恨之豈有以其所恨者不欲使之作尚書
而翻薦之作輔臣乎卽臨終昏瞶不宜至此此
其爲門下人詭覘無疑也逮謫疏中書官周大
圭赴鞫亦云未見江陵之面第得於某人手授
者果符余見矣

犯夜之禁自昔有之王安期作東海郡捕及受書
遲歸者殷淵源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則使
左右取幘蓋其嚴如此余分察襄陽時城中多
被竊告者紛紛余曰豈有兵憲所駐而令盜縱
橫無忌乃爾耶因訪其故蓋爲宗人多掣諸生
夜飲必達曙始罷以是里門漫無鎖鑰而盜以
富家爲外府矣余乃下令約定更後發炮三聲
卽委巷俱閉有行者不問誰卽縛置冷鋪明日
送治於是諸宗人相戒不敢犯夜始猶稱不便
其後行之一月鄉官劉侍御存義喜相賀曰使
君此法幸毋替十年襄郡可使富也蓋夜飲之
費不貲民間正苦宥子纏累耳

蘇武持節匈奴十九年始得歸國朝廷以典屬

國優之至終其身不改其官蓋知其材止足以辦此而武亦以其官自安蓋漢世用人之法如是其嚴也嘉靖初年錄正德時諫南巡者惟賢士高鑒以謫戍故得陞御醫其它第復其官而已至隆慶登極後當事者始純尚虛名凡自言事者不問其才之當否與其人之稱否卽畀以高貴之官如松江董某以嘗論劾嚴嵩朝廷方欲以大司成處之而居家以贖貨故殺人無厭一夕爲羣盜所磔禍極慘酷名實之辨不可不慎也去漢法遠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七

董侍郎之被磔也時江陵當國急盜之令甚嚴松江府官恐外盜殺之禍且及已乃縛其家人十人置之極刑急成獄乘按院未至上之撫臺撫臺亦不復致審奏當至部時嚴尚書清覽其疏慘刻之甚卽欲朝廷批發行刑而詞中有侍女紫榴者因阻其夫人赴救亦以爲同謀當盜方磔人豈一婦人可救者耶此與伴僮棄酒事何異余在左堂始終不敢以其獄爲是而嚴

執之更堅余曰按院不在而撫臺徑可以行刑耶嚴始疑於法有礙不得已姑駁按院成獄逮田侍御至重複研審則前十二人已出六人而紫榴始得免死者議獄緩死不信然哉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張子愛驢鳴此二事雖無礙於學問然皆孔子所不爲也若草以不除爲佳以驢之鳴必勝於他獸之鳴則二先生之迂僻亦甚矣豈其偶然應對人之辭乎乃國初儒者取而筆之性理之書不知於義何取也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八

貴常凌賤而賤亦能凌貴則滑吏奸胥是也長常狎少而少亦能狎長則美姝狡童是也智常給愚而愚亦能給智則星相風水之人是也凡臉色之不可下者有三一曰勢人二曰名妓三曰說法宗師勢人下則威福易干名妓下則貨遺易盡宗師下則壇場易散

凡貧士之得入少年場者一曰技巧可以出衆二曰用資之二曰機辯可以辦事緩急賴之非是者其必酒量過人乎飲食之會不能廢之矣又時

此則白樂天有詩云不是倚官併託勢如何入得少年場

近世居官有三訣會客欲數寫書欲勤拜人欲早方稱達士居鄉有三訣言語必慎酒食必豐餽遺必實方謂善人

八珍雖美而入腹則不知其味九卿雖貴而還家則頓失其榮是故物來爲幻事過卽空奈何前美消矣而朵頤於後美者如故前榮失矣而求美於餘榮者無窮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九

有故衣之鋪則綺繡滿街齊民之貧富莫辨有時文之肆則剽襲成風秀才之高低不辨有道學之壇場則家孔孟而戶程朱士大夫之賢否不辨

末世士大夫其居位如龍喜爲霖雨之滂沱怒爲水電之搏擊其居鄉如虎大可以吞牛羊小可以蝕蚊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萬世論性之標準後來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始

與孔子若有間矣而宋儒遂突生義理氣象二性之說以曲護孟子性豈有二乎吾故曰宋儒第知有孟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此之謂也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卽天地之中無聲無臭而已至繼之則爲善猶繫於天而不著於人若成之則爲性矣成之云者猶言一成不變之謂也而仁知百姓始紛然而不齊矣此與孔子性相近之說最符合而義理氣質二性不知安放在何處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十

宋儒惟陳同父爲豪傑之士觀其與晦菴辯論以爲漢唐諸儒不當一筆塗倒使人俱習於腐爛無能之辭以盡費天下之實可謂朱子頂門一鍼矣而朱子之徒方極力攻之何其黨同伐異一至於此丘天下至南宋天子方屈膝虜庭爲臣子者正臥薪嘗膽之不暇而宴然日以正心誠意聚徒講論亦何救於國家敗軍殺將之耻蓋宋儒視言與事不相聯屬言而好聽可以博名高事而無實若於已無與者在孔子則無一

言不實無一事推干聖學之晦非一日矣學者於此亦當猛省

堯張太監督備顯陵時清慎謙和絕無貂璫之習晚年歸老京師余在禮部以有舊識常過其家時張馮方敗余質其故張曰此二公如出一父母所生俱有力量俱有才幹當主少國疑之際二公內外夾持一時官府肅然可稱極治之朝但二公俱有欲所以功名不終耳主上登極時纔年十歲切不可以利動之而二公則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士

常進珍玩以悅其心所以開其嗜好之端者已先不正而兩家後來俱遭籍沒馮至七十萬張惟七萬耳十年當國止於七萬亦不爲多也世宗爺入繼大統時佐張公公掌司禮監上一日欲觀內庫佐張曰爺欲觀內庫自有庫籍可檢何必屑屑勞聖躬也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佐張得之矣惜乎二公見不到此故無恠乎自撥奇禍也此堯張之言殊有深識遠慮何謂內臣無人哉

丘司寇攝與余同年嘗雅欽其有志行自余爲襄陽丘方爲都掌科見其嘗發湖廣方巡撫某五兩之饋於朝方尋坐是敗官夫以五兩饋人原非賣官鬻爵之資此不過庸俗人行事耳饋而不受可也何必借此爲名高丘之淺鄙亦大槩可見矣聞其居鄉不敢受上司之禮而亦不肯還錢糧有司惡其好名則以其所不受之禮卽以之清官逋其索隱行恠之事每不足於士論而江陵當國丘方在告必不肯起其官而後來乘其敗覆之遂極慘烈丘之子亦嘗中進士旋亦夭歿豈非天道好還之報乎而丘竟乏嗣纔完江陵勘事而丘不起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士

漢書向子平婚嫁旣畢謂其家人曰今日譬如我死遂去遊五嶽不返矣夫五嶽之遊豈必待婚嫁已畢而後償其志哉假令其有晚年子女之累其債不得早完則五嶽之興將隨身而歿乎非也向平之語見人生世間直至死日方閑故設爲遊嶽之詞以悟終迷不復者耳不然獨大

之力必不能辦遊岳之具而或謂向平爲仙者
流是以詞害意也

聖人之言言在事內無一不近裏着已宋儒之言
言在事外所以紛紛饒舌多落在空虛無用之
地

伊尹放太甲之文不見於書經其遷之於桐亦遵
古諒陰之制惟予不狎於不順一語爲後世放
君公案大都幼冲之主豈能事事循理尹有父
師之責不得不以此切責之耳若孟子謂其顛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七

四

覆湯之典刑太甲未嘗一日居位湯之典刑何
從而顛覆之也他日孟子答放太甲之問更不
辯其事之有無而直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此戰國尊臣卑君氣習然孟子
猶居客卿之位故其言如此若天下一統豈容
人臣爭坐講之禮而伊川曰吾以庶人見上當
以道自重不知道是何物君臣卽道也豈道是
道而君臣非道耶

霍光廢昏立明此乃千古創見之事實知伊尹未

曾放君也故問人曰古有此事否夫廢一君立
一君在他人無此力量未免倉皇失措而霍光
處之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非振
古之豪傑乎而宋儒顧謂其不學無術此豈不
學無術者所能辦也其後來陰妻邪謀亦人生
意外業緣不可以此罪光也而麒麟之圖故在
此又漢世之公論度越近世遠矣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三

七

四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天資淳樸器宇宏深博極群書能下上古今而口授弟子辨析疑義則取裁朱陸而學溯淵源事後母曲得其歡心而父安其孝處幼弟盡諱其私產而人以爲難起居有常朝夕儼如泥塑步趨不苟威儀動是法程平生肯食一言鄉評視爲菁蔡到老不親二色屋漏可對神明門生多至顯融不忘其教郡守遵爲更老嘗式其廬雖伎薄雕蟲文章或不足以眩世而神搖蠹素經術自能以淑人一代真儒宜俎豆於聖人之側三吳名德庶著存乎賢者之風屢舉鄉賢未蒙批示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切照本縣設居邊海地勢亢瘠本爲沙聚之區而縣中水利又無長川大河爲之宣洩惟貫縣治而東西者有練祁塘二條貫縣治而南北者有橫瀝

河二條股注於私港旁達於四鄉二十七都之間農人專倚之以爲灌溉彼因各港水道淺狹畜瀦不多兼之潮汐往來渾泥易沉日以分計月以寸計歲以尺計嘉靖以來疏浚不時年復一年寢成平陸旱無所厚澇無所洩民間種作悉皆待命於天以故十歲九荒道殣相屬即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即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時無怪乎荒蕪日積而錢糧無處措辦也近蒙本院俯念民艱時下督浚之令亦已嚴切有司奔走奉命躬荷畚插之役非不勤苦顧河工甚鉅財力浩繁欲索之於帑藏則積貯故虛徒責之餓殍則鞭笞難用以故率作之日僅能撩淺而一雨之後旋復壅淤心已至而事不成民徒勞而功不就此無他指空釜而乞糜知不能得之巧媳也失今不爲大破常格悉心區處恐將來四野嗷嗷必無兆豐之望而嘉定終爲虛邑矣矧夫吳中水利太湖居其上流而以大海爲歸虛之壑若海道不治而求湖水之不足濫不可得也即如萬曆七八年間一驗之淫

潦彌旬而崑山以上俱成巨浸矣蓋下流之河已如岡而如阜而上流之田能不爲壑而爲谷乎故嘉定之水利不通其害不止於嘉定者譬之人身病伏於膏肓而神悴於面目療人者知其顯而不知其微迺徒治其標而不思治其本固未有能濟者也然則欲治全吳之水利者舍嘉定入海之道奚所用力哉伏望洞察利害之原深惟先後之務專委公正云

嘉定縣申報水災狀

本年六月十一日據本縣鄉宦舉監生員及第一等都糧塘里老等呈稱本縣故稱沙瘠種植本難加以近年海道不通河流易淤自萬曆九十一年二等年連遭水患饑饉殄臻餓死逃亡幾不成邑幸蒙撫按奏議改折漕糧得免免軍之苦勉鋤荒穢舊歲稍收然殘喘雖延瘡痍未復止望今歲給秋成不意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初三日大雨如注晝夜不休平地水高騰至數尺遂成巨浸蕩析無餘向年之簞糲而處不火而食又見於

今日矣迺天未厭禍雨猶不止况值潮汐之期水勢愈湧花稻嫩芽盡行淹沒兼之初十日夜颶風大作拔木揚波即有微露根莖衝飄如掃昏墊之烈未有甚於此時也哭天無路能不摧心爲此謹冒死上陳伏乞體念轉達破格蠲卹等因據此案照先於本月初三日准本縣知縣熊開稱五月內職奉文沿鄉丈荒回縣有在城保總稟稱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霖雨不止倒塌公廨城垣沿鄉盡遭淹沒等情到縣已經備由通行申報去後妄希雨久必有晴時儻自此雨止水收田苗猶可翻種今據縣士民糧塘等役各另具告前來及蒙本府信票行委踏勘被災田地隨經行委本縣縣丞等官并本職分投踏勘問止聞道路哭聲已失郊原豁徑蓋自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則既雨而復雨自六月初三日至十一日則既雨而復風天災流行比之萬曆九十等年委果又加數倍本縣素稱高阜似不宜以水患爲虞但太倉崑山以上有伏川爲之洩瀉有重湖爲之滯

高而又有圩岸爲之防禦故其災猶或可救唯嘉定止靠大海爲之尾閭而連年海道淤塞潮汐不通雖有細小支河所容有限滔天之水將何所之雖旱陸坐見成滄萌芽又經風撥匪惟秋成無望仍恐他變橫生即今廬舍飄飄縣竝無寧宇鏹鋤委棄額糧何處征輸若不再懇臺恩先布德意許以請蠲發賑少安人心則嘉定不知所終矣

保留賢能縣丞趙任狀

近該本縣巡捕縣丞趙任蒙 鹽院戒飭瘡毒暴發幾至垂危以此抱憤遂乞休致本縣已爲通詳合于上司未蒙示下其等係無知小人安敢妄干上人威福但念本官自到任至今未及二年語其清脩之節則一僕自隨驗其敏練之才則百廢具舉清衙役而快捕不敢害人詰盜賊而平民不受扳累帶管河工則躬親野宿而不日報成董脩庾舍則工費不繁而踰旬就緒據其一事一法無不宜民宜人故口碑傳之道旁而賢聲徹於境外不知近來何故頓生萑菲之言而上面豈知下情因

被桁楊之辱以致乞休無爲似難輸服人心若令旌瘴如斯誰肯復爲廉吏其等聞之凡人冤抑則呼天痛苦則呼父母今某衙門在上撫鎮一方民之戴怙不啻如天如父母若使趙縣丞之冤不白或准其休致而歸則豪傑解體而後來小官又何所激勸也伏乞爲民留賢或將本官訪單發下查究根因或延訪七邑士大夫如本官在縣曾染一文曾傷一物則某等甘心伏鑕於臺下死無所悔

上戶部懇請改折漕糧狀

切照本府賦額固重所屬俱派漕糧緣各州縣地勢平衍多種稻禾即以所產供其所輸公私兩便惟嘉定一縣三面瀕海高阜亢壻下注流沙貯水既難車戽尤梗雖存田額專種木綿澇則盡滄旱則全稿加以颶災時作十歲九荒小人之依全倚花布其織作之苦無間於晝夜暑祁至貿易之艱常任其低昂貴賤賦稅出納酸楚萬端如以米納糧則百姓既受糧長之抑勒每米一石而倍收二石之價者有之以糧出兌則糧長又受官軍之迫

每漕糧百石而橫索五十石之贈者有之彼此
歲見喧爭有司時被叅罰此無他米由中易則販
夫難必其無弊糧從京運則濕碎烏得以無辭視
之他縣自米自兌誰敢聲言故蘇屬之中未有掣
肘如嘉定者也相沿二百年來猶可勉強支持者
則以生理可資而催徵之例尚有緩急也今北方
自出花布而南方織作幾棄於地矣法禁加嚴而
本折交併不待春熟矣兼之地方蕩析之禍無歲
無之而本年橫罹海嘯則又有慘不忍聞者故九
年缺兌則借商民矣十年缺兌則那官帑矣今歲
疫氣流行道殣相屬人烟蕭索東作不興假令缺
兌更當以借商那帑爲長策乎若不懇恩通變大
破常格一爲卹處比之孱夫肩重日遠日難今不
爲之少釋其擔負其人必顛蹶死矣比奉 恩詔
准所在改折漕糧之半以槩惠元元德意甚盛嘉
定之積疲其徼惠宜莫有急焉者其等不敢妄觀
減額乞將本縣漕糧查照改折事例奏請盡數徵
銀解京永免撥兌自此逃移可復荒蕪漸墾民生

區餘工易辦大闡文明之化舊貫難仍第役百大
時復乘於農隙滿期一月望允愜乎士林儻朝
天之駕將行匆匆何及恐度土之功未就悵悵何
宗幸賜亟成不勝大願

戲移南荒檄

蓋聞商賈頑童風愆示警晉矜男后史傳貽羞誰
遣么麼偏淫措大姿非豔異難承剪袖之歡貌豈
妖嬈彊獻倚門之笑廁中有鬼顧妄意於憐香海
畔何人乃甘心於逐臭舍上駟而取中駟似因價
色之相當遜西施而就東施亦稱寒酸之作事詎
謂眉來眼去翻成宿世之冤姑爲海誓山盟竟入
迷魂之獄石門緊閉時時竊聽孤冰竹院潛過在
在畧沾露水駕言撒漫怕頭之帑藏都空逐日消
磨腹裏之查盤天至粧成紉袴絢奚取於銀紅打
破紗鍋面若驚而雪白試聽閨幃之垂涕可云樂
爾妻孥橫遭禍崇之臨身亦是慍於羣小烟花別
徑莫教錯認桃源荆棘旁蹊乍過即成茅塞突而
弁矣寧無慮其生鬚士之耽兮終必虞於敗興家

有悍婦主之禍也尚嫌風力之輕柔人無弼士國
恒亡焉爭奈雷同而附和損者三友莫之敢膺罪
在一人其何能贖奚堪反目長虛枕簟余桐所望
終身忍負糟糠荆布薄言往愬將何解於高堂儻
屬於垣必共譁於同室物不可以苟合衛靈嘗弛
愛於矯車事必顧其所終關羽特割情於按劍矧
孟明三敗焚舟之計未堅而趙氏屢盟完壁之期
有待瞿瞿良士以無已爲太康藹藹吉人肯有言
而不信特宣文告用戒色荒故檄

竺林院勸化家人語 有賜

示諭家人輩知悉吾托賴祖宗蔭庇叨享 朝廷
祿位已四十餘年今日蒙 恩賜骸骨以歸得優
游暮齡胷中一無掛礙感謝天地作成我做箇完
人我敢不自愛惜故還家以來足不入官府之門
口不談鄉里之事逡巡縮瑟動如處女非強自矯
飾蓋爲末路難於檢防晚福未易消受所以不得
不過爲貶損以延餘年耳近與東巷張宅共據願
力蓋造竺林院所於西隱寺東偏隙地即吾與張

侍郎公往年讀書發身之處因追念養贍辛苦後
來兩家稍見樹立施及子孫與汝家人輩同享溫
飽之樂豈是偶然故此舉亦賴汝等銜恩圖報各
出貲財捻成勝果爲吾嘉自來所無之盛事其院
中樓閣一以棲佛一以貯經屬僧者守存我兩家
香火令汝輩朔望歲時一來瞻禮我豈惑於禪家
因果之說勸汝等妄求福利哉但曾見僧家有言
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若能做好人行好
事此便是因其後來報應雖若茫然無據而見生
時得除煩惱能遠刑憲此便是果是心是佛何嘗
相離願自今以後汝等各自洗心滌慮懺悔前過
毋貽後艱吾且舉世間種種惡道業與汝等思議
一曰違禁取利夫放債本以濟人饑寒救人危急
何常是不好之事但照例取息不過三分則討者
既易還者不難若本多利多自能致富今人心太
狠自三分而上加至四分五分甚則有出門加一
者而又有雜用使費即借十兩止得七八兩到手
而後來欲其分分清楚自不能數則不免拘鎖迫

脅強者多恃蠻不理而弱者便要賣男鬻女准折
田產一家掃蕩而無餘矣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
戒之二曰奢僭無度彼自公卿士庶下至厮賤人
等各有分量惟安分者無辱今不論等差止恃財
力房舍園圃服御飲食俱要透主一頭地不顧暴
殄天物方自以爲得計而背後被人點觸被人笑
罵儻遇強梁之主席捲而空之矣此惡道業也汝
等省之戒之二曰交易不明凡人以產業售人俱
非得已當其成交之始央親央眷只恐其不成既
成之後便爲敵國矣而受主又故爲抑勒故爲惟
搪折色或穀舊帳或致短欠經年累月只不清楚
業價未足花利已收不肯推收過割致累彼替賠
錢糧使賣主無可奈何欲置之則不甘欲訟之又
無力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戒之四曰投靠太濫
凡家主做官或宦遊在外或深居不出雖有勢不
能自使而家人輩乃得狐假虎威暴橫鄉里外邊
有等無藉棍徒止兄得家人氣焰暗相投靠有領
其本錢營運者有爲之催租討債者恣意放潑動

稱我是某鄉官家人恐嚇鄉愚吸其骨髓而其鄉
官不惟不識其面且不知其姓名謂誰也自一輩
二輩以至三四輩轉展影射爲害無窮此惡道業
也汝等省之戒之五曰開攤賭場夫賭博爲官府
所禁彼庶民之家或動有顧忌惟勢家有等遊手
好閒家人明抗官法慣一私置密室窩引博徒哄
誘良家子弟朝夕嘯聚呼么喝陸專利拈頭使彼
一入陷穽急難脫身直至傾家蕩產而後已其父
兄妻子含忿積怨不敢聲言無門告訴此惡道業
也汝等省之戒之六曰扛幫詞訟嘉定海鄉人多
負氣最要以強凌弱以衆暴寡然不有所倚附則
不能自逞故勢家家人專事起滅日逐打聽縣前
如兄弟相爭扛幫其弟則弟必勝兄叔姪相嚷扛
幫其姪則姪必勝叔只須串熟衙門而從中坐得
漁人之利或貪其酒食或收其貨賄我雖滿其所
欲而彼既上釣吞吐不得終至狼籍傷風敗俗莫
此爲甚此惡道業也汝等省之戒之凡此六項雖
謂汝等家家必有亦難謂汝等家家必無但有則

改之無則加勉若能省能戒及早回頭則作善降
之百祥極樂世界不在天堂之上一家結歡喜緣
就是如不能省改只管望前而行則作惡降之百
殃刀山劍海不在地獄之下明明國法就是所謂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我原不會看經念佛亦稍有
知解恐前身或是靈山會上人故權爲汝等說法
幸諦聽之以無負我蓋造竺林院之意乃作偈曰
虛空無一物着物便有我識得本來無就是好
功果

歸有園稿

大歸卷之三

出

時來心噴火時去湯澆雪有來便有去莫作世
間業

凡人俱有欲盡向世間討縱然討得來歡喜是
煩惱

只因世界昏魑魅恣饕餮有時見天日避去無
踪影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終

沐忠寫

歸有園稿卷之十四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跋祝希哲真書卷

是卷爲吾鄉祝希哲真書字畫若甚潦草而筆意
具存蓋開化方棠陵先生作縣崑山時與希哲善
希哲故苦食貧乃數以書干棠陵棠陵既聽其言
而存其書稿於家彙而成卷以傳子孫其後棠陵
子孫微弱是卷爲同邑徐儀部文河所得間以示
余余姑不論其書第請託一事貧士所不能免而
今人狡僞百端或匿其真情而故爲大言以相欺
書之副幅以防其人之發露用副幅蓋起於嘉靖
中年所爲不及前輩遠矣希哲爲人真率此可見
其一端也

跋沈啓南賀楊儀部致仕詩卷

是卷爲楊南峰儀部致仕還家而沈啓南先生作
詩以賀之也南峯挂冠時年纔三十餘耳然嘗自
題其詩曰縱然麟閣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以

三十餘人而輒稱老夫則其志可知也蓋南峯善病度終不久於世既抱憂生之嗟其視功名不啻鴻毛耳故決計去之也乃其後直年九十餘而終薄於富貴而厚於壽考自是其賦命則然其文章有廬陽客記絕類班孟堅其燈窓未藝間似韓昌黎多有可傳者他文不及也而後來諸俊却無南峯矣上海秦侍御少說以其家藏卷索題乃爲書此

跋風節遐思卷

海上張侍御天放先生簪華宣廟時以言事請戍遼陽死而藁葬荒裔不得歸其鄉禍至慘烈矣宜其生前當有藁膏之悔今所遺家書數語詞極悽惋然不免有繼香續明之念若望其子若孫繩繩於富貴者何也嗟乎忠臣愛君之心何窮之有世世而致身焉則世世而圖報焉豈一不得志而遂忘域中三大之義耶已潘參公果酬其願矣嗣潘參公而興者固知其未艾也夫侍御公以忠諫報其國而造物者以戢殺報其子孫語云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信夫懋寅文學其值之矣

跋牛車圖

是卷爲孔炎宗侯所藏牛車圖經海內名公題識凡載籍中以牛用者善畫牛者證引畧盡然終不得其故事暨其世代併所畫人姓名客曰得非禪家三車之演乎余曰似矣乃三車者有鹿車羊車匪直牛車也孔氏不有闕如之論乎第令先王遺玩子孫能寶之若天球河圖然久而勿失斯孔炎不墮之孝也畫之工拙久近姑置之矣

跋陳倅卷

是卷爲吾家塾師慈谿陳君藏其先世有爲潤州倅者能以未艾之年乞身歸養此與一疏之解組李密之陳情何異而當時之士大夫猶知爲高蹈窮客以詩咏歌之今世以仕爲通即雞肋猶愈矧倅一碑郡而能無故灑然去之者乎即有之鮮不鄙其迂且拙矣矧咏歌之乎乃知富貴之酬蔡人未季尤甚以其所求乎世者無窮也吾滋有感矣爲書數語於卷端歸之

王叔楚畫卷

吾友王叔楚於繪事無所不學而尤精於草蟲以其性坦洞求之易得故叔楚生時其畫不甚爲人珍重今歿已幾二十年矣偶傳片紙往往比於兼金所謂饑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者非耶乃其子用賢頗能世其業庶箕裘不墜而亦竟以天死即有兼金無可受之者然則饑寒爲真境而功名等幻想矣一伎之微已逼神惡而世之欲求多於天者何如也時梅雨初霽枯坐海曙樓中展潘文學仁卿所藏王氏父子畫卷不覺悽然有山陽之感而因歎時無叔楚云

跋宋仲溫書絕句卷

國初書學最重風骨故弘德淳熙學士大夫咸軒二宋而頗輕子昂歷嘉隆而後吳人特工妍媚於是推轂子昂而二宋稍稍退舍矣顧二家書似未可偏廢也是卷爲仲溫所書絕句其筆法遒勁風度飄逸絕不見其安排點綴之迹詎直稱雲間書派已哉孔炎知寶藏之已濟其藏而遺其域矣乃

余之論詩文亦然

觀音像贊

耳目之用各有其官凡觀非音凡音非觀六塵紛擾萬感齊攢總持以心耳目何干何謂觀音究竟無端人言菩薩耳根成道能觀其音諸福畢效有意求福便非佛教上天下天三千大千慧而照之無一有焉音之莫聞觀何所賴妙明之機在人天外

水月觀音像贊

水在地中月在天中兩物相映何名爲空月印水流萬緣消歇於時菩薩莊嚴整潔不知水月來照菩薩不知菩薩去照水月原無觸發安有起滅開大光明三界朗澈

蔣封君像贊

種學績行以德則良脩髯高顙以貌則揚胡爲乎淹蓬衣以沒齒而鵬繡之都麗龍綉之輝煌必有待於嗣人之踔奮而始驗乎天道報施之常傳云豐下者必有後挹公之遺像知蔣氏之發祥所以

一世再世趾美錫光而復始於春官侍郎者將繩繩繫繫於無疆

秦少說侍御小像贊

當公之進也驄馬繡衣卓乎天朝之羽儀而其退也釣鮮茹芝寧與世而相遺爲龍爲靈今時何時廼令公日燕坐於茂林之下而終老於東海之湄豈貴我佚我固造物者之所以成其私而人莫之知也欲望公之眉宇者其將髣髴於斯

潘仁卿像贊

放言若瀛而事無不知詭行若迷而動無可疑日用飲食常周旋於火宅之內而行住坐臥能不廢乎阿彌是以面白如粉而少書生之氣頗黑如漆而爲諸長老之所師豈古逸民之流亞而有類於太史公之所稱滑稽者與

婁子柔像贊

面不脂而膚理自融目不醉而暈氣長紅謂其爲儒而三車之演已直悟乎真空謂其爲禪而五車之富又日積於厥躬質之無有而叩之不窮布衣

自然豈有得於老氏之冲故能出入於水濡火炙之際而以時因應杳乎莫知其所宗

又潘仁卿像贊

凡今之世人各有行或醉或醒或濁或清謂君爲儒輩酒不聞謂君爲釋髭髮猶存豈混其身於清濁醉醒之際而馳其神於竺林妙喜之庭不然胡有時而昭昭又有時而冥冥此可以觀君之所得宜盡去其忘助而克利於永貞庶幾哉遺世以獨立而爲牛爲馬一任乎時俗人之所稱

弇州公像贊

弇州公自少與余同舉於鄉最稱莫逆已而序登仕版結駟中朝公方雄於詩酒掉臂騷壇一時俊異率翩翩然多附公以博名高而余以怯於飲復拙於修詞遂不能追隨公後而春明一別萍泊東西自是或出或處或遠或近與公承晤語之日少矣見謂形迹稍疎而人或疑余持議若有貳於公者於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之心之知矣寧復於緒穎間較同異哉當靖曆之

際公嘗以悲憤觸隅以高明懼垢一夫側目萬
口銖金方是之時公之交游幾遍天下而能爲
公昭晰隱情剖明大義使公心事一旦皎然暴
白於世此何人哉余既不能盡告於公而公亦
無由盡知之也迨乎伏波之藁葬既收而嵇侍
中之官再起始繼組鄖中已誤承引重比懸車
林下更大展平生信宿往來綢繆繾綣談禪論
藝妙契如函則四十餘年兄弟之好久而始信
之也於是有東林之約有洛社之盟爲時幾何
而公已捐賓客矣瀕終解榻相對悠悠屬續之
言淒然在耳今後死者能無停杵之慟絕絃之
感哉敬承遺命勉綴蕪詞用畢久要宣諸冥漠
云耳贊曰

藹乎其容溫而栗也能含圭璧之章洞乎其中瑩
以澈也如呈日月之光志行藉於魯人疑以狂而
爲徇菁華擬於諸子殆質老而文莊世之望公者
類景星慶雲之難覩而挹公者似羣飲於江河而
各足奚翅千頃之汪汪當其痛哭於孤臣并命之

時已折姦雄於未死迨哀號於天關再開之日卒
嗟幽谷以向春陽故不知公者謂公第疲神於藝
苑樂志於醉鄉若無關於末俗之名教而知公者
謂公精忠擬於請劍純孝薄乎飛霜所以扶九法
而植三綱者豈雕蟲之徒麴蘖之士可以比翼而
翱翔若其續述一空乎千古碑版普照於遐荒此
猶哲人之細事而易足以窺公之大方觀公遺像
珮玉冠裳豈公本來之面目而邇公之所以死而
不亡者真常故在其將逍遙於玉皇香案之旁

歸有光

太華李之書

九

任隱君像贊 有序

任隱君者歛人也而賈於吳其譽故無當於上
賈而平生輕財好施隨其所至功德無量而性
尤嗜佛余往年嘗過槎溪之南翔寺其寺有梁
時故殿製極宏敞以歷歲滋久幾瀕於廢乃今
奕然改觀擬於再造問之寺僧則咸歸隱君之
願力比引入殿後則爲隱君所建藏經閣其費
總之爲金者幾盈二千云先是隱君以好施之
過頗傾其資斧其後經營數年復完其故而息

更倍之焉其脩因證果若無待於來世者由是而知佛道之未盡誣也幸僧某德隱君甚將藏其畫像以識不忘而丙余爲之贊贊曰

其念如如其貌頎頎瑩其哲而飄其鬚隆其準而豐其頤凝然而端居何其襟之曠而神之怡若無所於思老無所於爲而天倪一動則有求必應有積必施而處處在在安往而不獲其福利之所滋豈其善根固有夙植而中之沃者其外必腴故心口口一稟於西方聖人之慈悲

是時適有吾邑懷鐘之事又爲之贊曰

大雄之鐘懸鼓高空萬室臨之人氣翕鍾彼昏不知視如在公徒取諸彼以昇學宮百夫戮集相率來攻將解其紐驅之而東頭陀束手惟命之共突如來如赫矣千童護而持之莫當其鋒偃架毀索人無不從其來無端其去無蹤胡天胡帝爲雷爲龍何物憑之杳爾冥蒙吾聞佛道能作神通神通廣大應無窮斯爲左驗亦罕其逢莊嚴顯相隱君之攻

秋水生小傳

秋水生名可順字本之故崑山趙氏子以其大父嘗爲荊州校官而納生之姊於故遼王後宮充才人有寵趙氏因留荊州不去逮大父死生髮鬚髮覆額矣頗伶俜無依會崑山周水部權稅荊州見生姿容都麗而性復柔婉意甚憐之廼撫之爲假子遂冒其姓携之歸崑山又携之北上而長安諸貴人凡目逆生者無不豔異之幾於擲果則時時載酒有爲水部壽而水部亦爲吹竽彈箏以娛客客意爭屬生廼生侍水部之側目無旁睨即竟席而生終不可狎近以其端雅不羣人人稱之爲秋水生云而閩人鄭郎者爲人故猖狂亡賴亦日款水部之門陰有所覬覦而門者峻謝之郎怒門者曰此豈平康里於法不得闌入者耶大詈而去都下盛傳以爲笑有私於水部者曰計事迫矣君母以愛生嗔合蚤自爲計水部不得已遣生附載其鄉人王文學車復還於崑山而諸貴人從風雪中祖生於郊亭俱黯黯有不樂之色第私恨鄭郎而

不知有人爲之決策也故贈生詩有鄭人問周鼎
王生歸趙璧語明年水部果謫官武岡而留生於
家令習章句家人詫曰彼假子耳烏用章句爲也
便當作官人耶格不與習而生乃更習稽書頗得
歐柳二家戈法於是浮湛周氏者又十年而水部
捐館舍矣其家即屏生於外舍而是時生年未四
十貌已駸駸作龍鍾態他日長安貴人過生鹿城
市中不識其爲二十年前趙秋水也有識之者亦
輒反眼而過之所謂薊門之血軟而呼之者不知
謂誰矣生以此益落魄不能自活而歲傭書於人
人以其傭書故數侵侮之生曰吾卑身以養老母
耳非有折衝萬里才安所事投筆耶即有橫羅吾
謹受之矣其後顧司馬哀其窮授之室以居其最
後來嘉定爲余典記生所記即一字一畫必持之
以敬慎類其爲人水部平生貪佛生因而稍解禪
理所至與人無競而其中介然有辨雖貧不妄取
非少年所擬也

宗伯氏曰秋水生遊余蓋三十年所矣迺究竟始

末則人嗜其鮮而余食其腊也豈以腊有常而鮮
不可久耶生非欲以色事人者故去彼取此

復沈氏立後議

某等議得姦生之子必不可爲人後者何也蓋
隙窺之行父母所賤非類之祀鬼神不歆是故不
可以承宗祧也既不可以承宗祧又安得名之爲
子乎昔陳靈公有寵於夏姬而生夏徵舒徵舒之
貌極肖靈公而靈公未嘗撫之以爲子爲非其族
故也然且傳笑於傳史今沈中丞固一世偉人持
身峻潔即食貧時決不爲靈公之所爲而乃乘其
身後傳致非族之人而顯排繼嗣之子是又靈公
之所未嘗爲也其汙蟻大臣不已甚乎始中丞無
子其生前業以親兄之子方來爲之後垂二十年
矣名正言順似絕無可訾止緣方來少不經事與
族寡諧故族人因憎嗣子之無良遂不顧中丞之
有玷謂其常通家人姚位之妻而生沈角已屬暖
昧因推沈角爲親生圖墓中丞之後益見矯誣夫
沈角生三十七年矣三十七年以前故在奴隸之

列既曰姦生非邈然難知者縱中丞不言何無一人言之也而今所憑執者祇是閩中迎取沈角一書不知是時癩症大發百事糊塗其反常亂德已無所不至若搬回軍餉銀兩即迎取沈角之官也知其心非其所有久矣可均謂之治命乎比中丞引告東歸沈角逆之中路誤認真子畧具衣冠款謁中丞即發怒叱逐幾至不免蓋已忘前語矣乃族人謬謂沈角至閩而中丞之癩症始發那移月日播之刻揭是可欺也孰不可欺也欲倡公舉者固當如是乎逮後中丞少瘥侯恭人乘間與談沈角之事中丞當即悔悟親詣角家搜出匿金貳伯兩追毀前書旋寫數語付囑方來以明沈角並非我子此必有祖宗在天之靈臨之非人所能彊也而族人誤謂方來脅父作書按中丞平昔居家儼若神君雖在病中必非可脅之父方來素稱暗弱即志存除偏必不能成脅父之謀緣人多方橫惑求其說而不得故又從而爲之辭也其先後事體較著章明大都如此茲訟起一年茫無結絕聞人

正言輒以賂詆以致上之狐疑滋甚下之鴟吻愈張揣其意向雖陽擠沈角實陰擠方來不盡壞中丞之體面不已不盡破中丞之家業不已是遵何典哉彼徒知其事之必可成而不知其理之必無所據也夫春秋之法上無所承下無所受則嗣君不書即位重成命也本朝王國凡花生傳生不許請名請封嚴宗統也且父母與族人之分孰尊鞠問之官聽父母與族人之言孰信今中丞之親筆既如彼而侯恭人之呈詞又如此乃一旦毀成命蔑宗統而狂恣其所逞夫誰與之乎故此事須當以義斷不可以迹求況其生育年月彼此是非族之長老已曉然知證又萬萬無可疑者第事關骨肉寧篤無倫若不爲之調停恐衆怒終於難解方來固不可擠矣而獨領中丞之產其族指頗繁中有不能自糊其口者左右旁睨豈無欣羨畔援之私故在方來自宜稟命侯恭人少割所遺戶田幾伯畝以歲贍貧宗非惟可蓋前愆亦足以繼中丞未盡之志沈角既附人與訟已變初心主僕之間

不無嫌忌今當推而遠之不必奪其故有之田宅
斷給歸宗復其姚姓勿令來往庶杜他日造孽之
端如此則眾口可弭九原可瞑沈氏百世之利也

撥付贍稷二子帖

吾生有二子長曰兆曦爲前室王夫人出次曰兆
稷爲側室王氏出二子俱髫年失恃賴繼室金夫
人撫養婚娶兆曦承吾廕叙兆稷以隨任援例咸
粗見成立向因督之進取一應家務吾夫婦自行
管理今吾年已望七金夫人亦近始衰禮稱老而
傳已幾及其期矣比兆稷爲親兄小妻公無子業
已出繼爲之後惟兆曦一人在側自當服勞奉養
以娛吾暮年所有二子日給之需合面同小妻兄
暨妹夫張華仲壻張伯隅酌情撥付兆曦既任承
祧專責凡吾二人之養百年之事與上下大小人
口俱倚辦之不得推諉兆稷兆曦亦不必復顧其
私親應與十分之六兆稷已受所後之業據例似
難重給第業有厚薄事貴均調一體所分詎容偏
重今亦量與十分之四以補所後之不足撥付之

後各自照數分管於乎吾自二十九起家至六十
二致仕數歷中外計三十三年致仕尚書宮保雖
叨冒逾涯而中經險阻食祿之日彊居其半故所
積甚微即居第一所亦先資政之遺未嘗改作祇
以平生檢約不妄取與又天性無他嗜好謹守俸
賜僅成薄業縱之大贏然能使汝曹不費經營坐
享溫飽比於寒酸之衣食於奔走者萬萬不侔矣
絲毫皆 聖恩也迺 祖宗之餘慶可忘所自哉
汝曹宜痛念創造艱難毋滋淫惰以墜前業即爲
克肖之子顧徐氏族寒生多患難二百餘年來第
發吾一人而汝曹亦差見聰穎固知天之所與有
不偶然者七尺之軀豈應妄自菲薄徒懷恭養不
思立身揚名以益恢堂構哉桑榆之耀尚冀來斯
汝曹其夙夜之

募建鐘樓疏

竊照本學地據大方邦稱文獻人才較之各縣大
畧相同科第比之往年不無少讓詢諸縉紳公之
正論參以堪輿家之緒言僉謂四門俱受潮來中

夾宜有聚處若學前之河不開則衆水無歸若異
方之門不開則文明難顯見蒙陞任朱侯留心學
校倡議在前今任熊侯加意作興成功在即役其
所可役之力捐其所可捐之財所幸之山已移而
南河工將就其緒顧惟東上須建鐘樓應觀左方
愈揚龍氣第工程浩大似難盡出於公家而水木
本源敢以共謀之多士如私藏可損願減日用
餘儻勝事已成必被費門福蔭宮牆高廣豈直興
賢育才卿相勳庸益驗地靈人傑惟隨分以施願
力少亦有裨肯布金以助美完多而益喜謹疏

歸有園稿卷之十五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奉徐存翁閣老二首

伏計春初馳候門牆過蒙款愛卽撫侍片時而
聆至教有終身用之不盡者更勞玉趾枉臨河側
嗣介北征復荷驥惠相公所以寵況後生者宜無
可加矣入京造次未遑寬便裁謝政坐缺然而頃
間又奉至書遺昔人所謂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卽
報者不敢言倦而無厭之施愈令人難於爲報耳
知感知愧不肖濫綴班行度無可陳力祗覺朝
廷清明羣工濟濟不異相公秉國時惟內外氣脉
尚不相通吏職未盡稱民業未盡安若江南尤甚
者豈坐斂急之故耶昨稍與當事者言之謂當有
待不知竟何如處也二哥來備道台履康勝大爲
喜慰時江南溽暑正盛萬惟加餐爲社稷保重臨
楮不勝瞻戀悚戴之至

其一

某計別台顏忽逾三稔中心懷仰無日忘之昨叨
非據荷蒙不遺曾辱雲緘宮組之賜圖修專道以
謝明貺故因循至今若缺然不報抱茲歉罪知莫
可以言贖也比來恭值華辰榮開八泰凡中朝縉
紳無論識與不識咸願稱萬年之觴則以崇勳茂
德沾溉於世者實大以遐故樂推不厭彌久難忘
也矧某最稱謫劣嘗親炙於門牆者耶始約九卿
爲壽繼有聖天子存問之役迺請王冢宰倡之
而一時鄉人之仕內者倍加踴躍遂屬詞於小子
自揣材綿識淺勉強據毫竟不能少覓良工苦心
之百一也部事以當太寬之後稍竭鄙愚恪遵遺
矩而潤色之今略見頭緒矣顧念此官終非安其
身而後動姑俟會典告成便當讓路何日追陪杖
履逍遙於九峰三泖之間以終聆玄論則所大慰
藉於平生者也人去敬布款款之誠因典謁以徹
左右伏惟台慈涵照悚戴不宣

與王鳳洲中丞五首

四月中旬遣家力南還曾馳上荒啓想水行遲滯

未能卽徹記室而數千里信使又儼然臨之矣逆
旅間得故人一字已逾珙壁矧珍惠種種皆家之
所未嘗有者何勝感戴恭審康履如昨時下炎蒸
引領祇園布金之地蔭茂樹而濯清泉視塵空客
奚啻冰壺蠹壤之相隔也政恐東山之席不能久
溫耳弟入京以來凡百差遣惟逐隊隨行世治無
可行之道良自愧之江南大水崑山似甚且有劫
奪之虞諸縉紳嗷嗷來朝業已白當道必有破格
之處然須勘突疏急來方克有濟人還附復併以
爲謝餘綜縷積容俟別宣不具

其二

次公來備述公近况而副諭亦復云云彼狂少年
耳何足挂齒第頃年朝政愈肅而吏治愈汙誠不
知其所以然去年進京稍以此語達之政府渠云
姑需之故今歲有必世後仁之題畢竟江河之勢
自難挽回如何如何郎君時義素以奇稱聞今校
官反以庸黜此何說哉天福慶門或當徐徐來耳
似不必繫念豚兒受過公扶掖幸出學門敝邑風

氣涼薄只此已過分矣此外敢有他冀乎承訊已卯試錄孰優實不曾細閱大都前場較難而江西山東稍經吳人之筆便覺雅秀耳荆石公在家想康勝亦時時會面否相見爲道敬不敢致書者恐勞其作答也不具

其二

前爲墨陽事馳數字附瀛老家人寄上計已徹覽不意後來指摘者其辭愈悍幸當事者漫置之不理故弟得以支塞言官之口顧其心不但已也古之求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如公所爲即有意於飛昇事業恐觀居形迹太露人人得而物色之不免於懸鈴而掩耳矣何如歸掃小祇園一室靜坐頤晚屏絕賓客以待優緣之自至乎况墨陽之鬼氣何所不之而必守其蛇骨冀其復來稍固矣恃愛饒舌伏惟垂聽焉

其四

日馳問行李將發而手絨忽至開關之客猶係念故人眷存及之足仍不鄙墨陽之事前兩書已盡

不敢再瀆惟政府惓惓之意尚不欲置公於野廼公之入道志已真篤似不可解矣顧願形迹少秘賓客少接退修一室息陰止影無爲少年輕俊者之所指名更於優答有得如何如何來教承以興禮正樂爲囑敢不敬領第自念謏薄濫竽以來日以負衆爲慙越俎爲惡此座終不能久安惟尋常職事業悉心區畫目前少見頭緒不致如前委廢之甚可幸無辜耳迺精微制作不惟當事者尚謙讓未遑而淺聞膚見之人故不足以當夷曩之任其將俟後之君子乎頃丁給諫條陳正祀典五款以首款觸忌受譴因併後四款可行者俱寢之矣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宸斷未發而臣下先之此正犯自用自專之戒矣能無災及其身乎此或當事者有待之意也主上聰明仁孝任賢勤政朝宁之間無一闕事真可謂極治之世第恨人才壅滯野多遺賢方今博學宏才如公者大僚中屈指有幾而適今早服黃冠陶情物外近冀賴之遺迹作唐虞之外臣此何說哉念之增愴弟志

稱孤蹇原非世器實不虞冒昧至此杯棬本性強
涸人羣緬仰玄風不勝翹注早晚弛擔便當從公
授恬澹之指逍遙於無何有之鄉耳諄切諄切人
去再布此餘惟涵照不宣

其五

三月中有燕啓託令似大哥致上記室此時計已
徹覽頃來時事數更如電如幻令人目駭心驚竟
不知作何底極今若有天幸者朗然開泰百務斬
新其爲社稷之慶何如也第不肖處嫌疑之際分
當引避惟相擇 壽宮一事未了故遲遲俟之秋
後便當决筴矣大哥不歸意欲探取三元大是精
猛弟恐公係心嘗遺書曉以親在不遠遊之誼迺
竟爾遂巡今且遁入西山矣茹蔬裹衲甘習頭陀
苦行非人所堪或其中自有隱情則弟不能喻之
矣公須遣數字促之歸浮生駒隙父子相聚之日
幾何迺更當歡而悲卽私心壯之亦不願其爲此
也通家骨肉言涉絮聒不知高明以爲何似別啓
妻姪王誼來京自慰其父所以得罪於六房之

止爲祖田數畝在其宅前死不肯讓往歲嘗以此
構訟是時先妻在室故抑其弟以求歡於叔父蓋
虞其後患之必至也迺彼昏罔覺遂生嗔恚與弟
絕不相往來者二十餘年而今竟自擬殺身亡家
之禍言之可恨亦可傷也昨痛念先妻於府官處
略爲解網已幸得免賊矣惟是所爭之田本爲孽
地在今日六房决不肯買在妻姪决不能種兩相
推調終是累囑公一剖决之務平其價直以各
厭其心令兩家自此相歡然也妻弟又有遺孤方
九歲而其母之年亦尚少聞族中一人在內數嗾
之使訟彼婦人何知令他日兄弟閭牆則予遺之
業蕩然矣亦煩公早爲芟治此據妻姪一面之言
如此公在盛族分尊望重有言必信宜爲弟圖之
冗次不盡外議宗藩事宜二冊漫往請教

與王荊石宗伯二首

往歲北土伏承款贐情禮周洽吳門解纜更奉雅
教而別荏苒二年竟不及通一介之問此心惘然
極知因懶成慢得罪於門下多矣前指摘雲陽兩

疏其意似默有所中而當事者了無芥蒂故僕
藉以支塞言官之口顧其心猶曰部中私寢其議
也今不知公意作何如處分僊人蛇骨是其所委
而去之者原與靈氣不相干涉卽龜而埋之宜無
不可當事者亦以爲言故敢附聞於左右部務當
過寬之後不肖濫叨重負兼以才綿一時實不能
振刷姑盡心力俟少見頭緒卽圖弛擔矣惟公過
化之地幸有以督教之人便附候與居餘悚未旣
統祈鑒原

其二

日因久闊政馳一介之間業已跨鞍而使者適至
遂不及解裝易書姑遣之先去大都雲陽之議已
略具前與鳳老密啓及今書語中似少爲唐突知
公不以苦口爲嫌也方今學士大夫負海內蒼生
之望如公者有幾人哉不惟當事者有意重用之
而豪傑之公論固已目屬而心許之久矣且公發
身鼎甲早服大僚受朝廷之名寵不爲不重報
効之事疑猶未竟今一旦欲弁棄冠冕忽致身之

令圖而希冀於僊遊冲舉渺茫無據之幻業恐非
天地生才國家儲才之本意也老子云道大王亦
大舍道固不可以從王舍王亦不可以從道二者
交相爲用得則俱得而失則俱失者也曩陽之教
念念不離君親似亦未嘗專務玄虛而使人故爲
離世駭俗之事如公向往志堅必無可解夫亦掩
觀埋龜退修一室令形迹少秘無爲流俗人之所
指名可乎不然日中而樹標無所避影矣此皆責
衙門諸公所願忠於公者生恃鄉里素愛故敢喋
喋上讀記室併以爲復伏惟垂聽焉冗次不多具

復王敬美督學二首

春間使從留京慢去爲歎別後卽聞有督學之改
已需之數月時竊訝之未幾而關中之命下矣
蓋知當事者將擇地而用之也異時大復文章石
滌勲業芳軌具在於吾文豈多讓哉人至更履手
絨伏審道履康勝兼開長公篤修無生家業卽冲
舉之難晚年來亦可藉以却簪省費豈所謂有託
而逃焉者乎第恐時清道泰其類之客不得穩臥

耳內察之後或當借重一缺不肖願爲讓路矣京師事體如昨無一可爲左右道者旋便附布區區併謝來貺中懷未罄尚俟續宣

其二

昨兩浙學憲之起實公望所歸鄙人固未嘗贊一詞也頃見疏休殊失當事者之意日與冢宰公面言之欲彊吾文一出而聞孫考功以尊懇篤切故不得已復從吾文之請唐人詩云羣龍兮滿朝君胡爲兮空谷誦之愀然迺鐘漏已迫夜行不止此何人哉又重自慙矣冢宰公述疏中語云云此段業緣又似未了東山可安臥乎時局大更世機巨測今幸默爲調停驚波少靜鳳凰翔翔千仞之上而俯視闕蟻於糞壤中祇日增中林笑話而已夏秋之間將圖袖身傾倒有期冗次不盡

復王和石督學

日承損札冗次裁報是時晏陽之議方寢故不敢更置諒緩頰間而頃者更勞專遣適令兄先生與鳳老書至亦以前事爲謝且有辯揭生意晏陽羽

化原無可疑何辯之有第四一時張皇太過形迹太露以是不免於叢譁召蒙耳幸當道略無芥蒂故生得藉以暫支言者之口然攻之不勝此局終屬未結乃二老意似猶居之不疑恐非善後之策且晏陽當日委離四大其靈氣已飄然逍遙於九天之上或磅礴於三山五嶽之間無可彷彿之矣而二老顧斷斷然守此蜣骨何爲也哉語云息陰止影今莫若塵龕掩觀各還其家靜掃一室冥心會道以俟仙緣之自至亦無不可何必高樹標幟爲少年輕俊之所指名哉公處骨肉朋友之際卽假片語諷之自泮然冰釋矣何如何如人還布復併効區區伏惟裁照不一

與凌洋山司馬三首

日承遣惠倉卒裁報計已徹覽淮陽爲國家咽喉之地頃年疲敝已極今得吾丈料理百事改觀卽饑饉荐臻而人心逾固良工苦心之明驗矣第紛紜鞅掌精神不無勞耗以此懸念日冀台從北還似亦當事者之本意而目下未有便缺可處耳亮

不久惜也錦衣君明朗秀拔望如玉人他日督府之興也因所居東西相隔不得以時少展慇懃之歡爲教長勝連年在家習懶廢學今呼之來京以平生未嘗出門年雖長而更事少經過貴鎮已囑之上謁凡百幸推通家子弟之愛督教之迺經途事體尤望叮嚀令小心畏慎也來船或欲重易願賜一堅固者仍斥使者護之至灣尤感雲陽二疏承當事者無計較意得以寢覆顧善後之圖未保也能移書二王丈一肯息陰止影否小价南還勅狀馳候餘不能既伏惟矜照

其二

大臣進退柱稷之靈實臨之往大疏至當事者以疏詞懇切業欲題覆而偶值南來一士夫傳公神采如昨遂爾中止此有天假非人力也卽鄙人百喙何能爲門下輕重耶媿負媿負書來備悉尊履康勝爲慰合衡虛左行且召公弟抱蹇踪翹寥有日何常瞻觀一慰宗依使者告旋敬申謝悃

其三

前歲還家見閭閻蕭索民已不堪命矣入京與執政陳之始知吳人之窮嗣告水災頗欲加意軫恤而地方官議論紛紛遂成畫餅若今歲復災則吳人且不知所終矣蓋自考成之法既立而歲賦必欲取盈似矣第各處之荒畝日增而公家之稅額未減以故蠲者不蠲而緩者不緩務以補足取盈之數而又不足則行變賣之令以益之有司之橫政蓋不得已也今民但知怨咨其上而莫省其受病之原不肖雖知之而人微言輕無處披露承公垂念桑梓敢附布此

與孫小溪中丞二首

伏承別諭敢不輸心第吳事難言亦非鄉人之所宜言矧大才迎刃又奚必借聽於聾而使之言乎顧惟蘇松凋弊匪獨坐歲侵也今賦額有常考成相迫卽子產爲政已不能私暱其民矣迺蠹耗之原更有出於災沴之外者而刁訟爲甚一訟興則一家破以故虎殘得志而善良束手此癘風傳染爲患已深願明公批根而熟察焉不敢詳其說也

若敝邑則自來貧瘠近行軸不售荒畝日增尤與他縣事體相遠似計無可爲矣明公他日視師海上自當目擊而心隱之儻蒙加意調停尤所懇也不多瀆

其二

客歲承教請蠲大疏業附短楮報謝今春已蒙殊賚皆老公祖更生之恩也吳民將百世銜感矣豈區區一人私德之已耶第近與大司農議朝廷之所蠲有緩急而有司以一條鞭徵銀如每平米一石民間止知納折色五錢而已不知孰爲金花孰爲布折孰爲馬草等項也假令一户五錢之內已完三錢未完二錢糧書指之曰此户未完二錢正是金花銀所不蠲者也而所蠲者迺已完之三錢有司曷從而辨之大都吳中糧重而加以連年荒歉每縣各有荒畝而糧額未嘗不取盈焉有司止顧任內恩保前程其勢不得不東挪西補而已蠲復征窮簷之下又無處申懇向來朝廷之膏澤不下於民弊多坐此今日奉詔之後在公祖必

能加意區別以終實惠而生之所以惓惓以爲言者蓋慮之深而不覺其說之煩瑣也又敝縣與太湖上海俱稱邊海而彼皆當其一面惟嘉定東南北鄉獨當其三面而西鄉雖不邊海其沙瘠尤甚故縣無一可耕之田而每歲風潮之灾尤酷於他處公祖試訪士夫之家有田滿十頃者否其窮陋可知矣往時人勤紡績晝夜不休僅能以其力之所贏補其地之所訕尚足以支今北方出布而南方之布賤於泥沙矣况當積歉之餘逃亡過半滿目萬萊責逋無出于遺之民惟相與枕藉於溝壑而已卽良有司無處措手言之痛心頃高尹以書來欲生在當事者處求一援手其賑民之意良懇生以爲賦額已定必無寬減之理惟於不能寬減之中少裁狹闊如鄉人所陳姑於三斗則內量爲改折數升而以額米均攤於產米之邑庶幾兩便然須伏公祖一力擔當廟堂無不允從者蓋先是業與閣下暨大司農面請之矣伏惟垂察

與顧觀海大參三首

京邸數承書問四月中家力還亦曾馳上數行以
水行遲滯至六月初知尚未徹覽吳中人心搖動
久矣昨歸目不忍見入朝時問與當道陳之不意
逆氣之應倏成大災蒙來教卽效匍匐奈撫院疏
詞若甚懇切而政府密啓中頗謂不然蓋不過爲
目下弛擔計耳故司徒意亦泄泄直待勘疏到日
與政府委曲言之必自有處也尊體平復之後當
愈加調攝歲事宜委之天行孟浩然詩云無祿但
憂農非不想念然無可奈何只得探案中裝賠糧
耳長君秋後散館必留無疑此事亦足煖腹譬之
不作官者也要賠糧兄官其身又官其子卽賠糧
較之衆人苦當末減榮啓期所謂善自寬者不在
是乎何如秋暑熱甚不敢作莊東草復不備

其二

去冬家力來京云過崑山時見金九娘子東歸已
聞宅上有病產者及問崑山人俱不知也當是訛
傳耳比省報果然談虎色變豈能無繫於中吾家
子舍至今久虛蓋費錢易而擇婦難與吾文所憂

又不同也頃議吳中舊人惟袁裕春暨吾文兩人
耳而吾文年力才幹尤爲公望所歸故特先起用
而山東鄰壤更是善地所以爲吾文謀者亦盡心
矣吾文宜亟出以副當事之意想後命亦不久也
促之促之吳中蠲免事毛文源道長業言之惟大
司農專於爲國守財輒行勘以緩之撫按肯一擔
當吾民或有更生之望若一味轉展支吾恐地方
將來竟不知所終也可危可危江陵身後多故此
皆生前任用匪人所致蓋此公鼻孔長眼力短惟
鼻孔長故孤遠人之氣味似無不知之惟眼力短
故宵人常在眉睫之間而盲不自覺功名不終亦
可哀也吾文以吾言爲然否一笑冗次聊布此不
盡

其三

昨子旌之召實實老初政區區何力之能嗣不聞
南來音驛意頗訝之已得馬具泉公書始知榮蒞
之期今奉損帖果然不勝愉快顧茲特暫借耳三
年不飛一飛冲天古語誠有之迺吾文之伏翼豈

直三年自今搏扶搖而直上也又烏可量耶真足
爲世道慶矧彼中撫臺公迺吾鄉人物與吾文聲
氣正相類也而更與具泉公朝夕以是益爲之增
喜弟老且憊矣菟裘在念矧久玷瀛洲之缺而今
又當避孽段之嫌姑無論他轉卽此地亦似難久
居何云委曲贊襄能大慰天下之心也早晚將圖
拂衣迺大臣抽身殊不易也進退惟谷爲之奈何
吾丈爲我笑之太史君宜趣之早來蹉跎臥家無
益人還布復併謝冗甚不復一一亮察

與顧學海翰檢

往京邸過從極承繾綣別後頓生離索之感益知
世之可與言者少也時見南來人述足下遠迹郊
寺與人事疎絕此雖指人細行然聞之不覺增喜
比省報果然吳人卽口肥其不能枉是非之實類
如此尊公久臥中林更有足下繩武可謂全福顧
年來患歲憂農頃又遭骨肉之感其何以爲情昨
東山再起亦欲少煥其灰心不知肯彊出以慰公
望否前當事者偏於用才故儉邪雜進身歿之後

怨毒叢生由遠佞之說不講也今風波稍定矣政
本之地猛圖求舊弓旌首及尊公不爲無意旦夕
彈冠便當負重此機似不可失彩侍之暇幸憇憇
之何如吳中荒甚大司農非不知之顧稅額素重
下固難輸上亦難蠲耳計無所出故毛道長之疏
不免展轉支吾耳恐於民終無涓滴之助也鄙人
安所售其策哉惶愧惶愧人還值冗極聊布數語
以復餘悰縷結不盡

與袁定山憲副

吳中水厄京師傳聞久矣昨始見撫公之疏止是
連上江諸郡漫報灾數而已於時卽詣政府備言
吳民之苦政府云此國本所繫尚俟勘來區處第
後來事體尚不知何如也書來備仍起居佳勝甚
慰遠懷別緒領悉此已過去人矣姑置之何如頃
來催科政急地方官得以假手肆虐及被人言又
得以藉口誹謗故貪官酷吏凡在吳中者卽令事
露亦無重譴蓋由縉紳之口有以先洩之也自今
居鄉祇宜緘口以俟其自敗而已如吾民何哉徐

氏之事曾囑侯郡丞今尚未見下落想以人輕而忽之矣有便當再晤之也人還復此不備

與蔣魯山少參二首

昨附覺軒公數字不意其隔歲方達此誠木鐸中書信幸遲中無失耳頃奉遺札知尊履康勝爲慰士大夫生逢明盛之世能急流勇退陶然於山林間養親教子更無一毫身外之慕此豈可求之尋常人哉惟年饑斂急差爲繫念大都缺陷世界自不能求全也無可奈何亦安之而已區區日叨非歸有園稿

女編卷之五

其二

經歲不通一訊極知缺然昨秋令似高捷問人始知之蓋在魯陽時第讀其文不識其面故今并其名而忘之也頃來京相見則修髯玉立宛如見兄

大矣且得尊教知有令先慈之變道遠稽唁萍泊東西不謂寒暄乖隔一至於此知臯知臯春榜惟吾蘇稍弱今似滿圖連捷茲又令抱璞而歸遇合有時姑俟之而已吳下積荒卽大司農計無所出幸新撫按皆有神朱亮能調停一二朝事紛然風波未定不才分當請老偶有俗緣相絆秋風時或可共食鱸羹也旋便值冗極據案草復綾面試錄二冊漫往不盡

與管東溟僉憲

日居里中企仰高賢甚於饑渴苦無晤便迺素心殊惓惓也昨屢讀大疏皆有道之危言不勝歎服但今時與古稍異天下有事則用英銳天下無事則重老成昔賈長沙爲文帝策治安累千萬言無一不當漢事然竟憚分更不若蓋公黃老之指易辨也三代以下之勢常如此則亦何怪乎有言不信頃提鹽之處直大鳥伏翼耳厚養而重用之當事者豈無意乎願公平心易氣不忘素位而行之道視世升沈皆應迹也若鄙夷其官而去之則凡

前之所爭人皆目爲客氣矣與公交淺不宜深言
思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遇豪傑不言更復何待
惜不能盡所欲言耳亮之

復馬具泉大參

別去二年念滇南去京師甚遠無由覓便通候良
爲歉然頃奉損緘知不以荒微爲病世間宦迹人
以爲大好者或不盡好而不好者亦有好奇存焉俱
未可知也惟仁人君子無癡心妄想介其中則所
適無往非樂國矣其公之謂哉讀順大堡記建樹
尤卓今時雖號清明大都用人者於才字不甚理
會故常貴便給而賤質木及當實際始真假立見
已悔之晚矣蘊藉如公豈可久棄之於遐邈哉行
有後命矣區區叨處非據人皆以爲榮而生視之
如曰負芒刺也惟不敢自懈於職事得一閒卽圖
弛擔矣此言第可與知己道之耳人還布復併謝
雅情不備

復王新泉奉常

往在海陽望兄眉宇異常知必爲大官然不謂大

至一奉常卿而止弟素蒙期待而中經顛蹶仕脉
如菱者屢矣然亦不謂淹延至今而未止浮生幻
影俱造化弄人之具人在幻中而不自知其爲幻
也弟待罪春曹以來稍檢刷科條似於幻業中聊
證善念廼形神之疵敵亦已甚矣頃辱手書顧猶
然有欣羨之意豈故人之愛我無窮而不欲以鐘
漏之說進哉若弟則自知之審矣目下偶縈俗緣
未能卽退姑待秋風便當索我於東海之上矣今
壻齋書託我渡兄相投至今未觀其面然聞兄起
居康健尚不減少年時弟胤嗣未有動靜而書詞
略不相及亦將以幻視之耶天佑善人旣與之以
過人精力意必有在尚當勉彊圖之何如場後百
冗交集偶乘須臾之間布此以復不盡

復焦臨溪同年

別去垂三十年往在荊州有相見之會而更以事
間遂契闊至今何勝悵惘弟以宦迹退遂厭而復
起者再矣不意晚年叨冒至此誠媿之也兄自歸
田後再不聞動靜惟曾於季竹隅處知世間尚有

焦先生耳而來書所謂聰明盡失則無人言之也
兄得子甚遲今享耄年見子之子盡皆成立足娛
桑榆矣卽造化奪其耳目而方寸靈明炯然如昨
以察理聆音都無障礙支離全生亦何病焉若不
肖蹤跡無可爲道人兒今年三十歲業以蔭入監
矣次兒少之十二年久在宦邸不曾與考其資性
俱不推魯可望進取者然自知福過不敢求多於
造化也孫男止一人尚在襁褓此事吾皆置之度
外或豐或嗇聽天所命耳惟鐘鳴漏盡止欠一歸
歸有日

文編卷之五

朝夕以此縈念而近日大臣袖身甚難日復一日
不知何時是究竟處也李生還姑復此以代面談
冗次不及縷縷伏惟涵照

與白仲庵少卿

往歲自楚東歸獲承款教所以繾綣故人者良厚
比北上欲圖再晤而使從已入嗚羨黯然之感悠
悠我思日月易得屈指又三年事矣昨令甥來端
拜手剖鋪敘綢繆恍見顏色至慨然有慕於鹿門
之遊浮丘之遇令柴欄之夫讀之不覺媿汗耳客

冬家有冢婦之感已決意求南爲稅駕地不意又
復淹纏舊署退遂兩難終未能舍然釋之也歷世
頗艱歸途更遠嘗衡較人生得失之數豈待邯鄲
夢覺而後知所適之非適耶吾丈之身方在事外
其有以亮我矣令甥前不告而去今因唐正郎之
便附布區區併候獻歲起居萬福冗次不盡

復袁太冲二首

曩在武昌曾附俞生致書併呈楚志一部竟不知
浮沉如何也別去數年竟無從覓吾丈真耗或傳
浪迹江湖或傳留意黃白要之所聞異詞而遊乎
方之外以自全其天年則雅興所必至也頃承損
札意趣果然何勝羨歎弟老且憊矣百况俱在泥
滓中無足爲故人道本非世器而叨冒逾涯誠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明春吾家婚嫁可畢矣當決進
止儻得追隨杖屨逍遙於三山五岳之間以終此
生亦是到頭福緣也路貢士歸促肅此上候外具
非敢敵來貺鑒納不備

其二

昨附路貢士裁報後音驛殊疎六哥來京更承手
諭始知宅老伯母之憂惟壽母令終在人子之心
似無所憾獨於灾沴之歲通值閔凶度經紀爲難
耳道遠未能一効匍匐何貴故人也六哥才高意
廣自是兄家英物茲將入宛取道襄鄧一謁太和
弟已爲書令齎投所識少助遊資仍念兄老矣後
嗣未見得力似此佳兒當促之早歸得東心鈴槩
藉青紫以蔭桑榆亦浮世中護法一道也如何如
何弟久在樊籠卽飲啄稍便而四隅撒翩能無澤
雉之羨顧太華之巔此身一上則難下此韓退之
所以發慟也弟之所處何以異茲旦晚自當決策
耳時下百冗交集未竟所言何日復追西園故事
一圖傾倒臨楮不勝勞結

復郭兩峰憲副二首

奉別二十三年矣蓬廬之世能幾何哉而契闊至
此良增於邑去春揚金鄉入計始得一詢動復知
康勝如昨而涵養更深能除一切外膠之累東山
穩臥古人所謂善自寬者良以是矣奈當此熙朝

令高賢久播於野此何說哉頃承損札不遠千里
而來故人之情無可加矣迺三復書詞委婉綢繆
屋梁落月之感未足以喻之也且冒豐遺疎非山
澤之客所宜施却之不當領之爲媿僕年來蹤跡
百無足道自荊州遭罹不測之難遜荒六年已分
填溝壑矣不意隆慶改元起用已用而爲小人所
構復擯去二年而值今上龍興叨膺求舊之典
逡巡藩臬以至於此初非素願所及也顧茲典禮
之司故詞臣窟宅而一旦越俎而處之心已不安
廼賤性踈拙自來不肯翫法徇人今時雖號清明
終覺齟齬少選欲將衙門事體稍加整刷沅於小
康少酬當事者推轂之意便當拂衣東去矣執事
何以誨植之冗次不及覩縷諸惟涵照不宣

其二

曩承遣問倉卒報謝媿不能爲情茲復拜無厭之
施益增不肖之辜過矣顧地遙意重難於例却登
嘉銜感非尋常比也及三復來教似猶愴情於故
壁大都功名有數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孟子所謂

皆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此 聖明之世進可以行
道退亦可以保身固自綽綽有餘矣古人不肯以
三竿之日輕博朝雞而伸長樂志所願不過竹木
園池之細事遂欲絕意於帝王之門此何故哉功
名之於性命其孰得而孰失其中衡較之不少爽
矣迺公於雞肋之微猶斷然置之齒頰間雖烈
士徇名之心而爲時既久便當脫然耳如何如何
人還略布區區伏惟涵亮不宣

0721

歸有園稿卷之十六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

書

與吳小江司寇二首

伏計春中入京猥以陳人叨綴班行見眼前故舊
殊寥寥也翹褰旌旆甚於望歲嗣傳公以太夫人
春秋高次且憚行然知太夫人素彊飯意不願公
早退又懸跂久之則終養大疏至矣人子愛日之
情誠不容已迺昔人所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六 一
中外之心得無有餘缺乎奈何獨令貢生彈冠也
頃俞旨下矣勢不能彊公復出緬惟綵侍承歡第
祝大夫人以八千歲爲春秋耳蘇子卿詩云胡馬
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南
北相距數千里寒暄未易相聞伏祈珍玉自愛不
勝

其二

昨粵西人來荷蒙損帖恭審太夫人彊食台履佳
勝爲慰方今海內乂宇四方不聞有將鼓之聲言水

車之留政吾輩進亦安退亦安之時也第進之可
行之道祇遂班行無所短長於世若不佞者又何
足置之緩頰而勞獎借哉緬惟吾丈蘊藉經綸日
前無兩廼當文武功成之後一旦飄然脫屣而去
之古人所謂奮蹄汗泥之中蟬蛻埃壒之表者非
耶知已故人惟有寤寐而思翹慕而歎耳山長地
闊會晤未期他無可祝惟願太夫人壽躋無算吾
丈歲奉板輿之驩亦優優而難老令人頌吉祥善
婦無逾此矣旋便敬布區區有懷如縷冗次不及
披展亮察

復郭華漢司馬二首

吾榜故稱寥落三十餘年來如見兩京九列數人
所謂數人者惟吾丈與西塘兄可當一路青雲耳
其他皆蹶而後起而弟之路累尤甚今日偶處非
據孤孽之心能勿惴惴乎而吾丈猶然寵譽之何
也緬惟麾鉞久滯桂林今次召起又復於故鎮當
守之意疑自有在或借爲總督地乎或徑返於樞
府俱未可知也廼今少司寇虛席多時吾丈肯俯

而就之乎老年兄弟再瞻接袵何樂如之翹注翹
注人還附復冗次不備

其二

前屬報書備述翁丈所以暫借兩粵制府之由實
爲文老不欲使之久淹於地方也頃念翁丈自綰
符至秉鉞已不下蘇屬國之年嘗從臾當事者稍
爲量移顧因一時未有便缺而兩粵頻年騷擾兵
民不得休息全賴清修吉人將一切宿垢大加洗
刷故特重於翁丈者不淺姑從容坐鎮令五嶺東
西若關大昏而爲光明此亦大丈夫不朽計也何
必延領國門以得奉朝請爲榮哉雖然吾榜參辰
甚矣卽翁丈入已不能備虞廷五臣之數合併之
念敢一日忘哉書至極感眷存冗次率復附謝諸
所未旣容候續宣

與陳我渡司寇二首

老年兄弟頃得再侍同朝者逾歲碩果之會何勝
相慶廼吾丈顧動以形迹自防卽一歲之間接杯
酒殷勤之日甚少昨使旌南指更爲歎情今與印

老對門每談吾丈晚年膠固未嘗不抵掌大笑也
前倉場之缺聞當事者深欲借重迺竟不果然者
不知何爲凡人畜伎易痒而吾丈固精於諸伎然
似覺痒之太甚其知者以爲又多能也其不知者
以爲學稼之餘習比當具瞻之位尤宜屏棄習心
以肅觀聽陪京之席疑不久溫也望之祝之不忍
唐突冀賢者之能受盡言耳翔便略布四體冗欠
不多具

其一

曩時陵議紛紜竟因婁公盛德包瓜免禍而弟以
職司所係卒至觸隅所賴 聖明在上得脫於鉗
掣則實出望外矣於今談之吾丈得無色變否一
笑

復鄭範溪中丞

來教迺生任前事原題以該司不諳夷語故所請
頗覺鹵莽印文大覺禪師迺從中國僧位之最尊
者似已難易其請勅兩道須俟貴鎮再咨到部當
重爲題請移吏部行之其所謂刀兒計禪與反寇

骨二名孰尊併乞裁示萬萬

復楊本菴中丞

久不承台履心殊缺然昨奉雅教知部內屢豐和
氣致祥真有不可証者敬羨敬仰更惠畢比此中
舊者色退正求代之時甚愜所需也玆逾十朋矣
謝謝曩在鄖陽曾刻宋布衣集板置郡齋此老嘗
識之荊州別去十五年當刻時謂世無此人矣不
意其已歸新河頃來都下欲乞此板爲怡老計板
數不多他日有便差須一馬之力致之仍煩面囑
江郡丞也懇之懇之周紀善羈宦無聊蒙益田贍
饑足仍憐才厚念此豈獨周君切感哉屋烏之愛
鄙人亦盟之肺腑矣外絹畫一幅卽宋布衣所作
漫往見意

復張周田中丞

往在長安邸中與公猥托枌榆之契又比屋而居
也時時過從交驩特甚嗣緣萍泊莫知西東每一
興思恍隔三朝事矣以僕之蹭蹬於世揣無所之
猶得先公而加策焉迺公之淹可知也昨上計時

暫奉顏色亦冉冉蒼矣令人黯然有擊缺唾壺之
感已而當衡者卽以西事屬公命下之晨眉宇颯
朗大文章之士宜窮而不窮豈太和尚留宇宙間
耶抑可爲熙朝之驗矣惟是故人在念素不敢沒
高賢之令名緩頰而津津焉誠有之矣若夫攘臂
推引則何力之能乃勞遣謝祇增媿慙耳語云文
事武備盡爾西戎何足當公指畫此席知不久溫
也其將俟公於 日月之際乎倘延津劍氣終當
浴鋒僕翹首而祝之矣翔便率布夙悰兼謝來訊
諸所未既尚圖嗣宣

復張弘軒中丞

頃謀國者重開鄖鎮以提衡四省振隆之舉比於
草創尤難而推轂門下以當上意匪直地方有賴
卽不肖輩亦藉以彌縫前缺何勝雲雨之望比聞
旌節已度宛襄而屬值水警豈所謂天下無害災
雖有賢者無以施其才而造物者必欲盡究公之
大用以綏此子遺乎得書良悉台履廼并州之感
則所馳注於門下者不淺也第賑恤修理之費當

出卽何項錢糧往時軍餉移貯襄州所積頗多未
知後來曾支用否疑此或可動也耶襄兩道俱吳
人俱素有才望者今得爲公左右手知不患肘掣
矣來承故役老成知事諸從事宜莫先焉翔便附
告冗次未盡所欲言

復陸阜南岡卿

客歲於揚大司空所再瞻顏色領教移時宛然三
十年前河路故驩也別後無緣一申繾綣而頗以
淹驥爲念頃承岡卿之簡此地山水清佳而絕無
朝謁之勞世所謂僊缺也又復暢然矣第執事資
望深重恐席未及溫而後命且至清朝用人或久
或速自有默運之權皆不可得而測也願俟願俟
區區無足比數日處非據殊不能自安凡執事之
所譽卽僕之所懼也朝夕黽勉日圖補過之不暇
執事何以督誨之人還布復不盡所欲言亮察亮
察

復蹇理菴學憲

頃歲貢條執政者原無好少之意而學使奉行之

過遂至徇其所私而貴勢之子因得挾之以早出學門矣以是奔競之風日滋而長幼之序無別祖宗振淹之典蔑如矣所維繫於教化非細故也故前疏據鄙意亟爲申飭今歲大貢廷試者至一千四百餘人而所黜者僅八生耳比之上年精選而來反以七百人而六生被黜則知士之功名原有定數何嘗盡在文字哉承教領悉大都敷教以寬而必加之以敬聖謨具在何可廢也往時

復馬定宇憲副

別後再不得荆南一信相念甚切前遇一津要人密詢公所爲蓋疑卽南中揭語也某告之曰此公秉性介直未免嫉惡過嚴不能爲不肖人地故謂其有擠害之迹耳然於是是非非何嘗絲髮加損也某嘗處其上曾見其作跡足附耳態傾一善類乎其人卽領之而去向在南陽與當事者言今吏

治不得清楚只爲上下和同之弊監司藉有司以爲厚利有司藉監司以爲名高其勢不得不打成一片既打成一片則凡稔慝容奸無所不至民亦無所措手足矣因及襄陽楊范相構之事此是好消息其中必有一直奈何御史兩論之也當事者曰吾政不平此事而頗以某言爲然今縱有百讒至決不能使當事者之投杼也公何患焉少選尚當爲公白之不具

與涂侍御

頃河南撫公創裁削宗藩之議實爲祿糧不敷而言者遂促之亟行生以事體關係祖制似未可輕於動搖故中持之以需徐議今制使亦止詣河南山陝三藩三藩事有成說則諸藩第煩傳檄耳楚藩祿糧所患不在不敷而在有司逋負自條鞭法行有司皆先其所急而所緩卽在祿糧其甚則吏書寅緣爲奸有收之民而影侵賄勒如往年穀城以一書所盜襄祿無算生嘗置之法矣其他可知也生前爲左轄嘗置有稽查錢糧簿列各項倉

口俱開立前件一存司一發各府州縣完欠各令
自註於下他日官吏持之給由以符勘存司之簿
不如數者不得給由稍覺簡便不知今去其籍否
江陵公輔遺佐命主上垂拱十年難泯其功不
意晚年爲人蒙蔽身後狼籍一至於此亦自可憐
公存而恤之於情義固當而揆之公道亦復宜爾
仰重仰重不旣

與徐大參

南陽爲生舊遊之地知其民質而不野辨而不刁
士大夫賢而宗室無扞法者比之汝寧尤易展布
往時唐隨犬牙之際亦偶生微釁蓋自公保釐以
來四境帖然足占大才遊刃所至卽有驗白也別
後聞問久踈頃得之故民傳誦如此何勝馳慰茲
唐府奏事人來見云府中有不便事將以控公求
爲先容并州故鄉自不能無意故敢附布區區一
爲祿米不明二百年來惟正之供疑有故額而近
年有司派之儀衛軍屯意雖欲寬民之力而宗室
幾於自食矣似非畫一之議一爲紫山瑩木爲人

斫伐前有犯者聞憲嚴公不臯盜者而反臯捕盜
之人故今樵蘇不禁有司無呵護之者而山爲童
如矣庶民之家猶念松楸况天潢體魄之所藏乎
生前待臯南陽唐殿下方八歲於時強宗欺其孤
弱競爲侵侮生稍振之府中事體方妥不謂殿下
之年今過勝冠矣而陵夷如故緣府中承史無一
主事者而該府自祖宗以來世有忠厚之風人情
因易生忽遂不知其積漸至此也頃當丈田之會
其祿米更革乞查刷其所由來一爲改正迺紫山
斫伐卽以片紙行縣少加厲禁而賊人自知斂手
矣生非爲彼遊說蓋兩事親得之於方新渠公口
授知其所控殊可矜憐迺故舊之情又自不能已
耳伏惟亮察

復嚴順菴方伯

頃宗藩之議起自言官而聖上亦欲銳意調停
故蒲州公持之甚堅必欲速行之且親承其面諭
亦多有扞格不能通者已而部疏持之稍見乖忤
顧人情事體有不得不然者職事所關萬一失策

他時怨府誰則擔之未幾而周王之疏果至矣人始知前覆之匪推託也承來教云云似未可預擬直須萬都諫回奏作何處分方集眾思酌裁之開科弛禁斷不可行惟限于之說等之祧主自大宗而下宜知揣分自裁矣非天子不議禮臣下烏敢僭干侯之侯之謹復

復沈練城方伯

得書知使從南行矣不勝喜忤前會政府尚虞公不肯行而今生促之其用意惓惓可知也自公補後此典不復舉蓋匪直名器不可濫及一及之濫則併公之補亦不足重矣貴陽事簡而同僚最親公第行所無事以需大用耳轉期須得覲後時至生自當慙慙以一煩劇地借公開府耳此雖非力之所能而一念憐才姑以存之心耳近見縣中優免冊上開公家冒免糧一百石有零此何說也而舍下田糧亦浪開至二千七百石是非誇我之富實欲驅我於境外耳其他可笑者尚多有司鹵莽如此民何以堪痛切痛切所論教場之說生已無

意於嘉定之居矣何敢爲廣宅計藩立峰頃至京尊簡已收時有冊嬪婚主之役冗甚不能具所欲言諸惟涵亮

復侯復吾憲副二首

京差人往來必道襄州時訊宦履已審康勝如昨爲慰且尊堂令似相聚客中有無喜之榮無羈愁之迫懷抱可知也得書果然吾嘉新尹豈弟之聲已徹輦轂下想地方當休否之會矣襄州苦滯未免縈神第彼中無起運錢糧卽甃罹水厄不至如吳中之無獲而有輸也且撫按本未到到時量有破格之卹生當慙慙之耳人還復此

其二

吾蘇自來閭閻無歷三年者而當國者尤少卽徐武功亦數月也久而且專僅見今瑤老而已諸所施爲亦大愜人意惟酷熱之後濟以涼風孰不愉快而史望乘涼者有節則不至受病也大都嚴之害小而寬之害大頃略見端倪矣太和分守之復此其一事也殊懷杞憂承以家鄉見屬吾蘇人無

竝權之理生與王親例類必無京官之望矣而况於謫劣指數不及乎一笑來諭已豫囑滌院矣何待今日翔便復此不盡

復張九山憲長

往歲同父來京知足下惟悼內之戚路梗情闊竟歎一言悵快何如也足下平生惡圓喜方有窮奇色相本與鄙人同病而遭逢聖世遂得同躋顯列斯亦可以彈冠相慶矣而來諭迺復滋齟齬之慮何爲也哉丈夫功名隨起處起止處止耳非人所能着力非已所能繫念也幸自寬解鄙人近况無可爲道黽勉職事素不敢偷情受任年餘可幸無罪惟骨肉團聚京師殊桂費處且大兒前年斷絃至今未續其下一兒一女尚缺室家則此中不無內顧之私耳韁鎖難脫而日月其馳知己者能爲我策之乎使還布此餘不盡所欲言

復馮文所學憲

往爲貴陽險遠非所以處足下曾圖之梁冢宰業以浙江文鐸相界矣後因起廢議起遂屬之王麟

洲已離洲不出而冢宰旋易更是一局面蓋嚴實老平生不作放膽文者自難於啓齒也目下又將改組矣容徐議之書至承念我甚殷顧自來未有文士據勢位者今叨竊已萬萬過分矣敢覲其他况吳人當國之時豈又用一吳人秉銓乎是禍之招也且近日復聯華葭之親義合引避將擬秋風拂衣足下爲我笑之新刻併紀行之作領教多矣記中所遇賓客或稱名或稱字或稱號或稱銜位犁然不一想詞各有指而不知者恐生嫌疑幸稍訂正方便送人也如何如何使還值冗潦草布復不盡

與支簡亭學憲

昨考核之舉殿最俱屬功曹僕不過因人成事耳以足下醇行遠學輿論所歸何俟區區之慙忠哉職兒去秋試文霽嚴見之頗以大物相許而房考官不甚解爲雷爲龍題指竟與之相左見黜窮通有命不敢尤人第目下得意諸公子紛紛俱在羣疑中則不中者所謂未必不爲福也中宅姻事極

知齊大非偶顧眼前難於辭却迺其家尚聞不失荆布之風弱息差可託耳若云以富貴相艷則非鄙人平生之所自處也霽巖之居官華松之居鄉鼓鐘於宮聲聞於外自有不容掩者一恢復舊物一躡躋清華皆其分之所宜然僕氣力微弱譬之掬水何能騰躍吞舟之巨鱗哉鼎言鄭重不敢當順天卷偶內中取進旋即發出相傳之說不同然畢竟無別意也入學一事昨覆過科疏業大寬矣題藁漫往嶺南前輩常占高科且多文學之士今不知更何如也尚有往時如霍如倫如方如王諸公否惟俟足下作成之耳囑之囑之春寒冗甚據來教作答此外新聞頗多不復饒舌亮之

與周紀善

省報無恙爲慰日楊開府書來曾言給田事感其推愛已爲足下致謝矣襄州山水清佳而寓公又得九頃自贍足老矣昔蘇季子所慕不過二頃可薄六國相印今足下受田已倍其數者五迺復縈神於不可必得之長史何耶且足下深明禪理迺

口口念佛心心念官豈認火宅爲淨土耶適宋布衣來自新河語之故渠亦捧腹大笑此公精力未減前閉關嶧山四年胸中更大有覺悟可敬也念足下應酬太多非棲卑之體嘗問范子警有得否子警曰實無所得若既有得則衣食不須於人矣以衣食須人故不免見人也足下衣食已足可復須見人否來委經章自以方坐園室未敢妄意天都紙留下徐侯解縛之日書之不盡

復屠青浦

往居山中嘗檢括當世藝林人物知四明有足下比參朝請則又知足下青浦之政昨敝邑缺令偶以足下姓名請於當事者卒格於再調之例至今耿耿思足下而不得見也迺忽往瑤緘兼奉琬集讀之恍見其人誠瓌偉不羣之士哉方今學士大夫詩宗唐文宗兩漢稱斌斌矣而卒不能造其域齊其裁何哉古之人皆有其事而言之今之人無其事而亦言之如嬰兒學語初不當於名實暫聽之可喜久則厭之矣矧齒髮既壯而猶嘵嘵然學

語不置不亦重自慙乎覽足下與元美書其評騭
文士數語極中肯綮故敢以鄙見質之以爲何如
也人還亦復不盡所欲言

復方斗華太守

日會嚴寅老嘗談及足下頗同詞知惜比奉損帖
欲以改調事浼之此公用情甚厚宜必有處第曾
憶張龍峰岳以參政起復候久部中姑補廣西領
憑後卽調河南蓋出江陵公之意也其後松江陸
道長萬鍾陞廣東參議以母老乞改近地竟不可
得蓋未任而調其例可行於復除而不可行於新
拜僕之所見如此不知寅老意肯通融否俟再會
更爲憇惠之銅仁雖遠聞其土風亦可居古來豪
傑何處不可脫穎若劉中山之播蘇長公之僑至
今地以人重而足下又何蹙額於銅仁也若到彼
耐心一年必有薦剡入朝此時調繁於事理尤順
足下萬勿遽生退念恃愛僭布一言度非足下之
所樂聞也惟高明裁酌冗次不盡

與唐少谷

昨歲別家倉卒與足下未得一展殷勤之驪比到
京碌碌尚欠耆齡一祝語薄幣不足完前件也歎
然歎然朱宅人至更厪手翰併以文籍墨精惠及
稷兒足仍通家契誼感之不勝鄉中貧薄非不相
念自以名位尚卑媿不能出一力救之卽今新尹
亦從部棟僕不敢豫爲之圖實恐鄉人浮議易起
賢者無功而不賢者歸怨也思伯後事知全仗匡
扶第聞嗣子頗不得母心終不了事如何如何骨
肉之間人所難言惟兄隱然默喻以迴慈教孝之
理庶幾門祚可延耳不然疑問日生彼此踈離忠
伯能不作餒鬼乎痛切痛切旋便附白外領緝一
端蜀扇二柄引意不具

復高尹三首

昨家兄南還附致區區想水行艱澁未能卽徹記
室也頃者更辱專使惠遺稠疊感媿不可言敝縣
當積疲之餘仍以饑歲地荒民竄慘不忍聞幸賴
明公加意撫綏稍見帖席如昨歲漕兌減贈米萬
餘此數十年未有之事向曾而告以有司偏護擅

長收則縱其多取兌則任其神和以致軍家無歲不攘糧長無歲不受其虧此以愛爲警之政也明公其有以燭此矣米好則理直未有理直而不能化疆梗者卽持此以均平天下可也敬服敬服折兌之議起自區區實欲爲地方建置長利第鄉人之意尚有異同而加米於他縣則主計者恐或難之須令百姓建白於撫臺擬之而後動可也承教歲兌欲除去溫鎮二衛此權疑在漕鎮更祈查明當爲致書索洋老比轉移改折事更易耳 皇上親飭朝儀而執政公前過貴省曾窺見一有司儀從太侈故科中近有建白欲盡遵 祖制裁節之而區區以勢所難行姑調停題覆第令節用愛人卽行闢人亦分之所宜耳題稿奉覽不備

其二

舍下之田前面告止有祖遺三百六十餘畝非誑語也近聞小兒年來爲人誘買八百餘畝卽有不知者總計之不能過二千畝之數今見解部優免冊內開戶下田糧至二千七百石有零是受田九

千餘畝矣不知從何而來殊爲大駭若係族人希圖優免而歸併於生則吳下糧重二品之所免僅二兩銀耳尚不比北方一秀才其恩豈能旁及若以爲尚書家必二千七百石田糧方成體面倘他日盡從名下誅求是大官者人中之崇也似此刁疲之地十年九荒吾子孫世代爲人辦糧宜無噍類矣今日不敢不辯也伏乞一查亟爲清出異時不惟明公易於比併而愚父子在數千里之外亦得安枕而臥矣萬望留神尊惠當領第知俸薪甚薄在編民不當頻承父母之賜也故敢方命統祈涵照

其三

昨具數字附遞使報謝計已徹覽敝邑積疲之後光景蕭索慘不忍聞托賴大力調停如肉白骨據耆民郁爵口傳更僕未易數也所論折兌一事此議原起於區區業欲卽成之已與申老先生講過而大司農亦無推阻之色但元輔以病在告未曾面與一言今聞又欲轉假似尚無可言之期若不

言而私自行之惟本特易他日撫按覆來終不能脫元輔之手恐生計較反至壞事故先遣郝爵暫回容徐圖以復想今歲不得成矣卽議成文移往還尚動經數月豈一蹴可至者哉按院前曾與言之若縣中先中文書看兩院口氣肯作張主否內中事體鄙人自一力擔之也伏惟財察

與朱尹二首

日聞榮任遣人於水道齎賀計此時方可徹覽殊爲濡滯多罪多罪昨撫院寄至縣中改折申文未知人情何似糧長利收米價或不甚欲之至小民則輸納甚便只須以銀投櫃無復抑勒之苦矣此所謂利九而害一者也此卽議當道陳之而更改一文增紗布不直錢一事爲縣人近日膏肓之疾而大司農甚以爲然卽移行兩院勘題矣本當專差一价歸而卽中乏人因附申宅使者齋回已囑家人急投兩院而以咨藁呈覽地方瞻仰在此一舉幸亟圖之舍下薄田不多以僕輩初利墾荒價賤遂覺滋蔓昨歲已開數明白各自立戶比較不

相影射矣願公毋愛以姑息其生事者悉置之法不得以勢家稍貸當自生始則政平而人無後言撫院亟賞政聲津津不已豈吾民休否之會乎惟始終令德是禱冗次不及另修莊東亮之

其二

據原疏言蘇州田數與糧額不均致每歲有派剝之米民有額外之輸今宜查本縣田地塗蕩離若千不等派糧若干原無盈縮止因累歲以坍荒之故田額故在糧數無從處辦耳頃年欲將漕折之耗米抵補坍荒亦旣奏請矣而部議停關若蓋耗米雖不入太倉而亦在三斗起科之內蠲耗則蠲糧矣祖宗歲入之數誰則變亂故今議請折每石柴錢者正米壹石連耗四斗也俱是會計定數似難輕覲

與王中丞

昨承遣札已附使者馳報茲啓永新令龔錫爵故生受業弟子也向曾面告頃藉墟植幸轉虞衡尋司農以歲逋見稽聞今追完矣在門下例當會疏

開俸在龔生亦宜候 旨而後行但恐同事報完者先後不一聞其縣務已解此身在彼無所着落伏乞門下先准其離任令久客少遂還家之願卽逡巡赴京在途之日皆需旨之期也不知事體何如比因其差人來轉憑限故藉便懇此乃其在任種種誤蒙青盼難以言謝併祈始終玉成之萬感

與陳侍御

日承損札良感眷存冗次裁謝後更不及馳候起居爲歉比敝門生永新令龔子錫爵來京備道公所以玉成之意龔子自少孤露生逢百罹某以故人子收而教督之俄見成立故其平生堅忍志節雅不肯後人永新之政屢因當路推轂後因任久頗受微譏幾於殆矣今幸解脫備位水衡皆公大賜也某以猶子之故敢不銜戢願其在任六年恩怨時有防民之口事過猶兢兢焉伏惟公始終曲全之荷愛多矣偶有便力敬布區區積悰未展統

冀照原

與秦太守

往在荆南以罹災難故爲百姓憐惜原無可喜之政結其心也迺繆爲尸祝之舉增我慙懼多矣昨在鄖陽欲移文毀之而又嫌於矯激故欲行且止迺蒙公以鄉里之暱過爲枚飾爲鄙人圖不朽雖甚盛心不敢當也譬之邯鄲夢覺對人說枕中事誰其信之承以政略見寄姑留覆吾家醬甌耳碑石之勒已之何如今歲江南大水獨楚中不聞動靜想驅驅反風有良吏在天自不爲之災也入計在邇諸祈面盡不多具

歸有園稿卷之十七

文編

書

吳郡徐學謨叔明署

與朱斗山太守四首

不肖自還山以來歲承公祖所以惠貺衡門者良
篤祇爲衰年多病日親藥裹不能時隨縉紳之末
樞侍臺端竇抱罪歎屏居海濱惟沃被仁風感恩
頌德而已茲有瑣瀆前月業遣子壻入監以咨引
原無期限徑持之赴部而部議以例當在籍起送
專人馳索故敢以縣文上煩書記子壻在遠而不
肖又缺躬齋極知非禮恃明公能矜亮之也伏惟
速賜爲荷臨楮無任陳戴

其二

客歲伏承遣札隨附使馳報嗣後日坐紛沓更無
由一致候私良用歉然天中歲受符饋仰賴公祖
曲賜處分所以目前尚覺饑而不害銜戢何如然
揆之民力大都皮毛雖在而精髓已空阡陌之間
流離不少誠未知東南之所終也廟堂亦以爲隱

憂昔杜少陵作春陵行欲得太守如元結數輩布
滿天下可使國家長享太平之盛迺吳中得借重
公祖宜有所恃而不恐矣願始終令德以慰中外
之望茲差力齋舍親張瀛峯公卹典文書歸謹附
布腹心瀛峯公止一子即小壻也念其零丁凡冀
垂矜不具

其三

敝郡之憊極矣匪直大災流行而民間耗匱之端
亦不一而足以故閭閻阡陌俱病也天畀明公惠
此遺黎兩三月以來頌聲普溢知地方如獲更生
矣謨繁官於朝未得隨縉紳後躬致賀私方坐歎
然迺辱不遺符承翰貺領茲眷渥感愧何勝郡中
水厄廟堂繫念已久第俟勘疏至或有破格之處
伏惟明公留意焉旋便布復併以爲謝餘惟裁照
冗次不宣

其四

久居林莽寔以衰年多病不能一至郡城少中樞
謁之私迺時承惠問惓惓殊慙固陋昨聞玉體小

見違和謂當即出視事不意至今尚未坐堂皇觀期已迫未知何以處之也茲遣一力奉候起居併馳不腆之儀少瀆台嚴伏惟鑒念不宣

與俞勝峯太守五首

昨會署縣王使君知大母患瘍詢其歲數尚在強年頗爲憂疑不意竟成大故仁臺能代 天子生萬民迺彼蒼不能爲仁臺留一賢間施報之理固當爾耶計音東來亟擬匍匐奈緣衰病艱於遠行瞻跂寢筵徒增銜恤茲馳專力敬布唁私諗惟大母有德無年攀號靡及凡我烝庶共轉金輪衆口齊聲願効生天之祝更願仁臺抑情順變爲國家珍重累賻家事仰藉處分併此附謝臨楮無任竦戴

其二

別久無任馳念敝郡故稱煩劇加以歲饘之餘征條訟牒酬應旁午治之倍難於昔而當事者特借重於明公固知其推擇之意有在也頃聞榮蒞禮當躬謁庭階顧揣衰年艱於步履是以常不得隨

縉紳之後一効樞趨茲遣專力奉布寸私想高明能垂亮之也餘衷未罄尚圖續展勿次不復一一

其三

僕自還山以來實爲衰病侵尋憂生念重裹足杜門已三年矣即老公祖榮蒞尚缺樞謁其頑鄙可知也本不當復預公門一事茲以家門不幸累起逆奴有不容已於暴白者初曹堯卽曹儒連儒自甯分給舍姪兆佐使令業經數年舍姪撫之甚恩托之頗重竝無他故前因輸賭窮極遂指僕市紬拐騙客紬逃去意懼追回送官究治迺冒籍太倉輒覘詞誣訟舍姪奸占伊妻致之溺死殊無左據已蒙州斷見伊妻見在一穢陋婦人耳遂招虛坐徒敬奉院批遠配加責僕無可言矣其後徐原之告蓋在批詳未示之先曹堯父子挾訟索妻姪張更甚衆家人不忿故復有應兵之舉亦舍姪之暗於事體而必欲與蟻爭勝也今果遭毒螫辱及不肖謂僕縱奴作耗夫曹堯本奴也其檢覓蟻主作耗孰甚焉除曹堯外復有何奴作耗乎僕雖不

敢自處於大列即民間廝養有詬詈其家長至此者手雖僕不能正家之過而風化所關全賴正人維植若老公祖以曹堯罪無重科則查原案歸結固准命若謂陵遲之漸不可長也則遵院批加責之數少賜懲抑亦惟命此外更無過望伏惟高明矜察

其四

客冬承歲書之惠尚缺脩謝頃聞尊府偶罹回祿得無驚悸太夫人乎爲之惻然辱治教之下分宜躬唁以哀年杜門日久未敢唐突敬遣一介馳慰起居餘祈保重不盡所欲言

其五

某久在田間待逢侵歲蒙老公祖覆露之恩豈惟民樂更生即溝壑廢臣亦藉以衽席何勝銜感茲聞入計在邇使車將發義當匍匐伏少効脂秣之私奈因哀憊艱於出門茲薄有齋擎謹專力代布惟台慈鑒念特賜矜存臨楮悚仄不盡

復楊二守

人從荆南來者每詢政履如昨無任馳慰比得書知榮滿當承綸錫以光二親此循吏之驗也爲喜何如日貳荆之擢政府爲桑梓儲材且以州守無徑轉郡守之例直須少俟此後有缺必及之矣政府方爲天下得人而凝神注念尤始於其鄉若區區今日之寸進皆二十年前因果媿不能當之也惟足下勉旃無替前修報應宜如之耳人還復此

與王郡倅三首

僕素無一字入公門昨因家變所激不得已而冒干耳頃傳明公頗懷猶豫想舍姪自來不曾見官遂奪於彊口也訴詞並無一字虛飾僕平生亦知守道有護短舍姪而以巧言誑明公耶舍姪廼親兄之子常例納引禮舍人劄付可證故以小帽青衣相見是僕之命也非敢爲傲若疑僕之前書爲假則明公之復東見在併祈覽察

其二

遠承惠教已知舍姪深伏周旋爲感無量曹奴素

爲舍姪委信並無鞭朴之施其拐紬事僕所親見已奴逃去而紬客哀控不已即斥舍姪贖還一匹其未還一匹尚望奴歸審給詎意其仇主陷奸遂謀一至於此驟聞於人人必不信而況在舍下乎宜明公始疑而終洞然也怙愛多矣拐紬之處僕親指與來使觀之明僕之不欺耳風便附謝容圖馳叩不一

其三

日沈陳二公祖下顧聊以雜黍相款甚規簡襲得無以僕爲慢乎煩明公爲僕謝過前六區三司事偶因士民相懇故不得已出名開呈舍下舊田不滿三項即言繫賠所損斗斛耳何敢自爲已地願建白稍達遂事難諫故逡巡曠日未見處分在僕安可復爲發棠之請聞大司農已行駁查不知部文今停閣何處若已到府只須據之以慰我民因荒區請張之口自無所容矣奉別數月想念同之草草布復諸不敢盡

與徐檢吾五首

往歲荒園佳晤真古人所謂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矣廼公之高明博大已洞見底裏嗣以家人小累蒙公片詞原釋又知公之敬愛人匪直於貌言聲氣間苟爲容而已者屈指海內賢豪如公復幾人哉屢圖樞謝而年來衰病侵尋且徧性畏人第求息陰避影而於知己處猶復惻然則懶僻之過也昨見微書南下而不及雲間始疑必有臧氏之阻而或言以資淺見格或者姑待來年當軸者不欲以賢破例也頃接使翰亦復云然易曰遲歸有時揣公必能安意俟之矣顧司理本爲任怨之官少露聲色則羣猜集之故任愈久責愈難願公益務茹納以永終譽即有臧氏之阻幸勿置之緩頰蓋老羞易以成怒人情太行不可不過爲之防也僕於仕路最稱齟齬然到頭結果彼蒼終不肯相負而爲讒爲間者影響銷滅矣公又何尤焉翔便敢布腹心腆惠權領容圖專報卒卒不盡

其二

別諭云云此事在去歲夏間而今春始聞之古人

有言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大夫更賢者又從而
非之是鴟鏡之存心矣故與瑯琊公辨復數四卒
解其惑大都瑯琊公爲人顧觀老嘗謂其心熱耳
軟心熱則有求必應耳軟則有言必信故前一輕
聽虞對之言遂不暇左右顧如僕業委溝壑已矣
迺公方在經營之年而前程所係詎可即與之代
懇當路哉而又不詳其所嚮所嚮者何事此又冤
之莫可置辯者也彼與太原公方深相結納其有
不行其言者乎瑤泉公處可密以一啓訴之此外
更勿對人少露蓋恐小人益復構煽則機穽尤深
便不可測耳慎之慎之僕是過來人屢櫻世患者
故敢以此相告不盡

其三

昨拜命之辱心刺刺不自安蓋明德未酬而先施
之媿祇增我罪過耳頃除目不至前論來年之說
果非誣矣即遲公數月作臺諫廼松人願借之私
何嘗須火輟哉擬買舟趨候以雲間緝紳輻輳哀
年筋力恐不能一周旋故欲行且止茲特遣曠

兒馳慰餘悰種種悉令面申寔邇人遐不勝紆軫

其四

前蒙垂諭爲公不遑寢處者累日夕頗念世風愈
下人情愈偷後來無窮將何底極吾邑君向以其
好修實愛之重之匪直以父母官故也迺彼亦由
致款洽奚翅骨肉凡燕會間所以不敢齒及公事
者蓋當囑託盛行之時不得不稍避形迹以自防
耳豈有外之之意而烏知其弩影之疑正坐此哉
曩部使之不悅僕偶爲外舅病一至崑得之劉在
田歸以相告無非處其厚不處其薄玉成之意顧
彼反以僕爲口實昏夜投入求援併闢及於公何
其冤哉區區老矣無所用於世馬牛之呼亦何足
較惟公正值經營之年彼此前程一而已矣如必
欲擠人以益已此何心哉且事本無根據有出莫
須輕言之者固不可輕信之者亦不可不惟輕信
之又從而輕懇之於當事者擠一人援一人此尤
非盛德事也傳云雖寮之懇行亦命也公之遲取
疑不在此他日見瑯琊公亦付若罔聞知而已此

公前與生數札殊追悔此事雖未知其出自本心
否此公爲人矜名好勝惡聞逆耳之言稍彊聒之
必動其氣則又有不可測者公宜慎處之勿以語
人具見福量特知敬布四體不盡所欲言

其五

昨見邸報知公有南民部之命爲之悵快者久
之前所云云迺當事者姑以虛言相款耳世情之
叵測一至於此大都今之科甲一經外補卽予奪
由人若論功名到頭又全不在終南之捷當代名

卿起自部寺者何限想能自寬也亟擬趨晤奈性
畏城府業成痼癖恐一接貴人處羣猜中猝無以
自辨耳於公遠別極爲缺然謹專力馳布不腆用
見平生而扇頭小作情見乎詞矣惟恐怒其褻而
麾頓之幸甚有懷種種祇增勞結

與顧少司馬觀海五首

屏迹海上自謂與世相遺矣不意不肖之名近日
復汙人齒頰不肖不足惜惟國家自慶曆以來
號稱寧謐迺吾輩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迄無一人

能底定之者此大可虞也想吾文同此杞憂矣某
生慙人前事雖有人嗾之迺其所甚恨者在哪其
請復書究之疏道不同不相爲謀自是如此吾文
不必深詞之也承覓近作頃因索居無事偶興蘭
窩之念半歲拮据形神俱瘁文史之業幾并棄之
矣何以塞命卽一二應酬之作不足辱大目也抽
身之計宜徐思之吾文才敏志銳更有廉謹之譽
必非弟之骯髒比當老成凋謝之日藉令人顧其
私如國是何

其二

日有報書從長君處寄上計已徹覽時事叵測謹
言之誨敢不敢遵昔上官大夫卽稱善譏然不譏
他人而譏屈平固知士處叔季清濁醉醒之間不
宜過自了了今荒園小築幾已就緒弟當裹足於
此養殘生矣所諭某老處曾有數字相解彼遺書
灑然似不以爲意要公盛德我爲所自容知規知
規溧水訓導潘聚者爲弟同學故人經義最明而
持身簡朴幸照拂之又溧陽訓徐日乾者於行篋

稍後爲人亦淳篤同此垂青萬萬

其三

日不得金陵一信想念極切頃承示慰知官履佳勝可喜妻父襄事以生子多恐相推調遂致擔閣故極力贊成之實非有大費敢云生女勝生男也佳傳意真詞簡足可取信東老此翁不死矣小園草創差具小趣第恨海上左僻無一知己往來近有舊識一山人名宋登春者久游方外今七十餘矣茲來相投爲埋骨計此人胸中多所淹貫而尤深於釋老爲五言詩絕類孟襄陽弟嘗爲之傳刻未審曾見否終日與之坐談一室足了浮生事也時值壽宮議定弟亦得晏然於丘壑瑤老有書來云某某内外交攻所幸蒲州捐館四人之焰氣宜無所恃以續薪矣此有天意非人力也其爲宗社大廈何如耶來索近作雖有數篇俱倉卒應酬不足呈之大方姑俟春暖令人錄出諸君大來之世人忌矜奮如平丈才識儘量延覽海內藉不多廢如何只思求進望安意居位以需大拜也草草

附復不盡

其四

日承札訊兼綃帷之惠增貢山房多矣謝謝小園麤構雖略具小阜而尚書俸資已耗費殆盡蓋本爲娛老計敢恤其他今幸藉此送日第知己在遠風雨對牀之約不審何時可償殊深離索之感耳老嫂知到京已久聞其雅意修行卽仙佛難成而朝夕唄誦之音足當琴瑟之御晚年此段光景亦清淨可佳兒輩來京就試彼生長統緒凡百世事俱望指迷他處疑無可庸力唯得叮嚀謄錄所稍稍留心不致將試卷塗鴉令易於覽閱則幸矣弟還山以來萬緣灰冷唯後來進取一念猶復牽縈非又使子弟爲卿之意顧世路嶮巖人情薄惡不借此途令子孫無立足處耳趙本之頌德無量其爲人小心畏慎故令伴兒輩來專爲謁謝地也南樞重任與他曹不同而華溪公長者必和衷相得惟冀努力休明卽俟後命矣不盡

其五

頃辱書承教以所不及良感骨肉之愛世習面朋
誰肯以肝鬲相告顧簡亢二字鄉人誠有是言蓋
弟還山時見世上風波未靜故息意杜門冀以避
咎非拒絕鄉人也然有來者未嘗不往迺少年喜
事之徒遨遊公卿間更爲劇秦美新之論以娛瑯
琊公之耳遂信弟實有之而弟足跡又罕見貴人
亦何從而辨其真偽會朱令失直指意夜投東鄉
求援於瑯琊姑藉弟以爲詞此穴中隱語詎意瑯
琊又增出一擠字爲之代愬於太原而其書復宣
洩於四方乎弟逾年始聞之不得不痛自昭雪而
兩公以事無影響始各懺悔之矣此段緣業弟已
付之千古而吾丈猶惓惓以爲言蓋欲弟知見尤
之故而厚自懲艾也顧弟之受病則坐昔年大氣
貧子之誚第不能下貴勢人耳至處少賤敢有一
毫悔鰥寡之心乎卽垂老未嘗咫尺移也弟因叨
冒過分吾鄉未有是官故生吠日之疑以深居簡
出爲尚書貴踞如此已聞各處有使棍八座八轎
中丞而徐某無是也又咲我爲寒酸而前謗始釋

然矣迺大峪山議定之後飲酒寄樂何嘗不與俗
人應酬也第年來僣蹇否塞之甚二兒不成一事
不添一丁隨宦僕夫喪亡略盡而浮言外侮紛至
沓來弟惟委心聽命而已諺云帶毛喫猪皮只做
不得知亦延年却病之大訣也吾丈以爲何如楊
二老故與執政不相知往見弟歸卽欲拂衣後執
政勉留之而止今延至三年恐不能挽其歸也老
成凋盡矣傷之傷之

與顧學海翰檢十一首

前聞公將乞告歸爲嫁令愛計今入講筵似無
歸理僕塊處海濱雖有積抱向誰傾倒耶悵悵悵
悵自來鄉論每以嘉定勝崑山近間止爲一人作
橫遂相咻成風而縣官又莫可誰何凡招亡納叛
抗師滅親已無所不至矣此又崑山士夫所不爲
也朝廷養士惟於甲科爲甚重豈欲使之盜國殃
民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至此哉奪我海鄉多矣相
見吾兒彼必不敢盡言乃所奪吾家人三四口至
今怙終不吐問之可知也古之君子絕友令其可

交彼人者因對知己僕不得不言幸勿宣之於衆
萬萬

其二

志稿復上九江乞歸事稍已更正其船甲一疏若
尊公無他事足書即備云全疏以槩一志亦無不
可今鋪叙平生皆出處大節已極詳細故於此不
敢增長以傷體裁顧自嗤也鄙作非真有沉魚落
鴈之姿即分寸可以加損胡得自錮如此良為捧
腹囊金九哥所貸其姊相念甚切故特為那移周
旋出萬不得已須勸之凡百皆約即嫁女當具宜
稱家有無發棠不可復矣如何如何陰雨連綿轉
展傷稼而敝邑花豆為之洗淨一空今歲方置田
一頃而即遭侵歲信乎秀才命窮哉知愛念同之
也大事聞移至十月其間龜勉非細誤忝骨肉之
愛竟不能少効一勞所謂雖有良朋况也永難矣
張黃門在告未及一候常併在十月中行也相見
道意

其三

承以麗川事為腸骨肉之念彼此同之苟力所能
辦何待從臾顧粥房之說往歲曾奉尊公見教是
時尚在宦途應之稍易今還山四年矣以資產素
薄日給尚覺難周即生有二豚止令共守先人敝
廬已不能別置又安敢為他縣之營足下知我者
匪薄於親故而假為之詞也無已則舊逋尚存四
分之一姑緩之以俟豐年耳且聞麗川止以目下
嫁女為急裝奩之類惟應稱家有無舍下娶婦無
論女家貧富皆無索而來亦何嘗較計而成婦如
故以麗川所處男家必能亮之也幸為開導之恃
通家之愛偶及此頃見上司救荒之示似欲奪乳
母之食以哺小兒而不知乳絕則兒死奈何

其四

久不通問懸念殊切然起居亦自相聞也知孝履
清吉為慰前金氏諸舅來言給種事僕以不敢謀
人之政為辭業已出穀矣今復以賑濟相控金氏
之虛名公所知也安有兩重皮可當推剝乎敝縣
之饑極矣顧賴我縣公不恥下問稍得貧富俱安

而上之人尚盲然不知也而反有傾動意天日何在哉貴縣呂公才敏志銳足可投轄第此舉聞從府來頗不得其詳既係通行何敝縣之寂然也況近日旨意頗嚴而何行相背如此誠不審其說姑置之可耳第金氏之苦公係至親乞加垂盼呂公處非不欲特致一書以頃有兒女之訟已承周旋不復爲發棠也亮之

其五

伏自往歲崑郊祖送後嗣聞公奉侍潘輿迂歷五臺比謁禮既畢乃遣使者護送太夫人還家而公始還朝至孝純篤雖曾閔之行不過是也他日相天下之器知豫培於此矣不爲尊公地下志喜哉頃得講筵之報天心人事固有默相感召者爰立之期可數券而待也顧越在草野睽別有年卽寸楮無緣上達安能致我衷曲效格心之一語哉僕老且憊矣日甚一日鄙况無可爲道惟鄉俗薄惡攘劫盛行蹊田奪牛之事且及於館我穀我教我引薦我護持我之師矣言之殊可駭異故頃

築禪棲爲避人計非有心貪佛蓋不得已也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名實圖北場秋事僕止生二子少子已出繼家兄所惟留一子以待老尚未忍強之干祿而進取之事又屬之蒙昧若大成功姑聽之於天而已臨楮於邑

其六

近世文章競以襲古爲工而僕獨爭野戰之利得無廢法乎而足下顧從而譽之何也知媿知媿尊公爲世完人其平生無一事不可書豈直孝子有

歸有園稿

東陽卷之七

年

無窮之情於相知者亦殷念及此矣第古之爲志者惟撮其人之大都至有詳其功業而略其文章者豈似今人連篇累牘甚且波及於世之有名位人如奏帶軍功者然恐傷氣格若尊公不負令伯垂絕之言令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又周旋文巖之孫女忠厚惻怛用意宛轉此皆古人所難故特爲詳書之其後來功業不過仁人之流沫耳蓋未有人如此而膏澤不下於民者也郭安陽愛重尊公僕豈不知廼狀中改用之說終屬疑筆今云然

遲其俸而優其遷則壬戌上計嘗聞之尊公矣以其事未行故略之不知今欲增上否九江之疏僕實訛傳當爲改正清軍事原在萬曆二年李及泉亦以是年夏入楚僕以右轄隨之勾當明年三月巡歷常德而尊公之任取道長沙僕遣人候之於湖南又明年而及泉入粵與尊公同事則非莊皇帝時可知狀中須易此三字江陵歿後凡縉紳見廢者無不推用何獨尊公特尊公推用獨先實出嚴太宰意僕何敢貪之爲功船甲之疏實未曾

見志詞徒隱括狀語政疑朝廷助金不知出自何帑今得見之容爲補潤日知苦癖而涂田之患是處同之頃風潮作惡敝邑更掃蕩無餘矣比上瑤老一書恐其以桑梓避嫌未免情窮詞激果得濟一二否便中併附聞不一

其七

日勞遠顧不得留信宿之歡至今歎然尊公墓文昨於雨中據狀屬草實不能贊一詞第以平生父契稍得其形似耳中間令祖母不欲等公終養語

與令伯遺囑之言皆從尊公口授非妄增入者九江之疏疑稟命而行亦非先發後聞志與狀略覺小異無大矛盾須改定歸一往嘗薦尊公於江陵并及袁太常江陵止云太常人好難用於尊公竝無齟齬特未及亟用耳而狀中若有銜於江陵者稍不當事實故削去之非私江陵也郭安陽極知尊公第其在吏部時嚴氏方盛內轉之許尊公未嘗語及不敢傳疑山東再起嚴太宰意今日問尊公之年明日疏上矣竝不假他人之慙患在楊太宰以未有平生廼相知於既出之後者偶於內朝房中爲之密語耳清軍差遣屬萬曆甲戌而狀或訛記爲莊皇帝事入梓時須一更正其他細行僕所以不敢贅叙者黃鐘大呂自不煩粉墨塗飾古人爲大臣傳神決不落近人口吻足下廼當代名公寧以簡略誚僕也若其中果有遺漏不妨擲來再加增竄文章公器敢自護其短乎准高明裁之趙本之以牆壞歸築能少助其甄灰不拙藁專力馳上熱甚不旣

其八

日走哭尊翁即應舉奠以公方在遠欲圖面慰故
遲至今頃聞素車還家矣知哀苦摧裂之甚惟尊
翁爲世偉人得全而去雖變粹情深尤宜爲遺體
保重蚤晚伺公少間當來再瞻寢筵爲公共舒鬱
紆也先遣力馳唁不次

其九

聞吉行有期滿擬躬詣鹿城一効脂秣緣舍下頃
有納婦之事須彌月後禮成以是艱於出門深負
宿諾媿歎何如方今朝事雖號清明而人心日下
比之三年前又江河矣足下以方嚴律己以圓融
應世知所至無格肘之虞第自今還朝須多讀書
少延客深積厚培以豫爲他日大用也則所屬望
於足下者不淺也僕杜門以來萬念灰冷惟於著
述一事似尚縈掛近築一小樓於荒園可貯萬卷
欲坐臥其中聊假餘年以究竟素業不知力能從
心否也京邸故人不取通一字惟沈龍江少宰曾
有書儀見及似不可不答謹附去尺楮併少物酬

之幸爲轉致道故來具極知簡褻林下之禮思其
可繼故不敢以煩得相匯又老荆以絨絹二繡補
一裙襖一贈尊夫人不復具誌統乞亮缺不盡

其十

日疎聞問非故缺然蓋知足下有負土之役方勞
於野道遠不能致一字耳昨人自崑山來忽傳令
以無祿蚤世不勝驚悼以足下當積慶之餘彼蒼
豈宜以殤子相畀或天行之逆偶然值之耶世間
惟君稱一人父母稱二人而已若子孫則有不億
語其盈減無常到頭始得算多寡耳前時僕頗受
兒女之厄然常以此自解故平生不受造物官求
今足下政在盛年熊祥未艾惟當節哀俟命以慰
尊公九泉之靈耳過傷無益去歲有哭尊公詩二
首久未呈教春來枯坐小園泛覽世態愈益我懷
賢悲逝之感迺檢扇頭重錄一過馳寄足下幸收
置篋中以垂世講何如草草布言不盡所欲言

其十一

去秋仙從還朝不及詣鹿城晤別至今歉然嗣見

邸報始審入京之期比小价回更勤手勒具知宜
履康勝爲慰閉門讀書雖翰職之常顧隙晷難消
閒心易騁防乎不懈政在今日此弼亮之根柢也
何勝歎服承以著述相囑此事非不繫念奈年來
兩目作苦每乘春氣則視物如在霧中似造物者
窘我以竹素之緣矣以是絕學廢書爲日已久而
海上淳鹵之鄉亦無一人習執者矣與不得不懶
也荒園小構差見就緒日坐其中看花影聽鳥聲
藉以流浪年光足老矣他復何覲哉中朝物態野
人邈不相聞即間有所聞亦不敢置之齒頰間來
諭云云誠爲隱憂第此駭機不可激也一激則縉
紳之流禍無窮矣漢唐之季可鑒也願足下終秘
之令弟進學知二尊人添喜掄景光陰如此絕少
矧足下亦作外公矣慶門多福何其繩繩禾艾也
若區區晚年無一事稱意想涯分已定斷不可強
已悉付之度外矣恃知附及不盡

復馮學憲六首

玉城解袂以來又恍度一春秋矣顧閉門成癖不

復問門外事即足下踪迹亦如隔世矧悠悠之所
識哉頃承手教更以賤生爲念足仍見存之厚惟
歲荷筐篚宜野人無所用之而吾黨居波靡之會
政不當以煩縟爲禮也謹領京靴一雙以重賢者
之惠餘儀返上倘得僊舟過我圖一傾倒則松桂
生色多矣望之望之來論文章性命原非兩端老
子所謂同出而異名者也留意文章則文章固障
留意性命則性命亦障其靈妙玄通之機似不逐
於應迹之末足下可深長思之矣日有故人宋布
衣者來自趙郡其年已七十有二將埋骨於海上
今留之園居足下來與之談性命亦大有知解也
人去附布併謝

其二

昨冬慢去爲歉去時蒙看梅之約而春來陰雨連
綿即僕不易出門知公必難償信也聞鍾少參已
物故姻事竟如何矣小園如如開後隔溼又小構
數椽作退居方丈諒三月初可落成此時賤累以
掃葬還崑山公可乘此一來少憩半月尋一高僧

談無生話勝碌碌居閩廬城也望之望之茲遣力
奉慰郡公便中草草情具窮頭不復一一

其三

別後不聞榮補之報殊爲惘然頃承教有尼之者
豈趙孟富貴予奪真由人耶且置之度外俟時來
則爲之耳考功君處二十日前曾有書相寄今當
覓便另訊顧冲吾夫人志文稍已脫稿以候公狀
未得送去今欲付來使因幣餉宜答未免走一力
致之治宅之行訂在何日回舟之約幸毋相負識
餘錄猶未成之書公前已閱一過矣此將潤色勝
正故不敢應索而第往實錄八冊架上查少五冊
疑尚留公處幸一檢還莫廷韓物故大是可憐彼
混沌中大官老壽無數而彼蒼不宥容一秀才天
問可無作耶想同此念也出月當令兒輩往哭之
草草不次

其四

日暮春之約滿望移玉跂予久之竟不蒙顧知必
以事繁頃拜手書果有婚子之累更料理脾疾增

我默念僕裹足一樓意况如昨第哀態日益不
久讀書耳前告小築以費輕易完今儘可宿客矣
重午後當一慰停雲之思不茶酒之惠飲德至渥
對使登嘉言不能謝草草復此

其五

別後庭中草深珠增離索之感蓋近來縉紳業文
伎者頗少即與之言亦不甚解退食之餘惟有杜
門跣坐耳書來更厪存念貴陽民夷雜處風氣銅
塞知大材小用處之不堪顧史稱文翁化蜀謂其
不鄙荒遠引博士以傳經也譬之農夫墾種生田
則所獲視熟田尤倍足下其何憚於蠻貊之不可
行哉區區近况如昨省中諸沿革諸廢墜幸竭不
肖之力草創粗定第時亦有齟齬處性復與世疎
宜尋歸東計矣而尚不能決然何謂丈夫也此可
與知己道之耳人還布復併謝不備

其六

相望百里音驛不通者半歲矣僕杜門如昨而執
事居蘇城竟不知作何落處想康勝倍常益復精

進顧頃來學憲缺多而檄書不至此何說哉疑有
待也僕自春間爲王司寇忽無風作浪與之辯論
一番亦覺饒舌今見貴府徐司理果遺行取則僕
豈能穩臥林下乎傷時反覆益增勞生之歎茲漫
往往來書札一編以滋捧腹仍乞秘之偶患脬瘡
眠食不安者十日矣至今未瘥時因便力布此不
次

戲復錢無山

屢蒙尊諭敢不敬承顧張康忠志在活人故自犯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七

書

周吳

膏肓之疾而孫榮祖術能致鬼迺故親花月之妖
好色之名不可使聞鄰國而憐香之役豈宜利見
大人聞其素交頗密金蘭之契揆茲速訟甘爭鼠
雀之雄不如及早講開免致怙終貽悔在家兄不
過作假館之主難起偏心即小弟亦自同閉戶之
夫那從被髮自緣踈迹莫爲解紛所希貴地縉紳
共冀從中調劑勿謂人棄我取今兩家各追讓畔
之風要知彼往此來於尤物自有移人之智昔貂
嬋竟殲於關羽略見平生迺楊枝永謝乎樂天何

須遲暮清流之膝幸勿屈於琴堂中葺之詞庶不
煩乎刀筆以愛姬則付官超度揣覆水之難收以
以友則照舊和諧似斷絃而可續率爾布復統俟
甄裁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七

書

周吳

歸有園稿卷之十七 終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

文編

書

吳郡徐學謨叔

與邢知吾侍御

敝邑連歲以天人交困民之疲憊極矣頃荷郭公祖見教有改折漕糧之議即詣政府暨大司農商之俱承慨允而尚須民詞爲之張本故權爲具紙大司農將移行兩臺上請然後題覆幸亟成之嘉定士夫並無千畝之家而舍下尤少實非爲一身計也耿切耿切

與凌洋山司馬

辭奉甚久無緣圖晤弟自還山以來日見世情叵測所以息意杜門今二年餘矣昨聞尊事始謂未真鳳老下顧適得其詳以公文遠識雅量不宜有此橫罹或使者輩忿激成之累及大德耳不知近日作何處分倘有上變之舉亦須預爲隄防庶不貽後艱也若無他慮惟靜以待之何如擾攘中未能走候殊媿急難之誼茲先遣力上訊餘祈矜照

不盡

與龔汝修二首

客歲遠承書貺兼領蘇侍御公之惠皆推愛所致知感知謝久之便酬良用爲歉足下一官不從人謂爲淹傾前奉已多後奉易積擔負既輕而年勞總叙未必非福也幸勿以積薪爲歎今似聞已脫京庠然須爲之處分或歸試或援例當定一着而後着較便將無以囊溢自沮乎區區凡百差遣賤軀亦強食無恙唯杜門成癖不能謹事鄉里後生耳而近境一鄉先生頗網羅輕俊吾鄉少年多奔走其門往往詆誣不肖以悅其耳頃謂區區嘗嚙朱虞對於當事者則無妄之尤也而鄉先生遂以聞之於朝貴足發一大笑古人所謂進不能容於朝退不能容於野計無復之矣護法頭陀唯恃有足下在故以相聞非尤懟人語也王子安在京人傳其稍有資斧何不乘飽而歸安其家室通令閭中歲歲有陌頭楊柳之感似非人情矣相見一慙愚之何如劉畏齋曾到京末其人謹愿長者足下

自少孤露見母之兄如見母矣前事猥瑣可一筆
勾倒也沈叔裕來京附此會懷惠親家爲我道敬
不悉

其二

屢辱翰遺媿無一答良用抱歉惟訊使者備道官
履清佳足慰私祝更聞堂卿深相器重欲借足下
一年以需參知之缺此在仕途極好光景當勉力
副之也今似頗稱克家無勞內顧惟大江以南焦
灼太甚而嘉定積疲之後更覺費力此何故哉始
者特爲嘉定之水利不通曾干當道意庇維桑而
今行水之使不先治田而先治河即并力吳淞河
深而畝漚愈涸矣往年有司亦嘗草草疏濬故支
股不至盡壅而今有專使在不稟命不敢行猝當
大旱惟有束手坐斃而已此豈可繫委之天行之
數哉不意民之無祿一至於此鄙况凡百差遣惟
兩豚自析箸後俱變爲江左人物日第寫詩作畫
飲酒清談而讀書一事翻爲遊藝工夫矣吾已脫
身世外漸慕無生能復爲後人拘攝乎進取之圖

業姑置之矣自來不作京貴一書而足下與殷李
二君皆有通家契誼一時聚首京師此又鄉邦盛
事也故各致數字少展寒暄二君之書煩爲轉致
漫往詩扇一柄松綾一端俗云千里驚毛不足以
來貺也茲以張北部之便附此不盡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往歲郎臺之役幸締神交承獎進綢繆有逾故舊
其後時事改革而鄙人得帖然於搶攘之會者知
弱於執政處有先容之言也則鄙人之所以默爲
御戢者豈直蒙令先少師推轂之恩已耶還山以
來表足七年祇聞翁名位日隆徒厚自矜喜耳然
不敢通寸楮於左右者安在野之分也自殷職方
家人捧至雲翰恍若從天義篤情深更有出于筐
篚之外者能使灰心頓煥感媿何如鄙人近况百
無足道惟所居左僻苟遂偷安其他意外之想已
付來生久矣乃翁猶索我於邯鄲之肆何也顧雅
意不敢不謝時因風便略布四體不盡不盡

其二

前李中丞以令先少保榮哀錄序見屬知出翁之意見來書果然草率具稿已聞塵覽久矣故不再瀆其文詞蕪穢真不足比數第少保公平生出將入相其一念忠貞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處頗自謂稍窺其槩不敢爲近世雕鏤粉飾語聊以爲相知之報耳鄖臺使自淮海公而下連登八座者四人前此無有也疑亦俗緣中一吉祥善事惟鄙人濫竽以臬涸鳳爲可耻也頃得翁大司農之命故附此云云

答張明初

客歲嘗馳數字嗣後聞問踈絕知西曹左僻前門人所不到之地遂見遼隔彼此愴然李茂實歸奉至手教殷勤款諭足仞記存聞已借重看本房此優學養望之所且每日不接囚人面孔極醒心目李堂翁爲世偉人幸黽勉事之他日或能得其氣力吾嘉科第雖少乃今仕於北署者皆能自脫類由濱海人才有樸茂之風無輕揚之習故也僕老無所用遁迹荒野賴庇筋力無恙日以蠹編作課

業而一切門外事都置之不省矣所願知己努力休明令膏澤漫潤施及陳人則所引領也不盡

答何侍御

往公在豫章屢屢存訊茲承臺察之命爲鄉邦光寵亟擬馳賀以所居左僻無處覓便故遂巡至今良自媿歉惟公南籍北產故勁氣雅持昨大疏已爲之兆矣異日乘驄露簡彈劾知無所諱避遙瞻風采曷勝企仰僕近况如昨百無可道惟貧健之身賴庇苟安九眠食起居各各無恙似彼蒼有意以佚我之老而執事者更欲索我於邯鄲之肆何耶然雅意不敢不謝時附便羽聊布腹心餘惟崇照不悉

與李晴原

杜門日久忽得除書始知公有視學兩浙之命爲之增忤頃以崑山人來又悉公錦旋衰年不能觸暑有缺樞趙此心殊怏怏也今士大夫以得此官爲榮亦以此官爲難蓋進取之際人懷羨心言官能言勢人各私其子弟而不自知其居鄉時子弟

之私更甚此近事之大可笑者公前在鴻司最稱
疆執茲當大藩人才教化之任必能廣揚風采一
振頽俗疑無俟於鄙人之喋喋者乃古者贈人以
言知無先之也近况無可爲道惟山林多暇老作
蠹魚雖茫無所得徒恃以消日耳其他眠食差遣
不煩縈念不腆齋擎聊以代面室邇人遐曷勝勞
結

與申玄諸書

頃得足下瑯子之報無任增愴子生七年已漸露
頭角矣而一旦夭折令爲祖爲父者情何以堪顧
此不億之數原無定準或少而多或盈而減莫可
端倪所貴順其自然耳今聞目下又繩繩來矣可
少慰哀衷也茲小介入京爲看女病兼與縣官控
荒吳中水害據父老言前此數十年始一發多爲
海嘯非人之所能爲也今自萬曆七年以後至今
未十年而發者屢矣皆以雨澤之故人可爲之而
不能爲之也顧今水利非曰不修而默坐無米索
糜隔靴搔癢之病則海道何時疏濬震澤何由通

道入海乎三吳國家富庶也根本之慮事在尊公
一破格行之毋以鄙言爲迂綵侍之暇冀一贊成
之當事者非若催花飲酒圖花過免飲而已僕本
野人不當復干朝議而灾迫切膚故冒爲喋喋如
此

與王繼津司馬

某無似往歲投劾南還承公繾綣不忍鄙夷於人
數之外而寵之祖席藉以溫言令逋播之臣得戴
顏以覩鄉里甚盛惠也久圖修謝以世上風波未
靜不敢通長安咫尺之間繼聞公旋解組去大司
馬位矣陰陽淑慝自古辨之未有助紹鑑以攻正
人者以是占公之晚節益奇而其歸益榮得書知
林居康勝且屏遠城市綠野堂開逍遙於文武功
成之後足老也僕雖塊處海上而無附郭可棲即
謝絕高車廼應酬間有惟賤軀稍見彊食猶能明
晨課子差可爲故人道耳孟丞偉幹通才縣僚之
魁楚也其處囊脫穎疑無俟公囑聊因風便附訊
起居餘祈爲社稷珍重悚戴不宣

與袁裕春宗伯

不肖往居京邸吾丈以東山臥起曾承札訊多蒙
裁謝後即避言解組歸耕海上又幾二年所矣密
適留曹風儀在望緬惟三十餘年故人之誼聞問
不通豈宜遠自疎外奈衰年多病筆硯幾焚投閒
以來人事俱廢亦在野之體宜爾知吾丈能亮之
也茲以子壻輩入蓋有事貴部例當隨牒旅進豈
可瀆謁門牆顧公爲一代偉人鄉里後生得遂山
斗之仰者專在此行故命之來見伏祈少推通家
子弟之愛儼然父師教督之則不勝惓惓延領草
率布候悚仄不宣

與蘇侍御

僕還山四年矣親交頗見疎絕昨公於倥傯中儼
然惠顧而一夕雅談有千古襟期何其愉快各自
得也第恨別促耳又以杜門日久不能一至吳閭
奉餞行李則私心赧焉慙矣想高明能亮之也滇
南之役較程雖遠而此方連年困兵當事者或借
公籌策爲悅安計非故疎遯公也駐驄之日必式

嚴太宰之廬爲僕道故若此公有問亦報僕無恙
而已別後偶感風寒至今未瘥謹專力馳布四體
外薄有齋擎甚媿寒酸幸賜存之臨楮不任勞結
復張司農

不肖自還山以來益與世疎即於邸報間仰觀大
來之會正人彙進私心亦自躍然顧不敢通咫尺
之問者豈在野之體宜爾耶蓋慚慙之矣顧辱不
遺遠承遣訊匪直筐篚爛盈而書詞獎借真所謂
愛而不知其惡者不肖起家孤側涉世甚難晚獲
顯融實非始願矧禮樂之任尤屬叨逾茲觸微言
遂弛大擔固主上之所以憐其拙而亦造物者
藉是以佚其老也已不勝厚自慰藉而尊諭復有
忌名之說若不肖者有何名可忌也伏惟執事經
文緯武刑家憲國何事不可儀則此天祚高賢爲
社稷之毗誠恐計曹非所以洽武庫也他日進
退人才光翊泰運則不肖所引領焉草次附
候併祈爲天下珍重不宣

答唐公子

客歲曾過貴城特爲造訪欲一見大哥如見尊公
竟不可得至今歎然春來倅聞大哥與令伯以家
私構訟不勝大駭即貴縣士夫遺書亦有酸心之
論頃承相告益復摧肝如此舉措恐非名家所爲
當尊公未第時雅稱清約逮其立朝皎皎廉白自
持縉紳素重之今嗣人以多蓄紛爭動逾數萬恐
地下肉寒遺玷不小令伯有私無私區區難以懸
斷第念尊公見背大哥方生二年苟有邪心何所
不至迺今唐民一息誰爲護持屈指光陰難到成
立而十五年間家門亦不至衰落良工苦心或有
人所不及知者顧據大哥所懇若令伯奪其衣食
而饑寒之此其故又難曉之矣竟未審令伯負尊
公大哥負令伯也他日大哥年長學成天理自當
發見決非外人所能從史來示乞婚之舉前年媒
氏抵京小女業已他許矣竝未嘗啓齒安得復有
使用即令貪夫豈有姻盟未定而先爲人索賂者
耶其所謂使用者即媒氏之京之盤費也其輕重
多寡不當詰我以爲令伯之左證區區蒙尊公與

誼若真見大哥饑寒忍不一引手顧聞田宅尚無
恙饑寒似未切身也不若平氣息爭以全骨肉始
終之好以永保尊公清白之令名是策之善也不
然金銀滿紙儻問官觸目易生嫌猜併尊公之平
生而弁髦之爲可惜耳在大哥不過多侈其數以
甚令伯之貪而不暇爲尊公自靖地孝子仁人之
心其謂之何昔賢有以千金酬一飯者今大哥捐
數千金酬令伯存孤之恩亦濁世佳公子事也恃
在通家敢布逆耳

與吳上舍

日候不遇歎然歎然昨王公祖承示卷由僕因兩
家俱係內親恐地下姑媳對面肉寒迺不得已進
調停之說蓋詳其事之所始由尊公懼爲霍瑚所
累故圖卸已罪而攤贓於霍瑚之告扳實非正法
也而南京柴薪又不係緊要錢糧故上可以糊塗
下可以彌縫拖延至二十七年竟成錯中之錯耳
假令霍瑚攬侵金花白銀司農追并急於星火亦
可以舍正解而憑提口之東扯西拽耶此事理之

易明者第尊舅父在蔭下未暇致啓姑聽詭混之
談以自貽家累耳且所訟王氏之田原在雙鳳止
因癸丑倭亂拋荒在彼妻父意欲卸糧不敢論價
竟以虛錢實契成交此嘉靖三十四年事也是時
王氏方盛未至棄產第爲荒田輕脫之耳而王義
方三歲區區能熟悉之而王義不知也今曰三十
八年買田亦是假契迨四十二年霍瑚犯事退田
妻弟爲完贓四十兩想當時田價止此耳若有未
盡必向妻弟告找既妻弟歿死於萬曆九年計前
尚有十九年在世何瑚寂無一言直至世遠人亡
然後索之於蒙昧之子孫耶亦何證據之有况交
易在前侵欺在後若從變賣例猶有影賠償迺今
以親領之錢糧而查追於遠年屢經易主將信將
疑之業價所信者唯霍瑚之口耳官當問諸土地
神耶尊舅忠信明決素稱保家之主肯幡然改悟
從曦兒所議則卷既可完罪必不洗而尊舅之令
名無窮矣不然王義延捱候新院審錄倘查今院
案驗利害必有所歸願尊舅之母以金彈雀也留

神幸甚

答何震川宗伯

往公之立朝也言論丰采升冕詞林宣麻之期當
在旦夕已以憂去凡拭目於公之再起者豈惟不
穀二三知己即中外縉紳有同詞焉奈何時事猝
變雲雨翻覆無須之禍闌及高賢則不穀在野業
懷然仰屋心傷之矣顧所居左僻無緣一通中州
之問昨使者儼然臨辱重以珍緘侑以華篚而太
和佳藁又動我并州故鄉之思匪公雅篤故人令
孫充之客備增嘘煥不翅水谷陽春也何感如之
審知道履康吉承歡之暇猶能以餘力踵仲長無
功遺迹以自放浪於亭池花竹之間直視世界一
空異時金馬玉堂等之春夢修千秋之業績五嶽
之遊去其烏有還我本來此中靈明便當與天壤
同敝耳所慮物望不厭業緣未了 聖天子儻念
舊學蒲輪一至公豈得偃然穩臥丘壑哉若不肖
者異塵非據已干天譴今幸保骸骨得老牖下足
矣即罹多口決不敢尤人而來諭更屬僕以不朽

事此公家衣鉢非驚劣所覲也近况百無可道惟杜門三年養成頑鈍一切世味雖稍見消除而畏人一念終是魔障高明何以督教之風便附布四體臨楮惘然曷勝勞結

與張九山

往歲都門別後遂無由聞問而區區亦投劾還山矣杜門三年賴庇差遣政念足下資深望重何久滯不遷而忽奉翰遺迺復逡巡於洪獄曾參故非殺人者何必過自疑慮業爲書白之政府矣當遂冰釋也往洪之勘遼獄也脅於施篤臣何所不用其情此區區之所目擊有何不滿江陵而銜之迺囑勞以殺洪此恐是睡夢億料語若江陵更以他事銜洪而洪別有得罪於勞者則區區不得而知也朝夕讜論士無真見纏綿世患何時而已在野之人於此結舌矣聊與知己扼腕之厚禮宜答以使者北上未敢煩其負戴俟他日再報家之小史不能作莊東怨慕怨慕司傳野相見爲道意

答顧寅齋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自念吾文榆景無聊常欲操一舟過候實爲貴城人事太多又恐纏累有司故轉自縮恐極知臯款想能亮之也承大甥損俸餽吾蔬菜此不朽令圖倘辦於骨肉間何快如之何感如之帥方伯書中甚述大甥宦跡而兩院亦有誠心直道之褒聲譽日起後來進取事大可卜矣預賀預賀所索疏藁容印刷時寄上十月中當圖面晤也草草復不既

與人辯謗

昨見足下來傳人語雖愛我甚深而知我甚淺于見南子韓退之與大顛遊從來痴人面前說不得夢何況今之世哉一經傳訛便成話柄即足下亦且信以爲實然矣可笑之甚吾年三十六爲祠郎於時每從夜中入西苑奏對便不暇理會男女事矣自後習以爲常加意保養凡敝歷中外幾絕無而僅有者垂二十六年至六十四而閉關不啓矣以是精神略見彊健耳頃居家無聊姑以文墨爲戲顧無所托則無所逃遼九嵎暇實藉以耗壯心遣餘年爾正老子所謂彼且以爲嬰兒吾亦應之

各何時過我一面談爲快

復郭公子

承以尊公請謚見教讀來書令人掩涕此事僕所
宜肩顧臥壑已久不當復與朝議即舍親處每歲
絕無一字往來一時有負委託奈何尊公廉謹絕
俗而又久勞瘁鄉易名之典廼輿論所歸疏上恐
終不可缺倘萬一相阻願賢姪且從容圖之俟他
日家報中容力爲詳懇令不生別嫌耳泉路交期
決無爽諾惟高明照亮來貺過厚不敢多領第拜
佳筴之惠以見遠意外附去香帛幸轉致尊公靈
筵明我平生草次不及一一

答襄王二首

伏諗春杪武當進香人還辱大王報札所以眷存
不肖者良厚頃鹽使來更拜華緘併蒙腆貺揣逾
涯分益感慙惓恭審睿履暨闔宮康勝無任馳慰
第熊祥有待終曠遠懷惟願大王寡慾養心以茂
衍靈長之祚則區區之所延領獨至也鄙况無可
爲道昨歲吳中遭無前水害饑饉倍常擔米幾至

二金他物稱是即寒家百口不厭糟糠小民可知
也睿諭所謂夷猶泉石之樂今尚可冀哉以是不
得穩臥丘壑而大王欲驅我於邯鄲之肆則旣夢
而復夢者也一笑來委以使者行促未遑捉筆俟
明春香信之便圖上典記臨楮勞結不勝依戀之
至

其一

學謨遁迹海隅老耄甚矣自分遐僻不能數致殷
勤於左右乃蒙老殿下歲布睿恩似此隆施未可
望之於儕偶矧大王之高貴哉知重知感恭聞昨
歲八月天賜佳胤厚培國脉此非常之福也願
山川修阻靡由稱賀實坐歉然耳但願自今螽斯
之澤繩繩未艾是滿壑鄙人之所虔祝也敬因來
使附獻菲儀伏祈睿鑒而叱頓之不勝幸甚臨楮
無任悚戴之至

與申少師九首

還山以來見世情叵測第一意杜門謝客惟先入
所遺敝廬尚未完結今不免爲兒子輩少效拮据

之勞非屑意生作圖以此耗日力耳頃聞邸報見江陵抄沒之語其閣部大臣援正之議大是酸心賴主上神聖即能垂卹其母天慈現見可占矣彼羣喙嘵嘵竟何爲哉老氏之書以宋儒關於人情故指爲異端不知爲後世居高享厚者對症之藥故曰富貴而驕自詒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若預見江陵今日之禍者持盈揣銳在老親家已得之天性固無俟於僕之喋喋迺縉紳中駭機猶伏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引賢自輔且爲代已地此似策之得也前覆試之請雖見寢行顧覆轍在前即顏淵子奇生在勢家人亦不信以四哥才稟志操即不應舉亦是人倫高品何愁不得官而急急求白也他日臨場時更宜斟酌恃愛觀縷不一

其二

久不通記室之問非敢愬然以海上左僻旣無處覓便而力又不能走寒暄之使於數千里外專致綢繆乃山林枯槁之餘其家亦無一吉祥善事與密親道者故操筆輒廢竟與慢相成也時見邸報

知近來囂囂整息世稱穆如相公得安坐於廣廈細旃之上從容調燮方爲世道浣慰不意災沴倅仍有出於料想之外者三吳之間不過連數日雨耳而泛濫之害視萬曆七年不啻數倍姑無論吾蘇當積疲之後而滄及常湖則前此未有也是已病者復病而不病者亦病國家根本之地相公能不寒心乎先是除夕雷發已自春徂夏竟無一雷又正月十六日天雨水冰風搖之響如金戛此祥於北地恒有之在江南則百歲老人所僅見者蓋一見於正德末年是年亦大水舟行樹杪尋有荏苒之警目下受災大都彷彿失此不一蠲賑恐變生不測倘有辛巳施麻千戶之釁度地方誰可恃緩急者往時江陵在事有惡聞報災之名非忍心疾視江南也時水院先來奏災江陵以爲此官朝廷所專設以治水者而水之不治顧挾之以市恩故擬旨甚重將以引繩批根若究竟此意江南豈有今日之患乎而宵人反曲爲之解迺旋發旋止已撫院誤承風指遂逡巡縮恐不敢言災而

又不忍不言災大司農觀望中立不得不議蠲而又不欲以實蠲使吳民痛恨至今刺骨迺知宋時新法之行非盡介甫之罪而章蔡諸人陰爲之從惑也前事固相公之目擊而心隱之者今兩臺疏入其地方苦楚萬狀疏詞度已備載疑無俟僕之喋喋者而相公桑梓在念其所聞必真非若江陵之妄意揣摩而左右又無章蔡之奸小次必得實蠲實賑庶幾稍濟萬一而今之士夫所慮於相公者謂法官遠在天上恐一時不能感悟而大司農以錢穀爲職未可以桑梓之故而侵其官則不得不過以形迹自防倘復如往年姑以存留行賄則吳民罄縣之室盡爲釘伯所食矣本實先撥其謂之何知相公必不肯蹈江陵故轍也昔堯稱九年之水非九年之中天下皆水令民無疇疇之地則并予遺而亡之矣所謂九年者懷襄之患徹九年而不特有之也今自萬曆七年屈指至今亦九年而三吳之水患半之矣漢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往時廟議以三吳水利屬之巡江御史謂御史雷厲風行可以集事也而不知御史爲重體統嚴關防之官所至即以糾察吏民爲風裁矣土木之工非身親臨督之則役於公者有苟且完事耳今欲使御史去關防略體統如大禹不惜手胼足胝之勞又不然如本朝夏李二公之數浮舴艋出入波濤夜則棲宿於窮簷鄙屋之下以考驗其成必不能也非不能也勢不便也二者俱不能而徒籍空文以行則何撫按之不可行而必責之江院也撫按權重而所職者廣其工費亦易處辦若江院則不免剝肉補瘡矣故前始事者所費吳民至二十萬金而質之水利果受一金之惠乎僕在朝時曾建言於司空謂太湖之水以大海爲之尾閭海道不濬積十日雨則崑山以上直仰盂耳蓋治水當先嘉定也嘉定者潮汛之路也嘉定淤則上流靡不淤矣顧當時莫有省者今果然矣如又因循而不加之意則三吳水患計無已時此非細故也必得專遣

一大臣如先年夏李二公者令其以使宜行事得破格一治朝廷仍不吝銖兩之費而責之以三年報政然後可圖整勞永逸耳往撫院郭公思極著其人心與才俱實此事可屬吳民望之如望歲今當改用時矣城旦之罪亦有滿期立功之官可以准贖堂堂天朝奈何以一青而坐錮天下之豪雋哉莊生有言竝行也而人子達士亦有爲江陵用而仍不棄於相公者君相造命僕不敢以嘉定私也伏惟爲社稷留意焉

其三

不肖自還山以來即於舍後營尋丈之宮爲伏老計編蓬築土亦旣勞止頃幸就緒差具小致日塊處其中若置身埃壙之外於朝野事頗邈不相聞以故嗔喜之念無從生也除夕人至忽拜雲緘猥以添孫爲報慶門多福庇及陳人一歲之間開口而笑者僅僅有此而已故知兒女情深愛根猶在也矧當履台握鼎之日而蘭玉森森滋榮遞盛輝映目前如此他時振蟄之麻知源源而未艾也其

爲愉快又當何如耶是閣下以敦大之業報主上而造物以單厚之福報閣下理有固然而數有相值者區區又豈直爲寒門志私忤哉道遠不能爲世俗湯餅之遺敬馳少儀用將芹悃伏惟台慈鑒存不勝荷戴之至

其四

日京邸人還第知小女產厄至今未愈已傳令愛寢疾特遣力訊之顧水部家兼得瑋孫之報良增忉怛以慶門多祜不當疊罹卑戚或者缺陷之數

偶逢其適耳吾翁身係社稷幸善自寬也矧厚德栽培相種未艾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耶僕命偃蹇自還山以來子舍中竝無一口之增故得不生不滅反以是少娛晚景素不敢求多於天第見在者係無他恙足矣茲特遣力來看小女併申唁私外具乃爲地方控灾字字確實而熊尹極知民瘼吾嘉又被灾之特甚者彼另有所陳不復一一皇恐皇恐

其五

久不馳問極知缺然顧自念箕穎外臣不當戀情
夔契杜門塞兌似在野之體宜爾料相公不以膠
固見罪也茲值賢孫屆辟勃衍慶源分義所關不
勝翹羨薄擎篚簠殊媿酸寒僅比野芹旌其意而
略其文可也不肖近况百無足道惟仰賴 朝政
清明苟安丘溝而已迺近來 壽宮遺議猥以等
段之故玷累純忠則非心之所慊也若夫無事遭
謗不肖自有前生緣業在末敢尤人 聖天子業
已洞照之矣不復置喙餘祈努力匡輔為世道自
愛悚仄不宣

其六

不肖自還山後日杜門思過不敢通朝貴一書春
間偶因敝縣折兌事維桑係念而又為縣官相迫
不得已敬奉尺牘以干左右已得 俞旨計在書
至之前知門下留意東南無俟不肖之從臾也嗣
聞 朝議洵洵尚溺不然之及以仰累門下則鄙
心深恥之不肖不足惜惟 國家自隆慶以來歷
十七八年內寧外謐號稱極治不意釁孽之生顧

發自吾輩則把人之憂益甚矣賴門下法包瓜之
義得舍章之實令近日羣孽漸息風波稍定則有
隕自天之明驗也良工真苦心哉華辰伊邇禮當
走一介代承觴祝第門下方值絕昵屏嫌之時不
宜以私交溷而猥託於肺腑之親又不宜徑情自
外故特附長君使人之便聊呈不腆恕簡恕褻則
惟門下矜而亮之臨楮不勝慶戴之至

其七

頃賀令孫愛併謝豐遺曾以書附時進士偕行往
矣茲荊州門生張楚城來上洪獄寃狀蓋恐相公
惑於先入而求僕為之解楚城為人介潔縉紳所
稔知相公肯易於投杼哉往楚城為給事時以江
陵勢盛地方當有不測迺命其子別籍於宜都僕
病其矯嘗遺書諷之至是始服其先見也彼肯甘
心附人為鷹犬者耶當以百口保之矣其所陳寃
狀頗明而投僕副啓尤詳今併以塵覽又敝縣故
有荒區前以水利不通姑於額則三斗之內減其
六升而以熟區處補自吳淞江開後不復荒矣而

彼處奸民得利既久仍思損人以益己有司廼增
大丁之名填荒稅之缺昨爲部文所駁猶書貪賂
忽乘昏丞護印時默爲申府仍加派熟區轉詳撫
院將覆於部夫欲加賦於民未有不謀於衆者候
然顛置民何以堪况敝縣無區無荒自救且不暇
顧欲其省口設客不亦悖乎若院文到部司農必
來請教幸一留念

其八

某幸託於肺腑之親久在田間所以不敢數通記

室之問者非敢爲慢也當相公總理萬幾之時恐
勞於作答耳頃令似歸顧辱寵緘華篚良厚則何
以承之因感生媿實不能喻之於心也來喻惓惓
以吳中荒歉爲念而頗恨地方官委君脫於草莽
令溝壑之民不得與被堯舜之澤事誠有之然非
其心之忍於玩愒也非常之災必非常之人所能
幹濟才難之語孔子嘗記之矣况近世科舉之學
專攻剽襲而忽討論其中已無所主持而一旦得
志施之吏道有不爲鹵莽爲滅裂者乎以是某還

山五年不欲輕謁一官長亦知有言不信不得不
以卷懷之訓自處也相公方以身負天下之重需
才急病爲今日之要務且大有之世彙孽易生早
見而豫待之能無煩相公之軫慮乎近况無可爲
道自去歲爲兩兒析箸之後第喫見成飯作世外
人小園內曾建如如閣今延一蜀僧居之朝夕與
之談無生話賴相公之靈得少延犬馬之齒以詠
歌太平於分願足矣此外無他覲也頃見相公疏
休甚懇豈忘嘉靖間二楊繼去之語乎 聖君可
輔而相公正在鼎盛之年少須其可代者然後歸
香山開綠野未晚也榮滿承恩禮太渥道遠未由
樞賀茲附便使聊呈不腆伏惟涵照不勝慶戴之
至

其九

客歲龔參政還里承手書腆脫之辱情禮交至深
感記存嗣後坐乏便郵疎闊如故光儀在望良抱
歉然頃者口語寢消中外提肅邊塵不警 主德
愈宣此皆相公調燮殊勲而太師之加自 國朝

以前大臣必由保傅而上曾無徑拜者豈直爲纂
修筆札之酬哉 皇上固有深意矣乃相公累疏
懇辭必得 俞旨而後已持盈揣銳以默符前訓
而沉幾先物亦奚至亢而有悔哉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此太和之驗也何勝欣暢乃前次相公屢萌
乞休之念由今日所處揆之必無忽然去之之理
矣若其幾微之際又有難於顯言者揆任之語相
公猶能記憶否需之時義大矣哉願相公熟思之
僕還家八年未嘗經聞戶外惟西山曾兩至焉今
年二月間以令孫晬日微服過潭府得一拭目見
其肥碩充潤性更潑皮不畏生人必易養之器也
殊爲慶門增喜因乘其便看光福梅花而歸掄景
無聊即此便爲快意事矣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
由而實欲再觀北塲以卜進止惟相公加意督誨
之足仍肺腑之愛鄙况差遣第髮短難梳幾欲不
冠齒疎妨啄全廢肉食其衰狀可想也每日一過
竺林隨僧齋供繙經看竹之外不復他營又寧知
有人間世哉此可與知己道之也氣候漸暄伏祈

爲 國珍重臨楮曷任瞻依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1 2 5

作者 =

页数 = 6 7 9

S S 号 = 1 0 4 8 7 2 4 6

出版日期 =